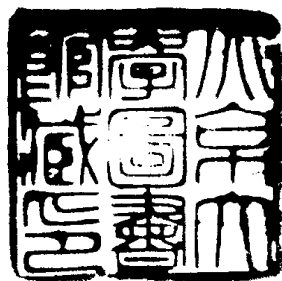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L13/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八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約旨十九卷附孟子考略一卷

〔清〕任啓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 一

翼藝典略十卷

〔清〕蕭正發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 三一五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一)

〔清〕劉琴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 五五一

四書約旨十九卷附孟子考

略一卷

〔清〕任啓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約旨

十九卷》提要

四書約旨序

漢人以論語孟子並列諸經大學中庸合諸戴記論語何晏註之孟子趙岐註之戴記鄭元註之與易書詩儀禮周禮孝經爾雅春秋三傳並稱十三經者是也嗣有析學庸孝經爲小經者其傳不著自宋仁宗書學庸賜新第王拱辰等於是講說滋益多至朱子章句集註成明代立之學宮以取士別名四子書始與五經分軌矣

四書約旨序

永樂時輯朱子後儒語附之名曰大全是東存淺達各一家言而說約略撮其要便舉業家又屢經竄易語益俚雜其於道真有如朱子所歎晦盲否塞反覆沉痾者尹漢郭曰一部高頭說約一本舉業時文斷送一生痛哉予謂讀書必求之心驗之身奉孔曾思孟爲吾師而身侍其側每讀一言若面受訓自問吾心喻乎未也當斯時也雖朱註有不暇觀思之不得乃讀朱

註若退而私於孔曾思孟之高第弟子者幸有合焉竊自幸也其無當焉憬然慚也有時自矜創獲幾欲與朱子並存已復悔其心之粗氣之驕再就本文熟之復之然後知朱子之於四子深矣微有嫌者聖人之言微而顯簡而該語上而愚夫與知語下而聖神莫能外朱子之註懼其漏務括其全恐其偏必要於正聖人無心朱子有意耳然化豈可爲哉則以朱子之篤實輝

光發聖人之蘊其亦足矣間有朱子所未檢拾其遺補其闕亦可也吾徒用心未逮朱子之萬一而以易心訕侮之附會之詎有當乎況上而窺孔曾思孟之意旨哉閒嘗瞑坐令及門徧誦諸說默而受之或使再誦必前乎朱子及朱子誦友如呂陸者也新奇可喜思之輒破敗者必明季以後詆訾朱子者也不逆於耳亦無怵於心甚或昏然欲卧者則皆依附朱子自命醇儒

者也以此決之時代氏名十得七八焉蓋言必肖其人故也余年五十門人許杏陸體元求說學庸大旨手草授又五六年門人馮頌劉輔嗣問論語諸說是非略舉示之又五六年家主政香山屬爲其子奎書雲書說孟子義復書授之予原無意成書聊各塞其意而已後諸門人尹曾及族孫應師應儀等合之并入論文評語體不一然於四書亦略具矣嗟夫古人言學與年

進又曰不殖將落予少雖有志今七十有一矣進猶未也落其不免乎二三子可畏姑以僕爲先路之道可也倘曰是有勝於時俗之爲講義者則予固望孔曾思孟之門牆而不得入逐朱子之後塵而不能及者也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奚其敢奚其敢乾隆歲次庚申荆溪學人任啟運書

四書約言

荆溪任居運鈞著

大學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學庸總論○大學是橫說由明而新一步洞一步中庸是豎說

自人合天一層高一層○大學所說只是中庸誠之者人之

道而明新兩傳一日天之明命便直探其原一日其命維新

便極盡其效則言人道而天道亦在其中矣○中庸所說只是

大學明明德而妻子好合二節凡為天下國家四節却并新

民內齊治平細條目都對出來○曾子篤實故大學說行處

較多○如格致知之日二誠正修行之目三子思教悟故

四書約言

大學

中庸說知處較多○如學問辨知之日四窮行之目

大學全旨○大學十傳固是釋經然有補經處最為吃緊○天

之明命四字○適出明德根原慎獨二字指出誠意關要○忠信

二字掣出明新綱宗○皆聖經所未及○子思一部中庸又是此

數字註脚○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是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恕○格致便是辨

此好惡之理誠正便是清此好惡之濁○治平便是滿此好惡

之量○想曾子於此忠恕二字直是見得明做徹○忠恕是

統體工夫慎獨是關鍵去處○即此四字曾子大有功後學

聖經章○章分兩段○前二節是提其綱物有本末節緒之古

之二節是列其目自天子二節結之○不特明新是綱領即

知得亦是綱領○明新以人已對言是橫說知得以始終對

言是豎說明新是經知得是緯

大學節○止至善即在明新中何以另作一綱領蓋天下事必

須立定一個綱宗纔有進退譬如射有之有的一概若說我

姑且做起來慢慢的去必定終身是個半上不落下的○人故

止於至善事雖在終止於至善的志却在始○下節註云所

以下兩節從知止說起○先明德而後新民明新皆欲止至

善何以板板下三個在字起手只見得明德不見得新民一

網便快只見得明新不見得止至善一網便果○人之所得

四書約言

大學

子天第一個便是仁字仁字分量便是箇天蓋地的故新民

也只在明明德分量中所以下面不說平天下說成明明德

於天下

知止節○定靜安慮都有淺深生熟多少境界在內知得一分

則定靜安慮便有一分得處也便有一分知得十分則定靜

安慮便有十分得處也便有十分不是知止完了纔能定靜

安慮定靜安慮完了纔能得也知止從格致來能得自誠意

至平天下六條都在內○知止是不時能處是當下有一個

小階級在

物有節○知止先能得後上節已明明明德先新民後却未補出

故此并結之而下便從明明德於六下一路逆推轉去。此只見個大局而未必中間無小小差錯故只說近道下面條目乃是細細詳言之

古之節○此節於齊家截對首節森下節註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二句是釋此看言修身齊家不見

物格節○此節於知至截對第二節看註中物格知至則知所止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二句是釋此看言物格知至不言格物致知

見致是逐步推開去至是已到盡頭起手時無從至誠然貫通時亦不但致也○上說致知在格物在字只是一個除却格物別無致知與其餘七條目各有實事不同此又說而自

四書約旨 大學

三

知至若另一級者格物時未便知至必到物無不格然後知至這個而后在零碎融會上分來○而后意誠這個而后致難此是人禽關隘去處打破這關最難下面而后雖各有實事各有工夫到底一步易似一步

自天子節○人都說自天子以至庶人自治之本則一其末不同庶人只有齊家的事愚謂非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庶人然堯舜君民的本便便在故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孔子成春秋孟子闢楊墨其一治直配堯舜禹湯武周如何說庶人無不治之事後世無大聖大賢只坐此處看錯

其本節○上節既正結之此又反結之其所厚者云云正見身之不修家且不能齊何況國與天下看後其家不可教句可見不可以家與身平說○薄是一家不得其所厚是國天下各得其所不單是情誼之厚薄

傳首章○皆字極重正是從古聖聖相傳都是這個要緊抗聲

讀之真使懦夫有立志○聖經只說明德傳者却引天之明命四字直指明德根源使人雖然敬畏吾心之理受之於天不特棄天發天為罪甚大即於此分量有分毫不減便是獲罪於天不特已德不明為罪甚大即於天下之民有一人不新亦是獲罪於天故聖經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

四書約旨 大學

四

下章言新民必先言自新自新新民到極處便和天命本統故下章言其命維新也不見得這個根源即講明德新民纔是卻礙不除那得止於至善

傳二章○本章雖是釋新民然新民必自明明德來故仍以自新喚起未有明德不止至善而新民能止至善者亦未有明德止至善而新民不用工夫達可自然止至善者故末節竟用雙結

湯之盤銘○第一句讀斷其新處是徹底改換一番下二句連讀其新處只是一路繼續去○如何是日日新譬之於浴今日洗明日又洗是也如何是又日新譬之於浴今日之水明

日不可再浴也如制笋簪制了一層又有一層如行遠途進了一步又有一步也若說我已新矣即此便是自足即此便是自盡那能止於至善○在知學則難在苟日新在聖賢却難在日日新又日新顏淵三月不違到三月外未必無一闕處

康誥節○作字妙甚天下之人孰不有此秉彝之性則孰不有向善之機只因沒有人鼓舞縱有發現時亦仍懶惰去了故勸所云勞之來之五句便是作法

詩曰節○文王之新命固是將有天下但我輩看書不要犯此三字便當做皇帝說我必不敢與聞也我之明德受之於天

四書約言

大學

五

衆人之明德亦受之於天而天之生斯民便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則明德新民總是天命中事譬如人家我是長子父母把家中珍重交付我弟妹托付我我竟把珍重都亡了弟妹都凍餓壞了父母豈有不怒的理我今能明明德就如珍重物件不亡我能新民就如弟妹人人得所父母豈有不歡喜的理故此新命便是至善便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可做的至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三代以上君師之統合一到孔孟而君師之統遂分孔子學不厭便是孔子的日新又新諸人不倦便是孔子的作新民下學上達知我其愛便是孔子的新命吾儕看透此理豈是骨骨做去

這部大學方不只作一場開話說過

是故節○次康誥自新必至於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於新命然後新民之事盡此二語殊未安謂新民以自新爲本則可謂自新以新民爲極則不可且新命如何單屬民一邊說看上節註以及二字此節註皆欲二字合看分看俱極分明蓋分看則明德有明德的至善新民有新民的至善其功不可混合看則新民的至善必從明德的至善來其理有相及也

傳三章○首三節統釋止至善是一頭後二節分釋明新止至善是兩脚

四書約言

大學

六

知微節○是釋至善知微便當至善說不必添補
緝微節○是釋知止人不能知則不能得不待言矣○明時不重只重孔子語知字○於止二字即指黃鳥之止於正隅
穆穆節○是釋能得舉文王以爲能得樣子既已能得則其能知又不待言矣○穆穆二字是慈容恭擬一文王緝熙敬止方是指其實○熙卽是明明德工夫緝熙是明之不已卽所謂日新又新也敬字是統體微內微外微上微下的故曰無不敬止字是散殊就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說如下文所云是也本章釋止至善放下只承止字言之朱子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煞處二語確不可分○君子既與臣字對則仁

字亦只當屬待臣上軌下與國人交乃是就待民也今人把仁字屬民故與國人交不得不說向鄰國去然本文只說與國人交不說與鄰國。或問君民可言交乎易言天地交而萬物通君民何不可言交之有

贈彼節○赫喧便是君子之有斐詩人從其外著之善想其內蘊之深從其德容之盛想其工夫之密連下兩個如字兩個今字有多少想像不出形容不盡光景此便是無不可說處○上明新兩傳只說得一個大槩故此處學修惇儀威儀及親賢樂利都說得極詳密○傳者是借詩言指出學修切實樣子不是去替詩作解註也人都誤會○註中講有討論四

兩書約言大學

七

字一層進一層講是大槩講解習則反覆玩索之矣討是細細搜尋於信中尋出疑處來論是反覆辨論必求一至當無疑矣其辨是非大界處如以其搜求細密處如盛省察克治四字亦一層進一層克勝也是去惡有力處治則去之淨盡矣其去之有力處如琢其去之淨盡處如磨言克治必先以省察者恭一念之動乃善惡之機必於此省之明察之精方好下手後誠意章傳註審其幾正心修身傳註兩察字皆此意也○嚴密武毅四字亦有層次蓋自修則既去惡而為善矣然於此纔有一點懈怠則私欲便得而乘其瑕故必如大將立營刁斗森嚴使敵人望風知畏也纔有一點疎忽則私

微尚得而乘其隙故必如金隄之固并無隙穴之漸也如此而又武道德之重實能勝之而又毅終身之久實能持之付子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正是此嚴密武毅四字也○宜是誠則形著是形則著盛大是著則明但盛大是監說大字是橫說大字較盛字更剴切之於火盛是火焰高大則燎原不可遏遏矣○註云惇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似是現成的語類要今刪今則誠教存乎中矣未至於赫今宜今威儀尤輝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又似有工夫著其說何如予曰工夫用力都在學修二字上然從古無放心的聖賢旁人看他越從容他心上越惕厲看孔子

兩書約言大學

八

自謂耳順從心又謂假年學易可無大過工夫越深誠敬越至光輝越盛道他如何費力不得道他一任自然不得○惇慥是德威儀是容合之總是德故下言盛德○善在事理德在吾心德者用學修之功以至於能得也德盛則止於至善矣

於戲節○上親賢樂利四字讀斷見得君子之賢猶是前王之賢親猶是前王之親則不意已透○君子註中明兼後賢後王或以賢屬後賢親屬後王非也祖功宗德繼志述事後王之賢何嘗不是前王的遺規入孝出弟與仁與讓後賢之親何嘗不是前王的遺教○親賢屬教樂利屬養君子未嘗

無義小人未嘗無敬只大槩

耳

傳四章。○曉諭是無本的新民。 訟是有本的新民其所以

使之庸即明明德也。以使字與聽字對看。以無訟與訟字對看。便明。○本文絕無明德字。而何以使之已。雖然言下。此謂知本。知字正於雖然處來。

傳五章。○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這個物理從天命來。有一處見不到則做來便有虧闕處。○格物致知。不單是辨別善惡。其言知爲善。以去惡。只從誠意接頭處說耳。其實必於事理幾微。過不及處皆知之。而後心可得而正。身可得而修。於內外人情物理。無一不周知。而後家可得而齊。國可得而治。天下

四書約言

大學

光

可得而平也。○平天下傳註。猶物無遠。謂信便是這個物字。若不曾知得如何能循得。○大學齊治平。只說到親親仁民。於治物之事。尚未有及。然其理未嘗不該。聖人穿牛絡馬。其可穿而穿之。因其可絡而絡之。所以牛馬亦爲人用。試看一部周禮。於一禽一獸一草一木。何一物不知之至。明處之至。當不然於天下人情物理。一槩情情將愛之。適以害之。求安之。適以擾之。天下如何得平。故物格知至。直貫到天下平。不單爲誠意一節也。○物格知至。是知之事。誠意以下。是行之事。朱子曰。知至是夢覺。誠意是人鬼關。此處過一重關。故致知不與誠意合傳。下誠意過二重關。故誠意不與正

心合傳。過此兩關。便如渡海。已入關中王矣。○王陽明致良知之說。而呂說極非之。謂良知正以不待致爲良。致知正以不待恃其良爲致。合之便錯。愚謂合之亦不錯。特陽明所謂致知。在格去外物者錯耳。試觀朱子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八字。何嘗不是良知。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十八字。何嘗不是致良知。但謂由此良知而推之。以至於其極。則可。謂但隨此良知。不待推廣。則不可。○物欲不可不格去。物理不可不格去。格去物理。便是告子義外之學。若不格去物欲。則此心且昏昧放逸。即日從事於格致。豈能有所發明。故但言致知在格去外物。亦不可謂全錯。特陽明所謂格去外物者錯耳。

四書約言

大學

十

傳六章。○意誠方是君子路上人。意有不誠。終平日也會讀書。明理。未有不爲小人之歸者。此朱子所謂誠意爲人鬼關也。故章內獨標出小人字。

所謂節。○誠意大有只毋自欺也。一句已盡。恐怕人看得毋自欺粗淺。故又著如惡惡具三句以申之。見有一處有一點。務外爲人。即是自欺。○自欺不但是知善不爲。知惡不去。即所爲惡矣。而其所以爲之者。或有爲而爲之。是意之所從來者。欺而不欺者。皆欺也。有從前實是無欺。而向後或動於名之既歸。或欲於效之可見。便把八九分的索性。竟做出十分模樣來。是箇末一分欺。非從前之不欺者。皆欺也。要知此意。

病痛總是狗外爲人一狗外爲人便是苟且而非求自慊矣。此之謂三字不是現成名目言其所以如此者不是狗外不是爲人這叫做自爲而求慊於心也註只以以字易此之謂三字重提之極。獨不是意慎獨二字又是於誠意一條內指出吃緊關頭。註中然字一轉宜玩。實與不實不是欺與慊慊須做到十分滿足纔是此處尙是動之幾沒處著個慊字。吾欲爲善矣而此意之所從來是爲己是爲人吾必知之吾久爲善矣而今日意之所究竟或是十分皆實或已有一分半分馳逐去吾亦必知之這知處是獨這一點爲人處一分半分馳逐處即是欺若於此不慎必墮入自欺

四書約旨

大學

七

一路去故必察於此而悉去之乃爲毋自欺也慊獨是毋自欺闢頭察檢處若要到自慊必實落做爲善以去惡的工夫不單靠此一檢察也

小人節。小人固是自欺之尤者但對慎獨之君子看則小人是粗的對無忌憚之小人看則此小人又是細的蓋此小人亦曾去用此格物致知工夫亦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但不能實用其力墮落至此故他見君子時心上著實過意不去故要掩飾若若無忌憚之小人何消掩飾若只他不能謹於平日到此臨時掩飾亦復何益其可欺可悲耳。註中但不能字甚微以至此耳其微者一失足墮落深崖粉身碎骨每讀

此語使人骨驚。誠於中頂上閉居爲不善形於外頂上如見肺肝此字方見分曉。君子慎其獨原是自家做自家的事不是怕人見他因見小人如此愈加上一惕故註中著重以爲字乃或分上慎獨是慎心之獨此慎獨是慎身之獨直是切講。

曾子節。十傳都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如何此處忽入曾子曰三字蓋曾子一世工夫全在慎獨二字得力而一部大學爲君子爲小人亦於此分關故特提師訓使人著眼。小人到得檢著無益時其肺肝直是目共見之手共指之但其指視者在形外昧而其所視所指者原不待此形外時也

四書約旨

大學

七

卽此幽獨之中一念纔發而十目之所視已在此十手之所指已在此矣必如此說所字纔得分明。小人直到形外時纔知敗壞君子於初動時早見分明故此節不是說小人却是從小人說來直頂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說下便了。出於善卽入於惡其間不容髮故曰其嚴乎或疑善惡二字平列要兼說君子小人亦非也。

當潤節。意有不誠卽知亦無與於我不可謂之德故必意誠而後可以德言然意識固是德而德却不盡於意識到得心正身修則德一步進一步身之潤亦一步進一步月異而歲不同所謂脩而益背聖人之中天天皆是而必自誠意

始故君子必誠其意也。或謂心廣即心正體胖即身修固非。而謂心廣只是不狹隘局促尚未是正。體胖只是不羸縮。張尚不足修。亦非也。○心廣。德體胖。屬身。看註。故字而字自見。謂心廣為身之潤於內。體胖為身之潤於外。兩平看者非。○心廣體胖。只從小入。厭然一對。照便見。小人平時只是偷情縱肆。故見君子必消沮閉藏。君子惟刻刻嚴畏。實恭。故隨處從容自得。註中然也字。與上以至此耳一對看。亦便明。小人只一不誠。便墮落到底。君子只一個誠。便其妙無窮。○或有以小人二節為自欺。此節為自慊。平列對看。則又非也。本章原只說君子首節。說君子必慎其獨。次節說君子重正結。

所謂節。○心之不正。不同有放僻邪侈。而不正者。有昏然放逸。而不正者。此從知至意誠過來。此種不正。已不待言。故只說有所之病。○念慮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有字非病。病在所字。○有所只是意必固我。○聖人之心。如明鏡。人物未來。湛然虛明。人物已過。仍湛然虛明。即人物至時。其應付處。為妍為媸。又適如其分。此之謂無所。若前有所待。後有所留。中有所著。皆不得其正矣。○心不正。有深有淺。即正心工。

太亦有深有淺。若深言之。即與之隘。息之不恭。亦是不正。虛心不節。○與上文直下。有所即不在之說是。○觀不見三句。亦有精有粗。粗處。非其物而不見。不聞。精處。則不辨是非。亦是不見不聞。更精之。則不能盡其聰明之理。亦是不見不聞也。看註。不曰心不存。而曰心有不存。不曰無以宰其身。而曰無以檢其身。看一檢字。當指辨是非一層。說饒氏借粗明精之說。亦未確。

此謂節。○上節是以君子數句。是此節正註。而繫之上。節使文勢一氣滾下。即時文中先發揮後照題也。○本章只說心不可不正。却不曾說如何正法。朱子補一敬字。最精微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無事之時。常常如此。則能至而不滑。既事之後。常常如此。則能過而不留。即臨事之時。亦是可好而好之。可惡而惡之。而不逐物而移矣。○北魏本此節上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二十二字。

傳八章。○首節身不修。猶只是偏。次節一語却舉其不修之甚者。乃是偏之為害。家不齊意。尚在言外。故末節用反結。齊其家節。○修身有屬所存者。非禮勿視云云。是也有屬所接者。好而知其惡云云。是也。心為五官之主。故視聽屬之上。意親愛五者。則身與家人相接矣。故屬之此章。○其所親愛。原是所當親愛者。所字無病。病在辭字。○舊說因註有常人字。

謂此章不是說正心修身的人只泛指衆人說細玩之亦非是陸稼書云無論氣質用事物欲網蔽的人任情多差卽或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正心誠意操持得極謹嚴及身上發出來又偏了學問之人往往與衆人一般雖病有輕重而同爲一偏數語說得最妙與故字天下鮮矣字神味婉合○偏字一層陷於一偏一層下節偏之爲害一層始時不察不過偶然之蔽也習而不察便陷於一偏矣又久而不察便偏之爲害矣孟子說心之病先蔽次陷次離正與此意吻合

故諺節○故字與上直接而中間却有層通朱子云上面許多

四書約言

大學

五

偏病不除必至於此玩必至字可見由偏而陷而爲害正有層遞在

此謂節○上節是則偏之爲害一句是此節正註與上章一偏

○此章亦不曾說身如何修法而朱子不補言之何也身之所接未有不根於心者人能常常有察不至於偏則身已修矣○正心之功兼存養省察而存養爲要蓋心未正則中無主必存得這主人翁方能役使羣動故省察亦只是存養的隄防若心既正則中既有主故修身以下只須用省察譬如主人翁在家常常防範則僕隸自不敢放肆走作矣

傳九章○此章至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大意已盡孝者以下又

反覆申言之詩云以下又反覆咏歎之

所謂治國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是說國不要治只一修齊便了只是所以應而及之國者總不外此成教於家者耳○成教於國有不待我推而人自化者所謂上老老而民興孝是也有必待我推而後人化者所謂求諸人非諸人之事也君子既有治國之任則民之不仁不讓我須教導蓋戒之民卽興仁興讓我須鼓舞成就之如何說只消齊家便下但要以此教人必先我實能以此自盡我不能自盡則無以化之而民之心不動民之心不動卽日日以此教之亦無益也故此章要緊全在自盡上○孝者三句只明家國之一理孝

四書約言

大學

六

弟慈屬家不屬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不屬國人蓋君子有家國人亦有家君子自家以外曰國衆人自家以外亦曰國家裏面尊的是父國裏面尊的是君家裏兄長是長國裏官長亦是長家裏有子孫要慈國裏有衆庶亦要慈其理總是一樣的故行之於此卽化之於彼註中此所以三字要玩只說所以能化之故尚未說到化

康誥節○此因上慈者所以使衆而言而孝弟之理已都在內見這個道理都是出於性之自然只人自家忘却這所性之理故自家不能自盡自家不盡故無可推故卽書所言保赤指出這個端倪與人看要他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如孟子易

牛章要王察識是誠其端意要王擴充是推廣意但此節只重要人識其端未到推廣也而推廣之是預透下而後求諸人非諸人意不甚重

一家節○識其端即知此理之出於天而自家盡其孝弟慈自不容已則其化之所至自足以由家而達於國矣此效亦只是以理言之○凡孝弟慈之藹然相親處都是仁孝弟慈之秩然各得處即是讓食讓之反矣仁之反○如何令一家仁讓即有修身以教家在內故即引一人定國証之而下便承一人說去

堯舜節○夫此理爲人人之所同則宜民自動於善況上又有

四書約言 大學

七

以令之如何不從而民乃有令之而不喻者此無他上之人不能自盡其理以化民即推之無可推也○治國平天下皆有所化皆有所推此章從修身以教家說到治國上來故說化一邊重下章從治國說向平天下上去故說推一邊重實互相發也○自孝者所以事君放開直到此處方收到君子身上故不特說相通之理不粘然君子即說感應之機亦不曾粘然君子一粘然君子則說食矣策紂都費手矣○註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須看得活蓋本文堯舜只可說一人不可說一家其實上引一人定國原是証一家仁讓則承一人定國即是承一家仁讓也

故治國節○故字緊頂藏身不想不能喻諸人來與前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句相應不可因註通字說得錯雜無序○前面說家國相通之理正見我無此理便無可通也說立教之本不假強爲正見我無此本便無可教也說家國感應之機正見我無以感便無以應也總歸到藏身之恕上來故此句一拍直上

桃之四節○全要得咏嘆淫佚之妙若必註解詩意是如何說我引之又何如說其妙全失矣○三節分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說非是此處宜家人宜兄弟即是修身以教家事不是此下別有個教家也且引書風全重其儀不戒

四書約言 大學

太

句因詩言儀字未暢故以其爲父子兄弟尼法明之何嘗重在正四國上

傳十章○此章頭緒似極多只提起三句便若網在綱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一句平天下之要已盡矣然何以有能絜矩者有不能絜矩者其故全係於德之能慎與不能慎故又提出君子先慎乎德一句慎德即所謂明德是既由新民而推本明德矣而其所以能慎德以絜矩不能慎德以絜矩者又有故焉其要全係於心之忠信騷泰故又提出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騷泰以失之絜矩便是治人之術慎德便是修己之術胡雲峰謂大道即絜矩之道已忘却慎德一層

又云但知修己爲明德治人爲新民謂是另起總結收歸頭經竟與上文無涉亦忘却本章絜矩慎德兩層大眼目也。首二節是一頭詩云樂只君子以下說務在與民同好惡慎德以下說而不專其利泰誓以下再說務在與民同好惡生財以下又說而不專其利蓋利者人之所同欲不但他飽食煖衣之欲要財即他仰事俯育遂其孝弟慈之願也要財我專其利則民不得遂其所欲者多矣故通章發明絜矩皆以此言之舊說以理財用人分載則於本章三言得失而益益加切意都不可曉解矣。

平天下節○老老長長○亦是君子修身以教家民與孝與弟

四書約旨

大學

末

不倍是成教於國知一國之人心無異於家即知天下之人心無異於國此處便藏個矩字在內。○上章說化處多此章說推處多此處相承便見得有其化之必有其推之圖與天下一般只言之有序耳。○絜矩二字從來說不分曉或謂矩是心或謂矩是則或說要把個矩去絜或謂絜之而後成其爲矩細看註中亦可見人心之所同便爲矩字生根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便爲絜字伏根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所同二字便是矩推以度物推度二字便是絜蓋上下四旁的人個個要孝弟慈是合上下四旁的人心看來恰是一個方方的我必使上下四旁的人個個遂其孝弟慈是合上下

四旁的人還他一個方方的我以此同然之心度人是絜矩我以此同然之心度人而使之各得分願是絜矩之道道字極重有多少政事在內。○絜矩未嘗不是忽然把較小絜矩較大故朱子云到這裡節次成了方用緣。○註中各得分願分字極精願無涯分有限如同是孝天子以天下養大夫士以祿養庶人只能以力田服賈養耳然各各使他仰足以事父母便是得其分願矣不然無涯之資願儘多如何得遂所惡節○只發明絜矩二字之義不粘君子身上說合上下前後左右繞成一個方的故必如此言之纔畫出一個矩字來。○單以惡言者以惡爲人所尤切也下節便兼好惡說

四書約旨

大學

中

樂只節○此言能絜矩者起下得字。○民愛之如父母只是得衆而得國已在其中

簡彼節○此言不能絜矩者起下失字。○詩只說師尹故補出有國者字。○爲天下僂即是失國而失衆已在其中

殷之節○此結上兩節。○未喪師即得衆喪師即失衆所以得之失之從能絜矩不能絜矩來得衆即天心留而得國失衆即天命去而失國天命即在於民心也。○註中能存此心即指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這一點兢畏之心奉上不可不慎來趕下先慎乎德去

先慎節○先慎乎德應上不可不慎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

這半節本是上三節的結穴，但說到此忽又生出財用一層。見有國者不可專利以拂民之好惡，總柱又因財貴以明能絮矩與不能者之得失，因字最精。○慎德即明德，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也。格物致知則有以明夫好惡之理，誠意正心則有以清夫好惡之源。格致之傳雖亡，而誠意修身齊家傳皆提出好惡字，而此章則舉好惡公私之理而極言之。層次節節不同，而道理却是一串到底。

德者節。○德固不單是財之本，而就財用言則德亦即是財之本。呂氏謂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個明德對新民言，則新民爲末對聽訟言則聽訟爲末對財用言則財用爲末須

四書約言 大學

粘末看又須詳末看其說甚精

外本三節。○此三節與後生財有大道三節遙遙見得以財爲務則民散而財亦散。

康誥節。○固是因上貨財之得失而結之，然大意只重慎德上。慎德善也不慎德不善也，慎德則能絮矩，不慎德則不能絮矩。○天命與人心只是一個，前說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又推上善不善一層，故曰益切或謂前只說得民心失民心，此說得天命失天命爲益切非也。前獨不去峻命不易字。○傳之首章二章發二命字，此纔是照應結束處，我之明德受於天，新民之責亦受於天，能新其德以及民，使新命矣，不

能慎德以絮矩，便失天命矣。

楚書二節。○此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亦是因引康誥一片滾來，不外本內末則好惡同民，外本內末則好惡拂人，上數節雖無好惡字面，看朱子總柱與民同好惡而不得其利，皆推廣絮矩之意也。可見同好惡爲絮矩之實，而不專其利又爲同好惡之實也。林次崖云：絮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最語甚精。

秦晉節。○此節原與康誥三節一片滾來，亦是說好惡公私，但說到媚疾之人妨賢病國，十分可惡，故又生出下節遙說到

四書約言 大學

金

用人一邊去，與上方說慎德忽入財用同是一樣神妙。朱子或問云：言好善之利及子孫，不好善之害流後世，亦由絮矩與否之異，可見本與上文一片到後面忽恍恍惚惚轉耳。○若有一个臣只指有容的人，秦晉上文原有昧昧我思之一句，有容其所思媚疾非其所思也，只借來作一反照。○斷斷無技巧開休休有容句合，文法與論語不違如魯爾相似，註中於斷斷去誠一之貌以貌字與心字作襯，極妙。言泛觀其貌似乎只是一個老成朴實無甚才畧的人，及深窺其心乃知他休休有容舉天下之才皆其才，天下之德皆其德也，斷斷只粘無技巧休休只粘有容，看俗講認然他無才固非，但於

斷斷謂是心之誠於休謂是心之公又分休休是體之廣大有容是用之兼包頭上安頭支贅甚矣。其如有容虛喚起實能容之緊緊相應中間四句正有容之實。如何能保子孫黎民便有滿朝賢俊經理分獻觀實樂利許多事在。尚亦有利哉與若有相應是懸空思想光景。

惟仁節。因上說到媚疾之人妨賢病國十分可惡便說惟仁人能惡因仁人能惡便并說仁人能好直打轉前面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上去文章之妙真是飛行絕迹。來路只是惡一邊去路却是好惡兩件。特提出仁字要高着眼仁者當理而無私心前面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只說得民

四書約旨 大學

情未說得天理必所好所惡真能盡天命之則纔是天命天討故註云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不然徇己之心固是私即徇民之心亦私也。亦不是說前面好惡同民未當於理只尚未說及耳朱子於絜矩註中放一分字正是此理。

見賢節。此又於能絜矩不能絜矩兩者中間補出一等人皆甚。如何能見賢見不善彼亦皆從事於格物致知只是不曾知得透到格物知至也如何他也舉也退彼亦不是全不曉得誠正只是不曾做得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以求自慊也此朱子所謂半上不落下的人。看此便知大道非忠信必不能得。

好人節。人之性性字從天命來此正是大公之理若人之性則儘有不得其正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如何一槩從得看孔子誅少正卯而魯人多疑可知仁人未嘗不拂人之情只不拂人之性今人於性字忽過便不見好惡公私之極極字。前節南山節只說僻此好惡拂人則不止於偏矣故前只說失國此并說舊身皆進一層語。前南山有身就字好惡拂人其惡甚矣若從格致誠正過來的人宜可不必粘好惡拂人其惡甚矣若從格致誠正過來的人宜不至此然天下事理欲不並立公私不並存不到當理無私地位則因一念之私而由偏而陷由陷而害竟至於相反未可知也。○看此節便知一驕泰即不能無失。下是改字可直拍矣。

四書約旨 大學

是故節。註治人之術根絜矩來絜矩乃新民之極功也修己之術根慎德來慎德乃明明德之要領也前說先慎乎德既由新民而推本明德矣至於忠信二字又指出明新吃緊關頭直貫徹三綱領八條目中是秦晉四節結穴是平天下一章結穴亦即是一部大學結穴。舊說以大道為絜矩之道已忘却先慎乎德一層呂氏所謂絜矩忠信皆所以行此大道則又不是絜矩是新民之一節如何反以絜矩行明德新民。呂云忠信即誠意章之自慊慎獨此則得之而未盡蓋格致亦須忠信不曰誠意始也如吾輩讀書亦格物中一事舉業家就詩書依口學舌於自己身心了無交涉便不是發

已自盡之忠明季講家勸率聖賢語句附會自己綱宗卽不是循物無違之信此條一差故下面七條一齊差却。人都道忠是體信是用難在忠上愚却道信字更難天下有一人便有一人的理有一物便有一物的理同此人物而一時又有一時的理君子以人治人聖人因物付物而其損益進退又要與時偕行不執一部周易也不見得此理到神妙處不執一部周禮也不見得聖人運用此理到熾熟處明儒只說自盡其心却不道不曾見理之精而以我的意見處之隨處都錯譬如醫家病症認不真藥性識不透下藥都錯到人藥死謂我心已盡反心無愧可乎。學者於此只是自謂我心

四書約旨

大學

聖

已盡泰者修辭只是看得物理易明只此一語粗疏忽略的心便要得好惡拂人地位。○前康誥節只說善則得之此又說忠信乃得此善只說不善則失之此又說驕泰卽失此善又進一層故曰益加切矣

生財節○忠信則能慎德以絮矩則有人有土有財有用不待言矣因憶前只說得財之不可聚於道理尚有未盡蓋財者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載祭祀賓客之用恒於斯兵戎祿秩之用恒於斯倘視之爲輕沒一個經理之法必不給於用不給於用必仍至多取於民故又說一個生財有大道看一部周禮於天官冢宰纔說入法治官附八則治都鄙八柄取器

臣八統馭萬民以下便說九職任萬民九賦做財賄九式均節財用九貢致邦國之用故是節正是聖人實裕經濟不然但說財不當重便只是空套好看話。生字對聚字看。大道對頭會其敘之小道說與上節大道字無涉有謂此大道之一事總蓋此是從生財指出大道來不是從大道中抽出是財來也

仁者節○上節與外本內末通對此節與財聚財散通對下節與悖入亦悖出通對文法絕奇。○前搭入財散則民聚句爲反中之正此又搭入不仁者以身發財句爲正中之反文法又絕奇。○仁者卽前惟仁人字必忠信以慎德慎德以聚

四書約旨

大學

聖

矩纔成得仁者。○不聚財便是散財不是把財去散與人未有節。○上好仁卽是不外本內末下好義卽是民聚其事終又是中間夾一機只歸結無悖出意。○必提好仁說起正見德是本財是末與德者本也節相照

孟獻子節○此下二節總是就上意反覆丁寧見得有國者當重義不重利。○此節只就理之是非上說。○富馬乘三段一層大似一層見富馬乘者尚不可與民爭利何況伐冰之家伐冰之家尚不可與民爭利何況百乘之家百乘之家且不可與民爭利何況有國者孟獻子原是百乘之家而傳者意則重有國也若將獻子語呆作三平亦失語意。○爲利利生

與知者利仁利字一橫只當好字看便是若說義中有利便多一拆

長國家節○此一節又就事之利害上說○務財用即是外本
內末彼為善之便是好人之所惡苟至則天命去官至則人
心離直收盡所引文王康誥意○義利兩字其辨甚精凡一
毫私已即是利無一毫私欲即是義格物致知便是辨此義
利之界正心誠意便是清此義利之源能辨得此界限分明
澄得此私欲淨盡是其能慎德能推得此利公平周徧是其
能絮矩而天下平矣○孟子開口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
義而已矣便是言子端骨其傳

四書約旨

大學

卷

四書約旨

荆溪任啟運鈞著

男翔然柯校

中庸

中庸大旨○首一章是總冒末二章是總收中間分三大支○
自天命而之人者道之原故首章從天字起蓋人以合天者
修之至故末章以天字結○中三大支總以仲尼立道之極
故第一支從仲尼曰起仲尼所言無非中庸也第三支以仲
尼祖述憲章結仲尼所行無非中庸也至五至誠二章原分
一章○中三大支第一支說德辨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
此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第二支說道道不遠人道之達端乎

四書約旨

中庸

一

夫婦也小也舜其大孝三章道之察乎天地也大也自父子
合而兄弟翁而父母順道之所為造端乎夫婦也舜以大孝
而受命武周之達孝通乎事上帝道之所為察乎天地也費
隱章言夫婦不遠章言子臣弟友同政章始備言之此五者
天下之達道也第三支說誠盡性誠者之仁致曲誠者之
仁而知誠者之知成物誠之者之知無息誠者之勇疑道誠
之者之勇誠者誠也誠之者亦誠也此所謂行之者一也非
知仁勇不足以明道而行道故第一支以三德先之非誠之
至不足盡知仁勇而明道行道故第三支以誠終之前後二
支為中一支而發也中支之中鬼神一章為全部之中樞樞

言體物之理而指其德之實曰誠前接天命後起天載以明誠之理出於天人必至誠而後盡人以合天所謂一篇之樞紐也。○君子誠之之學其大目有三存心也致知也力行也存心立乎知行之先貫乎知行之內統乎知行之終故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始以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中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致知也圖執所以力行也非知無以爲行而行之未至即知之未真故以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與存心對舉明知之爲尤要也慎獨則界於知行之交平日知之未精則當養亦無以爲察而不容之於此則行之失將不可勝窮也戒懼以存心所以致

四書約言 中庸

二

中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知無不明行無不兼所以致和也致和以盡乎道體之細致中以極乎道體之大而修德之功與天命率性一以貫之乎

天命章○分兩段看前三節明道之原於天備於已而人當盡其體道之功也後二節又即人情性之德以明天命率性之意而言人體道之極功也○首節天命從源頭說下來見天地萬物之理總具於吾身末節位育從吾身說上去見吾身實足以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朱子總註首節明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道也者二句言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戒懼慎獨二節言存養省察之要末節言聖神功化之極

天命節○上二句連讀下一句另讀上二句一直順下一句却倒挽上去總重一道字朱子總註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一句盡之○不可易謂舍此別無教法○大意言今之言教者莫不言道矣殊不知道非起於人爲乃天命之性而人循其性之自然者即是也聖人之教亦是修此而已豈有他哉○論天命之篇有理然後有氣有氣然後有動靜氣動爲陽而後有天氣靜爲陰而後有地則道字原在天命之先今從人身上說故推其原只從天命說起○天字有與地對者上天下地也天字有與人對者理未屬於人即天也道天字包得地○天地也只是氣但氣陽動處必健陰靜處必順

四書約言 中庸

三

道健順便是理○既有陽動則動之初是少陽其氣爲木於時爲春於方爲東其理在天爲元在人爲仁在情爲喜在倫爲父子動之極是太陽其氣爲火於時爲夏於方爲南其理在天爲亨在人爲禮在情爲樂在倫爲長幼既有陰靜則靜之初是少陰其氣爲金於時爲秋於方爲西其理在天爲利在人爲義在情爲怒在倫爲君臣靜之極是太陰其氣爲水於時爲冬於方爲北其理在天爲貞在人爲智在情爲哀在倫爲夫婦既有四象則必有中氣其氣爲土於時爲夏至於方爲中央其理爲信在倫則爲朋友也○理是氣之主宰氣是載理的○人得氣之全物得氣之偏草木又偏於食飲○

人中亦有偏全，但偏處只有極多極少，不是全缺一行。○氣有偏全，亦有清濁，又有純駁，得清者智得濁者愚，得純者賢得駁者不肖。○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即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食色之性從氣上來，仁義之性從理上來。○性無不善，氣却有清濁純駁之不同，但氣偏便把這理亦偏了，氣便把這理亦昏了，氣駁便把這理亦駁了，然性畢竟是善的，故人人可以把氣扣轉來。○禽獸亦有理，如虎狼知父子，蜂蟻識君臣，雁有兄弟之序，雕鵠有夫婦之別，以及草木如交讓樹慈孝竹之類，但他識不全，只有一兩件，人便是件件完全的。○禽獸草木之氣，也有稟得極清極純的，便爲麟鳳爲芝蘭，也有稟得極濁極駁的，如犬豕豺狼之類是也，更有一種乖戾之氣，在人則爲盜賊，禽獸則爲梟獍，草木則爲荆棘之類。○人以理義之性爲主，便是爲聖爲賢，若以食色之性爲主，便與禽獸無異。○性有以氣言者，生之謂性之性，也有以理言者，性善之性，也有兼氣質言者，性相近之性也。此天命之性，只以理言，朱子從氣說來，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也。○註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句，便爲後位天地育萬物張本。○率字無工夫，是自然流出的，率其仁之性，便有親仁民愛物，遂層流出來，率其義之性，便有敬兄敬君尊賢各樣流出來。○修道是屬其不及，抑其太過而歸之於中。

教雖是聖人所設，然但是還其性之所固有，如穿牛結馬，亦是他生來有此理，故聖人因之。○人也有性，有道德物也有性，有道只物不可責以修道之功，故人能自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物却不能自盡其性。○論性不論氣，不備然到底只重理上，論性不兼物，亦不備然到底只重人上。○道訓路最妙，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而此處物之義，又是自然流出來，如老者該安，少者該懷，這便是在物之理，我去安他懷他，是處物之義，而見老者道安之之念，油然而生，見少者道懷之之念，油然而生，是率性之道。

此二句明道之實體備於已，對下節看，則此二句從道之廣大處說，莫見其顯，又從道之微密處說。○不可離有二意，一是原本於天，朱子所云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備也，一是當盡於人，朱子所云循之則治，失之則亂也，惟道原不離人，故人不可離道，不然說人即離道，而道原不離人，竟成桀紂所行也，還算是道，若說道會離人，人務要不離道，又似說成假合矣。○註中無物不有，是橫說，無時不然是豎說。○無物不有，物字兼人物之物，事物之物，在內，如老安少懷，老少是人，安懷是事，耳聰目明，耳目是物，聰明是事，原不相離。○戒慎乎其所不睹，不是到不睹時去戒慎，言隨時而戒慎，即不睹亦

戒慎也。恐懼句亦然。乃是從動處說到靜處。註中雖不字亦字要玩。

莫見節。○上節既兼動靜而言。本該得此一節。此又於由靜而動之交。指出要緊關鍵。以見得此處尤當謹耳。註中既常字。尤加字。要玩。○細微之事。亦在獨中說。蓋事未做出來。任他大事。此時還是小的。○大約上節即大學正心註敬以直之。此節是誠意謹獨。○存天理。何以屬戒懼。自睹聞至不睹聞。無不戒懼。自無人欲之可言也。遏人欲。何以屬謹獨。方動之時。有道心。亦有人心。人欲。揮脚處。每在此。其幾不可不慎也。○不是說動處都是人欲。只是人欲每從動念處起。○上

四書約言 中庸

六

節是存養此節。是省察存養是全體工夫。省察只在幾上用。力存養。譬如人之養子。衣之食之。總沒間斷。一般省察。又是於他寒暖飢飽。留心檢察。不是存養外別有個省察。

喜怒哀節。○上言戒懼慎獨。本可言戒懼慎獨之至。即能天地位萬物育。然人到氣拘物蔽以後。與他言天命言率性。他總信不及。故又即喜怒哀樂。指出天命率性來。人即不知有仁義禮智。未有不知喜怒哀樂者。若謂性中無喜怒哀樂。則動時喜怒哀樂。從何處來。可見即未喜未怒未哀。未樂時。原有此喜怒哀樂的理在也。此非天命之性而何。如見孺子入井。便哀這哀處。便是仁之發。如見墮爾。就爾便怒。這怒處。便是義

四書約言 中庸

七

之端。知喜怒哀樂。根於中。即知仁義禮智。根於中。不言仁義禮智。而言喜怒哀樂。舉人易曉者。以明之也。○性不可見。極難言。故要言性。必從情上指出。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亦是此意。○不中節。便乖戾。故中節的。即是和。不和。便不可行。故和。即是天下之達道。○首節言率性之謂道。此言天下之達道。下面一路說道。不閉不行。到底道是何物。至君子之道。造端纔說出一樣。君子之道。四又說出四樣。五者天下之達道。纔總言之。與此處呼應。中間說大孝說作述。說達孝。只舉父子一倫。明之。可見聖賢說道。只重在人倫。說五倫。尤重在父子。父子一倫。出於天命之仁。君臣兄弟朋友。皆從父子出。義禮智皆從仁出也。故後面說修道以仁。又曰。庸詎其仁。人於此。不實落做來。逐日說書說文。究竟不識一道字。○夫婦一倫。屬智。而父子之仁。却又從此出。此貞下起元之理。○性不可喚做中。是以中狀性之德。情未必盡能。和是以和見情之正。○無人不有此中和。却無人能盡此中和。所以要致中和。若人本無之。亦無可致。人盡能之。亦無待致矣。○不是說倫外無道。道體物而不可遺。即一草一木一瓦礫。亦有道在。但有本有末。有緩有急。人之知行。且務其本之當急者。致中節。○人所以分戒懼為靜存。慎獨為動察者。其誤皆始於此節大註中。至靜之中。應物之處。二句。不知却忘了自字及

以至字也。若單戒懼於動而靜時不戒懼則未發時便放倒去走作去。何以能中。故必由動時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然後為中之極也。若但審幾於獨而應物時尚有差謬或一事當而他事不然何以能和故必由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過不然然後為和之極也。蓋有一毫偏倚不可謂中即一時無偏倚而後時或失亦不可謂極其中有一點差謬不可謂和即一事無差謬而他事或不然亦不可謂極其和約者自外收而入精者自內審而出。○上節釋中和只說無所偏倚無所乖戾此節釋致中和方說無少偏倚無少差謬又加其守不違

四書約言

中庸

八

無適不然一昏致字總說得盡。○或問謹獨的人尚有差謬乎曰謹獨只是誠意一條事。意誠而心未正如有所忿懣親愛而辟其差謬處尚多。但只是官塘走差路耳。○致中兼動靜原包得致和在內。天地至太原包得萬物在內。故以天地位屬致中萬物育屬致和其實致中致和不是兩事。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兩時。○心是主宰氣便流行。主宰處只是理之一流行處便有分之殊。○致中極難致和便有可下手處做到致中則動靜兼該內外交養致和不待言矣。○位育有天子事有庶人事。天子分最大。政位育之效亦大。如堯舜之平天成地實是做將來若諸侯止做得一國事大夫止做得一

家事然如文王便做到三分有二其命維新固不得而限之孔子成春秋孟子開楊墨三治之功等於禹湯其位育亦不是小小事此又看中和所推的分量何如耳。○致字與致知致字一般。戒懼慎獨工夫做得一分則中和氣象便見得一分位育效驗亦便見得一分工夫越進則效驗越大此須自家身上體驗出來。○天君泰百體從違便是一身的位育父母順兄弟翁婣子舍這便是一家的位育朋友遠來英才樂育這便是吾輩儒生的位育及國與天下若天子諸侯的位育須做到寒暑節風雨時民無害氣物無害生。○堯舜之德被四表格上下位育至矣而共謀諸人自是不位不育春秋

四書約言

中庸

九

戰國策絃相尋兵連禍結不位不育極矣而孔孟自是位育故致中和各人須做各人事仲尼章○此章分別君子小人之大異天下之事不入於善即入於惡並無中立之路故開口喝破。○如何是君子只是兢兢保守此天命之性如何是小人只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仲尼節○一部中庸總是尊一仲尼以立道之極看第一支歸到索隱章第二支歸到問政章第三支歸到祖述章至聖至德小德說下只作一章看故此仲尼二字是全部中庸骨子。○天有命聖有訓聖訓即天命也仲尼曰三字與上章天命二字接看。○人道子思作中庸表揚祖德意思多此以私心看大賢也仲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實總羣聖之大成實是道之至極有仲尼而天之理盡在仲尼之身有仲尼而天之命即在仲尼之訓。○此章中字兼上章中和二字不偏不倚是中無過不及即是和不偏不倚是中無過不及是中之用。○中字只是俗說恰好這恰好處有何希奇故曰庸然天下事求出奇反容易正惟恰好最難故曰中庸其至中庸不可能。○註中體字是體之於身或謂體字是說君子真道爲他不着工夫或謂體之是着力字皆非也君子體之自有工夫但此節只劈分兩種人大界未曾說到工夫工夫自在下節指出

君子節。○上節劈分大界此節乃指出所以分界關頭人見說

四書約旨

中庸

十

君子中庸孰不以爲美然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不是他生來便如此中庸亦不是他做了君子便放心落肚如此中庸他平日費了多少工夫做到君子地位猶時時戒謹恐懼惟恐一念之違一事之錯與天命相違故能如此中庸也見說小人反中庸孰不以爲惡然他也不是生來便如此反中庸也不是他做了小人便無一事不反中庸他平日全不知學問已做了小人也還說天命何足畏一味肆欲妄行遂至於此也朱子云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無忌憚者亦有之只玩之也字而字便得其意。○中字見上節註此傳並無異議故知中字兼體用時字亦該動靜戒懼不睹恐懼

不問原是該動靜工夫但靜時只有一樣動時却有萬變。○君子知其在我其字指天命論語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正與此相發明。○此章誤處甚多有以君子爲實時中爲學者有以君子指靜時時中指動時者有以爲君子在平素時中在臨時者焉謂君子自是學問做底如何說實但這道理無盡過得一番又一番此心難存著一放鬆便走失不但大段不著未可自足即已做到聖人地位也不曾有放心的時如文王整道未見孔子假年學易可見故此君子身分即一日高似一日他戒懼的亦一日凜似一日如何可盡定是那一時。○戒懼恐懼

四書約旨

中庸

士

即是隨時處中惟隨時處中故無時不中不可分戒懼是功時中是敬。○或因朱子云君子只是說個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恰好了事便道此君子只是質地謹厚的好人此大非也難道下句時中只是恰好了事解作世人處事停當乎中庸其至章。○民字上承小天下起愚不肖。○中庸是道龍之是德子思要以能字引起下節龍不可能唯聖者能故剛却之爲德字增入能字。○用不離體者無不偏不倚之體從何處做出無過不及之用來則言無過不及而不偏不倚已在其中矣。○註中過不及字亦是爲下節張本。○中庸之道盡人當行此民字只當人字解註中世教衰乃夫子立言意也

在子思引之却不重此不必十分附會

道之不行章○此承民鮮能而申言之

道之節○知行相因並進而知必先於行譬如走路一般必先曉得這路從何處走然後可以去走此行之由於知也必實實走去纔於這路上曲直險易都識得真此知出於行也走得一里望前面去又多見一里則行又生知多見一里又好走上一里則知又生行○智者只向知一邊去故不能行究其所知入於索隱一路則非中庸之知也賢者只向行一邊去故不能知究其所行入於行怪一路則亦非中庸之行也此要從交互處說故本經病痛只畧提起愚者如不識路

四書約旨

中庸

主

竟不去走不肖者無志於走他亦不問

人莫節○人卽上智愚賢不肖的人飲食亦道中之一事兩也字慨歎不盡意味深長○朱子云飲食譬日用味譬理譬猶曉也言舉其易者以曉之○註中察字在知字前不察故不去求知不知故不能行不可以察字當知字○行之而不知則其行妄行也單結知字以起下章

道其不行章○此承上章鮮能知來不能知則不能行矣

解其章○此承上章見必如舜之大知然後能行也○好問至執兩端總是知用其中於民纔是行○細分之則好問一層好察一層隱揚一層執兩端一層好問是求之博好察至執

兩端是察之精而於中適言又見其無遺善惡隱揚又見其廣大光明意然此意比之輕總之只是個擇之審○察是辨出善惡來惡既隱之而不揚則所執者又是就善中細察○中不是兩端之中如該輕厚則極厚也是中該極薄則極薄也是中或九分或八分或二三分總要於這事理上恰當○舜固是聰明睿知又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其智益大如江海之納百川也○至善之理雖出於衆人然他自家却不見得一入聖人之耳雖尋常言語都見至精至妙處○其中或衆人所曾著者或千百人言之而究不曾有一人著者然合并攏來這個中卽昭然可見亦是取之於人○註中又補出

四書約旨

中庸

主

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意最妙若我無權度則其說愈多越紛亂不知所從矣○要識得這權度精切從何處來在聖人固是聰明睿知然亦未有不從學問中出者大學格物致知四字便是求此實落工夫到得物格知至則權度在我矣

人皆曰章○此承上章見不自用則爲大智自用則自私而反爲不智大智則能行不知則不能行要其所以不能行者到底還是知之不真也以起下章之意○上半節與起下半節不可平說○註中卽好問用中之事不可粘朱子是釋擇字言必如此方可謂之操非謂本文予智者言也

回之章○此承上章見必如回之能守然後爲其知也○得一

並即是得中庸之理不可沒有但既言一善亦只在散殊處
說或問散殊之中則因物而見如何守得予謂萬殊之中能
一本之中原不是兩個知到熟來便觸處逢源也○註中其
知二字提起在擇守上不是以擇爲知卽上章所謂在我之
權度精切不差也真知是一貫擇善却有萬殊○政問有其
知然後能擇固矣然則無真知者將竟不能擇乎抑別有其
知之法乎予謂下學且須從擇起看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云所以擇善而爲知可見逐日如此學問思辨到得久來見
地日益明理路日益精自能有個豁然貫通處到得豁然貫
通則真知在我而萬事萬變皆有以辨析之而不差矣不然

沒個真知擇去擇來全沒個把鼻不從格致入門空妄想個
真知亦全沒個把鼻蓋此與上章都是說成德的人做個榜
樣故未及下學入門處至問政章後半乃詳言之

天下章○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必勇之意○顏淵平日說齊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何等勇令人不特於齊
推爲生安而不敢幾卽回之好學亦並無第二個只生無此
有爲之勇耳故不可能字雖遙接前民鮮能之而意却只承
上章也○均得恰好辭得恰好路得恰好便是中庸若不論
合乎中庸與否而但說均之辭之蹈之則不特賢智可能自
愚不肖亦未必不可蹈而及矣○均天下國家近智辭時辭

近仁蹈白刃近勇然此三事中亦各有智仁勇在夫子只舉
幾件極難的事觀起中庸之九難不曾先列智仁勇之條目
而以此三事實之也○三事越說得難則可字一轉越有勢
○資之近是一種人屬賢智邊方能勉是一種人屬愚不肖
邊○知不到無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精仁不到無一毫人
欲之私便不能熟非有大勇的人如何把入欲之私能克得
如此淨盡

子路章○此承上章言中庸雖不可能而惟勇則可以能之也
子路二節○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從氣習來而強從性分來而
汝也謂性分中所自有之強也○南爲陽方故其氣剛而又

近海得水之氣故柔弱北爲陰方故其氣剛而又多山得山
之氣故剛勁○南方也未必個個柔弱北方也未必個個剛
勁只他大段氣習如此彼卽不如此者亦以此爲賢

寬柔節○教亦有不當寬柔的無道亦有當報的今一於寬柔
一於不報便偏了然此尚有忠厚意思故君子居之黃鵬飛
反謂是好險大謬○君子居之亦只說君子有時如此非謂
南方人都是君子也故謂南方之強亦是好人則可謂此君
子只是好人却不可○此極柔弱如何說強蓋於人所不能
忍處而忍之亦強也

枉金節○子路好勇是北方之強一種南方之強雖偏在子路

未嘗非對症可用之藥。故其詞有軒輊如此。則知不必果向南方北方註解辨駁。

和而節○四句有分看道理。有合看道理。凡人和而無節。必至於流。而能不流。中立無倚。必至於倚。而能不倚。富貴易遷。而能不遷。貧賤易移。而能至死不變。此四句中各有強處在也。柳下惠可謂和而不流。却於中立不倚一邊欠些。伯夷可謂中立而不倚。却於和不流一邊欠些。能處富貴者。或未免戚戚於貧賤。貧賤有守者。或富貴不能為。必合四者。纔見時中之理。此四句中總成一個強字處也。○四不字。要就得有力量。纔見強字。○兩而字。總是轉語。不必說中立原是不

四書約旨

中庸

朱

倚○陸稼書云。處眾亦有和處。亦有中立處。不必說和屬處。眾中立屬處已。○自勝其人。欲之私。與上註無一毫人欲之私相應。但自勝是用力。無一毫是現成。

索隱章○此章結上十章見中庸之道。惟仲尼為能之也。

索隱節○此節重首一句上。後世有述句。只宕起下句耳。其餘朱註已明。

遵道節○此節重第二句上。○力之不足。到底還是知之不真。則能擇乎善矣。正照予智節擇乎中庸句。

依乎節○李岱雲云。章句以依乎中庸對索隱行怪。以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對半塗而廢。大有深意。知行之通者。只是起手

就差。若起手不差。自不愁他中間廢棄。其失處恒在於始知

行不及的人。畧見得些子。姑且做去。見原不真。行又不力。到得後來。越發難了。其失處每在於終。所以朱子於舜回二章。既以問察隱揚為知之不過。而於執兩用中言非愚之不及也。既以擇乎中庸為賢之過。而又於服膺弗失言非不肖之不及也。○聖人不為索隱其智處。合下便與人不為行怪其仁處。亦合下與人不為故。不但曰擇乎中庸遵道而行。而即着個依字。到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義精而益精。而為智之盡。仁熟而愈熟。而為仁之至矣。言不待勇而裕如者。蓋勇只為中等人說法。若賢智的人。便不怕他沒勇。只怕他勇

四書約旨

中庸

朱

到差路上去。故於索隱節。即曰不當強而強。況聖人至誠無息。又何待就勇乎。○惟聖者能之。固是聖人的謙辭。然於此正可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至於義精仁熟。而其戒慎恐懼者。猶未之有已也。直與前君子而時中相照。

自右第一章至此為一大支。慈意第一章是一部全書之冒。猶人之有首。不當單屬第一支。仲尼曰一章則此一支起處也。○此一支以德言舜知也。顏淵仁也。夫子所告子路之強勇也。直起問政章三達德。呂氏云。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行也。知必如舜仁必如同勇必如告子路之強。分言三德之成就。其全者。惟孔子乎。故

以民鮮能起以唯聖者能之結中間詳能知味越舜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回之仁中庸不可能起告子路之強皆以一能字作線而至唯聖者能之總收以仲尼曰起言中庸爲孔子之教以此章結言必孔子而後謂之能中庸也。舜之大知生知也而安行在其中回之弗失利行之仁也而學知在其中下此則非因知勉行不能自勝其入秋之私而擇而守之矣故朱子曰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智也學知利行仁也。因知勉行勇也。

費隱章。此極言道之無物不有以申首章道不可離之意。前不可離註言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只說得無物不有

四書約旨 中庸

大

而無時不然意已在其中

費隱節。人皆疑道之隱而不可見不知盈天地觸目都是道故曰費而隱。全要從費處指出隱處來若反收入隱字去便錯。下兩個察字正與隱字相照。論語時行物生及無行不與都是此註脚。

夫婦節。天下之人夫婦盡之矣愚不肯是夫婦聖人亦是夫婦本文明以愚不肯字與聖人字對以夫婦字與天地字對把夫婦作人字看便易分明不言人而言夫婦者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人而夫婦尤人至親至近之地也呂氏單言構構却不是。大處是道小處亦是道故語其一節即愚不肯

的人亦必於萬分中知行得一二分雖聖人亦必於萬分中虧欠一二分至於天地之大更非人比然尚有遺憾於人處可見道真是費真是無處不有。與知與能如孩提知愛知長知敬未有學養子而後知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爾而與行道之人弗交皆是聖人所不知不能朱子謂是後要緊事不是精妙處下章總註又云正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兩說似不同蓋自人而論聖人則聖人於道已至精至妙豈有不知不能除非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之類耳在聖人自視仰道子臣弟友之常却是做不盡二說殊然總是一箇道之費。有可載則有大於此者能容之矣有可破則有

四書約旨 中庸

大

小於此者能入之矣而道極於至大極於至小又推得而盡之誰得而破之。以愚不肯對聖人言則愚不肯小而聖人大以人對天地言則又人小而天地大矣故本節只說天地之大也末節便以夫婦包却聖人。

高飛節。上節已極其大小而言然何似只說兩頭極頂處末說得中間充塞處似只說得有形著實處未說得空虛動處忽借詩爲飛魚躍二句輕輕一指照便覺得中間空虛無物之中觸目都是化機極充塞又極動盪言其費也而隱者已躍然如遇之矣。

造端節。此結上文兩個字字極重。察乎天地繁瑣上言其上

下察來，近自夫婦而上至於天下至於地，化育流行，上下順著此其費也，而隱者恍然如遇之矣。○此只說道之不可離。夫說到體道工夫，然道造端乎夫婦，則體道之功便當從夫婦做起。道察乎天地，則體道之功便該做到充塞乎天地。則言道不可離，而人之不可離道，已在言下。下面道不遠人三章，承造端乎夫婦說去，大孝三章承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說去，皆就人之體道而言。中間鬼神一章，又就道體極說得充塞流行，乃兩個平字意思也。○道不遠人三章，屬費之小面，不遠章總註，以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可見造端乎夫婦句，即包聖人不知不能在内，不遠章先言子臣弟友，行遠章言

四書約旨

中庸

二

順父母從和妻子來可見不言人而言夫婦，正是從人究切近處說起，故謂造端乎男女之構精及造端乎愚不肖之知能皆譯。

道不遠章。○上章言極卑近的是道，極高遠的也是道，極道之費而言矣。此章又恐人驚於高遠，故教人只從卑近處切實做去。緊頂造端乎夫婦來，通章大旨只道不遠人一句盡之。道不遠節。○高遠與隱怪不同，隱怪是不當知不當行的，高遠是人當知當行的，隱怪是異端，高遠是聖神地位，如舜之大孝，武王之達孝，宜做到與天地相通處。○註中衆人，猶言人如此。○厭其卑近，不特賢智有此病，即愚不肖的人也有。

得人偷日用低小，說聖人必有異操高遠處，所以愈不能知不能行。

伐柯節。○道不遠人，故人人合下有此當行之則治之者正不煩遠人也。若分立柱于謂此節以治人言，則先治人後治已失其序矣。引詩本是說不遠，不是要他把作話頭尋翻駁，但引了來又覺尙不足，評道之不遠故轉進一層說與末章引皇矣燕民詩一例。○以人治人，朱子說他原自有的道理，是以治其人不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的道理與他，最精密。蓋此道理原是天命之性，盡人同具，他也只是氣拘物蔽，故昏去幾提起便在此，豈是要人與他人把入

四書約旨

中庸

三

字看輕說不消以聖賢望人，只消以庸衆待人，大段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意思，胡雲峰謂不敢以聖人之大化而責人是也。○改而止亦爲道本如此，無可損亦無可增，不是草草了結，人都看得是降格作用，便是爲拙工改廢繩墨，其不至相率而自棄自盡者幾希。○又細分之則各人的父不同，便有各人的孝法，各人的子不同，便有各人的慈法，此所謂理一而分殊。

忠恕節。○道不遠人，故人人之心亦不相遠，即待人觀之而道之不遠人亦可見也。○道本是大公無私的，故必克去己私，然後見天命之公，克己私欲，泯盡然後復天命之公，忠恕尙

是用力克己未到淨盡地位然未有不由此而能至於淨盡者故曰達道不遠。○不願勿施是恕之事而兼忠言之者朱子云無忠做恕不出到恕時忠已行乎其間也不願是自己實實不願勿施亦是自己實實勿施此便是忠處。

道四節。○聖人方說治人便覺自治處正多缺少方說推己便覺自盡處實有未能忽然自歎自責若無所容聖人一種盛道未見之神千載而下猶使人感發奮興通身汗下若說此節以治己明道之不遠全不見聖人意思矣。○就聖人身上看則聖人所求即是道之所當然必無過分刻毒處若就臣子一邊看則君父所求有過分刻毒處也只是道之所當然

四書約言

中庸

卷

試想舜父瞽瞍豈不是古今來第一難事之親然舜所為也只是盡人子當為之道不曾做到道外去下若得親順親有一分未到伊於道理上有一分虧缺。○未能也是聖人自責自責便欲自修故大註以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為句。○頌住庸德之行以下就是說君子故大註以君子之言行如此云云東注自修當法君子自在言外。○有所二字兩句既曰庸德之行則已勉矣宜無不足矣而猶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也既曰庸言之謹則已不盡矣宜無有餘矣而猶有所有餘不敢盡也蓋但言之則孝必如舜忠必如周公言亦能言之然言之却易行之却難故就言一邊看亦覺不曾有餘及較之行

而有餘見矣就行一邊看亦覺無不足及較之言而不足見矣故必言行相顧乃真無所不足無所有餘也若說到這裡做不到這裡便是虛花便不是篤實。○又不是恐怕做不來先把言放低一層說只重行必踐其極上。○此章講說最多有提忠恕作主者則於治人必推己之道以治人而非以人治人之義矣於治己是推己之欲以施人假如己未生子已未欲孝而事父可不必孝矣有提子臣弟友作主者則君子之道四二句當移置章首矣殊不知本章自有道不遠人一句領起何須領外尋頭至於便主張子語作一頭三腳子列亦有未安蓋張子是自家立論引夫子語以實之原不曾

四書約言

中庸

卷

為此章作註朱子亦以其理之簡切而引之原不曾限定三平若必驕孔子之言以就橫渠則實已必先於治人直當收束未能節在伐柯節上矣故愚謂夫子本意只是論道不遠人因論道不遠人而言治人之不可遠人以爲道又思人已之間隔只是私意未忘故又說忠恕達道不遠忽又想到自己身上見道雖不遠人而人之盡道却難必如君子乃可謂盡不遠人以爲道之事有上節並不會先有下節只是逐漸生出來在子思却以子臣弟友引出後章要子明達端意素位章。○上章既言人人各有當盡之道矣此又見即一人而位不同又各自有當盡之道上章言人只當從事於卑近不

可驚於高遠矣此又見即卑近中盡之甚難此中便有真道
在蓋承上章之意而言

素位節○註因本文行文故下個爲字因本文顯字故下個心
字既爲之則心於此不待言心不及則其不爲更可矣非
以上句屬事下句屬心也○兩句分看合看追進看轉轉看
都有意義素位是盡其事不願外是不分其心此分看也素
位而行則心在位上不願乎外則爲亦必不及之此合看也
天下有一等人平日亦只做本分的事及外物到來又被他
動了即勉強力持而此心已爲他所動於位中已有所不盡
故必其不願外然後得素位之章此追進者也蓋天下爲外

四書約旨

中庸

章

物動的人到底還是他素位的力量不到此轉轉看也但細
玩白文素富貴節不透不願意而在上位節兩言位字又探
出正己字未節歸結反求諸身而朱子謂居易自能俟命又
謂俟命須居易以俟之則此二句自當以上句爲主而以下
句足之蓋天下沒消停靜的世不之人而於本分道理無一
毫虧缺的却少此即所謂庸庸可離中庸不可能也○兩個
其字要認如今日貧賤則貧賤是其位富貴是其外明日富
貴則今日之其外轉是其位其位轉是其外矣

素富節○有一種人但見得素字不會見得行字須知富貴要
得富貴的事貧賤要做貧賤的事不單是聽天命也又有

一種人只見得行字又不曾認其得道字須知處有處便有
求志的事處富貴便有進道的事不單是無窮無窮處有狀
便當用其變現處患難便有動乎險中大亨貞及傾否否險
作用不單是一死盡貴與夫祖而入裸國也○細分之則富
貴中又各有位如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公孫
便當寬亮天地變理陰陽位種種不同則行亦種種各別下
三句皆然○素位而行之事極不同素位而行的本通却只
一副須識得萬物皆備所性分定道理纔可以富貴可以貧
賤可以夷狄患難不然境有萬殊迷事求善安能當乎但此
以貴之小者而言故本領處未及耳

四書約旨

中庸

章

在上節○陵下接上節是求於人求於人而不得即不能無怨
要其病根只在願外而其願外又必從不素位來故又提出
正己二字無怨在一人事上說不怨不尤所該却廣○不
陵不接願不怨不尤深直是骨子裡洗括得淨盡

居易節○不知命的人固多妄想然但俟命而不居易以俟之
於理未必能盡也有幸心的人必多妄求然則微幸而不行
險以微之於事未必大悖也○君子必定素位其願外只是
偶然差錯去小人只有願外要素位須徹底反轉來○俟命
固即是不願外但不願字有力俟字無力○君子只居易自
能俟命小人要微幸故去行險

射有節。○夫子從射說起，自是暗射莊子思引之却只重君子反求諸身上結上文正已自得章求諸身則已正已正則能自得。

行遠章。○上章既言高遠之理，即在卑邇中此又指出自卑邇而高遠，進步處却有多少層級，見人不可躡等也。又承上章而言。

行遠節。○君子之道原該高遠，卑邇在內，下二句乃指出修爲之序，或以此道字指修爲之序，與他處不同，非也。卑邇無定，高遠亦無定，逐步進去則前見爲高遠，今又見爲卑邇矣。○不是說只做卑邇自然高遠，要有行字，登字是逐步做去若

四書約旨 中庸

不行不登，則自難自重，安得高遠？行遠登高，有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意。自邇自卑，有循序漸進，不可躡等欲速意。但章意重循序，淺。○上章道之無定無盡，是橫看此章道之無定無盡，是豎看。

妻子二節。○人家兄弟不和，多起於妻子，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室謂夫妻所居，家謂一門之內，由室而家，則旁面發達矣。擊于孫也，由妻而擊，則下面更遠矣。詩中原有漸漸推廣之意，但不曾說向上面去，故夫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察乎天地方是高遠，父母豈是高遠？但對妻子兄弟言，則妻子兄弟是下面的父母，是上面的便有進意思在。○或問明詩與

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愚按朱子是說卑邇高遠無定無盡，逐步只管進去，才可盡定。妻子是卑邇，父母是高遠耳。黃洵饒妻子兄弟皆卑邇，父母皆高遠兩譬字未妥。○以上三章總是明費之小，但子臣弟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說來較翻此只由和妻子說起則更切矣。○惟道造端乎夫婦，故君子之於道必造端乎夫婦，推之家而兄弟，翁父母順推之國而君臣，朋友信更極之天下明事地察都從此處出。故後三章大孝達孝，頂順父母說去，即是頂造端乎夫婦說去。○單說順父母則愚不肖亦可與知，與能這便是費之小，若及其至如舜之大，達武周之建者

四書約旨 中庸

卷

非聖人不能這便是費之大。○父母是第一倫，如何從妻子處做起？蓋人之生先有父母，後有兄弟，後有妻子，人有妻子因衰於兄弟，因并不順於父母，父母且不順，又何以信友愛？上治民說費之大，提出孝字說費之小，揭夫婦字都有親意，人於此等都忽略過，所以終身讀書尙不曾識個道字。○朱子答胡伯恭書云：幽暗之中，社席之上，人或慢而費之，則天命有所不行；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可見好合好處正有戒懼慎獨大本願在，令人看好令以押壓當之，此處一差，道之造端早絕矣。

鬼神章。○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無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造化生處便是鬼神其理即誠也。故曰誠者天之道。○天是誠故命也是誠性也是誠天下之事無小無大總是個誠此章誠字直捷天命之性來趕後上天之義去就一支看則對陰章是首問政章是尾上三章承造端乎夫婦下三章承其至察乎天地此一章是中樞通一部中庸看則天命章是首承錦章是尾前一支說德後一支說誠此一支說道而此章首言鬼神之為德前承德字末末說誠之不可掉後起誠字去又為一部之中樞。○或問為德註云猶言性情功效子以為知仁勇之德不悖註耶子曰沒有知仁勇則性之所具是何

四書約言

中庸

天

物情之所發於何來而又何以為功效耶看後一支發花實是至誠之仁如神是至誠之知配天地無疆是至誠之勇則化育非鬼神之仁神非鬼神之知無疆非鬼神之勇而何鬼神節。○盈天地間總是一個氣氣的動處是陽靜處是陰方動方靜是至而伸既動既靜是反而歸動是神方動是神之神既動是神之鬼靜是鬼方靜是鬼之神既靜是鬼之鬼如春生是神之神夏長是神之鬼秋歛是鬼之神冬藏是鬼之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只當屈伸二字看便易明。○既有陰陽之分則陽氣性便是會生會長的陰氣性便是會收會藏的如人各有稟性一般有道性則要生要長要收要藏

便是他的情生之長之收之藏之便是他的功生的生長的長收的收藏的藏便是他的效。○二氣之良能是性情天地之功用是功造化之迹是效。朱子云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舉上句便包下句在內鬼神之性情難說而功效尚有可言故先程子之說而後及張子之說然必先有性情而後有功效故後以性情功效順直。○就有天地以後說故曰天地之功用又推而上之則天便是陽動地便是陰靜亦是鬼神體之。

視之節。○上二句開下一句合盛處只在體物不遺上見看本註然字作轉自明朱子不見不聞是性情體物不遺是功效二句須善會蓋性情原不可見故云如此不可截然判作兩

四書約言

中庸

鬼

項也。○有鬼神方有此物是統體的鬼神既有此物則鬼神又即在此物之中是散殊的鬼神。○自無而有是神自有而無是鬼故不特有這物是鬼神即無這物亦是鬼神無亦不遺則真不可遺矣。○周型會云註以不能字釋不可字最明透朱子文集云前章引此句有脫可字者似鬼神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則可字不得輕放過使天節。○上面鬼神所包甚廣此又舉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察乎此也。○齊明承祭是人之心而人心何以如此即鬼神使之蓋吾人一身九耳目手足何一非物何一不有氣行乎其間而人身之靈氣皆聚於心故心能如此齊明處即鬼

神之靈也。○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謝氏云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此只說下半截事。謂我不誠，則不能與之相格耳。到底我即不誠，鬼神原在。○鬼神總是氣，然氣內却種種不同。如天地山川有這物在，便有這氣在。這個易見，惟人的鬼神最難說。若說死一人必有一鬼，則人日死鬼日積，天地將無容鬼之域。佛氏所以變而為輪迴之說，又說墮落則人畜道總看這氣往來來一個，只是一個絕無流行融釋於其間，不特於理上絕不分明，即氣上事亦全不曉解也。程子謂天地自然生生不窮，何須資既竟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朱子謂如花落便無了，豈是那花歸

四書約言

中庸

辛

去明年復來生在校上其辨甚明，但謂人死氣必漸盡，則子孫所感格者又是何物。朱子謂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則如古帝賢人亦有無子孫者，古人立國亦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又何故乎。愚謂此等不可一槩而論草木之質歷時則朽，金玉之精千年不消，有易漸滅的，有難漸滅的，有終古不漸滅的。古聖人制為祭祀有百世不祧的，有五世則祧的。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祭其先，不是單以此分等威實實見得道理如此，其理一半在祖宗身上看，一半在子孫身上看。庸衆之人德無可留氣亦易盡，而子孫又精誠淺薄不能格遠故及於祖父止矣。若是功德及數十年，

他便該享數十年之祭祀功德及百年，他便該享百年之祭祀其死而不亡者是在其祖宗而子孫之為天子諸侯者其力量亦大，所以誠敬亦感格得遠，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功德與天地並，豈得謂與庸衆一樣漸滅乎。蓋理者氣之至志者氣之歸，理不亡則氣不亡，志不亡則氣不亡。試看庸衆中有一念極堅處，尚且不能遽滅，況聖人是何等志氣，故愚謂楊氏死而有不亡者存之說未可厚非也。○兵死縱死之類，心抱怨毒則其氣不能遽消，亦能為厲，然不甚久到底消散。木石之妖得天地日月之精華亦能為怪，然不甚久亦到底消散。蓋志是氣之至理又是志之至

四書約言

中庸

辛

木石之妖只有氣無志，故所竊之精氣亡則亡矣。怨毒之人有志而無理，故所抱之惡志亡則亡矣。○上有致中和之聖人，則盈天地間純是和氣，間有厲氣入和氣中亦不得不消，譬如春日陽和間有一點冰雪，隨即消滅，上無致中和之聖人，則盈天地間全聽濁氣做主，氣和則和，氣戾則戾，故後世妖誕之事恒多。○或問兵死縱死山精水怪之類亦可謂鬼神否。子曰若說不是鬼神則體物有遺也，但此只是邪妄之氣，不是中正之氣。我氣足以配道義，他便不能與我相干。○朱子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神。神之神○此又因上祭祀而言，恐人於承祭時知有鬼神當屋

渴中便忘下故又說此如詩所云念茲皇祖降陟庭止也亦是祭祀一種鬼神但不專祭祀時說。來格處便是他氣之至而伸故但曰神不曰鬼。

夫微節。微指不見不聞顯指體物不遺言不見不聞則鬼神微矣何以能體物不可遺其顯如是則以鬼神顯是一團實理故屈則實屈伸則實伸其不可掩如此也若倒轉說顯之微即差。

大孝章。此下三章總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之廣。緊頂前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來。子思大意蓋前舜知回仁一例是舉舜文武周以為式非替美舜文武周也然

四書約旨 中庸

卷一

却既不得舜文武周也蓋非此數聖人亦不足見庸德之至大孝節。孝庸德也而舜由庸德之行直做到聖人地位則孝大而尊富賢保皆畢致之始因孝大而福愈大到得尊養之至則福大而孝愈大矣。孝即德大孝即大德。許東陽謂太孝句是綱下五句是目既認德與孝為二呂氏謂下大德即是大孝其說得之而以此德為聖人為下節必得其名名字則又分德與大德為二總成迷謬。尊為天子孟子所謂為天子父尊之至也富有四海孟子所謂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宗廟饗之即下章所謂敬其所尊子孫保之即下章所謂愛其所親合之皆是大孝中事若如許東陽以宗廟饗為再

祀舜為宗今又有以宗廟饗為舜祀舜為宗於大孝二字何涉。史遷叙舜世次謂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國語言瞽能師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註以虞幕為虞思大誤左傳言自虞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則虞幕為舜祖無疑矣漢劉曉呂梁碑虞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瞍世次甚明蓋句望即句芒乃少昊子史遷誤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瞽瞍顓頊而宗堯古之所謂宗祖乃前古有天下之稱有功則祖之如書所稱藝祖文祖有德則宗之如書所稱神宗皆非已之所自出也自三代家天下而後所謂祖宗者必其所自出

四書約旨 中庸

卷一

之人後世因之而上古祖宗之義不著矣金仁山謂舜非黃帝後其辨甚明余向時文據分義亦誤。大德節。位即為天子祿即有四海又加出名壽二者名之榮猶甚於祿位而壽則能久享此祿位也。上節說大孝故由尊富而及賢保見所以成其孝者無所不全此說大德之致故由祿位而及名壽見所以報其德者無所不備也。此節緊承舜說。

故天節。物字所指甚廣不專指榘枘材猶質也篤猶加也栽傾都是材培養都是為。此節放闊泛言天道不是譬喻嘉樂節。引詩以重令德及受祿於天句証上必得意以起下

文。可嘉可樂處在兩宜字上見。宜民。人正令德之實。惟
有是德。故天眷顧之深。不重處周一表上、

故大節。大德即大孝。只結歸舜上、

無憂章。舊說歸重子述見文之所以無憂。呂氏則據此言
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固然三平。愚向亦
主之。但細玩前後章踪跡。則大孝達孝頂父母。順來無憂。即
順之至。武周之達孝。即順父母之至也。看下文註善繼善述
崇承繼緒。說則歸重子述。正得子思之意。蓋夫子本是兩章
子思引之。只當一章。或但就本章。即作三平。亦無不可耳。

無憂節。作三平說。則此節言文王當無憂之時。即盡無憂之

四書約言

中庸

卷

道無憂句是綱。無憂只指父子一倫。若君臣則美里之囚
其憂多矣。父作子述。似文王竟無事者。註何以云此言文
王之事。或云言父作之。則文自有所以述者在。言子述之。則
文自有所以作者在。殊不知當無憂而無憂。節其事也。朱子
云。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文
王正得此恰好處。非時中之道。而何非文王之事。而何。若
連上下章。則文之無憂。全在子述上。須側重子述邊、

武王節。此節言武王當革命之時。即盡革命之道。繼緒句是
綱。諸家皆謂繼緒只繼其積功累仁。下有天下。不屬繼緒
內。其說似是而非。註明說太王肇基王迹。實始繼緒。則明以

王迹為緒。矣武之繼緒。非有天下而何。且周自太王肇基工
述文王。三分有二。其勢駸駸乎不有天下不止。故朱子謂若
文王在。亦必伐商。使武王不有天下。則豈是弗克負荷矣。又
何以言繼緒。下章註明言武王繼緒。以有天下。周公成德。以
追崇先祖。若謂有天下。在繼緒外。將追崇又在成德外耶。○
不失與必得。雖微有不同。然此只是美詞。無實貶意。

未受節。此節言周公當制作之時。即盡制作之道。成德句是
綱。○未受命。只見其制作有不暇備耳。絕無不達窮商意。○
大王肇基王迹。自當追王看詩。乃魯西顧云云。可知此追王
是奉天命以王之。非私崇其祖也。註云王迹之所起。五字須

四書約言

中庸

卷

體會。若但說推文武之意。則太王王季之意。豈謂我當王而
父祖以上不可王乎。○斯禮即指上祀子為諸侯。即上祀先
人以諸侯之禮。子為庶人。亦上祀先人以庶人之禮。下舉大
夫士。以見例耳。○父為大夫。二段只重祭遠。葬是陪說。○期
之喪。正期為祖父母不降。此只說旁期。伯叔父及昆弟及昆
弟之子。諸侯全無服。大夫降服大功。若同為諸侯大夫。則不
絕不降。三年之喪。雖有承重及反服。此只說父母之喪。父在
為母齊衰期。而亦云三年者。以本服言也。然雖降期。而十一
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必終二十五月而後食肉
飲酒。處於內。終與正期不同。○朱子云。夏商以上大約只是

親親長長到得周來又添出許多貴貴的禮數立為定制更不可易。周公制作總在相成王時或云是攝位事亦鑒達孝章。通章以達孝二字為主治國如指掌其理即在達字內。惟武周之孝盡倫盡制實有以得乎人心之同然故天下之人通謂之孝。次節註通乎上下正所以達處達孝節。註承上章是子思意夫子當日未必定是連說的子思引之則兩章只作一章。

夫孝節。夫孝者只緊頂武周明其所以達之故呂氏不結武周凡為孝子皆當如是之說。宋確。善繼善述只虛說下。其位節五其字正與人之字應不可先以上章語填入夫子

四書約旨

中庸

朱

口中。通乎上下以宗廟之祭言則上有以及祖宗下有以及子孫臣庶合郊社禘嘗言則上及始祖所自出又上及於上帝至治國如指掌則下及天下之民總是其理微上微下無所不通意思或謂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意下春秋二節俱是上下通行之理且以註中諸侯五至官師一為証則下節序爵一條豈士庶可通乎。

春秋節。修廟只是加黝塗及洒掃。陳宗器亦不單見能守有手澤如新意。古人惟喪祭男女異尸廟祭有男尸無女尸太祖一尸二祧二尸四親四尸共七尸若大禘則昭共一尸穆共一尸思意羣祀當是統於祧廟二尸親廟四尸如族

若大神加始祖所自出一尸以遺衣服投尸服之既曰遺衣服則時說先王蒙先公驚覺恐誤。時食亦只是得肅之正非若屈到之令薦芟也。

宗廟節。宗廟之禮句與下序爵事一例只是序列之禮作一節總冒者非。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分七廟廟皆南向主在廟中皆東向惟當祫祭則羣主皆入太廟在廟下向北者為穆負北墻向南者為昭昭穆本以祫祭所向而名後因兩廟之在東者為昭在西者為穆因謂昭之子為穆穆之子為昭而世次遂由斯定矣。與祭之子孫皆在東階之東西面北上以前後為昭穆不以左右為昭穆。禮記文王世子首

四書約旨

中庸

朱

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宗人校事以爵以官鄭孔皆云同姓有爵者亦序爵惟無爵者在阼階前愚細思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若有爵入異姓中是非尊之乃後之矣且同此宗族半入異姓中亦非親族之道又東階子孫絕無一有爵者不太寥落無色乎。今按本文言昭穆不言序爵是以世次分行列而一行中則又以爵為序蓋以父子論則貴不敵親故子之行不可先父以兄弟論則親不敵貴故弟之位不妨先兄如大夫之喪父兄子姓有爵者坐無爵者立鄉黨之禮大夫則特為位族葬之法有爵則列於前皆是於親親中行貴貴之禮。序爵在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先上公九命次

三公八命次諸侯七命次卿六命次子男五命鄭孔皆云大
夫門東北面凡言此禮者皆以東面為尊意諸侯之大夫為私臣在門東則天子之大
夫疑猶當從子男後若士則不必盡入其執事者所謂公有
司也。○序事有室事者在室有堂事者在堂亦有出入升降
不一其地行禮亦有南向東西面之異其退大約以北面為
常。○或問魯之季孟也於周亦子孫也若從魯君如周可
入廟乎若入廟則季孟於魯君多為從祖將班列魯君之前
示子曰周禮之制或貴不敵親或親不敵貴更權其輕重以
平孟之親不敵貴矣儀禮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
門東北面西上季孟當從私臣之例公有司執事之職者如
舉鼎七載之類。○旅酬句重在下為上三字鄉飲禮燕禮射
禮俱有旅酬皆無下為上之禮故特舉明之。○他處旅酬與
此旅酬禮亦不同酌賓於西階曰獻賓答主於東階曰酢主
又詣西階先自飲而復酌以飲賓曰酬賓受之其於席前至
旅後舉此燕飲之旅酬也主人於西階上獻賓賓受獻降獻
衆賓既偏衆賓不過三人復升長賓酌以白酢然後主人復
自飲再酌以酬賓俱在西階上此旅酬之始也然後主人
於東階獻兄弟及衆兄弟偏無酢無酬此時長賓有酬辭其
而未舉長兄弟無辭無以相酬故兄弟之後生一人舉辭於
其長亦先自飲如酬禮然後賓取所奠辭往酢階前酬長兄

弟賓卒飲酌長兄弟賓復位然後長兄弟取子弟所舉辭
往西階前凡言此禮者皆以東面為尊酬賓禮亦如之然後長兄弟又取賓所酬
爵往西階酬次賓次賓取長兄弟所酬爵往東階酬次兄弟
至交錯以偏此旅酬之正也然後賓弟子舉辭於其長兄弟
之弟子又舉辭於其長復如初交錯以偏則謂之無算爵此
旅酬之終也。○凡受獻於階上受酬於階下凡獻必有酢既
獻祖設於其位凡宗廟獻酬止四舉兄弟之子舉辭者一賓
弟子舉辭者一。上大夫之賓尸在本日天子諸侯之賓尸
在明日即所謂釋祭也旅酬於釋祭始行士無賓尸禮尸不
出廟則尸猶尊故不與旅酬大夫賓尸尸出廟復入則尸已
舉與與於旅酬天子諸侯釋於明日則出廟尤久是其禮必
更舉但無文可致耳。大夫士之禮獻賓獻兄弟俱主於親
之據燕禮諸侯燕大夫以膳宰為攝主則此獻酬宜亦有攝
主據周禮大宗伯文官大賔客則攝而載祿則此攝者亦大
宗伯歟。○祭畢歸賓客之祖同姓則留與之燕於寢以盡私
恩。○祭於廟燕於寢。○此二節略說亦多有以上節為時祭
此節為禘祭者王制惟春不殺餘三時皆禘安見秋祭之必
非禘乎且四時之祭無不及始祖及始祖則始祖之子孫皆
得入安見序昭穆之必屬禘祭乎愚謂此二節總時祭禘祭
之所同其言春秋只偶舉此二時耳下言禘又言嘗亦只舉

一時以見創古人行文多如此。況下簡註並舉大裕字面本必滿澤。有以上節爲敬所尊。此節爲愛所親者。則踐其位三句。又將何屬。可言推文王之意。以及太王王季。亦可言推太王王季之意。以敬先公安見。朱子所云先王所指文王而不可言太王王季耶。至旅順句。謬說尤甚。今悉正之。

踐其位節。五個其字。一氣讀下。直從武周心目中寫得如生。如存。言我所踐之位。是昔先王主地之位也。今先王俯而瞻之。我仰而承之。何以對越乎。所行之禮。是先王所藉爲孝享者。我必能先王之享我乎。所奏之樂。是先王所爲神聽和平者也。我能致先王之聽我乎。而且上有先公我先王之所

四書約言

中庸

聖

尊也。我先王之仁孝其遠格也。還矣。我能如先王之感格乎。下有子孫臣庶我先王之所親也。我先王之仁愛其怙冒也。宏也。我能如先王之怙冒乎。當其時耳目一先王也。心志一先王也。幾不知有先王之死而我事之。宜以爲事生也。不知有先王之亡而我事之。宜以爲事存也。何必先王常有是事而令所行者即其事。何必先王常有是志而令所爲者即其志。夫是以爲善繼善述而天下之人皆油然而動於其隱而無不以爲孝者也。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諸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個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處。自然見得如生如存。今人全不體會。朱子引禮

記兩其字之意。妄以爲先王是諸侯武周是天子。把異同處較量。又獨截敬所尊二句分屬上節。破碎支離。無有是處。

郊社節。上孝之至也。已應轉達孝。又提筆起見宗廟之禮與郊社之禮。一般人但知郊社之事。上帝其感格天地者高遠難知。不知王者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其理總無有二也。所以二字極重。人亦孰不知郊社是祭天地。究其所以事上帝者何如。孰不知宗廟是祭祖宗。究其所以事先者何如。游氏謂惟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於所以二字道得極透。禮必有義義字。卽上所以二字。實實見得格天格祖道理。則理無不明。而誠無不格。治天下復何有哉。上節孝

四書約言

中庸

聖

之至也。住此節郊社之禮。起是從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造端乎夫婦者。及其至卽祭乎天地者也。道不遠人三章。明造端乎夫婦。妻子二節。是照題大孝三章。明祭乎天地。此處是照題。朱子取胡五峯之說。謂無比郊。只是祭社然。周禮明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又言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圓止奏之樂。六變則天神可得而降。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成池之舞。夏至日於澤中之方止奏之樂。八變則地祇可得而應。禮記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安得謂無比郊。方澤之祭乎。蓋人見社是祭地方。澤亦是祭地。故并以此郊爲社耳。不可謂只

有社無北郊也。至於稱地爲后土，愚竊有所未安。周禮以社祀昊天上帝，無后土名。月令言大饗帝，大嘗帝，言共皇天上帝，社稷之稷，言共皇天上帝之祀，亦無后土名。祭語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奉法言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國語文並同。是后土與后稷俱是官名，以勾龍有治土之功，故配食於社，柱與棄有播穀之功，故配食於稷。謂社爲后猶可，謂地爲后土，可乎？惟偽書武城篇有告於皇天后土之文，左傳有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之句。按后土古厚字，履后土乃履厚土，之省文，觀其本以皇天與后土對。

中書約言

中庸

聖

可蓋人因見社可稱后土，并稱地爲后土，其言爲非禮之稱，不可不辨也。大戴禮公符篇祝辭曰：惟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則不當作后土可知矣。社有與郊並稱者，此社與此是祭天下之地，卽方澤也。社有與稷並稱者，此是祭一方之土，非祭地也。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在庫門右，此是祭畿內之土。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在籍田中，此是祭國中土。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此是祭一國之土。大夫立社曰置社，此是祭一邑之土。州長以歲時祭州社，此是祭一州之土。下至百姓亦有里社，此是祭一里之土。總名曰社，而大小廋殊，亦不可以社便是祭地與郊爲對也。禮記王制篇云：春，社，

禘秋嘗冬烝，此是時祭之祿。大傳篇云：王者不王不禘，此是大祭之祿。王制云：天子禘祫，祫神祫嘗祫烝，諸侯祫禘，禘一禘一祫，嘗祫烝祫，此是時祭之祫。鄭康成云：三年一大祫，五年一大祫，此是大祭之祫。祫以十月，或十一月，禘以四月，或五月，一禘一祫相間而行，故三十月祫三十月禘也。至於祫神所由，名孔氏曰：祫合也，取其合食於始祖之前，神諱也，取其序昭穆而諦審之。程子曰：天子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其餘皆合食於前，諸侯無自出之帝，祫止及太祖而盡。餘皆合食於前，黃帝中曰：周於后稷，廟合有廟無廟之主，共尊事帝，皆尊主一帝，故謂之禘。是禘必合，豈廟親廟之主也。

中書約言

中庸

聖

惟趙氏匡謂禘不及親廟，蓋時昭共一尸，穆共一尸，而云然其說已不無小誤。商頌長發篇序以爲大禘，蘇氏申之謂大禘所及者遠，故詩歷言商之先后，獨朱子謂大禘不及羣廟，疑爲祫祭。又云：經無明文，亦不可考。朱子釋禘皆本趙氏然。趙氏意止謂不及親廟，朱子并謂不及毀廟，或因趙氏而再誤歟。愚謂祭不敢疏，亦不敢數，要視世之遠近而遷殺之。國語曰：祭月祀時享，周禮言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蓋日祭止及殯，官月祀止及高曾祖考，不及二祧，皆各祭於其廟。時享卽所謂禘祫烝嘗，上及始祖，與三昭三穆，春則各祭於其廟，夏秋冬則合祭於大廟，所謂時祫也。三年大祫，則於冬烝。

之時合毀廟羣廟之主於太廟而并及配享之功臣以爲祭之特隆故謂之大烝以功臣在焉有大朝之象故周禮又謂之朝享也五年大禋則於夏禋之時奉始祖所自出於太廟以始祖配之毀廟親廟分列南北惟不及功臣以爲禘祭之特隆故謂之大禘以追始祖所自出故周禮又謂之追享也祭數者致其親祭死者致其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九禘祭始祖之主東向其尸南向三昭之主南向其尸西向三穆之主北向其尸東向禘祭始祖所自出之帝無主虛位東向尸南向始祖之主西向其尸北向與正相對故謂之配配者對也

四書約旨

中庸

問政章

問政章○此一表言大舜文武周公而歸結到夫子身上與前一支言舜知回仁路勇總結到夫子身上一例而所云知仁勇以行五達道則并收盡前一支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則又爲後一大支之綱領乃中庸一書之大統會也

問政節○哀公只問治人下孔子却責在他自家身上

文武節○其人存則其政舉通章綱領○人存雖兼臣說却重

君邊

人道節○道字不重猶孟子民之爲道也一般○說政之易舉

正見人舉之尤易總歸人能敏政上○此只申上節

爲政節○自此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以爲政起以治天

下國家結總發明要旨○政必先存人是一個起結○此下三面總重修身二字爲政二句合併看總是人存而取人又在自家身上修身二句亦合併看能仁其身纔能取人總完得其人存三字○這仁字包得廣下面義禮智勇都在裏面○人要做人先須識個仁字中庸曰仁者人也人是何物也只是個血肉之身孟子曰仁人心也心是何物也只是個血肉之心血肉是氣以成形有這生氣便有這生理在內故人身之有心猶果之有核一般如桃杏的生理在仁傷了皮肉其核不傷尚能復出人的生理在心傷了皮肉猶不至死若傷了心無不即亡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故所生的人物心裏皆

四書約旨

中庸

聖

包了這點生理所以人要生不要死即見了閒人也只要他生不要他死即見了禽獸草木也只要他生不要他死心裏包的生理即所謂心之德發出來只要生不要死即所謂愛之理這點生理即所謂天命之性這發出來即所謂率性之道聖人全體此心略無間隔所以發出來第一層便是親親第二層便是仁民第三層便是愛物其行之各得其宜處便是義其施之各有等級處便是禮心上明白處便是智做得成功處便是勇故於仁又曰本心之全德爲這點裏面便包得禮義智勇也衆人亦同此心却被私欲蔽了始而只見有己不見有人父子兄弟間也要分個爾我何況他人何況

萬物又其甚則但知有利不知有身凡可以走利者無所不爲而生理盡矣。○程子曰醫家謂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蓋人是活的所以痛癢無不周知人心是活的所以身之痛癢無不周知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也只是他這點心活到極處所以萬物之痛癢無不周知既知身之痛癢則所以安全此身者自不容已既知萬物之痛癢則所以安全萬物者自不容已若人一有私欲間隔譬如中風一般中在一指則此一指痛癢不知中在一肢則此一肢痛癢不知若直中在心則生理亡於頃刻而死隨之矣。○如何是修道以仁仁便是這點知痛癢的真心人於君臣父子只以文貌相承

圖書約言

中庸

卷

亦成空套。

仁者節。○此由修道以仁又逐層推出來見得仁字中所包甚廣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不是說仁之理未全又單要件相輔爲用也。○仁不特心之德無所不包卽愛之理也是圖圖的若說此該如何愛法彼該如何愛法已到義上去了。故統之則義也是仁分言之則仁又有義。○義之用第一層是從兄弟第二層是尊賢第三層是貴貴此不言從兄弟者已包在親親內也不言貴貴者天下下民作之君師必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九德備焉爲天子君臣上下亦從尊賢來也。

圖書約言

中庸

卷

○照下九經言則子庶民來百工桑遠人都是仁內事而親親爲大敬大臣體羣臣敬諸侯都是義內事而尊賢爲大若照下五達道言則父子兄弟兩倫在親親中君臣朋友兩倫在尊賢中夫婦一倫相愛處屬親親相敬處屬尊賢又分斷言之則五倫中各有當然處都是義各有節文處都是禮各有是非分別處都是智總而言之則五倫都從一個仁字中一滾流出故曰修道以仁又極而言之則修身是仁其身自親親以及懷諸侯是仁天下亦都從一個仁字中一滾流出也。○一滾流出處是理一其施之各當處是分殊。○饒雙峯云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愚謂此却是倒說了。禮者天理之節文天理是無形的節文是有形的理出於天節文起於人天理中原有此自然之等殺而非聖人作爲禮制則亦無以節之文之而與天下共見此天則自然之妙此節從仁義推出來故本文曰禮註曰節文以有形者言也下節從事親知人推上去故本文曰天註亦但曰理以無形者言也禮所生也猶言節文遂從此起耳禮生等殺等殺生禮總是自成迷謬。○義禮固是性中所有但不著事物上亦無從見其宜故註曰分別事理不著尊親亦無從見其節文故註曰節文斯二者今人惟恐涉告于外義之說便說得鶴突不分明。

君子而。通簡總收入修身事。親知人知天皆所以修身也。而修身之要。初在知天。上而大學所謂知止。○修身之事。蓋莫而事親是。第一件最大事。看前說費之。心曰父母順說費之大亦只曰大孝達孝可見此是第一件最大事。○人心終處第一件便是親親。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此時那有尊賢來。到第二件纔是從兄。故曰入則孝出則弟。第三件纔到尊賢。故曰汎愛衆而親仁。朱子云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事知人更字妙善。○知天不是住子處是起頭處。朱子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修身得力處却在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個自然道理學不知天

便記得此又忘彼既知天則此事也定那事也定觀此則知所謂知天者乃是直達本原於本原上見徹則於事理之條分縷析無不各得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以之知人則事賢之等必無所悞以之事親則親親之殺必無所清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無不各盡其道矣所謂終身以道者安得不以此爲要哉。○如何能知天須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義與知止從格致來一般。○說個天字便包得仁義都在不單禮也說個知天則仁勇亦到不單智也

天下節。五達道。承上修身以道來前止說道未詳其目也所以行之者三。承上修道以仁來前止說仁未及智勇也。○上

文知天已有知字意。獨勇字未說耳。上等的人不難勇而格如何消說。勇特出勇字正爲中下人說法。在夫子是爲哀公鞭策。值注下已百已千。在子思是爲天下人鞭策。值前而強來注後。凝道去。○上只云所以行之者三。並不曾說天下之達德三何以忽著天下之達德句。蓋與人言君臣父子是達道他却無辭與人言行之要知仁勇他使皇然連說說我何人敢言智者仁者勇者殊不知此德亦是天下之達德其不能者只少個誠字耳。豈智仁勇之德有異哉。故方說所以行之三又說所以行之一。這兩句有多少曲折。意人都忽略過。○首章言喜怒哀樂中節處是天下之達道。此言五倫是天

下之達道其異何也。曰五倫是經喜怒哀樂便是這經中的線如事父便有事父的喜怒哀樂待子便有待子的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則父子間各得其理而矣。餘四倫皆然。○人講道字每以五倫五事分柱。愚謂中庸道字只指五倫視聽言動亦是五倫的線喜怒哀樂又在視聽言動上見

或生節。○此二節止發明天下之達德天下生安的能有幾人然到底人人可到。即此便可見三德人人有之。○何以能及其知之一成功一。此中更有實用其力功夫在上所以行之者一。一字雖未明說而已在其中。○三個或字直趨一個一

字呂氏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一語透甚若果說如何學如何困便失語氣。論語困而學之困字是實地此困字是工夫。既曰知之曰行之皆是說現成的不可說困而知之勉而行之尙是求知行事。既均曰知之行之則其一似不待言又加及其句者正恐人疑質地不同即知來行來到底未必一樣耳。雖總上文意知重在困勉一邊。大全史氏謂註分字一層在理上說等字一層在氣上說朱子謂生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固知勉行以勇為主又謂生知安行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仁在知外數節皆甚精蓋智所以知仁所以行勇所以強此人所共曉而人得精

四書約旨

中庸

率

口推托者只在生質之不同上不知天下惟生安一種人他知得便能行得仁即在知中。故曰勇勇更不須說了若學利的人他即知得尙未必即行得必再加行之功但行處亦不十分費力則著重在仁。故曰類類而知勇在其中矣惟困勉的人全靠著勇他的知仁都要從勇裡得來。故曰非有以自勝非有以自勝而必到知之一成功一纔信得三者果是天下之達德好學節。此正是困勉一等人下手工夫不是困勉下又有此一種三個近字對上兩個一字工夫到極頂則一初下手只可說近。力行是不拘人欲而求合乎天理。此節知恥二字極重惟恥不如人故去好學力行是知恥在於好學力行

之先也學不如人吾恥之而益好行不如人吾恥之而益力是知恥貫乎好學力行之中也學則好而未至於知之、信恥行即力而未至於成功一層恥是知恥周乎好學力行之後也知恥如此則始而近之終於一之矣

知斯節。此節結上人在起下政果須歸重修身邊方得前則字意。上只說入德未言修道此即言修身者好學便是明此達道力行便是做此達道修德修道原不是兩事。治人治天下國家正有九經事在不是一修身便了與大學而後家齊數而后字略同。所以治屋原從知仁勇來然亦不外於達道之推也

四書約旨

中庸

率

凡爲節。此四節以凡爲天下國家起以凡爲天下國家結總發明人存而後政可舉是一個起結。修身而後人存此於政舉復言修身何也修身工夫固無已時也但此處修身畢竟與上不同此時身已修了只工夫不可略有間斷故下說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只重涵養蓋他致知格物誠意正心工夫都已做過。尊賢即知人親親即事親亦是修身中事此又分列之何也就修身看固是兩大事就立政看亦是兩大綱即此所說亦較講上面知人事親凡學者皆可爲此却是有天下國家者做的事。或問前明從爲政說起如何說凡學者皆可爲子曰孔子只告哀公于思却爲天下凡學者

說大學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是皆以修身爲本可謂庶人無知人事親事乎。○卽保傳是賢八卿是大臣以下是羣臣。○體字只說設身處地若說到股肱心膂便混入大臣內。○大臣有心膂之寄豈不是體但慮其親甚則不能故說個敬君使臣以禮於羣臣豈有不敬但慮其遠而易驟故說個體皆舉重而言。○遠人中有三種一是聘問之客及過賓一是求仕之士一是商賈及遷徙之民。○游氏謂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上句是正意卽本註目字一層下句是餘意卽本註序字一層

修身節。○此言九經之效繫註下專字去。○道字固是身蓋五

四書約言

中庸

率

儻然威儀動作都在內者下節可見。○不惑從講究來道理爛熟自無所疑不眩從委任來事有專職自不淆亂。○羣臣內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獨言士者越卑遠越難體也體之是上所施之禮看一報字是當指已仕之士說若未仕之士只可再作一層推說。○百工作器用便可以生財而有財此有用矣百工交易得財以用則所制之器愈精而得用愈生財矣。○天下如何畏只是禮達而分定諸侯服從則屬於諸侯者若小國附庸采地之君長又安敢不從孟子所謂以德服人也。○呂氏云三分有二文子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責。○要知做此事便有此效不是要此效方做此

事雖對庸君言不妨曲曲接引然這根原須認得清楚不可錯入謀利計功去說此由效說到事由事說到實接下先立乎誠亦其文法必然故謂款款動哀公者乃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齊明節。○陳北溪云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是內外交相養齊明盛服在未接應時非禮不動在已接應時是動靜交相養齊雲云此已是知天後事善都明了故只言持敬。○讓色貨三者德之敵也必去彼纔能入此若稍有一粘著便跌入那邊去而字有十分精神。○尊位重祿是不任事的如五叔無官是也他也有采邑也爲一邑之君只不任朝廷

四書約言

中庸

盡

之事若康叔爲司寇聘季爲司空則列於大臣矣。○勸字連親親字看卽親親中一段精神鼓舞處講章謂上親字爲諸父昆弟下親字爲親於我與上親親字迥異斷不然。○孝云官盛任使是僚屬不是庶司愚謂周禮六官其屬各六十而庶司僚矣未聞庶司之外別有所謂僚屬也如享任衣服都屬天官市廩倉庫都屬地官皆有官司之大臣只使他去治其職耳。○官盛任使須切敬字說忠信重祿須切勸字說大注極明。○賓客用金幣達之所謂山園用虎士園用人澤國用龍是也商旅用竹節所謂道路用旌節門闕用符節。○人由者門人爲之節山是也遣人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闕者闕人爲之節是也遣人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

委積以待羈旅委人稍聚待賓客向來待羈旅其貴賤亦有不同。嘉善如賓客之賢則有嘉禮士之賢則用之商旅之賢亦禮貌之也。矜不能如聘而詎但不親賓以愧辱之不責其罪士即不能用亦優給之不使失所也。周禮侯服歲一朝甸服二歲男服三歲采服四歲衛服五歲要服六歲一朝註五年一朝據王制。讀此等書須識聖人仁其身以仁天下自近而遠血脈周流無一點痿痺不仁處。

九爲節。一者誠也。未行九經先有此誠。實行九經無非此誠。行一事則一事一誠。合九經總只一個誠。

九事節。此以下承上兩所以行之者。一當先立乎誠。因詳言四書約旨。

誠之功見始於近必歸於一也。○朱子云上言達道達德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說九事可知九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而於九經條云此只言其大者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則本註下一指字又下之屬二字極著實極包括圓活。行之於身爲行指諸天下爲事行達道九經都有言有行有事而道字又包得廣并言行事都在裏面。○前定是前定乎誠。朱子云言須句句著實不脫空纔不實便說不去。林次崖謂不干誠字非也。○因是施展不開然是反心有愧窮是他底裡竭了若立乎誠則做出去便暢茂條達反之心亦盡其理而無愧隨他應甚事都如有源之水滾滾出來。

在下節。○朱子云不獲上信友順親皆始於不誠身。又云獲上不以訣悅取容信友不以便佞苟合順親不以阿意曲從誠身不可襲取強爲可見上幾個有道難層遞而下總歸在朋善以誠其身上非獲上之道在信友信友之道在順親也若謂要獲上先要信友要信友先要順親則此信友順親之心已有所爲而爲而不出於誠矣。○順親信友獲上治民都是身之所有事只這裏面又有交關處如不知人則無以講明事親之理是交友與事親交關不順親則無以見信乎朋友則事親又與交友交關。○事親是修身內第一件事然要順親又須從誠身來蓋以不誠事親則相承以文親而親不順

四書約旨

中庸

章

卽事親誠矣而他處有不誠則親所愛於子者方大而不能顧矣。○明善則能知天九達道九經那一件不是天命之理惟天命本如此故人心亦本如此天命人心原不是兩個。此節與不可不修身節只是一個道理見其反覆相因舊時講章於彼云要修身先要事親此又云要事親先要誠身彼云要事親先要知人此又云要信友先要事親觸處俱悖。誠者節。天之理是誠故命於人也是誠人得之而爲性也是誠誠者天之道也此是懸空立此一句無所不包看註於聖人曰則亦天之道也下個亦字可知兩誠者微有不同於未至於聖曰此則所謂人之道也可知兩誠之者只是一樣今

人必粘著人身上看忘却這個亦字耳。○誠之者人之道也。指學利困勉二種生安之理豈不是人但他不要費力自與天爲一。○從容中道所謂不費力而裕如者。饒登峯云今有百鈞於此二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近說作一句讀謂是從容中道之聖人也大讓。○註未至於聖四字即照後其次致曲通大賢以下而言。○困勉之之字即指所擇之善。○者字即人之道人字者也字對聖人也三字註以下二字包困勉在內。○擇善猶云致知明善猶云知至。

圖書約旨 中庸

卷

博學節。修身之要在知天而知天極難故分出博學四目即大學格物致知之事也固執一目却該誠意正心修身在內。○學不博則無以盡天下事物之理學既博則異同參伍必有可疑疑則不容不問問之而不審則吾之所疑者不盡出將人之所以爲我剖析者亦不能詳問審矣又必反之於心以驗其實而思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無以接所問者之當否而致其積思愼矣而於將行之際尤必辨其公私義利之界不使一毫之疑似得雜處於其間如是則擇之精矣而於行之之際又必實去其人欲之私以全乎天理之正不留一毫之不實以卒蹈於自欺之域如是則守之固。

未。○問前原有思在事思之不得纔問。○五者一應都有。○未至從容中道地位日日都要如此而其間之淺深生熟如月異而歲不同。○此節本是說誠之之目但學知利行的人做此工夫較易困勉行的人做此工夫却難故又說下一節。

有弗節。○不爲則已爲則必憂其成是他心上如此已百已千方是他實下工夫處看註故字自明。○上節說博學此不言博者困勉的且未敢遽求之博也上於問言審此言知者他的心志蒙昧那能就審但要只管去問也問得不是也要去問總不可自苦其疑也上於思言愼此言得者他的心思拘。

圖書約旨 中庸

卷

固也不愁太泛也不愁太深只愁此一處尙想不出故必定想明白後已也至於辨之必明行之必篤却無二樣。○人一入十指學利的人蓋生知之聖雖未肯廢業但此緊從誠者天之道來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昭著於其實先享之理無分毫欠缺不待學而能也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雖聖人亦必學而後能矣故此處人一能之不可混入聖人。

果能節。○此道即擇善固執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果能乃是已千已百必求至於能困勉的人着力在果字上。○上言明善誠身此言明不言誠者誠未易言也但強則亦可進於誠矣。○強即易也知行裏面都有如何竟把強字屬行一邊原。

勉的人知行都難畢究行一邊尤難有前半途而廢的人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則此強字自當屬行矣○兩個必字正應前兩一也愚必明則不惟近知而已也柔必強則不惟近仁勇而已也如此則實行五達道而人存人存則能舉九經而政行矣

自第十二章至此為一大支○此一主以道言○道雖無所不在其最切者五倫而已其言為庸言其行為庸行意不自之所與知與能者此也必如舜文武則即此庸德之行皆有明天察地之理聖人所自視為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故以聖人自視則事父未能事君未能如夫子所自道者是已而自

四書約旨 中庸

朱

人觀之則中庸不可能惟聖者能之舜文武周皆是也聖者能學聖者亦能也學問思辨則智慧之所不能知可能矣為行則賢不肖之所不能行可行矣果能此道則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豈獨讓能於唯聖者哉

自誠章○此章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為第三支之首下皆推明此章之旨○自誠明二句見其始之分誠則明二句見其終之合○其實无妄而萬理畢具者天命之性自誠明者如之則亦可謂之性也教人以先格善而後固執者聖人修道之教自明誠者由之則亦可謂之教也○聖人之誠誠即明也明即在誠中學者求誠必自明善始然明時尚未

誠也誠却在明外○朱子要分別兩種人故下無不字可以至字下思聖人講其終之一故舉下一則字有多少策勵意思在

盡性章○此言誠者之仁乃生知安行之事也生知是知安行是仁而皆以為仁者成德以仁為先仁熟而知不待言矣○生知故不待擇而自察之無不盡安行故不待執而自由之無不盡○不特處人與處物不同即人之中亦有多少差別物之中又有多少差別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賢者用之不飽者教之有罪者放流誅殛之即用之又有大賢小賢之殊雖之中又有大罪小罪之別教之中或剛克或柔克務使人

四書約旨 中庸

朱

各得其所方是盡人之性物之中如麟鳳芝蘭是盡異物之性○盡人性有即在盡其性中者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孝慈則忠之類是也有在盡其性外者如井田學校之類是也盡物性有即在盡人性中者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樹牆下以桑雞豚之畜無失其時是也有在盡人性外者如山不槎蘖澤不伐木不傷胎不破卵之類是也○盡性即能盡人性物性者理之一盡性又必盡人性物性且各各不同者分之殊○盡人性盡物性是萬物育焉參天地

贊化育卽是天地位焉卽本以該末則天地位而萬物之育卽在其中由末以達本則盡人盡物卽可以泰天地贊化育。○朱子云天人雖只一理然所爲各自有公有人做得天却做不得張子云氣化亦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助。○李岱雲云到人物各得其所只盡其性分量。

致曲章○此言誠之者之仁通學利困勉而言見及其至亦與生安一也。○曲如惻隱羞惡之類從惻隱之發而推之以至於仁之極從羞惡之發而推之以至於義之極是豈致從仁之一端而推之以及於義禮智從義之一端而推之以及於

四書約旨

中庸

卷

仁智禮是橫致註中悉推致之是橫致意各造其極是豈致意件件造極是橫致亦歸於豈致矣。○人之曲有出於氣稟所偏者如或過於仁或過於義有出於一時所發者如見入井而惻隱生見睚眦而羞惡生只要當下卽推去以求乎此理當然之極。○一事做得實便是一事之誠事事做得實便是事事之誠日積月累則曲也而誠矣始只是曲推而漸之方是誠始猶是一曲之誠悉推而滿之則爲全體之誠又純之熟之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爲至誠矣。○形著明處無了夫只裡向工夫一層進一層則發見處亦一日異一日。○形著明尙在自己身上動變化方屬成物處。○成物儘有

許多事在不是我誠了無一事而人遽動變化也但其次以下難在自家身上自家到至誠地位則盡人盡物自與至誠一般不消再說故只以惟天下至誠爲能化結之而意已足大全陳氏纔不費力便是天道纔費著力便是人道其說最精故自此以下所謂天道不足是生知安行也卽從困勉做到極熟處亦便是天道故此章說致曲本是著力及說到變則化則不消費力故卽以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贊之而下章卽以至誠前知接去不辨其爲生安爲學利爲困勉矣後章說誠之本是著力及說到時措之宜則不消費力故卽以至誠無息接去不辨其爲生安爲學利爲困勉矣說修德凝道

四書約旨

中庸

卷

本是著力說到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則不消費力故卽以孔子之從周接之直說到知人知天世道世法去亦不辨其爲生安爲學利爲困勉矣此一支須讀得循環無端纔見其妙。○史氏仁知勇之分初不謂然今細玩之亦有意在盡性自是誠者之仁仁熟而知之精不待言也前知自是誠者之知其知卽從仁中流出而非有二也無息自是誠者之勇所謂不賴勇而裕如也致曲章似不見仁意然識此善端發見處卽是知曲能有誠非由知而入仁乎自成章似不見重知意然由成己之仁以爲成物之知非體仁而用知乎大哉章史氏亦未嘗以勇言然欲修德以凝此發育峻極三千三百之

道非勇而能然乎入德以知爲先故前二支皆先言知成德以仁爲先故此一支出言仁

前知章○此言誠者之知前知句冒起必有及見乎動乎處便是神所謂體物而不可遺神之不可掩也禍福將至下方屬至誠說誠如其誠故神如其神○呂氏云天地間總是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湊著便得又云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實處是誠處處是神介乎動靜之間是幾三字合作一件看方是此章全理○善不善卽是禍福之機如併說來頭好

不好一般
自成章○此言誠之者之智論其前則必先明善而後可誠身

中庸

中庸

五

所謂明則誠也究其極則成於己者亦明於物所謂誠則明也本支重在盡人道卽天道上段第三節亦就其誠則明處言之見與天道無二○此章誠字總重實心上實理卽具於心脫却心字則實理亦不能成立故第一節誠字大註曰以心言第二節誠字或問亦從實理說到實心

自成節○誠者自成也朱子說是孤立懸空說此一句最妙蓋非有此實理則天亦不成其爲天地亦不成其爲地惟天也是誠地也是誠故所生的人也是誠所生的禽獸草木也是誠此誠者卽天命之理而人與物各得之以自成者也人物各得是誠之理以爲性則從這性流出來莫不各有當行之

道但禽獸草木雖有是道而不能自盡必待人盡之卽人之
中智愚賢不肖亦多不能自盡必待聖人盡之若人沒有此
誠心以行此道則道亦不能以虛行故此道又在乎人之自
行也○自成卽性之德道卽內外之道自道卽做成已成物
之事但此句虛後○自成雖兼人物而所重在人故又著誠
以心言句言此誠之理具於心

物之節○又申上意全重在自道一邊○言誠自成似初無待
於人爲而所以必自道者何蓋誠自成則有這誠之理方實
有是物若這物所得之理既亡則這物也便亡了如有這理
道大亮若這物既亡則火自
然滅了與體物不遺義相別 故人之心必誠然後爲有物者

中庸

中庸

五

一有不誠則於此一點不誠處卽無物矣如不誠於親則如無耳不誠於孝卽如無是故君子必用擇善固執誠之
功以道此當行之道乃爲貴也○物之終始不足是生死朱
子云自開闢以來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聖人自始生至沒
身首尾是誠顯子三月不違仁則三月初爲誠之始三月末
爲誠之終日月至焉只就至時便爲終始如此說方與下句
一片蓋此誠者字從實理說到實心今單屬實理說便隔看
或問自明

非自節○首二句提起下五句一滾說下言君子誠之亦以成
已而已而所以成物卽在是焉其故何也蓋成已在內成物

在外似乎其理有殊不知成已即吾性之仁成物即吾性之知仁知皆吾性中所實得之理如解渴則從此實理流出已成物自其不各有當行之道焉即而道仁知之本原合一而非有二故能盡其道以成已即可推其道以成物如自道而道而時措之而皆得宜也○前章達道達德九經都歸誠上可見一誠則成已成物都在不是說成物不要工夫為九經所以行亦在誠字內也○子貢以學不厭為知教不倦為仁與此異者蓋學不厭固知之所以自明然至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則歸於仁矣教不倦固仁之所以及物然因物成就而各得其宜則必由知矣達互異處正可見合字之理○時

措之宜只指成物所謂處之當也處之當必由知之明者故曰成物知也看註先提起既得於已句則知時措內不可兼成已說

無息章○此言誠者之真○故字緊承上章實到無為而成句緩不誠便無物故至誠即無息矣緩不誠即無物而物無以成故至誠即無息而成物與天地並矣天地之道以下又明其故天地之為物不貳故天也是誠地也是誠天地所生之物無一不是誠此誠之所以為自成而誠者之成物所以與天地並也章內五個所以總從上章所以成物來故章首一故字緊接○仇洽註謂此故字必承盡性前知兩章方是

從天運之仁知說到天道之真誠不知有生安之天運亦有盡人以合天之天道學利則勉果至於知之一成功一則亦不思不勉而為天道矣子思此一表全重素人以合天者仍分畫作兩樣便失其旨故仇說似為實錄

無息節○註虛假字要看得細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其三月外偶一違處便是虛假便不能無息

不息二節○不息即是無息○逐日順而敬之但見其不息到後總而計之又見其為久矣○至誠無息是體悠遠博厚高明是用久則敬一句是由體以及用○悠是其勢寬緩遠是其時長遠博是其根基調大厚是其積累堅實高是其氣象

譬彼明是其光輝宜蕤雨字對看則惟修故遠促者必不能久長也方氏云三代之治氣象寬遠故治惟博故厚蕤者必不能厚積也如根基太狹惟高故明卑下者必不能崇照也如日月惟麗乎天則明若三層分頂則惟修故博惟博故高不求小效故所施者自博所施既博則其勢不得不高也惟遠故厚惟厚故明不貪近功故所積者自厚所積既厚則其情不得不明也如農夫之治田畝有耐心是有長性既栽種之文澆灌之無一處之不用博是無一時之或閒是聖則其氣力之大蕤而益上是有聲按之勢蕤蓄之盛發為光明矣是明枝葉得之○此只就至誠功業氣象上說尚未

說及物處

博厚二節○對至誠無息者則悠遠博厚高明是用對至誠無息者則物成物者則博厚高明悠久又足體此悠遠博厚高明在至誠身上看却已著於四方在萬物上看却又未離至誠也○或問悠久在高明博厚前又在博厚高明後何也朱子曰此其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精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朱子曰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體其常常在已見久財歷久○此二節從博厚高明悠久想見其體載成之功又就覆載成之功想見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體同乎天地反覆回環有多少味在○覆載原是天地之用故朱子即下天地字

四書約言 中庸

朱

○常如此覆載便是成物不言悠久配天地之無疆者無疆無儀象可見者不得配字也

如此節○此又就上文配天配地而申贊之○在天之物如日月星辰止見其象而地則形形色色皆著明故曰章在地之物木石水土皆有定形而天則雨暘風霆倏忽即異故曰變○天地有氣而無心聖人有心而無事不是就聖人無一事○上覆載成即是章變成此只重不見不動無為上贊其自然之妙耳

一言簡○此一節是下節總綱其為物不貳也過至誠無息生物不測也包過覆載成物○天只是一個健地只是一個順

並無他端夾雜故曰其為物不貳不是說天之道無異於地之道無異於天○貳則雜則不誠不貳所以誠也所以字要認○誠故不息補出不息字見此不貳字包過至誠無息耳不另作一層

博也節○此節與前則悠遠節相對註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承上節來故能各極其盛是本節正訓而有生物之功趣下節去○至誠同天地處已在配天地節說盡故此節只用六個字指點而其意了了○註中各極其盛正於六個也字語取○博厚六字是天地之功用而亦曰道者道有體有用不貳是體博厚高明悠久是用總一道也○是功用不是形體

四書約言 中庸

朱

亦須認

今夫節○此與所以載物節相對註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太承上節來而能生物是本節正訓○昭昭曰多者分而言之如此昭昭者多也若探其本則如此昭昭者亦未嘗非多也○斯昭昭之多一句闕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句合日月星辰句只與昭昭之多句為對萬物覆焉句方言生物萬物載焉句亦然若山水二段文法自別○日行第四圖月行第二圖若五星其高昇遲速迥別皆不與天相屬而言繫者亦以其氣之相屬耳○辰有對星言者凡無星處皆謂之辰是也有則以星言者北辰大辰之類是也有以次舍言者析

木降婁之類是也。此當以次舍言。華嶽是一山周禮職方河南曰豫州其鎮華山此周東都之鎮山也。正西曰雍州其鎮嶽山嶽謂崑崙此周西都之鎮山也。故當時動稱華嶽。○山所生金玉之類是寶藏水如萑蒲什貨之類皆足供國家之用故曰貨財或以魚鹽為利最廣為說則鹽筴始於管子子思未必稱之。

維天節○上止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只於功用上見聖人與天地合。至於本體合處尚未指明故又引詩以明至誠無息之意。○前於至誠言無息此詩於天言不已不已即無息也。前於天地言不貳此詩於文王言純純即不貳也。交互証都

四書約言

中庸

本

然○純亦不已看註只粘文王說不必作亦如天之不已蓋純字止有至誠意未見無息意故補此二字應轉至誠無息句耳。

大哉章○此言誠之者之勇極重修德以凝道上道之大如此而君子能以身凝之豈不是大勇。○前四節極言道之大見非人無以行之以起下君子之修德凝道尊德性節正修德以凝道之事末節乃極言其效也。

大哉節○不曰道而曰聖人之道者道非聖人不能盡也大哉二字宜頂上章至誠無息來但節意重在道不重在聖人重在喚起下文不重在繫承上章耳。

洋洋二節。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優優是充足有餘之意道是活潑潑的不滯於形不拘於有故曰流動而此流動者上至於天下至於地無少空缺故曰充滿就其充足言之充足於外而無少空缺則見其滿充足於內而無少空缺則又見其足而此充足者任舉其中至微至渺之物皆分給之而不窮則又見其有餘也。○天大無外地在天中只一點耳。○萬物就各正處說便是道之小此只說發育處故屬道之大發育與並育不同並育已著物上說故於所以並育處見其大此發育即從道上說故即發育處是大。○禮儀威儀雖是聖人做的然莫不本於天命之自然故亦只是道。○發育峻極不是

四書約言

中庸

本

兩件。即此發育的去峻極禮儀威儀亦不是兩件。即禮儀內的威儀要形容道之極於至大故從發育說到峻極要形容道之極於至小故從三百說到三千。雙峰謂發育以功用言峻極以體段言平分未足。○張子無一物之非仁語最精待其二節。○天下即無有物之聖人而生長歛藏未嘗或息天下即無制禮之聖人而天秩天叙未嘗或亡此道之自行雖桀紂幽厲不能殄滅者也。然天下無有物之聖人則天所發育之萬物不過聽其自生自死於天地之間而仰無以事俯無以育鳥亂於林魚驚於水無一得所之物矣天下無定禮之聖人則昧昧而行徑徑而走雖食味別聲而實無以異於

俞猷矣。呂氏云：須於未有其人時想待字，又須於既有其人道既行後想待字。蓋世無其人，不妨千年架漏；而此心此理未嘗斷絕，固是道之待人。若世有其人，或聖賢林立，如禹治水，益掌火，稷教稼，契明倫，皋折獄，一聖人各有一聖人所爲之事，道終古行，他不盡，自從開闢以至今，無非道待人之日也。議論甚高，不然有堯舜之君，臣後人遂可不修德以凝道耶？德卽知仁勇之德，道卽達道之道，但此道字說得較濶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總在五倫上見，卽至草木鳥獸魚鼈咸若，亦不過卽此而推之，極高遠，須從極卑邇做起，不然便要從發首峻極上做起，何處著手？有一理之不備，不可謂

四書約言

中庸

卷一

聚有一理之不二，其極不可謂成，聚是橫說，成是豎說。朱子云：凝字最吃緊，若不能凝，更沒此子，屬自家可見天下無聖人，我須修德以凝道，天下有聖人，我亦須修德以凝道，不然道卽在聖人於我何涉？

尊德節。尊德性一句是綱，下四句是目，四句上半截都是尊德性之事，下半截都是道問學之事。人都認尊德性是未，有問學工夫，此大謬也。說到圖圖處，現成處，使屬德性，纔說到零星處，著力處，使屬問學，尊德性處不甚費力，故只說存心，譬如在倉之米，只要看守一般，道問學處極費工夫，故特說致知，譬如未入倉之米，要四處收羅一般。曉得要緊守

是知做看守的事，便是行，曉得要收羅是知做收羅的事，便是行，故存心內有知行，致知內亦有知行。朱子謂若有上面一截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渾淪，更不務致知，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無上面一截，只要管絃悉皆知，更不去行，則又空無所寄。是以上半截屬行，下半截屬知也。史伯璠謂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細分之則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致廣大溫故存心以爲致知之本，極高明致厚存心以爲力行之本，是又於四句中分兩句屬知，兩句屬行也。總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而存心則又爲知行之要，交互看錯綜者，無所不可。道

四書約言

中庸

卷一

之渾淪處極難守，故必恭敬奉持，然後守得定，道之細密處極難究，故必講習討論而後極其精。存心是一致知是精。存心是仁致知是知，極其大盡其細處是勇。存心時不見其所行何事，而戒慎恐懼畢竟行的意思多，知了一定要去行，而周詳慎密中卽是知的意思重。舜生而聖者也，似尊德性足矣，而問察執兩畢竟也有道問學之功，顏淵學而希望者也，似道問學要矣，而拳拳服膺卽此便是尊德性之事，可見二者缺一不可。此心本廣大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有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污了，意是裏面發出的，欲并外面牽染來，開闢處意字病深，漸染處欲字累。

重。廣大中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差舛之差向明原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便有過不及之誤。生來已知的是故即從學問來而已知的亦是故生來已能的是厚即從學問做到已能的亦是厚蓋凡現成固固的便屬德性也良知良能該不得已知已能已能却該得良知良能該容虛齋獨之良知良能固非呂氏謂良知良能不可以致名亦未盡。厚指已能不是忠厚厚字值生而有忠信之質與學而有篤實之功都可謂之厚如曾子質地極樸實學問亦極誠篤而曾子問一篇於禮之變無所不問此便是敦厚以崇禮的人。非存心無以致知臨重上半截所謂將事德性

四書約旨

中庸

七

來道問學有道在子學問之功方有指處也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清還下半截所謂聖人將那廣大的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也不先乎其大則零星做來都無歸着譬如沒有倉房縱得些米子來沒安頓處不盡乎其細則細處一有虧欠便是那大體不全譬如米子只有倉房空空地濟得甚事四個而字一個以字都要顛倒交互看朱子云十事只兩事兩事只一事道之小原不在大之外道問學亦不出德性中

居上節。不驕是實兄得作君作師任大責重不倍是實兄得遵道遵路義理當然足與是與道偕出足容是與道偕藏方

見得修德凝道到極處。與循行也相道之行。呂氏云在朝廷之上更無然法默者卑官處士之為也愚謂伯玉等而懷之亦未嘗不在朝廷之上但不可為容悅者藉口耳。四句須分看合看潛而在淵見而在田飛而在天無所不貫而又與時偕行動見天則方見得達化盡神處。明謂明於理這在平肯是全身哲爾察於事這在當下遂事上見總証上四句

愚而章。首節引孔子言泛說起第二節以下却重有德無位之不倍緊承上章修德凝道來。分而言之則愚無德則無位生今無時然總之只是一個在下看次節只提出天子二

四書約旨

中庸

七

字便見有德而為天子則可以講禮制度考文則有德而不為天子亦當以愚賤自安而不可生今反古矣則如孔子豈不是至德然其從周與愚賤之民無異可見為下不倍正是道之所當然若自以為有德而欲變易於其間即是倍道或問要時殷祚之義如何乎曰此正可見不倍之義聖人於四代之禮樂如此斟酌損益以求盡善無只存其理以俟後聖未嘗敢輕變易其間這便是多少小心謹慎或問孔子相司徒敬子之喪皆用殷禮非生今反古乎子曰只是小小節文處蓋周命微子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孔子猶殷後故得用殷禮且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略用之以示崇本之意若正朔服

言孔子孔子無居上之事也

王天下章。首節是綱次節是反而本身二節三三句世道二節承寡過句

王天下節。重字李岱雲謂是其難其德之意此論最確君子從修德凝道來即有其德而又居得為之位當制作之時則議禮制度考文有何難事而猶必兢兢業業惟恐一有不善而無以寡民之過這纔是不驕本旨。有字與後未有呼應其字與乎字與後而字者也字呼應

上節節。不信是無以取信於民弗從則民無以寡其過矣

卷云文武在三王中則考之而不謬者只好說周公思爾此沛說也。子思為萬世立言原不粘然一時一代孔子夏時殷轅便是考三王而不謬皆在上位節舉而措之矣

質諸節。知天知人是推原他所以能如此之故不是贊歎之詞。天地顯鬼神幽者如此顯者可知舉幽以該顯也。三王已往後聖未來未來如此已往可知舉後以該前也。知天知人原是本身事至於民之信從則尤易見更不待言矣。知天知人全從道問學以致知來而心不存亦無以為致知之本。故朱子曰兩事只一事。就天地鬼神便是天之理就三王後聖上有便是人之理其實天人無二理知之在

無二時

動而節○動言行是議禮制度考文既盡善後而自發之於口見於其身者呂氏云讀得言動行字輕忽乃得其妙非輕說動言行正說已到盡處不必重大致慎即偶然所發皆足爲世法則此盛德之至非工夫純熟未易語此也或問呂說輕忽不與前其難其慎意刺謬乎予曰非也此自然之妙正從其難其慎來蓋至此已是從客中道盡人以合天矣然亦白人看得君子如此若君子自家心上原無輕忽放過處所謂自古無放之心之聖賢也○世字豈說遠近橫說○近則易厭遠則望難

四書約旨

中庸

朱

在彼節○無惡無射即是舉舉節是有望不厭終卷即世道世法世則其所以致此者全在庶幾夙夜一句中令人反拋却此句於不驕章脉全脫矣○早字只如俗說便能字有譽字原該永終意陳氏謂譽舉易永終難大非○末句反掉正見要界民之過必由三重歸結在不驕上

仲尼章○此章是天道人道一支結穴亦是通前二支結穴第一支言明道行道而以索隱章結之見能明能行惟仲尼也第二支言道有大有小而以問政章結之見合大小而一之者惟仲尼也第三支言道有大人而以此章結之見合天人而一之者惟仲尼也首二句言仲尼總兼文武之全則

舉大知大孝以下諸章盡行收束仲尼一身兼堯舜文武而回路諸人不必言矣堯舜文武皆盡天地之道者故次二句言仲尼總天地之全而下遂即天地以贊仲尼仲尼即天地而堯舜文武又何必言矣○下二章屢提此章說去只作一章看便自分明

仲尼節○堯舜道全而法未備故以道言法原自道中出也文武之道莫備於法故以法言法即道之所在也○天地只是一理上律下襲亦只在一時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便該行舍便該藏各有定則這就是是一定之理一用便行一舍便藏全無拘滯這就是自然之運○註兼內外該本末四句中

四書約旨

中庸

朱

都有如博約之致本乎堯舜之精一便是內與本則書斷自專處便是外與末下三句皆然○黃洵饒云遠宗堯舜之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文武之法則外兼內末該本史伯璿云堯舜文武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襲而已按史氏其看亦妙故下只說天地而堯舜文武已該

譬如節○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如天之無不覆幬謂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錯行代明又是覆載中流行不息之妙○此一節言聖人之德無不覆載是德之大錯行代明是德之小

萬物節○上節以天地與四時日月對看則無不覆載處是大

德錯行代明處是小德此節以天覆地載中之萬物及四時

日月之運行處合看又是所以並育並行處為大德所以不

害不悖處為小德看前發有被極為極於道大則無不覆載

李尚書必非道如春夏以生長為道秋冬以斂藏為道日以

畫明為道月以夜明為道○不害不悖只是川之流而所以

不害不悖有則其德之分並育並行亦只是化之數而所以

並育並行者則其德之合蓋天地本無二德所謂川流者亦

即從大德流出來所謂教化者亦即為小德致其化以合處

言則謂之大以分處言則謂之小耳○川流處便是化○

四書約言 中庸

光

絡分明釋川字是橫說而往不息釋流字是豎說根本盛大

釋敦字從原上說而出無窮轉化字從流上說既脈絡分明

又往而不息惟根本盛大故其出無窮○上猶是以天地

仲尼此節竟以天地當仲尼故但以此天地所以為大也結

至聖章○至誠至聖不是兩個人朱子云只是以表裏言至聖

一章說發現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

德也聖以德言故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

德故自家裏面直個是其天其淵惟如天如淵故民莫不敬

信以至九有血氣亦莫不尊親為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

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為目其裏

而知之則難也

至聖節○此一節元言小德○聰是耳無不聞明是目無不見

慮是思之通知是知之明鏡鑒是思思屬動鬼之為也知屬

思而得之曉以義往寬廣大而不狹隘精裕悠長而不急迫

故已知則存而記之有溫者陽之舒柔者陰之順澤于萬民又澤于道發能聲

於始教能持於終剛能堅於內強能任於外奮發無則有力

剛則所立不搖毅則又有中正亦深病是心之敬莊是貌之嚴中則無

過不及正則不偏不倚于齊莊文是榮然榮理之卑具理

是井然條理之不紊審是詳審入細而無疏畧之處察是研

究精微而無疑似之惑備同人云文理是大綱察察是小目

四書約言 中庸

光

又聯合之則李岱雲云生知之質在裏面只氣稟清明而已

而今已有聰明庸知之可見則是義理昭著而在表也仁在

裏只是心之德而今已有寬裕溫柔之可見則屬愛之理義

在裏只是心之制而今已有發矜剛毅之可見則屬事之宜

禮在裏只是天理之定則而今已有辨莊中正之可見則屬

人之儀節知在裏只是本體之明覺而今已有文理密察之

可見則屬是非之定衡皆朱子所謂以在表言者也○足以

者即此而存不待其既臨既容而後知也

博博節○此一節乃言川流○生知之質可統下四德為其安

行即從生知出也然生知安行畢竟是兩件故又曰五者之

德○薄博即大德之根本盛大淵泉即大德之其出無窮小
德之川流必從大德流出故上句言大德來○五者之德是
小德如何五者之薄博淵泉又是大德分五者而言則小合
五者而言則大矣然亦只是大德之下半截為已有周禮所
淵靜深有不之可擬也○時出有時時出之不見其端隨時
出之各得其真○意○出之節下見言行

敬信節○此節言其川流而民見之○薄博淵泉是充積如天
如淵是充積極其盛時出是發見莫不敬信是發見當其可
在至聖身上非有層次工夫只形容者須如此遷層說去○
朱子云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薄博

四書約旨

中庸

中

如天淵泉如淵故愚謂薄博淵泉亦只是大德之下半截若
上半截但是其淵其天非聖人不能知的了○惟當其可故
民莫不敬信當可處只在莫不敬信上見

聲名節○此又承上節而極言其發見之盛無一人不共見也
言發見而充積自在其中○凡有血氣如貫胸長股僂僂跂
踵奇肱之類人形不全故不謂之民而但謂之凡有血氣呂
氏謂兼禽獸草木似於施及變貊語未合○言聲名則見
言行所不及也言凡有血氣則已非民也猶且其不尊親較
上節又放濶

至誠章○上章說小德二步放開一步此章說大德二步收入

一步放開故先說小德次說川流收入故先說教化後說大
德

至誠節○此節先說教化○經字分開說如父當慈子當孝之
類繪字合攬說如父慈其子子孝其父之類經綸已就聖人
身上說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不是聖人經綸其經以教民
○大經是道大本是性化育是天命○分言之則大經大本
化育皆是化經綸並知處是教串言之則經綸處是化立本
處是教知化育又是所以能教處○何以能經綸天下之大
經以其能立天下之大本也至誠之心全乎所性之理而無
一毫虛偽以雜之則率其仁之性而父子以親率其義之性

四書約旨

中庸

中

而君臣以定率其禮之性而長幼以序率其知之性而夫婦
以別率其信之性而朋友以信矣何以能立天下之大本以
其知天地之化育也吾之所性受之於天人惟氣稟拘之人
欲蔽之故與天地不相似耳至誠無一毫氣拘物蔽其真實
无妄直與天地一般則天地之化育由至誠以出所謂其為
物不真則
其生也
不測
至誠之經綸亦由至誠之大本以出也朱子曰此三
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經綸天下之大經從小德說來這便是小
德之上半截故朱子曰此從上文說來經綸是用立本是體
又推之則大本中之千變萬化化育中之時行物生皆是小

從○焉有所倚朱子云不靠心力去思勉思誠之者便要
靠窮理以盡性盡性以至命逐層層上去至誠便從原頭
一直滾下來、

肫肫節○此一節乃言大德大德只一個如何有其仁其淵其
天許多名目乃是從上節推進去若曰以其經綸者思之則
肫肫者其心體想至之仁也以其立本者思之則淵淵者其
心體靜深之淵也以其知化者言之則浩浩者其心體廣大
之天也須得形容不盡想像不出光景方與下節緊接不然
則已能知之矣○註中懸以情言至以理言靜是外無所攝
深是裏面到底廣闊地大屬天○三個其字便自他自自知

兩書約旨

中庸

全

先景

苟不節○此又承上節而極言大德之難非聖人不能知也○
天德即上章仁義禮知之德朱子云至誠莫非聖人不自知
可見此節亦只虛說若謂必至上章所說至聖的人來識此
至誠的人則謬矣

自第二十章至此為一大支○此一支以誠言道之大原出
於天無不誠也德之大本亦出於天無不誠也然在天無不
誠之理而在人有不誠之心心不誠則德非其德而道亦無
以自行矣誠者聖人也誠之而能有誠亦聖人也能為天下
至聖之德則能體天下至誠之道矣故第一支以惟聖有能

之終誠者之能所以立誠之者之準也第二支以果能此道
終誠之者之能所以至於誠者之路也第三支以惟至誠為
能盡性始誠者之能也以曲能有誠惟天下至誠為能化繼
之誠之者之能一誠者之能也以惟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惟
誠為能經綸云云終聰明睿知德之誠也經綸大經誠於道
者也惟聖者能之誠之以至於聖者亦能之也

衣錦章○此章與第一章相應該一部中庸在內侯氏謂再叙
入德成德之序一言盡之○朱子云首章自裏面說出來自
天命之性直說到天地位萬物育未章自外面一節收歛入
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與首章實相表裏

兩書約旨

中庸

全

衣錦節○衣錦尚絅便是為己之事惡其文之著是推其為己
之心人於第一句便誤看○此章引詩與他處稍別如下潛
雖伏矣亦孔之胎便當了莫見乎二句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便當了道不可須臾離二句故此衣錦尚絅也便當了
君子為己一句○有個德在方成得文不是惡文只惡其文
之著○有這為己之心便做為己之事問然而日章實為
為己之功得來不單單有這心也有註先用故其立心如此
句截斷下云尚絅故問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可見裏面已
實實有這錦了若不曾實做為己的事這錦從那裏來沒箇
溫即是問然處不狀而文且理即是日章處朱子怕人另作

一層解故註特聖之小人之道上。凌而不厭三句有多少層級在裏面他的爲己工夫一層進一層則其間然而日章處亦日異一日到得天下平也只是日章到極處則得無聲無臭也只是間然到極處朱子云不厭而又理只因有聲在裏面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也自有上天之載在可見這三句有多少層級令人一槩作爲己之心混過皆大誤也。呂氏云間章總是爲己而日章尤是爲己之實又云尙綱正所以爲錫開然正所以日章不分兩層。錫非盡不可見只不易見耳以不易見故要接之但見其波簡溫以非盡不可見故深窺之亦見其不厭

四書約言

中庸

信

而文且理但其充積之盛則如天如淵之象民猶可知而美淵其天之妙終莫能識故此章以無聲無臭終焉。小人苟宜應前小人反中庸君子小人制行之異其終殊君子小入立心之分其始已判。溫而理句截斷知遠之近句重起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只頂惡其文之著來。有爲己之心又要知幾如大學要毋自欺又要審幾相似蓋曉得爲己已得大頭腦又就其中識下手樞機所在方妙。知遠之近亦層遞而下曉得天下國家之是非由我之得失則自當從自家身上做工夫又曉得心之邪正必顯於身以及於家國天下則更當於此心上做工夫而慎獨戒懼之功自有所

不能已矣。○慎獨戒懼總是爲己之功在中謹字即該下慎獨戒懼。○大意與大學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相似。

淨離節。○內省不疚句極著力無惡於志句極現成幾動念便要省省字即大學審其幾三字此正慎獨著力處必其省之一無疾病方能無愧於心。○不可及自是人不及君子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惟在此人不可見處著力耳。陸稼書謂不可及惟在此處若過此關頭值潛滋暗長無用力處矣志於語氣未順。

相在節。○呂氏云此章從下學逆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以慎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也其實戒懼包得

四書約言

中庸

金

檢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屋漏是至靜之地古人無事時常居此尙字最要著眼人於大庭廣衆之時莫不敬畏一列屋漏之地便謂少弛無妨殊不知道不可須臾離於此不存則天命之理即於此頃刻間息矣則相在爾室其必庶幾不愧於屋漏而後可乎於尙字說得悚然幾見不可離意是故二字一拍即上。○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幾能無愧尙不愧足所望之詞非現成語。○戒懼言動而亦敬信則言動時敬信更可知原兼動靜說。○戒懼慎獨都是爲己之功從動處以至至靜之中無少敢忽則爲己之功益加密矣。

泰假節。○人一有言說則誠敬之心易散故以無言為極其誠敬即易所謂有孚順若也。詩所云人自化只指與泰之人在子思民字却放開說。

不顯節。○戒懼慎獨工夫一齊並做工夫做得一層則德進一層效亦進一層。饒雙峯以此兩節分頂上兩節是做慎獨工夫時德猶淺而效猶近做戒懼工夫時德愈深而效愈遠分二個時候其說誤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是泰所謂萬者由此工夫日進不已做到極深極微即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非敬信外又有篤恭工夫也不復言內省者戒懼原包得慎獨在內也。○天

圖書約言

中庸

卷

下平節首章天地位萬物育。○呂氏云入德以慎獨為第一慎獨足以直達篤恭成德却以無時不敬為主故戒懼足以括慎獨。○有為己之心便做為己之事做為己之事即存此為己之心直到此篤恭時為己之心猶一日也安得以為己之心獨為初學事乎故愚以為闇然而日章直貫到底待其中境界層次各不同耳只玩本文惡著下一故字及日章字自見。

孚懷節。○此節總是形容不顯篤恭之妙。○不大聲以色詩是咏文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詩亦是咏文王若以為至夫為德之至可謂不大聲以色之德未至耶故註惟此足以形容

不顯篤恭之妙最分明令人猶謂至是不顯之至非形容不顯之至何也上節說到不顯之德已至矣何待此處再說德之至。

一九四九年
圖書館之圖書

四書約旨

荆溪任啓運鈞臺著

男翔樵柯校

論語上論語也言得其倫理爾之論語言之出于吾者凡與人言謂之詳

學而第一

學而章○本章爲一部論語之冠便該得孔子一生首節是學不厭次節是教不倦末節是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三節身分一步開一步一層高一層相承遞進說去○大學開口說明德中庸開口說天命之性皆直提出根原論語是門人數記的故朱子先下人性皆善一句提出根原○凡朱子於字第一見處必全釋之此學字訓釋是一部論語發凡○人性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皆善從理來覺有先後從氣來明善之明即覺也復初之初即性善也效先覺所爲兼知行在內明善知之事復初行之事知行二字雖不相離然初入手必定知處多到得後來畢竟行處重故中間着一而字一串說下○舜曰精一孔曰博文約禮曾曰學修思曰擇善固執博也學也擇也皆所以精之使識大中中也約也修也執也皆所以一之使歸于中也中者民受于天以生即所謂人性皆善○人若學字入門一差則越時門越差去故朱子謂人須是先認箇學字學是學箇甚但孔子時先王之教未遠學向不患其差患在不能時習故本文不干學字上分辨只于時習上策勵也○時習只有

勿忘意而勿助即在其中○說字中境界進退不同從初善

滋味直到顏子欲罷不能地位都在裏面然而不是究竟處故註只曰其進自不能已次處謂只是歡喜言謂未是自得却又差○朋同類也句亦是朋字發凡信從者三字乃此朋字正訓○朋自邇來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其化廣其傳遠故可樂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是此意樂從道字來不從聲名意氣上來○人不知該得廣凡君相之不用學術之不同皆是○到得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我自有與天爲徒之樂而人之知不知皆不足以動之然其根株總在爲己爲人上分別○君子畏天命而憫人窮人之不知儘有憂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二

處然此憂慮原從天理上來所謂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也若以人不見知而憚則無有○不亦說乎不亦樂乎是爲人不知說樂者說不亦君子乎是爲人不免于愠者說說樂是滋味君子是品地上兩不亦箇中自領下一不亦一座高懸

有子章○此章勉人務于孝弟上節從不好一邊看見孝弟的人自不向那惡的一邊去下節從好的一邊看見孝弟的人無數好事總從這一邊來君子二句宕開作過峽○其爲人也四字現成渾舉不定是實不定是學陳氏未嘗學問金氏上節屬實下節屬學之說皆非○凡書有散文對文此解字

與未之有對故只訓少下章鮮字單舉即未有意故註云絕無可知○一事必有一本註中凡事二字所該甚廣如要明理必務讀書要足食必務耕稼本文放開虛懸此一句無所不包不曾先包攬孝弟在內亦不曾放推却孝弟在外陳介眉謂事不一事本只一本大謬○本字從事上說與註謂當切良知良能尤謬○君子句放開孝弟句收攏介眉謂下二句申說上二句亦謬○不是爲行仁的尋究根源亦不是講仁道推行次第也不會斷條孝弟的人必定做出仁民愛物萬物得所的事業只言從此孝弟做去應有無數好事出來耳重提孝弟二字即得實拈爲仁二字即差○君子是成德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三

的人其務孝弟又何消說有子是望學者務此故註補學者字○本文只說孝弟之理學者當務意在言外○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亦是仁字發凡因本章只就愛說故先愛之理愛非即仁愛之理是仁心非即仁心之德是仁

巧言章○此章是戒學者當務內非爲巧令的人作刺讓也○第五篇巧令是粗的此巧令是細的被對下取字看此對下仁字看被註言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可見那種原不是學者所爲但學者亦當鑒此耳此註言學者所當深戒則直在學者身上說○仁如穀種乃精華收斂所成故越收斂越綻足到得綻足之極自然有精華發見出來若巧令的人務

飾于外便是不會收花那殺子必是戕的○巧有以便佞爲巧者亦有以論篤爲巧者而以篤爲巧之巧爲尤巧令有以側媚爲令者亦有以色莊爲令者而以莊爲令之令爲尤令田梅嶼謂是戒務外不是論假仁愚謂務內則誠務外則假朱子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于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做這模樣非假而何至爾朱子不說天理亡而說本心之德亡指點仁字較切實則其說尤讓德者所得于天之理除却天理空說心德其所謂德何物乎○巧令有淺有深淺者全在言色上修飾全不知仁深的如宰子之能言子張之堂堂亦是○好其言善其色非有殺欲敗度何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四

遽至人欲肆而天理亡須知務內便是天理一邊事務外便是人欲一邊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念之差終身之誤此界正當猛省○陸麟度謂總註務本之意此仁字只宜淺看亦不然不知不愠亦是務本之意已是聖人地位安見務本是粗淺事乎

三省章○千古無放心之聖賢省字正于忠信習中細細搜尋檢點朱子謂此會子晚年進德工夫微有些渣滓未盡又云當下便省不是事過方省○虛齋云三箇字最要各自脩自致正是省處註中有無二字亦從乎字而生○忠只就爲人謀上說信只就與朋友交上說註中盡已二句亦是二字

發凡不可因此說廓落去劉蕡山說學以忠信爲本忠必證
之人謀而始真信必證之交友而始見直是求高得妄○忠
信一也但爲人謀是我在此謀故說忠與朋友交則與人相
接故說信○三句三平開看忠信爲傳習之本非會子意不
宜拈入

千乘章○敬有多少樣敬信有多少樣信此但渾舉未及條目
之詳故總註曰論其所存未及爲政非空空只有是心也仇
洽柱心卽于事上見一語得之○本文原無五字有兩而字
與上章原有三字又三句分別不同故胡氏以敬爲主及朱
子反覆相因各有次第之意斷不可少○主一無適亦是敬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五

字發凡敬其事方是本節正訓然事在此卽心在此非有二
也朱子云身是在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
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密甚○非敬不能信而敬又不可
不信非敬信不能節愛而敬信又不可不節愛非節不能愛
而節又不可不愛非節愛不能使民以時而節愛又不可不
使民以時一層推出一層○包氏八十家出車一乘馬氏八
百家出車一乘葉氏百四十四家出車一乘愚謂古者大國
方百里分爲萬井每井九夫計之則大國不過九萬夫每車
一乘用夫百人計之則千乘當用十萬夫卽合餘夫計之亦
舉國僅供千乘耳則八十家出車一乘當是平時備辦之數

百四十四家出車一乘是田獵練習之數入百家出車一乘
是用兵調發之數觀管地方千里而城濮之賦止七百乘較
之戰止八百乘則古出兵必無千乘可知矣是此千乘斷主
八十家平時備辦而言

弟子章○聖人看弟子箇箇都有作聖根基其行處便是誠正
修齊治平的根子學文便是格致致知根子弟子淳樸未漓知
識未啓故先行後文若大人便須究極天地萬物之理然後
能做出世天地育萬物的事故先知後行○三箇則字緊緊
呼應無片刻放過兩而字却有相須意在○通章看先行後
文而行中又先倫常次言行次交接亦有序在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六

賢賢章○子夏只爲學而不知盡倫者覺言人於人倫不盡其
誠雖曰已學我必謂之未學矣如此一反照便明○朱子必
其務學之至最妙子夏只是反跌語與章曰不如何認然他
不學○信不專在言上卽一言而必信則無不信可知莫要
剛却交字

重威章○君子二字貫通章言君子自修之道當如下云云不
連煞不重二字介眉謂是初學的人謬○主忠信節敬重首
二節反覆相足下二節又逐句生來言學固須心得而外不
重則內亦不固要固學固須外重而內不忠信亦無以居之
主忠信乃真能自修而人亦我之助不可不擇友不如已固

爲有損而人之損畢竟自家體過處爲多玩本文語句長短參差意便可見○重有生來的也有學來的索引鑒定是資質大謬難道無此資質則學終身不困便罷休了不成○既說學則不困則前面已有學在○友不如已便有臨深爲高意故戒之○忠信不單是行節格物致知也要忠信說見大學傳十章時解以學屬知忠信屬行亦謬○朱子云四者皆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最要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謬學取友未便盡情改過亦未真能改俗解必定四平亦謬

慎終章○根本之地一薄則無所不蕩盡人當在根本上做工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七

太而風俗轉移必自上始故曾子云然非謂要民歸厚必先自厚也試問此時父母若在如何做慎終章○古註喪盡其哀祭盡其敬朱子以禮誠二字易之精甚

子禽章○子禽疑夫子是求而以與字敲實上句故下箇抑字看子貢亦只破他求字而與字竟還不題可見也○五者有一齊發見處有各得其當處在子貢却又又有形容不出指數不盡光景朱子云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的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又曰深體之見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卽之意思蓋聖人之全體自當如渥而周章所云但此只舉夫子與邦君相持

時自無從着箇威風非子貢不識聖人全身而言之有遺也朱子過化存神未易窺測正爲子貢形容不出指數不盡處補一闕相

父在章○志行俱兼善惡改父却單指著一邊三句一串說下看註然後然又不然字可見

禮之用章○通章只重和爲貴下節乃以足上使無滲漏耳看朱子本註承上文三字自明總註嚴而泰二句乃是論其理非謂書必兩平也○說禮之用則人之用禮意已在然本文畢竟還屬禮一邊如說飯之用他爲貴酒之用醉爲貴固不是酒飯能自用亦尙不是說人去用他○大註先安禮之體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八

雖嚴句爲用和字生根亦卽爲下節禮節字生根妙甚○出于自然之理是和字根原必從容不迫方屬人身是和字正面○道卽禮也不曰禮而曰道者就大小共由而言○人之拘拘于禮者動白先王制禮不敢過先王制禮不敢不及殊不知先王制禮原本乎天理合乎人情不是這樣拘拘的○和只是心安意肯做來不見拘苦艱難若知和而和則全拋却那禮如管人之放達矣○註非復禮之本然正應上節註出于自然之理句見知和而和之和全不是那和了知和而和之和不可行則從容不迫之和固可行矣要得繳上語意○天理之飾文人事之儀則亦是禮字發凡

信近章○謹始慮終不分兩件於始而慮其終則不敢不謹矣
○有子辭氣似聖人故不迫切而曰近義近禮非不能盡而
界近之之謂也故註以合宜中節解之○可復可宗是他始
時心上如此斟酌即註應字也不到後日纔知之○信便要
復然不近義未必可復也恭豈要取辱然不近禮未必能遠
也因亦願可宗然失其親未必可宗也上一字一頓其義方
出○信是人約我同做一事而我諾之○禮只言節文爾恭
之節文無過不及○恥自內生辱由外至

君子章○朱子云無求安飽是其存心處做事謹言是其用工
處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一

九

夫雖欲正亦徒然又曰須反覆看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
行有其意思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
夫不到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大槩分之則上四事只一
層細分之又有兩層○志有在不是志于敏慎是他心上有
見得最要緊處做事慎言乃所以求此也就正有道亦是他
心所注處惟恐其差故朱子云若說上句無求安飽敏事慎
言皆自當如此何用取正今人都認差○事物當然足道字
發凡○有餘不足對勘方得而字意

無語章○處貧富亦學問中之一事安貧富之道亦義理中之
一端子貢即處貧富一事便想見義理處處無窮學問處處

難盡或以上為處境下為學問者非李岱雲云處貧富之道
該不得學問之功學問之功却該得處貧富之道妙甚○切
瑤珠磨與大學不同彼有有緒益精二意此只已精益求精一
意○斯字緊指可也未若○往須實指可也未若來須實指
切瑤珠磨他因處貧富一事見得天下之義理處處無窮故
曰告往知來不是往復生往來復生來之謂○可與言詩是
贊他知來不可于詩上著迹

不患章○朱子謂學到知人地位儘高故註着君子字若求為

可知則尚是庸下的人故程子君子句置圈外○窮不知人
則誤于學術達不知人則誤于治功如司馬溫公不知王安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一

十

石楊龜山不知蔡京其害豈是小小但患不知人亦不是子
入上求知只要自家窮理立誠工夫做得透物無不格則心
無不明德無不實則明無不照

為政第二

為政章○為政二字要看得大有一人不正不可謂政連天下
歸也目在垂而以德二字要看得精不做到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地位也算不得德之至則無為處原在其中譬如二字
本是直接陳新安謂無為而天下歸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
取象中含之呂謂首句止半截話皆誤也○程子為政以德
然後無為句人多誤認謂德在無為上一層非也夫子於政

字上明明加箇爲字豈塊然袖手無所事事者但總上面工夫不足則做來不是煩擾定是紛更必不能因物付物行其所無事故惟以德然後無爲○以德朱子云猶言有德相似不是把箇德去爲政○辰是無星處北極本無星若所云北極星則于此相近處指一星以認之耳北極不動北極星也動然非北極果不動也動而不離其樞則不見其動耳譬如車轂一般二十八宿在輪之周使見其大動北極諸星在軸心稍偏亦見其小動北極辰則軸正中心全不見其動居其所譬無爲衆星拱臂天下歸

詩三百章○是把詩思無邪一句指出詩之用尙不會說到教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主

人讀詩之法至知要更是餘意○讀詩的詩便使人興起讀惡的詩便使人羞恨不期然而然此便是詩之妙用若人當勉其善而戒其惡則尙在言外○朱子云統言之則三百只一箇思無邪拆言之則一篇有一箇思無邪

道之章○爲人上者原有治民之責民不知所向往自當道他民不能歸一自當齊他只所以道之齊之者却不同耳德禮之世未嘗廢了政刑只他本躬行而播爲禁令又禮教之不率乃刑以威之他的政都從德裏來他的刑只濟禮所不及耳政刑之世他所以教者豈不假德禮名目但他自身既沒了這箇德而自朝廷以及百官自百官以及萬民又沒有些

品節文章則所以道之不弛是政所以齊之不遏是刑而已程子云有雖麟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道之以政亦猶是周官之法度但少此雖麟之意耳○齊之以刑亦不是申韓之刻嚴○禮之用禮字太故以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全釋之近義章禮字小故只言節文此言制度品節者因上德字而言如孝弟慈皆德也其中有不可遏不可及處又有自君而下至于庶人其分不同處必須制度品節始人人有可遵守制度如喪禮祭禮之類品節又是其中等級如喪自襲而歛而殯而葬而小祥而大祥哀以漸殺及天子至士時日不同如祭有薦饌祭饌特牲禮少牢禮或及其父或及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主

其祖或一廟二廟三廟許多等禮皆是厚薄是他本性處如子夏三年喪畢衍衍而樂閔子切切而悲淺深是他教化處或時有久暫地有遠近禮以一之如先王制禮不敢違不敢不及之意○恥字極重無恥則尙不知惡之可惡而何由進于善有恥則不特惡不可爲而進于善者且蒸蒸而未有已曰且者不可自己之辭

志學章○聖人自言其進德之序是正意欲學者以是爲則是餘意朱子獨覺其連四字最精程子聖人未必然之說反過○知行兼進知得一步便行一步行得一步前面所見又進一步立與不踰矩雖屬行邊不惑知天耳順雖屬知邊然亦

只舉一邊以見意。朱子所謂因其近似以自名也。○志有定向。固從知來爲之。不服使從行去。○立是把握得定。然亦只是大段不差。未到恰好處。不感則見得恰好矣。然亦只得其萬殊。未得其一本處。知命則得其一。本矣。然尙是思而得之。到耳順則不思而得矣。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一串事。又分兩候者。到底知先于行也。○知天命是箇大分界。以前是下學。以後是上達。○矩亦只是事理恰好處。但前面自不惑而知命是自流而溯源。此自知命而耳順。而從心乃由本以及末。○蒙引謂聖人志學時。便期到從心不踰矩。非也。從心不踰矩。在聖人原不是止境。且志學卽期如此。豈不是獵等乎。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主

故謂必期做聖人。則可謂必期不踰矩。則不可。○事理當然之極。卽大學所謂至善。不惑知天。卽大學所謂止至善。但此處尙可着力。向後愈養愈純。愈無所用其力。乃書所謂安止也。○看夫子假年學易。便見聖人到八十九十。無有進處。孟懿章○聖人教人。豈有故作鶻突之理。無違謂不悖于理。一語直是說盡。到懿子退後思之。安知他不又誤認。故特語樊遲以發之。○須知從親之令。也是理。但不是理之至當恰好處。○禮原是節文的根子。常人做來。便有過不及。聖人做來。便恰好。聖人所制的禮。便是那理恰好樣子。不是理外別有所謂節文也。○此禮字。卽理之節文。案上節註不肯于

聖學子言

武伯章○惟字訓常。不訓獨。○從問孝說來。則知父母之心如此。便是體父母之心。知父母之愛。則所以保其身者。自不容已矣。

子游章○人孰敢以犬馬待其親。殊不知一不敬。其罪便至此。其罪越說得重。則警戒越說得深。饒氏謂養犬馬之人。與甚言意全悖。

子夏章○色謂凡見于外者。和氣愉色。婉容皆是。○色根于心。難處在心。不在色。此正色之所以難。○有事二句。與色字對。會是一句。與難字對。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南

吾與章○豈有與愚人言而終日若若箇如字。便不是與愚了。但聖人喜愛之至。故作曲折之辭。上二句開下二句合。認真先疑後信。則破理先於上二句透露。不愚意亦失視。○獨處只一箇人。若燕居則凡對妻子朋友時皆是。○譬如人飲酒一般。他醉時耳目手足都是酒意。

視其章○視以尚兼善惡兩邊。觀由專就善一邊說。或動于名。或動于利。凡有所爲而爲之。如後世割股贖墓。總是好名。只此好名的念。便是惡。○安字對勉強看。他勉強時亦是真的。但爲時亦多少拘苦。急迫。若一枚熱。便仍到那一邊去了。前禮之用和爲貴。便是這箇安字。○此與孟子人焉廋哉。不同。

此是我窮進一層直窺見他底裏彼是他自家和盤托出並不勞仔細搜求

溫故章○朱子云此爲溫故而不知新者發重知新上○惟所學在我故其應不窮重所學在我上○隨人應付惟師爲多故舉爲師做箇其應不窮的樣子不可呆粘師上說

不器章○無論小用是器即可大用而不可小用亦是器故子貢瑚璉便是可貴而不可賤的器了○自觀人而言則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自君子而看則可大受未嘗不可小知如孔子爲委吏使會計當爲乘田使牛羊長但此章尚未說到聖人神妙處耳○君子二字一頓體無不具意在君子二字中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字中

君子章○子貢能言故以言觀君子殊不知君子非徒言也乃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耳其言二字在旁人意中不在君子意中○與古者言之不出不同彼口中未言意中已有言在此君子意中並無言也若把先後字在君子意中較量便錯

周比章○此與和同驕奢都從相似處分別出來註中先着箇皆字最妙存疑謂正相反不相似近說謂不比就從周上看出不周就從此上看全失兩箇而字意

學而章○學字有全言之者如學而時習之是也學字有偏言之者如博學之是也此學字中該得問與行字思字中該得

辨字若把學字單指讀便差○失在思辨仍在學夫在學病仍在思

攻乎章○孔子時楊墨未出大約如原壤之放子桑之簡皆是異端○害在敗壞人心風俗上存疑則害自家未確內註率無父無君是害天下外註發聾入其中是自害

田蕪章○子路極忠信的人如何又有自欺之蔽緣他太銳果了乍有所見便以爲實然見得八九分便把那一二分不知的一直冒過去他人的自欺是有心的子路的自欺是無心的然其病總只一樣○註中強不知以爲知強字確切子路他人不是諱便是飾唯子路乃是強○首尾二知字註明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字中

知之之道蓋無自欺之蔽是知有可知之理亦是知二者雖是知之之道他人柔懦難在求知之功子路銳果不難在後而求知而難在當下無自欺之蔽故言如此大全許氏謂以心言已偏近說是本來良知不涉見聞尤謬

子孫章○學字頓斷即下見聞言行子孫未嘗不學未嘗不於見聞言行上做工夫只心動于靜便有鋪張向外的意思學處便不能博擇處便不能精守處便不能約○李氏欲發洩而見諸事之說是欲爲子孫周全其實不確子孫病在務外不在急行○由學博而擇精由擇精而守約一層逼進一層正是務外人對症之藥○不求自至不求二字正對于字

民服章○民心固是好直惡枉然所謂直枉未必盡當如少正卯為魯聞人孔子為政一月為民所誅○舉始豈可但順民情故程子得義之說在國內謝氏順性之說在國外○居敬則公窮理則明此又所以能得義根子

使民章○以勸卽是勸于敬忠廉子本是二事夫子却分三件答他○在家有父在國有君孝者所以事君故孝則忠理之同也上愛民如子斯民愛之如父母故慈則忠情之報也○孝慈平說舉敬畧重教邊

或謂章○陳氏云定公五年以前不仕為平子五年以後不仕為陽貨愚謂或人此問不知的係何時則孔子不仕之意不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一

七

可臆度但註明下定公初年四字又下難以語或人五字則舊說季孫意如廢昭公之子而立定公定公于昭公為不友卽為不孝之說為當若陽貨則無難直言之且于孝友二字全無着矣或問定公十四年孔子仕魯又是為何曰此時意如已死定公之罪只在不討賊意如死則賊無可討矣○君陳周公幼子嗣為周公竹書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公治東都師君陳也

無信章○不知其可虛說其何以行乃是不可之故曰不知白何以都是喚醒之辭○時俗尚詐人皆以無信為可矣夫子言彼之所為可者我殊不解也人與人相接全恃信以行無

信則不行矣其所為可者竟安在哉○大車如農有役車兵有重車皆是○牛領低故轅直馬領昂故轅曲轅亦橫木也服馬之領係于衡上若駟馬則別有轡以引車○大車兩轅者一牛二轅者兩牛小車止一轅

十世章○子張問繼周者意在知來夫子却舉既往之知來者告之妙甚若云周之前有殷殷之前有夏則止論往非答知來失語妙矣○所因有定所損益無定然損益正以善其因則無定者亦有定不可知者亦可知矣語意全重所因上○朱子文章制度四字所該甚廣不止文質三統而文質三統亦在其中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一

八

非鬼章○語演鬼神不務民善是兩種人亦是一種人○非我當祭之鬼則精神與他不屬福亦何自而來但語者自有此妄想耳○非鬼便不當祭見義便當為先作一頓折出而祭與不為來則語與無勇意已早判○語也無勇也是直斷之非推原語○不為固是見之不真然此須坐實見字折入不為方有力

四書約旨

住啓運著

八佾第三

八佾章○孔子謂至于廟十字一句讀是記者語先爲是字作註脚○庭是堂下空地凡歌升于堂上凡舞列在庭中○魯有文王廟爲魯爲諸姬之大宗凡昏喪必告于魯故立廟以統之大傳所謂宗別子之所自出左傳爲吳子常于周廟是也季氏雖爲三家之大宗然魯自有桓公廟季氏復立桓公廟于其家則僭矣故禮器言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舞必八人以節八音故左傳晉悼公賜魏犇女樂二八似以每佾八人之說爲是○聖人不但斷其僭禮之罪而以忍字直誅其心以執不可忍極盡其勢語意直似秦銳高懸肝膽悉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雍微章○雍本武王祭文王之詩此本序謂禘太祖則詩止言文考文母並無一言及帝舜后稷似非也疑是魯以禘禮祀周公而推本文王遂假此詩以爲禘祭之樂而後儒因誤以爲禘太祖耳又按此詩言有來言至止言於薦亦全不似微儀之詩周禮樂師及微師樂士而歌微疑別有微詩而說者因此雍微之文遂以雍詩當之也○夫子因本詩有天子辟公字特摘出來使他自想絕不斥其僭而名義肅然○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爲非禮然愚細按之有不可不辨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二

者周天子之郊在冬至于圜丘其奉始祖后稷以配取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禮之大者也若孟春所殺于上帝原不是郊其奉后稷以配是因農事而然與配稷于社同意亦絕非始祖之義魯以孟春祀上帝不過所殺之祭其以爲郊者乃魯人自誇之詞耳詩言白牡周公之牲白牡股牲也是成王之尊公特比之夏股之後原不是周天子之禮即明堂位極其誇張凡所謂黃目尊罍諸器考之周禮皆降天子一等是原是上公之禮不是天子之禮况竹書于平王四十二年書魯惠公使宰讓如周前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論止之路史言公怒執王使是僭禮特始于惠公前此未有也自

鄭氏趙氏凡周禮之無可考者悉以魯禮當之曰魯禮即王禮也魯禮之無可考者又悉以王禮當之曰王禮即魯禮也而成王伯禽遂負不遑千萬世矣○商沃丁八年伊尹薨沃丁祀以天子之禮則成王以夏股天子禮賜公亦不爲過若魯公以下便不得用之看詩魯公用騂剛可見到後來因公廟而徧及羣官是一誤因魯有文王廟而三家立桓公宮亦用天子禮樂是二誤因桓宮而并及諸廟是三誤故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不仁章○禮原以寫人心之序樂原以寫人心之和仁人之心純是和序則用來自然渾合無間的人而不仁則本心已亡

矣縱用禮樂與他有甚相干。○樸實頭人本心雖存尙未必得其和序若不仁的人則根子早已斷絕說甚和序又說甚禮樂故無序不和置圖外○如禮樂何言與禮樂全沒交涉至玉帛交錯鐘鼓鏜鏜單以文官亦稍下一層故亦置圖外林放章○禮之本與爲仁之本一樣爲仁之本從推行上說故以孝弟爲本禮之本亦從節文上說故以儉戚爲本○哀敬之心是無形的禮便是有形的有敬之心卽不能不檢攝有哀之心卽不能不痛戚道是心之最初發處卽是禮之起頭一層到得後來又爲玉帛燕享以文之又爲衰麻稽拜以節之則發舒此哀敬之心無不盡而禮亦于是乎盡矣儉戚的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三

人雖未能盡禮而此哀敬之心未舒便有駸駸不可遏抑之勢故曰得其本而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若奢易之人一味做向外邊觀飾處則已脫却本根那哀敬之心不知消歸何有矣○儉是節制不是吝嗇奢是侈大不是繁華與下戚字易字一例總在他性情上看前篇註儉節制也此篇無異訓可見范氏儉者禮之質楊氏禮始于飲食云云則奢儉止在用物上較量失其旨矣○林放見世尙繁文故有此問夫子下箇儉戚字正對逐末者之專尙繁文說大全黃氏謂此本是本初之本不是本根之本其說未嘗不是然以古初爲本則又非矣孔子從周之文豈以上古汗尊杯飲爲念于周耶○奢易言過於文

則已非禮之文矣儉戚言不及而質則猶是禮之質也

泰山章○冉子仕于季氏便該盡忠于季氏盡忠季氏只有以道事君弗能救正所謂危不能持顛不能扶也若爾仕于私家須存心公室不可全爲私家此却是人臣而懷二心矣

無爭章○此章只是論君子必添出風天下意亦迂○無爭是君子無所爭是人觀君子所者乃總計而悉數之詞與必也乎字呼吸○無爭註言恭遜只接人處事上說必說入德性字問則所字說不去若以德性學問推原所以然則無礙○其爭也君子與夫子之求之也句一例言他爭末也是君子○射之禮勝者張弓袒決遂負者弛弓脫決遂跪飲罰爵此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四

處榮辱顯然人情所不能不爭者于此而尙雍容揖遜以行之絕不見有凌競之氣則他處之無爭益可見矣○士無大射註只引其文以爲証耳○射次在堂下東南隅西面升階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下射從之上射揖下射並行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降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反次射皆畢第一耦出揖如升時及階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此取禮上解立飲坐奠于豐下與揖先降與升飲者相交階前亦揖凡勝負以察計不幸在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若助祭則雖在受罰之黨仍得與○卽非君子當此射時亦豈有不揖不讓者但他卽揖讓而意氣自

形惟君子却自有溫恭之氣若但鋪寫禮文反忘却君子矣
巧笑章○上下二截分看兩聖賢意在恭禮固未即結語言詩
亦不是○詩所謂素即指情貌所謂純乃指履飾華美皆借
用字詩本謂有此美質乃可加以華飾子夏讀快下謂即此
美質即算美飾幾予以質廢文故疑而問之夫子即他借用
字還他本義以後字釋為字其意了然只是解釋素以為純
何文義非有他意子夏却因給事之後悟到禮之威儀飾文
都是後實是出于意思之外故夫子以起于美之可與言詩
是贊他起于與子貢章贊他知往一樣但何法顛倒耳粘整
言詩便謬○子夏並不會有忠信先字朱子補出正是鑒然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五

謂必當藏過亦謬也○聖門極重禮教如步步趨亦趨二
三子皆向右之類可見門人把那禮文或看重了子貢言文
質質猶文亦謂忠信與禮文本無輕重子夏此悟恰得禮
意故夫子深與之○或問聖人何不直指其本告之却教人
只向此儀文上做去子曰本末精粗本無二理洒掃應對便
可到精義入神四勿工夫即是為仁要領只隨其入自領之
耳若把心性看重把禮數看輕便內外打成兩橛却大害事
老莊之說便犯此病

夏禮章○聖人心胸公而大殷雖損益夏禮周雖損益殷禮然
必使夏殷之後修其禮物與周禮並存初不敢謂我之損益

至當便舊棄前朝之禮孔子要考訂夏殷之禮正欲與周禮
並存為後世損益之本使後人又折衷之以得其極耳○文
獻不足孔子又何從能言一則孔子周流經歷其訪訪處既
多一則孔子生知聰明其會心又遠但孔子雖實自信得
過有一部完完全全的禮在胸中却不能以所見之書所遇
之賢所會心參悟處一一向人解說故曰無微不信不信弗
從○禮雖制度文為然亦不出三綱五常之外如夏殷只有
親親長長意思周又搜剔出許多貴貴處來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六

師自章○禘說詳見中庸○竹書言魯禘周公子太廟明堂位
亦言以禘祀周公子太廟及魯頌周公皇祖皆不言文王
是特祭周公之禮如天子之禘耳非嘗祭文王也趙伯循說
未確特朱子從之後人不敢駁耳○藥爵金匱酒使其芬香
條也又加爵焉則謂之爵也○灌是主祭獻尸而尸以酒祭
地天子諸侯初灌后夫人亞灌○若但說魯不當用禘則灌
前即當不欲觀矣此只重誠意寢一變 呂覽載魯惠公使
禮樂王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是周不
與之矣不與而卻欲蓋魯自情之也

或問章○朱子云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亦重非
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一邊○祭及始祖報本追遠已
至矣今又推而上之及始祖所自出如此遙遠要求感格不
是仁孝誠敬之至的人如何做得不是仁孝誠敬之至的人

如何知得○看祭統祭有十倫使可見君臣父子長幼夫婦天下之理無所不包○誠無不格即上仁孝誠敬之至意理無不明即上足以與此意前就辭說見此誠格之理實難明後就知辭者說見此理既明其誠格必與聖人一樣

如在章○上節重下節輕下節只証明上節意孔子不與祭不得致其如在之誠尙覺闕然則當祭時得致其如在之誠更如何已○他人攝之無論不誠即誠亦非我之誠也

王孫買章○他處與祭是不得已而姑取之之辭此處與祭是酌量而得勝算之詞他處何謂是不知所謂而詢之此處何謂是必有所謂故風之○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廟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一

七

千門之與東面設主于竈西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肝心各一祭醴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與迎尸畧如宗廟之儀尸乃坐而饌食食畢行三獻亦有旅酬諸禮○朱子云祭必有尸竈尸恐是膳夫○凡迎尸則主隨以出○獻尸禮畢尸出必更有反主之儀但不知主藏何處○春祀尸夏祀竈秋祭門冬祭井一日祭行此偶舉其一耳或以竈神屬火有炎赫之意飲食于是乎出亦有福利及人之意歟○纓說編便道理纓道理便獲罪于天檢出一天字與竈神着粉飾○王岳鵬云王孫買在齋算不得權臣當時市權只有烟子段一人或是他自家欲

酌所細而問耳此說與註雖異然于時勢頗合附存之

司監章○周非監于二代決不能如此大備然非武周之聖亦不能損益二代而得其精若素所損益便錯謬了○文是贊美之詞不是忠贊文之文若把文字看呆似把箇文去損益又似以夏忠商質不足用而改做尙文皆於郁郁字說不去○從周卽是從先進若周末文廢之文則不從○孔子若得位則夏時殷格儘有損益未必盡從周其從周亦是時位當然所謂時中也但此處只是贊嘆周禮之盛不當混入不倍意耳

子入章○每事兼器物及儀度要切始仕時平日雖會講究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一

八

或未想其物未習其儀自不得不問若後此入廟其大綱節目與其變易不同處亦須要問但不必每事問矣○其心敬謹自然形之于問不是以問爲敬謹○忽易非禮則敬謹自是禮夫子只據禮直答之固不是爲自家辨白亦不曾有爲天下萬世明禮意

射不章○此章只是傷時不是論射朱子引鄉射禮文去一禮字正有意在蓋言禮射不主皮則周初武射何嘗不主皮周衰列國兵爭所謂何嘗不是武射其意見矣○世治則禮射自多武射自息世亂則武射自起禮射自亡由兵爭之世想尙德之風可勝喟歎○顧麟士云內註射以觀德至嘆之云

云則思古者思其休武太平之時即解力不同科亦以明也

不向力而今向力天下紛爭多事耳意不在買草不買草也
外註中可以學而能二句便看買草上講非正旨矣○近世
有謂不限定買草則人人可以習射而力自生則所重全在
力上與正旨全背○程偕引鄭註云天子諸侯之燕射各用
其鄉射之禮賈疏云鄉射用采侯賓射中兼之鄉射可該諸
禮射引據甚明但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
設正是設鵠者乃大射非賓燕之射而鄭註鄉射主皮者無
侯張設皮射之是鄉射中有禮射武射而武射之主皮乃獸
皮非鵠也朱註鄉射禮文句乃明射不主皮四牛所出非以
此爲鄉射禮也下泛言射不指何射以此章非辨射耳
告朔章○羊存即禮存羊亡即禮亡羊與禮原不是兩件但自
子貢看來只是其羊夫子看來即是其禮上節之字只爲下
兩其字而設○他事之無實妄費者豈不當去只告朔是大
禮連這羊所關甚大却不得以無實妄費而去之○惟無實
故爲妄費不分兩意○舊說子貢本是愛禮故爲此憤激之
詞則心欲留口反說去殊不似賢者氣象且夫子竟不能知
子貢之心反屈說他耶○禮天子適諸侯舍于祖廟尊天子
不敢褻也天子所頒之朔而藏之祖廟亦是此意既藏之祖
廟則請而行之不敢不告但不是祭故以特羊

事君章○當時君弱臣強廢禮者久不但騁抗之臣目無君父

即拘謹之臣亦久不見此禮故以聖人爲詭道他于常禮有
加不道聖人只盡其理之當然非有加也○禮只是拜下屏
氣不息之類聖人從敬讓來外人却道他從詭道來

定公章○情文兼至方成備禮心職兼至纔成箇忠○君若看
得臣卑于我則必有慢易之心若見得臣與我同居天位同
治天職則必不敢慢易驕縱矣臣若見得君爲崇高則必有
所畏懼而不敢盡之心必有所屈抑而不敢爲之事若見得
君爲元首我爲股肱實難爲恭陳力就列則必有不敷不盡
之心不盡之職矣○呂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臣皆爲生民

也故天祿天位天命天討皆非君臣所得私故朱子不但曰
各自盡又加理之當然四字理即天也○本註合說分說其
義已盡外註呂氏互說尹氏串說但無禮之君也未待臣
以誠不忠之臣也未必事君盡禮尹氏意在戒定公然可爲
君言不可爲臣言且盡禮豈爲要感其臣蓋聖人之言平正
圓旋一要求奇反成缺漏

關雎章○夫子只是論關雎之詩並不是論文王之化舊說必
推本文王性情之正故化及官人直是多事○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兼其辭與其音說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得其性情
之正以自治其性情○樂易至淫哀易至傷而關雎之詩不

然而字轉折看關雎之詩未嘗不入于淫而節其樂却自樂而不淫未嘗不入于傷而節其哀却自哀而不傷而字又一直看纔見其性情之正處。

問社章○宰我是先有使民戰栗一句在胸中要勸哀公立威以接以栗發出而并上及于夏松殷柏耳但自孔子聽之則以松以柏以栗既非立社之本意而使民戰栗又啓時君殺伐之心其失甚大○朱子云言出宰子之口已入哀公之耳朝不及舌豈可諫而追之可見三句卽是贊宰子不是以事例言亦不是謂公以之必見之于事也蓋事字本虛卽說話亦是一件事○社之本意只是報土功爲民所穀○唐孔氏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士

云夏都安邑其土宜松商都亳其土宜柏周都豐鎬其土宜栗是三代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而天下皆變之以從王制也○殷人左社稷右宗廟周人右社稷左宗廟而殷社不毀卽屋之以爲廟故曰亡國之社以爲廟屏○國社在廟門內侯社在籍田中皆配稷惟天子之北郊是祭地不配稷胡氏無北郊之說非是。

管仲章○局量以所容受言規模以所設施言不能正身修德正他局量樞機處不能致主于王道是他規模狹隘處而其根原總在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來不知大學之道則不去做格致誠正之功何以正身修德既無齊治均平本領那能致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士

主王道○器之大小固從本質來然能做大學工夫則日大○管仲一匡天下尤合諸侯自晉文而下莫有過者其器豈不甚大但較之伊周則渺乎小矣管仲之小以王道較之方見○或人平日也震于管仲之功見夫子以爲器小真是摸頭不着故疑其儉因夫子辨其不儉又疑其知禮雖是平日看得管仲高夫子只隨他所疑辨駁駁倒便休並不曾與他說器如何方謂之大管仲之器如何只謂之小然者而犯禮其易盈之狀已可見矣朱子總註最精○三歸臺名其所以命名之故在仲必有所取而今既不可知不必深鑿○樹在路門天子在路門外諸侯在路門內蓋自此而外爲治朝自此而內爲路寢在內外之間故立之樹以蔽內外○其內路寢亦謂之內朝公族大夫亦得入異姓則不得入○堦之制唐孔氏于郊特牲明堂位皆云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尊在其北阮逸禮圖謂水爲之高八寸漆赤中壘崇華禮圖謂堦卽豐似豆而卑高八寸足二寸漆赤中壘謂豐以承射不中者之罰爵用與堦異且豐字從豆堦字從土而堂角東西之堦室中庋食之堦楹間康圭之堦俱築土爲之則斷如孔疏無疑也但奠圭堦上必藉以藻率以率衣木而非竟着于土則土堦上或別有木以承爵而通謂之堦如阮說未可知也又五禮精義開元禮儀俱言堦似祖廣二尺高三尺

豈反爵之姑高尺而承圭之姑高三尺故禮別言崇姑康圭而彼誤即以三尺者爲反爵之姑與

子語章○人都說樂微妙難知其可知正從難知處想像而山下四如字卽在其字中○成字實上始從來言必如是乃成一終耳若分以成另爲終之一節則此一節樂音又是何如○樂有聲有音有律而聲又有人聲有器聲聲是單出的或清或濁或高或下只得一樣若合清濁高下而連絡之則成音矣音有五最濁爲宮次濁爲商清濁各半爲角次清爲徵最清爲羽凡人矢口而歌亦必有此五者卽隨舉一器擊之吹之亦必有此五者但不以律統之則其音必參錯而不調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古

所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律有十二其最長者爲黃鐘九寸此九寸之尺也若十寸之尺則爲八寸一分次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太簇八寸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六絲六忽蕤賓六寸二分八釐林鐘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應鐘四寸六分六釐爲最短大約律長者聲最濁短者聲最清而每律中又各有官商角徵羽五者如黃鐘之官爲黃鐘正官黃鐘之徵爲林鐘蕤賓之商爲太簇羽爲南呂角爲姑洗而要以黃鐘爲主林鐘爲正官則林鐘之徵爲太簇出商爲南呂羽爲姑洗中角爲應鐘所謂旋相爲

宮也其間又有用正律變律半律之殊大率黃鐘至蕤不爲役故凡人他官皆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之黃鐘不用九寸之黃鐘此變律也臣律不得過于君律如林鐘六寸爲君則不得用八寸之大簇而但用其半則才此半律也又有變音之異如黃鐘官之變官爲應鐘在羽徵變徵爲蕤賓在角後徵林鐘之變官爲蕤賓變徵爲大呂所謂正音爲和變音爲繆也樂有專重人聲之時有專用器聲之時有人聲器聲並用之時如升歌雖鼓瑟要以人聲爲主也次下管則純用簫管之屬無人聲矣次間歌則堂上一歌堂下一吹相同而作次合樂則堂上之歌與堂下之吹一齊並奏而人聲與器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古

聲合矣樂又有舞而此不及者太師止能審音舞非其事也○樂只是一箇和翕如是和之始凡樂之作其音必緩其節必徐故許多樂器高則齊高下則齊下其音劃然齊一但此處猶不甚難到放然大作之時則其音節漸繁高高低下相錯而成文故曰純如若此處有一毫奪倫則純而不徹非純之善矣然有心怕奪倫而求其徹則此處卽成斷續徹而不釋反失其爲純矣故必純中又徹徹中又釋乃爲樂之至妙故下卽以以成結之一成如此則九成六成皆要如此可知矣存疑謂此大成之樂亦謬○八音如金以聲其始玉以振其終搏拊琴瑟在堂上升歌用之鼗鼓簫管在堂下笙入用

之金奏之樂其聲皆宏大。笙奏之樂其聲皆清潤。而執如磬。釋之妙則不論堂上堂下。金奏笙奏皆宜有之也。○凡奏樂以一律為主。極其變至七律。則正音變音盡矣。附氏十二律不具之說。只可論樂之全。若一戚內則兼有至于八音齊作之說。則直是雜者無與于笙簧之屬矣。

儀封章。○封人惟恐聖人不許他見。故述其素履。以應幾夫子之不棄。不可稍涉矜誦。○爲木舒斷主得位行道。方與何患于夷。句呼應。而將字語意亦明。○封人胸次儘高。舉孔儘大。輔氏不惟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二語極道得好。若孔子之終不用。則天數之變也。封人安知。

爾書約言

卷之二

天至此與從古大德受命之天遂一變乎。

謂韶章。○美從功末。善從德末。還只輕帶說。○韶樂今無可考。看武樂始而總于山立。終而復繼以崇天子。中間如夾振四伐。分夾而進。發揚蹈厲。以象太公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一。朝。君臣功業。武緯經文。都在裏面。想韶樂亦必把益烈山。禹治水。稷播穀。契明倫。賓門納麓。野農歌。許多開天闢地功業。都在裏面。所以聲容俱極其盛。前如伏羲黃帝其功皆不如唐虞之隆。而堯之功未成。禹之功皆在舜世。故韶樂獨盛。湯始革命。而武功阻。亦不及周。故武樂獨盛。看後世諸樂皆廢。而韶樂武樂。至北魏猶存。則其聲矣。而非他樂可及。信。

矣。武事收。即樂爲樂。武。盡善未盡善。原即在盡美中。如九功唯敘。九敘惟歌。何等和順。總于山立。夾振。戰伐。便何等。惕然。此亦是人所可見。若其中微妙處。儘有人所不知。而重人獨識其微者在。○如以德論。則海較梓于武。而功不及。故。復不如武之美。想此韶武並稱。亦是因人所共推爲極盛者。而夫子又加辨析耳。○舜苟當武之遇。其德極盛。則其所處。然有不同。武卽處舜之時。其德到底不及。故通只帶下說。居上章。○寬敬哀的人。未必無過不及。然其本既立。卽有得失。尙有可觀。不寬不敬不哀的人。根本既亡。却把甚麼去看。甚絕之之辭也。

爾書約言

卷之二

里仁第四

里仁章。○此爲擇居者發。黃勉齋云。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舊。漸染。以成其德。則惟保愛。以全其生。二義說盡。○風俗仁厚。亦不出心德之外。但此淺耳。若一里人心都刁涼暴戾。那得成善俗。○既言擇。則非憤憤不知有去就矣。乃不處仁。則其心必是喜浮華。惡醇樸。愛角勝。厭安祥的。故曰失是非之本心。

不仁章。○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卽入乎不仁。中間絕無安着處。故一爲外物所奪。卽爲不仁者。○不仁之人。種類亦多。也有處約卽瀆。處樂卽淫的人。也有初時矯飾。到。

得長久來，拿捉不定，終究淫淫的人，卽淫淫亦不等，也有較爲賊盜之淫，也有詭譎卑屈之淫，也有窮奢極欲之淫，也有心高氣傲之淫，然總是不仁一類。○聖人不說不仁者，約必淫，樂必淫，却下不可久長字，語意寬容，見這等人，縱一時不露底裏，恐到底不耐久長耳。○濫冒內而出，淫自外而入，淫如水之溢，全不顧隄防，淫如水之浸，漸透入骨子。○不仁之人，當其處約，怨天恨地，無所不爲，與之以樂，可以解矣，乃未幾又做出淫的事來了，當其處樂，奢淫縱恣，無所不爲，與之以約，可以斂矣，乃未幾又做出淫的事來了，總是處約處樂無一而可。○仁字所包者大，不專在處境，而處境亦在其中。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七

看下文安貧賤，審富貴，固是理欲大分界處，然終食不違，迨次顛沛，必于是，豈單在處約樂上見。○無適不然，則不違處約樂時，凡大事小事，處常處變，無不如此矣，不易所守亦然。○仁者已行得到，其知不待言，知者雖未做到，然他見得已極分明，不可復搖奪。○饒雙峰曰：安仁者，心與仁；仁卽我，我卽仁，故註曰：安其仁，卽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故曰：利于仁，猶未是仁也。○夫子只以仁者智者與不仁對勘，不重仁知之分，故內註以淺深之不同，句作開，皆非外物所能奪，句作合，謝氏分析仁知極精，亦對開外。

唯仁章○無私心之謂公，好惡當理之謂正，此二字總在仁義

中，乃其所以能好惡處。○人亦有一事之好惡，當理者，而其心不公，終究多錯，故必公乃能正，亦有無私心而好惡究不當理者，故公又必正，公是體，正是用。○李侂雲謂此章是從仁者內想出能好能惡來，不是論好惡而舉仁者以立極，按此說以上下章例之，似重仁邊，但本文一箇惟字，雖不隱隱，則卽好惡說起無礙。

苟志章○仁字與道字不同，道字闊，凡當行的都喚做道，故尙有取惡衣惡食的人，仁字切，故志仁便無惡。○朱子以苟謂誠，則其志也亦非泛泛向此矣。○聖人立言有細密處，亦有快藏處，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及此章，然，是快藏。○朱子方志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太

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忘仁，賤惡又生一條補出最密，然不可入夫子意中，夫子此處真道得快藏。○惡與過不同，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志仁的人，過或未免，惡則必無。富貴章○前一節是取舍之分，明末一節是存養之功，微細分之，則終食無違，尙是處常，迨次顛沛，又極之處變，更分之，則造大止是乘我以狎，顛沛則又動我以險，總一層逼進一層。○不以道得之，謂理上不該如此，然此只是公共道理，在君子自家最切處，却有仁在。○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二語甚妙，然所謂兩端，只是謂以道之富貴可處，不以道之富貴不處，不似那貧賤以道也不去，卻不以道也不去耳，非

謂于非道之富貴尚猶豫不決也。○朱子曰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名不是名譽言算不得君子耳取舍之分明尚是相處於此脚根且扎不定更說甚細密處。○貪則一見即要絕不去審厭則必去之始快又焉肯安。○去則竟與之離違則畧有所間亦是。○不是向終食造次顛沛時去用功言無時不用其力即終食之時亦然無處不用其力即造次顛沛之處亦然。○呂謂欲形容存養之密反借疎處托出正得語妙。○中庸以存養對省察此以存養對取舍者存其心養其性原該動靜內外而言中庸省察是于全身內指出切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二

五

要關頭此節取舍亦是于全身內先提出分途界限不是取舍前全無存養工夫待取舍後纔做存養工夫也故朱子曰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難道閒過了日子不成。

我末章○此章望人能用力于仁首節高唱而入末節反覆徘徊精神全注中節上。○三個未見不同首未見是未見其人。是實的中節未見只作無字看末節未見回映中節是虛漾文法輔氏之說殊不其然。○朱子云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種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的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的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資性生來不同故他工夫亦便各從此一路

做去好仁者資性純粹只見得仁之可好亦不見那不仁乘間抵隙而來故竟從好仁一路做去惡不仁者資性剛果仁雖未為我得而不仁之乘間抵隙却頃刻難容故奮然決去直從惡不仁一路做去論資質則好仁者稍優論工夫則惡不仁者極峻到得無以尚之則真能求必得而仁為我有矣到得不使加身則真能務決去不仁毫不得近我而我亦已為仁矣故皆曰成德之事。○成德者真能實用其力已成得一箇好仁者惡不仁者之德也。○其為仁矣矣字註只作者字連下讀。○好仁者者字極重言必無以尚之而後謂之好仁者而非猶夫泛泛悠悠之好也惡不仁者者字亦然。○大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二

五

節言好仁惡不仁者只是用力到極足處而人動輒以力不足自諉我謂他還是不肯用力耳若果用之那有不足之理成德之士非不可幾也。○一日二字亦不可放過人之悠悠忽忽總只是玩日愒時逐日捱延過去若于此日扎定脚根便是禪門所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氣象。○三節雖有字緊承上未見作轉言用力不足必無此理即天下客或有此力不足之人但在我却不會見過正跌實上節未見力不足句蓋用力而力不足他也必實實去用到底沒奈何地位纔見他力不足而此種人會有之乎然則到底還是他不肯用力耳豈成德之士必不可幾哉本文未見只應上節玩但我偶

未之見耳。語句甚明。用力而力不足。今亦未見其人。是朱子推明夫子語意。却不是本文未見字。○用力全恃氣。而非志則氣誰爲之伸。故朱子特着箇志字。力不足只是弱。然非志之昏。亦必不至此。故朱子特着箇昏字。蓋天下人惟志昏。故氣弱也。

人過章○無心謂之過。君子與小人立心制行。各各不同。不要說他有心做的事。自然各別。就是無心錯來。君子一定錯到仁一邊去。小人一定錯到不仁一邊去。則卽以過觀之。而其仁不仁。亦可見矣。不言不仁者。聖人寬宏。說此一邊。那一邊已見。且過原屬不好一邊。不消說也。○此章謬解最多。饒氏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至

謂過如周公孔子。愚謂周公不逆料其兄。孔子諱君之過。原是天然人情之至。何嘗過來安得以陳賈司敗之言。反以過字坐實聖人也。或謂恐怕仁者埋沒過中。故要觀。愚謂君子小人平生制行各殊。人所共見。何曾埋沒。又或謂視其所以。章要從好處看出不好來。此章要從不好處看出好處來。則是又專在過上看人。犯朱子所詞矣。總之此章仁字不用深看。觀字不用着力看。朱子云非是要在過上看仁。就在過上亦可以知仁。二語何等明劃。

朝聞章○此爲泄泄終身不求聞道者。言人而不聞道。則生是枉。生死亦是枉。死而不聞道。則生不虛。生死亦不虛。死只

從反面一托。便明。呆向死字作解。痴矣。朱子補出生願字。理極足。用其言字語極圓。○朱子云所謂聞者。通聖凡而言。又曰大要知得爲人底道理。其多少。又在人學力看。幾子數語。便知聖人立言之妙。當下人人可覺。其下者錯認。半生翻然悔悟。其最上者。便如曾子得聞一貫。直達本源。豈道中等級多聞字。中等級亦多也。但謂之聞。亦不是。畧畧見些影響。故朱子又曰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卽死。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

志道章○既名爲士。便是求道的人。心欲求道。尚未做求道的事。李侗雲曰。而字一轉。已把惡衣惡食與道字做了敵頭。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至

字與志字歧作兩路。所志者。尙未求必得所取者。已決求必去。道邊趣味短。衣食邊趣味長。何足與議哉。註兩何字。卽未字。聖人語不迫切。說箇未足。便以門外人視之。○朱子曰。求安飽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此則非不可衣且食也。特以不美于觀聽而自惡焉。其謙趣卑陋。又在求安飽者下矣。○趣由千識識高。則趣自高。

君子章○呂謂於天下。猶云凡事與子張問仁章同。乃無適不然之意。愚謂不言凡事。而云天下者。天下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理在。若以有我之私。與之便與自然之物理相左。則言于天下。而下三句道理已起。所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也。○

無適三句一氣直下言君子於天下之事也不決意要做也不決意不做只看這事如何義當做便做不當做便休耳無適莫而無適以主之不免猖狂自恣却于中間作一折故置圈外○泛泛庸常的人也不能適莫適莫的人他也有主見也有力量只不曾識得義故主見力量都成弊病若君子豈無斷斷必為之事然不是適莫無斷斷不為之事然不是其無他有義在焉故也○朱子云義之與比不是我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呂調義以方為體以精為功不以融化渾釋為極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違正與聖人之旨相悖愚謂此君子是已成德的人其精義工夫自在平昔到此處已不費力矣若于臨時要去擇義安能與此乎○與是與那事物之理我之處物悉當其宜則與那事物之理渾合無間朱子云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物之理是在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此即應接處物為義須連處字看處乃我處之也饒雙峰唯義之從蔡虛齋惟義是從是我與義比不是義之與比了呂謂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可見當然之理即君子必使我的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與相合為一此一條極分明○義字略斷我之處與事物之理渾合無間這纔是義不是我比那義亦不是把箇義去比那事物之理

懷德章○或問云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于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淺深但此章大旨在乎辨君子小人趣向之不同不重君子小人又有淺深上○朱子小註云此不說成德之人但言如此則可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本註亦下趣向二字可見此尚是分途處不宜說太深但向後各無住手處直到上達下達耳
放利章○放依也他與利直是頃刻不離呂云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也○放利與爭利不同爭利的人顯然肆惡人亦得顯然報之放利的人做來亦極妥帖尤求但他處處占盡便宜人多隱恨于心故曰多怨爭利之禍急而小放利之禍深而大
禮讓章○讓者禮之實爾行禮的恭敬辭讓之實心也事君如鞠躬拜下待賢如降階避席此等處皆可為惟此恭敬辭讓之心方是禮之實孟子言恭者不侮人便是此節註解若如侯氏以爭利說不讓是離却禮字說讓矣恐非
不患章○朱子云不患無位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只怕有官不會做則下句亦當云莫愁人不知請問你可知的在那裏只為無其實而望名位者痛下針砭耳莫太看深故程子說君子置國外

參平章○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渾然一理體也泛應曲當用也
許東陽謂聖人之心全是理行由全是道把道字全屬用上
亦不是體只是一箇用却萬變而不同曾子千其用處隨事
精察而力行之其事道是如何其事道是如何其一定的道
是如何其常增損變遷處道又是如何逐件都是了了如在
目前但未知其體之一故夫子呼而告之曰吾道是一以貫
之的不是這樣零零星星的其所謂之者即指其目前逐件
了了者也一字與道之字所指對不與貫字對○一以貫之
不是以一貫之一者何即所謂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也以貫
之言任憑千變萬化都從這裏流出去耳一便是大德敦化

之便是小德川流一便是天下之大本之便是天下之達道
若說把箇一去貫便錯朱子貫如散錢一是索子之說亦須
善會○人孰不有心但心有入心道心之別心離却理便只
是人心非道心矣事孰不有理理離却心亦空而無寄與我
不相屬矣看註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八箇字何等分明今人
或說一理或說一心都錯○一以貫之如月落萬川萬川有
萬箇月却只是天上一箇月萬事有萬箇理却只是心上一
箇理○曾子精察力行到此地位即不告之亦當自會得夫
子一點便如時雨化之○顏子每聞一語即洞見本原不消
呼亦不消唯于貢多學而識少了力行邊工夫故嗟呼之亦

未能唯其餘諸子未能望見聖人只教他做博文約禮工夫
若到時也是一樣○謂子貢從知入手則可謂曾子從行入
手則不可曾子精察而力行豈少了知必精察而力行豈有
先行之理或問下論朱子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何也曰朱
子只謂曾子已做到子貢但見到耳不會說曾子少了知○
忠恕是曾子與門人大家日講究而日從事的因言夫子之
道豈有他哉乃即吾章日講究從事的忠恕也恕以待人其
用無盡而總是盡我之心忠豈不是一恕豈不是忠之所貫
者哉○或問忠便是一恕便是以貫之則曾子于一貫宜知
之久矣何待于呼恩謂曾子平日待這箇人也盡心待那個
人也盡心便把忠也認是零碎的到今日纔知只是一貫心
在那裏盡故未聞一貫前連忠恕都只是用開一貫後方見
得忠是箇體恕是箇用○忠恕本只學者事曾子欲人易曉
故借來說夫子之道是移上一層學者之忠要盡夫子無待
于盡學者之恕要推夫子無待于推至程子言繼天之命於
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是又移上一層朱子
云天地是無心的忠恕聖人是無為的忠恕學者是求做的
忠恕三言約而盡矣○朱子云學者之忠近誠恕近仁又曰
忠因恕見恕出忠出又曰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忠
來又曰忠恕如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又曰一者忠也以貫

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又曰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愚按朱子所云只是一箇一者。萬物一太極也。分着各有一箇一者。物物一太極也。譬如父之生子一般。父只一箇子。分父之精氣以生。却又完完全全各成一箇。曾子於忠恕實實做到。故即忠恕便見一貫。其餘門人不知一貫。緣他於忠恕不曾做透耳。○忠恕是下學事。一貫是上達事。做透便是箇所謂下學而上達也。

喻義章○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李岱雲曰他人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忠

品心術都已定了。非必此事之無利也。君子深喻在義。即有利都見不得。亦非此事之無義也。小人深喻在利。即有義都見不得。○朱子謂也有篤好故深喻的。也有深喻故篤好的。一在前一在後。○張南軒云無所爲而爲便是義。有所爲而爲便是利。

兄賢章○此言真自愛者。觸目經心。見字要說得活。賢不賢要說得零星。思齊自省要說得震動。○賢未必我所無也。一見之便欣然。願慕如不及也。而思齊焉。不賢未必我所有也。一見之便悚然。直惕懼不免也。而內懼焉。註黨字實恐字虛要細玩。○齊字結思字說即在當下。未說到日後長進工夫。○

註是善是惡。只指一事上說。不指一箇人。故胡氏說置圖外。幾諫章○此章重提事父母三字。看事親有隱而無犯。諫豈人子所敢言乎。下氣怡色柔聲。是事父母者之常。即父母有過不敢不諫。諫來亦只是下氣怡色柔聲。但見其事父母也不見其諫也。此之謂事父母幾諫也。○見志二字甚深。所謂無形聽無聲。又敬又字。轉一境。進一步。前面下氣怡色柔聲。猶是事父母者之常事。見志不從。覺得自家精誠不足。威格又悚然。起敬起孝。要在精誠志氣上。默動其親。何配瞻爾下氣怡色原是敬。柔欲爲又字生根。不知反把又字精神失却矣。○不違朱子云是不違去那幾諫之意。想此時諫法一發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天

深微。○幾諫自然樂從。又敬有何致怒。此處只設言以明事理之極。非定不從與勞也。朱子云若或父母不從。甚至撻之流血。若或字甚至字下得甚圖。○又敬言悅則復諫。不怨不言復諫者。前面起敬起孝。猶有諫。至此全不敢以口舌再進。只把精神意氣積誠以感通之。又轉一境。又深一層。所謂變齊慤替。亦允若也。諫章補出又諫。便不見深處。

父母在章○註已之思親不置。頂上二句。恐親念我。不忘又進一層。○下句遊無遠字。千里萬里之遠。必不爲矣。即百里數十里之遊。亦必有方。

父母之年章○喜懼一時並集。不分先後。但喜猶可見於外。懼

則獨隱於心

古者章○言字要坐得實，逮字方逼得緊。此言不是傷易傷煩，已肆出悖之言，乃是道理上精當極至之言。吾言之至此，做來却不能至此，便可恥。如人說孝，便以大舜爲極，而我之孝能及此言乎？說忠，便以伊周爲極，而我之忠能及此言乎？其不出也，正是策其躬使必逮，不是罰其言爲不逮也。○恥不逮，則不出，正是精神收斂于其躬，卽必逮亦是精神策勵于所恥。

以約章○陸稼書云：此章專爲以才智自逞者發。○凡事都要有箇規矩準繩，放縱的人於這規矩準繩差處必多，收斂的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堯

人於這規矩準繩失處自少之字，便指那規矩準繩。

欲訥章○君子精神全在欲字上。求言未行之時，先有求訥求敏之意。旣言旣行之後，還此求訥求敏之心，未能訥敏之時，必求至此。卽旣能訥敏之後，未嘗放寬，這欲字是徹上徹下，徹始徹終的。

不孤章○分看則上句以理言，下句以事言。然實一正一反，相足我之德本是天下之公理，安得孤？天下之人心亦與我同，此理所以必有鄰。

事君章○夫子於君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朋友言忠告善道，不可則止。此註中先下個事君，諫字則以道可知。導友善

字則忠告可知。如是而不行，不納則不可則止。乃君臣朋友之正義也。君子之止，非爲全身遠害計，而子游以辱疏言者，見至辱疏則非徒無益，而吾與君友兩受其傷。正深明不可則止爲事君交友之正義也。今人動謂不能以誠感之，專務口舌，則并成不得個諫君，成不得個導友矣。不責其不盡道而遽勸其止可乎。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季

四書約旨

任啓運著

公治第五

公治章○說可妻也必有以取之是正意

取之之字指長其下是虛字許氏說謬

二句見無害于可妻是餘意故註用又字○不廢免刑實指出他可妻處然亦是夫子懸斷不是容實事

子賤章○君子哉句美子賤是正意下因見魯多賢是餘意○

能尊賢取友以成德意原在上句中但未說出耳○豪傑之士無文猶與豈定要靠着別人不能自立的人即生來君子中亦有何益只因子賤之成德全從尊賢取友來故言如此耳夫子不明說子賤能取却從對面說也虧魯多君子借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一

取又不正說魯多君子借他取却反說魯無君子斯焉取有無限替他欣幸意而子賤之能自爲君子在言外着一帶語不得

子貢章○器固有貴有賤有輕有重有華美有樸陋但輕賤樸陋則其器亦不足稱夫子許之以器自是指好一邊子貢不肯放過必要討箇着寔也見子貢細心處也見子貢用工處○用之宗廟是貴盛黍稷是重飾以金玉是華美○瑚璉本是瓦器而飾以金玉今人竟認作金器玉器大差○子貢爲瑚璉之器一半從資性來一半從學問來○上章君子字朱子云只是大槩說未便是不器之君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

則此不粘上章爲安

雍也章○或人美仲弓處輕惜仲弓處重故着箇而字轉下其

所以惜之者正憂其不能入世耳○或人原不識仁只說他重厚簡默是箇好人○可使南面言仲弓寬洪簡重此不言寬洪者寬洪在意最上難見若厚重簡默在氣度上則或

人亦見之○使原不算才或人把使看得重便算是才○焉用使句畔頭嘯嘯說人二句註明使之無用不知其仁句接

着仲弓只作開筆焉用使句仍覆轉截斷○上三句泛說下

二句方着仲弓○屢惜于人與他入世意正相反○因或人重使故只把使字折倒便罷至仲弓之爲人却未與他深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二

緣他于這裏都沒處說起○或人看得使重故把仁字形起夫子看得仁字極重故把仁字丟開呂謂使正是不仁祿謂仲弓之仁正在于不使都不是

漆雕章○仕之事有大有小斯之理無大無小仕有大小故即

有未信原不妨仕理無大小故一有未信卽日用常行尙多

疑礙又何先仕又何暇仕○如何是信卽夫子之知天命也必知到此處纔無疑礙之疑○問既明明見簡斯在這裏如

何又說未信既未之能信所謂斯者又是何物曰此卽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也但顏子是做到那裏爾只是望見

些影響故曰已見大意○關點見大意處不問點廣闊關

密故朱子曰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關
若實○聖門如由求盡子曰可使彼亦出而仕矣未信一答
直出夫子意外故深喜之○唯平日篤志故見大意見道大
意則不安小成而其志愈篤矣程子云見大意從斯字得來
朱子云篤志從吾未能信得來

乘桴章○浮海之嘆只是耳不忍聞目不忍見全是一副悲惻
心腸所發朱子云爾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可爾
妙會

問仁章○武伯只是問仁夫子只是說仁不可知才之可見正
是趨起仁之不可知切莫反重才上去○李延平論仁曰當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三

理而無私心當理在所為之事上看無私在我所存之心上
看已兼內外而言矣朱子又云全體而不息全體則渾然無
一理之不已不息又純然無一時之斷斷又兼精粗而言之
而仁之義無餘蘊矣○全體仁則才之見也全是仁若未至
此連才上也差誤如求之聚斂由之不得其死亦是○仁不
可知是說或在或亡包他不定不是說仁在心曲無從窺見
不然回也三月不違仁聖人如何又能知得○賦法司馬法
四井爲邑四邑爲邾四邾爲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車馬在後凡五
人出車一乘周禮稍人掌車乘之法鄭氏謂乘爲四馬凡
出車一乘周禮稍人掌車乘之法

乘愚爾周禮是演習之數司馬法是出軍之數鄭氏則又有
勞加一里爲成之說百井出車一乘或出兵多則六十四井出車二
乘用兵少則百井出車一乘有二法也○邑字之說古甚不
同如四井爲邑是十二家而三十六夫也夫三爲屋千室之
邑十室之邑皆見論語大約只如今村落相似蓋人必相依
而聚聚則必推賢知一人以爲之長其長又必選推其賢知
過我者以聽命焉此即古封建所自始而天子諸侯大夫士
之所以遷相君也○東帶句與上千乘之國千室之邑一側
不粘然赤也二字言赤當此時可使與賓客言耳

與回章○子貢悅不若已想他方人直看得自家好了故把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四

上面的人壓倒他要他自是○十不是十件朱子以始終子
該之便千件萬件也照在裏面即二亦不定是兩件朱子以
彼此釋之即三件四件總是逐步推來○黑如明鏡當空物
來畢照惟謝如持燈索物逐處搜索○論天資則子貢高則
顏子沉潛亦差不多論學力則子貢涵養既不如顏子之粹
窮理又不如顏子之精却差多了夫子以回比賜正要他從
學力上趕上去○朱子云子貢德行在冉閔下然聖人之道
大須敏悟曉得方擔荷得去冉閔非無德行終是曉不甚得
擔荷不去聖門自須會下便須遜子貢○弗如也句截煞定
了下句方作轉身自知之明才雖自屈都在下弗如也何所

是所以可與之故。○呂云與處不論從前不論究竟只在當下。今講章必言知其不如自然能如子貢到底何曾如顏子來連夫子之與落空去了。

宰子章○朽木二句是直責不是比喻。上無譬如字下無物猶如此字。○惟昏故情惟志昏情故氣亦昏惰。○總一時語再加子曰者直責盡了稍停一停想他平昔如何會說又提起再責之一種神情宛然可見。○夫子從前何曾輕信從後何曾刻覈只痛責宰我耳。着一實語便呆說向世風更錯。

未見剛章○剛在心體上在骨子裏其氣象直是壁立萬仞。○天地之氣有剛有柔柔的未便不好然柔的必定會粘帶些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五

惟剛的便常伸于萬物之上他把天地民物之理便能直下承當若人有一毫私欲便與天地不相似便與民物相隔。○慾字從欲從心達欲便在他心上了。此不得偶然一念之私也。一念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况慾乎。○聖門諸賢如顏子請問其目諸事斯語直是剛他的私欲不過是紅爐點雪子路豈不是剛然他粗處便夾帶得物欲在耳。閔雖少欲却又沒此大力量如振者渾身在泥水中何處說起。○呂謂無慾未足以盡剛。俗雲謂無慾則此心純在天理豈尚不得爲剛。愚謂無慾之盡便是剛但不至如申枻之多慾尚未是剛慾固是剛之敵頭然夫子所思之剛却不但是勝于申枻之

慾○諸家皆謂剛是不屈于物非不屈於慾。愚謂所以屈者亦緣見此物可欲而屈耳。可見屈處不在物處在慾。

不欲章○子貢在門人內夫資學力只在顏子下一等。其子仁也豈是不會到底。朱子云日至月至亦是徹底會到一番。子貢用近譬之功到此日實實已到自家見得此種廓然大公氣象故舉以質之。夫子知他尚是初至向後保守甚難以回之賢尚只三月不違賜如何便信得。故曰非爾所及正是教他百尺竿頭進步時下都說子貢看得易了故說得真脫竟不許子貢有一日至仁乎。李岱雲謂未能無加而以亦欲譬過便是不肯痛下工夫更苛而無當。○想做到極處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六

便是仁。

夫子章○此是子貢初得聞性道而深喜之之詞。○聖門立教止有博文約禮夫子之文辭便是文威儀便是禮。曾子精察也便從這文上做工夫力行也便從這禮上做工夫。這威儀文辭恰好處便是天則便是性道。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顏子做來便到卓立曾子做來便開一貫文章性道豈有二乎。聖人教人只有文章正爲性道只在文章淺者見之謂之淺深者見之謂之深。隨其人自領之耳。若認不可聞是夫子藏在那裏如和尚付法別有密相授受處則夫子無隱爾又掉說那重

看得聖人如鬼如域。○子貢多學而識他全向文章上用功。夫其得聞性道亦原從文章上得力。但既聞性道則性道文章不是兩箇。已明明知之而說來到底是一箇。若緣他是知到不是行。到其深淺生熟本量固在也。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平平常常便無此等驚張話說。○有謂本文明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子如何增出罕字。此說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十四字成句。不得于中。裁斷。○一貫之傳。必待曾子精察力行。將有所得而語之。是不輕言者在夫子。門人與聞而不知所謂是罕言而不得聞者。自在門人。然夫子原是呼曾子不呼門人。可見退歸教不屬等。

附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七

意上

子路章○子路是極喜聞極勇行的人。聞了即行。並不會有頃刻停留。記者偏于不會頃刻停留。錄其中形容子路奇絕。○俗語形容搶食的人。吃一闕二搶三。相四想子路好學急行。真有此等光景。

孔文子章○子貢自論文子。夫子自論孔文子之文。論文子則其人何可證。文子之文則其文亦有所取。○夫子說治賓客想他所學問。必是那典章制度進退成儀。子產章○其字屬子產。恭敬惠義是君子之道。四君子之道。若散言之。不止于恭敬惠義。君子之恭敬惠義。若深言之。亦不

止于持已事上使民養民。如修己以敬之說。此但言子產之持已。合于君子謙遜之一端。子產之事上合于君子謙格之一端耳。下語須有分寸。然只是美詞。無識其所不足。是晏平仲章。○既曰與人則凡朋友親戚皆在內。不必定是賢人君子矣。既曰與人交則實是其平生相與之人而惡逆猜忌之徒。非所交者必不在內矣。時說必牽扯崔慶陳飽非是。○敬字固兼內外。但此指儀文一邊。蓋人始而相見。必有許多善接之儀。到後相熟久了。便脫畧脫畧。則狎侮則至。凶終隙末。平仲始時如此敬久之。亦如此敬。所以為敬。

藏文仲章○呂云因文仲有知名故。即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

附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八

知識其事也。故不曰不知而曰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山節藻梲。只是極其尊榮。古者重服必取山藻周天子廟魯周公廟皆山節藻梲。是辨其知不足。讓其僭家不藏。還意不宜竊入。○文仲只是誦讀鬼神。然唯不務民義者乃營心于禍福。則于民義益不務矣。

令尹章○自仁流出底忠清。如比干之忠。伯夷之清。皆仁也。若不從仁流出。則忠只是忠。清只是清。○子張極力鋪敘。要形容得是仁。然據他說來。也只是得是忠清。○子文所謀皆僭王相夏之事。文子不數歲復反於齊。則他忠清也未到底。夫子亦只據其所稱斷之耳。○子文所為似無私矣。然不知他三

仕三已及所告果當理否且其無喜愠而必告時其無一私係否耶文子之去似當理矣然不知他去後果無係戀之私否且其去時真見理之當然否耶故皆不許其仁。

李文章○此章是論文子不是論思與上下章一例。呂說看文

子生平所為多恭儉之事似乎也好但他利害心忒重如東門殺太子而立宜公他豈不知他是篡弑却為之如齊納幣莒僕來奔他又必出之境以見篡弑之不容明明有挾制宣公意到公薨下歸父在齊便乘機逐之使魯國之柄盡歸于已可見他算來算去多在利害上着腳利害上越算得精則于義利上越差得遠若他初念發來未必有此所以人傳文

子之三思以為英談夫子說他若把初念所見再斟酌一番

求當乎理斯亦可矣何必更只管反覆躊躇若是乎明是他私意都從三思起也○三字去聲是只管反覆算計不是三思○朱子云雖是聖人就文子身上說雖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他地位闊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又曰思之有未得者須着仔細去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矣玩朱子語可見本意只是論文子但聖人立言面面都到則即以此論思之法亦可耳如何今人反喧客奪主

審武章○若單不避艱險而不能保身濟君其愚有何不可及

朱子云不全身退聽是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又曰愚非愚魯之謂是有才不自暴露又曰沉悔不認為已功又曰武子既能輔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故不可及可見武子之不可及者不自表著二也不失其正二也事事處置得宜三也如此方能保身濟君呂陸之說徒說向血性一邊絕少學問意思○武子本是極智的人到此時却能渾然不露一毫知巧必有一段學問本領在

在陳章○道不行于當時便欲傳于後世則吾身雖沒而吾道尚存堯舜文武之治未必不可復還須想聖人這段胸懷重

以萬世為量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節註云斯道之傳

得之者衆天下後世將無不按其澤聖人明道行道豈有兩副心腸是歲孔子年六十矣後四歲反魯途過時齊定釐奏作春秋正是此意○程氏云斐然成章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于盡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于中庸終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非得聖人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耳○狂者志大是說好處簡者畧于事是狂裡不好處過中失正從畧于事來緣他見得大意便欣然自足把精微

中庸處全不細心理會則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
用其中便不免墮入異端去聖人裁之便是教他于這精微
中庸處着實用工夫○不得中行章想他好處而與之故實
其進取此章憂其不好處而欲裁之故言其備裁其過乃進
之中也

伯夷章○朱子云不念舊惡他胸中都是義理又曰聖人大事
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註其介如此宜若無
所容矣不但爲不念舊惡作反疎亦即爲怨字生根這怨字
從夷齊之清上想來言惡惡之嚴至于夷齊宜乎人多怨之
矣然人究不甚怨之者緣他只惡其惡非惡其人人苟能改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十一

惡亦旋止怨之之希用是故也兩句合來總寫出箇清者之
量惟聖人之量足以包合天下故天下之人都在他量中
微生章○因微生高素有直名故卽一事以辨之與文仲居蔡
章一例○不直言己之無是曲意必欲如惡語是猶物不明
言鄰之醜是掠美竟以爲己之與是市恩曲意猶物對或一
面看掠美市恩對鄰一面看曲意猶物是不直木根掠美市
恩又是不直上枝葉

巧言章○不惟言巧言令色而又首足恭可見他這巧令總是
爲諂媚○匿怨而友黃勉齋謂是奸人蔡虛齋謂意在乘間
而動奸險之其許渭旂云此種人與上一類必是附勢依勢

心有貪戀而不忍舍故隱忍而與之交若說是險惡的人與
恥字不類愚按朱子云皆不誠實者也可見只是心離貌合
一種人未必說到陰險報復○立心以直直字從上章來朱
子云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非來弄去便做
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可見此不是學者事但立心不直不免
墮落至此耳○疊下兩恥之何等痛切是喚醒世人不是專
戒學者故註下一又字以直字蒙上章且本文說得較粗與
鮮仁章自別

顏淵章○陸稼書曰聖門雖早言仁雖不輕許人以仁而莫不
望仁以爲指歸李缶雲曰忘字各就現成地位隱微中念慮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十二

專切者而言愚謂望仁以爲歸者志之所同但他工夫屬
種種不同其當下腳踏實地所念慮專切者志之所獨其淺
深于是乎見故夫子問之○朱子云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
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所之心又曰當時因子
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夫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
不同使子路若別說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
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子路車喪與共亦是倡率來說
不是專想做這一件事故朱子云必有但他做的工夫只做
到公物地位除却公物一層上面尚無處着手故朱子云無
不見他做朱子云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有戰國俠士氣
工大處

象陸稼書云豪俠之輕財好施是從慾氣上來子路是得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病瘵與我相關車馬糧糈自不足惜便是萬物一體之懷愚謂二說當參看子路固不是豪俠的意氣然這豪氣却未除○今人都說我之資子朋友者甚多如何可惜軍裝二件卽此說話便知他看得車裝甚重若無所藉子是人卽斷斷不假矣看子路氣象直是海闊天空○真知義理之無窮則有善其常也何伐之有不見物我之有間則有勞其常也何施之有○呂云兩無字是顏子克己之功不是自然的李岱雲云顏子的施施不過念慮隱微中不曾渙然冰釋一冰釋便是聖人地位愚按合兩說方見顏子分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三

最其工夫已到至精至密處○朱子云子路是去個吾字顏子是去箇矜字○老者便該安這便是他帶得安之理來聖人如其所應得者付之而已少者朋友亦然○蔡虛齋云老安少懷兼內外就此志在家則行于一家在國則行于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呂云盡天下而安信懷之此其極也然其中有多少親疏貴賤等級在○朱子云聖人日日做安信懷之事日日存不能安信懷之心

已矣章○註中兩層因而字而說只重內自訟上○伊川云譬如人爭訟必至勝而後已○悔是深憾其既往悟是并覺其將來

十章章○人只道實地不如聖人夫子說如我的實地三家鄉裏也有些生質不如我哉但好學不如我耳只是聖人好學之意若呆說生質同于聖人便差

雍也第六

雍也章○臨下以詔御衆以寬自是臨民一定道理寬便洪寬便重寬洪便簡重從外面看見其氣體之簡直便知其意之寬洪合之總是一度宗若仲弓根本工夫却在居敬上○朱子云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于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此卽程子居敬則自簡之意也又云也有居敬而所行不簡的人這而字是別喚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三

居敬又必行簡之意也但仲弓意思却重居敬上謂要行簡必先有居敬工夫○本文以臨其民總項居敬行簡來註中却單連接行簡者臨民之時其可見者行也然本領却在居敬故用如是二字貫下○漢曹參之治亦是居簡行簡但他尚做得好○夫子許仲弓南面原是許他居敬而行簡仲弓亦知夫子許已簡也因想伯子亦是簡但他居簡行簡與已迥別故借伯子爲問以考夫子所以許已者果何在夫子可之而又說出一簡字可其簡便不是可其南面矣單言簡便不是居敬之簡矣仲弓認做可字亦可其南面故詳辨之於居敬之簡着以臨其民四字下句無有伯子不可南面之

隱然是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意却正夫子之意也故夫子然之則仲弓之實可使南面亦見矣。○呂云不但居處居簡不同即行簡亦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居簡之行簡一切苟省任率愚謂此非情不同所以行之者異也。○陸稼書云非格物窮理工夫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

好學章○兩不字也是着力字故註言克己之功然不是專向這裡用工乃是舉他極頭處故註又着至于如此四字即小註所云好學之符驗也。○當怒處聖人也怒說不得無只因其怒而怒之非有怒于已也則怒而無怒矣若遇則聖人無有怒處只一點着意過處只些子未消便是達仁顏子不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卷

不貳則三月不違矣。○不違怒如雷通無聲稱謂不貳不貳過如紅爐點雪稍遲即貳矣若聖人則如明鏡當空妍媸在物上面全沒些子塵埃我本無怒何有于遲遲不自明何有于貳。○程子在物不在已句說得太高似聖人事不如有不善未嘗不知二句本易繫詞為確當也。

子華章○人莫不吝于與而冉子却寬于與人莫不吝于取而原思却嚴于取較之庸人豈不相懸萬萬然這裏正是粗在要識上面還有無數精義工夫看聖人於子華不當與又未嘗不可為益廣之與教原思不可辭又未嘗不可為鄰里鄉黨之與便見聖人精義到入神處。○本章只與哉成冉原二

子聖人用財却是餘意。○外註程子拈出義字固可斷義此章但聖人却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仲弓章○想當時用人拘于世類其子仲弓必有痛加排駁故聖人曉之如此然稱其子而斥其父亦非所安故只用體喻立說聖人細微曲折無不中禮於此等處亦可見。○子路仲弓四字絕句見此語為仲弓而發也要知此語意是曉人不是為仲弓辨白。

回也章○人生而有此心便生而有此德心與仁原不是兩物事但心是氣仁是理氣是載那理的眾人私欲細微這箇宅竟被私欲占住仁竟不知往那裡去了忽然覺悟仁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卷

即在這裡恰是一向那裡去了今日忽來一教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若此處至仁與仁至又別蓋仁至只是豁然一見如電光如石火全不曾把捉得定此至仁則他也會實實然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地位譬如鏡子也曾磨到一塵沒了只是少間塵埃復來或一日之間得這淨盡光景一次或一月之閒得這淨盡光景一次他到的時節也便與聖人一樣只可惜不能久耳若顏子則一年內不遇偶然飛得兩三點塵埃來一拂便沒有其全體清明總與聖人一樣。○朱子云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為客愚謂內外賓主四字猶左傳子為政我為政一般只形容其生

疎密之勢耳。不是仁在一箇所在。而心到那裏去。亦不是心在這箇所在。而仁到這裏來也。今人或說心至仁。或說仁至心。把心與仁看作兩件物事。便謬。○朱子舊說謂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後謂一月不違仁。似亦難得。因改今註。愚謂本文明說。日。至。月。至。如何可下不違字。但日至亦不定。是一日之內。只片刻在仁。月至亦不定。是一月之中。只片刻在仁也。自一刻之仁。以及一日之仁。數日之仁。皆在裡面。須玩註中兩箇或字。見他捉摸不定。尚難信得過耳。不拘定是兩樣人。

李康章○康子曰。可使與者。得從政重夫子。以何有。二牛應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七

却有恢恢游刃之意。○決如水之衝斷。游刃之利。兩字各有意思。事理是事之理。兩字只一串。○由之。果。賜之達。都易見求之。藝。却難看。想他遠遠謙退。不壞人之鋒。不犯人之忌。只是慢慢地去。把紛錯難理之事。逐漸理出頭緒來。如清之役。聯絡布置也。甚難。別人做不到的事。他却會做。

閔子章○善為我辭。一句已盡。下又進一步。非他後路塞斷。○須要他開闊氣象。

伯牛章○正寢之室。北無牖。有牆註北。牖字疑誤。○命矣夫。是無所歸咎之辭。人必如伯牛。然後可言命。

賈誼章○朱子云。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助靜靜默日用之間。無

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人都苦此章樂字難捉摸。○爾合與點及飯疏食。看來便見會點見夫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便是這箇樂字。只會看是見到。顯子是做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也是這箇樂字。只聖人更渾然。顯子略把捉。

冉求章○誰道求不悅者。忽然以此自解。便見他心虛。遮掩。○道本自家的。今乃曰夫子之道。把道字推在夫子身上。便見他已做門外漢。據他自語。已成贅字。供損。○力不足者。已是昏弱之甚的人。今偏割出一箇力不足者。併不許他目擊。絕。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八

子夏章○范氏曰。子夏問夫子之道。而樂山見紛華。感屬而悅。故夫子以此戒之。○輔氏曰。然此亦必是初見夫子時事。○既同曰。儒。則所習者。同此詩書禮樂。所行者。同此孝弟仁義。然其心却是迥殊。儒字形狀。要混得合。君子小人心事。要割得開。女為無為。要喚得警。○稼書引四書家語有云。一彼一此。剖其界。出彼入此。嚴其幾。是而非非。而是。隨其似。教語亦說得好。

子游章○焉爾乎三字。語氣深長。經其得。又虛其未必得。○有清溪滅明者。有字應得字者。字應人字。但說有這樣一個不知有當于夫子所問得人否。語意疎客。真有禮樂風度。○行

不由徑必是人所稱說非公不至却是子游自看出來故二句語氣參差不整舉一二事而其人已可知者也字正有餘味○宰能得人則政事藉以修舉風俗藉以轉移并仕優而學自家裨益處亦不少

孟之反章○爲要歸咎于馬故策其馬而言策其馬三字連下讀○不爭功已難矣于見功之地反自掩其功然自難得故夫子稱之朱子謂與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的意思相似許之稍過然言相似則固已非矣○先贊其賢後舉其實論語中如此文法亦多岱雲爾首句斷住下舉一事以証之不可精定一事上說非也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九

不有章○聖人傷世道之衰有多少悲慨在或謂爲不能爲朝者憂或謂爲愛蛇朝者嘆或謂爲求免者驚總是支離誰能章○呂謂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由戶亦由道之一事非也彼只說飲食此明明以由道與由戶對若謂由戶亦由道之一事則人由道者已多矣可謂莫由乎○有一事便有一當然之道本是明明白白人却莫之由聖人看他恰如無目的人有戶不走却向牆上東撞西倒一般真可怪嘆
質勝章○質是樸實頭不是忠信之質文是做起來花簇也不是制度品節之文天下的人各因平實質氣質之偏不是這一種便是那一種故必相雜而適均乃爲君子也君子是成

德之人彬彬亦是現成的故註以不期然而然釋之其所以至此却要從損有餘補不足來故朱子補學者事○損有餘補不足從兩勝字來陳新安文可損益質不可損益蔡虛齋質七分文三分之說都誤看質字作忠信之質耳

人之生章○朱子云上生字是始生之生下生字是生存之生語若不同意質相足愚按意實相足四字最好人惟生來是直則必直而生理不亡若不直則生理亡矣直則宜生意是下句反面若以上生字亦爲生存之生則當改做直之生也宜矣呂云自稗至老爲彭爲殤無非生也之說亦支○所謂直者天命如此率性而出之亦如此南軒循理而行則不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十

待勉强又多一曲因不直也朱子已盡饒氏解作無字黃氏解作罔罔然都誤
知之章○非知不能好非好不能樂重在前一層知了又須好好了又須樂重在後一層不好原是知不真不樂原是知不真縮轉上一截不好亦徒虛此知不樂亦徒懸此好逍遙下一截道理面面都有但在此章則重在後面進步處○就三箇人看則知的人不如好的人好的人不如樂的人就一箇人看則知之時不如好之時好之時不如樂之時內註三者平分外註三者一申○此知字淺只略曉得路徑樂才只是有得乎此故呂氏曰樂則不可已

中人章○此章只教不惑等四字盡之。中人以上中人以下都在教者心目中差別分明。如醫家切脈一般。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下。是他下藥的當處。○上下朱子云。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于理極圓。呂謂只在材質上說。俗雲兩資質。雖中人以上而無稍昂之功。如何可語以上。都偏了。譬如浙江人要到燕京。須經江南山東一路去。若原在山東與他說。浙江江南路則甚。這是他生來不同。若如會子之得聞一貫。則全在他學問機候上點撥。○聖人之心。造就裁成。那一箇不欲語之以上。只是他有可未可耳。若說但可以語下。便不見聖人誘掖一片心胸。○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上下原

不是兩個道理。只此時未可與語。到他做得熟來自知。

樊遲章○此章是舉一個現成的知者仁者。與他看其間雖有生熟之不同。然總是現成的。○註中事字貼務字。心字貼先。後不是知者。只有事無心仁者。只有心無事也。○務民義而不惑于鬼神。只作一件事看。民義固當專力。但或有時動心於禍福。便于其用力處有不專矣。私欲便須克盡。但或有時分心于效驗。便于其所克處有不盡矣。看註用而字折下。直是教得淨盡。○看註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明重這一邊。但說遠不說近。便有輕忽之弊。故先着箇敬字。這是聖人說。既自無纖毫滲漏處。呂謂天下有敬而不遠。遠而不敬的人須

是敬而又遠。只可作言外推論。至俗雲兩只重敬上。遠只在敬裏却與註而不惑意全隔。○朱子云。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細德不回。非以干祿。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的人。行法使命是生的先難後獲。是求仁的人。據此則知者亦有生熟二種在。○不但義外之利不可謀。即義中之利亦不可謀。不但道外之功不可計。即道中之功亦不可計。纔有計功謀利之心。卽此是私欲。卽此已與仁之理隔絕。如今釋氏專以福利誘人為善。不道為利而為善。善字根子早斷絕。

樂水章○註連于事理而周流無滯。安于義理而厚重不遷。暗透動靜字。動而不括。靜而有常。明粘動靜字。蓋先從他發見。

處倒說到本體。○後從本體處說到效驗。看註下四箇

故字。則以中二句為主了。然存疑三截。不粘連之說。非是。○仁知有從資質合下已成的。有資質不好。却用工夫做成的。但他所以分處到底原從資質來。朱子謂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是也。看自聖人而下。詳則別一胡雲峰云。事無定則。故註于知言事理。卽合動意。義有定則。故註于仁言義理。卽合靜意。○朱子云。水到限深處。峻處淺處。曲折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于遠而後已。可見知者處事處。愚謂山有平夷處。峻峭處。飛騰處。踴躍處。勢亦萬變。然總之安。固而不搖。仁者處境亦然。○朱子曰。水淵深不測。亦靜也。及

公之尊賢尚功只得王道之枝葉○變魯只是修舉廢墜變齊却要徹底翻轉來

狐不章○他物之變或變其制并更其名即不更其名而其義或難曉向費推解獨狐以有後而名而今却沒殺了狐義狐哉重言歎情使人自認其狐不狐也若直斷然便少味

宰我章○從井救人不可人人所知賢如宰我何故出此歎語只緣他把仁字看得太重滯了他把仁者溺由已溺之心要直推到極處見若恐陷而不從則於此處仁已有所不盡正要于此沒路去處逼出聖人應法來只把仁者二字重讀意便了了○夫子何為其然也一句掃却却喚過君子二字

云君父衆人之不同處便是禮

博學章○文不單是詩書六藝朱子云眼前理會道理及于所為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理之是非同異隆殺等級皆就見于文平日若不博學則是非不得其辨異同不得其詳隆殺等級不得其分如此做來豈有不錯故須博學于文考究辨析到至當不可易處便是禮從而約束此身于其中則行之也無誤矣朱子云之字指其人而言博約工夫有深有淺初學必自此入門做到深處便是顏子地位不曾有兩箇博約○饒氏云一博一約相為開合恐人之墜于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大有先後恐人之失

其序也。數語亦說得好。○文字條目多。總字歸宿一。○博學是格物致知約禮是誠意正心修身。○本文博學該孟子詳說意在內。

子見章○南子請見也是善意但無可見之禮聖人亦未必見他。今彼既以禮來請則彼有可見之禮何必固執夫我我有可見之之禮又何必深論夫彼此仲尼不爲已甚處正所謂動見天則也。時說謂夫子欲假以行道則直是枉尺直尋心服或說南子能知伯玉之賢故可見又在南子一邊搜尋出好處來亦過分矣。○李楨云南子非小君而已爲小君見小君禮久不行而夫子行之見淫亂之人爲大辱而聖人又不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聖

原此等處都是難說。愚謂子路學力未到此地位自只合半經無處與他說若到可與權時便自然見得又不消說了故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饒氏說未盡。

中庸章○道是公共的德是體之身而我自得的中庸之德正在人倫日用上見故程子又着個行字。○中庸民鮮能以氣稟之異此民鮮以世教之衰。

博施章○子貢見夫子平日從不許人以仁故于此揀箇大的來問。○我加于彼日施彼受之而有濟曰濟施濟不可無子貢差在博衆二字。○朱子云仁之心雖無窮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說便儘無下手處又曰仁

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皆可見。○夫仁者三字與可謂仁乎緊應是說仁不是說仁的人然仁之體除却仁

人之心亦無可見故欲立二句直就仁人之心指出仁體來。○立如人立得定一般達則行之而可至于遠如養之事免于飢寒是立如牧之事當足而禮義生是達輔以立之不入于邪是立翼以行之遷善不知是達。○稼書云親疎厚薄各隨其分寬嚴緩急各因其時而總無不盡之心。呂云人已有大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中愚謂本文只重天理之周流無間其分殊處即在理一中藏著。○立達亦是施濟但立達字却切實又把八字換却他博衆字又特指出一已字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美

對他民字引而近之浮氣都盡然又何嘗不渾淪周遍。○立人達人惟仁人方能如此自然周流無間未到此處却須實下工夫取已所欲譬之他人是恕之事又特特下箇近字對他博衆字又實實下箇能字對他如有字。○此章人因朱子要就事上說便儘無下手云云都說子貢要求仁于事夫子只教他求仁于心愚謂此却誤會朱子意也。朱子所云事字指博施濟衆子貢說箇博施濟衆如何做得來却把如有二字懸空想望此何異于畫餅充飢望梅止渴其病正在有心而無事夫子與他說仁不要求之遠只要求之近仁者之立人達人豈不是實實可做的事未至于仁則能近取譬豈不

是實實可做的事如是則有其心即有其事聖人可做學者亦可做天子可做庶人亦可做朱子所云隨其所施之大小皆可見所施非事而何吾輩于此便可著實下手無事則養活心苗有事則隨分自盡莫只管把聖賢書作白話論道日子

四書約旨

任啓運

述而第七

述而章○首句提起次句明所以述而不作之故聖人實實見得古人所作其理備其義精信之真好之篤只有該述並無可作耳不是欲以已之述繼前之作與明已之異于妄作而自稱其能信能好也古只是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之類○非信則好無從生非好亦不能信到底故中間着一而字○上二句不敢當作者之聖下一句亦不敢顯然自附于古之賢人註明有兩層意思

默識章○陳新安曰不言而心解其意不言而存諸心其功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一

實故朱子以前說爲長○稼書云聖人質雖生安工夫却無異于困勉刻刻藏刻刻防其不藏刻刻學刻刻防其不學刻刻誨刻刻防其倦此必是因省察之際而自嘆其無欠缺之難不是因有不誠與厭倦而發此嘆益覺藏之難也平生多學而識多見而識固不敢有或忘然非能默識也皆戒慎恐懼之所操持耳學之難也平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固未嘗或厭然非能不厭也一戒慎恐懼之所鼓舞耳誨之難也平生無隱無類憤而啓排而發固未嘗或倦然非能不倦也一戒慎恐懼之所策勵耳一省察之而覺舉目皆可危之境終身皆可危之時吾能戒慎之不弛而已不能必病痛之不覺吾

能恐懼之不疎而已不能必病痛之不生也故曰何有於我哉○李岱雲云註謙而又謙又字對仁聖章說致聖心望道未見纔覺到此地位又覺未到此地位渣滓分彼爲用功此爲成德非是○三句道理自是相通然只分看爲安聖人方說話時那得又自作鉤棘

德之章○朱子曰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修德不並是十分不好從義便有六七分近是那二三分不是處也遷就是處四句固是四件事然却是逐句生出來要修德必先講學故又說第二句遷善改過又修德中緊要事故又說第三第四句若不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二

講學那裏知是義是不善爾而不徒見而不改則德亦不能長進但此四項各有實事耳○李楨云不修不講不能徒不能改聖人豈有此事只因憂在胸中故見其然耳若既不了然後憂便非聖人之憂矣

燕居章○要認社無事二字聖人有所事時夫理便各隨事上見此無事時內有渾然之天理外便有這申申天天之容色○到底此二句只說聖人和底一邊不如溫而厲章之說備故外註以兩面形出其理方周

甚矣章○天地氣衰則聖人之氣也衰聖人之氣衰則聖人之志也衰朱子聖人與天地相應一語精甚○戴少望云顏淵

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處不至清不出國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上句虛喚起下句即夢以驗之衰處原不單在夢上

志道章○道是天下公共之理到行之而有得實與我相屬方是德德尚是零星逐漸得來的到渾然全備方是仁○仁是天命之性渾然全具無所不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從這仁裏面流出來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行之道此由仁而道一本而萬殊聖人之事也若其餘則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這仁却汨沒去了必從事物當行處逐件做來如事親必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三

求盡孝事兄必求盡悌官必求其忠事必求其敬手必求其恭足必求其重做一件得一件到得件件純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達仁原是我固有此由道而仁萬殊而一本學者之功也○志不是空空志思最講光持守踐履皆是志不如此亦無由得之而爲德也據不單守這一件常常玩索涵養積之日多養之日熟不如此亦無由會通而爲仁也○志時尚是兩件據時半合半離依時方是一箇○藝皆道之所散見志道據德時亦非全無事于此但仍是習之不足游之至依仁後方着得箇游字朱子云能依于仁則其游于藝也無一物之非仁矣故至微末的事在這裏窮神達化事也在

這裏○離處合處及着力不着力處在志據依游四箇字上見。岱雲必向於字分別離合淺深亦太鑿。

自行章○自是說自家與吾字相對上是他來就學與吾字相對存疑從禮之至薄以上至至厚者則全不見他來學的意思。下句如何接得上。

不憤章○憤是心未通而求通者排是心已通而口未能言者三隅反則于此事已通又能推類旁通者三種人一種高似一種朱子云憤排是去理會底又曰不以三隅反則于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又曰于他未能理會的便告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不當做事○只分做三種人爲安。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程子看作一串不必從。

子食章○註中兩不能字寫出聖人之誠動於不自知焉厚者謂舉行古禮便全不見聖人意思○餘章可以說未忘若是日獸而忽過可哀安得不哭哉○仁來此一解即動。

顏淵章○朱子云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又曰三代禮樂制度因其可行之具但大本領全在無所繫累處與人沒這大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籠器具家裏都滿運動不得恩謂器具便是那行的藏的木領便是那則行則藏則無運器具說甚行藏無這木領也則不得○程子與聖人只未達

一聞耳故于此畧無避避直下承當即漆雕開所謂信也但顏子做來到聖人大處未到聖人化處○誰與與字從上推

我與爾與字來○臨事而不權則失之躁率好謀而無成則失之優柔二句都折重下截○者字指其人與誰字相應言我所與必是這等人是說他平素如此不單指行三軍一事○上懼字中原有好謀意故下句避重成字○時下都說子路所少在謀當重在謀字上不重在成字上其解亦妙但廣之朱子人固有奸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之說不合耳呂云懼在幾先成周事後○單單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人與用舍行藏的本領向天懸地隔若自孔顏爲之用這便從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那大本領裡流出來。

富而章○上句只是反跌語如不可求句方是正轉○若於義轉作失刻語便不似聖人氣象○所好註中下義理字極確實只爲中下人說法而精微處未嘗不在其中所謂語下不遺上也若關人樂在其中等語便如俗所謂對牛彈琴矣。所慎章○聖人何事不慎而三者舉其大聖人于三事亦何時不慎而此適當其幾須見聖人職職聚聚正于神必格職必克疾必無可危處倍加謹凜。

問語章○邵本異于他樂而自陳敬仲奔齊以後齊之紹獨得其傳又異于他國之紹子之聞之則以聖矣聖又過異于人

之聞首一句中使有三層意在○學之三月有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見其人多少事在○至於斯斯字即是盡美盡善不圖只是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故爲是長言嗟嘆耳不是盡美盡善外又有所謂情文之備也○爲樂統凡作樂者之詞故註特下舜之二字○當雲六人繼專切便爲固滯之病聖人繼專切便是誠一之心人繼專切于此便遺忘夫彼而失其輕重大小之倫聖人專切于此則偶置夫彼而適如其輕重大小之分且不第此也賢人即有誠一處切切存之惟恐不與理合聖人自無不誠心與理自無不合聖人當飲食自知正味了何須咀嚼思

會錯

冉有章○衛輒據國拒父自得聖賢論定其不仁又何待言然當日舉國爲之無有異說蓋其所據亦是有了一番道理註中下崩騰得罪于父而輒矯孫當立二語先爲爲衛君者尋出一番道理然後轉入下節夫子不爲來續見聖賢權衡精當處今人于僞事便極口唾斥則視冉有爲衛君一問大憤憤而下節精審周詳處反不見矣○夷齊之兄弟讓國爲賢則衛輒之父子爭國其不肖可知而猶必有怨乎一問者豈隱的有一分未盡善處亦未見得爭之盡不善也朱子云這是

就他心上審一番凡讓出于不得已便有怨此一條看怨字于心上来其安又云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不必讓而讓了則未必無怨此一條看怨字于理上来求其正大註合乎天理之正則非不必讓矣即乎人心之安則非不得已矣二意說得盡○貪國的人其所求原在國不在仁失國則怨此不求仁而怨者也求仁的人其志在仁不在國然事有阻机牽掣而不得遂其心則亦怨如國無仲子而國人或請命于天子必立之此求仁不得仁而怨者也夷齊求仁得仁又有何怨衛輒則合下便不求仁又何問得仁○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則言夫子不爲自不得明出衛君字今人謂奪其君以見誅絕太繁

飯疏章○註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先提起樂字然後用難處困

極折出亦字來道理圓足而語意亦極分明○不義而富貴與疏水曲肱作反照于我如浮雲與樂亦在其中作反照非以富貴貧賤平較也○樂在我富貴貧賤皆外也于我何與○朱子或問云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富貴貧賤之異而有所輕重于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乎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于疏水曲肱而其樂亦無以加耳

假年章○吉凶消長者天之理進退存亡者人之道天時行者也聖人與時偕行者也不特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處是過即少加一分擬議遲留早已過矣○深見易道之無窮是正意教人只是餘意看本文一我字自明○玩一卒字似有深懼年不我假而學易之功終無成者看聖人是何等憂勤吾儕玩日惕時讀此正須猛省

雅言章○較不語罕言二章上增一所字下增皆雅言句全是聖門人熟習之久而約舉其要之詞從聖教上理會見得都是詩書執禮亦從詩書執禮上熟習見得聖教總不越此不是聖人劃定門人只要誦習此三書及教人時皆綜此三者

附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人

名目也故以易樂春秋作關者便使所字皆字神理皆非

葉公章○葉公不知孔子故子路不對是正意聖德難以名言是轉一層意○不知孔子必定是宸鑑孔子聖人必有神奇處看下節夫子只就篤實處說可見○其爲人也字爾字對葉公震驚處說矣不曰字云字對子路尊重處說要說得極平易極淺近○憤樂是零碎不是全體是隨時變遷不是純亦不已然憤便忘食樂便忘憂其至極處即全體可見且憤樂相尋如環無端至不知老之將至則純亦不已亦可見矣我非章○此人以生知稱孔子而孔子辭之之詞兩者字緊與我字相應也字緊與非字相應○兩箇之字總指義理義理

精妙處全在事物上見古來多少聖人因物制禮因時制宜把這義理直窮到至精至妙處夫子實見得義理都備在古人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中故好之而敏以求之耳○若沒有聖心的義理也無從見古人之義理此所謂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也然人說聖人如此聖人自見却不如此○尹氏說似分禮樂名物與義理作兩樣故置開外

不語章○非理之正不當語非窮理之至不易語推出所以不語之故○語是告人故註若一人字孔子于春秋記災變戰伐算祇之事于易論鬼神者極詳非不言也特于告人不及耳如衛靈問陳孔文子訪政太叔皆不對南宮适問羿皋陶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九

稷而不答皆是也○註中事字跡字亦須玩破怪異抑勇力懷亂賊者未嘗不言其事則不語也鬼神之理于易言之甚詳其迹則有難明故亦不語也○聖人語默固無非教然聖人自是當語者語不當語者不語必謂聖人以不語者維世則聖人滿腹都是鬼頭作用矣

三人行章○此爲人談于無所得師者發見不特衆人有師即三人亦有我師不特樂羣敬業有師即行亦有我師不特從其善是我師即改其不善亦是我師總見能自得師則無地非師無人非師耳一箇我字兩箇者字爲三人字註解○其善者其不善者兩者字眼上人字說故註鑒然下彼二人者

一善一惡字乃舉以爲例之辭不是斷定一箇善一箇惡也或乃謂兩人皆善兩人皆不善豈不可同行以拘滯謂朱子然則二人豈不可同行四五人豈不可同行將以拘滯謂孔子乎○其善其不善只就同行中辨別故擇字亦只就二人中辨別善不必至善不善不必大惡擇亦不必精嚴則誰也故朱子註畧去擇字不釋體註則全在能擇上決之大礙○尹氏泛說賢不賢於人字者字不分明故置圖外

天生章○生而氣質清明義理易見這便是天生之德信得予之德爲天所生之德自信得予之身非桓魋所能死之身聖人只在這德上信得真耳若說自反無愧便狹小說天必佑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十

已便虛子說以警強暴便有可疑恐喝權術都不是聖人氣象○其如命何不可必之詞也其如予何能自必之詞也行廢時異故不可知生死事大故可必

無隱章○此爲門弟子求夫子于高遠者發首句一呼次句一應尙是虛說下二句乃實言之○呂云二三子疑圖從過來高遠來過來高遠從實地少工夫來愚謂着一個行字正從實地指出他可學處人知與字對針隱字而不知向行字討取着實處則曰隱曰與總是虛字○無隱乎爾與孟子無有乎爾句法一般爾字是虛字若作實字指二三子反侵無不與二三子意○作止語歇四字是行註解○我字吾字尚

是人相對之通稱特提一丘字是切實現身指點○李伯玉曰資質庸下者不能知得聖人之道但見以爲高深故疑其有隱才氣高邁者畧見得高深使思頭等而進終是進不得亦疑其有隱愚謂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時亦便有此意不特子貢嘆性道之難聞也到得後面顏子所立卓爾卓克從博文約禮來子貢得聞性道畢竟從夫子之文章來可見無行不與聖人實實是如此吾輩須實得這意思則一部論語中聖人作止語歇至今都在吾輩要學聖人實地都在四教章○此門人熟習于聖教而舉其大綱不是聖人立此課程條件○不博文以明理則無以爲行故文先于行不去身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士

體力行亦無以爲忠信故行先于忠信不有此盡已之忠亦無以爲以實之信故忠先于信然徒知之而不行何與于已故文必繼以行之而不忠信則所行者皆虛而講習亦徒然矣故文行必以忠信爲主忠以盡己之心而于事物之理一有未當則其所謂盡者亦未真能盡也故忠與信又不可缺一也合言之則忠信立于文行之先實乎文行之內周乎文行之後然文是知行是行忠在心信在事又確然是四件闕一不得○李楨云四者高下皆宜彼此各適賢知可以俯而就愚不肯可以仰而企體之皆下學之功進之皆上達之妙

聖人章○蔡虛齋云聖人是天人並至者君子是天人猶未盡至者善人是天至而人不至者有恆是人不至而天猶不甚相遠者林次崖云聖人是誠者君子是誠之者善人有誠底資質但未學耳有恆亦有誠的資質文不如善人之純○首節聖人君子以學言次節善人有恆以質言皆以至難得與稍易得者對較未嘗說君子亦不可得也淺說要于中間補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人者斯可矣矣甚○夫子所說善人直是天生一箇聖人坯子特未學耳若僅是隨常質美則高子卑常之矣夫子何云不得見乎○恆是常久有恆是可常久天下之物一則真二則偽真則可常偽則不可常

○亡是絕無虛則少有不全無矣○約則大畧粗具不止虛矣朱子約說用虛上說語不可拘為有為益為泰的人不是他全不學只他學來總要歸僞便把他天質都喪故曰難乎有恆呂云亡而為有一流人儼然自附于聖人而不疑善人君子皆非所屑居也妙甚若精言之則子張務外子路之強不知以為知此病俱未免在彙存沒說謂借來形容非正說無恆皆謬○末節是從反面托出正面故云中言有恆之義若謂是有恆者亦不可見便差孔子時君子有恆二種未嘗絕也

子釣章○天之生物人豎生禽獸橫生草木倒生此便有貴賤在貴賤必遂相養故禽獸必食草木人食草木五穀草木皆足亦食禽獸推之人類而天子玉食萬方諸侯享有一國亦是此理但聖人於此不得不食之中自有不忍盡之不忍欺之意耳○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異類眾人同類而異氣九族本同一氣而其間之親疎又殊故聖人之用愛從一箇源頭流出而行之有序施之有等其從一箇源頭流出者仁而行之有序施之有等即義也禮也釋氏棄其父母兄弟而以戒殺為仁則既忘其本乃戒殺而仍茹蔬是知禽獸之為生而不知草木之亦生則又不能充之以盡其末矣○不廢釣弋以供養祭是義以行禮而不綱不射宿仁未嘗不行焉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於仁曰本心者元者善之長生來第

一箇便是仁也。然日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于是矣。

蓋有章○此只對妄作一種人說其語已處正有兩人意在。生知章只有謙已。○多問是問之於古。善惡皆已經前人論定。但從而行之則于善之中又當擇其尤善者多見是見之於今其善其惡皆得失之林。我今雖未有此事且須一舉記着以爲異日備鑒之資。註中補以備參考字極密不然記隨而博亦有何用乎。○此只是多學而識工夫未到一以貫之地位。故曰知之次大字對實知其理說不但對生知說必到豁然貫通纔是實知其理。

互鄉章○互鄉句提起立案爲惑字生根惑者就彼論則其人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古

無可取就此論則吾道不可輕。○人深已以進一句領起下

一句承潔字一句承進字。唯何甚句總收。○往字固兼善惡

然對潔字却重惡一邊。○童子二字不重今人動添出天性

未漓等語將來見者非童子聖人遂以互鄉而絕之乎。看夫

子只渾渾說箇人字可見張南軒謂童子非得與先生長者

抗禮故門人惑其見。一看重童子一看輕童子總屬支詞。

仁遠章○此只爲以仁爲遠者發。○仁人心也我欲仁則達欲

仁之心卽仁矣。此只從介然有覺幡然悔悟處說不會說向

後面去。○我與仁原不是二物欲與至亦不分二時。○仁至

與日月至仁又不同。至仁是我實實已到那裏如烈山焚澤

也實實燒清一番但不能保終日不生耳欲仁仁至只如石

火一舉便爆不道此火不合烈山焚澤然此時却未到烈山

焚澤聖人要人于此機關認取仁字與易言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同意呂云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一得殊妙

俗雲謂聖人說一欲字便是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未幾求仁

工夫豈一欲字了得。

司敗章○司敗不明言取與一事突然問昭公知禮豈有爲人

臣子反言不知禮者知禮一答分明在司敗意中他正要得

此以爲刺譏孔子口實耳看他下面先說君子亦黨方說昭

公取與一事可見他貶昭公意少難孔子意多。○朱子云昭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圭

公取與亦是藉其勢不得已而然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

是昭公亦自知其非則時文所云昭公謂之孟子以愚國人

國人卽加一吳字因其愚而遇之恐非確論也。○君而知禮

是說孔子以昭公爲知禮正應黨字是識孔子不是識昭公

與管氏而知禮句文同意別。○自謂降君之辱則已實君之

惡矣便有礙于君臣之義強爲昭公置辨則娶同姓爲禮矣

又有礙於婚姻之義故但受以爲過而不辯而面道理都在

○註云受以爲過則過明指此知禮一言但苟字必字語氣

寬容不粘然耳謂泛指平日亦得。○只說知不說改此過原

是改不得底。

子與章○凡歌之法有倡有和大約必數人同聲其一人獨歌者甚少子與人歌泛說子與人相聚而歌子與其中不與其中均未可定而善者於此同聲之中覺得一人最妙因其同聲故猶未盡其妙必使之獨歌澄然靜聽以領其詳然後復令彼倡而已和之此和而善亦在我彼得此和而善亦愈加細細玩之明明有三箇層次李岱雲據或問謂只有兩番無三番人歌而善是一番使反而和是一番則初覺其善恐未得其詳與本註必使反之欲得其詳而取其善意似隔且如此這和亦于密密不掩人善意不甚分明蔡虛齋謂子與人歌是子同歌先占却和字謂和之是子自歌又不成和矣恐皆非是○一歌之善而必和是誠意懇至不違和而必使反是氣象從容氣象從容從使反看誠意懇至從必和看又和觀之則非特誠意懇至也不以我許之而但居子和又是何等謙遜非特氣象從容也必得其詳而後與其善又是何等審密且不惟此而已也不使反而這和則人之善不詳豈非以已善掩人善乎而聖人必先取其善乃與其善其不掩人又如此然此都是朱子細細觀聖人處在聖人却一渾流出無許多意思

文莫章○文字與躬行對人字與君子對莫字與則字對猶人與未有對○朱子曰於文言可以及人見不難繼之意言不

能過人又見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文見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必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虛齋云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是文為仁為義一體之於身方是躬行之君子○謝註躬行上加能字君子下加道字則是能躬行君子之道君子字不與人字相對故置圈外

若聖章○聖字聲故註下大而化字仁字橫故註下全備字朱子語類雖有仁大而未化之說然此總是自然的不厭不倦方是勉然的分得勉勉迥殊方是聖人自謙口吻而在公西

華却又看得此不厭不倦即是自然的故曰弟子不能學子疾章○禱出臣子固是臣子之至情然亦必述君父悔過遷善之心以為禱悔過遷善此禱之理也子路苟思其理則夫子之不必禱已可知矣子路不思而但舉誅文以為有禱之証故夫子又曰丘之悔過遷善豈自今日始哉欲其信已而自止也○未嘗有過無善可遷自人論聖人在聖人却不曾如此說

奢則章○或問謂奢只是有夸張侈大之意可見儉亦只是儉約○奢便有驕傲意思儉便有鄙吝意思然奢起初尚是看于禮未見得他不遜儉起初亦只是儉于禮亦未見得他固

到得後來者必至于不孫儉必至固故朱子曰者便是不遜
又曰者必至于過度僭上而後已。○一從源上看一從流上
看但本章却重流極之弊邊。○李棣云與其者也寧儉是歸
重下半截之辭重在儉猶不失禮之本也與其不孫也寧固
是縮重上半截之辭重在不孫之爲害大也固已是不好特
不似不孫之害大耳。○曰云儉非即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
漸積有流弊。

坦蕩章○坦平也。猶俗說平常如此坦字橫說言無一處而不
蕩蕩也。長字豎說言無一時而不戚戚也。蕩蕩境地寬廣故
以處言戚戚境地逼窄故以時言。○程子于坦蕩蕩却用常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太

字則以時言矣。于長戚戚却用多字又以處言矣。可見無時
無處正以互文相足。○循理是所以坦蕩蕩之故。役于物是
所以長戚戚之故。不可以循理爲釋坦字。

子溫章○朱子曰溫曰戚曰恭三字是主下半句帶說又曰戚
是德盛自然尊嚴。○或問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
挹而不可屈奪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于物天
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
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
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主。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
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

之德蓋溫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德不可偏指也。○呂云
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四根而半是合并語非轉
換語。○俗雲云朱子言厲便有威的意思不猛便有溫的意
思。可見上二句是顛倒反覆看權之則溫厲合來便是恭而
自然厲與不猛則又安也。大註曰渾曰合故必三句合觀看
方見聖人全身時解有時而溫有時而威有時而恭便折開
逐事上看非朱子只就大體上看與鄉黨逐事看者不同之
旨矣。

泰伯第八

泰伯章○此章讓周讓商紛紛聚訟所以讓商爲是豈天作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太

民作之君古之天子諸侯皆君也其相去止一肩耳丹朱不
肖則舜受之商均不肖則禹受之皆決于天命人心舜自居
虛天下歸之自不得不帝並未嘗居堯之官適堯之子也禹
自居夏天下歸之自不得不王並未嘗居舜之官適舜之子
也。卽湯放桀變揖讓而征誅似乎迥異然放桀之後湯自居
商而夏之後原不失其故仍與唐虞無異也。周之武王伐紂
以後原立武庚于殷而自歸西土武庚再叛至於破斧缺斨
而周公仍立微子於宋初未嘗奪其土地利其民人與唐虞
無異也蓋其所以不得不征誅者爲天之立君原以代天理
物彼爲暴虐則獲罪于天而不得不誅我爲天吏則天命在

我而不得不任皆非有所仇于彼有所利于已也。○曰然則太伯之不從何也。曰人各有志太王自爲天下生民起見泰伯自爲萬世君臣起見泰伯亦不會說太王此志非是只他自不欲做二者道並行而不悖。○然則太王不竟剪商何也。曰聖人之心無意必固我他見泰伯必不肯做至于棄而逃之則亦必有感于其心者矣太王姑如其志而稍停以待之而此數年中非有大無道之事則又遲遲以待之蓋他原是爲生民起見原未嘗有利于己有仇于彼殷可幸而不亡兵可幸而不用原是太王所甚欲未嘗謂我志一定便如後世所謂騎虎之勢難下與惟恐其別有令君而急急奪之也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季

武王十一年大會孟津諸侯咸謂商可伐而武王猶遲師而歸到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然後武王謂紂不可不畢伐則武王雖有剪商之志亦不必商之果剪也而又何疑于太王之有其志而無其事哉。○大註太王三子云云敘明行次商道衰衰而周日強太敘明時勢爲下商周之際句生根季歷又生子昌二句爲下太王遂欲傳位季歷及乃立季歷云云生根太王因有剪商之志永上商道二句蓋商日衰而周日太便是天命人心在周不在商太王因之乃所謂應天而順人也剪商亦只是要代商以安民不是定要稱兵以奪國泰伯不從他自不欲承當于泰伯不從下接太王遂欲傳位季

歷以及昌句見泰伯若從太王太王亦初無舍長立幼之志也惟泰伯肯得君臣之義必不可易而太王又看得民生之急必不可忘于是有立季之意唯太王看得民生之急必不可忘而泰伯終肯得君臣之義必不可易于是偕仲雍而逃泰伯逃而太王剪商之志遂爲遲遲以待之志而商之天下遂爲泰伯所延至于傳位季歷卒歷文武而有天下則其意相反而其事反實相成矣。○太王三子至是爲武王是敘事夫泰伯以下方是推論泰伯之德三句先坐實泰伯該有天下乃棄不取轉入讓字棄不取即夷齊叩馬之心是爲君臣上起見其述以事之難處是爲父子上起見蓋夷齊只有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季

君臣一邊故其述可顯泰伯却又關父子故其述不可顯也。○至德之實兩在三以天下讓然無稱句尤重蓋君臣之義猶可直意而行若於父子兄弟骨肉間稍有痕迹便不能無憾矣。○愚按古註疏與此註無一相同金仁山謂據古註修入直是罔言欺世。○若謂讓周則天下字已落空去若謂因武王之有天下而推本於再世以前歸美於泰伯之讓季則亦可以太康之荒逸滅度而推本于再世以前歸罪於舜之禪禹耶看註明明說伯足以有天下何從有此妄說。○大全小註有泰伯父死不赴傷毀肌膚之說愚按左傳明言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調之斷髮文身泰伯何曾有傷毀肌膚

之事想秦伯之死在太王前仲雍當太王之夢要來奔葬仲季而而之故斷髮文身示不可君華夏故夫子以廢中禮獨歸虞仲也吳越春秋謂秦伯仲雍同歸赴喪恐亦未然○舊說謂是聖人闢幽猶可范翔謂以立臣道之防支甚

恭而章○恭慎勇直都是美德無禮以節文之則不免失之太過而有弊見禮之要也○此與六言六蔽章相似學以明其理禮便是此理之節文對子路說要他於這裏面細心故說箇好學若常人須循箇禮方能不差理無形禮有則也○四者都要說得親既謂之恭則大段亦是好的但過爲拘苦少從容不迫處便覺其勞若肩陷笑病於夏畦則陷也原算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至

不得恭慈是畏首畏尾明明當做亦不敢發亂是任事過顛有父兄在亦不稟命而行救是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若有意發人陰私則許也原算不得直輔氏病於夏畦伊川好許則較之說俱未當○林次崖謂不論閒居見賓一發恭去無時少休便勞非也夫子不曰出門如見大賓乎聖人燕居未嘗不恭但中申天恭處與見賓承祭自別即同爲見賓而實有尊卑長幼其恭處又自別有禮則各當其分故不勞君子節○此見仁厚之風皆自上始興仁卽是篤於親不倫卽是不道故舊○篤便有肫誠懇至之意不道只是不忘棄了親親而故舊疏也此處便有隆殺在但在本章却只平說○

不倫亦仁也但自仁中分出故仁無有不厚厚不足以盡仁○上仁厚而民自化非欲化民而然也

會子章○不是日日戰兢如何能保其身不至將死之日如何自信得過則此將死之時仍是一片戰兢之心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也○人若有一事之差便罹于刑法便虧體辱親小人豈無全手全足的人然他只是倖免君子一出言而不敢忘一舉足而不敢忘件件要在自家心上信得過○保的是身戰戰兢兢以保此身便是心不分兩件

孟敬章○道字該得廣凡所當爲皆是下簋豆之事亦在裏面君子字與下有司字對若爲有司則簋豆之事便是他本分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至

當爲如何可不細心檢察若君子則居上位操政權便有那大的事在君子字對敬子而貢○所字從道中指數出來○朱子原註作三者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不能也後改今本蓋平日無工夫則臨時雖欲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亦斯不來然徒涵養于平日而動正出時全不着意則亦不能無失故必平日既操存臨時又省察然後能各當其則而無失也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目平素以至動正出之時都在裏面朱子云動正出三字不是做工夫的字然便是做工夫處甚妙○緩着意嚴厲便最纔畧放鬆便慢○不近信亦不定到色厲內荏也取行違但

顏色如此實處一分不到便不信。○細玩此二句微別，違是慢是由內以違外故，上句着箇動字，近信是由外以驗中故，上句先着箇正字。○有等人說話，似極近情，然而遺上語粗而遺精便，有等人說話，似極精細，然而無實理而無精便。○氣便是說那話的聲氣，高卑疾徐處，其辭鄙者其氣亦濫濁而不揚，其辭倍者其氣亦浮誕而無節。○朱公遷曰：即氣象中而見其工夫之所在。○則有司存正是指出君子所貴。

以能章。○此必會子嘗從事于此而自見其不能，故思顏子而發此嘆。若竟將上五句贊頌顏子神味索然。○中庸明道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論

費言愚不肯亦與知與能聖人亦有不知不能，蓋義理之無窮，實如此。看下箇以字，問於字，則能與不能多與寡之分，本極分明，但真知義理之無窮，則道必不遺于彼，亦必不遺于我，自不得不問。○縱說箇能使已有不能的在矣，縱說箇多則已可指數矣，于此無窮之中，只有不足安得有餘。爾氏有餘字未○既說能便有事在，俗雲謂只以知言未到事為上非也。○以能二句只在問時上見得，有若無二句却是他生平器量與人相對時如此，即獨居寂處時亦如此。○曰犯則失不在我，可知校亦不是與他爭競，只覺得他不是要分箇低昂曲直。爾氏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免認犯字不確○或問犯而不校，非特自

反且自包之之意，有彼之之意，有愧之之意。朱子云：顏子不待自反，今日非特自反已失之矣，且包之驕也，彼之快也，愧之薄也。又豈顏子心哉？又曰：所存者廣大，則人有小小觸犯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真知義理之無窮，貼上四句不見物我之有間，貼下一句，若以物我無間混入上句，則能不等字皆不分明。若以義理無窮混入下句，則自家亦有不是處矣。○朱子云：聖人無我，顏子但是不以我去歷人，又曰：顏子在着力不着力之間。

託孤章。○可託可寄是才不可奪，是節然須一申合併看有才而無傾則功君國政將俱竭之望，暴暴竊所謂可托可寄者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章

安在有節而無才，徒以一死塞責，則一死之後，原無人顛倒所謂不可奪者亦安在哉。○註死生之際四字，解臨大節二字，大節猶俗說要緊時節，非節操之節，看註以其才其節四字冠之，句首自明。○設為問答以決其必然，不是人先疑他後信他，亦不是小德尚有未全，大德已可信之說。

弘毅章。○宏不單是度量，是他裏面事事若得，朱子云：道理也着得事物也着得逆來也着得順來也着得富貴也着得貧賤也着得聽我甚物事來，掉在裏面不見形迹，教是他骨幹擔當得起。○寬是上面受得多，廣是裏面容得去，要是在下擔得起，恐是向後耐得長。○宏毅與仁根原只是一箇天壤

之大生廣生皆悠久而不已人受天地之理以生生生來便與天地一樣其生生處是仁廣大處是宏悠久而不已處是毅○人生本宏有私意以間之便狹人生本毅有物欲以累之便弱人必不以私意自蔽然後能宏必自勝其人欲之私然後能毅○不可不三字正是爲不宏不毅者懷策若記是生質上來則說他何用○首一句已盡任重一句又推出所以不可不宏毅之故仁以爲已任節文註明任重而道遠之實○而字須玩任不重則道雖遠尙可支持道不遠則任雖重尙可暫時勉強○重處在全德全字○死而後已不是說死了便可罷休正是說未死時總沒休歇註以一息尙存釋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美

妙甚○以爲已任豈不是毅蓋宏與毅原不分兩條裝這大擔子是宏擔這大擔子便是毅只初擔時尙不見他力量必至歷久不渝纔見他真力量耳

興於詩章○註詩木性情有邪有正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是釋詩字其爲言既易知而成人又易入是說詩所以能興之故禮以至之詳是釋禮字樂有至之節是釋樂字可以下是說所以立所以成之故故學者以下方是三句正面○詩之妙全在吟詠之動于不知禮之妙全在節文之確有定則故皆用箇而字轉下樂之歌舞八音必以五聲十二律爲節是一中事故不用而字于詩言本人情於禮言恭敬辭遜爲本

於樂不言和爲本者以樂之妙用全在這律音上也今之詩未嘗不存然其歌之之法雖老師存儒有不能知禮自儀禮十七篇外皆散逸無考而其有者亦拘于時地而不能行至于樂其荒佚尤甚則禮樂和敬之本雖未嘗亡而究無所依據以自立自成矣此程子所以嘆于成材之難也或以詩之詞句音韻禮之本末看作兩平或反歸重恭敬辭遜失其旨矣○歌是一事舞是一事八音是一事皆以五聲十二律爲之節○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是外而事然裏面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所搖奪全仗這外面的故曰制乎外所以養其中○陳新安云邪穢謂私欲查洋謂道理勉強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美

未純○養其性情則邪穢自消查洋自融○興於詩是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立於禮是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知之精知也行之熟仁也自和順於道德則不言勇而已爲勇之至矣○呂云志道章於字是着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人生自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以來工夫原本當分做亦未嘗間斷但從後面指其得力處則各有自耳言外便有不可不學及不可易而學之意○范翔謂心學不全靠此三者而亦資于此全是義外之學大差

民可章○所以當然之理便是天命之性以子貢之知性與天

道尚難聞之豈可槩得之民者只將民字一頓便得其義信
雲謂由之中可以自覺未有由之久而終不知之理夫豈貴
之民安能使之終聞性與天道哉○註以不能換不可字甚
精

好勇章○好勇已有作亂之資又加以疾貧則必亂矣惡不仁
原非致亂之道然疾之已甚則必亂矣看註兩而字都重下
半截不可以疾貧又好勇倒轉說○古之聖人有學校以化
之何至聽其好勇有田里以養之何至使之疾貧其惡不仁
必與以自新之路苟其大惡節誅絕之無俾遺育則亂何自
生哉想夫子目擊時事而言意中有多少慨惜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天

如有章○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人畧有點點小才便思驕吝夫
子謂論這點小才原不足算美一有驕吝便全不足觀即
其才甚美即其才之美比於周公二有驕吝則其餘亦不足
觀矣○其餘指才說德是本才便是餘驕吝則本喪矣其餘
復何足觀○周公多材多藝故言才美必推周公乃是舉一
極頂的以甚之原不曾論周公也或以周公之聖豈有驕吝
爲疑直是鈍置○朱子云程子所說周公之德自無驕吝與
愚所說各爲本根驕爲枝葉皆是發餘意
三年章○須想他何以不志於穀豈非於學信之深好之篤不
能故口不易得也○不易得只歎其難不是斷定今天下沒

有

篤信章○能篤信使不走向異端邪說去而又必好學者以義
理甚精不得其精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若如陳相則直
是不能篤信故差入異端去尚未可與他說好學○大
註雖上下交互說然到底重好學邊看用然字轉下可見○
朱子或問云此言人當篤于信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
守死以善其道也一語盡之於篤信先着箇道字蓋守死便
是守此道特不好學無以善此道耳○能篤信自能守死故
言效能好學尚須善道故言功蓋守是一定不移的善尚有
細細斟酌在也○不入不居與則隱處固是守然他見得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天

明處便是學則見處固是學然他不疑所行處便是守○朱
子云有道不必十分太平如天將曉雖不甚明然自此只向
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無道不必十分大亂如天將曉雖未
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須見幾而作○呂云則字之前極重
難本傾釐毫不足見不得見之際極輕快本領不是充積無
疑到此毫不消推敲打點也則不得○愚按好學善道時極
盡推敲打點到此極熟乃不消耳故註下箇着字是現成的
了○有道而貧賤非能守也實則無學故無用於世耳無道
而富貴固無守也要亦無學故見之不明耳饒氏分屬亦非
○上節言邦文言天下此節不言天下以邦該之也故註即

以世言

不在章○看一政字則知此位乃卿大夫之位與思不出位之位不同○居其位方任其政而兩其字便明○俗語云思不出位要精其思于位中不在不謀防越其謀于位外○不在不謀合下道理如此謀之而侵彼之職捷彼之權與以橫陳取禍與身在事外究不能深悉其機宜斷說理無不瞭而皆非本旨所在

商集章○時說謂前樂盛至關雎尤盛虛齋謂前後都盛舉終以該始顧麟士據儀禮升歌笙入間歌合奏四節而至合樂歌關雎始盛三說未知孰是而顧說較有根據林大崖謂所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手

奏必是大武這却不然亂者樂之卒章大武自有六章關雎不在其內

狂而章○狂恠恠原不是好字面但在者必直恠者必恠恠恠者必信據他疾中尚有好處今而亡之則其疾直廢疾矣○狂而直君子猶望其狂使之直而不肆恠而恠猶望其恠恠使之恠而不肆就意反去其美而存其疾乎故甚言以絕之○范翔謂隨人復本真氣質偏處無妨總要心體不受病愚謂聖人教人全在偏處克治豈偏處無妨之說乎如其說則本真如此任意妄行豈是衷心豈惟受病

學如章○此言學者用功其心如此之意是虛擬一個榜樣

曰警學者當如是學字提起求其必及是功如不及處即是心恐其失是心不使之失即是功心即用功之心也分屬不得如不及是恐不能向前猶恐未是還怕忽焉落後猶字即在如字中鞭策乃逼緊一步語若換又字分作兩時兩境便差失是落後意非得失之失也

獲麟章○有天下而不與所謂大行不加所性分定故也○不但荒淫耽樂是與即兢兢保守惟恐失之亦是與不但要道天下是與即許由巢父必舍去之亦是與緣他看得天下重了其兢兢保守者以其有爲貴故以其失爲憂即必欲舍去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幸

者亦是惟恐怕有了他足以妨我之樂也○舜曰微子歸曰克爾何嘗不憂然是憂以天下不是以天下爲憂舜釋此九歌何嘗不樂然是樂以天下不是以天下爲樂○朱子云人爲物所役便自卑了舜禹直是高出萬物之表

大哉章○首句虛喚起下正形容其大德字貼爲君上語乃指其功用之大非指其存主之神故註曰廣遠不曰淵微民無能名李厚菴謂不可以一善言不可以一端舉也俗與云若存主之妙則其淵其天非與堯同德之聖人孰能知之何僅民無能名耶○李厚菴云末節是就無能名中舉其可見者求贊嘆蓋成功文章極其煥煥雖有可見然亦如仇由之容

日月之光不可繪畫則亦卒歸于無能名而已非明德不可名業有可見與上節無名作兩截話頭又非謂其終可見德仍不可名抹殺下節功業文章也○何配騶云幾乎煥乎同是皆莫不盡之詞

舜有章○此孔子讀書至泰誓武王有亂臣十人之語而歎之之詞第二節是發嘆之案第一節却是因孔子唐虞之際句而并記之以立案○兩有字是書眼盛衰難意都在其中○古所謂才難如天之不生人之不用皆是但人于衰處見其難夫子却偏于盛處見其難千古惟唐虞為盛已難而虞亦惟唐虞故有五臣不然則周為獨盛矣更難乃以此千古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章

最盛之會而猶不過十人且以一婦人與其間豈不真是難絕○唐虞之際是說舜有五臣不可以唐虞虞顛倒互說○舜紹堯故并有堯之臣武王商故不能有商之臣然商固非周之心也周固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以服事殷者也則豈惟周之才為極盛哉周之德亦可謂至德也已矣惟有唐虞之德故有唐虞之才亦唯有周之德故有周之才不然一有利天下之心則呂召畢散皆賢人也豈肯為周用而周又何以有之耶註才者德之用德字正為下節而設○唐虞為至只是嘆美之詞並無譏刺武王伐商意○朱子云文王亦不是不做事的人伐商伐崇皆是文王做下的氣勢如此處必

不終竟休了又云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是生拍愚謂武王十一年師次孟津諸侯畢會武王猶謂紂未可伐率師而還其待紂亦至矣至十三年紂殺比干囚箕子然後與師則伐紂亦非武王之得已也但較之文王畢竟有此一拍想文王必是其民皆自來○漢石經作有殷人焉九人而已註殷人謂膠鬲則上接唐虞之際下起以服事殷皆順朱子未見石經故只從那本

無間章○有天下之大功者即當享天下之大奉禹即豐子自

奉豈遂為過然畢竟也是一間論終可以受福節儉為天下先禹即儉于宗廟省于田功豈遂為過然畢竟也是一間間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章

字全在極精極微處看呂謂間字是吹毛求疵意從吾字生來不從禹字生來試問何故夫子于禹偏如此刻毒耶○陸稼書云無間禹之迹也精一者無間之本克艱又精一之本豐儉適宜即是一箇中字愚謂堯舜禹湯一箇九執厥中但堯較渾渾舜較高明禹較細密看夫子論三聖人處便見○宮室溝洫總是土功故對說○盡力溝洫如何是豐盡其疏濬亦有許多費用此事亦儘可教民自為之當時民亦未必不樂從而禹必盡力為之者蓋使民自為則經界未必盡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諸患必自此始想見聖人經營天下直是周密久遠

四書約言

仕格運著

子罕第九

子罕章○朱子云做事只循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其所以罕言之恐人求之則害業也凡吉而禍福皆是命若僥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也罕言仁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做切已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不曉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特罕言耳○又曰若說全不要利難道去利而就害不處只纔說着利便使人生計較所以夫子只說利者義之利利物足以和義說到這裏便住只教人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五

一

上求利了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着卽害義○朱子語類云命只是一個天所以賦人是理人所以壽夭窮通是氣又云命只是窮通之命而大註專以理言者氣統於理也蓋有此理卽有此氣氣雖有窮通壽夭之不齊而所以盡性立命者未嘗不在於我故纔與人說命可自我立則人便妄爲不知限量纔與人說一定不可移他又將百事都放倒聖人罕言只教人循理做去便是命不要惑於氣數之命○聖門工夫合下便是求仁但資質學力不同不可躐等若仲弓不緣敬想樊遲不緣恭敬思如何一蹴而至且仁是無形影的不腳踏實地做去只空空地說人將不當做事

故朱子云數言之不但使人踴躍亦使人有現之之心○利

非全不正然牽着物欲邊多命有理有數是兩面的仁是極

純的三者似乎不類故中間着兩個與字朱子云利是監界

塵精的事物又曰命也是監界的事物又云三者皆理之正

達恭章○黨人美處是譽惜處也是譽猶云回非助總在大義

二字中故下節註總承以聞人譽已也聖人不敢當博學之

美故曰執執字對他博字因他無所成名之憤故欲執一藝

以成名射御字對他所字不敢當博處是謙擇一藝處亦是

謙俗說講章學不貴博學不貴多道無可執名不可求及反

言以謝黨人諸說則夫子上純是貶駁謙則黨人却口中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五

二

作如此說語悖甚○黨人譽孔子只在藝上而子聞之尚有不敢違當者聖人之心至虛無一處見爲已足也

麻冕章○看聖人說服周之冕可見冕宜文不宜儉麻冕是禮

則絕同非禮矣但雖非禮之正而於此專事繁文之世獨存

省約之規則於之與奢率儉之心猶見其可從耳呂謂麻冕

何以爲禮前聖人亦從人情酌得其義當然後聖人又看得

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總是個義過矣○程子說無害於義

不會竟說是義○在君視臣則賓也友也在臣視君則君也

父也臣事君盡禮故必拜下君待臣以禮故必辭之使升成

拜聖人制禮有各盡其道處在今拜乎上是臣直不君其若

而以賓友自待其抗其矣且如此非君所以禮臣之意而沒之○上節只是引起下節上節今也純一頓隱然非禮然後着一儉字分明於非禮處尋出好處來然後下吾從家一句多少宛轉下節先用泰也二字斷然不但直曰吾違家而曰雖違眾吾從下聲鐘目炬詞氣凜然

絕四章○朱子云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次虛云事雖已成當改即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疑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次虛云受欲不亦不足以○四者就聖人心中看只各開說註中相為終始循環不窮是就庸人之情推論若聖人則萌動處便已無私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三

豈有意所專一期於必達必達不已至於留戀留戀不已至成形質而煩遽推說乎蓋到推說則說無我已固在說無固已必在矣

于畏章○聖人既知匡人不能違天害已何必復有戒心素患難自有行乎患難之道也○文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下天將喪斯文只作一反跌○仁義忠孝之道雖待人而行然終古滅他不得若禮樂制度之文則無其人便喪○要知這個文也不是文王創的也是前古多少聖人積趨下來已精極精故這文便是道之極處二代以前之因革損益在文王文王既沒則三代之因革損益又在孔子如夏時殷弊則見超

舞遠則見諸政窮則傳諸人總是未喪○匡一在魯一在衛一在宋史記言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有匡人之難若陽虎暴匡亦是虎奔齊又奔晉主趙鞅而衛報晉晉圍衛時事也匡乃衛地而或誤謂陳地則以公首引史記脫一將字耳

太宰章○太宰是驚其多能而以聖贊之不是稱其聖而以多能贊之也看者與字他於夫子之聖原信不及○子貢把個又字對他何字何字驚張又字輕便固字對他與字與字未定固字確然將字緊粘天縱之三言言我也不知縱到甚麼地位住耳謙若不敢自知正是極口推崇之語○天縱之將聖又多能八字連讀朱子謂聖人本領大雖是材藝他做得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四

自別蓋多能自天縱之聖出則多能亦天縱之多能也今人誤有又字反把多能劃在聖外不道大柱却云言又以兼之○太宰何曾知夫子夫子急於辭天縱之聖不得不姑以太宰所稱自居故先道此一句其實聖人不敢居不但于貢所說聖又多能不敢居即太宰以多能為聖亦不敢居故又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一句見多能由於少賤則多能初非聖之故而能者不過鄙事則多能亦非聖之能兩意總破又以聖而無不通也而又言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君子如是連言聖哉此再掃却太宰以多能為聖總要多能字與聖字脫離只居多能不居聖字以小賤故換却于貢聖又字以君子

子禽換却太宰聖與字蔡林呂李之說俱未是。○末簡只與註已盡條辨求深殊堅

有知章○此因人稱已無不知而謝之之詞。蓋夫子教人叩兩端而竭。無人不得其意以去。故人皆稱夫子是無所不知的。夫子因謙言我無知也。但於告人不取不盡耳。說以上為謙已。下為誨人便隔。其兩端其字要着眼。正與我有知我字對看。即他所問。便有他的道理在。我不過即他所問。微頭微尾與他盡情發出耳。其實我何知哉。○竭兩端。有一二言而竭者。有千百言而竭者。總之精粗本末無所不該。

鳳皇章○鳳至國出是氣機上事。聖王將作便先有此兆如通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五

鳴將雨。胡歌將晴。不是他喚得晴雨來。只是他感着陰陽之氣。便自然如此。須知夫子是思聖王。不是思鳳鳥河圖。

子見章○饒氏曰外面如此。裏面不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如此。○作與總只是誠。但發於心者。有出於哀矜尊禮之不同。其見於色者。亦必有哀矜尊禮之各異。

顏淵章○夫子之道。中正而已矣。極高深處。原在極卑淺處。極變化處。原在極平實處。顏淵領地高。合下便見得聖人全體如此高深變化。故大莊曰深知他便要一蹴而至。不肯向卑淺平實處做工夫。故雖不曾走差路頭。只見得個無窮盡無方體。

却不會見得個卓爾。故曰此個要於聖道無從入處也。舊說作顏子川功之錯。固非。只謂只贊。夫子循循善誘博文。聖道非顏子用功處。亦於語錄不合。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原不會獨為顏子一人。但顏子力量大。被聖人一撥就轉。教他博文。他便實實去博文。教他約禮。他便實實去約禮。

他去博文。他便能令天下之理。而觀其會通。不似如人之所為博。他去約禮。便直個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不似如人之所為約。他不覺得自家精進之功。專只覺得夫子鼓舞之方。效立似這個教法。為他特設的一般。至於說之深力之盡。方纔見得無行不與。凡聖人作止語默。無非天理之自流露。一分不得少一分。不得確然見得分曉。而非猶前此無窮盡。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六

無方體者矣。但這地位難見得分明。要到這地位却又難得。所謂大可為化。不可為也。此是顏子幾於聖人未達一間處。然顏子於此如之何。原只博文。原只約禮。到得動容周旋中。禮時便是一個。○金仁山云。欲從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一級。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遠一層。又一層。切切。朱子云。做得緊又大過下。略放慢做又不及。二句。朱子云。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又云。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的工夫至則約禮的工夫愈密。○蔡氏曰。博文條目多。事要去理會。禮却只是一個理。朱子云。博文求末末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博文約禮。由淺入深。有參

少幹級衆人之博約是淺的顏子之博約是深的但在顏子分上又有深有淺他初時亦是淺的到後來一日深似一日
○陸稼書所立卓識是一貫地位即夫子知天命時候○信雲云欲罷不能已有親切處到卓爾乃是益親○欲從末由不是不用力是無所用其力着個欲字已是用力處用力已足思勉如何能到不思不勉地位故曰末由

子疾章○此與諸禱想是一時事喪禮必有一人爲主後夢奠兩楹時都是子貢做主想此時都是子路做主○子路心雖無詐而行則詐正可與不知爲不知章參看○厥後孔子之喪諸門人多用三代之禮蓋謂聖人必異乎恒人耳子路使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五

七

門人爲臣想亦是此意殊不知聖人却不消如此

子貢章○成已必成物明德必新民美玉而沽原是理之所宜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問語雖兩平意實側事故夫子竟接沽字說下以待字換却求字曰我待買則非有意於藏可知矣○子貢也看得美玉重故着個善買字却不道下一求字早自輕了聖人際可行可大用大行小用小行苟以禮來無不可出故買不必其盡善而求則斷斷不可於此見聖人重於己不厚望於人

子欲章○朱子云所居則化聖人事也忠信篤敬辭類可行變皆事也○欲居九夷只是偶然發軔居之何阿只是隨同理

終原不曾要到九夷去或謂東夷有箕子遺風故可化或謂必九夷之君用之纔能化總是一片細語

自衛章○此章以正樂爲主雅頌得所是樂正而功業及於詩蓋樂之事有歌有舞有舞不止是詩故謂正樂在正詩者矣也詩之用可與可觀可羣可怨亦不單是樂故謂正詩以正樂者亦安也本文語句原是參差蔡呂謂詩樂兩平者亦誤○刪書定禮修春秋皆各爲一事不能相通惟詩半是樂章要樂之正不能不及雅頌到得雅頌得所時則於詩上亦已有一半工夫矣○樂與詩各爲一事處要考訂樂與詩相關處尤要參互本章因樂及詩故先參互字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五

八

出則章○默識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此日事愈繁彼已繼而又謙故曰意愈切○古之治民者皆師也此長即五家之師族師即百家之師公卿退老皆教於黌教有不從則君車公卿視學出事公卿與入事父兄皆是常事故下兩個則字俗說講章謂必是仕爲小官謬矣○喪事亦只是總功之展與夫鄉里鄰黨之當相助者○用不定是號喚失禮即辭面益恭亦是爲酒所歟

用上章○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之體本無可見却虧那許多事物載這道出來故曰與道爲體○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純亦不已聖之所以爲聖也這個道

體便在聖人心中。聖人亦有是心而物欲間之存焉者。氣便與天地不相似。故聖人於此發以示人。逝者統指道體。斯字方指川流。如斯夫一頓。不舍晝夜一句。又因逝者而申言之。見得往者方過來者。即續總無一息之停。吃緊在此一句。氏謂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而。言外便有人當自面已去的來是後面續去的。總是個逝者。強不息以體此道意。川流亦道也。以其可指而易見者莫若此。故於此指出道體。要使人共見。

好德章。好色易。人心惟危也。好德難。道心惟微也。如好色亦只借庸人之心見其誠切處耳。若聖賢之心於色却淡。衛事不必用。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九

為山章。自恃則息心生。自厲則害心起。其止其往。轉移只在。一念間。可懼孰甚。開口著譬如字。自與苗而不秀。松栢兩章不同。然亦須就為山發意。

語之章。心解在語之時已知。所謂於吾言無所不悅也。力行在語之後。纔見所謂省其私亦足以發也。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又要諸久遠。所謂三月不違仁也。范氏合此三意發明。顏子不惜已盡。然猶恐說得費力。不見顏子妙處。故又取孟子如時雨化之意足之。心解全在力行上見。然惟心解所以力行。

惜乎章。顏子已到大處。進而不已。幾於化矣。而不幸早死。故

深惜之

苗而章。此全為自信可成者發。譬苗無不可秀。秀無不可實。然竟有不秀不實者。不至於成。前功盡棄。煞甚可危。兩個有矣夫。要聲聲喚入心曲。若說客或有此便寬。說不富而有亦呆。

後生章。後生亦是為學的人。當時學者無不道夫子是聖人。不可幾及。故夫子言汝輩後生。真屬可畏。安知將來不便如我之今日乎。註下我之今日四字。極有看傍。時解換作今之期望。那空了。上二句是翼言以鼓其銳。下二句是危言以策其情。故大註中間著一然字。士人三日不見便當刮目。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十

相待。將來二字。要說得近。故註於四十五上。加至於二字。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顏子三十已知天命。若不早死。豈不將越孔子而上之。豈不真正可畏。孔子一則曰何有於我。再則曰何有於我。看得自家實實平常。後生如我實實易事。若先把自家看高。則焉知不如。真打誑語矣。下二句是為後生鞭策。不是為衰老嗟傷。

法語章。法語令人畏。他要不能不從。也不能異言。令人喜。他要不能不說。不能不說。說從是進言者。拿得穩的。其所望於聽言者全在改與釋耳。他却不改不釋。我進言者復有何術。故曰未如之何。改之改此法言所切責之事。釋之釋此異言中隱

躍之味虛齋謂不指言非○法語必施之懲惡與言必施之勸善各有攸常時說法語不改繼以謏言與言不繼繼以法語到此二者皆窮真是無可奈何則自家說話已有一半不的當處恐亦未是

三軍章○志者氣之帥也故借三軍為比○匹夫是一個人與三軍之衆為對不指學者亦不指不學者只言志之可恃以勉人立志耳○匹夫之志未必皆善在夫子勉人却是要人志於善俗雲謂一步私意即不謂之志太粘如蘇秦刺股曰云豈不是志但不○恃人即可恃恃已即不可恃是聖人所謂志耳○自家衣服袍袖也不當事忽與狐貉者立貧富相形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七

被他一耀這一耀時已被他動了這便是取此取與取取未在他自家心上此○衣服袍袖不是子路實事是懸空立此一境想像出來子路學問已到正大高明之域故能如此從此進之便可入室矣故夫子稱之原是望其進○伎末皆從恥末○何用不減言率此以往何所為而不善乎用字只是虛字時說用之則減不用則不減非是○不伎上面並無詩曰二字可見夫子是賦詩以贈不是引詩以証也子路誦之亦緣是而起但夫子誦之何用不減句婉而長無限深味正在裏面子路誦之促而直便似一不伎不求而無所不減者口吻輕重緩急之間其意去而萬里矣故夫子以是道也播

却不伎不求即就何用不減翻轉乾端坤倪乍陰乍陽造就無方化工在手○子路誦之何會終身看他誦法便要終身記者亦是探孔子意作此妙語○要曉得子路誦之之固卽是開斯行之之勇緣他心氣較粗不細心體認便認錯去歲寒章○臘不稱其力意提臘字起自重臘一邊此提歲寒起自重知松柏一邊○松柏自不求人知但世上不知松柏却誤多少事到得知松柏時已無及矣○謝氏欲學者必周于德其理甚精然非本章正意故置闕外

知者章○看註三個足以可見下半截全從上半截出○既謂之知者仁者勇若則亦成德矣不是初學的人但夫子說此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七

却是為學者說法知者不惑則要不惑不可不為知者下二句亦然○豈有知而不仁知仁而不勇可為成德的人此分列三者正為學者指其必務之名且見其缺一不可而先知以知之後仁以行之知仁又皆賴勇以強之其序亦不可亂也○勇雖是氣然這氣亦從理上來故孟子曰集義所生者可與章○未可非不可也適道必從其學末立必從適道來但方與其學時未可與適道耳下二句亦然○可與共學是他志向已正不為小道不為異學而未適道者他致知格物工夫尚不會做不會真見得裏面路數也可與適道則其知已至而猶未可與立者知之未必能行之即行之未必固執而

不變也。到可與立則知之明守之固而猶未可與權者。言消長進退存亡。因物而遷。因時而變。但守得一定道理。未能與物偕宜。與時偕行也。○漢儒謂權者反經合道。程子謂權即是經。如湯武之放伐周公之誅管蔡。豈不把平。曾君臣兄弟之常經都反了。然他道理合當如此。則其處處原即是經。但此等處非聖人做不來。○先儒謂經是稱上的。星權是稱錢。往來以取其平。朱子謂稱得平不可增減些子是經。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權。蓋就常事論。則至善是經。必求合至善是權。但此權猶易。惟遇大變之來。幾不可以常理處之。而處之恰妙。則非聖人不能耳。故權字必定屬處變一邊多。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三

唐棣章○詩人是說思人。夫子是說思理。故曰借然在夫子口中分出詩說思人。我說思理。則已不得借之妙矣。渾之為佳。○惟遠故有思思之。而猶以為遠要思何用。不將因之而廢思乎。只他豈不二字已謝而去之。不可謂思矣。一個爾字已推而遠之。不可謂思矣。○中庸說個慎思之。可見思之為用。原不可妄用。若是當用的。則思之必不終遠。若是思之而終遠。則此已必非所當思者矣。夫子云未之思也。之字原指當用的。不然徒思而不得者多矣。何樂曰何遠乎。

鄉黨第十

朱子云。舊凡一章今分十七節。大抵所謂此一篇是也。今從各篇例以鄉黨第十為一篇。中國分註處各為一節。

孔子章○聖人動容周旋中禮。皆非有心為之。而自人觀之。則

多一點不得。少一點不得。聖人事事處得恰好。○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故泛應曲當。用各不同。上面便有個一以貫之者在。在記者却只是於其用處。事事精察而詳記之。○孔子二字是鄉黨一篇之目。亦是此一章之目。他章皆各以一事言。見聖人各正處。此章合鄉黨朝廟二事言。見聖人不測處。云兩在。舉此章以為冠。則凡各正處都有不測處在。○恂恂信實之貌。朱子云亦是溫恭之意。○言貌二字。離不得貌。統全身。即言亦有言之貌。似不能言。句。舉寫恂恂非以上句為貌。下句為言也。唯謹爾。句。圓足。便便則舉言而貌亦在其中。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四

矣。○鄉黨有非禮處。孔子豈可坐視而不言。只言來亦有似不能言光景。不致以賢知先人。○宗廟禮法考之古。故必詳問。雖中間有一二差錯處。亦須明辨。但主於事神。則敬謹為主。畢竟還是詳問處多。朝廷政事施之今。故必明辨。雖中間有奉行未達處。亦須詳問。但主於處事。則裁決為主。畢竟還是明辨處多。虛實分屬末為不是。

朝與章○朝字木冒下節。以下節另提君在二字。故朱子以此為君未視朝時。○周禮有中大夫。下大夫。無上大夫。蓋六卿即上大夫也。王制言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蓋上大夫即卿也。天子之大夫有中下二等。通卿為三等。諸侯之大夫

只一等通鄉爲二等。○天子六卿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其下如小宰小司徒各有二人以爲之副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司徒之屬有小宰小司徒各一人宗伯之屬有小司馬一人司空之屬有小司空小司寇各一人此所謂下大夫五人也於下大夫中又分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司徒小司寇爲下王制所稱下當其上大夫是也魯季孫世爲司徒叔孫世爲司馬孟孫世爲司空見左傳叔孫約卒傳此三官非他人所能與孔子仕魯由司空爲大司寇蓋魯無大司寇而小司寇在下大夫中爲上故卽名之爲大其實尚爲大司空之屬也上大夫是三家下大

夫是小宰小宗伯五人說者多憤憤○天子治朝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治朝之位疑三卿北面小宰小司寇東面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西面○君未出視朝則猶在外朝之位故得相與言○朝廷言當明辨侃侃閤閤是直但閤閤直中有和不太剛侃侃閤閤合下道理自當如此聖人自然恰好若尊體統合機宜委曲以行道諸說俱不是聖人意思○踧路是主下句足上意與惟謹爾一般虛齋云止是恭而安之意

君召章○諸侯相朝則君爲賓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則卿大夫爲賓賓必有介以輔行君相朝則介如其命數上公九介侯七介

子男鄉聘則下其君二等公七侯伯五子男三大夫又下其卿二等五侯伯三主國迎賓則皆用命數之半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魯侯爵極用四人魯侯爵極○凡賓初至先郊勞致館魯侯爵極乃迎賓於館受之於太廟先於庫門外設次賓入焉主君門內闢東南面大全作庫揖在門外當君東南大夫爲承揖士爲承揖以次而南皆西面不言承揖者細賓出次在門外當闕西北面上介次介末介當賓西北以次而北皆東面末介與末揖正相對其相去各三丈六尺孔子仕魯爲大夫當爲承揖○凡上揖受命於君則北面致命於省則南面末揖與末介正相對則上揖但有左其手之時末揖但有右其手之時惟承揖則傳命而出必左其手傳命而入必右其手禮氏說○傳命畧若君則君迎之大門外卿大夫則上揖迎之大門外遂曲而東入廟門廟在庫門內之東趨進則從君入太廟時也○手動則身亦動故不難其禮如而難其趨進而翼如○賓入廟疾則手易弛故不難其翼如而難其趨進而翼如○賓入廟行聘享私餽諸禮上揖有事而承揖以下無事但負東塾立故不記○賓退是禮畢而出就館君送賓及大門內賓出君再拜送賓不顧不顧謂賓趨進行此是定禮故不煩告而夫子必復命者付君之敬禮以義起也主顧賓杜撰極矣

公門章○天子五門皋庫雉應門諸侯三門庫雉路天子外朝

在庫門外庫門內諸侯外朝在雉門外庫門內國有大事詢萬民於此治朝皆在路門外日親朝於此內朝一日燕朝一日路寢皆在路門內日聘及見親族於此異姓之臣不常入此公門謂庫門也○如不察正形容其輪郭之狀○門上有楨下有闕左右有楨中有二扉二扉之間豎木曰闕其左扉常掩君出入皆在右扉饒氏君出由賓至乃啓左扉其左外而蓋古人取義不同主以仁爲義故君父出入皆以東爲尊賓以敬爲義故賓客出入皆以西爲尊如人子升降不由階以東爲尊也賓公事自關西私事自關東以西爲尊也君出入皆以東而臣亦從者臣從君之義也饒氏君由左士大夫由右虎視

○行不中門然爲承檟從君而入亦可中門惟立則斷不可檟從君入上檟拂闕以次而東末檟拂檟蓋君迎賓則當中介從賓入上介拂闕以次而西末介拂檟門而立君之位左爲故也檟從君則自關至檟雁行而東若朝則入俱拂檟故朱子云自外入右邊門邊出俱拂闕故朱子云傍闕右邊出此右字自內出而言其實皆在東扉故大註曰大夫士出入公門由闕右○過位是外朝之位何記時云諸侯治朝在路門外雉門內而屏在路門之內若過門屏之間則入燕朝夫子異姓之臣疑不得入愚按親視候入廟門右出白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註天子外屏是廟門外有屏則天子外朝外有屏而諸侯外朝內有屏在治朝外雉門內未

可知也朱子孫卿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屏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中初以三槐九棘之樹卽爲樹塞門之樹矣更不可曉○堂是治朝之堂自入公門已闕躬豈有近君而反不闕躬者此闕躬字要連攝齊字看人惟恐怕攝齊不免犯身略直而聖人之躬則猶拘也○聖人之氣容必是常肅此尤加肅似不息二字極刻刻凡人身直則氣舒舒則其息自不暢躬則身曲而其氣微鬱加以升高則其氣之鬱者每促而上而息亦粗矣聖人却屏氣似不息非養之至其孰能之○出字與入字對降字與升字對復其位與過位對過位之位是君位復位之位是臣位然總在外朝○前章言君在路如也此至復位而猶踞踞故曰敬之餘○古者君臣視朝皆立羣臣先集外朝之位謀政君出在治朝司士擯羣臣乃入應門君揖之羣臣各就位拜下升堂成拜君退入內朝聽政臣退出外朝君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殿釋服○唐荆川文云漸近於君而敬有加漸遠於君而敬無已二語盡之

執圭章○圭諸侯命圭公執桓圭九寸上爲雙柱形侯執信圭上爲單柱形伯執躬圭亦爲人形皆七寸子執敫圭上爲圭形男執蒲圭上爲圭形皆五寸愚按儀禮聘君以圭聘大夫以璋周禮圭璋以親聘疏云緣圭璋降圭一等公之緣圭璋八寸侯伯六寸

子男四寸不爲桓信躬穀前之文但緣之而已君朝天子及諸侯身相朝則執命圭若使卿大夫賦不得執君之圭但執緣圭璜若子男之臣不得過其君但執璜則聘所執之圭非命圭與本註異○如不勝亦形容其鞠躬之狀○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平衡大夫執之士提之此圭是兩君之器故宜平衡但步趨之際亦略有高低但高來也不過如抵低來也不過如按合之還是一個平衡○如有循亦是形容其踰躍之狀朱子云緣手中有圭不得握齊亦防顛仆耳○聘君畢賓出復入行享禮束帛加璧設庭實皮馬相聞享禮畢聘夫人用緣璋享夫人玄纁束帛加琮愚按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銀琥以繡琥以黼琥謂二王後尊享用天子圭璋其餘諸侯止用璧琮公侯伯享諸侯亦用璧琮子男享諸侯則用琥璜是諸侯不得用圭璧也與本註亦異聘之圭璋必還享之璧琮則受○享畢賓告公畢畢奉束錦請覲賓入白闕東從臣禮君禮賓以束帛乘馬賓受乃奉束錦聚馬以覲若有私獻亦獻將命介私覲畢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問大夫勞賓及介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以上總一日事○按私覲雖是通臣之情然亦是正禮若其私獻別有禮在人多誤認○至明日乃以君命問與賓私面於闕介私面於卿及常使往來者

君子章○上四章皆以孔子贊此復言君子者上皆朝聘之重禮記者謹之下皆日用之常以君子統之示學者所當師也○爾雅一染謂之緇黃朱再染謂之赭赤三染謂之緹赤考工記三入爲緇五入爲緇再染以黑七入爲緇朱子語類一入爲緇再入爲緇三入爲緇四入爲朱再入當作三入三當作四四當作五賈云緇入黑爲緇鄭云緇今禮作緇言如爵顏色蓋以緇入赤爲緇以絳入赤爲朱以絳入黑爲緇以紺入黑爲緇也緇絳色似從古註朱子常疑之特未考定耳○東謂之青南謂之赤西謂之白北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此是正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合二色爲之者赤勝白謂之紅黑勝赤謂之紫青勝黑謂之黼青勝黃謂之綠白勝青謂之碧此是間色○非齊而齊服非祭而祭服即於義不合不義即不當服間色相杜故爲不正不正即不當服近於婦女又是餘意○衿綌綌不入公門求求不入公門蓋行禮則裘葛外自有禮服燕居則有衿綌綌與裘裘者○詩家彼綌綌是加在外面的禮服此表而出之是襯在裏面的裘衣詩註象字有二說詩本文有展衣從前說是註所引者從○禮男子之服皆單采賜也女子之服皆袷袷陰也惟衾則有袷○凡服近體曰襦遠上有袍袍上有裘裘上有褱褱上又加深衣則爲裘○古人服裘毛在外○禮有以褱

爲教者見美也如執玉有藉則褻之類也有以爲教者充
美也如執玉無藉則褻之類也此則專論褻耳○古者君
臣視朝上下同服但君純羔大夫以豹飾大夫視私朝則亦
純羔祭亦羔裘但不裼耳○視朝用皮弁服則麋裘但君純
麋大夫青軒飾受外國聘享亦麋裘但君素衣聘臣較衣以
爲褻○禮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則息民之祭當服狐裘
蜡祭言素服以送終也則蜡祭亦當麋裘但息民亦蜡祭禮
中之一故通謂之蜡○三者也不是聖人異人也不是聖人
隨俗只是他人有時合有時不合好禮之士時時合矣然他
却要從這條件上留心聖人都不消得自然如此各當○欲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主

溫則表宜於長欲便則袂宜於短人情未嘗不然却摸不出
來惟聖人自有因心之則○禮服有狐裘無貉裘據禮云狐
性善疑貉性善腫皆藏獸故其毛最厚○狐白裘最貴君服
之狐青裘狐黃裘皆君子常服○佩有德佩玉也有事佩
珉之屬也左陽故佩五小鐲金鐲右陰故佩六大鐲木鐲左
弱故佩者小右強故佩者大○朝祭之服衣與裳爲二衣十
有二幅四幅爲身八幅爲袖本六幅中折之半在前每幅廣
一尺二寸四幅合圍四尺八寸周尺每尺當今鈔尺六寸四分長及腰而止
裳亦十有二幅合一丈四尺四寸以九尺六寸爲纓積大約
婦人亦腰圍四尺八寸先服衣後服裳裳腰束衣下齊後加纓後加

大帶係佩玉深衣之制衣與裳相屬衣十二幅而裳六幅每
幅斜裁之闊頭八寸狹頭四寸成十二片合袂頭十二片共
四尺八寸爲腰闊頭十二片共九尺六寸爲齊別以布一幅
斜裁一頭闊俱六寸一頭狹三寸半九寸接之爲帶綴於其旁所謂袷旁也凡
褻衣皆對襟直領凡襲衣皆右襟曲領凡禮衣亦皆對襟直
領故凡禮衣褻衣皆可見於禮衣內褻衣外加一深衣則謂
之襲而不可見矣○衣之章皆繪象天輕清也裳之章皆
繡象地重濁也褻衣裳無章○哭死者曰似慰生者曰弔故
禮曰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似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但
古人致襲含頭時諸禮皆謂之弔則此亦通言之○羔裘朝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主

祭之服子冠祭服禮曰齊之乎也以陰幽思也朝則多冕香
禮有爵者多冕無爵者子冠古人以祭爲吉禮朝聘爲賓禮
冠昏爲嘉禮野表凶言亦通謂之吉禮○仕有常朝致仕止
於月朔一朝蓋以聽朝禮之重也若國有大政君特告之
謂其與聞父臣有人議特告之君如沐浴請討不在此例○朝無不
朝服者聖人之異自在必朝此但因衣服而類記之未必他
人不朝服也
齊必章○古人浴必有衣此明衣是浴竟所服非浴衣也范氏
所云殊誤然此只是齊服不是祭服俗雲云齊服以布以絺
實其心志祭服必美以恭敬於鬼神○宿齊戒沐浴則沐浴

自是祭前日事故浴竟即服明衣將髮又有凝衣合璧謂凝衣即被尤安○齊所以齊其思慮之不齊者聖人思慮宜待此而後齊哉但平日事事要應當致齊則思此一事矣聖人於此亦與常時敬處自別○其衣其食其生無不變其常皆卽外以養心也

食不章○飲食之道原以養生豈有不欲其養人而欲其害人者以是爲善自是天理人情之正但必欲如是則過了天理界限便落人欲去故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處正好細看呂云不說不厭粗妙矣却又不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妙於形容聖人處蓋厭粗是貪夫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章

講究厭精細是時人矯俗但不厭粗信口吃過亦是不知味的庸人○麋鹿爲道野豕爲軒豕而不切磨爲辟雞兔爲宛脾牛羊與魚爲膾皆燕而又切燕者先切爲大片再報切之乃細也○脛是生肉切葱若薤同實於醢以柔之若不細則葱薤與醢之味不入而脛者尤腥也故害人○飯半生牛熟名犢溲糜相著名糲總爲之饘○飯自內出敗自外入○色惡臭惡通凡物言而魚肉亦在其內○調猶適也烹物有宜於極熟者有宜近生而不可過熟者各適其宜謂之調○醬有用之烹飪者有用之配食者濡雞醢醬濡豢邪謂醬此用之烹飪者也魚膾芥醬醢醢醢此用之配食者也不是氣

味相宜必是氣味相制不得其宜則不及不得其制亦太過

○儀禮若燕其臣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敢不醉詩天子燕諸侯亦曰不醉無疆是飲皆以醉爲節然雲謂醉必居常之快非禮飲謬也常人縱拘禮便不盡是縱盡情便易至亂聖人盡其情而又不過乎禮所以難○不精非盡粗也不潔非盡穢也粗穢則必傷人不精潔亦或傷人或字粘恐字存若竟說成不精潔則誰治之而誰市之○不徹與不厭一樣存亦不是必待但設時多耳○按周禮食醫秋多辛而薑之辛則四時可用孔安國云齋禁單凡辛物多薑而薑則辛而不薑又薑與桂皆加豆所用爲屑薑桂酒諸其上管子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章

曰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則聖人之不微亦可知矣○天子諸侯明日釋祭祭畢乃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大約已三日矣故不可再宿士與下大夫祭一日而畢故猶可少緩出三日句申不出意而所以不宿之故亦在其中非以君之胙爲尊而已之胙爲卑也○遲之則留神之惠遲之而不食又褻神之餘不留是聖人正意不褻又是記者推出○聖人存心不他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亦自不語○寢不言句因上句附記之○人或以蔬食菜羹爲輕而不祭或祭亦不敬惟

聖人不以物之輕重而殊。○聖人所食所飲所祭若條舉之累幅不整而亦不見聖人之節惟以不厭不食不勝不亂不微不宿等形容之而聖人養生養德之遺備矣。

席不正章○註安字按安於正的屬着不正便不失自然不處鄉人章○魯秉周禮況聖人在坐豈有至微而失禮者只是拘於禮者便謂三爵必出主於情者便謂不醉無毀惟聖人獨以杖者為主○杖者出斯出亦屬記若留心察之乃得其故聖人却不曾自言其出之故以非禮與人○鄉人飲酒固不是鄉飲酒禮然鄉人飲酒未有不以禮行之者其禮大約與鄉飲同○周禮夏官方相氏掌帥百隸而時饗以樂室殿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靈

疫癘者蒙熊皮黃金四目朱索執戈揚盾○月令季春命國饗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饗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饗以達寒氣陽尊陰卑季秋饗過時之陽故惟天子得行之季春饗過時之陰故國亦得行之季冬之饗則驅冬之陰寒以達陽氣故庶民亦得用之也○同一饗也人以戲視之則無所不用其輕玩矣聖人以禮視之則無所不用其誠敬矣問人章○敬也是誠直也是誠只認真誠意字便的○拜而送之禮也而如見之誠已在其中拜而受之亦禮也而不欺之誠尚在其外禮字淺○疾固夫子所慎之一然在此章却不重○吳氏云古者賜之車馬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

賜之飲食則當以拜藥未達不敢遽嘗故拜而告之若徐而察焉可服則服不可服則不服皆在其中

庭焚章○庭只是孔子私庭家語以為國庭則君之路馬豈不當問恐別一事○庭原是馬所在故人一聞庭焚便急問馬夫子却只問人全要在舍梓偶一啓口時見聖人心中自然之權度○不問馬三字是記者從常人所問對有出來○馬之傷否少停卽自知之不待再問矣

君賜章○如對君榮君賜仁君惠是正意當須賤敬祖考與愛物是餘意○禮君客之則客祭君不祭君不祭則先飯如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君不客之則君祭君祭則臣不先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疾

飯以君原不客之固無嫌也此言待食則固非客之矣但君祭而猶先飯者蓋孔子道隆德重君之待之不啻客然故聖人於禮彌謹也○嘗食是膳夫事先飯非嘗食也但如嘗食耳蓋膳者先卽事之意故鄭曰道尊者也○君凡與臣燕飲必立大夫一人爲賓侍食則譚說之餘適當食時而因命之食也信雲謂聖人未委質時自以客禮待之豈委質後遂不以客禮待之耶夫亦不達於禮矣○君子之寢恒東首揆則未有不東首者但先寢北牖下君來從南牖下既以牀憑則不免反西首矣故特明之但節意重朝服掩紳上不重東首上○禮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此不俟屨謂在家時也○

此所以記事君之禮皆非朝常大事但於此等細小處無不極其敬則其大者更可知矣

朋友章○家語朋友生無所館死無所歸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蓋人死於外其家必與其喪以歸殯於堂之西偏殯者極地爲坎置棺其中上加鼓木以土塗之至葬乃啓也若人無父母兄弟妻子則其喪無所歸故孔子卽爲之主而曰於我殯言殯則擇地以葬之可知矣○其人或館而死於孔子之家及或死於逆旅皆未可定若兵畏溺而死則君子所不弔當但葬之不殯於家矣○今人於死於外者動謂冷尸不可入家至有以父母兄弟之親旅殯於外不得一入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季

其門其不仁亦甚矣豈知聖人於異姓之友且成殯於堂哉○但謂之朋友亦不是泛泛識面故朱子云須情文相稱若泛泛爲之却是曲意徇物○陳新安云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則拜禮也但在聖人行之則是兩件事未嘗比較其輕重而如此在記者記之却重車馬不拜見朋友有通財之義一邊祭肉必拜只借來相形說

疑不章○常人於人前或檢束到燕居便放倒了君子於燕居亦能檢束到寢寐亦放倒了記者於寢着個不尸字從安處看出敬於居着個不容字從敬處看出安○狎以人言褻以地言洪氏云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是素不相識者此是素相

親比者蓋齊衰居喪自無與夫子燕見之禮故別言之若謂替者冕者原非可狎却是難說聖人所謂狎只是素習不是情昵可謂夫子平素熟識無一替者冕者乎○重民教自是夫子自重之王者拜受是朱子推論不是夫子因王者重之而爲式也○禮君子不誣十室入里必式式負版者亦是此意○主人之禮因盛饌而見故夫子之變亦因盛饌而起當雲云有字具有情文必字兼應內外○夫子食於施氏而飽原不必其饌之盛只取其有禮此處正可參看○常人於迅雷風烈豈能不變但他的變是恐懼失常夫子的變是嚴恭對越虛齋云與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並行不悖道得極好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季

大舜不迷未常不敬孔子必變原不失常○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都是天地生物之用何以忽然迅烈從這迅烈改其常處便見是天之怒其實天地何心若說成有得罪天地者而天地怒之與聖人何涉孔子不必變矣○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行何時不監在茲聖人之敬亦何時不然而當此必變者譬如孝子於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而有時見親不悅之色便怵然驚懼無暇計及其何事而怒也古語對青天而不懼聞雷震而不驚不驚與必變是一是二深於敬天者自知之

升車章○升車必執綬者人所同夫子之異在必正立范氏莊

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極近得圖。心體無不正是由內看到外誠意肅恭是由外見其內。緣挽以上車既升則穩坐雲謂車中正立執綫不必聖人能之故下以車中另起。安坐綫不是穩非可常執即轡亦御者所執聖人不親執也。凡車皆立乘惟婦人則坐老者乘安車則亦坐。安車四輪車也。凡乘二人則主車者左御車者右三人則主車者中御車者左駟乘者右四人則駟乘後兵車則君及大將中御者左餘皆御者中射者左刺者右。聖人非懼失容也而自無失容至哉人意又輕故用且字帶說。

色斯章○一部易經只與時偕行四字盡之一卷鄉黨只時義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五

完

時哉四字盡之。記者有一聖人之時在胸中只就夫子所嘆嗟指出有一雌雉在胸中却先用色斯舉矣一句凌空宕出而點入雌雉以實之絕不打轉說理到化境行文亦是化境。雌雉何以在山梁必是湖而集者共之而卽作則又色斯舉矣妙處正以參差不著迹見之。若定要改作山梁雌雉子路共之三嘆而作子曰翔而後集色斯舉矣時哉時哉豈不呆甚。物本無知也人本最靈也乃物知時人反不知方百川文云人以有知也而妄妄則暗昧焉物以無知也而無妄無妄則明生焉數語妙甚若聖人則誠明一者也於理無所不誠則於事物之幾自無所不明。

四書約言

荆溪任啓運鈞夢著

男劉煥柯校

論語下

先進第十一

先進章。禮樂總只是一個周自武周以後原不會有變禮易樂的人但到後面雖事增華凡玉帛之數皆加多了升降揖讓務要做得好看聲音曲折務要做得好聽則大綱雖同而形聲迥異矣兩個於字卽用字意。先進只是周初時人後進只是周末時人周末文勝亦是逐漸增來不能畫定何時是先進何時是後進。看註文質得中文過其實云云則先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六

一

進後進猶夫子語野人君子方是時人語兩個也字是遞語口氣未置貶駁而悲慨宛然。用之卽在當下不在日後。吾字有多少骨力。從先進原是從其文質得中非重質也但在時人視之便有崇質意。

從我章。夫子是不忘其相從患難下節因記其人以實之是正意而并目其所長見得其人實有可思是餘意若重看四科是夫子不忘其賢非不忘其相從於患難與上節全脫矣至於教各因材尤餘中之餘更不重。如顏子之德行便包得言語政事文學來問冉三子恐未能也子貢得聞一貫若究其終亦爲顏曾之亞言語不足盡之當時記者只各舉其

所最優者耳。

同也章。無所不悅，有何疑問，安能助我，故下一句，正非助我之實，不作兩層全要於若有憾之詞，托出深喜之實，乃爲妙會。俗講分上句爲有憾，下句爲深喜，神理去而萬里矣。註於聖人之言，貼於吾言三字，緊識心融貼無所不悅四字，無所疑間，倒結非助我，納下句於上句中，正得語妙。他人豈無所悅，要必有所不悅，或先不悅而後悅，惟顏子便隨處洞然。悅是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若認作驚異，便是乍見，不是顏子身分。

孝哉章。或問深取於吳氏之說，則用處變意亦無礙，但不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二

可稱人之子而先管其父母耳。孝友之實積於中，中字只當家字看，指父母兄弟之言，著於外，指人言，蓋說個孝友之實，已有實事在，不單是個心也，以中字指心者誤。聖人於門人無稱字者，時說以孝哉，閔子壽句，即屬人言，殊妙，但朱子謂此或集語者之誤，而胡氏謂或記於閔子之門人而然耳。

南容章。夫子之取南容，原有定論，門人說此一事，是又爲不廢免刑之故作註腳耳，故註者兩所以字。不是他要謹言，故誦此詩亦不是他，因誦此詩而要謹言，惟平日深有意於謹言，故不覺於此數語微吟咏歎輒及之耳。三復白圭只

是謹言外註，又推出謹行者爲子謂南容，節註照應爲本節，所以二字見全身也。

季康章。與下三章類記，只重惜顏子意，不重對臣異於君。

顏路章。顏路固是愛子，然亦是爲其賢，故欲加厚之才，才正敬他此意。才不才句，是倒喚起文法，不是先泛論。

子噫章。夫子作則天未喪斯文，顏淵亡則天已喪予，這是何等關係。

等關係。

子哭章。夫子豈獨私厚於淵，看夫人二字，亦明是悼道無傳。

意。他人之過，過即非中，夫子之過，過即是中。先不知其

慟，後言慟亦其宜，中作一轉。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三

門人章。喪予之嘆，夫人之慟，非厚於淵爲道也，請料則甚厚。蓋則責非薄，於淵亦爲道也，正惟道在於淵，則待淵愈不可不以道，門人以情爲厚，夫子以道爲厚。夫字只當是字與非字應俗雲謂指淵說非。

季路章。仁孝誠敬無不至，則事人者即所以事鬼，全而受者

全而歸，則知生者即所以知死。理只一個，故事人知生一

而做到極處，則那一面自到，學必有原，故事人知生一而平

實工夫不到，即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亦屬徒然。夫子偶然下

個未能焉能未知焉知，正要他從平實處循序做去，且把那

一邊問過耳，若只管說兩明，始終初非二理，則是教之躐等。

也與正意反悖

閔子章○任道必是剛但剛則主角不露侃侃則主角未融行行則鋒稜盡見矣。雖氣稟有得中太過之不同學問有精粗之異然他總能任道所以可樂若只是謹厚沒些骨氣雖無太過聖人却不喜他○冉有柔弱如何也有剛底意思看他可使足民也便能自信濟濟之役亦便能擔當朱子云三子有疑必問有懷必吐却無遮覆含糊之意可見即他不掩蓋其柔弱亦是剛處如南方之強一般○總只在氣象上說實實學問都在裡面○正惟榮其剛故剛之太過不得不下一戒語不得其死然即樂得英才而教育處莫作兩樣看

論語卷之六

四

長府章○春秋之法於君諱取取諱是也於臣不諱諱項是也論語於受女樂直書季桓子臣不諱也於此書魯人意必君取故爲諱也○此時公室四分即厚歛於民所入有幾其欲爲長府而高大其制者想是國貧而故示富於諸侯之意殊不知勞民傷財有損無益故閔子止之○大全張南軒云崇利聚歛而朱子本註只用王氏勞民傷財四字緊切爲字上說絕不以莫須有論人○如之何婉何必直然只是一正一反語不是先婉而後直也○不言指平日說見易言的人其言或不足問夫人平日是絕不易言的人今日如何却說此一兩句則其言必有深當於理者矣不是贊閔子之言

是要魯人玩味閔子之言

由之章○語動於手手應於心惡之祖風便是他心氣之祖風流露出來夫子不專是責其惡聲是責其所以有此惡聲○止字與由字對看止之門與由之門對看聖人是何等中和聖人所以陶淑學者是何等中和如何日在聖門而不能變化氣質奚爲一嘆使他猛省○門人不敬子路竟說次子笑爲於止之門一語是塵之門牆之外矣故即從門字生出堂字室字見前所云不是謂由爲門外人也○仁義便是堂堂精仁熟便是室未有人室而不由升堂者亦未有升堂而不可入室者中間只是得一轉環與門人尚只是堂下人耳○

論語卷之六

五

對門人說升堂句重故未入室註只用特字帶下○子路則勇故能升堂不足於中和故未入室總是一個子路但對子路言則警其所短對門人言則揚其所長○子貢章○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原是把他兩個人合併較量夫子却還他兩個開說而無賢意已在言外○通是通乎中不及是及乎中顧麟士謂不可露中字此掩耳盜鈴之說也○過不及處不單是資質但他學問做來過的原只向過邊去不及原只向不及邊去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愈字與賢字不同子貢亦知一過乎中一不及乎中均不得賢矣但就過不及相較則過的才分定優於不及○

射備二

人不能到把必定是氣力「不濟」人箭箭過把必定氣力有餘故又有師愈與之問。陳新安謂註引中庸知愚賢不肖之說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謂子夏為愚不肖是他怕傷觸子夏故作此同互之詞其實纔過即屬賢知過不及即屬愚不肖邊。不及固不及於中即過亦不及於中不特當下原無差別即欲歸到中道上。一個要向前拚去一個要反跌轉來走的路程亦大約相仿。子貢問師愈故夫子答以師之無所愈此是側串說不可倒轉平說。

季氏章。註諸侯對王室卿對家宰據季刺對至親有大功王室之家宰位尊祿重原與諸侯之卿迥不同況公以至親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六

有大功則展親之典錫功之典又有源頭而來者其當豈不是宜的季氏為諸侯之卿則祿四大夫止矣至於桓公之親戴僖之烈皆已逾五世之外無足復道與公至親有大功絕不相同此當從何而來非據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有此見得只有可損並無可增為下一句加倍道托其所以獨舉周公者蓋緣季氏在魯儼然以周公自處周公為成王之叔父季友為僖公之叔父周公誅管叔蔡叔季友誅慶父叔牙周公位冢宰季友位上卿周公之後用天子禮樂他便看得我也該如此故記者亦特舉此相形耳若說魯周公之後魯國之當皆其當故云然則何不曰季氏當於魯國而又轉此一

層即。據奪其君是季氏向來事非求為宰又為之據奪刻剝其民亦季氏向來事乃求為宰又為之聚斂故下註曰黨惡而害民。○求之聚斂也未必是酷虐只理財是他所長他善於設法如劉晏所為不加賦而足用者殊不知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利在上即不在民雖有酷取善取之不同其為聚斂則均也冉子足民之財不用之民而用之上已錯并不用之公而用之私家更錯朱子云冉子路頭錯處只在急於仕又云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至此又云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見季氏所為接不出一向從其惡數條原情定罪極九極平。○惡黨惡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七

害民是正意愛人無已是餘意

柴也章。○愚屬知一邊多他心裡不明做來總是瞞瞞昏昏行一邊多他質地遲鈍說來也不明快。○愚的人自是渾厚管的人自是誠樸碎的人自是矜莊矜的人自是剛果他都有好處在所以可進但此只舉他病處要他知所自厲。○好學以窮理則愚可智精察而力行則昏可敏反已而務實則辟可誠心密而養純則瞽可精。

回也章。○其庶幾乎與道將一。是顏子全身屢空又就其中抽一件說蓋近道的口能安貧然安貧却是人情一件極難事不受命謂不循天理亦是子貢全身而貨殖亦就其中抽一

件說蓋不受命總是不知道之可樂而貨殖却是子貢一件
着意事朱子謂顏子於道庶幾原不在廢空上聖人謂如此
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
今人把不受命而貨殖看作一件課矣○顏子雖富亦不害
其近道世有貧美而安貧的人也未必近道故註用又能字
○誠能受命則事事循理必不去貨殖要其貨殖則他處不
循天理之事亦必儘多故註以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總對
上節不受命是不樂道對其庶然其才識之明却是就子貢
好處另作一轉輔氏謂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
理不待億慮虛齋謂屢中則其不中亦多爲只用其才質之

敏不由於學故也二說良是但以此才識之明而用之義理
未嘗不可至知命樂天聖人正有撥轉他意思後來子貢終
問性與天道則亦不終於不受命矣
善人章○道與德爲虛位善人之道猶云善人之所以爲善人
饒氏云不踐迹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亦不入於室是善人
之所以止於善人愚按止於善人句須善會以善人之資而
學以充之其入室豈不更易只不學便止於是耳○迹只是
一個舊樣子天下也有不依舊樣而做來全不好的也有依
着舊樣而做來仍不好的雖踐迹亦學中之一事却不可以
踐迹竟當了學字蓋善學的人必先窮理以致知原不單靠

這舊本照樣摹畫也○惟質美故不須踐迹而做來自暗合
道理惟未學故不能入室只成得一個善人註中雖字開然
字合語意極明呂誤認不踐迹卽爲不學因謂不踐卽不入
處則註雖字然字如何安放○明季講家謂千古無踐迹之
聖人其意以去迹爲教無善爲宗直落異端窠臼去呂說矯
之又謂不踐迹終無入室之理亦誤將踐迹看深

論篤章○此只爲以言貌取人者發佞與利口之非君子猶爲
易知若論篤則儼然君子之言矣故易惑○有德者必有言
君子之論未有不篤者也○有言者不必有德篤於論者未必
果君子也○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卽論亦色也色莊只

當外飾字看不可以論篤屬言色莊屬貌分作兩項
子路章○子路銳果每多不暇致詳處故要他稟命蓋一稟命
則其兼人之氣已退矣非是他的父兄其析理精當必在子
路上也岱雲謂子路平日每有無父兄之心却太過○行自
是該進但如子路之兼人則太過耳故不說由也進故退之
○兩故字粘定由來看又要兩邊交互看纔見聖人因材造
就之妙○畢竟天下不能進的多則開斯行之自是常法看
子路再有兩問可見也夫子答辭例由也兼人在下亦是此
意

子畏章○岱雲謂夫子說區人其如子何則夫子之不死夫子

自信之矣。顏子幾於聖人，豈有夫子能自信而顏子不能必夫子之不死者？吾以汝爲死矣，是情事急中驚語。顏子直答以子在，信子之必在也，直任以同何敢死，明免於患難之道同也。愚謂於此見聖人愛弟子之情深，於此見大賢信師之道篤。

季子章○子然口氣，驕縱輕脫，聖人聞其聲，知其心，故輕二子。許二子處，總是爲季氏而發，但其輕處許處，又恰如二子之分而無過量於其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可謂大臣與一問十分驚張，異字正從他驚張處出。○道字內精微廣大固無不包，然在此須說得有巖巖氣象。○不可則止固亦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十

以道中事，然不說到不可則止，亦不見以道之嚴。朱子兩句平放，正要人反覆細看。○具臣不是全沒用，只不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便是具臣。具字對大字看。○華歆亦一時名士，到得後來與於伏后之弒，則雖弒父與君亦從之矣。蓋臨大節時所關甚大，而可奪處其幾甚微，纔有一點畏心，便爲這一點畏心所奪，纔有一點憚心，便爲這一點憚心所奪，則此不從豈是易事？故龜山曰：進此一等，便爲大臣。

費宰章○費邑數畔難治，故子路欲以子羔之仁厚蒞之，全是爲費計，却不曾爲子羔計。及見夫子責以賊夫人之子，他知

夫子是爲羔不學，便憑空撰出仕卽爲學一段說話來抵當。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者，緣他本意原不會如此說，其非不待斥也。若於仕不可爲處多辨駁一分，反於惡佞處少警策一分。○必讀書三字說得拘滯，則何字一轉，別見名通方見他佞處。若竟說做不消讀書，直是無理之談，亦不成爲佞矣。○虛齋云：失言之過小，欺心之罪大。○云二罪並發，從重論。○佞是夫子平日極惡的一言，可惡觸着全身，是故二字突然神動。

侍坐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總是一副本領，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總是一副胸襟。四子才分，夫子豈有不知誘之言志，正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十一

要看他胸襟本領處如何耳。四子本領胸襟固是會得最大，其次便是子路看他車裘與共，做之無憾，也是甚麼胸襟。故程子曰：子路亞於浴沂，若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只他於爲國以禮處不達耳。若求赤却小得多，只好做得一職一官，堯舜氣象全見不到。堯舜事業全做不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體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道是大的禮樂會，便能見到。子路有勇知方，於禮之大綱，若君臣、臣、父、子處，也有把握，只於精微處未至，故說來便粗。若求赤所說，只是禮樂的皮毛，如何及得子路。○君子之學，未有不欲用世者，居則曰：不吾知，原不是

妄想但本領有一毫虧欠便以不得有一毫疑處也則以不得夫子於此正要考他一個着實○子路言志一層追進一層再有言志一步縮退一步○千乘是方百里之國在周初是大國至春秋却小了○有勇只氣上事知方從理義上來孫吳之教只得有勇子路却能使他這勇從理義上出○天子之宗廟會同相的便是諸侯如所謂相維辟公大宗伯爲上相之類皆是也公西赤之辭謙故不曾明說是天子之事然其志則不以大夫自限矣故子曰非諸侯而何○端取正義章甫取章明丈夫之美○鼓瑟希半篋與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喟然嘆與兩之相照兩由與點是此章大關目○呂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主

云曾皙之狂非晉人之狂也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曾皙之狂從聖人原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暮春一段已滿喉舌間却趑趄退讓從容和婉不敢自是又不爲曲隱又不做倪三子只看此句間言語有如許氣象下而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証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聖人地位曾皙只見得不曾到得動靜從容說他當下氣象曾點之學云云說他平日所得乃所以能從容之故而其言志以下方就他言上說不遑即其至之意說他言處極平實而其胸次至言外又從他言外推想他大本領處出

來○夫子本問酬知何故却與絕無事於酬知之語要知點所說便是那舍之則藏窮居不損的本領有這藏的便有這行的有這不損的便有這不加的與夫子老安少懷的意思一樣故夫子嘆惜而深許之若認曾點作晉人之風流莊列之曠達鄙夷事物遺棄功名便大錯朱子云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爲之而已○曾點於大本大原已自見到夫子所以與之他豈不知道然與之之故夫子畢竟不曾明說必要印證一番纔得確實正是他細心處但前面說個異字此又必舉三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主

子之言相印於此着個異同則於聖人天覆地戴氣象已不能無差別矣緣他只是見到不是行到也夫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渾然一答自見聖人包含三子大分最自見聖人造就曾氏大爐鑊○兩山一閣又就三子中舉其最異者相証○其言不讓是外面事但即此外面氣象便見他內面少個天高地下萬物得所本領故上面先冒爲國以禮一句○夫子所說不讓在氣象上曾點却認在以爲邦自任上安見非邦非諸侯而何兩答尚全不分明到爲之小三字隱隱觸着讓字然後兩山之故明而所以見與之故亦確然有以自信矣○子路雍雍便問伯子子與點點便問三子全從對面

旁面印証自家真消息此等處甚微不是竟不知與之之故而待問也

顏淵第十二

顏淵章○朱子謂顏淵是乾道乾道者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斷斬截了恩謂見得分明便是至明處一刀兩段便是至健處看此章書須先記得是告顏子語○仁人心也已人心之私欲禮人心之規矩也仁天理也已天理之仇敵禮天理之節文也人有是心莫非天理從這天理流出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焉是即所謂理之節文也然人有道心亦有人心人心動於氣稟之累而物欲因得而乘之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五

天理之本然者失矣惟聖人所制之禮則有以範圍天理而為一定之則凡人氣稟之所偏物欲之所蔽一較之於禮則其非者自明而即是之中其過不及亦無纖毫之可遺故欲為仁者必克己而復禮乃為有以為之也然人之分量不同則其效之遲速大小功之難易亦迥別惟淵為乾道其知至明其行至健克己一日克之復即一日復之其效甚速而甚大其機在我而無難若仲弓便與他說敬恕已要漸漸消禮要漸漸復那得速其效亦只得家那無怨那得大若司馬牛便與他說為之難更那得無難耶○朱子云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箕踞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已私不容

其踞而跛倚然後使之如尸如齊方為合禮此一條見克已

又須復禮又云不是天理即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不是未能如尸之前不係人欲此一條明不復禮即是克已之不盡又云克得一分人欲去便復得一分天理來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個來此一條明克已即是復禮蓋禮與已各有別處有接界處克復工夫有各下處有合一處從粗處看則克得一分便復得一分到精處看則復得未盡即克得未盡也故伊川曰人誰無邪心苟不合法理乃邪心也則佛氏之所謂克已其不合正理甚矣不復禮誰可謂之克已乎○朱子云不會做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五

工夫的克已了猶未能合理會做工夫的纔克已便復禮可見至明至健如顏子其克處便是復禮語類多重克已又須復禮一邊是為門人不合做工夫者言之耳○為仁為字註訓所以全是實字俗說講章謂只當謂之字非也○如何便天下歸仁這天命之性人人所同具我而仁矣則此便是天下人心之所同然故程子云即不見一人不礙為天下歸仁○講章謂此一日是成功之一日非用功之一日謬也顏子私欲只如紅爐點雪克在此刻則復亦在此刻為仁在此刻則歸仁亦在此刻但初時日日要飛一二點纔飛一點點刻燼原紅了又飛一點又頃刻燼原紅了日日克之或幾日纔

飛得一點或經月幾飛得一點到三月不違仁則一年內不
過一兩點到得這一兩點也沒有纔是私欲淨盡纔是聖人
○朱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
則二日天下歸仁可見一月二月亦然纔間斷時節便不得
以仁與之故注又下日日克之句不是一日克復天下歸仁
便一晌無事○已有三氣稟一也耳自口鼻之欲二也人我
之見三也顏子合下氣象清明故第一種不須說此時雖未
到不見物我之有間但能間隔處原少故第三種不須說只
這耳目口鼻之欲盡人所不能無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夾
帶處每在這裡故下以視聽言動告之他如告子路以有父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朱

兄在告冉有以聞斯行之便是教他從氣象偏處克去教子
貢以不欲勿施便是教他從人我之見克去○凡物求之於
人則不可必便難操之在己則無不可必故無難直說到雷
厲風行一刀兩段方是告顏子語若以由己爲勉勵之詞似
顏子會諉之於人者豈不大錯○不復有所疑問固是他至
明直請其條目也便見他至健此處健即在明裡下面直以
爲已任固是他至健而不疑也便見他至明此處明即在健
裡○顏子請其目故以視聽言動四樣劃出目來若仍混說
勿禮當戒便不見目字○不說已只說非禮不說復法只說
克法可見顏子克己即是復禮不分兩層○由乎中而應乎

外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纔是自家用工夫○分
之則視聽自外而入言動自內而出又分之則視自內引出
外聽自外引入內總之是由乎中而應乎外○四箴下字俱
極分明心是虛靈不昧的而心之神會全注於目故於視言
心性最靜的一感即動未聞之前亦是靜的而聲至輒感之
故於聽言性眼在於前不正之色只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
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俱可來故曰知
誘物化遂忘其正目之明在外故但曰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如不正之書非禮之耳之聽在內必先知止有定纔能聞邪
色不得一擾於目耳之聽在內必先知止有定纔能聞邪
存誠躁屬氣妄屬欲不爲氣所動故靜不爲欲所動故事此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七

一層切爲仁上說易則心不替攝煩則心不替一肆則心不
收欲更甚於易與煩悖則心與道離更甚於肆矣此又歷舉
失言之病而重戒之○思是心之動爲是身之動雖造次亦
克念則存誠益純惟戰兢以自持則操守益篤此一條兼洪
範思貌二項在內若中庸不動而敬則併該視聽非禮不動
則併該言在內矣○非禮之色非禮之聲原世間所有見得
非禮即要勿之豈待自家已有非禮之視非禮之聽而後勿
之乎故把非禮二字粘然顏淵身上看者即極精亦粗○伊
川云人之視最在光非禮而視則則眼便錯朱子云緣先有
視德便引惹到言動則此四者亦有序在

仲弓章。朱子謂仲弓是坤道乾道皆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又曰告仲弓是教他平曠做去慢慢地消磨又曰顏子本領堅固仲弓本領未甚周備又曰告顏淵是殺賊皆仲弓是防賊。朱子云修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內外平分看又云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體用一申看又云無怨是效又云幾乎閑了是這兩句六句須一申看無怨是應處到這裡方充足飽滿。人於見大賓承大祭時看得重大未有敢不敬者到得出門使民便看得輕小必至此亦敬纔是無所不敬只舉輕重大小兩頭中間便該得多少事在。何以出門使民都是敬卽此便有未出門使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六

民的敬在故朱子言待此時旋旋然成甚舉止而謂程子說較淡也

問仁章。多言而躁是司馬牛身上一大病故朱子云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仁者二字重喝便有全身存其言也認切實指點一件事全是爲牛對症發藥。他的言何以如此之訓正要牛想這緣故牛却認在言上求訓又例轉說能訓言便是仁者失之遠矣。爲之二字讀斷與言字相對兩個之字作一個看過他甚事言之則易爲之則難易言的人他總不會爲耳果然爲之自見其難果見其難言之自不敢易。無事時只是一個心有事時心便在事上故上節註只

言心存下節註言心常存故事不苟

問君子章。不憂不懼亦是舉個現成的要他思想所以能然的緣故牛却認在外面強制故夫子以內省告之。看註只有排遣一意與內字對針時文天幸意却是增出。內省不疚是推出不憂不懼之故註平日無愧又推出內有不疚之故蓋以內省不疚亦是說現成的故推出平日工夫非謂無愧在平日無疚在臨時也。中庸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是惟內省不疚故能無愧於心此註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兩處互異者彼從下學入手處說內省不疚是入手工夫此從君子成德者說內省不疚是無往不然也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六

牛憂章。牛處兄弟之變豈是不當憂者但徒憂無益須要算計做出我的事來如舜不顧於父母豈不是莫解之憂然盡事親之道譬曉畢竟終於底豫可見天下處極變事只有盡其常道到得常道盡時則處變極神極奇之法已在此矣子夏先寬其憂後勉之以自盡意全注重下節。天命總是一個但據生初一定的故曰命據氣數難定的故曰天註以今字對初字我字對莫字甚明故下節總曰安命橫渠以命屬氣天屬理非也。無失纔是敬之盡處有禮纔是恭之善處。子夏語病在一皆字有無差等之然他意思只說盡其在己疎者可化而爲親豈親者反不可化乎何患乎無兄弟

正是責他去盡其在已，不是教他拋了自己兄弟，認他人作兄弟也。胡雲峰說誤。

子張章○子張務外，其所謂明只在求之於遠，遠字是他心上病根。夫子言汝要求明於遠，不知眼前的事已昏了多少，果於眼前不錯，卽此是明，卽此是明之遠下一段以追進一步法，爲縮退一步法，妙甚。○如何能不行其要，固必在格致窮理，然亦只是公堂藥方，聖人下藥必中病根，如人目疾不見有從心經來的，有從肝經來的，有從腎經來的，不拿著病源，泛泛與他服眼藥，殊不濟事。子張若肯求之於近，他便能明了，便是對症藥方。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子

子貢章○朱子或問云：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語類亦云：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蓋爲政之要自在信民，必上下交孚，纔成得個善國。然空說個信民，也必不能，我必爲民足食，爲民足兵，實實做出爲民的事來，然後民方信於我，而上下交孚也。註中我字正抱上兩足字分言之，則教化自教化，事令言之，則兵食裡面如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明貴賤，順少長，便是教化事。况此信字是上下交孚，不單是禮文教化，必欲拘拘補配，則是食足兵，聖人說功脫了效，民信之矣，說效又脫了功。聖人說話不太疎脫耶。○不得已而去，不是有在那裡，要刪去他，只

是當患難時，要全不能全，如孤城危急，倉庫全虛，要聚兵固

守，則無糧必取諸民，要不取諸民，則無糧何以聚兵，民便是

上不信於民，明末暫累吾

民一年卽其所以亡者，聖人於此商量出去兵一法，豈加

賦以養兵，則上先失信於民，而民力亦竭，非無以爲足食，等

而有濟，則國本大傷，况乎才必果濟，不如去兵而食足，而信

孚猶可無兵而守固也，此處已有重信意在內，特未指出耳。

至於更不得已，則欲食必君不顧其民而索室以取，民不顧

其君而餽詐相欺，卽苟延旦夕，而國本盡亡矣。况乎君爲竭

澤之漁，民爲走險之鹿，人心瓦解，國勢土崩，亡亦且暮間事

耳。故聖人毅然下個去食字，上以兵與食較去字尚有商量

此以食與信較，去字更無商量。○自古一句直是踢穿後眼

說話，去食不過死，而人而無信，更不如死。死去信者亦未必

不死也。○總註以人情云云妙甚，論事則信不在兵食外，論

理則信又不在兵食中，是兩件是三件，大意總只重在信上。

呂謂首節信字聖人說得較輕，非是。

棘子章○君子是民望所屬的人，子成謂君子爲世道立則則

當今日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全從挽回世道起見。子貢言此

說固是挽回世道之意，但有質無文，且不係個君子，又何以

爲世立，則裁註中下個君子小人無以辨句，正爲那二君子

字緊照應，虛齊分而異之，便不得語意。○子成質字重在忠

信之心亦兼有惻憐之貌在于貢却只指忠信之心蓋惻憐之貌已屬去文邊也○子成語病在而已矣何以字于貢辭病在兩猶字虎豹二句正申明文猶質意却不道反側重文一邊去了

哀公章○年饑則民貧矣但賢君說個年饑便憂在民庸君說個年饑用不足只憂在己卽此一句他已全不知有民矣下兩呼百姓正針對此處○呂云公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直答取法正針鋒相敵處○百姓足句開不足句合正在當下親切指點見今君卽欲加賦富此民窮財盡之時民將何者與君耶哀公欲取有子又換出與字妙甚○外註楊氏說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言

極精實但有子口中此時尚未說及吾哀公有志而問微何

以能足與夫行微之詳則必悉舉而告之矣

崇德章○朱子云忠信是個基本從義是個進處無基本徒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徒義亦無緣得進○循物無違爲信則信字內便兼得義字此處忠信二字連說忠信在心從義在事信字不兼循物意○看一主字則忠信便貫乎從義之中而周乎從義之前後○未合義的因要達到義上去卽合義下未是精義尚須遷上去要見得上了一層又有一層總無止境○知其爲惑則已辨矣故不再說如何辦法○上二句之字所指甚多下二句方指一個人說故註下則惑矣則惑之

甚也兩層然雲謂上之字其字只指一個人反泥○誠不以富二句當屬齊景章亦無甚明據故朱子於此亦先存着說○朱子謂子張是矜張不實的人夫子欲他收斂着實做工夫又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哀閒用之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愚謂喜怒哀過當亦從矜張不着實來若誠則明矣知之則處之當那有此等事

齊景章○政者正也必無一物之不正而後可謂之政不特盡君父之道是景公自家事連臣子之各盡其道亦須景公有以使之故必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個字纔是無所不正片言章○是極贊子路之忠信明決可以服人不重折獄上子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聖

路原不曾有片言折獄之事故又記無宿諾一句以補註之○踐言是忠信必可踐而後諾明決處已在諾前一語即免於踐明決處又在諾後○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信是信其忠信服是服其明決但夫子並不會說破可以處何在朱子實下忠信明決四字亦從下節看出耳但忠信明決是全身無宿諾只一節曰養之有素則所以成此忠信節註故字○宿只是留不限定一宿

聽訟章○本源在君身上道之以德是正本清源道之以禮則并正其自本而之末清其自源而之流者

居之章。兩之字當是指改居之即道千乘章所存也。語類問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箇甚物事。曰常常提省在這裡。分之字作兩樣解。恐非正義。○朱子云。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愚謂行之在事。以忠畢竟是心。○朱子云。子張銳氣的人。初乘銳氣去做。下稍沒合殺。又且不模實。故告之。

君子章。○此君子小人是已成的。故皆有以及於人。○成不成是他用心處。其所以如此者。又從所存所好來。○誘者人未向善而引之。掖者人不能行而助之。獎者人略有得而美之。勸者因其所進而益進之。不成也有沮抑懲戒許多事在。責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論

勉齊曰。小人於惡則迎合。容養於善則忌克。說毀。

季康子章。○三章總歸重康子身上。○政者正也。統人已在內。下句方言先正己而後可正人。

患盜章。○胡雪峰云。盜生於欲。夫子不直曰。苟子之不盜。辭婉而意深。○上導之以欲。雖嚴禁令。民亦有盜心。

如殺無道章。○善屬自修。不與殺字對解。作寬仁者諒也。欲善不是空空欲。須實實有正己工夫。○與上二章一意。只在感應處說。尚未說到政教上。○德為虛位。故君子小人皆可曰德。只從分位上說。○上以善感。則下以善應。上以不善感。則下以不善應。總是上之必假。但繫承子欲善句說下。意重善

一邊耳

問士章。○達只是行無不得意。德乎於人。德字預透下。質直三句。乎於人。預透下。在那二句。○子張不問何如。斯可以達而問何如。謂達便可知。他意不在裡。而半截。只在外。而半截。○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豈無名譽者。聞但名譽者。固有實的。亦有虛的。他只要著聞。便向虛的一邊去了。○達者足於內。而通於外。是有根的。聞者起於此。而流於彼。是沒根的。○人若虛花。狡詐則本根已斷。越修越。越成低。故必以質直為主。質是樸實。直是不委曲。有這一個好坯子。如做屋的樹。向恐所行未必合宜。故又要好義。好義則事事合宜。如再加然只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達

是自家斟酌道理的。當侃侃而出。尚未免觸突別人。故又要察言觀色。察言觀色。則於接物審矣。然自家意思不露下。則隱然自是之意。便是學者大病根。而下人處亦成偽飾矣。故又必慮以下人也。○好義已有是無非矣。察言觀色。不是考自家之得失。蓋接人自有接人的道理。如驕躁與警諸失。豈可不除。朱子云。只據自家意。只管說去。更不聞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察言觀色。即下人處。但自家心釋須實實謙下。故曰。慮以下人。不着眼處。字單說下人。仍流入接物甲裡。○朱子云。色取仁而行違。占外面地位。謂了。裡面與不足。居之不疑。是放外面收斂不得。蓋縱放退。則連前而都

壞只得大拍頭要壓倒人。

樊遲章○朱子云想樊遲是個蠢鄙近利的人故告之如此。○天下有合下原爲功利却去做道義的人此一種根子已是斬絕不消說得也有起初實從義理上做得到後面却不免有計較功利之心即此一點計較之心已爲私欲而非德矣。朱子云做合做的事是天理。○況人只一個心一面做事又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攻如攻城一般全要併力若兵一分力便弱了這惡深匿在內方如術變負固不下兵分力弱那得成功。

問仁章○愛人知人樊遲分問子亦分答樊遲却把來合意疑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六

義

知之有妨於仁夫子遂與他言知之無妨於仁而且有濟於仁而樊遲且退而終未達者緣他未達時原不會有一句話夫子探其意而告之遲尚認是與他說知舉直錯枉是知使枉者直如何也是知這是一疑又枉者則該錯矣如何使法便能使得他直這又一疑。不是他忘了問仁爲學子夏原不曉得他先曾問仁故先嘆其言之富以釋他專爲知者之事一疑又與他言舜湯之世不仁者遠原從舉直上來以釋他使枉者直之疑樊遲之疑總在把使枉者直另作一事子夏只告以舉直陶伊尹已不川於舉直之外更有一番錯枉之事則又何必於舉直錯枉之外更有一番使枉者直之事

而遲兩疑皆如冰消霧散矣兩個仁字又無心暗拍得妙如赤也爲之小小字一般。○要曉得天生道理原只一個仁知便是那仁裡的分別聖人治天下也只一個仁知便是那仁裡的錯置若不是知如何能使天下物物各得其所故樊遲之疑也只疑知之有妨於仁夫子子夏之辨也只說知之足以成仁若倒轉說便大錯。

問友章○忠告尚未告也謂有此心而又善以道之耳若說忠告了又善道則先告時已不善了。○告有不忠是我之心未盡也即道有未善亦我之心未盡也如何可止若忠告善道則初既無不盡之心而所以致吾心者又無不善之術如是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六

主

而友不從則亦可以止矣蓋朋友以義合止亦義也。○朱註二句雖屬兩平但本文原屬一串當以本文爲主。可以類推。○仁是自家的事友如何輔得其輔處全在文一邊多蓋天下之理不講則不明而不得朋友以講之亦不明故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仁體事而無不在文便是仁之散著的。○以文會友林次崖謂是以友論文大認博學於文自家原有格致的事但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知有限故必以已之所講習質之於友相與反覆參究道理知處精得一分則行處亦精得一分註中道益明下個益字可見未會友以前我原有博文工夫我原有明處在德目進下個日

字可見既會友以後則麗澤之妙且日進而不自知。○取善原不在講學之外別有所取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焉聞者言便是路禹取諸人以爲善處盡纔說動善現過即是從理義上分晰即屬文一邊事也此不得其大之賢者處極處即其爲仁。

四書約旨

任啟運著

子路第十三

子路章○爲政自當教民興孝弟之行然須以身先之爲政自當教民勤農桑之事然須以身勞之方不是強民○喜於有爲必不能持久程子云須是無所喜無所厭平平常常幹去人知厭之爲倦而不知此喜之之心即倦之之根也程子平平常常四字正子路對症之藥平平則無所喜常常則無所厭矣○虛齋云子路請益意在先之勞之之外夫子答以無倦正在先之勞之之中。

仲弓章○仲弓寬洪簡重無諸實病竊故但以當行者告之亦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須切家宰上說蓋宰是家臣之長其所總者是大綱體統○朱子云三句各一事亦有相須之理蓋宰是有司之長第一件事自然要先行司但小過不教則有司之奉職亦難而實才或不免以注誤廢矣賢才不舉則有司不得其人而政之不修過愈多矣○百姓非等所親治則小過屬有司亦當○賢才自兼已用未用即有司中亦有專卑升降○焉知賢才而舉之一問志願甚廣大然這廣大處正是狹小處○俗雲開只敬恕之功不盡即仁字分量有未盡看得極精照人說個爾知爾舉人知人舉何等廣大這便是仁字境界今人說所舉之人亦必有所知可以遞舉或說人見我之能舉必以所

衛君章。劾贖負罪而出。死輒固無罪也。一立便有幸其父

之亡。而因以爲利矣。卽此已是不仁。至拒父。又是第二層的惡。蓋既貪位而立。則必至于此。○聖人不爲衛君。自不仕衛。

衛君待子爲政。是子路之設辭。只正名一各。便是斷然不仕。

衛矣何等透脫陽明茂山只管向仕衛後商量做法越算越錯何等

○子路看得爲政如禮樂刑罰皆是大事。作文刑攝入此節皆是

有關於民的。若父子祖孫之名是他家事。於民何與。且只是

個稱呼空空的名有何關係故以子爲迂不知此處一錯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二

面直無處說起。無處做起。○闕如猶言歉然。不是闕疑。闕字

○不父其父而禍其祖，衛輒竟也。在那裡說釋其損父之事。

衛輒竟也。那裡做。方且儼然用諸侯之禮樂。方且肆然用刑。

罰以督民。殊不知名不正則說尚覺說不去。何況要做凡事。

做得來有序便是禮做得來和順便是樂今既做不來那有

甚禮樂刑罰原以濟禮樂之窮爲那無序不和者戒耳今總

是無序不和則僂而出僂而入那得還中至於刑罰不中則

民且無所措手足。復以何者爲政乎。口氣是直窮到底。○朱

子云只一個名不正便事事都做得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

便是個大底事不成恩按禮樂四句雖叠叠推出然總之只

在事不成三字裡而故下節以名之必不可言對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之必可行對言不順則事不成句而禮樂刑罰不

復道也。言不順亦卽在名不正三字裡。兩故下節以君子言。

無所苟應轉必也正名句也名不正國緊切備事然聖人語

意却不粘然。看故君子字可見。○可言可行兩可字。就理上

說○一事苟指稱名之言其餘皆有誦禮樂刑罰之事○孔

子請討陳恆陳恆雖未討而君臣之大義已明孔子要正名

衛輒衛輒雖未正而父子之大倫已明孔子有其據便做這

事。卽無其權。亦持此理。今人輒謂權不在我。只得聽他。早是

與於亂賊

四書綱目

三

樊遲章。大舜伊尹。何嘗不耕稼。然他是隨遇而安。舜在畝畝。

中已做得重華協帝本領尹在訣畝中已做得堯舜君民本

領獎遲學於聖門所學何事而區區稼圃是問故夫子以小

人斥之。○岱雲云禮義信不必有權有位然後富好敬服用

情只是言其理如此。卽孟子大人之事備矣之意。○民字本

該得遠近下四方之民句，又抽出遠的說，與安人安百姓一

般

誦詩章。○註詩本人情該物理二句。總冒全提。可以二句明達。

於政之故其言二不則能專對之故風俗必本乎人情人情

正則風俗盛，人情邪，則風俗衰，政治當循乎物理，得其理則

治失其理則亂溫厚和平從養其性情來長於風諭從明於物理來達於政養好不好兩路從詩所有處說能專對只好一邊從我所得處說○黃勉齋云能亦視其所以誦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已耶誦說耶廢行耶兩非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淡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笑不能之有說○三百卽多也首尾呼應其詩章○行是他自行如興孝與弟是也從是從上令上所好反其所令如何肯從

魯衛章○因今時衰亂之風倒把始封之規作一虞段以涕為笑笑悲於涕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四

子荆章○由合而完而美是其循序處曰苟合苟完苟美是其有節處於循序處見他不以欲速累其心於有節處見他不以盡美累其心○循序本從有節來天下要盡美的人斷無不欲速故外註只重易足○朱子云子荆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屋宇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則循循有序而又管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不足言在子荆能如此故稱之玩朱子說則必推廣於居室之外者於子荆為過分而看得三苟字太潔草者於道理恰好四字又不及分也

趙衛章○衛不如陳鄭富戰爭之風而康叔武文之澤久而未

盡亡故獨有此庶但可幸處在此而富教之數不修則可危已即在此庶就一嘆富教意原在程面却得冉有逐層引出來○既庶是當時實有的既富尚是懸算的加總是加之於民但加一層又一層加處自不同耳俗雲謂上加字是上以治道加之民下加字是治道之進步處分得鑿○饒氏曰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然田里雖制而不漸賦祭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然學校雖立而不明黜陟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男學校才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聖人之心當時便有教在學校亦不待既富了後設但施之却自有次第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五

用我章○朱子云期月已可聖人須將一切不好事都革得盡方做自家的恩按不好的若不革得盡便是苟且然聖人做處也不必驚天動地如魯人獵較孔子只先傳正祭器臣貢及邱也困勢為之註云紀綱布也綱是大綱紀是小紀可見聖人安布然甚周密到三年有成也就這綱紀充拓得開服習得熟南軒言其月而大綱立便獲了若漸民以仁厚民以義也須必世後仁○盧齋云紀綱不外乎教養恩謂也須從君身上徹底做下來董子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教誨極道得好不然便要教養的事也無頭緒○各國不同則聖人下手亦必各行要緊處如變齊變魯及於衛先正名可見也○此

全對世之君臣謂孔子之道終身其理百世莫究而視為不能使用者歟。

善人章○孔子以前並無以善人而為邦者且為邦而百年則必父子祖孫三四世而可又豈能得想為此語者是從王者不可見而降而思善人又從善人力量急切不濟事而算到百年亦可勝處去殺全是虛景夫子誠哉一嘆正從極不確處看出極確來言今特不得善人為邦耳得善人為邦未必百年耳若果善人為邦到百年則勝處去殺豈不確可信哉全把虛景作實景看妙絕○勝處是我之善足以勝其殺把他殺賊之心都化了○唯勝處故可去殺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六

王者章○朱子云所謂仁者自一身言之這個道理淺淺微微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個道理淺淺微微愚謂道理亦不是別有一個物事只是耕田而食蠶井而飲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沒有一點浮慕華夷之氣存於天地之間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編為爾德是也○如有室疑承上章而言

荀正章○從政謂為大夫則此斷主為大夫說○正人只指治民看皆康子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可見也俗雲謂兼正君似未確

冉子章○此夫子六十九歲及魯後事○語妙全在若為不知

藏至嚴於至婉

定公章○凡於與邦緊要在個知字天下未有不知其難而能為其難者畏其難而不為也只是知之不真知得弱逸之必亡如食砒藥之必死入烈焰之必亡則必不敢食不敢入矣註中下則必二字全從知字必出俗雲謂有知難而即戰兢以為的也有知難而畏難不為的故但言不幾乎把知字看差了○註因此言三字為下一言字生根密甚夫子吃緊處思在知字上然也從一言來○驕恣之君欲於無所不樂中說出一件至樂來滿口輕薄即此一言驕恣情態都備○言莫予違之君那有善言其所謂善也只無甚大害耳不亦善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七

平文勢一開朱子云聖人說話無不仔細磨後合綠盛水不漏若真要從此驕君尋出如何善法便鈍甚○君曰驕臣日諂兩日字如舟入落際只有旋下去沒有旋起來緊粘上則字機見危悚若云此時尚未喪邦只怕積漸而成反說覓了葉公章○只說政必至此纔好其所以致之者却不曾說朱子云此必有施為次第葉公老成想能曉解愚按白公之難國人望葉公如望歲則說來的事葉公實做得來但聖人所為說來與葉公做處必自又異特葉公未能詳問耳蓋楚以力爭諸侯本國固未能盡悅而遠諸侯亦非自然而來也子夏章○敏則有功事非不當速也一有欲之之心則急遽而

無序矣。利以和義，利非不常見也。只見小的一邊，則此外無所見矣。子夏病常在近小，故以是告之。此只在當官常行政事上說。若事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可不速？或問計利則害義，於利必擇取其大者，可乎？愚謂為政也要上利於國，下利於民。此利字是該有的，不對義字說。見小利病在小字。張君一訓廣運之義，極於不可見，可見者必是小利。劉上玉謂政亦當小利，弊只在見字上。皆非。饒雙峯纔要速成，便只得目前小小利便處。二句串看，理亦可通。然二句正各有義在。

直躬章。只看直躬躬字，便見他只要自家身上做得乾淨，沒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八

此掛搭於此心安與不安已置之不問矣。夫子却正要他於心上求個安處。天理人情不是二物，有這天理，便有這人情。揆之人情而安，即質之天理而正。此只對証父說，故言如此。若求理之盡，則父為子隱，亦須教之以義。方子為父隱，亦須論其親於道。又如石碯之於石厚，則他為亂賊，大義當誅。平友於叔牙，誅而隱之，周公於管叔直誅之矣。而詩托於鴟鴞之取子，猶為有隱焉。須於天理權衡處看得爛熟，纔於事幾輕重處處得恰好。不然，如霍光知妻邪誅而隱之，却成大錯。

樊遲章。無事時心豈不敬，然無事可見，故但於容貌見其恭。

是卽外以見內也。至執事時，容豈不恭，但既有事，却須於這事上謹慎。心若不在事上，便於事幽然，註言為主事，又言敬主乎中，是亦卽事以見心也。至於接人時，豈脫離了恭敬，但此處最怕是人己之私間隔。放着個忠字，各舉其重而言，然總之只是一個心存理得。饒氏云：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居處恭，仁便在居處上；執事敬，仁便在執事上。與人忠，仁便在與人上。語類時舉云：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朱子云：上三句，教人下一句方撮得緊。又云：須是無間斷。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愚按：上三句橫說，下二句豎說，私無所容，又無所間，則心純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九

德全矣

子貢章。行已有恥，也未到成人地位，只他有骨幹有志節。凡苟且的事，斷斷有不為。這等人總能任重道遠。人惟有不為而後能有為，則不辱君命也。須行已有恥的人纔做得出。然天下也有不為的，却未必能有為。如原憲之類。故夫子只平放在這裡。朱子語類於不辱云：能盡其職，本註云：不獨能言。可見子貢於使事亦未必盡。朱子云：子貢見此不是些小事，故問其次。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不是第一等事？此但為宗族鄉黨所稱，尚不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的孝弟，則但為行己中之一事，固未能事事有恥也。故朱子曰：守一夫

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對行已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也。對不辱朱子云子貢也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朱子又云較峻之行平日雖有此意思這草却大段不實。不肯做不信不果的人亦是他有恥處但有所不爲則是非之際已知所擇此必信必果則尚未必信果得是也雖亦是本上事然信果得不是則於本上已差故曰本末皆無足觀。○到今之從政却是問錯了故聖人爲他截斷。○子貢原見得此一種在碌碌小人之下但這人也能習威儀職掌政也居然自附於士君子之林故問其可附三等之末否夫子直以何足算截斷嚴甚。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七

十

中行章。○志極高是狂者好處若行能掩之即中行矣。可惜他行不掩聖人只要向他行不掩處激厲裁抑不是要裁志極高者而使之卑也。守有餘是狃者好處若能知之即中行矣。可惜他知未及聖人只要把他知未及處激厲裁抑不是要裁守有餘者而使之拙也。朱子云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又精密有狃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可見狂者之志狃者之節正與中行合的如何反要把這個好處裁去了。○或問行不掩處如何用裁抑。子曰譬如一個斗子自要盛米十升今只有得五升米子一半是實的。一年是容的。如今只要加進去實處加上一升則容處即減了一升這便是裁抑。

了不是把米子加上二升半把斗子減却二升半做了七升半的物事也。斗子自該要盛十升志趣自該要學聖人如何裁抑得吳仲珠云因狂者之志而激厲之以力行之功又裁抑之以行常掩言毋徒爲知者之過因狃者之節而激厲之以致抑之功又裁抑之以知當推廣毋徒爲賢者之過數語甚明故謂裁抑狂者激厲狃者不是即謂於志極高守有餘處用裁抑行不掩知未及處用激厲亦未是也。○在陳章思狂士是說他不好處故着個箇字此章思狂狃是說他好處故着個進取有所不爲字行不掩知未及一半是朱子補意本文未及。○謹厚之人不是鄉愿是循規蹈矩的人他無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七

十

甚大氣魄也無甚大骨力。○中行狂狃他也有許多學問工夫在只他學問工夫原是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待聖人與之不特狂狃要聖人成就即中行也要聖人成就如顏子又聰明又純粹豈不是中行然也要夫子循循善誘。○狂狃經聖人激厲裁抑便到中庸之道上去了不是要進於中行蓋此中行只是質也。

南人章。○南人之言自看得巫醫重孔子引之自看得巫醫輕巫醫一藝尚不可爲聖賢之道顧可爲耶。○或字疎甚既言不恒其德則常有其德矣一有不恒則承之以羞者四方人面無不可來語意與十目十手相似。○占是常常玩味不是

占得此爻。爲斷語所誤。爲經所惑。二邊交互看。纔通得緊。

和同章。和同亦儘相似。總要從相似處。挑出大不同來。君子不但於小人不同。卽於君子亦不同。他要求理之至。是無非。所見安必盡合。因不妨各抒己見。以相衡也。不但於君子是和。卽於小人亦未嘗不和。他只要辨理之是非。原不曾有衡我芥蒂於胸中也。小人不但於君子不和。卽於小人亦不和。他同惡相濟時。胸中早分個衡。我不但於小人是同。卽有時於君子亦是同。他奉人之承教時。原是一腔趨附。如司馬溫公差封府蔡京。如約是也。尚義尚利。是推出所以然之故。

四書約旨

主

周比就接人上說。和同就處事上說。

鄉人章。好善惡惡。自是公心。古人鄉舉里選。正爲好惡必衷於公論耳。子貢欲求人於皆好。是他本意。因夫子以爲未可。他便翻轉來看。謂不求之皆好。難道要皆惡不成。夫子謂鄉人卽善。豈無不善者出於其間。所謂未可。正謂皆好皆善。拿捉不定耳。何必全翻轉來。故亦以未可答之。而復以不如二語申其說。看本文其不善者一個其字。可見只是一串語。非分答也。蓋好善惡惡。自是公心。大註宜有公論。何原從實好一邊轉下。若認作兩平說。難道好惡惡善。顛倒反常。亦算公論耶。有苟合之行。無可好之實。雖兩面交互到底。只

在有苟合之行。一層下一層翻轉。成亦因于貢翻轉看而翻之耳。

易事章。馮厚齋謂此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曰。謂此就與人接物上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達而有位。因而家食。自有使人人之理。呂說爲誤。一易一難。似是相反。然總是一個道理。公者必恕。私者必刻。恕由公出。刻自私生。無例回還有越有意味。故先用西字折下。又用也字及其字轉上。說之二字一小頓。有意說人那有道在。○君子之心公自然不說非道。君子之心恕自然不求備於人。若說到抑奔競。神鼓舞。便隔一層。

四書約旨

主

泰驕章。泰驕俱在氣象上。及其所以然者。從循理還欲來。○衍字何等謹慎。然其泰處却從此謹慎來。選字何等放縱。彼其驕處卽從放縱出。

剛毅章。剛是擔得起。故能任重。毅是耐得久。故能行遠。本是少華儉訥。是不輕銳。不可以木專屬。親的專屬言。○朱子云。有此質地。正須實下工夫。未能如此。卽須矯揉到此地位。方可下工夫。蓋仁之道。甚精。苟於天理分上有毫忽之差。猶未是仁處。單單不屈於物欲。不至於外馳。尚是粗的。故朱子云。非是教人於此體仁。然能收斂近實。便已到仁上去。下不是矯揉氣質一事。爲仁又別有一事也。

切憫章○朱子或問切切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憫惻勉勵，盡而不強，其從本社只下想到詳勉四字，可見不單是言，言如此貌亦如此，言貌如此，意思亦如此。○切切憫惻怡怡，如也，合來一個氣象，總對千路粗舉一邊看，不可先分作兩件。下面纔是分說。○呂云：夫子圖國，當個氣象，與他看，須知道氣象從何而來，不是裡而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裝演得出？又曰：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朋友二句，從切憫怡怡指出，不可混於所施，末不是呆講待朋友兄弟之法。

善人章○陳新安云：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教民又盡本末。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五

兼該之法，蓋以孝弟忠信對焉。長講武，則孝弟忠信是本務，農講武是末，以務農對講武，則務農又是本，講武又是末。○胡五峯云：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蓋務農即足食，講武即足兵，孝弟忠信即民信，本是為政之常經，不特足食民信非為即戎，而設即足兵，以戒備不虞，亦是為衛安民止起見，亦非為即戎而然也。如謂夫子為要即戎而云然，則善人二字先照却矣。

不教章○朱子云：春秋時，禮法日不用，教下孔子是說要教以孝弟忠信之意，按此則此章教字與上章微有不同，但務農之教，恐春秋時亦少。

憲問第十四

問恥章○廣其志處，只在上句，呂謂憲無道時，但知潔身之為義，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教，是欲以有為并入無道中，與莊相背。

克伐章○顏淵克己，是盡力向前，以殺賊，仲弓敬恕，是堅壁清野，以拒賊。克伐，恕欲不行，則把賊反閉在城裡，外面可克可殺，可恕可欲之境，紛然而來，裡面要克要伐，要恕要欲之心，勃然欲出，已成一個裡應外合之勢，全靠這城門閉得緊，豈非真是難事？無論稍弛，即內潰而出，即當其未潰，亦如厝火積薪之下，而幸其未燃耳。安得為仁？○朱子謂原憲豈是有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五

力，蓋他人便拿不住，一直放出去，他尚能捉得住，故夫子亦以難許之。然這病根却不曾去得。

懷居章○便安處所，該其廣，處字貼居字，謂身在此處，便安而意戀之，不欲舍却也。即此戀戀不食，已是墮落，不能自拔，振的人下，何足為士？若說徇利必棄義，已落下一層，不緊切矣。危行章○君子何嘗要自高其言行，只他言動必以理其氣象，直如泰山巖巖一般，若一有求高之心，即屬矜氣，而非君子義理之學矣。○言孫如孔子之答賜貨。

行德章○此見本可以該末，末不可以該本，不可因末以信本也。○有德者必有言，則即其言亦可見德矣，但有言未必盡。

是有德之人耳。本註或字下得甚活。外註徒字便死。然亦徒能言則直是無德矣。何又言未必乎。

南宮章○迺不直斥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舉界比之。夫子有何難答。而以已比焉。則夫子固不敢居。而又與世權力者相形。則其詞彌顯。故夫子不答此集註正意。語類一條謂道說不透。擬人不於其倫。說得駭了。故不答。與適意較隔一條。問事應或有時。而不然。君子但當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朱子云。此意較如說較好字。則亦非盡取之也。故此只當主註正說。○按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歲伐斟鄩。大戰於澶。覆其舟。滅之。蓋舟似指此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七

君子章○君子是誠意過的人。極其精則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一點違處也是不仁。若小人則渾身在人欲中。何處說起朱子云。君子是純白的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小人是純黑的物事。雖有一點白。却當不得白。

愛之章○正爲天下愛而不知勞。忠而不知悔。者發言汝於子不受之則已。果愛之而以禽畜之愛殺子。終身忍乎。於君不忠焉。則已。忠焉而以婦寺之忠。陷君大過。敢乎能勿二字。是提醒語。若作能無字解。說得自然如此便誤。

爲命章○分言之。則四子各盡所長。總言之。則一層加一層。是詳審精密。而子產當國。則合其全而總其成者。子產也。○鄭

此時有兩子羽。故當時舉官以別之。東里二字却是特筆。見子產能爲國重。○爲命以交隣。自是爲國一件大事。而列國皆不如鄭。故稱之。若謂鄭全恃此以存。則子產治鄭亦極有許多事在。

或問章○鄭俗汰侈。故子產惠處必從嚴處做出來。非爲政必以嚴也。○外子西之故。夫子未嘗明言。註是朱子合其生平以見其人之不足取耳。不得入夫子意內。○管仲之功。臧列不盡。只舉人之服其功。一照便見。是聖人妙於言語處。○於子產原其心於管仲。取其功。管仲之功在尊王。而子西不能革僭王之說。則功不足錄矣。子產之心在愛民。而子西不能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七

知人以安民。則心亦無足取矣。

貧而章○朱子云。無怨不及樂者。又勝似無語者。張敬夫云。一毫有不平於中。皆爲怨。無怨則進於樂矣。○胡氏云。貧之境。逆富之境。順無怨。非無愧怍。而實有得者。不能無驕。則荷自知收歛。矜誇不萌者能之矣。○按呂云。無怨如血氣激烈一種。正在怨中。天性恬淡一種。亦與此別。學者刻厲一種。得之但只是裡面卑的。上面還有無愧怍。而實有得者一種。在至安命樂天一種。則又在無怨上。○兩句相形。意重無怨一邊。註而不可忽其易看。而字亦屬遞下語。

公綽章○爲趙魏老則優。是說他長處。不可以爲賸薛大夫是

說他短處二句句法顛倒歸注下句而語脉隱含不露竟靈不可爲魯大夫意便無味至魯用違其才益屬餘意○大家勢雖重却無諸侯之事家老慈雖尊却無官守之責是轉語故人而廉靜寡欲即可坐鎮雖短於才亦自不妨若廉靜則是諸侯國雖小而政亦繁大夫則有官守位已高而責自重斷非短於才者所能勝即有廉靜之德亦無濟於事也陳新安分屬未盡

成人章○上面須先提起蓋性踐形一種聖人亦字方有根○註兼此四子之長釋若戚武仲四句而又飾之至平外釋文之以禮樂則知足以四句則才全德備四句是釋所以可爲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太

成人之故○若字只是舉似之詞要兼之却有學問工夫在註中兼字不是若字正訓○朱子云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又皆下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四子只舉現成的作個榜樣不論賢亦不論學如戚武仲莊子公綽亦不能斷○武仲之知何曾用之窮理下莊之勇何會用之力行此只說有此長則可用之如此耳不粘熟四子身上○也不是學成了知廉勇義纔去文之以禮樂在學時便要交○節之和之是文字正訓必得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纔成得個文之故下綱使字重工夫上○註中文字與德字對是死字本文文字是活字虛實就自明矣渾然是由分得合轉

然是由粗得精一橫說一整說朱子云這章最重是文之以禮樂一句○今之成人何必然不是爲子路放鬆別門正是爲子路截斷後路言吾不知子所謂成人者將期至於古之人耶抑僅與庸庸之人較短長耶與庸庸之人較短長則如見危云云其亦可矣若求至於古之成人則上面所說已是第二策豈復堪降而下之哉呂云此中便有抑子路得意處便有激奮子路進取處○見利二句力量在決絕在當下在初頭久要一句在堅固在久長

公叔章○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然能之不過一節之士時言義取樂笑似乎易然非時中之聖人不能○在時人亦是極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尤

力推揚文子但說得太過使人難信公明賈推論人所以如是稱之之故不是另立一說然說得恰好又使文子難當○其然承賈言作一按下句方轉若於其字先作疑詞則下豈字說不去

戚武章○武仲明言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避邑其挾邑以要人豈不知道只因當時政由季氏政戚孫亦出季氏人便道他是要季氏耳不知此防從何來防是魯之防則以防非要君而何故特下於魯二字坐實他罪

晉文章○先晉後齊意微重晉一邊見不特王降而伯即伯之中亦桓降而文矣故註猶爲微善於此句亦用串說

桓公章○子路只認定見危授命道理見不特事仇不是即實下不死已不是事仇意即包在不死內夫子特下不以兵車句見仲不死而天下賴仲以不死者甚多豈不是仁全是死不死上論

管仲章○子貢放鬆不死跌重又相故夫子先以相桓之功稱之其實仲可不死故可以相若於理斷斷該死雖有功豈足贖乎故下節原發明仲又不起意○人都道死君是小節管仲功大故足贖其不死之罪此大悖也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此天地間第一大義如何說是小節此處一差更有何功足贖愚謂聖人取仲全在君臣一倫看得分明天子爲天下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子

君諸侯爲一國之君奉諸侯以贈大夫則爲大夫死黨如驥泉之知有家不知有國皆大罪也奉天子以臨天下則如楚諸臣導君僭王猶夏卽大罪也下糾既非先君所命之世子非天王所命之世子與小白本爲一例但小白已從國逆而立乎其位則糾但一亡公子耳仲安得君之而安得死之當時荆楚僭王諸侯不討是天下已無君也惠王欲廢世子而撫鄭以從楚是君亦不君也一部春秋全從這君臣大義上起見蓋這君臣大義原自天而來故春秋於王曰天王鄭伯本奉王命而春秋述之齊桓翼戴世子本違王命而春秋大之楚祖嚮惡本支王師而春秋狄之奉天以正王然後奉王

以正天下孔子取管仲正爲他於這君臣上看得分明耳朱子云管仲無罪而有功惟子糾非君故無罪惟尊天下之共主故有功若如俗說直是大悖○子糾實兄桓公實弟萬元宗辨之甚明蓋立子以適不以長子糾小白同是亡公子則兄弟非所論也若唐建成則高祖國立之爲太子矣不然而高祖早立世民則諸臣又豈可輔建成以爭乎朱子云匹夫匹婦之爲諒正指召忽蓋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之於白公耳

公叔章○首節書法絕妙不但曰臣僕而曰大夫僕見他才堪大夫使見文子知人處不曰文子與僕同升而曰僕與文子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子

同升便見得文子直是忘已又曰升諸公便見他只知有事君○夫子只見他屬僎一事爲世所少不勝其流連愛慕故借諡法之文而以可以贊之不是論前此諡文子者之未當亦不是謂修班制四鄰交之事小屬僎之事大該以此定諡也一着諡法上便呆

衛靈章○葬倫攸攸是國家大本衛已差却了治賓客三事只是國家枝葉卽仲叔圉之治賓客不過是不至啟費相尤非如公西赤之與賓客言乘禮度義能爲國光也祝鮀之治宗廟不過是矯舉以祭猶與於駮倚以臨者耳非有格神之實使神聽和不也王孫賈之治軍旅不過是衛以使民非如子

路之治賦能使民有勇知方也其才可用四字下得極有分寸各當其才四字又下得細膩若易置之則事不治而國亦未必不喪矣故緊要在用之各當上。

其言章○大凡果欲爲之則於言時必不輕出只看他儘口說去恰似無所不能者卽此言時已知他全沒爲的意思全不以空言無實爲恥矣則字從當下斷定不待後日方知聖人語不迫切故又下爲之也三字其實彼何會爲何會至爲然後知其難哉。

陳成章○陳恆執君義所當討夫子只是欲討陳恆故朱子云托討陳恆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討賊事緩則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堂

上告天子奉命以行事急則先發後聞亦可故朱子云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先儒論春秋終於獲麟或以感獲麟而始放終於所由始或謂文成而麟應愚謂總是曲說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凡不及吾身者猶將追討之況當吾世如陳恆身請討如陳恆而猶終於不討則此空文書之又何益乎天理絕人人心亡聖人於此豈有不忍復書者故遂終於獲麟耳

子路章○欺有出於身者如饒饒峯所云自家好貨好色却謀其君勿好貨好色也有出於言者如朱子所云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行則必有大禍說得太過則近乎欺

也有出於心者如張敬夫所云內交要譽舉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自欺也勿欺所包者大連犯亦在裡面犯只是一事必從勿欺做來○子路於季氏顛覆之伐不能諫則犯亦有不足處故范註置圈外。

上達章○上達如登山只管高上去下達如落水只管沉下去其分處只在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聖人正要人在此分毫差處謹慎○註循天理徇人欲是上達下達之源高明行下貼上下字日進日究貼達字

古之章○學之事本同而學者之心却異心異而其用工處亦差矣爲己只向篤實處去爲人只向粉飾處去爲賢則濟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堂

安民總是自家事粉飾違窮理亦爲玩物持敬亦屬色莊○夫子本意只就人用心處分別未說到究竟處故程子後說置圈外

伯玉章○古人使人多是門人弟子不是奴僕如子華使於齊是也○曰欲寡過已卑約矣猶曰未能則愈卑約然非真有身克已常若不及之君子不能如此此便是夫子兩何有於我哉光景故曰主之賢益彰若公明賈時然後言云云竟說了聖人事反使人可疑與此正相反○伯玉使人來也只是通問候不會教他如此說夫子問何爲也只是詢伯玉近風未便曉得他如此說使者一語却活畫出一個伯玉使事人

與相玉其如觀面一般真是難得故夫子重言以贊之曰則全由意外則看得使來與間使太浮俗雲間使原以道而來則使原以考道而發則又粘滯不見活相○此章只重使之賢上不重遺孔交情

曾子章○位字乘時與地說同此一人而見父則當恩孝見兄則當思弟當食則思在食當寢則思在寢以及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是○思出其位則於位之中必有不盡者正要人於位中精思不單怕人於位外越思也○此只在臨時一事上說若無事時則君子格物致知當於天下之物理無所不窮之以至於極不可道吾位匹夫致君澤民非吾事也○易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七

雷

大衆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此無以字不必再粘良象

恥言章○言有何恥看他訥訥不出恰似怕醜的一般行如何會還只他精神力量全注在一件上恰似通的一般本文着兩個其字註中着個意字辭字都從旁人摹寫君子這般光景不是君子自說吾於此恥之於此過之也○恥躬之不逮恥字實此恥字虛只是形容他不敢盡光景○過其行不是行過其言次處亦小誤

道者章○子貢弟友是道故曰君子之道仁却勇是德乃所以行道者故曰君子道者之道道字死道者道字活猶明道體道一般下三者字正應道者三三字不是三個人○不要緣

是其能體道不惑纔是其能明道不懼纔是其能理道座下三個着字這種光景宛然目前而我無能意已在言外○人看聖人於道實實已到盡處聖人看道實實未到盡處夫子自道言此是夫子自家說自家的話耳若從弟子看來則夫子實實到至處其所謂無能者何在

力人章○賢者自治之盡也必自治到盡處然後有暇及於人兩句一串下却以賢字屬賜以不暇屬我多少語妙○岱雲云乎哉訓疑辭妙若作詰問之辭便徑直矣又云不但上句不遽下貶語卽下句亦不會明下貶語深抑處只在夫我一頓○心專於內則患不知人亦爲己之事心馳於外則密於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七

章

論人者必疎於治己也故方人未便是病專務方人是病耳註專字要認

不患章○此爲器有所能而沾沾欲自見者發道無終窮其能可自信乎患其不能其字可玩

不逆章○人詐不信而我以億逆知之卽知得亦是察察之明非能明也似不用億逆一味真實待人又易被人欺騙故必不億不逆却又自然曉得乃得爲賢○朱子云楊氏誠則明之說說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蓋自誠而明的聖人天下絕少若謂不到至誠地位便不能明則未到至誠時豈不被人欺了半生耶朱子云此章言

人日用間便要如此可見此覺不從誠來從明來也。此屋有
天資高識見明人狀不得底亦有學問到義理明人狀不得
底兼此二意最關馮氏格致之說只見得一半。○心如明鏡
則物來自照覺未有不先者。德逆以爲先則先非覺矣。○是
賢乎是贊詞不是謂賢於德逆者。

微生章○微與尾同。書鳥獸傳尾生氏出魯公族。微名世謂出

○何爲毋乃是詰責之詞故曰其辭甚倨。○疾固正與非敢
爲按呼應是自明其意故曰言直全無抵觸微生意故曰體
恭警之亦深是言外意若以固暗指微生則聖人之言亦不
恭甚矣。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季

驥不章○驥字提起可見重驥上不重稱驥者上○稱不稱猶
言驥之所以爲驥在此不在彼耳兩其字緊粘驥說

以德章○易曰稱物平施其平處正是天理之正不但有寬薄
一分到下面來薄到沒處去即有意厚一分到上面來亦定
厚到沒處去況以德報怨竟全反了則報德者又有何物乎
○報怨自當以直何前以德以德自當報德豈以報怨○直
者理之正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有兩面在若德則必以
德報之只一路去○報有在當下事者有在他時別事者
如橫逆之來當下先須自反其有當報亦稱其情而不過這
在當下或他有舊怨於此其人之爲是爲非當進當退一以

理斷而我無與焉這在異時○報德雖必以德然當公義處
亦不可屈法以伸情要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
私恩伸於下

莫知章○此與子欲無言一側全是替及門不是嘆世道全是
發子貢不是語他人○子貢知足知聖人他也自謂能知了
故有此問他這一問正有越向高處尋意思○人只向外
面求知做得張眉努目不知自反那得自修不能自修那有
進益註反已字貼不怨尤自修字貼下學進字貼上達循序
漸進寫中間而字有無數層遞在○虛齋云下學二字就牽
在不怨尤裡○朱子云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人亦有下學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季

不能上達者緣他下學得不是○上達境界儘自不同就此
事見得此理是一事之達做到邊微又過上面去便不止此
一事之達層層級級遞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這上達有許
多般積累多到得豁然貫通這上達又只是一個○朱子云
下學人事之與與衆人所共無奇特聲人及上達天理之妙
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得知我○天者理而已矣
學的是天達的是天則知者自然是天知我其天只是說人
莫知耳次崖謂這天是蒼蒼之天理無知何能知聖却說得
呆了○子貢豈不知夫子高不可階緣他只向上達處求夫
子不向下學處學夫子諸弟子疑夫子有隱子貢謂夫子性

道難聞都是這個緣故。夫子吃緊指點全在下學二字。不向下學二字。認取着實工夫。偏於上達處說。分說於立言之旨。正相反矣。○不怨不尤。便着實向裡道是下手工夫。但工夫到得深處。則不怨不尤。處亦自別。此朱子所謂樂天便是。不怨天安土。便是不尤人也。可見聖人到上達時。下學工夫。原在不是說上達了。一胸快活無事。

公伯章○朱子云。此墮三都出藏甲時也。道之廢興。於是乎在。○齊氏云。寧思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故孔子不為子路計。而為吾道興廢計。○朱子云。上二語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管已。下一句是為景伯等言。知其有命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衆

未知其命之何如。但知察之無如命何耳。按朱子說。則上二句泛說。而察亦在裡面。下句以曉景伯。而安子路。魯伯寮亦在其中。

賢者章○吳氏云。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恩按見幾明決。故當避即避。用意忠厚。故辟亦不專於一途。四個辟字。是四種境地。不是四種人品。賢者字直貫到底。○沮溺丈人。豈非辟世。而朱子必以伯夷太公富之者。沮溺丈人一於辟世。他便不肯辟地。辟色辟言。伯夷太公。開文王作。便曰。豈歸乎來。他便不肯辟世。而辟地與若孔子。則總是辟色。辟言。故此四節降而愈下。全要寫出惓惓不忍忘世意思。

作者章○作是先仕而後隱去者。其先出而仕。固非憂熱忘天下之人。不得已而終去。焉世道之衰可知矣。○張自烈謂此屬逸民章。斷簡當在我朝。異於是上。余幼時夢讀古文。亦是如此。夢中古文。異處甚多。猶憶邦君之妻。領在子見南子章。末減文仲。竊位在柳下位。為士師。章末師禁之。始在太師。雖適齊章。末皆頗有理。夢豈可說。實而於義無礙。即因爾公語類附之。

晨門章○子路明言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聖人實實如此。但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這旋就轉坤本。領非晨門所見。聖人視天下亦無一日能忘。這天覆地載心。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衆

胸亦非晨門所知。在彼則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為讓在習於聖人者。曉之。此語却正道着聖人心事。故直記之。不下一點駁語。

擊磬章○有心一歎荷蕢之心。忽為聖人所觸。即我一轉。則仍是荷蕢之心。而與聖人之心。天懸地隔矣。果哉一嘆。聖人之心。忽為荷蕢所觸。求之難矣。一轉。則仍是聖人之心。而與荷蕢之心。天懸地隔矣。○經師專確。亦是說荷蕢。即從有心作轉。只此念念不忘。處便是。○真已知也。二句。他却似憫聖人之徒。勞要喚醒聖人的。只此一喚。便把門內聲聲打斷。聖人果哉一嘆。緊接此語。深則屬二句。上並無誤云字。總

他浩歌長往，淵淵有金石之聲。荷黃以果爲難，聖人說果亦有何難？聖人正有大難處在。

高宗章。諒陰禮記作梁闇，闇即古庵字。草廬曰庵，梁闇也。大夫以下倚廬無楨，人君則前有之，故謂之梁闇。言有梁之闇也。○古之君臣，其平日原有手足腹心之義，故人君居喪時，子自致其孝於親，臣自竭其忠於君，大臣小臣無不各竭其忠，各盡其職，蒙宰特總其大綱耳。若冢宰有私行專斷，無論司徒五官體統相敵，不輕爲所役，即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其分皆相次而下，又豈得以私役之乎？

好禮章。岱雲云：好禮內自誠意肅恭，以至於外之衣冠瞻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季

近自宮庭朝廟，以至於遠而邪僻園囿，無一事不是禮。無一時一處不是禮。好字是他精神貫徹處。○愚謂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這尊卑貴賤是生來一定的。天敬天秩，即吾身以內，心爲天君，志爲氣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其貴賤大小也是生來一定是天敬天秩，內外上下大小無一物不得其分，纔成得好禮。今人不識禮字，皆以儀文度數當之，其求深者又加個心字，說他裡面必有敬讓之心，要其不識個禮字，均也看大註禮達而分，定五個字直下得箇蓋乾坤。

君子章。○修己工夫儘多，如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那一件不是

然總脫不得敬。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心不主於是則學來也不能，問來也不審，思來也不慎，辨來也不明，行來也不篤，安人安百姓也有許多事在。然總只是一個修己以敬貫去。○有初學的敬，有成德的敬，有聖賢的敬，初學的敬只做得修己的事，未便能安人敬處，長一分則分量便大，一分到光積極其盛，則爲恭而天下平矣。○謂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自下上自近遠而有差及者，敬之功候功候到安百姓敬之理纔盡，敬語道得極精。

原壤章。○壤侯處見親暱，夷處見放逸，他見聖人動必以禮，反爲此形，要打破聖人這個敬字，殊不知此處一差便入無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季

憚去。○朱子云：登木之敬，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侯之時，尚可敬讓，故直責之。鄭舜舉云：惡之而避其難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累親之也。遇原壤是也。

闕黨章。○要求益須循序漸進，若欲速成則不能成，而此欲速之心已大害事。○或人疑其已益，夫子說他求益尚未能。○名位並行是他平日如此，故着個見其字，借雲謂先生指同學聖門者似太拘。○將命出入周旋賓主之間，亦須言語威儀上去得，想此童子要自附於成人之列，於這上亦頗究心，聖人使他將命，在童子初看似用其所長，不知觀少長

之原習其避之容却正是化其所短於是見聖人教人真有潛移默奪之妙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七

五

四書約言

任啟運著

衛靈第十五

衛靈章○當行而行無所顧慮從違字看出處困而亨無所怨悔從困字看出饒氏謂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虛憍以無所顧慮屬下絕糧非是○陳旣非所當問啓之以組豆而又無所發於其心則不足與有爲可知矣故明日遂行朱子或問雖據史記明日卻視蜚屬色不在孔子謂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但於本文畢竟添出似不必從○朱子云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加小人窮則濫竽以困字答上有字文勢乃相應愚按此處又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勢與人之生也直章相似安命意在兩句夾縫中

賜也章○論源頭原自一而多論工夫須由多而一在聖人是出本以及末在學者須尋流而溯源天命之性一也率性之道以貫之者也此源頭之自一而多也由志而立而不惑皆其所貫之者也知天命則一也此工夫之由多而一也到聖人地位則渾然天理一也泛應曲當用各不同以貫之者也此聖人之出本以及末也文章可得而聞其所貫之者也至聞性與天道則一也此學者之尋流而溯源也先沒有這多學而識的固無物可貫而積得許多物事而不一以貫之也沒處歸着○若字須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聖人何嘗不多學而識然不得名為多學而識之人以有本在也。不然只成得一個多學而識的人。然字信得確非字轉得捷。不是多學而識如何能得事物物之實。聖人實實是多學而識也。只靠多學而識如何便能似聖人之泛應曲當。恐多學而識不足盡聖也。朱子曰然字也是非與也是然字越跌得熟則非與越轉得密。○非也字應聲而集字字正應前文以予為四字。○之字即指多學而識者會予知行並到故註曰精察力行予貢知到行却未到故註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亦字從會字來。○彼以行言行至而知不待言矣此以知言非不行也。但行處尚未到耳。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二

知德章○饒氏曰知在行先曰知道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也知在行後曰知德道實為我有矣得道裡面的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奪之。○有此德自然知此德難在德不難在知于路豈全無德的人只他做的都是和皮一層未到裡面精細處故滋味短促譬如食胡椒去得硬壳不會去得細皮尚有滋味。

無為章○堯德盛矣然前無所承且禹皋五人俱未得也禹終堯舜矣而德畢竟較堯舜差一分且稷契亦已亡也故無為獨稱堯德盛民化其無為者聖人之所同紹堯得人其無為者一舜之所獨二意遞下。○無為而治亦是現成語思其足

以當此者惟舜為然第一句是懸空想出夫何為哉又把位卽位五十年細數過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正備可見處寫出難形容處來正南面者凡君之所同恭己正南面者亦聖君之所同然欲于此外增一辭以稱舜而不可得矣

問行章○忠者言與心一信者言必能行焉者厚重深沉敬者主一無適信不離忠焉不外敬。○參前倚衡不是用功處朱子曰服膺之熟自不能忘乎是正欲發明忠信為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微倖倉卒而冀其效也○夫然後行是難之之詞。○舉立以該靜時舉在與以該動時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三

伍哉章○伯玉事欽藥靈史魚事靈皆非有道之世就史魚志節上想其如矢就伯玉學問上想其往懷原非實事。○史魚早以直言自不及伯玉然同是贊詞無相形意。○卷而懷之之字指道虛誇指身非也看一可字此處還有商量與聖人之用行含藏日別

可與章○與言不僅教人允謀議商酌皆是失人是不知其人可與言失言是不知其人之不可與言總是一個不知人虛辭云欲知人在居敬窮理

志士章○仁只是理之正心之安處見得道理如此若不如此心便不安則殺身乃以成仁也若說死則為仁者不死則為

不仁者則是聖人而然仁字種子早絕矣○志士是利仁一種

為仁章○利其器是要求個利器利字是活字須照事其賢友其仁讓若認作我去磨礪以利之反是我去賢那大夫仁那友了○大夫見於事故曰賢士修於身故曰仁事大夫之賢則嚴憚之心生友士之仁則切磋之功至朱子云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裡指仁上說○嚴憚只是收拾此心切磋便有講習勸規諸事

為邦章○無天德做王道不出類子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道本領已足故此只就制度上說○孔子做來便是堯舜顏子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四

做來微小只到禹文地位孟子做來又較粗只到湯武地位○孔安國謂古歷只是建寅夏商征伐始改正朔然夏書甘誓已有建寅三正之文則謂黃帝建寅少昊建丑顓頊建子帝嚳建寅唐虞建丑亦或然也○書蔡傳謂商周時月皆不改但商以十二月為歲首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春秋初傳謂周改月舊史當書冬正月孔子以夏時冠周月故書春王正月愚按詩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確是時月不改春秋如五月大始昏見正月以無水為災又確是時月皆改汲冢周月篇稱維一月日短極長踐長手柶建子又稱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五

夏至大暑後授民時巡狩征事皆自夏為是朝廷之正朔因改故春秋紀事之書必用周正授民之時原不改故詩所歌民事皆用夏正也○天地交萬物發是時之正布德和令行慶施惠是令之義蓋建子一陽初復萬物始萌建丑二陽成臨萬物未發而子月飭死事築園固諸令皆是閉藏即丑月出土生計耕耨諸令亦未生於也○虞書夏商周禮大輅周來輅周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以封同姓象輅以朝以封異姓革輅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輅以田以封蕃國月令春變路夏朱路秋戎路冬平路大約虞夏以前樸素渾堅而等威未辨周禮以金玉則等威雖辨又不樸素渾堅○朱子云輅為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賤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勞一器而工聚為其為費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歟○周禮有六祀上帝大裘而冕無旒享先王衮冕前後各十二旒享先公鷩冕九旒祀四望山川毳冕七旒祭社稷五祀希冕五旒羣小祀毳冕三旒旒皆十二王王五采公衣九旒旒九王侯伯鷩七旒旒七王子男毳五旒旒五王侯希冕四旒旒四王卿采冕三旒三王大夫采冕二旒二王○加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其為物小故雖費而不及奢○商之質亦有不得中者如輅則為質而得中周之文亦有

不得中者如是則爲文而得中各舉一物而其餘可知矣○
舜之功德皆極其盛故有韶之盡善盡美必如舜之功德
如舜之樂不但奏虞之樂已也故此句句法初變○聲音之
道與性情通清濁之聲足以起人清心蕩志故須放佞人變
亂是非顛倒賢否用人行政關係甚多故必遠不是做完了
上四事又要如此亦不是有鄭聲佞人在朝纔去放遠只是
不可不預防故曰法外意

遠意章○並兼時地說註只舉地以爲例耳

未見章○字字爲固衛靈而發此只泛說○前無已矣乎三字
此加此三字是始猶有望而此乃絕望之詞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六

竊位章○吃緊在知字上○盜得物其前陰據窺其後

躬自章○道無止境求盡實難責已自不得不厚以人治人能
改卽止責人自不得不薄此二者同修已待人之所當然也
非以遠怨而遠怨已在其中若爲遠怨而發則自厚亦以爲
人薄責更成徇俗根本全錯矣○厚責已薄責人自是還當
如是若待自家重別人輕卽此已成私意○躬自厚無責
字與下責字一串說蓋人已雖分道理原是一串彼躬自薄
而厚責於人者無論卽躬自薄而薄責於人是相率而棄理
也躬自厚而厚責於人是強人以難行也故必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然後修已待人兩而道理都盡○註身益修人易從

都是釋遠怨之故不是上句正意

不曰章○合併兩個如之何纔見他熟思審處尤景鏡氏分上
如之何爲思而處下如之何爲思之熟處之察以爲時文截
題法則可然味短矣

羣居章○不及義者言也然所以如此必從放僻邪侈之心來
而又羣居終日如此則其心益滋矣行小慧未必便到行險
微倖也然所好在此則機已到那一邊去而又羣居終日以
行之則其機愈熟矣俗雲云放僻邪侈之心滋是本體已壞
行險微倖之機熟連作用亦壞無以入德就當下說將有患
害推及後來○難矣哉是嘆詞不是難入德難免害○此爲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七

學者之藩朋燕辟而發

義質章○義足是非非大界限義以爲質此處已有壁立千仞
氣象禮是又向那是處細細斟酌不使有機毫過不及之差
然尚在自家身上孫出又是審於接物○問達章好義該此
禮行在內此孫出亦該彼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在內○義者
事之宜只向處事上說起若前面自有敬以直內工夫在○
之字或以爲指義或以爲指事皆不是君子於事既義以爲
質矣行便行那義質的事出便出那禮行的義質之事信又
總貫上三句必信纔成得義質成得禮行成得孫出故語類
云不誠實則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詐偽耳

○君子哉不是贊詞言必如此乃為君子之道註中乃○贊
如一根柱脚必先選堅直好木是義質再斷削得圓渾是禮
行又推得光表是孫出選必實實堅直斷必實實圓渾推必
實實光表是信以成之

病無章○首有君子字比他章不同他章是勉學者此是推君

子之心○無能非真無能也即真能來而君子心上殊不見

其能病字無夫子兩何有于我哉便是此意

迭沒章○不是希其名正是盡其實百年光陰轉瞬輒盡一朝

虛度後亦何追古人所以惜分陰者為此故也一個疾字正

莫出汲汲皇皇維日不足之意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八

求諸章○此與為已章略同而亦有異彼為字只指立心處此

求字却實下工夫彼為已是指心所發端此下個諸字却自

外反向內裡凡事君事親交友待人皆在裡面故註言無不

反求諸已

矜羣章○矜只是莊以持已羣只是和以處衆泛而觀之無私

的如此即有私的亦未嘗不如此而不爭而不黨方是看入

裡面深處故註下然無爭於心然無阿比之意一轉補處

源謂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爭於心之生而與

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

人黨夫理存於在一息之間其說甚精蓋輔氏所謂理也

只泛說道理當如此向是淺處其幾微之辨只在下半句呂

謂矜羣渾是一團天理緣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又云不爭

黨只完得矜羣既誤認矜羣全屬好一邊又把下半句縮歸

上一字以全不理會註中然字一轉古之於也廉今之於也

而學詩章言可以矜可見和而念衣可見矜字原有而

泥便是矜得不好亦有兩面也○滄柱謂矜是守正爭是逞

氣羣是公心黨是私意看做和同周比一例對反則當改書

作君子矜而不爭小人爭而不矜之謬矣惟呂無黨矜羣

中或有爭黨者東漢諸君子可見之說最分明蓋東漢諸君

子是有私心的故矜而爭羣而黨聖人所說君子是無私心

的故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也○小人純是私欲只有爭黨原

九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無矜羣君子於矜羣中畧有一毫之私或稍涉意氣即不免

入於爭黨此處是毫釐千里之辨若以小人對反說便粗

不以言章○言都屬好一邊上人字活未必定是不好人只未

可信耳下人字如愚暗皆是亦不定屬不好一邊精義范氏

云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故不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故不以人廢言四語正是說得四平八穩呂謂人專是不好

的其說已稍偏倚雲謂全為子孫黎民計則更說得着述不

道聽言時當下道理如此兩句各開說然分用人聽言則亦

非也兩句總在聽言時說上句是不以今日之言迷信其後

日之事下句是不以往日之行并棄其今日之言

一言章○子貢行之二字早着人已相接處說下故夫子欲之以想知有已不知有人則一日尚不可行何況終身想則一日可行終身亦可行矣只一個已推之却無盡只一個恕施之却不窮須着眼可以二字○知要是旁論不是正意謂學貴知要者非○語類無患做恕不出外註恕為求仁之方皆是講學人推論其理如此與孔子告子貢意毫無交涉

聖學章○只提重於人也斯民也字大意便了了聖人看得斯民極重故絕不敢有一毫作奸作惡於其間若謂斯民總是不直的全虧三代之君以直道行之於他如今上無禹湯文武之君全仗我以直道行之於他尊已而卑人且儼然以禹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十

湯文武君道自處聖人豈如是放縱○不是說天下之人總是有直無枉的然人之生也直這個直道原從天命之性來人之事即有不直人之性却無不直聖人不取不以直道加人正為不敢拂人之性耳○以直道而行五字屬治民者之所也三字却重民上言斯民也是三代聖君賢長之所不敢枉者我如之何敢枉乎胡雲峯把所以二字連讀便誤○註中三代之時時字穩密包括上自天子下至卿相師儒皆在裡面次是獨屬之君亦暨矣○下一節推明上節我所以無毀譽之故

史闕文章○所見僅僅如此風俗已偷井此不及風俗更偷矣

○是非共著百職修明吏何必關并牧大行民無偏黨馬安用備但不放挾已見以自是挾已有以自私尚屬古風未泯今則自是自私之風徧天下而此二者亦亡矣時變之故豈曰細哉

巧言章○所見者真則巧言不能我惑所見者大則小不惑亦無自而生故君子務明理恐有殘忍容忍二種

聖學章○衆人之論固公矣或蔽於私亦未可知察之而衆人之好惡果是歟則從之非苟同也衆人之好惡非是歟則違之非苟異也衆好是矣而其人或有一言之失焉未嘗好而不知其惡也衆惡是矣而其人有一節之善焉又未嘗惡而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十一

不知其美也方知仁人大公處若謂衆人何知須待我察早成私心自用矣

弘道章○道之分量本是極大宏之不過滿其量原非於道有所加心之所知却有限不廓而大之即於道有未盡○朱子云宏道須是知及仁守勇決○下一句正為上句加一觀策不可不看

過而章○此只在偶然差失處說覺即改故可復於無過若平日已做錯的則其過已成如何又說無過○此是鞭迫緊切語不是寬容回護語愚最不喜人非聖人孰能無過一語渠先看過是人人該有的這樣人那能操按

吾言章○此只對思而不學者言。若對學而不思的人。又決不如此說。○思不如學。有幾層思。是懸空揣測。不如學有著實。榜樣一也。思只是我一人之心。用之極勞。不如學有許多現成榜樣。之為逸。二也。思即得之。亦是懸空。舉地不如學之優游自得。三也。思所得。要去做。硬做。做來也不服貼。不如學之循乎事理。做來服貼。四也。大註一句中。兼有此四意。居類云。思是便愛自去。做學是依這本子。小着心。隨着事理去做。○進志朱子云。是孟子以意逆志意。又云。放退一步寬。廣以求之。可見學中早有思在。

謀道章○首一句重謀道上。君子所謀。只有道而已。何曾把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主

道與食。平放在那裡。商量個謀。不謀。故不謀食。是人見得君子如此。君子原不是有此三字也。末一句却重不憂貧上。恐人見君子謀道。而得緣因。想把個道做謀食之媒。則必道正是憂貧。故着此一句。截得淨盡。見得君子不但沒有謀食的事。即憂貧的心也。一毫沒有。○中一層只起下意。不可將得祿之理說實。

知及章○朱子云。知及仁守。為學之事。莊莊禮動。為政之事。然為學雖未及乎為政。至於處家接物之際。亦非莊莊禮動。不能為政。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明守固。亦無以為臨政之地。又云。此章當以仁為主。知及所以求吾仁。莊莊禮動。亦所以

持養吾仁。又云。知及如大學知至。仁守如意。誠意接朱子

云。仁守如意。誠一語最密。正心修身。豈不是仁守的事。然至此則無不莊。不以禮之病矣。氣是氣稟。學是學。氣稟偏處。全賴學問以變化之。學問工夫。有未到處。則此氣稟之偏。便有未化處。禮謂義理之節文。與序之以禮指制度品節上說。全別。蓋此禮字。屬君子身上。與莊字一因。如同此。效民仁勝的。便失之優柔。義勝的。便失之嚴厲。性迫急的。便失之迫促。性慢的。便失之寬縱。這都是氣稟學問之小疵。若涵養中。却便無此病。故曰。所以持養吾仁。語類蒐苗。猶符一條。却說向制度品節上去了。與本註自別。不必牽合。若縮轉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主

則不莊莊禮動。也是仁之不純。不仁。故也是知之不真。但此章意重一步。追進一步。不重縮轉來。

大受章○君子也有長於大而短於小的。如將琬社稷之器。弄百里木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也有大小無所不能的。如孔子可以相。亦可以委吏。乘田。但他雖於小未嘗不能。而我却不可以小處。知他謂彼僅長於此也。註我知之彼所受。我字彼字。本極分明。或欲以受字亦屬親人。邊或欲以知字亦屬君子。小人邊。總是自成迷誤。○器有有用之成材。器即材也。有容德乃大。量即德也。於君子實言之曰材。德於小人實言之曰器量。不曉得他的所受。而但以我知之。未有不

錯者故觀其所受亦觀人者所必及

民之章。開口着一民字可見此章仁字只是淺說如孝弟忠信之事人人可做的。雖人只在甚於二字下二句又是一轉更逼緊一層。朱子云此爲九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

當仁章。師是生平極推崇的人故舉之以爲極師且不讓則他一無所諱可知。朱子云此爲學者粗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

貝諒章。正而固重正字上諒豈不用只未必正耳仍重正字不足又加固字之說不是。諒便是徑徑之小人而不言小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古

人諒而不貞者此小人亦是君子一證但見理不明耳與反對之小人自別

事君章。其事是人臣本分當盡之職其食亦是人臣本分應得之祿但事君者之心則但知有事不知有祿也。呂云一有利祿之見據其中則講敬事只成一種因循患失學問敬猶不敬也故聖人下個後字

有教章。說個類字已明明有善惡兩種人在無類者君子之心無之也可以復於善從人一面發不常復論其類之惡從君子一面看天下豈無終不可教之人君子亦豈無不覺之教但君子之心則無人不望其入於善耳

道不韋。不同如水炭之不相入者故不能相爲謀不然而但所居之位所處之時不同豈不可相爲謀

辭達章。辭有一二言而達者亦有千萬言而達者有正誠直辭而達者有委譬曲喻而達者然總以達五意而止若但以多爲富以麗爲華則意反有所不達矣如魯舜之命九官辭簡而達盤庚之誥多方之誥辭煩而亦達詩三百篇婉諷喻而達易之爻象假象明理而亦達如六朝文詞極富麗而使人讀之反苦其煩則不達矣

師冕章。陳新安云替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俗雲云矜不成人是仁以主敬實是禮恩謂冕若無相何以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圭

得至聖人之門既有相偕來則夫子即不言見亦自能成實主之禮但聖人見他無目却自有不能不告者這告處是仁心之自然流溢處仁至而禮自至蓋禮即在仁裡面日子張道與一問問得極矜矜想他問無行不與之說故留心省察如此夫子固也一答答得極平穩言師自該相我亦猶行相師之道耳而因物付物之妙如天地之化工各正性命而已不勞爲此聖人之所爲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章。古者封國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周禮言諸公方五百里二十五個諸侯方四百里十六個蓋方百里是正封是

田祿之所出方五百四百里是廣封并山川附庸在內明堂位封魯七百里是魯人夸大之詞孟子言今魯方百里者五是他把附庸之國都吞併了如春秋入極誠項取郭取鄆之類可見顓臾在方百里外故曰遠人在五百里中故曰邦內曰社稷之臣春秋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孫歸其半於公此時公所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末

開罪於魯只不服魯季氏而季氏欲加之是以爲辭耳即此便是季氏實策即此便是冉求與謀實策記者書冉有在季路上便分個首從○冉有與謀夫子何從而知此聖人之不途不億而先覺也○求說將有事於顓臾夫子便緊接顓臾諷刺顓臾無可伐則遇在謀伐之者矣○求說夫子欲之吾二臣皆不欲夫子便緊接臣字諷刺既不能讓又不能去則夫子之過即其過矣則任節緊駁夫子欲之句○求見夫子駁得緊了自家無可逃只得并爲季氏諱過見他亦是不不得已不是貪利則求與季氏同謀實情透露故下夫子切責之上夫子欲之又是要如此做未說貪其利故此註下貪其利三字貪其利則季氏貪顓臾之利爲之切之字正指季氏貪

利○丘也字特稱名如對先王先公者言下已顯然○闕不

定是闕古語只闕古有國有家之道理如此重賞二簡○忠字從他憂字來○季氏伐顓臾當下即得其民人以自益而不寡矣既得其人民土地則將來賦稅皆入已而不貧矣不寡不貧事勢自分先後然其患寡却原從患貧之心來故下又倒轉從貧說起○不均則不和那能父不均不和不安則必傾豈惟貧寡和卽在均中無傾不在安外增出和字爲下謀動干戈起案增出傾字爲下憂在蕭牆起案○修文德正是自治之事非爲遠人計也但遠人自來耳夫如是句緊接上文言國家之不可不均和安如此故遠人卽有不服亦無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七

服計及惟內修文德以自治不當勦兵於遠也上節只說國家相爲一體之理尚未說如何能均和安實事均和安實事全在修文德上修文德者禮達分定君君臣臣上下各得其理也其曰文者對下謀動干戈而言或以文告之及遠國者當之誤矣○陳新安以均和安爲內治修屬本國不與兵戰武爲修文德屬待遠人分作兩事李沅雲謂內治修卽修文德又謂均和安只是不分崩離析當不得內治修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義禮樂無不整齊纔好愚謂註中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提起是言所以必修文德以來之之意遠人不來也是修文德遠人既來也只是修文德總望在自家國裡均

和安耳。位望看內治修即修文德極是。但仁義禮樂原不出君臣父子之外。看君臣父子到極處也。即是均和安極處。謂均和安不足。當內治亦非也。下不能來。應遠人。節不能守。應有國家節。而謀動干戈。便是不修文德。動干戈於邦內。便是均和不安。可見修文德。即均和安也。○要在諸端。則必至於傾。不特貧寡已也。而其憂在目前。亦不待于孫矣。

天下章○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所謂勢者。謂上無道。則其勢必上替而下陵。上替而下陵。則其勢必不能傳久。所謂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也。明季講家都謂天子不可使權勢下移。

論語卷之八

大

當擇定禮樂征伐之柄。大謬。○道字最重。道者明德以新民。三綱正九疇叙。遠近上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也。有道則禮樂征伐自然自天子出。秦周幽王廢申后出宜臼而西周以亡。平王不討申侯之弑君而東周不復振。故王綱之下移。未有不自五倫之道廢者。○饒雙峰曰。無道之世。必先從禮樂廢起。而禮樂中又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從之而起。是以治天下必先於禮上整頓。○桓文之霸。皆足以奔走諸侯。晉大夫如欒書荀偃輩。扶其君以爲霸。猶可謂禮樂征伐至陪臣如魯陽貨輩。但能亂其國。不能及於諸侯。止可謂之執國。

命不可謂之禮樂征伐矣。○首節推論時勢已極衰。禍復提天下有道說起。然有思古挽今之意。○諸侯有一國之政。不可謂政不在諸侯。故止言政不在大夫。○看春秋時勢大抵是大夫做主。如齊桓之立也。須得高國晉文之入也。須得呂卻到得後面來一發。純是大夫做主了。○失政不但是權柄下移。有一事不當理下。便要議故。必庶人不議。纔是有道盡頭處。○先王之世。使庶人謗商旅於市。原不禁庶人之議。但事事皆當自無可議耳。

祿去章○此章舉魯事。上五世希不失。○公子遂雖專魯政。一傳而亡。故政逮大夫。單說季氏。○季孫行父逐公孫歸父。

論語卷之八

主

即專政之漸。然尚有禁儉之名。故怨之季孫宿城費而季氏強。故斷曰。貳子始。悼子不會爲大夫。其數之若代也。○四世已微矣。五世安有不失乎。使人狂省。

三友章○益者損者是有益於我。有損於我者。虛語謂舉現成的人。非是。○或問朱子云。集註只釋正意。若推言之。則直諫多聞三者。於人皆有。蓋陶漸染之益。豈皆有嚴師敬畏之益。爲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此者是是非非。不可少假借。便碎則隨人俯仰矣。諛者一味模範。絕無可喜。善來則附。於遇合矣。多聞則引經據典。言必有徵。便佞則取辦一時矣。

三樂章○此與上章從所友所樂分出。損益來不可倒轉說處。

世諱當友節禮樂當樂也若欲得樂當樂則上文當說

本文只說益矣損矣而當友不當友當樂不當樂意自在言

外○簡禮樂朱子云此說得淺只自去理會刑制度聲容之

簡緣去理會時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簡來之文內便有以善

其莊敬和樂之實或謂本內外一說今以及道人善則悅慕

純強之意親多賢友則直諒多聞之士集雖欲不取其放心

以進於善豈可得哉○驕樂是以驕為樂言動之間一味侈

肆何知有節佚遊是以佚為遊荒淫之華則聞而樂之方正

之人自入耳而畏也宴樂是以宴為樂歌童舞女俠客之類

口益親則正人直士日以遠也○好屬陽樂屬陰一晌便到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子

那邊去便沉沒了○二章句句於反對處體認方不泯沒

三德章○君子而有德則我當用其德他言及未及與顏色

之在不在都無有個道理不可不省察君子無德而位之

所在即違尊之○我亦當致其敬讓總是自察學問所在不

是伺候奉迎○朱子云此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

養之有素地位說非

三戒章○人身都是血氣而血氣之最靈者是心若不把道心

做主聽憑血氣用事則未定時便好色方剛便好剛既衰

時又好得矣俗雲謂心亦是血氣物事這血氣便是八心數

語道得最好○不是說人心便是私欲口欲味目欲色聖人

未嘗不然只這上面便易牽引○陳新安云朱子欲以理勝

氣范氏欲以志帥氣但志亦須定於理

三畏章○天命指我所得於天者戒謹恐懼自動時以至至靜

之時無所不備也大人兼德位齒齒德俱尊固能體此天命

之理即卑有位而無德亦是天定之分蓋上天下澤這個定

分便是定理庸人的景是勢分上事君子的景便是理分上

事畏聖言有為信意有實踐意若只作一場說話便是侮聖

人之言○呂云天命是大人聖王主職知天命是畏字根苗

故上節註特補知字○朱子云知有淺深就他淺深中各自

有天然不容已者然知最要至大學劈頭便說個物格知至

若知不善不當為而猶更為之原是未能真知○上節註天

命說既界之重說得較重下節以言義理似較輕不是天命

有兩樣君子事天之至於這道理上有絲毫虧欠便覺得是

獲罪於天小人則於尋常事理上便錯了更說甚細密處俗

雲謂此章天命只說義理不必推深亦未細○俗雲云不但

親玩為狎即阿諛亦為狎不但反唇為侮即假托尤為狎○

孟子言親大人只是不為他勢位壓倒其實位分之尊孟子

原不曾拋却故曰朝廷莫如爵以位則子君也親大人與是

大人固並行不悖

生而章○學知已為其次則困學豈不是下等然困而肯去學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子

無論知不知便不算他下等爲他肯去學卽今日未知到底不絕學也惟困而不學斯爲下耳聖人聖人之心至深切矣○中庸因知困字是工夫此是質地○兩次字總是次於生知加一又字便在學知下了○末句特下一民字言此則與聖賢無異矣○曉得去學這便是他帶來一點明處并學也不曉得則其氣質之昏甚矣故曰氣質有此四等然上面三等可以同歸下面一等竟天淵矣故曰君子惟學之爲貴

九思章○九思之原自一身而及物自常行以及有大關係處其先視聽者下七件亦脫不得視聽視聽一差諸事都錯○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其

朱子云聖人有由氣質有由私欲有由誤邪思聰思明須去其蘊蔽統朱子語大註所字義分曉○呂云當其無事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有辨析詳審之力愚按說個思字只就這一事上辨析詳審耳但平素不曾涵養臨事也不能詳審平素不曾講明臨事要辨析也辨析不出

見善章○人未有不明德而新民不正己而能正人者首節其知善惡則物格而知至矣誠好惡之則知至而惡說矣夢覺人鬼兩大關俱已過却只未到精處不免小差未到好處負荷天下不起耳然取志遠道也只從此光廣去○人謂上節有體無用非也用不離體體上未求故用有不足下節求

便是體上要十分充達道便是用上也十分足○隱居不是高尙行義也不隱彼官他於本領上一毫未足不敢輕出是隱居以求其志他本領做到極足卽其身未出而天地民物之成成輔相早在其指領間如顏子未嘗出仕夫子已信其用之則行是也○不然春秋之時上無湯武那做得伊呂事業并未見其人不消說矣○孔子皇皇道左也是行義但有個孔子在前故顏子可以不出不然顏子豈是石隱的人

陳亢章○陳亢看得父子至親卽私厚其子也是天理人情必然的異聞之問是他有心求益不足疑心聖人偏私訪踴躍捉破綻也○伯魚兩舉獨立見其餘都是二子所同除非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其

此時或異特不知果有異否耶應對錄客象從容卽此便可見他實受詩禮之益今人於趨庭便說成伯魚要求異聞聞此二者便說成伯魚亦嫌無異謬之極矣○詩本人情詩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言溫柔敦厚故學之者心氣和平禮有三百三千之品節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教恭儉莊敬故學之者德性堅定朱子兼內外該本末而言極爲詳備在夫子則但說不學不可本要他自領出這意味來○聞詩三句起重遠子一句疊疊教去方見他喜色洋溢○詩禮宜充所未聞而以爲今所聞者平日聞之尙以爲平平無奇今見聖人教子不過如此然後知詩禮之不可不學是皆之聞

猶未聞而今口之聞乃真聞也○陳亢雖兄誼相鄰然他始
疑聖人陰厚其子聞伯魚言竟爽然自失因而大反其言雖
不免扶起一邊又倒一邊受其轉念不可謂不捷所以終得
列七十子之中也半繼貞文詭混笑傲慢侮聖人後生讀之
壞人心術不少

邦君章○君稱之句領起君稱之曰夫人則君夫人之名定矣
下兩曰君夫人正頂此句雖夫人對君不敢不謙稱諸他邦
亦從君以爲謙然其謙處亦是君夫人之體非妾媵所敢望
也若起邦君之妻四字極重正爲春秋時亂嫡妾之分者示
法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廿

四書約旨

任啓運著

陽貨第十七

陽貨章○陽貨小人自不當見然此只是君子守身之常法聖
人妙處正有體道之大機胡雲峯云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
中之妙然見而遽見之非中也僥而不往非非中也不時亡
而中小人之計非中也遇諸塗而必絕之已甚非中也理直
而辭不遑非中也辭遑而理有所屈非中也惟聖人不徇物
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公山佛肸有善意故夫
子被他感動陽貨賤亡而來交際不誠全無善意故亦不能
畧感聖人○不往則失已之禮往見則墮彼之術二語本亦決虛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十一

時其亡而往恰與之稱本朱子正見聖人因物之妙○懷寶迷
邦自不可謂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自不可謂知然夫子却不
是如此的貨以是識孔子緊緊逼過來夫子若不知其爲已
發者只問問放過去絕不與他說我未嘗如此緣他是個險
人無處與他說心迹又是個妄人亦無處與他說義理也日
月二句諷孔子速仕明明兜攬上來夫子亦只是閑閑地放
過去不曾拒他又不會諸他朱子云姑爲遲辭以答之然其
所言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之所實然也○日月分指之
處總計之

性近章○性善是一般的秉氣質說纔有不同○習相遠者始

因氣質之偏加以物欲之累地有方隅之際世有升降之殊
○上一句倒從下一句生出人到後面其善惡之不同有或
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無算者若原其初起雖氣稟
清濁純駁萬有不同然總是相近的蓋理必附于氣理義之
性即寓于氣質之中氣質雖殊理義無二故善反之即天地
之性矣夫子言之正是要人善反天地之性。

上知意○性同是相近無不可移的然亦有相遠而不可移者
蓋人皆受生於天物亦與人皆受生於天其自天而人而物
有懸殊處有接界處天地之性無不善其最上面一個便與
天地接界天地不能移而之惡這人亦不能移而之惡禽獸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二

之性與人殊其最下面一個便與禽獸接界禽獸不能化之
以善道這人亦不能化之以善道也然亦惟這兩個不可移
耳其餘總是可移的夫子正以不移的見出相近來○程子
說自暴自棄者與孔子所云微異孔子所說是天生定的程
子所說是人做成的然他何以肯做這自暴自棄的人他的
稟氣必是極乖戾極昏弱的了這也便就是天生定了○雖
是下愚性善之理原未嘗不在故亦在相近之中虛齋欲改
之中爲之外謬矣

武城章○絃歌之聲之字不可放過此聲必定有和平樂易之
意故知他是以禮樂爲教若是淫靡之聲殺伐之聲有何可

取○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總之只是一個道絃歌
是禮樂中之一事饒氏以絃歌爲樂謂古者習樂秋習禮想
夫子過武城是春時樂矣○竟爾而笑是喜之因言其治小
邑何必用此大道是戲之惟喜之故有此戲與非助我其詞
若有憾焉一樣神境○君子小人武城中皆有不可以君子
指邑宰蓋學爲具人便是君子如夫子所云上好禮上好義
孟子所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是也○不必做了官纔算君
子○學道之語本是夫子之言今出之僂便是僂之言是也
句是嘉子游之篤信但恐門人信子游所述之言終不如信
夫子今日之言故又以前言戲之句解門人之惑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三

公山章○公山叛季不是叛魯其來召已必有一番善意看後
來武城之道可見弗擾實有不忍忘魯之心看後面夫子墮
費之舉可見夫子爲東周其與公室而抑私家也須臾伺機
會李萍棧謂弗擾自昨夫子自思東周夫子此時宜是白日
夢周公原不干公山事說得平虛了

子張章○子張堂堂務外卽受教處亦定有疏忽故問政卽答
以尊五美屏四惡問仁只答以行五者定要他再問然後舉
其目詳告之與何哉爾所謂達同此一種教法反而詰之是
發其病然後下藥使他再問逼他心到細處卓是藥矣○恭
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

刻本 五者總是心存其當恭而兼當寬而寬即理得也執
言之則心存而其理已具於心之中分言之則理得而其心
即行於事之內或分能行為心存于天下為理得非是心存
則理得原分拆不開○恭寬信敏惠要字數得盡選他五
者使他逐事經心○能行意于天下意俱在下句恭寬五字
內則不侮五句言其效要他自驗必如此纔謂之能行必如
此纔謂之能行五者于天下若一味形容鋪排開去直是益
于張之疾矣故五則字要重讀不要快讀

佛胖章○朱子云夫子于佛胖但謂其不能浼我于公山却與
個要去倣惡謂魯是父母之邦晉却連了孔子于晉時勢不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九

四

能如魯有得熱其可為與否須到那裡斟酌但其不能浼我
則可自信耳○岱雲云前章因于路疑公山不能行夫子之
道故以為東周決之此因于路疑佛胖不善不可入故以不
能浼解之○不曰字與有是言應言汝止知一說不知其又
有一說也不定是古語也不定是平日曾說過○答于路意
上節已盡末節又自明其不能怗然無情另屬一意絕瓜瓞
而不食金仁山謂是當時方言朱子云今俗猶言汝口乾大
約是無情又無用的意思

六言章○言猶名也謂六樣好名目○子路粗厲每視天下之
善為易而不細心故先呼喚使他警醒而後告之則不敢忽

而易于聽如薛汝知之乎亦是此意○仁知信直皆美德也
然只是大綱其間輕重淺深緩急尚有許多次第在內今但
見其名之美而隨其意之所向一值做去則這意之所向已
成一個有我之私而見此一邊不見彼一邊其蔽多矣○愚
竊六者要緊跟仁知六者看出仁主乎愛而一於愛則不知
愛中之輕重長短而流于從井救人知主乎知而一於知則
不知事理當然之則而或泛而無所附或濫而無所歸信是
樸實不安然不知避礙而或傷于人如語類所引說人
必踐其言而或傷于己如居生 信者無回曲然不知有善道
之法必使人無所容勇者任事之銳然以賢知先人即父兄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九

五

可不哀命而入于亂矣則者志願之堅然不知循序則就違
而失之躁不能細心則怨畧而失之率矣蓋無論不當愛不
當知者入于姑息怪僻一或即所當愛所當知而不精心以
察其分亦便有過當處察覺軒曰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微
矣

小子章○詩字貫下七句極言詩之有益于人而人之不可不
學已在言下○以亦是人以之其可處則在詩也○人有志
意詩能感發之人有得失詩可考見之和而流怨不怨是人
性情到和平處亦惟詩能養之而然也○興觀與倫淺處怨
處却深非優游漸漬性情亦為之移不能至是而憂猶是處

常怨却是處變四句有一層深一層意。這如妻子兄弟皆是遠如朋友皆是兩之字從詩指點出來事父事君此是舉極重一頭處說註其緒餘其字亦從詩指點出來此是舉輕一頭處說。學之亦只是始而謂讀經而反覆吟咏到得沉沒于其中則其益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處齋謂只指讀讀因淺信謂必身體力行亦尚未見自然妙處只將詩字一頓神味宛然。下章論為學與此同類云云只是講論

伯魚章。上章只說詩之益此章却實重在為學上為只是講論講論明白使確然有見然後能行。矣乎是學。醒策勵語氣不單是問他學過否。周南召南只有齊家事而朱子并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九

六

言修身者家之本在身未有身不修而家可齊者也於身家道理尚理會不得故曰一物無所見理會不得則做來便錯故曰一步不可行。本說到推向外去皆從此

禮云章。禮樂之本朱子以和敬言從心上說程子以和序言從事上說心又事之本也心不和敬則施之于事亦無序而不和矣。此為人只知有末不知有本故教他自思。程子無序便乖便不和又將禮樂串說見禮又為樂之本也周子云萬物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在本章只平說開說

色屬章。饒雙峯云色不止顏色凡形見于外者皆是。外為

端嚴方正之形似是一私不染然他裡面實是好色貪財人所不見之時便無所不苟豈不是穿窬之盜小人不都是盜盜亦不都是穿窬此種人却惟穿窬之人正相肖耳

鄉愿章。朱子云色取行違是大拍頭揮人鄉愿是不做聲不做氣有時是個好人肯地裡却乖却做罪過。俗雲云不違乎世俗又稍稍表異于世俗使世俗中高一等低一等都被他籠絡。如五代馮道人都稱他是聖人豈不是德之賊

道聽章。所聞的理便是吾心所有之理今不驗之身存之心而但在口耳上過去豈不是自棄。德字與上章一般但上章就天下公理說此就一人身上說耳饒氏謂上章得于天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九

七

此得于人俗雲謂上章是全體此指一端都是不免詞費鄙夫章。欲富欲貴似是人之同情寬言之不過一處他為這富貴傾險忍毒便一齊生出來極言之實是累他胸次裡面只有富貴二字此外一無所知真是陋他生平長技只會鑽謀富貴此外一無所能便是劣論鄙字正解陋劣二字盡之特加庸惡二字者不惡豈能惡得患失至于無所不至不庸則人皆早惡之亦不與之事君矣與之者多畏憚其庸不知其惡到他放出惡手反時雖悔之亦無及矣。患得不但其是患其不得他患中便有求必得之法。吮癰腫瘡是他一身事故曰小秋父與君等及家國故曰大。患得患失總是

一樣心腸非思得時尙知有理義處。至思失時方無所不至也。只說他若得了便足。則其惡猶有底止得。又思失則終身無一日不在患中。而其惡亦千態萬狀。不可推測。究度矣。○昏夜乞哀。騷人白日能諂者。必能騷阿附權奸。何知君父能咒詛者。必能弑逆。原不是兩種。

三疾章○狂於愚是天生氣質之偏。有聖人在上。教育裁成。化行于上。俗美於下。那氣質之偏。早被聖人變化去了。有這三疾。可見便是俗之衰。但狂而肆。於而靡。愚而直。則雖無陶淑之功。尙有木然之質。至于蕩忿戾詐。則世風日降。并天生之疾亦亡矣。故曰俗之益衰。○朱子云。肆戾直皆具美惡二意。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八

如康有分辯而失于峭烈。愚不為奸。惑而不達事理。○蕩原不是狂忿戾。原不是於然。有些相似。故援其近以自覆。詐絕不似愚。乃故托于相反。以自藏。如今天下最刁詐人。他偏說我極痴愚。乖乖放在肚裡。外面卻作嘔吐。所謂詐呆是也。虛齋謂狡私妄作。未有不陷于禍者。亦愚而已。似說今之詐也。愚俗謂狂若之疾。必自負一自負不至。蕩與忿戾不止。愚之疾。必自掩自掩。便扶私妄作而行。詐則似蕩與忿戾。為狂於之過甚。詐亦為愚所必至。而狂於愚之疾。不亡矣。○而已矣。總上三句。蕩而已矣。妄得有狂忿戾而已矣。妄得有狂詐而已矣。妄得有愚甚。

惡紫章○似是而非。亦有何惡。緣他必至于善正。故可惡耳。次

崖云。朱淡紫艷。朱紫並列。必然歷過。朱雅淡。鄭雅鄭並秀。必然歷過雅。○次崖云。利口之變。亂是非。與季朱亂雅對覆。邦家又推出一聲。○看利口獨推過一層。上二句用也。字宕起。下一句用者。字收煞。似當以下一句為主。○佞與利口對舉。則利口只是口快。佞便能變亂是非。舉之則佞與利口一也。

無言章○此在子貢未問性道時。予欲無言。與無隱章一意。但頗曾則不待疑問。子貢以下。又不知疑問。惟子貢正是能疑。能問地位。○聖人平日教人都以言。若將言字說壞。便是六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九

經精柏話頭。非孔門教法矣。只是這道理。充塞天地。原是至實的。聖賢之言。都是發明此理。以上本若專求之于言。反把盈天地間實理。都置之不察。是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矣。○子貢不說無言。則無可述。而問不言。則所遠何在。此中便有進境。○天之理。不可見。時行物生。却可見。發見是自源而流。流行是終。則有始。發見從上面來。流行到後面去。觀其發見流行。而天理之實見矣。聖人之妙道。精義不可見。而一動一靜皆可見。妙道是渾淪的。精義是散殊的。妙道即身而存。精義因事而見。觀其一動一靜。而妙道精義都發見。而無所遺矣。聖人是舉盈天地間實理。指與他看。不是把天來比。

已也

痛悲章○

宰我章○禮傳言喪至親以期為斷惟子為父臣為君妻為夫則倍之二十五月而畢母當父在則降服期十一月而小祥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父亡則齊衰三年尊無二上故也宰我明已可或亦本于以期為斷之說然仁人孝子抱終天之戚其喪必有終者亦以先王制禮不敢過耳今宰我欲斷之而以期外之食稻衣錦為安則其心之薄可知矣夫子斥以為不仁宜哉○今讀此書無人不以宰子為不仁矣然試問諸君居喪期年之內所食者非稻耶所衣者非錦耶將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十

母酒食之奉不止于稻耶將母絲纈之溫不止一錦耶將母妻妾帷閣之樂更甚於食稻衣錦耶將毋喪猶在殯而心已安耶愚謂宰我公孫丑猶為期之喪而今曾無一月之喪矣人心盡死天理盡亡吁可痛哉

飽食章○心是活的不用之於逸便到邪僻一路上去難矣哉是極其嘆息之詞下又舉博奕以甚之博奕豈不是小慧此借以甚無所用心之不可耳不可著一呆筆○心何所用靜而存動而察其倫子臣弟友其文禮樂詩書其功操善固執其要不外於一敬

尚勇章○或問上二君子以德言下君子小人以位言○尚義

則不尚勇矣然義立而勇自在其中

有惡章○夫子所惡是顯然而悖德之人子貢所惡是相似而亂德之人七個者字都指人說朱子雖有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之說可不必從○君子亦有惡乎亦字對愛人說賜也亦有惡乎亦字承君子說○朱子云勇謂材力強猛果敢則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為者按此則勇屬材力果敢屬志氣饒氏謂果敢即前章之剛未是○以為字甚有力他絕不是知勇重而自以為知勇重不惟他自已陰險殘毒之心日滋且流為學術世道之害

女子章○說女子小人難養正要養之者善其養之之道○近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士

之是狎昵遠之是疎斥近之不遠矣而遠之則又怨遠之怨矣而近之則又不遠矣當此者直是左難右難君子莊以持已非遠也而不孫之心已消慈以逮人非近也而怨恨之心又派固知女子小人之難養總之近之遠之不是耳

見惡章○朱子云無聞特無善可稱耳見惡則又有惡焉○我無其實人惡何妨見惡者其實有可惡也○人豈無晚善者但如此却少蓋四十已後血氣漸衰善惡多是以前做的

微子第十八

微子章○竹書商村五十一年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

奔史記亦言紂囚箕子殺比干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

少師名雖非是微子之去在後先之者以生死難易為叙
耳○史記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抱祭器奔周是抱祭器奔
周者就疆非微子也若左傳所傳西伯嚭必武庚事微子
自言吾家豈過于紂是紂亡時微子自遷于荒野故武王封
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封箕子于朝鮮而不及微子至武庚
既誅微子乃不得已出承宗祀耳○朱子云是時商亡在旦
夜微子為元子即只有微子一人亦當去若箕子比干則自
當諫其死與叔特適然耳又云比干既死箕子更死諫也無
益適是長紂殺諫臣之業故因得伴狂然在牛上牛下處最
是難朱子據此則箕子固在比干死前○朱子云未可聖聖
是難從彼氏謂箕子曰當去比干死前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九

主

人之全仁亦可見其終身大體真又云幾落工夫純粹體厚
未必如顏子是從實地上做來又云皆無私而各當理無私
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意謂行不同
處是各當理同出于至誠惻惻是無私心又分之則惻惻從
至誠出來惻惻但是愛之理心之用至誠是心之德心之體也
柳下惠○直道是主枉道是反說何必去應未可去焉往却是
陪說文法實主互換妙甚○直道是他介處何必去是他和
處○孔子于魯亦父母之邦未嘗不盡忠故微子云但不去
便是他失于和處于此見柳下為聖之和于此即可見孔子
為時中之聖

齊景公○死待之一之字必非面紙史記載也待孔子何貴至
待之佳下又用一日字可見是兩截中間有安子累世不
能殫其學窮年不能究其德等語在上半是禮之隆下半是
不用之決孔子行只承不用一邊處齊景公之選為賓主滿
之學為後以學程子不繫待之禮重句謂孔子行當通承上
文魯雲謂孔子有行可有際可有公養何嘗定以死葬貴世
主待要說楚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九

主

夫子曰三都以廢公室季氏學其不利于已故假女樂以去
之愚謂當時權在季氏桓子果不悅孔子何難去之何必藉
女樂看桓子將死而有夫子罪我以羣婢之悔則當時實以
貪色故也○其註論自平○或問朱子若致勝夫子止否曰
也須去只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去
楚狂章○隱士原不以名傳故魯論皆以其事名之楚故門者
即謂之楚門荷蓑者即謂之荷蓑接夫子之與則謂之接輿
在田水中而長者則謂之長沮桀溺者則謂之桀溺老而棲
則謂之丈人非名亦非字也皇甫譙高士傳謂楚狂姓陸名
通字接與達楚黨人姓名名樂皆妄說也○已而已而緊接

猶可追今之從政者却放開作現前指點而不知聖人仁天下之心自不能已與化神之妙且像轉殆為安也

長沮章○古有人耕有牛耕人之力不及牛故必以二人為耦○治治字亦從達津生來借作現前指點以與也即用也言誰用汝易乎○長沮語甚冷峻然語稍和平要與聖賢商出處○耦摩田器此借作活字用乃既耦而摩之使平則耕畢而耦耦畢而獲其時亦已久矣○為歌二句破他避世語天下二句破他謙易語

十路章○丈人辭氣嚴正其容止亦必有異人使個隱者故子路拱立以致敬及止宿後却又似近情的人未便決他是隱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直

者必告夫子纔決得定○有去有就纔是君臣之義若一子不仕則這義都亡了聖人與是道左即此是仕即此是行義也不定做了官纔算仕也

漁民章○虞仲與夷柳下仕魯未嘗無位如何概謂之逸民其逸處全在他心裡孔子終身未嘗得位行道然其心却不以逸民自安也故曰我則異于是○看得身極高潔便是志志高則身自不肯降一串看○看兩其字便見夷齊自待極高自持極峻節此已不是聖人中道○惠連何曾降辱較之夷齊則降辱矣矣字從夷齊來○若不能中倫中感則和而流有何可取降辱是外面中倫中感是能降辱骨子然他特這

骨子使謂降辱也不妨即此已不是聖人中道○其是惠連與樣欺指中倫中感而已矣謂降辱○隱居獨善則行不必中不妨是就他心上說不是就詞○隱居獨善則行不必中慮放言自廢則言不必中倫但他隱居亦于道之情有合放言亦于道之權有合這尚是他好處不但權不是孔子時中之權即清亦不是聖人之清也○可適也不可莫也七人之心有適莫故做來只成一節之士聖人之心無適莫故與時偕行○聖人不是貶駁他人揄揚自己正為始而轉環天下

終而還原息顯其迹幾與逸民類矣故言此以自表其心○朱張只談論時偶然遺了或孔子常論之而今有闕文亦未可知因學記闕謂朱張字于方即荀卿與仲尼並稱者行與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直

孔子同故不復論非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那得有與孔子一樣的伯玉仕魯顏淵行藏皆見解孔子安有與孔子同道即不復論乎○泰伯既歸委以治周禮仲康何故斷髮文身想他必因太王之沒要去奔喪恐季歷留而讓之故為此以自廢不然泰伯用身變夷虞仲反變于夷有何可與是越春秋謂泰伯虞仲同斷髮文身同歸亦喪皆謂○夷逸事無考想他亦必于人倫有不得已處

大師章○記賢人之隱道是正意見夫子正樂之功是餘意虞齋云樂官議樂之正不為三桓懼妄者用何雪謂三家自有掌樂之人豈有魯君樂官為三家用者愚按昭公二十五年

將神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則樂官爲三家用舊矣季說非也。○朱子據曰虎通謂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則魯諸侯必無初飯可知齊氏虛齋說皆多事皆雲謂魯樂官寧止于此但記其去者此說得之但魯無初飯自是定禮不必云魯有初飯而未去也。○他國曰適非其國曰入。

周公章。○固是忠厚然忠厚中原自當理尊位重祿同好惡中未嘗無等威之別教誨之道任賢勿貳而辨別審慎已在其先大故豈可包荒無才豈容倖位看得周禮一部爛熟纔見聖人處處都是天則。○本文明用君子字領起是舉君子以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共

爲法講家謂切定伯禽開國亦拘也周公治周爲法後世又豈有別個道理。

八士章。○八士皆南宮氏皆周公時人蓋因上章連類及之耳汲冢書命南宮伯達遷九鼎命南宮仲忽振鹿臺之粟而南宮達尤著列十亂中又宣和博古圖有南宮仲。○古人三月接子乃名之五十乃以伯仲則達造之名定于先而伯仲之行加于後前道尊尊伯叔季各一餘皆曰仲周道親親伯仲季各一餘皆曰叔如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祔以下叔鮮叔早叔度叔振鐸叔處叔武叔封皆以叔稱至十乃稱季章而此皆偶稱故知學生也。

四書約旨

任啟運著

子張第十九

見危章。○子張固是務外然此章及下伯嚭語却說得平實子夏固是見小然小道恐泥大德不踰閑蓋却志在遠大子游極熟于禮文却說喪致乎哀而止都可見他矯枉之功達德之實。○或謂致命不言思無可思愚按致命是極大事豈是暮重頭去不要思的但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非其君不事許多審慎都在前面若既仕之則見危時則只有致命並無思法耳。○見得思義便兼可得不可得兩路在。○祭敬喪哀是發于人心自然的豈待思之而後爲之但天下也有祭只在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一

重簋俎豆上留心喪却在哭泣辨別風儀上檢點這便是務于外而無其實。○子張此言正是反本近實之意舊說有謂思字只作懷字是自然的非也。○朱子慎終追遠章註改喪盡其哀爲喪盡其禮祭盡其敬爲祭盡其誠道理纔到密處子張却是對爲禮不敬臨喪不哀一種說話餘無足觀亦用彼何以觀語。○可只是儘可之詞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朱註加庶乎字則語緩而無病矣。

執德章。○子張原是寬大的人故先說個於字後說篤字朱子云子張以天資之美言故以執德爲主。○子游子以世學之序言故又信道篤爲主。○兩句分看合看互看串看都有意義。

朱子云世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審其偏道之偏亦有信道不篤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此各自一病分看意也又云於而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篤而不宏則確信其一說而或至不通此必相須乃義互看意也又云纖狹隘則容受不得自家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亦不喜人告以過亦不受此信道不篤即從執德不宏生事看意也又云非其資稟之本然指說而又信之不篤則其所守何由積累擴充以至千宏哉此信道不篤總成個執德不宏合看意也又云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所以進德者由乎道所以信道者存乎志然則人無此天資之美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二

其所以擴其量而堅其志者必賴乎學矣○虛齋以執德屬行信道屬知非也二句各有知行在內

問交章○看開口提于夏之門人五字便見得此章讀終以于夏爲近子張說君子說大賢已與于夏之門人不切矣○朱子云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有大故者亦不得不絕也愚謂常人宜容不能宜矜不可宜疎大故宜絕四者各有所宜子張要破于夏拒字却不曾細認不可字便是他疎處○子張不然于夏之拒非不然于夏之與故客衆矜不能用而字側下○尊賢二句是述所聞我之四句方以

已意破于夏語

小道章○小道皆聖人之所作各有一物之理故皆可觀但無誠正以爲齊治本領故致遠恐泥若異端邪說則直沒理有何可觀○此章只重君子當務於遠大意小道只作一觀不重貶斥小道上好禮好信居仁由義這便是務於遠大○遠字與小字對遠即大也

日知章○虛齋云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所亡衆知行所能亦兼知行○勉齋云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其所二字自家較自家檢點

博學章○四者皆講學之事方是參討求仁門路若求仁則必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三

實踐如夫子告顏子之克復仲弓之敬恕然後有得但從事於此四者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于事之理可以當而不差雖未有求仁之意而仁在其中矣○心與理不是兩物心不放逸則天理便當在故朱子云心在是已有七八分仁了○博學是都要理會過爲志是志誠懇切以求之不要理會不得又掉了○本朱切問是以切已之事問於人○本與近思是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博學是大規模近思是注心着力處○本朱先博學以爲知之始而博學不可泛涉又要篤志篤志在已又須問之於人問之於人又須思之於已此四者逐層進步處也

學不博則根基早狹了。爲志做個甚且學既不博則亦無可切問而近思者此四者必以博學爲先也不爲志則博學便成放而不知求的心又如何切問近思此博學問思當以爲志爲重也博學爲志而不切問近思則爲志偏執已見并博學亦以佐其堅僻此切問近思尤爲博學爲志吃緊處也玩本文兩而字則不博學無以爲爲志之基博學而不爲志恐所學只成泛濫而且有喪志放心之害不切問無以爲近思之地切問而不近思恐問之於人者終無以確知其義而附於心者不固也顛倒看交互看道理無所不通但在本章則上句重在爲志下句重在切近蓋博學而不爲志便做了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四

玩物喪志好問好思而不切近亦泛濫而無成肯於仁字差違惟博學而能爲志問又切思又近則去仁不遠耳百工章○論始事則必學然後致其道論實功則爲學必務致其道故朱子云二說相須然叫做君子他已是有志於致道的了特恐爲外誘所惑而志不篤耳有本文下兩個其字則做百工卽有百工之事做君子卽有君子之事若剛坐打閑的人原沒有其事其道原算不得百工君子故前說爲其爲已包得後說也且尹說亦於以字語脈不洽小人章○恒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是所以必文之故○過已過矣又加一自欺之過故曰重其過

三變章○君子何嘗知其變自樂之卽之聽之者以爲變耳○此章者個變字先不免意圖輕薄不如溫而厲章之該備也程子以彼爲會子所記諒哉

信勞章○輔氏云信是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僖氏云誠意信恒是所以信之由○曰云未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須勞謙但不知信而後勞謙之善耳○信在平日不在臨時信非爲勞謙而然然勞謙時這信卽在○註下至誠惻怛四字則此信字直是仁地位大德章○子夏爲人局面小力量有未及力求自燭故有此說然意間却又生一病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五

酒掃章○君子之道總是教人之道孰先二句則學問四句合有知二句又作反視○理本一原故卽近小可以遠大教必有原故先其近小而後遠大○子游橫放着平看正心誠意是內裏本根酒掃應對只外邊枝葉如何舍了本根却在枝葉上做工夫子夏豎放着豎看精義入神也就在酒掃應對內不從酒掃應對何從到精義入神故子游下個本末字子夏下個先後始卒字仕優章○二句開說各有所指上句指已仕者朱子爲世下族子弟而設下句指未仕者○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是正意實其仕益深驗其學益廣是餘意○兩則字中都指有後字卽字二意在但

後字是正意附字是餘意次雖以上則字訓即下則字訓後非也

喪致草○看檀弓子游與有子論孺子慕一條可見子游不是單重哀戚而廢禮之人此亦有意過于易之美而云然其言有偏處

吾友章○看然而一轉可見難能尙是說他好處但上句只宕起下句○難能就行事上說下章堂堂就容貌上說

堂堂章○此章重下則堂堂便是病處註務外自高正就堂堂處說

吾聞章○朱子云曾子之意本以通論常物之大情而非立義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下

論人之語尹說下二句則推曾子之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呂云親喪非大逆不道誰不哀者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却是就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愚謂此章畢竟重自字上道盡其極處原是天理之自然真情所不能自己若謂本心則易本天則難人要求難處做則是立教喻人反以餘意掩正意矣

孟莊章○其他句開其不改句合上句只宕起下句耳若要變出其他是何事便拙○不改之所以為孝全從獻子有賢德來○只美莊子之孝耳或謂獻子忠於魯美其孝正是美其忠或謂季孫宿改父文子所為美莊子正以季孫宿惡人

說話無此許多踈疎

陽膚章○上失其道二句發端甚遠哀矜勿喜句歸宿甚小上二句便見曾子全副仁天下之心一觸全動下二句又見曾子告陽膚只是盡其職分所能為略無溢語○養之無道則迫於不得已而乖者在情教之無素則陷于不自知而離者在義情淺而義深也○得情只是審得犯法緣由確實不是威逼不是銀錢得情自是士師本分所宜只想所以犯法從上失其道來便有許多可憐處○如何養之如何教之都不是士師做得的故但哀矜勿喜以致吾不忍之心而已若秉政大夫却不是一哀矜便了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七

村之章○人說不善便以村為極不如是之甚良若下以見下流之不可居耳俗雲謂當時必有人指一二事以說村之不善或至已甚故子貢發此說得呆了

君子章○此亦只是要人不文過而改過之意謝氏謂過無傷於全德范氏謂惟寡過故易見又或謂不文飾故易見范氏謂過而後尤皆說得過反似好處在過之可見失故朱子皆不取之

衛公孫章○公孫朝見孔子於禮樂制度無所不曉無所不通因問此是何人傳授子貢說這禮樂制度知的還委夫子從四處得來原不曾從學于一人而率之以為師也問的透

答的亦殘陳新安把道作道統說非是若精一執中之統豈
實不賢人人能與乎

叔孫章○惟室深故牆亦卑而外人亦因牆之卑而得以見其
室中之好惟官廣故牆亦高而外人遂因其牆之高而無從
知其美富外人見處只在牆型實分處却在宮也○曰室家
便設有宗廟百官曰好便不可云美富曰窺見便也不消得
其門而入○得其門者或寡只指世俗的人若聖門諸賢則
類皆入室由也非堂其餘不必盡門外置之也語類單舉類
曾子貢亦舉其深者以見耳

叔仲尼章○無以爲猶言不消言蓋人爲得壞的便值得罵罵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仲尼無傷而反見自家之不知分毫焉他何用于貢語意倒
似替武叔算計者極輕極冷

子禽章○子禽只見子貢才華不可及故有此語意在推許子
貢不在貶抑仲尼然此必子禽初從學語○如天之不可升
與日月之喻相彷彿總是對淺人說淺語但對武叔冷而情對
子禽正而嚴○有階便可升無階便不可升善信美大處有
階化神處無階○看志學章孔子自知天命以前畢竟也有
個階級皆雲謂夫子合下不思不勉原不曾有階似亦說得
太過但子貢語氣直說得峻絕耳○立之六句是成語前面
非堯不足以當之○人說着功業便震而驚之說德如何極

至他總信不及故言夫子只不曾得邦家耳若一得邦家便
做出這樣回天蓋地的事業來亦是爲淺人說法若在聖人
分上則堯舜事業也只是浮雲太虛何消賣弄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在本文原不曾有以中字貫通章之意但朱子云中
只是個恰好的道理下面謹權量之類皆是恰好當做的事
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個聖門所說也只是這個則
卽以中字貫於理無礙也或曰末節已有克信敏公作總結
何消再立綱宗愚謂克也須克得恰好信也須信得恰好則
克信敏公那一事不有中字在內○舜亦以命禹正謂其大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九

意不外此耳虛齋說太拘○古文尙書實皆偽託朱子亦嘗
疑之其得不廢以人心四語非後人所能撰耳愚謂古聖言
語散見他書者甚多如上節及放勳命契之詞皆書所不載
則此四語今雖不見他書然必是擬拾而入也上節及命契
語因書原有堯典無從擬人故獨遺之其餘舜禹周見於他
書者皆擬拾無遺卽此可見其僞不然孔孟周人也何以堯
言偏出所刪書之外而周文武偏無一語出所刪外乎原是
湯名天乙其字成湯則以其成蕩滌之功而號之如放勳重
華之例詩稱武王載旃則諡之始也周人因而增之耳○總
是既放桀而告諸侯之詞帝心以上則追述其初特伐桀而

請命于天之辭見桀惟不能治其萬方故獲罪于上帝今若萬方有罪非朕罪而誰罪乎明其自任之重而亦望諸侯之分治其民者同此心也○註引書之大賚於四海而云此言其所富皆善人明與四海之說異矣引詩序賚所以錫予善人之說而云蓋本於此明此賚與錫予善人之說同矣卽書傳大賚亦通承上文其以發粟散財爲大賚謬自使毀崇始不足據也鉅橋鹿臺所蓄有幾能使天下人人徇及又於善人加倍乎且號召天下之衆不遠萬里奔走商郊分此財粟成何政體○據古文尙書則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爲上受有億兆萬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爲義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屬下今朕必往爲義計者不往成封則民皆遇責我記者如此
割截中間又刪却天視自我民視二句直不成文義矣朱子
於上二句姑仍孔疏而於下二句削之以其說不可通也愚
意上二句本與下二句相對言雖有至親而不如仁人我不
敢私也若百姓有過則在予一人矣我豈敢辭哉上二句卽
帝臣不蔽之意下二句卽罪在朕躬之意○漢書禮本起於
黃鐘之重始於錢一合容千二百兩重十二錢兩子兩二十兩明于斤十六兩
均于鈞三十斤終于石四石五權謹矣豈本起于黃鐘之倫躍于
禽合于合登于升十合聚于斗十升角于斛十斗五量嘉矣度本起
於黃鐘之長則于分一厘付于寸雙于尺十厘于寸十信

于引十五度審矣。○權量豈不是制度中之一事而別言之乎。且昔言之者。人心之壞。在于相欺。爭訟之端。生于相詐。權量護則欺偽不生。虞詐不事。爭鬭不作。獄訟可息。此正天下人心風俗第一事。○禮以節民之性。樂以和民之情。制度以齊民之行。審字裏面。便有許多斟酌損益在內。○冗官宜汰。廢官宜修。此是必不可少之職。無此官。則廢此職。是瞠天工也。○虛齋謂此武王下車反商政事。愚謂此統一朝制作在內。不僅在初下車時。亦不足是只反商舊政。○減削是有人無土。興繕封之也。絕世是有土無人。緣俾其支庶進承大宗也。○舉逸民不止箕子商容。註亦舉以見例耳。○四方政行。是外

而侯邦內而采地皆奉此制以行之天下歸心是德兆庶民皆服聖主之无私。○食是養喪祭是教。○寬信敏公固帝王所同然儆來必自別一則其德之安勉殊一則其時之升降異也。

張章○所利有天時地利人事因字中，正有知明處，當許多事在。○可勞如不過三日，以寬其力，必於農隙不奪其時，老幼不服或遭喪娶婦，不從政三百里以內，服三百里以外，不服其人其事，其地無不在所擇。○欲仁得仁，虛齋云：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理，愚謂欲仁是要萬物得所得仁，如民時，莠草木鳥獸魚鼈咸若，而各得其所也。或問問政及之何也？

朱子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則即就政說而此政是純王之政即此心是純王之心誠說必舉而屬之政今人必舉而歸之心總是不識內外合一之理○能敬則接人應事皆當于理自然安舒○上兩無字只當不論字看不是混同無等之謂○作威則人畏其猛自修則人自不敢慢何猛之有○泰威總是一個敬但泰屬接人應事威屬修己誠身修己以正尊屬外儼然屬心非也此只說外面故曰威而不狃若屬心上如何望得又如何着個猛字相形但外面如此則裏面如此可知耳○政亦有當殺的亦有當親成致期的其惡在上二字若可以與可以不與則致慎于出納之間豈遂為惡懼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十

主

在斷斷當與彼亦終于必與而出納之吝失事機之會原豪傑之心乃為惡耳

知命章○命有理有義仁義禮智是正理一定的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也有稟受已定的也有時數適然的皆氣也義理之命是人所當為稟受之命非今所能移時數之命非我所能必此章命字只指稟受時數一邊人於那裏信不及則見小利害便生趨避之私全身墮入私欲中更說甚義理故必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於這個上見得分明利不苟就皆不苟避於這個上卻得脚跟然後於義理一邊纔有進步而可以為君子也看為君子為字是從趨向路頭上分別與首篇

人不知不慊已指成德不同彼無為字此有為字也朱子云首言不慊終言知命此有深意學者所以學為君子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按此處看只說分別路頭上說○氣與理要分看又要合看於氣數上不惑纔於義理上認真此是分看本節義也有這氣便有這理如富貴便有富貴當盡之理貧賤便有貧賤當盡之理把理做主則利害自動不得如朱子所云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那道理都不見那鼎鑊此說稍深已到能立境地非本節義也若劉大山所云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于驕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則說得更深了朱子云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大山所云豈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十

主

不是五十知天命地位。朱子語類合死在水火裏須在水火裏死合死在刀兵裏須在刀兵裏死如何逃得教語須善會孔子明知匡人其如予何却也畏于匡明知桓魋其如予何却也微服而過宋孟子言知命者不立乎巖墜之下蓋當忠孝大節我於義理上該死自避不得若遇強暴之來我於義理上不該死自須有個避法但不可倉皇苟免耳若一舉驚直頭去說生死由天這却正是不知命。耳目無所加二句只形容無以立光景不曾說如何立法為已詳立於禮及伯魚二章。第一篇末章意不知人朱子謂此處地位儘高此列之知命知禮之後則地位亦儘高矣若平日沒有格物

窮理工夫則言到面前如何知得。本章三個知字極重然工夫却不在知字上曉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則下手便須勘破這義理關頭曉得不知禮無以立則一切日用動靜便件件要把節文講究曉得不知言無以知人則於平日便須做格物窮理工夫。此三節亦一節進一節知命是初分個大界限知禮則於正路上又講究得細知言則窮理工夫已到精處而此三節內又各自有淺深生熟之不同亦不是做完了事纔做一事也。

孟子考略

周定王元年癸酉 二十八年庚子王陟

孟氏譜孟子魯公族孟孫氏後父曰激公宜母仇氏定

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按竹書定王止二十

八年無三十七年一誤也定王有己亥無己酉二誤也若

謂生於定王之己亥則孟子壽當一百五十四尤必無之

事

考王元年辛丑 十五年乙卯王陟

按子思卒於考王之六年丙午而孔叢子云孟子車尚幼

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禮敬甚崇退子上問故子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十一

思曰孟子車猶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

之猶可况加敬乎少微僎云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利

之孟子曰君子所以牧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

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事亦見孔叢子而文稍異蔡氏清曰此殆後人

所爲欲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耳。詩絲衣傳高子曰靈星

之尸也疏曰高子子夏門人後又學於孟子常將詩傳其

年長於孟子故孟子曰高叟之爲詩按子夏生敬王十三

年甲辰孔子卒後設教西河魏文侯師之文侯於考王元

年卽位高子師子夏又師孟子則孟子當生定王時矣其

說與孔叢合蓋曰師孟子者乃者詩傳者之子也

威烈王元年丙辰 十八年癸酉王命魏斯韓虔趙籍伐齊取

長垣二十三年戊寅王命晉卿魏斯韓虔趙籍為諸侯按三

列於諸侯晉猶未滅二十四年己卯王陟

安王元年庚辰 十五年甲午魏文侯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

二十六年乙巳王命齊卿田和為諸侯是為大公 和卒

子午立是為桓公 王陟

陳氏士元曰孟子當生安王時定字乃安字之誤愚按安

王有已亥無已酉若謂生於安王之已亥則孟子壽當九

十四矣亦與譜不合

烈王元年丙午 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愚按孟子譜孟子卒於赧王之二十六年壽八十四由後

逆溯之則當在此年距孔子生一百八十年孔子生於

孔子卒一百八十年孔子卒於與孟子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合

五年魏武侯擊卒子罃立是為惠成王 六年辛亥梁惠王趙

韓遷晉君於屯留 七年壬子王陟

顯王元年癸丑韓改國號曰鄭安王二十一年韓滅 二年甲

寅鄭趙分周地為東周西周周策分東周西周始此王居東

三年晉桓公卒子俱酒立是為靜公 魏使公子持質伐鄭及

韓明戰於鄭魏師敗魏侯與鄭共侯會於宅陽

按此梁惠王好戰之始

四年丙辰夏四月甲寅魏徙大梁改國號曰梁宋隱厲惠子九

年廿一 梁發達忌之蔽以賜民將用 梁伐宋宋君弱 取僑

臺 五年丁巳趙師梁師鄭師及秦戰於石門秦大破之天子

賀秦以黼黻之服 趙改國號曰邯鄲 秦獻公卒子渠良立

是為孝公 六年戊午秦孝公 梁代邯鄲取列人又伐邯鄲取

肥又敗鄭及邯鄲之師於洹取皮牢

國策甘茂言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蘇秦言魏君擁

土千里帶甲二十六萬恃其強而攻邯鄲從十二諸侯以

朝天子以西謀秦按此即制韓趙攻邯鄲事也伐楚勝齊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富在此前其率諸侯朝天子當即在此年

七年己未梁與邯鄲榆次陽邑之地趙服 梁會鄭釐侯於屋

沙韓服 燕桓公卒子立是為文公 秦敗梁師於少梁梁公

孫建既而歸之 八年庚申燕文公 梁引河水入於圃田 瓊

陽人自秦漢岷山青衣水入於梁謀水利求 梁公孫雍卒公

孫執奔秦秦用軹定變法之令

按此孟子之所以不入秦也蓋秦未嘗不招賢然欲復井

田學校者孟子也開阡陌尚首功者商鞅也秦用軹孟子

必不入秦矣

十年壬戌梁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謀秦 鄭盡取晉君市

留地遷之端氏三家之鼻晉山以韓氏為首惡 十一年癸亥梁執鄭釐侯以

伐鄭圍宅陽鄭使許息致平王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駟道於梁

梁以相道及鄭鹿歸鄭及鄭釐侯盟於巫沙釋宅陽圍歸釐侯

於鄭 秦敗鄭於西山 梁及鄭釐侯盟於葛草 十二年

甲子魯共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朝於梁 齊桓公午卒于

嬰齊立是為威王 十三年乙丑齊威王元年 三晉伐齊靈王 十

四年丙寅秦伐鄭圍焦城 齊師及燕師戰於胸水齊師遁

梁伐宋取黃池宋復取黃池 梁圍鄆鄆微服趙使亦如韓也 十五年

丁卯齊田忌竹書齊紀年 作期救鄆鄆伐梁戰於桂陽史作梁師敗八年非

東周與鄆鄆鄆地 鄭釐侯朝於梁 秦圍梁襄陵宋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景穀衛公孫舍會祭師同圍襄陵 十六年戊辰梁以鄭師及

諸侯帥縣於襄陵帥縣未詳疑 齊使楚景舍來成於梁恐梁

也 鄆鄭敗梁於桂陵 梁釋鄆鄆之圍及鄆鄭成侯盟於漳

水上 魯共公卒于屯立是為康公 十七年己巳魯康公元年 梁

與秦會於彤梁與秦安邑以和 鄆鄭成侯卒于立是為肅侯

十八年庚午趙肅侯元年 鄆鄭肅侯奪晉君端氏地廢為家人處

之屯留 梁及鄆鄭肅侯遇於陰晉 梁伐齊入陽關 三晉

伐齊至陶陵 衛伐齊取薛陵 十九年辛未梁立衛公子南

為衛侯 二十一年癸酉梁廢臣及鄆鄭伐燕取夏屋城曲逆

鄆鄭伐齊取高唐一作齊京 阿大夫遂伐鄆鄭及衛敗

梁帥於濁澤 梁與齊觀鄆鄭與齊長城以和 齊侯梁侯會

田於郊 二十二年戊辰梁孫何母楚入三戶鄆 楚伐徐州

二十三年乙亥梁魏肅侯師及鄆師伐楚取上蔡 孫何取

滎陽

按梁既不得志於齊連年伐楚卒致辱焉非不幸也

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率諸侯以朝天子天子致胙於秦諸侯

賀秦紀年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丙子梁敗鄆於馬陵 二十五年

丁丑魯康公卒于匡立是為景公史記以此為齊宣王元年 二十六年

戊寅齊景公元年 梁魏師師及鄆孔夜戰於梁赫鄆師敗

梁麗消攻鄆鄆齊田盼攻梁以救鄆鄆梁師還齊田盼嬰之馬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陵穀麗消周太子申覆其車十萬史記三

按此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也

鄆釐侯卒國策作 丁立是為威侯 二十七年己卯鄆威侯元年 齊

田盼及宋人圍梁平陽 梁人朝於齊 楚及鄆鄭敗齊於徐

州以受 九月秦衛鞅伐梁誘魏其將公子甲 十月鄆鄭伐

梁北鄙 梁侯自將攻衛鞅敗績 梁立公子赫為太子 二

十八年戊辰梁城濟陽梁侯 楚宣王卒子商立是為威王

秦封商鞅於鄆改名商 二十九年辛巳楚威王元年 鄆遷於薛

鄆亦在 梁與秦戰於岸門秦虜其將魏錯 秦孝公卒于驪

立是為惠文君 三十年壬午秦惠文元年 秦貶號曰君 楚鄆鄭

鄭荀侯皆朝於秦天子致賀於秦 二十三年乙酉鄭成侯及
鄭鄆圍梁襄陵 梁侯及齊侯會於平阿南 史謂孟子此
年至梁頃 三
十四年丙戌梁侯及齊侯會於甄 王也 齊侯梁侯會諸侯於
徐州同僇號王 梁改其三十六年為一年

按七國僇王唯楚在春秋時戰國秦最盛而故貶號以示
弱梁屢經喪敗而反僇號以自誇又不能自王而先以王
號餌齊齊許其兩王而後會徐州以相王焉昔之率十二
諸侯以朝天子又胡為耶日尋逢窮其行事為已傾矣
三十六年戊子鄭鄆復國號趙以蘇秦為約從長合六國以擯
秦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首

六

燕文公卒子立是為易王齊伐燕喪取十城既而歸之

按蔡氏清以此為宣王事而以沈同二章為湣王事謂宣
王已薨故齊人伐燕稱宣王湣王未亡故沈同二章止稱
王非也若宣王止取十城孟子安得有毀宗廟遷重器及
劫王置君而去等語

三十七年己丑 燕易王
元年 齊梁共伐趙趙決河水灌其軍乃去
蘇秦奔燕趙王以齊梁從約解梁以陰晉之地請和於秦 按梁
之伐秦故 梁先取
亦梁為先 三十八年庚寅秦梁使龍賈擊之戰於離陰
梁師敗績秦遂拔曲沃 梁河 西地於秦 梁會鄭威侯於巫
沙 楚威王卒子槐立 楚威王
元年 為懷王 三十九年辛卯 楚懷王
元年 梁

伐楚取陘山 楚使景鯀於秦 謀報梁也
梁王及秦君會
於應獻焦邑於秦 梁楚合秦也按梁秦難未已
又與楚仇而支秦益急矣 梁人張儀相
秦 秦取梁汾陰皮氏 四十年壬辰秦降梁南陽 梁又納
上郡十五縣之地於秦

按此所謂喪地於秦七百里也

四十一年癸巳秦歸梁曲沃及焦 宋公子偃逐其君剔成而
自立 四十二年甲午 宋君偃
元年 九鼎淪於淵 趙肅侯卒子雍
立是為武靈王 四十三年乙未 趙武靈
王元年 秦張儀取梁陝出其
民 四十四年丙申秦僇號王改其十五年為元年 四十五
年丁酉楚昭陽敗梁於襄陵取入城 楚伐齊秦張儀會齊楚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首

七

大臣盟於齧桑

按此所謂南辱於楚者也。秦平齊楚意在遠交而近攻
矣

四十六年戊戌齊封其弟嬰於薛十月齊城薛

按邾與薛皆任姓國前邾遷於薛則薛已滅矣其遷邾必
使奉奚仲之祀也今又滅邾而封靖郭君。此所謂齊人
將樂薛者也據此而推則孟子少居邾有邾與魯聞孟子
對穆公語自邾如宋有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道性善語自
宋歸邾有滕文公使然友來問喪語文公禮聘孟子孟子
之滕有論井地及闢許行並耕語

梁以張儀為相儀為秦之驍將梁使太子朝於秦 四十七

年已亥薛子嬰朝於魏梁張儀歸於秦梁以公孫衍為相

四十八年庚子齊威王卒子辟疆立是為宣王 燕易王卒子

噲立 王陟 梁招天下賢者孟子至梁孟子年五十二矣

按史稱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

誤也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十七年遂以後元即屬之襄

王而以襄王在位之年為哀王不知梁無哀王其所稱哀

王乃襄王之誤也若孟子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三年即

去是時梁未嘗南辱於楚即喪地於秦亦未至七百里之

多也若孟子至襄王乃去則孟子在梁歷十八年不應與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首

惠王問答止五章且道不行而淹留若此之久也且如其

說則齊人築薛時孟子在梁何緣有與文公問答語蓋史

不知惠王有後十七年而但屬之襄王之前二年故誤也

愼觀王元年辛丑齊宣王元年秦穰里疾攻梁梁公孫衍禦之

賊於岸門梁師敗衍走秦取梁曲沃平周梁請張儀於秦復以

為相 衛貶號君 燕鄭中山皆僭號王 二年壬寅梁惠王

卒子赫立是為襄王 孟子去梁反於鄒 宋牼稱王

按季任幣交在此時

楚王為從約長合諸侯及匈奴伐秦秦敗之斬首八萬諸侯之

師皆走齊師殿而還 齊伐梁敗之觀津 齊置復下館說招

賢者孟子至齊見王於崇退至於平陸 齊饒王發棠邑以限
民 王命孟子為賓師館於棠宮 孟子毋卒歸葬於魯反止
於贏 鄭威侯卒子立是為宣王

按孟子見王於崇退即之平陸者孔距心與孟子有舊也
處於平陸依距心也退即有去志而猶處平陸者一言而

齊君臣皆知其罪為發棠邑以賑民是言將行其言為之
兆也王使人囑孟子及儲子幣交皆在此時繼有賓師之

命館於棠宮故孟子納誨甚多出於於滕必是文公卒與
孟子有舊故往弔之未幾即遭母喪歸葬於魯不居鄒終

喪而反於齊者既葬乃致其事於君禮也其止於贏者衰
服不入公門使人致命也遂居其地以終喪者禮齊景之

喪對而不言王使人留之因致館焉王有問猶得於贏對
之也

三年癸卯梁襄王元年燕王合楚及三晉攻秦不勝還讓國於
其相子之 梁請成於秦張儀復自梁歸相秦

按公孫衍以魏叛秦張儀以魏事秦故景春以為一怒而
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六年丙午正月鄭歸陽及向於梁二月梁城陽及向 魯景公
卒子叔立是為平公 張儀自秦適楚楚絕齊秦及齊平 王

師

隱王史作元年丁未魯平公晉楚伐秦以商邱地秦及鄭破其

軍於丹浙廣其將屈句逃取楚漢中趙盾稱王十月鄭宣

王朝於梁燕子之殺太子平不克太子平攻子之亦不克齊

使匡章伐燕殺子噲臨子之

有沈同問燕可伐及孟子勸齊勿取等語

二年戊申梁復國據曰魏楚悉兵伐秦戰於藍田魏人鄭人

襲楚師還

按宋經所云秦楚構兵疑在此時

趙召燕公子職於鄭立為燕王使樂池率師及鄭師納之燕營

師拒之弗卒納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首

按此所謂諸侯將謀殺燕

秦會魏王於臨晉復使張儀相魏三年已酉燕人立故太子

平為王有王慚孟子語

張儀自魏說六國連衡事秦秦王會魏王於蒲坂張儀復歸相

秦秦使庶長疾助韓攻齊使劉滿助魏攻燕其以六國相擊

為利鄭惠王卒子倉立是為襄王秦惠王卒子恂立是為

武王張儀走魏五月死公孫衍自魏入秦秦以衍為相孟

子去齊居休綱目屬

按此時齊王知慙於孟子猶有悔心之萌陳賈復寒之故

遂去有致為臣五章及答淳于堯名實未加語○孟子不

受兼金亦在此時休地屬蜀川當在宋境聞其將行王

政故往觀之見其行暴速去之由薛反後也有答萬章陳

臻語

十年丙辰秦武王卒弟正則立是為昭襄王十一年丁巳

襄王十二年戊午魯平公卒子賈立是為文公按平公止十

年誤

按魯使樂正克為政孟子有喜而不寐語平公將見孟子

臧倉沮之有不遇魯侯天也語其事皆在四年以後此年

以前○魯使慎子為將軍亦在此時○孟子至此知連必

不行作孟子七篇其外篇四則門人所記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首

十四年庚申楚懷王入秦子立是為頃襄王按記言孟子去滕

則宋滅滕十九年乙丑齊宣王卒子地立是為湣王鄭宣

王卒子立是為釐王二十年丙寅魏襄王卒子遼立是為昭

王史以惠王之後元為襄王因以襄王二十一年丁卯趙武

宣王自稱主父立其少子何是為惠文王二十六年壬申正

月十五孟子卒

孟氏諸稱孟子卒於赧王之二十六年壽八十四今按梁

襄王之諡猶見於孟子則孟子卒於是時信也由是逆推

則生於烈王之四年壽適八十四為合○史記孟子傳疏

略殊甚謂先辭齊後事梁九謂通鑑先梁後齊是矣然謂

乙酉至魏王賓去魏在梁凡十八年亦誤也今據竹書為經以他書參考當時事實先後則孟子往來出處亦可概見即以是為孟子年譜可也其與孟子書無涉者概不書

四書約旨

荆溪任啓運約纂著

男翔然柯校

孟子

孟子全旨。孟子本領只性善二字認得真其自處只願學孔子四字盡之其教人只人皆可為堯舜六字盡之蓋心知性而知天舜所謂精孔所謂博大學所謂格致中庸所謂明善也存心養性以事天舜所謂一孔所謂約大學所謂誠正中庸所謂誠身一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實見得此性之善便是知天實得此性之善便是事天不為賢知之過故陸與不恭皆所不取不為愚不肖之不及故一體具體言曰舍是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蓋學不至知性不至盡性即隱怪即牛途即非明新之至善即非允執其中故論學術則距楊墨論治術則黜桓文知育養氣學之宗也井田學校治之盛也所謂盡性以盡人性之道也而性不可見其為人提撕警覺尤在惻隱羞惡兩端乍見入井不忍一牛充死心也四海保失行道弗愛乞人弗屑受命則恥為役則恥充是心也兩間塞矣而天下之生久矣雖然以遠前望無窮則亦無有乎爾慨然以思後望無際一片血誠直使天下萬世有心人一奔誤下千年讀之怛怛心痛也

梁惠王篇。孟子一書係孟子自作其叙次皆有深意與論

語雖出于門人所記不同此第一篇總以明已行道之意而歸其不行之故于天也孟子生于初次游宋次游滕次游梁次游齊晚年復過宋遇薛而歸於魯五十以前學未大成也如魯悔過而行仁政故留事鄉穆公卒乃應滕聘指手君賢而國皆小無能爲也梁國大矣惠王雖汨于利而知盡心願安承教或可與有爲襄王立而已矣若齊則國之安富過於梁宣王天資機茂較梁惠王尤勝乃以貪黷之故棄國禍基孟子不得不早見而去此孟子最爲痛心者也故先叙梁齊尤詳齊事而後追述鄉滕事以繫之見君賢者限于國小而國大可有爲者其君又竟如彼也若魯則國不及齊梁君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二

不如鄉滕徒以樂正爲相其好善爲有望耳而鄉倉之沮又至焉故以天也一嘆終之因魯而嘆其嘆不僅在魯也公孫丑篇。此篇明王道必本于天德見已之實能平治天下而深嘆道之不行于齊也齊之易王固因其時勢而所以能使之王者全在自家有不動心本領不動心本領尤貴有知言養氣工夫其工夫總歸在願學孔子此即上篇答王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意也王霸之辨在心之誠偽而心之不忍人皆有之只要知皆擴而充之耳此即上篇先使王察識而又敬以善推意也擇處莫如爲仁即上文反本意于路一章市願學人和章巾心服將朝王以下錯記在齊事致爲誤

以下則明其所以去齊也

滕文公篇。上篇多在齊事此篇首數章皆滕事景春三章在梁時語萬章三章在宋時語而以道性善始以距楊墨終中間自明出處之故則因道之不行而思以明道教後世盡作者之大旨也仁義者所性之理父子主仁君臣主義此人之大倫也滕文行喪禮而父子之仁著井田以別上下而君臣之義明許行並耕之說是無君臣也墨者兼愛之說是無父子也孟子辭而闕之而仁義之道著矣即其身之出處欲仕者心之仁而仕即以行義惡非道者義之正而守身之敬即仁也邢氏敬曰孟子自謂距楊墨而楊墨之死則已久矣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三

七篇中與楊墨辨者無幾而謂距楊墨者何或不仁不義之流而指其害仁害義之端也二子未嘗不言仁義而天下之不仁不義必歸焉淳淳于髡非楊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即墨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即楊之言也凡富貴利達之謀縱橫強戰之事以至弑父弑君莫不生于有所爲故大楊墨之害道非必二人害之而歸者共害之亦非必以其道歸之而各以其邪說誣行歸之也如兇行之誣譏蘇張之險譎孫臏之戰陳莊惠之悠謬申韓之操刻究其端皆起于爲我爲人極其禍總抵于無君無父則同謂之歸楊墨而已矣七篇中性善克齊之旨入孝出弟之實安居廣居之喻俱

隱羞惡之端知言養氣之學發政施仁之略孰非與楊墨辨者何但與夷之言厚葬與子莫言執中而後謂距楊墨哉蓋仁義之說伸則孝弟之行立天下曉然知不學不慮之良立愛立敬之本雖有邪說暴行又安所施孟子所謂經正民興斯無邪惡者意蓋如此郝氏此條統貫全書而于此篇尤為明切可知闢許行義陳仲丘儀衍魯所以開先聖之道即皆所以距楊墨者也

離婁篇○上三篇孟子自明作書之故多記生平與人言者其言皆為一人一事而發自此以下皆垂訓立教之言此篇先統天下而定其規模後就心身而指其切要上半篇言君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四

當仁天下臣當仁君以仁天下而仁義之道達之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近之則事親從兄乃仁義之實曾子守身以事親齊盡事親之道而天下化定初無二理故君子之學必始於不失其身乃所以統天下而仁之本也下半篇始言舜文機之一終及禹稷顓子曾思道之同中所言多精義之學時中之用原於性而故皆利成于學而資深達原其樞要則幾希四章盡之篇中言群聖而于舜尤多蓋舜為人倫之極存之如舜則身盡道而天下化定舉天下而仁之矣

萬章篇○此篇承上篇先極言舜之盡倫而因及堯禹之授受伊百里之出處以申仁天下不外乎身事親之旨而後半

篇則以已之去際去就繫之其樞要在孔子聖之時一章蓋孟子之願學孔子實從向友得來所以處汗世騎君之中而問愧可受往見不為進禮退義一孔子家法也

告子篇○此篇明性善之旨乃孟子得統于公室之實其樞要在公都子一章聲言淆亂而折衷孔子此孟子立教之旨也上半篇先言性次言心而終言敬其言與中庸相表裏下半篇亦性善之餘論也任人重食色而輕禮與告子食色為性而外仁義之意正同故因告子而及之餘若曹交不知堯舜之道在孝弟高子不知小弁之怨為親親仁義不明而不仁不義之禍盈天下王道熄勸功作言富言強若慎子若白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五

圭皆其徒也即宋徑欲廢兵而究不知有仁義則亦彼言富強者類耳孟子之紛紛致辨豈得已哉以不屑之教誨終正以明已立教之旨也

盡心篇○此篇乃孟子晚年所作其辭簡其意深其語前復參錯不盡可差次者蓋既成上六篇後隨其心之所感口之所發而隨筆之者也其大旨總包括于盡心一章乃性命之全功也其餘多嘆世人之惑溺而示以性分之固有惻庸人之頹廢而示以豪傑之振興仰王道之至治如神游焉親好國之好戰輟心痛焉而終于經正民興以自明其作書之大旨末一章歷溯遙遠之道統而懷懼肩荷之無人其心愈痛

其辭甚危千載而下讀之猶使人戰栗不能自已意孟子初作大篇即原有此末二章後增此篇乃移置此耳

孟子

梁惠王上

見梁章○孟子生平最重不見諸侯皆句特提見非苟出而隨
聘意自在其中○梁王平日心之所思自之所接耳之所聞
無所利者一個亦字街口而出○孟子平日道性善惡霸崇
王仁義即性王道即仁義開口一句便與截斷恰如獅子一
吼頗令三日耳聾○蔣東委云從王生出大夫士庶從他國
字生出身家總咬定吾字洗刷○又云萬乘以下中國危句
而必字下得緊不為不多跌得醒不奪不展抱得緊○又云

說利處用詳却退截用緊說仁義處用略却游衍甚寬○孟
子文法慣用兩句提綱下隨分兩扇但此兩節雖分承却一
串說下兩未有正與上兩必字相形蓋此處只重破他利字
未及與深言仁義也○註補躬行一層與上王曰句作對其
下化之與大夫曰二句作對自親戴子已與必執齊對又恐
人認仁義是求利妙法故特下而無求利之心句便復原微
底澄清○末節轉緊從上節相形來見得失相反如此主
何故便把路頭錯過○一部孟子或單言仁或並舉仁義或
兼及禮智者天命之理只有一個仁義便是仁之合宜處禮
便是仁之準則處知便是仁之知覺處故於仁曰心之德以

義禮知皆包舉其中也愛是仁上發出的萌芽有這慈愛之
心便要愛得恰好則有仁而因有義仁爲體而義爲用也要
愛得恰好必定做到無過不及地位纔得恰好則有義而因
有禮又義爲體而禮爲用也至于智則知道要愛知道要愛
得恰好知道如何是做得恰好皆是則又貫乎仁義禮之中
周乎仁義之前後以爲與仁同其體可以爲義禮同其用亦
可必之德是仁之體愛之理是仁之用又細分之則心之愛
尙是仁之體見諸事而公濟方是仁之用又心之制是義之
體事之宜方是義之用心之微是禮之體智之泰是禮之用
心之明是智之體事之辨是智之用大約先體而後用內體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一

八

而外用遂管出來其體用一路貫去○孔子多言仁孟子
每並言義蓋仁只一滾去這個義雖有界限感○先科後義
單舉義者就上下界限盡然說也言仁而義已在其中先
儒謂無忠做想不出愚亦謂無仁做義不出○於君親愛處
卻是仁做處都是義而別言者各就其重處言之

沼止章○此見是往來燕見之當然亦是孟子請見魯獨
王親近孟子故與之立於沼上非也惠王初年好大喜功如
率十二諸侯以朝天子他也不想做桓文後來喪敗便極委頓
于委頓中更生無賴如稱王改元幾有及時叛樂忘微光景
其在沼上正是此情狀一見孟子入來嚴嚴氣象雖然一驚

因顧鳥獸而問此樂賢者有否此一顧字極覺警惕即有然
此漸覺警惕處便是良心一萌便是可與有爲處不似利國
一問洋洋也但王著個亦字已把此樂放在賢者外孟子換
個而後早把此樂收入賢者中只要他做個賢者已轉入林
入天理中收提之甚○岱雲辨梁王自誇盡心必不肯自認
不賢因見古人不廢游觀而游觀亦足見其故有此問愚謂
要知問意只看各處自見當時目擊情狀豈比後人懸空臆
度來○鴻慈侶雁多蘆鴻色白屬色蒼鴻前鴻雲表馬不遇
高山處處澤處處山處陰陰冬至陽生而角解鹿陽夏至
陰生而角解皆二物也註恐誤○賢者是正引不賢者是反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一

九

然就他才字兩路大出○以民力重煩而歡樂慈惠則其二
句申詩首章樂其句申詩次章將詩繁處補一二字簡處增
一二字倍覺顯明○東委云古之人句以角流芳正使賢者
二字加倍出色岱雲云筋脉全在一故字○上節方使人神
恍下節頗使人骨悚故能空籠象隱

盡心章○梁王如此喪敗國亡其半還謂盡心正是他委頓中
無顧光景焉耳矣三字連得清濁字極著實矣字極矜誇一
個耳字目極孟子氣餒于中○何也二字便有疑仁義及與
民偕樂之未必可爲意梁王是昏民之不知感不是昏民之
凶但他以民之保全歸功於己卽是以民之流亡歸罪於康

罪歲二字是孟子譏刺他譏虛壽要以何也作罪歲計法費
力○王好戰直提出梁王病榻問作喻意就下節論即概○
不違節亦是法制但未備耳蓋不違農時則有田者可無似
而無田者猶飢也魚鼈之味衆共享之老者木樨涼熱慘漬
之供材木以爲宮室棺槨衆皆庇之老者未必有溫被之適
養生送死節含孝弟慈但序序未立人亦未必衆著于孝弟
之義故必有下一節而後備也品字橫是還項都到節字聖
是逐替都到一部周禮俱括其中樹桑數者亦舉大舉耳○
古人無今木機少者服麻桑及福冬又加以獸皮○古人大
夫祭纔得用羊士祭用特牲接子用特豚鄉飲用狗豕妻與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十

夫同牢非賓祭大禮不肉食○王觀濤曰禮字不奇屏邪說
顯具文就統一稟乎天合人心之正陸稼書曰申字中有提
醒意激發意使之習熟使之歸一意俗雲曰大槩只爲愚民
曉喻未是與禮樂于百年者下總束二句可見但人人親親
長長便到天下平不難節必世後仁也只從此做去○檢發
是當時急著并在不違農時以前先紆目前之急然後可把
王道還簡做去○張孝陵曰不知檢發有以致民之死不知
釐又無以救民之死這罪分明在王了○東委云自家日在
目前事向不知却有閒心情去察鄰國能無齒冷
承敬章○梁王不仁良心久沮上章提攝稍有覺悟故願承教

但恐他如雷光石火易昧難明故將上意痛加警發○字家
上刺人而殺來異字蒙上是何異于來先增以挺一屏使他
不覺隨接他口逼入以疏上章無異是孟子說此章無異又
押他自說使他再無可謝口然後就他不知檢發再痛切言
之○默食默猶惡况人食人况民父母更非僅人比乃卒默
食人非但食人直食于矣下又引作俑無後痛哭流涕言之
問他應得何報吾食人于多矣吾子能無及乎直打入他長
子之痛使他雖然骨體潛然涕下故下章梁王語便極沉痛
與前強作門面語不同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十一

前虛泚此沉著其痛念先人便是他人欲中一點天理故孟
子教他也就還他著實下手處○齊王氣盛故便把方千里
者九歷下來梁王氣虛故先以百里可王托起去○梁之大
寄在重缺以供兵嚴刑以督賦使民不得耕耨以養父故
仁政之大目在省薄二者不是省薄了都無事只此已是不
違農時下面請舉自漸漸修養但言下未及耳○暇日節耕
耨之暇日其得有之總是省薄來修孝弟忠信即是得養父
母民原有父兄長上民原要去孝弟忠信只爲刑罰所苦敢
死不瞻無服及此耳一有暇日民自修之長上有司將陣皆
是以事父兄則出以事長上自是相因之理不會說到教

化亦不會計及報施。○制挺可也。况梁非不足于甲兵。只今仁政不施。民不爲用。雖重罰驅之。無益耳。○我行仁。則彼來亦可。捷之不能有加於我。况彼不仁。則我往而征之。更決其無敵于彼。又進一層。○梁字從上。章何也。結肅至此。纔與他叫破。○看此數章。梁患亦被孟子漸漸引入。惜其遽亡耳。

裏王章。○此孟子自明其去梁之故也。○東委云。新君初履。注目共職。不謂出乃考下。遠其關口。數語心短氣灰。○望之遠止。見其無就之近。益見其微望之就之幾許。開情。○倪氏曰。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東委云。不似不見。已屬失望。卒然一問。急景相逼。更屬難堪。○呂氏曰。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主

志定者其言重。以飢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先儒謂定于。孟子逆知將爲郡縣非也。堯舜湯武可謂非一乎。○孰能一言未必并得來。孰能與言他即要一我亦不肯與他去。總是卒然而出一片。離便之談。○對淺人自無深語。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未嘗不在不嗜殺中。所謂澤下不遺上。○嗜字下得刻酸。所謂莫憐於欲殺之心。而錮錮爲下。○提超人收牧字。正對殺字。舉頭恨望。四顧無人。兩就察若相系。又若相對總破。他孰能與字。對沒用人。說有用話。越覺氣短心灰。○君子若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朱子謂孔子未必說孟子却恐不住。說出來。然亦一見而決去。故其辭如此。

耳。

齊宣章。○齊宣與梁惠實地不同。勢局亦異。梁惠小。齊宣大。梁惠得齊宣實。梁惠在位四十餘年。習染已深。齊宣即位未幾。天機猶在。看梁惠只想報仇。雪恥。齊宣便想慈惠。撫夷。梁惠喪敗尚謂盡心。齊宣自知動輒有疾。梁惠許多善法。向難動。甘哀痛之心。齊宣只就易牛一事。提撕便能感威。成此其質地不同也。梁國小而逼于秦。齊居海岱之間。國安而民富。此其勢局亦不同也。王有足王之資。國有易王之勢。故孟子望齊尤倍于梁。○臣未之聞也。截斷霸功。無以則王乎。至足以王矣。進以王道百姓皆以王爲愛。以下使之察。識有復于王以。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主

下導之權。充抑王與甲兵以下。援其受病之根。蓋亦反其本以下。官以施仁之實。其根原在不忍其工夫在善推。推則不勢其機。善則不達其原。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一以貫之矣。○仲尼未嘗不稱桓文尊攘之功。却不道他陰謀之事。然所謂功亦只此時小補耳。若以王者進化存神較之。并其功亦不足道。○保民該教養。不與兵構怨與制恒產。都是保其生。使得老老幼幼與設庠序。都是保其性。一句全該却逐得衍出。○東委云。可字急口稱。註下攝入放出。都從此一字來。○不忍一牛。其仁甚小。然亦從全體之仁發出。不會有兩樣不忍也。○是心是王。正應何由知吾可。一句結住。愈出。

百姓皆以爲愛一轉似天外奇峰。○不忍二字是通篇結局。臣知王不忍從新。一與妻他無心。王若威威孟子不待詞費矣。而王固不能故又發牛羊何擇一難。王若自思所以易之之故。孟子亦不待詞費矣。而王又不能故又發見牛未見羊一解。總是王察議蓋不能察議縱與言積老無益也。○衍不是有箇妙法商量出來是他心上發出自有此道路。乃所謂不假安排布置者。○見牛二字喚得極重下又疊下見生開聲等字似把敲棘之牛提出面前使人不能不戚戚。○靜句似以未見羊不妨于殺爲王解。意思却全重不忍生于所見上。若說這危野即不妨于殺與孟子意相反矣。○與兵結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章

怨王亦于民之死未見耳。著之即有待放之即無窮于見處。識得萌芽則未見中全體故在。○前面說來王不得不笑。意態聲情都在笑字中。至此不得不悅。意態聲情都在悅字裡。○敢問此心之所以令于王者何也。這接是心足以王矣。蓋王此時認得一牛之不忍尚未識得全體之不忍。然不忍非有兩個故即以力與明喻之。天下亦有一羽不舉與薪不見之人然非必舉百鈞察秋毫之人天下亦有不能保民之人然必非能思及禽獸之人。若不是一偏而親與我同氣民與我同類物與我同生其親疎自別則不忍之聲其難易亦是別。今于禽獸且足以保之豈于民反不足以保之足以

保即足以王。咬定他威威說足方緊。○若說此威威之心推之即足以保民則威威說全不是道理。故必換提人獸相較。然但就百姓禽獸較量也只說得下半截。沒個根本故再提筆從老吾老幼吾幼說下來。○斯心斯威威之心也此不忍之一端此不忍之全體也。斯只一個彼却多方多方即有親疎有親疎即有難易有難易則分後先易者必先難者必後前一個何與問他何以難其所易此一個何與問他何以後其所先。性必有其故已探下大訣。○親之重於民民之重於物這個本然之權度亦誰人不知只不度便顛倒錯謬。究其所以不能度者總以吾于欲之故前問要王察議由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章

不忍之一端識不忍之全體是尋流以溯源此處學王權度乃由不忍之全體逐層稱量出來是尋源以竟委必如此方是察議盡處。故朱子曰不合權度亦只此察之未極。○問他必有其故王如不問請他自家度量王向不答若但云吾知王有欲故辭也王亦未必承認笑用奇語劈頭一擊他大欲字不覺胸中直落出來。東委云看笑而不言他自說了。向自吞吐非此逆擊如何得應聲而出。○上文逼得太緊了故肥甘云云故作游衍王之諸臣皆足供之不是笑罵齊臣只言此皆不須求的畢竟何物欲闢土地四句排宕而出極力鋪揚如花如火使王色飛以若所爲三句承泉雪水劈面一

漸使王骨戰。若是其甚與。正是骨戰語。殆有其焉。更加一淋。可得開歟。戰慄不能自禁。上太緊了。鄙人一喻略作一舒。楚人勝一答。戰慄未休。尚覺面無血色。然則以下激電奔雷。蓋亦反其本矣。句頗然一露。今王發政施仁。下忽換出一片景星慶雲氣象。使人心曠神怡。其如是孰能禦之。正應莫之能禦也。作一重大結束。五個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照。王有欲人亦有欲。仕者如何便欲立王之朝。必有尊賢使能。諸政能達其欲故也。立王之朝。非必至齊而立其朝。仕者皆歸則秦楚中國四夷皆王所有。而以其朝為王朝矣。下三句亦然。赴恩鄉是至齊而恩。然言欲則亦不必身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七

至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神淵之矣。罔民字。正與無罪而就死地相照。牛無罪而就死地。王猶矜之。奈何民無罪而就死地。王實罔之乎。月泉云。明君明字與吾。昏字。機鋒相倚。又與仁字。體用相通。知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愚謂不能明正。須察識。須權度。莫作閑字混過。發政施仁。為王天下之本。則知與兵構怨。失其本矣。制恒產為發政施仁之本。則知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諸政當次第舉矣。蓋無野人莫養君子。仕者世祿。取諸公田。必從耕者九一。來而農末相資。亦未有不厚于農而能惠及工賈者。故發政施仁。斷以制恒產為本。而要其大本。則總從不忍不慈。總註所謂王

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人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也。○五畝之宅。節與告梁惠同。然意迥別。梁惠句而小。後民修業。便自謂盡心。故孟子語一步進一步。見不特移民移粟。算不得盡心。節到養生送死無憾。還算不得盡心。必到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纔算得盡心也。齊宜局面大。故孟子語步步級進。來見要王天下。只在發政施仁。要發政施仁。務先制恒產。本之中有本焉。好大喜功。無益也。通節只重百畝之田。五畝之宅。八個字。所謂恒產也。謹庠序云云。應上驅而之善。所謂恒心也。老者衣帛食肉。則有以老其老。黎民不飢不寒。則有以勿其勿。五十七十頒白。以及八口之家。無不保則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七

可以能保民矣。如是而王。莫之能禦也。又作一重大結束。

郝解折枝。枝腋通肩折。膠股見長者之禮。與註異而解順注附記之

梁惠王下

壯暴章○以下告齊王，總是保民而王之意。皆因上章而類次之。好樂當同於民，立國當同於民，好貨好色當同於民，即交鄰而事大，字小皆以安民有時，用大勇亦以安民也。用賢去不才，好惡亦同於民也。同民則四境迨不同民，則民亦不同之而爲獨夫矣。○暴不知好樂之是非，故未有以對孟子。不說是非，只說個甚字，令人不測。此處不是暴不能問，蓋孟子文乃孟子自作，緣好樂語從莊暴來，不得不敘作緣起。意在記語王意，故於此作省文，竟過耳。○王變予色，故作激下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本

勢今樂猶古，殊出王意外，使不得不請教。○可得聞，樂是問庶幾之故，叩之甚急，應之甚簡，又作兩層跌頓。不若與人，不若與衆，待王自說明，下即被空直入。○說鼓樂又增田獵加倍渲染，兩節情詞忽然深痛，使人意慘，忽然纏綿，使人神怡。宕出兩此，無他不待煩言而已。解然後直接今王與百姓同樂，註明甚字，夫衆莫衆於一國之百姓，則甚莫甚於與一國之百姓同樂，而以則王矣。三字註明其庶幾樂之愈遲醒之愈快。○與民同樂，實政大率如上章制產云云，事在平日，庶幾無疾病，亦是平日愛王祝王，至此聞王鼓樂，見王田獵而喜之，幸之，非疑之也。

文圖章○宣王原有方四百里民，以爲大在意中，要接文圖自

解，故爲此問。孟子以於傳有之含糊紆住，以猶以爲小，倒入他懷內，使他自說出來。芻蕘二句，敘得歷歷是圖，却不是圖，是一個與民同之郊關之內云云，亦敘得歷歷是圖，却不是圖，是一個陷民的阱，下個爲阱字，憤毒異常。○齊王就里數上論大小，孟子就民情論大小，本是鏡花水月之文，若定要從岐周尋考據，作註解，豈不滯甚。

交鄰章○王問有道乎，意中便有沒法光景。小國我亦欲與他交，而他不恭，便覺難。怨大國我亦欲與他交，而他來欺侮，便覺難。忍此非我不欲交鄰，而鄰之難交如此，更有何法。殊不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五

知小雖不恭，我自自仁之道在。大雖見陵，我自自知之道在。仁知在道上，說不限定是兩樣人。○寬宏仁之量，惻怛仁之施，我仁則他雖不恭，無不可恕也。明義理則知事大本，吾分所宜，識時勢又見得不可力爭。我智則他雖見陵，無不可忍也。○竹書文王四十五年，昆夷侵周，四十七年，文王伐昆夷。想初受侵而不報，必有許多俟其悔改的事。如湯使人問一般。○勾踐只識時勢一邊多，然勢不得不然，亦便是理。該如此，故下節註單以理言。○仁者自無不知知者，亦可爲仁。樂天知天，固自本領不同，亦緣地位各別。不然以仁者而處弱小之勢，知者而居強大之形，將遂無道乎。看引畏天詩，卽是

保天下事可見。保國保天下不是他心願要如此亦不是效驗定如此是就樂天畏天處形容他氣象規模氣象字大規模字便小。○天有雨露亦有霜雪有雷霆然總是一個生物之心如湯千載未嘗不終滅之然初只望他悔改到後來滅之也只是匹夫匹婦復讎還是一個仁蓋要萬物得所自不得不如此但此意至下方見。○王初見得鄰國難交得聞仁知便見得自已已有疾而不能交亦一轉境。○東委云好樂王自分先王世俗孟子偏混而一之此王統說一異字孟子特分而二之得聞而入脫穎而出。○岱雲曰勇而曰大便包得知仁赫怒之文王猶是事見夷之文王其伐密教既仍恤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一

平

小之意。○李敖侯曰樂天者一怒亦是樂天雨露之所不能潤必風雷以震之畏天者一怒亦是畏天奉將明威不敢不正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也。○引武王事只就文獻說天降下民五句泛說有罪三句方是武王自任誦之節命為君師后王君公皆君師也有罪不誅即無罪被害故誅有罪即以安無罪也因書尚不見一怒意故增一人二句以釋之。一人指強暴諸侯謂天下諸侯中有一人橫行武即恥之與上密人一例非指紂也孟子所引都是古書本文未經添火者今梅賾查都是撮拾偽撰其見於秦晉為武王伐紂之言不足據信。○平日恤小事大是安天下之民即不得已而

怒亦是安天下之民一字宜玩怒非可常一怒而已。○東委云安字與保字相關便見不是與兵構怨。○王方恐其好為疾不知民却惟恐其不好跌進一步正與疾字宛轉關生。○雪宮章○王以孟子為賓師館之雪宮極致尊禮今來就見第一句便云賢者亦有此樂乎隱然自表其尊禮之至意孟子必有許多稱謝孟子只用一有字答還見如堯舜舜禹原自王公尊賢之常不足誇異此一字已冰消雪淡突接人不得則非其上一語直如當面羞刺使王而亦發顛真是難宣為後畜字伏脈。○孟子亦覺此句逼得太緊故把不得非上一開一合稍紓其氣而王不言再把同民好處盡情欣動而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一

平

王不言然後把齊景晏子舊事長篇敷說以饒者弗食勞者弗息影人不得明暗有護影非其上其方命虐民為諸侯受等語則較已語而尤甚焉特下景公說句與王相照又就君臣相說縷縷指畫而以畜君者好君也句代已陳情孟子以名世自居管晏所不屑道安尤劣於管而今也述之幾為盛事言外有多少威侮。○民之樂如欲富欲養民之憂如饑寒死亡君之樂如鼓樂田獵臺池鳥獸君之憂如敵國外患皆是言樂民又有憂民者所欲與聚即所惡勿施非有兩事兩心也上如是施下如是應非感恩而謀報稱也上下一心即是以天下為最非謂由一國推之而可及天下也。○齊地三

面近海轉附朝儀是東北近海二山從此沿海而繞南至瑯琊而沿海之地終矣。○楊文來云序數年一出曰巡狩述職以無非事者結之敘一歲再出曰省耕省斂以夏諱結之是兩扇文法東委云看註而又字自明以無非事者句作過屬非也。○愚謂此兩段不平。天子入其疆原看土地辟田野治諸侯述職亦惟曰歲事未辟稼穡匪懈若平日不省耕省斂則諸侯何職可述天子至其國其所巡者何事乎。○省耕二句當云天子省之畿內而諸侯法之亦省於國中。方與為諸侯度句浹洽而亦上與先王觀下與先王無流連荒亡照應蓋景公原問先王觀省耕省斂正教以修之事為諸侯度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一

聖

字是應他比字也。○岱雲云人之勤惰土之荒曷歲之豐凶皆所當省不止省其不足不給但有此者則補助之耳故用而字帶下。○不足不給或因水旱兵役或因疾病死喪。○王者無事不為諸侯度節一游豫亦然在小民則以休助為幸故云然耳。○古者天子當暇諸侯用命諸侯之觀皆以先王之觀為法今也不然上逆天子之命而下虐其民至於附庸縣邑亦被其虐焉其獲罪於先王亦已甚矣方字正與比字相反。○既云先王無流連荒亡則流連荒亡必不能比於先王觀而又云唯君所行者正應他何修何字以放活為釋緊也。○君臣相悅之樂何不云宮商而云徵角正見君臣之相

悅在民事上不但與賢者樂之而已也

明堂章。明堂古制非一大約由質而文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四面無壁中有一殿覆以茅茨而已唐曰衙室虞曰總章夏曰世室其見於考工則五室而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也殷曰陽館又曰重屋則重檐覆廟疑呂氏月令所謂九風以五室為正而四隅四室各分左个右个以應十二月者近之至周曰明堂則彌文而大戴所謂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蔡邕所謂三十六柱高九丈方三十六丈者近之矣。○明堂有在天子國中南部者諸侯述職而朝之明堂也有在四嶽者天子巡守而諸侯大朝於方嶽之明堂也四嶽皆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一

聖

有之此所言者泰山之明堂也。○正面四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皐室而專言明堂者天子之朝必南面而立故以南言也若諸侯則方嶽之朝皆北面述職之朝各以其方面四面。○王欲勿毀思僭其制還是大欲心賜孟子只引他行王政總是轉入欲使人天理也。○或問孔子尊周孟子欲齊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培則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只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又曰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謂之獨夫周君雖無大惡見絕於民然先王之政絕而澤漸矣。○註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見必所出是王者之政令纔好居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章

此堂○文王以諸侯而行王政卒成王業於齊為切故述之
○耕者九一亦是大槩說公劉微田為糧已有微法在然大
段總是九一詳見滕文篇○仕者世祿只指有采地之臣臣
有采地者亦多其子孫賢者則使任司徒司馬之職其餘則
無官而猶食其采邑之入也若上士以下則必不能人人世
其祿矣○周禮關市有征澤梁有禁蓋大利之所在不為之
限制則民必趨之而反足以致爭奪奢僭之害故必有所取
以抑之若民方困則不妨盡取以予之文王時不如是不足
以姓如燬之虐而齊宣時不如是亦不足以抹當時之為暴
也此使因時節宜處或據此而詆周禮為散勢所偽撰却不
然○窮民先施只作一語讀蓋即無父無子而在投田中或
能為工賈猶不至無告故必以老幼言之先是分外加恤非
先恤了鰥寡孤獨而後行九一世祿諸事也○臨時有積倉
賑糧則平日謀民之積貯可想臨遠尚要全民之家室則平
日謀民之保聚可想○公劉詩有積倉備糧字故著個故有
字然後字推行出意義來若太王好色則詩本無其文必先
着愛厥妃句乃接詩爰及姜女以為証而又於遠時推想出
必定為民經營不使有夫婦流離之苦本將以無作有即接
虛以配實公劉事實
太王事虛又與文王治岐之政相照匠心之文積
餘糧與九一數句照應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章

托妻章○上數章俱是王昭此獨書謂者王原無志於問也已
注末句○托是欲友給甘衣食之資○師長也鄉士達士是
他屬官刑有過誤師當糾察正之○王之臣托友一層借
作話柄士師却與同治四境之內者但所治只士耳明逗出
不治字漸逼緊來○岱雲云王曰棄之王曰已之俱四字連
讀與王顧左右而言他二句平排並列冷便佳而王之不
足與有為已見都是孟子自家一筆寫去文字○言他正對
曰棄之曰已之是自家攷亂其詞顧左右是要人與他共亂
其辭一筆有兩層意思
故國章○此與巨室俱書見字必有為而言故其詞切東委
云寇讎章用告字則更急矣○香木句則引世臣句據高落
到無親臣不勝摧慘○謂今日之親臣即異日之世臣則可
謂孟子要王有世臣則不可世臣必幾世纔有一時如何有
得來○昔進今亡甚言其速不知是全不以為意已注下慎
字○何以識不是請必識之之方是自解萬無識之之法蓋
不咎向之何以誤進又不辨今之何以致亡又不問後此何
以能識其賢而用只說人未用時那裡會議語意全是輕忽
○如不得已極形其憤此便是識之之道下二句明所以不
可不慎之故蓋進用一人便是卑臨尊疏疎戚非禮之常豈
可不謹若又進用非賢後來又要更換竟把驗尊疏戚看做

常事我視他若族人猶亦視我作傳令那得親臣。高慎處正在將使時若一使下便無及。○左右近臣與賢絕遠何以先請大夫而曰賢此必有貴緣依附之故但求賢心切也不敢以爲不可而竟絕之至於諸大夫則原有薦賢之責大段可信然亦有難識之人或粉飾要名或逢迎便捷如王安石蔡京皆司馬公所稱當者至於國人則見之時最久識之人最多宜無不公然未有深識遠見如殷浩未出當時何等推重君之察之固不徇諸大夫國人所稱亦不離諸大夫國人所稱只是因其名最其實因其人察其微因其所爲衆之於所不爲因其衆著聽之於所獨處則亦可以不誤矣所謂逮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孟子

賢如不得已者如此此是正意下半節乃是正反相形蓋有所進必有所退進的是卑疎半邊退的便在尊威半邊豈可不慎至不知其亡取用刑一節是因說用舍而并及之註非獨字下得其明南軒并及退不才中非是○末一句是通章結穴國依於民進賢正以安民也國之所以爲故國全在於此

湯武章○臣之弑君無不加以大惡之名獨至湯武而反以爲聖人豈人所大不可者而湯武而可耶可乎一問與問易位而變色同意○謂之賊謂之殘謂之一夫破君字開字願傳有之疎字換弑字嚴甚

臣室章○愛國須任賢王不在賢師是不愛國兩章申下。○幼而學之見所學善大對上大木壯而欲行欲下舍字賢者欲行而王顧欲舍見不如任木不可以壯行與幼學不對○萬鎰雖貴猶是個璞故必須雕琢玉喻國家璞喻未治教玉人與使玉人相反使專而委之教則俾舍所學而從我也。○任木欲大任賢偏欲小雕琢玉只用使治國家偏用教真不可解兩個則何使之自思一申中又參差作對。○此一章乃孟子自明所以終於去齊之故也下二章則因以去之事故連記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孟子

勝燕章○王喻讓國子之廢其太子平民心不服子之又不善撫綏欲以威劫至於欲殺太子而不克相與尋兵國內大亂齊王告太子助攻子之民簞食盡漿以迎王師是民意因在太子也齊之入燕實不曾費力齊王欲乘勢取燕故托之天意孟子却教他看民心民不悅齊即天不與齊安可托得。○齊人豈有言勿取者乃齊王探孟子意故作此說要塞斷這條路耳孟子却把取勿取分兩條路教他自認到底該走那一條路。○取勿取兩則字緊結民悅民不悅說兩行之之字只指取勿取不指悅不悅孟子恐王以勝之而不能有之爲病故引個文王說古人亦有勿取者使王可居耳何曾說文王要取而民不悅來。○避水火也正見不是民悅齊此是一

章主句民欲棄子之之亂以安燕今不惟不安之而且欲滅之便是水益深火益熱若殺父兄累子弟孟子此時亦未便料他蓋此悅不悅是就當下說不從後日說也

取燕章○諸侯明是謀殺燕宣王却說謀伐寡人見此只是妬我之功要與我爲難耳不特斬殺燕之名不肯與諸侯擔夫實讓取燕之功不肯因諸侯放鬆并讓取燕之過不肯復向孟子提起看本文只作宣王曰想他怕問孟子又無人有甚主見在孟子前自言自語作此不問之問看孟子開口亦作步觀讀一時情態宛然○天下信之緊粘自葛始如平日遺之牛羊往爲之耕其以大字小之心久爲天下所共見今爲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宋

匹夫匹婦復仇其非高天下之心又爲天下所共知而其征之之時其爲誅君弔民又有確然其不爽者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者此也○岱雲謂平時本國之仁政必有聞於鄰國又謂爲政於天下指征葛後反拋却自葛殊不然○民望之二句爲上齊詞描畫若時雨降又先描畫而後引書以誅君弔民實事夾在中間於顛倒作對中又一貫直下文法奇絕○林次崖謂單盡以迎與民之望湯無以異殺父兄云云却與誅君弔民異矣此亦未確齊平日何若如湯民之望齊亦何嘗似湯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民以爲是故作振起語氣如何認真○若字虛聲以爲設辭涉險以爲實事都

不是乃對以爲字作轉語耳若以爲實事則父兄殺了如何又反若以爲設辭則子弟未傷重傷未遷又何消以得止得耶蓋孟子雖未至燕目擊其事而口語紛紛已傳於耳○殺不定是刀殺想一時死者死俘者俘風聲鶴唳應谷頭崖卽非齊殺而已爲齊殺况殺字與係累字互文亦非殺其老者而俘其少壯之謂也○殺父兄四句與誅君二句對是正文天下固畏齊強應他謀伐寡人句用倒補出見在天下固是忌齊而在齊却是自致不可以是怨諸侯也○王連出令節乃正答他何以待之無待諸侯法只有待燕法待燕乃所以待諸侯也及止止字與動字相應○或言此原是正著卽天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宋

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愚按此時七雄皆強豈肯生視齊并燕而不忌乎且燕立國甚久非甚弱小其臣民豈甘一旦遽服屬於齊則燕人之畔與諸侯之假以爲名自是一定有故故此時只有置君而去一法虛齊謂此時齊若行仁燕未必不可取此大謬也取燕卽是不仁取燕卽民不悅豈有取燕而可以小惠籠其民而民仰悅者哉○或問秦下行仁卒滅六國何也曰看他亦不能驟滅一國逐漸蠶食三晉日削一日以至於亡然後及楚及燕然有次第然不數年反若九起亡秦者畢竟還是六國之餘况此時豈能驟滅一國而使其後不思亂乎故此時爲齊本計只有行仁政使鄰國

之民自來歸我原不可輕動干戈遇有國亂如燕者則因而征之以安定其國他自然服從上也齊不行仁本計已失但此時伐燕誅子之立賢而去使燕懷其德而畏其威亦正傾之道策之次也既取燕矣諸侯謀救矣急改其失置昔去之猶得救收之下策舍是直無策矣

節閭章。莫之死之字指有司言莫為有司而死者上文於有司上著個吾字見有司為吾而死民却莫為有司而死有司為吾死者至三十三人之多民為有司死者却無一個何民不知親上死長之義至此此便全是尤民如之何則可問如何使民知親上死長之義孟子斯民云云正應此句。君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罕

民對吾有司何君之知有有司不知有民耶幾千人對三十人莫以告對莫之教親上死長對疾視長上若君行仁政何全責重君。新序言穆公以美女二入妻死事之孤是穆公於此極有司甚厚又言食不重味衣不列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若子鄰國之治路不拾遺穆公死百姓如喪慈父是鄉穆公於此尊信孟子以行仁政民皆親其上也惜乎國小不能大有為於天下耳意孟子初年不出必以鄉君信已故至穆公卒乃出而之他國歟

滕文。章。國小則賦入有限不能兼事開於大國則彼此誅求不能專事就此商量總無全策故曰非吾所能及不是教他

斷不要事也不然以小事大亦智者之事豈滕獨不可哉。岱雲云與民守之是說平時效死弗去是說臨變不限定死只極言其堅決愚謂要看而字如何至死而民弗去此正有許多當為的在不但為那築城鑿池集民守禦之事也。胡雲峯曰不守義不能效死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

築薛章。薛久滅於齊但為齊邊境雖恐而不甚今築城於此而封其貴介弟焉則臥榻之下豈復容人鼾睡耶知滅亡無日矣。上既教以死守矣此因其甚恐又述太王之事以告之者蓋古人當逼處時只有遷守二法太王遷岐後與王棄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至

似太王以岐為興王之地故擇取之其實太公只有為善耳王棄之與必之善未必之遷也苟能為善子孫必王自是常理但理如是君子之心却不如是君子只能為其可為使子孫可繼耳安能必天之王我乎統字粘上子孫成功粘上王字為可字暗接上章可為脈絡來此數句皆放開說故著君子字君子方指文公如彼何哉頂則天也見他滅你或不滅你等你成功此有天在強為善打轉可繼見可為者只有此耳其不打轉遷字遷原非定法也虛為以遷國為為善非竭力章。古之遷國本以安民都是與民俱遷未有委其民而去者周自不窋失官窋居尉李。即義渠地今有不窋城慶陽府有不窋其後公

劉還邠寧州有公劉邑邠州有公劉墓太王還岐自西北而東南由虎爵而中國一步一步進來其還皆非無意皆必先相其地形可以立國先建城邑然後徙而居之決不是草草而奔風餐露宿也狄人四句告以不戰之故二三子二句告以將遷之意特其詞氣從容若不敢強民必從者非若莊子狄人卽爾君昌黎我往獨處爾莫予追之謂也若果棄民與狄太王豈不知狄之不仁若但子身逃竄亦不成其爲還矣告耆老後耆老必以此意曉喻衆民民皆願遷然後行季分部伍逐漸啓行亦不是太王說完就走邠民倉忙追逐子哭聲噴流離滿道謂之從遷也岐在邠東梁山又在岐山之東踰梁山字亦

親之正也如紀侯不忍鬪其民而去民從之者四年而畢豈不似太王之於民只不曾有立國之地終至於亡春秋書大去以閔之此便是他不如太王處若說孟子因滕文萬無可遷而故以遷字作難是逼他一定死也殊不知若稼耆闔五十里內豈無城池堅厚地形勢便可遷者夫滕地不衍有何險阻可憑且在五十里中亦不可謂非世守也何云非身所能爲乎

平公章○就魯而論則平雖孱弱能使樂正子爲政而樂正又進孟子果舉國以聽未必不可有爲蓋魯雖較齊梁爲甚小而較之鄒滕猶差大也就孟子論則不過於梁不過於齊天

之未欲平治天下久知之矣豈待滅倉之沮而後知哉故此章直作決絕語與如欲平治一轉不同○滅倉原不知禮義其言禮義者乃以儒攻儒之法若曰彼匹夫耳其所自號爲賢者只靠禮義兩字今并其所說禮義躬自背之其所恃者更有何物耶○兩個何哉相應作章法○士大夫禮所該甚多三鼎五鼎又舉其中最見者○士三鼎一豕一魚二腊大夫五鼎加羊及膚○平公並不會說滅倉樂正如何知道蓋其平日轉移操縱均屬此人其爲賢久知之也公以一或字爲滅倉隱不道此一隱中早顯然其意○是以不果焉能使予語脈針對○行或止之三句說便有一生事隱隱胸中

吾之不過二句收攝蘇氏句經義宛然特公伯寮家法

何肯
孟子卷之一

墨

四書約言

任啓運著

孟子

公孫丑上

當路章○此及下章皆孟子爲辭於齊時事公孫丑是齊人想孟子至齊而丑來學故見蘇軾集然終得開養氣之旨而後孟子使其子師之則所造可知故上篇以樂正終而此以公孫始也公孫子有養氣論氣之皆生於不中○會兩名申字子西會子之子會元之弟莊以爲孫恐異○或人先問子路後問管仲厚有個低昂未嘗遠比西於仲也而西之怒且若此况丑於仲之下且及孟子而爲我願之且似不能比者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兩面重疊相形不堪之極實則不及先子一層○孟子則異子路且不屑○以其君霸則非君之能霸顯而管晏以之也此何等才力前可復其向恐其不能而直以爲不足爲能無深誅○以霸以顯正激出以王備反手對上專且久重久○突然一見字胸中有許多人物不暇旁及直提出一個頂大的富頭歷來○大行卽治也但行字測治字深武王繼之周公又繼之廷層排衍極見其體若易學緊拍擒反手言外有不特管晏不足爲也一語在喉間聲首笑貌都出○何可當也○紫應不足法與頓住下乃發明文王所以難之故由湯至失之也鼓兩一面說時而時字中又分三層意一是人心誠而之

久二是商家遺澤之遠三是家聲維持之刀尺地三句就周
一面說勢但勢不出時外就時中推看又有此耳原不平。
非德何以能由百里起句中便藏德字與賢聖之君對針。
是以難也結上今時則易然也起下中間借齊人語作波亦
與誠齊人也相繫拂。○夏后二節先言勢後言時用一旦字
趙下亦原不平。○說時勢關係極重似把德字拋荒故種種
孔子節見德行固速况時勢尤易乎亦文章相教法。○當今
之時時字重提萬乘之國暗補勢字行仁政策枯德之流行
猶解倒懸一喻與反手運掌二喻映發直追出事半功倍發
以齊王所以易於文王之故故字照前是以字惟此時為然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二

應轉今時則易然也滴水不漏

加齊章。由此霸王不異從上章猶反手來仍夾帶個霸字便
是他認不真處。○心之動有二一是恐懼一是疑惑疑惑注
後知言恐懼注後養氣。○道明則不疑德立則不懼。○四十
字為下先字生根。○通章歸宿在願學孔子故朱子即用孔
子四十不惑句為後埋根。○非借孟言發孟子不動心之難
孟子以告子之不動心先於我明不動心之未足為難似屬
閒波然從此劈開兩路遂成一篇大文字。○借孟言引出勸舍
與告子一路守的總是氣上事借勸舍引入子夏曾子與孟
子是一路守的總是理上事。○總是一個有主而所主却不

同。○庸撓目逃亦是撓不庸撓目逃亦是不受撓但此不受
猶易下說一毫更不受更進一層又從不受分出兩等人來繼
以思字貫下是他心上如此不是有人來撓之而不受也又
翻進一層說不但不受人撓他還要去撓人因思字觀字是
懸空摹擬又用無厭諸侯直指其心又以惡聲必反証實之
惡聲算不得撓而向反之則其無厭諸侯可知矣惡聲指諸
侯之惡聲不必是害我如此咤不恭處皆是雙舉次屋爾惡
聲通指禍夫萬乘非也禍夫不消再說。○觀不勝猶勝是說
心上常如此不是既不勝了而觀之猶勝且敵二句是求必
勝者但他心上已懼不勝不能觀之如一故舉以與已相形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三

○舍何曾似曾子。勸何曾似子夏。空中疊橋架路總要過出
夫子二字為後願學孔子生根不特勸是舍之賓勸舍是曾
子于夏之賓于夏是曾子之賓即曾子亦是夫子之賓故註
特下夫子孔子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二句。○天
下是非不兩立有真者必有似者舍似曾勸似夏告子似孟
子知勸舍與曾夏到底迥別即知告子與孟子到底迥別矣
○似字又為異同字引線似是全假的不同異是真的裡面辨
出來。○以敵人較守已則舍約以守氣較循理則曾子尤約
亦逐層脫卸去。○總字伏後直養自反而不縮伏後行有不
懌於心揣字伏後偃字必到自反而縮纔成個大勇。

處正是大勇非也。行有不慊，可謂勇乎。○以上是通章引子。○守氣即是告子之不動心，循理即是孟子之不動心。因丑未喻，故又舉告子之不動心者詳辨之，見其異於己也。○自此以下爲第二節。○告子外義，看得言上義理是在外的，要去推想，便內動其心，故有不達便丟開，不知所貴於心，以明義理耳。言上不明，即是心上不明，此不明義理之心，守他何用，故其不可。是斷然者，若心爲將帥，氣爲卒徒，自然將貴於卒，告子覺得心有不安，卽急持之，卽手不恭足不重，他總無暇管他，譬如軍敗一般，與其殺了大將軍，可傷了小卒，尚是說得去的，然亦必無小卒殺完大將軍自成功之理，故亦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四

必不可也。○夫志六句，總以明氣之不可不求，側重氣上。○志是心之動處，故可者個持字，若心未動時，只著得養字，并持字無所用之。○告子之不動心，非真不動，也有不得已動了，只他纔動，卽硬捉住。○或云告子所不得者己之言，孟子所知者人之言，兩言字當別處按大註，只說告子於言有所未達，並不會指定己言，看論性數章，他於孟子言全不細心理會，他說的話被孟子駁倒，又去轉移其說，全不反求，是人己之言皆不知也。若後談洛那道，斷指人言，然非理明於心，則亦無以知人之言，故朱子曰：兼貫物我，若不知己之言，亦不知人之言矣。○氣壹卽是暴，則志一亦不是持，乃是偏

倒一邊去，志壹如心有忿懣之類，氣壹如耳目鼻爲聲色所引之類，顯舉其最粗者，虛實謂兼善惡非也。○丑不知氣次之爲卽次，看是沒要緊的，疑其暴亦無妨，故孟子以暴氣之害告之，側重氣上。○孟子言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不可，則孟子必知言可知，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不可，則孟子必養氣可知，因丑未喻，故又舉己之不動心告之，見其異於告子也。○自此以下爲第三節。○孟子不單曰我養氣，而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數字，便生公孫氏無數疑團，以爲氣原浩然，則氣無待於養，以爲養而浩然，不應曰浩然之氣，且用個浩字，恰似有形，用個然字，疑無迹象，養上加個善字，似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五

養又有善不善之殊，說個吾浩然之氣，又似一人所私，他人不與，孟子告以本來至大至剛，原非待養而後浩然，必直養無害，纔塞天地，又非不養而常浩然，說得難言，以原無迹象，兩看其爲氣也，難言中又要畫出形象來，集義所生，這是養法，正與助長養之不善，所損實多，論其原於天地，固屬人人所同，論其不善養而餒，恐非我亦無由見得，無數疑團，一齊打破。○直養卽按下有事勿忘，無害卽按下勿正勿助，但此節只重體段，下節乃養成事。○郝楚望云：在人曰義，在天地間曰道，先養後道，由人達天也。人心之氣配義而充，塞卽配道而成變化矣。○或謂此餒是道義餒，下餒是氣餒，非也。

餒字與充字相對看。註都言體有不充。餒是體候。不集義則氣不生。而體不充。不養氣則不足配道義。而體亦不充。○註於知言言無所疑。養氣言無所憚。而於此兼言無所疑。憚者知言養氣原判然分不得。兩事懼由疑生。朱子云。知言然後能養氣。又云。如關某擒顏良。只知有此人。便直取其頭而歸。若要飲這個。又要砍那個。其當得者。不可得矣。○朱子曰。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義蘊是一朝一夕之事。生是裡面生出。取是外面取來。○雙峯曰。說集義不及道者。道是體義是用。體上無做工夫處。言用則體在其中。○岱雲云。此處不重與告子辨。因說雙取觸動義外。因把平日說告子處帶出來。○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六

或問有事當用敬否。伊川曰。敬只是涵養之法。知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按雙峰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然伊川言敬是涵養。有事必當集義。朱子又言義非敬不能以自集。敬非義不能以自行。可見持志原有敬以直內工夫。到處事處却須集義也。○月泉云。必有事是總綱。而勿正是找足語。非平舉也。心勿忘勿助。長上有一轉折。看註着其或未充自見。朱子云。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又云。孟子爲告子強制其心。不免正助之弊。而言勿忘句是張。勿助句是翕。李穀侯云。告子平日不知集

義便是忘。臨時義聚。又是助。宋人惟不知耘苗。所以屢苗告子。惟不知養氣。所以助長。二病先歸一病。○蔽是只見得一邊。如楊只見得已是該爲的。便只說爲已的話。邊只見人都。是該愛的。便只說這愛人的話。這尚不爲無理。只是太偏了些。到陷便沉溺那一邊去。楊只見有已。不見有人。便說人與我何與。墨只見有人。不見有已。便說已那里顧得。便一發放蕩了。到得陷溺更甚。全與聖人之道相離。楊只說愛已。直說到君父有難。我也不能顧他。墨說愛人。直說到天下之人。總與我父母一樣。直是全沒理的。話了。到得此處。無可復之。必定被人駁倒。只到掉轉話頭。楊說我豈不知有君。只是有了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七

我纔能放。若盡說我豈不知有父。我的愛無差等。原是龍由親始。便是遁辭了。這四層病症。牽率而至。但前三層。如人落水。越轉越深。後一層。如敗軍追趕到死地。回頭苦戰。奪路逃生。○雙峯云。說流屬陽邪。道屬陰。惡謂此如病有轉經一般。從三陽傳入三陰。雙峯又云。當看四個所字。說流邪通。是病症。蔽陷離窮。是病源。看這病症。便識這病源。○蔽陷離窮。生於其心。卽發於其言矣。而不止言也。將并害於政。大綱既壞。細目因之。且并害於事。可見不得於言。正是心之病。安可勿求於心。且心既病。氣亦因之。所謂志壹動氣。而害政害事。不可勝算。持志之功。尤不可少也。○養氣工夫。大在集義。知言工

夫未及者其意已見於知義中蓋天下之理是非而已伊川云義便知有是非朱子謂不知言則自以爲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爲直而未必是直故於前即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此又著告子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至爲義外之說云云可見不知義即不知言不知言即不能養氣兩病原只一病知義而集義一方原治兩病也蓋知義之非外則必物物而識其宜知物物各有宜則必事事合宜而言知而氣亦養矣世徒泥朱子以盡心知性謂知言謂知言在窮理養氣在集義工夫判然不同則朱子常言知氣然後能養氣孟子本文無窮理字又無盡心知性字知言工夫正如緊影則

陽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人

養氣工夫又從那裡做起公孫不問孟子不言不成太脫落耶○公孫丑原不知孟子幾於聖故問而驚之與前過孟實一樣但前淺而此深孔子兼之孟子亦兼之但孔子兼處猶未嘗自任孟子兼處直身任不疑是夫子真聖聖下因孟子辭聖故轉疑以讓賢一波因孟子不安於聖賢故擬以他聖又一波總通出願學孔子四字下又因肯古聖人皆字生班字一波又轉同字一波又轉異字一波總以明孔子之聖爲古今所無明已所以願學之故○自此至終爲第四節○善言德行重有德行上不重言上○冉牛閔子只到充實之謂美顏子却到充實而有尤輝之謂大只未化耳非未大也但

丑知人論世未必若是精當故舉以爲具體而微○附大勇未嘗不自曾子來究其所願學只在孔子耳亦與前相映發蓋諸賢未嘗非入聖人之途所經只不是安處若夷尹則直曰不同道并不必假途於此矣○月泉云四個可以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神明之技○未能有行是說聖處未能到傷雲言夷惠之道孟子原不曾去行孔子之道是行之而未至愚謂孔子集大成則孔子之道中原有清任在朱子嘗云孟子似伊尹則所謂不同道亦只注定願學孔子云然不比告子之勿求道是天差地隔也○楚望云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即能朝諸侯有天下則卿相

陽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九

不足道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即得天下有不爲所爲必求慊於心而直養無害也從古聖人震世功業都從此心出自反而縮守約之大勇千古列聖所同同此則正異此則邪○虞翻云德盛是根本心正是節目何嘗云節目是就其中作爲處說愚謂節目如竹之有節并之有目乃關係要緊處根本一節目分根本內藏節目外見○時中之異於清任之德上文已見過若其學問事功之盛又故舉不得許多故引三子之說見其賢於夷舜異於百王超於羣聖夫堯舜豈夷尹敢班而尚賢之則其異不待言矣○統言百王則二帝亦在內○百王政德已遠故要從禮樂上看出來若孔子之德之

政則子貢親見之何必更從禮樂看出虛實說非也。○豈惟民句喚起聖人之於民言論其同則豈惟民與民類即聖人之與民亦類論其異則非特以聖視民出類拔萃即孔子聖聖聖亦未有盛於孔子者是一開一合文法

以力章。○此章仁字就事上說若與藏離絕故文恆思等事。○註補桓文對本文湯與文王而本文不言者孟子意見注王者上只以霸引起。○以力假仁人不見其所假之仁而但見其以力以德行仁人不但見其所行之仁而直見其以德。○中心悅句與非心服也句對如孔子句與力不勝也句對孔子是全無力者若認做插入比方便於語句不分數。○增引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十一

十

一詩亦見注重王者

仁則章。○此全爲惡辱而居不仁者發不仁的人皆以爲仁不見信他只道仁也未必榮我即不仁亦未便辱耳先有下二句纔有上二句故通章平分處總帶倒勢。○此章仁字亦就事上說下貴德尊士云云是也。○當要增本諸身纔能取士殊不必。○賢能皆有德之士但賢者德全能者德偏若就

待用或謂先與賢才謀所以待六國者到開暇方修政刑

作兩段便都不是。○引詩追天証及時引綱獲証明政刑引或侮証必畏不証貴德尊士可見只重及時明政刑上其必先貴德云云者如齊梁不信任孟子亦不能行王道。○詩言或敢侮虐之也子言誰敢侮決之也。○如字以今字實今字正從引古轉下來。○上開暇與下開暇氣象自不同然都是大國之侵陵未至脈絡從惡辱二字來時說謂上開暇是已治已安脫却如惡之脈絡矣。○般是游田樂是食色音樂與政刑對是農事廢弛教是放肆無忌則不尊賢貴士而修明政刑可知總之皆縱欲也安指開暇倫指及時証所謂倫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十一

十一

得一日白得一日也虛憊以讓欲爲般樂倘安爲急微恐非。○自求則則字意重不仁則辱邊故著此句先提出求禍下乃用禍福並結分承

尊賢章。○當時諸侯如齊宣欲辟土地朝秦楚他也想無敵於天下只他做來件件與天下是敵頭孟子心中結想一個行王政者不覺盱衡指掌羅列多端許多則字皆字聲空滿許落到信能十分期望特設天吏一個名目極口推揚他處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爲人決疑此獨擊節自賞。○賢能便是假謀尊便便是在位在位是與之共天位治天職戰國之君極講尊使却不曾識得賢能故真正假饒不肯立於其朝故要

講章使在位字先要認得賢能俊傑字若此處一差下面四節亦無從說起。○市是國中最後一區乃商賈所居屋是他賦二十而一其賦原甚輕征則又稅其貨矣法若分地辨物成買結信禁摩禁競禁偽之類法與屋原是不可少的不屋却是法外之恩或商賈不通百物不至則用此以招之。○關本為議察異言異服及逃亡詐偽之人而設而周禮司關官掌其治禁與其征屬似未嘗無征者蓋貨至關必有積貯之處俟察其當禁與否而後行亦收其積貯之屋稅所謂征屬也舊註辨其合征合屋誤矣若貨不出於關則舉其貨罰其人。○屋是國中左右各三區乃百工及遠方初至吾國者之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止

所居此節註因舊未改故誤周禮云云木趙岐注○布泉也鄭氏云云本孫奭疏○布泉也即今銅錢周禮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夫布是一夫百畝之稅里布是一里二十五家之稅朱子曰夫布是罰那游手之民里布是罰那公卿占民田為亭臺園沼者其說甚明蓋游民惰於農故罰他如一夫所耕之稅而止民受田百畝入稅十畝其公卿奪民可耕之田而罰百畝之稅實十畝也為燕樂之地故其罰重於民數十倍者民所受五畝之宅即不種桑麻閭師罰之亦止生不帛死不葬耳未嘗罰以二十五家之布也趙岐止據載師而不及閭師乃古人舉一以見例之法孫疏因趙註有里布夫征家征三頂故并申之言里

布是二十五家之稅夫征是一夫百畝之稅家征是一家力役之征其實本文無家征也雙舉誤認家征是力役之征夫征是粟米之征里布是布縷之征可謂大錯。○屋人掌欲秋布總布質布罰布屋布入於泉府秋布是商賈之屋稅即第屋屋布是民居之屋稅即此節屋既有稅矣又征其夫布里布是一人而三征也豈復有願受一屋而為氓者哉。○氓字從亡從民乃自他國流亡而至之民未及受田里故暫居此屋若既受田則有五畝之宅矣此氓與百工實未受田非可耕而不耕屋實無隙地非可桑而不桑安得以游民曠土之罰罰之。○信能行猶苟志於仁一樣俗雲謂不能行不能無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十一

五

敬虛心假意行而不誠半毫不落亦不能無敬試問此時虛心假意行王政者誰忍分不得兩層也。○仰若父母是恕其情未有能濟是決其理如此無敵方實其事。○天更二字從古未有下得極奇事天如親謂之天子君臨萬國謂之天王奉行天命謂之天吏異我者望風奔潰同我者羸糧影從合之方寫出無敵神勢故註兼廢與存亡併雲謂車駟亡只見得一半孟津之會八百來同豈非無敵何必卑指前徒倒戈不忍章○首節朱註最妙直指出仁字根原天地雖云無心而成化然天地之大德曰生易於復曰見天地之心可見此生

物即天地之心也。天地既以生物爲心，則所生之物，俱得了這的生理，所以人要活，即禽獸即草木，無不要活，而人尤萬物之靈，故這點生理，一稱便軌。論道理固是人人如此，但孟子本意爲時君不行仁政而發，故即從先王作個榜樣，新字對後擴充聖人無私一滾出來，自然充滿，不消贅得其餘，便全靠擴的工夫。○註又增察讓字者，爲衆人全不見得，與他說亦不信，故下文特用所謂叫起，便他自認爲末節知字地也。○乍見字，將入字急景危情，猛然相逼，則隱字上又加怵惕字，并失聲頓足情態都呈露出來。○仁字原包得義禮知故一端，擴動即四端都動，楚望云分言之，則於非內交便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章

見差惡於非惡，便見辭讓於非惡，便見是非合言之，則無許多機詐，即差惡無許多奔競，即辭讓無許多變味，即是非故下便一滾說去。○東委云四個非人也，扣定人字，歷歷推排，切切指摘。○若個端字爲充字生根。○自謂不能者，君也，却省君字於下句見之。○四體之有人，無不知喻，意便暗識知字。○人有不知而不能擴充者，有知之而不能擴充者，此處上文已把有是四端，舒舒叫曉，知字不須另作一層，故註只帶擴充上一道說下去。○皆字內有各就一端而充極其量，有即就一端而并充四者之量二意。○註即此推廣是下手處，充其本然之量是究竟處，中間着個而字，正有無窮

層遞在，然却住不得手，故又以日新又新不能自己發明始字。○即此推廣釋擴字，充其本然之量，釋充字，則其云云釋若火二句。

矢人章。○此承上章爲時君恥見役於大國而發。○首節借擇街引起擇處，街字淺處字深，街是身所擇處，是身所止，技藝之術，向不可不擇，況人君所處可不擇乎？陳新安謂引孔子言擇里，証擇術首語也。○孔子只說擇里，一串下孟子却截斷，以里尚欲其仁，況人自處而可不於仁乎？下個安宅字，照上處字，尊爵字起下人役。○註良貴釋爵字，最先兼統釋尊字，本心全體釋宅字，有理無欲釋安字。○尊爵就天生本來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章

就安宅就人得而處之後說。○不知從上擇字來，當時人君溺於利欲，擇來擇去，只在利上，他意中也有所爲尊爵，朝秦楚是也，有所爲安宅，辟土地是也，越弄越登殊，不知我自有尊爵自有安宅，何以一昏至此，只爲溺於利欲而然，故直以不智斷之下節，不仁不智，承此直下，俗套謂上節不仁由於不智，下節不仁而益以不智，與註以不仁故不智，故字不合，誤也。○仁爲萬善之統，其明白處便是智，做抑處便是禮，義制處便是義，利令智昏，則他必縱恣無節，顛倒失宜，無禮無義，文從他昏處來。○人役不單是小國受命大國，即強大亦終必爲人役，如楚以六千里而爲人役，其爲役處從理來

不從勢來。○弓人失人即不仁之名目故以爲人役之。○
俗言言既無禮義則宜失其羞惡之心而猶恥爲役蓋無則
俱無者人欲之橫流無之而不盡絕者固有之良心過謂此
恥亦從人欲上來不從天理上出如梁王恥喪敗便想去興
兵報怨豈是良心但臂之病者知點痛癢便是生氣未盡便
猶可醫孟子每就人欲中撥入天理有旋轉神妙處○仁者
緊頂爲仁乃告以強仁之事不是說仁的人勝已者喻強大
正已喻自修發而不中喻內施仁外交鄰而小國猶慢侮大
國猶侵陵反求喻增修於德如此則必爲政於天下矣○以
上四章因當路章講管晏德行連而類記之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七

子路章○子路唯恐有過之心素積於平日故人纔告以有過
則喜并不待反而自思果然有過然後喜也則其能改不待
言矣○子路或有過焉無過也聞善言則拜并不待其告我
也視子路已大矣○善與人同并不徒言也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觸目皆是善舉念即是取善與人同一句是綱下二句
是目舜豈有未善舜自見爲未善此句在無所繫者上見其
同人豈有善於舜者亦舜自見其善耳此句在不待勉勵上
見其同上句在行事斟酌處說中庸所謂執兩用中也下句
統隨所感觸說孟子所謂沛然莫禦時也本註雖然下個目
字必要通他分明但下句所該更廣則說下句自包得上句

故下只承取於人說去或問本一事而交互言之謂總是一
個與人同時以不知善之在已上在人下互見耳虛齋從人
即取人却混了○耕稼陶漁是極窮時爲帝是極達時中間
便包徹庸攝相等事○子路也取諸人焉也取諸人特其取
視舜爲小耳既有所取即有所與未嘗謂舜與人爲善子路
出不能也特取處分大小則與處亦分大小然無彼此之間
則皆大也看總註則末節斷總結三人

伯夷章○上兩節爲隘與不恭立案非其君二句是夷實事不
立於惡人云云是夷惡惡之心推惡惡云云是山夷之心推
到極處是故以下原打轉第一層諸候即善辭令總之非其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七

君友不受即不事不友也不羞四句是惠實事遺佚數句是
惠之心雖袒裼云云推到極處故字原打轉第一層與之偕
即不羞不污不自失即必以其道只玩是故及故字文法自
明○清何極處必隘和到極處必不恭註固字既字下得極
味可見他隘與不恭則在他聖處譬之大黃附子非無救病
之功然到底不可當常候故曰不由善謂清和可由隘不恭
不可由反鴆矣○此二章因加齊章願學孔子而類記之

四書約旨

任啓運著

公孫丑下

天時章。天時地利人和皆兵家之言。孟子卽其言遞遞較量。歸重人和。但彼所謂人和是愛恤士卒。孟子所謂人和是休養生民。故著得道字。又著君子字。道字中有全副王政在。非彼煦煦之術也。君子是王者名世之號。名非僅一將之任也。明襲其辭已暗移其旨。五行東春甲乙寅卯木南夏丙丁巳午火夏季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西秋庚辛申酉金北冬壬癸亥子水循環相生。當令王所生相生我者。虛我尅者。孤又以六甲旬前二辰爲孤。孤所對爲虛。日如是方亦如是。四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大

面攻圍必有一方曠日持久。豈無一日。米粟兵甲城池所恃以守。故井及之。故曰緊與上接。王親藩謂不指地利。非也。天時且不如地利。則不如人和。不消再說。故只承地利一淡說下。寡助未必便到親戚叛。多助未必便到天下順。但仁不仁之積必至此。有不戰與中庸有弗學語氣不同。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卽有時戰。安有弗勝哉。因前無敵而類記之。

將朝章。此章以下總明孟子久于齊而終去齊之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二語是孟子在齊大指。孟子居賓師之位。原與他臣不同。其以不召自居。正以大有爲望王也。

此便是敬王處。賓師何以將朝。蓋天下之理原有兩面。在孟子不妨以臣自處。在王必不可臣孟子。宜就見卽如拜下禮也在臣。自當拜下。在君自當解之。故曰各盡其道。如猶便也。事與願違之辭。看王不直召而托疾。則其不可召主自知之矣。卽此便見齊王不是。○托疾以召卽托疾以辭。異。囑亡同法。既托疾又出弔與取瑟同法。願學孔子于此可見。○却解仲子孟子子名墨。應謂仲者次長之稱。孟氏不必止一仲也。此以趙注爲確。○仲子因托疾故有采薪之憂。句不可突然說。愈故用小字。既出外如何不朝。故說趙造既造朝何不逾過。又著不識句。恰是小愈艱行中途停息。差過者越。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九

周匝越使孟子本意不明。想賓師之禮久不行。并諸門弟都不曉得。不得已而之景丑氏。是以本意未達。故非以仲子之要欲歸不得故也。○未見敬王。明指不朝。却未說出孟子故作不懂。與他辨。敬竟舜陳王是絕大根本。語爲下輔世長民及不爲管仲埋根在此。却似開文。故○景丑所言是君臣常禮。只不可以例賓師。韓氏謂丑之說敬君以執孟子所言敬君以心。愚謂非也。果爲有官守者。卽孔子不俟駕而行。豈可謂敬于心者。不必敬于貌。孟子陳堯舜時亦必徹內外。都是敬。萬無敬于心。簡于貌之理。卽丑所云禮不相似亦非。但賈孟子以貌也。豈謂是欺。應非此之謂。似從前不懂至此。

方明忽地嗟呀呀尋梁竟入。仁包萬善其儲焉義仲萬物之上。前莫倫。故舉以相對。見有過之無弗敵也。○朱子云。薛蘭德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每有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所重。而致隆焉。不相值三字。亦須會朝廷之上。豈無齒德。七十不視朝。君問則厥何嘗不論齒德。鄉黨之中。豈無齒德。如再命。不滿鄉。鄉射序賓。以賢何嘗不論爵德。只大槩各有所重耳。○輔世輔字與爵字對。見非此爵亦不安。長民長字與齒字對。見非此齒亦徒老。○楚望云。三達尊由會子言而推廣之。彼一我一皆足相敵。則彼爵我齒已足敵矣。況此仁義之德。世資之以爲輔。民宗之以爲長。更有何物。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辛

足相敵乎。愚按從旁生出一齒字。換作爵齒。頭仁義更成無對。○慢字對敬字。景丑謂王敬。孟子謂王慢。針鋒相對。此處與下兩節故字緊聯。通接直趕今天下。方打著齊王。註齊王但有爵耳。是說書體。在口氣中。渾之爲效。○將大有爲四句起湯桓其尊德二句起今天下。○所不召所字爲雲包下道。德非也。所字從君來。君是湯。湯他所不召。便有個君是個桓。他所不召。便有個仲。德是臣所得道。是臣所行。與字却從臣心眼中看出。他像個有爲之君。方與之有爲。○學是師其德。臣是行其道。先聆其訓。誨習其矩度。他全副經驗講究。爛熟然後舉而措之。自成運掌之治。不是前尊之後抑之也。

○楊稱尹者樂竟舜之道。使君爲堯舜之君者也。仲爲齊所熱聞。故及之。○不敢召在君。不可召在已。

陳臻章。○通章略重齊邊。下個兼字一百字。見得禮意似乎獨得。不知此特貨也。非禮也。○辭受君子大節。輕重亦有權衡。陳臻此間殊有深意。時說陳臻只在金上著眼。鄙陋之徒。壞人心術不少。○餽之辭在人。義之虞在我。子有遠行。余有戒心。方是確有所處。齊餽未必無辭。只我無處便是貨之。○取籠而致之之意。貨取是以貨之之法。取之也。虛齋云上。貨字活下。貨字實恐未然。○此孟子去齊後事。餽金當在去時。其不受與不受。箇箇同意。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一

辛

平陸章。○孟子下個子之民字。便坐在距心身上。此非距心所得。爲正爲子字。推却孟子用個人之字。承他非字。却以受字坐實。子字民國王之民也。受之則子之民矣。○莊王之失政。使然爲下。寡人之罪立案。人不得距心口中。○距心實不會求。求而不得。一層并逃路截斷。使他不得不認罪。○誦之教受之者。固不可立。而視其死矣。有之者。顧可立。而視其死歟。又使他不得不認罪。○此孟子初至齊事。發榮應在此時。○砥礪章。○砥礪請士師未必爲可以言先生。實他使他無轉身處。○數月則齊之失刑。必多盡之知之亦審。○孟子只教他諫。不曾教他去。然不得其言則止。自是定理。則教其言即是。

教其去矣。○自爲不知是讓孟子不去蓋孟子之諫齊人固
聞之不知孟子資師與言貴不同不可援此爲例也。○想孟
子此時亦已欲去矣特其去不必急耳。○東委云致爲臣後
後章作教有官守并爲上章作樂蓋孟子是孟子自作即次
第亦有意在。

爲卿章○卿客卿也此即是賓師之位本文不曰王使出弔于
滕見非王得使也下乃用王使字敘得極明郝云是時滕爲
齊役卽有喪未必弔卽弔亦未必使卿况孟子召且不可豈
王得使者必是孟子與滕有舊自往弔之而王尊禮孟子故
使貴倖同行且或錯是行其類伺之私耳。○驪朝暮見孟子

陽辭約言

孟子卷之二

五

豈能無一言只不與言弔事便是不與言了想驪此時亦不
甚覺得公孫丑留心體察纔見出來究竟孟子不明其故只
言事已治矣不消說得還他渾然其實事卽不治孟子亦止
召有司調之不與驪言也全是孔子待賜貨家法。

葬魯章○孟子魯孟孫後古者族葬昭穆各以其班故歸葬于
祖之域也古者卿大夫葬而後致政蓋初喪哀殖有不服及
故葬乃致事于其君又君所致弔賻贈賻禮亦于是拜賜
故孟子必反齊也其止于魯者禮亦不人國門致事拜賜
皆使人報于君而身待于境又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有問
就之齊章之喪對而不讓是時爲賓師則雖致事王亦可以

就而孟子亦可以對此或憐憫于王之心莫亦禮所得爲也
或謂孟子急于行道故反而爲卿于齊不幾爲奔情者藉口
乎恐臧倉直以短喪指斥不僅如後喪踰前喪云云矣。○緣
著個美字使似有意飾觀故以非直爲觀破之。○盡于人心
卽親喪自盡之意此是根本道理心欲自盡而法制不得則
不能盡今自天子達于庶人則非不得也此意收上或無財
則喪具稱家有無亦不能盡今又非無財也此意起下。○盡
千人心從人子身上看母使土親虐從死者身上看又翻進
一層故用且字。○儉其親接有財應轉以美字易棺槨取諸
太過不以美卽儉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六

沈同章○著以其字非其私問也是王教他不稱王命若出千
私耳想王凡欲興兵撻怨孟子必力遏之他疑心孟子是要
故意遏他事理未必果如此故使他探個真消息所以孟子
纔道可字他卽去伐燕史記有孟子勸伐燕語者想此時必
以孟子謂燕可伐之語布告國中以決于大賢爲義之正也
不知就燕論則燕自可伐就齊論則不可伐燕。○燕之可伐
例以爵祿之不告于王爵則告之于周可乎愚謂奉行天命
謂之王者非一姓之制也燕哈果得人如孔孟而禪之則王
道大行仁被天下而燕亦世有國視堯舜何愧乎此王字
亦要從天意上看若周則衰微已甚卽告之亦如無有孟子

于齊梁明說行王政則可王何曾要他稟命于周○齊初發兵孟子實不曾知道然舉大兵滅一國孟子豈終不知若是時燕民在水火中使齊能誅子之安集燕國則齊雖非湯武而是舉俗庶幾湯武之師乃齊不能耽耽其欲遂欲取燕此一悞也諸侯謀救燕矣苟齊悔收如孟子反旆倪云云則雖行暴于前究施仁于後猶為救敗之策而齊又不能總總不舍此再悞也燕已立君燕人皆呼王有數心則旋師而反司空致地司徒致民發罪已之言與燕更始猶可收桑榆之效而齊又不能取不成就舍不成舍是三悞也孟子去齊之志于是決矣

四書章句 孟子卷之二

齊

燕畔章○蓋惡之心義之端也使王由此一慚信孟子之必可師仁義之必可用則此一慚便是出死人生關隘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全在于此惜乎蒯聶方生陳賈即為牛羊之牧也孟子去齊之心于是乎決故即以下章次之○周公實不知管叔之畔陳賈亦只以周公之不知解王不知燕畔之慚耳不仁邊是逆跌纔起○愚按武王十二年伐紂之時即分師俘衛霍諸國既立武庚全師西還此時未取殷尸土一民也十三年使管叔尹衛封叔處于霍與蔡叔度共為殷監皆周邑名未滅紂前皆先王也此時使管叔居衛地而蔡叔近殷故即命為監惟霍是衛封是管叔之使實出武王但周公亦必與聞耳此時管蔡開宗指王禁九屬

昭九行尊九德順九典見周書自管叔作監東隅之侯咸放于王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見周書是管叔監殷實有大功不可泯也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武庚以為周有彞可乘誑誘管叔蓋商人多兄終弟及管叔見已在外而公在內疑有用者必公故遂惑于武庚之說而布流言以攝公公出居東管叔遂挾武庚以叛成王二年王師伐衛管叔自經卒見周書武庚仍自衛入挾奄人徐人淮夷皆入于邾以叛見竹書紀年秋大雷電以風王迎公歸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命康叔于殷代霍叔中旄父于東代管叔本見又滅蒲姑乃以蒲姑之地封呂尚為齊侯四年封康叔為衛侯見伏生

四書章句 孟子卷之二

齊

冬歲奄五年春乃以奄地封伯禽為魯侯見周書殷地大定六年求殷後封微子為宋公八年滅唐以唐地封叔虞為晉侯武王初封黃帝之後于唐後以唐地封召公為燕伯及封畢公高子為魏侯史傳不見始封年月要亦當在此數年事述前後班班可考世儒不察漫謂周公使叔于前殺叔于後不知叔在武王時實實可使其以殷畔特起于一念之忌公當其先亦何從知之哉至于叔之自經在成王二年之春公猶居東未歸也其不殺叔不待辨自明矣○賈之問語句句有心句句笑定孟子答語句句無意句句似墮入他國禮中到得有過句直逼已一手搥定不知提出兄弟二字飛空颺去更出古君子一段劈面打來非特王漸解解似令陳賈

又添一漸要知此等處不是詞錄全在平日于聖賢人倫日用道理看得爛熟分明自然如此。○若從周公不會使叔量辨則武王使之原自聖人有過了若從管叔做人難料量辨到底還是不知下直從天理人情源頭一滾下來不說不是過說過是該的而對面王之于燕何故不知不須更著一語矣。○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于他人又何曾逆料然他必先覺蓋誠之中萬理畢具自萬物畢照却于其中親疎遠近又步步不同。○孟子至此纔知他問意然也不說明他爲王文過只說古今人處過之心如是不同盡而不盡。○宜便不是過周公之過就買語作轉耳朱子大段踈脫等語反把過字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朱

坐實惠不敢謂然

致爲臣章。○大註久于齊而道不行句渾括之極。愚按恒產諸政既不行于國中。弔民置君又不行于燕國。則于國中雖有發棠諸政于燕國雖終舍之而歸。總是道不行矣。此句是持筭。○岱雲云齊王總是送別語不是留行語。曰前日白纈見總要掩飾現前一段情事。○又云孟子先言不敢請自處極嚴後云罔所願也一段情懷。不忘之心亦默然自喻耳。若以下語置上。卽似有心請繼此之見矣。○鹿齋云看他日字便有遲遲其行之意。○齊王亦知孟子爲賢。但以王道無近功。故欲留爲諸大夫國人所矜式。然不行其道之意已盡情吐

露矣。孟子豈可復留。故曰時子惡知其不可。一語乾淨截斷。下又就萬鍾字與他折辨。下俯欲富字放到極低。又引季孫譏子叔語。又因斷斷字。續注說使人聽之極不堪。回視不可一句。已鳳翔千仞。○岱雲云若初至齊而萬鍾鈔式未爲不可。蓋際可公養亦行可之機也。既在三卿中矣。反降而爲際。可爲公養更何望乎。故斷不可受。

宿書章。○孟子于畫三宿非不欲留也。或人留行亦或見孟子在齊有益于齊甚太。今一旦失此大賢甚爲可惜。故欲爲王留行。但欲爲王留卽必爲孟子處。須先進諫于王。王或悔悟。然後奉王命以留。先于王之側。後于孟子之側。庶乎可也。今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朱

王不留而或爲王留。孟子卽欲留。豈有此留法乎。故先下爲王留行字。與爲長者字相照。○岱雲云客初來時亦必有賓主之禮。官及留行乃不應以絕之。客不悅已作而辭。故下曰坐。○泄柳申詳未嘗使人在穆公側。只人見他賢自爲之。權持訓護耳。客若要爲王留。自應先用此法。孟子只據他來非王使。故說不及子思。蓋此一半孟子不便說明。只就現前半說也。舊謂二子只帶說恐未然。○申卽顯係二字合聲。尹士章。○尹士不明于澤兩層。原從下一層逆溯而上。若曰今之不遇。故去似亦非不識人者。似亦非于澤者。而乃滯滯若此。并他前後都似不可解矣。上兩層虛擲。用則是字下一層

實却用是何字語意曲折而下。○則茲不悅言外有我平日極敬他意。○惡知其不可也語淺而直惡知予哉語婉而深故下以予心曲表白。○不明于澤兩層尹士原不意故孟子只就通達辨之猶以爲遠反透過一層而曰王猶足用爲善則王非不可爲湯武曰安齊安天下則非千一身之澤此兩層亦已不辨之辨矣。○看後答淳于髡語則孟子所以去齊必有一關係其大之事如魯之受女樂也其託而去必有一小事如媼肉之不至也王以孟子爲棄寡人想亦只見得此小事不會有大失禮處不會想到所以去者不在此也王如改諸一語隱隱可思然孟子七篇終不書其事蓋論語作于孔子之門人故受女樂可直書孟子保自作故終不隱斥言也歐陽文忠夷陵之恥由高若訥而自訂全集獨去與高司諫書古人用意忠厚多如此或問然則子梁襄王指斥之何也曰孟子在梁日淺况襄王一見便去未嘗一日立其朝。○上望其改在未出書前下望其改在既出書後。○浩然歸志從不追來予豈舍王原從平日來。○足爲善在王用爲善在孟子。○東委云因尹士語觸起在齊種種情事若竟用爲善何待如此若不足爲善又何必如此只爲山字一錢可圖而今已盡成齋餘從前原明知無益而後更此外何人九轉腸迴百端交集。○王庶幾改之望空直唾潸然淚下。○小人

小字填寫小丈夫正映出孟子一面

充虞章。○怨尤原與不豫不同。○怨尤從不遂已欲來不豫從畏天憫人來。一是欲上事一是理上事充虞誤認作一樣孟子亦不會與他辨別只說今宜不豫便見不是怨尤又說原無不豫更何從著點怨尤已爲不辨之辨矣。○其間指五百年之間如禹益必少于堯舜伊呂必長于湯武總是其間古來也有王者已出而名世從之者也有見名世而決其必有王者孟子却是信爲名世而想必有王者興。○數過頂上節來時可又加一層蓋數過而時不至于極亂猶可姑待而天未生王者或未可知今時之亂又如此豈容姑待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然名世在我似天已必生王者不過者未必不終遇此又可以無不豫也下節承上節作轉乃孟子自解疑註樂天之誠從孟子轉語中看出非孟子自道我有憂世之志又有樂天之誠也虛齋增出道猶足傳後爲樂天穴崖以治亂歸之天數即樂天以被一時爲樂天俱不是居休章。○張子引禮仕而未有祿條謂古亦有仕不受祿以觀其可否者但禮所言是初至其國孟子久于齊受卿位而終不受祿則與古異故孟子曰非也。○一見卽有去志知人之明然見王天資樸茂有足用爲善處故姑受卿位以爲之兆而不受祿則不全爲臣而去就轉轉與去志原不相妨此意

賢仁知兼用處

程沙隨謂師命賓師之命即授室萬鍾使大夫國人矜式
車朱子謂此是舊說但子崇見王是初至齊時事授室萬
鍾是去齊時事故改爲師旅之命然愚意賓師之命其說
自當只指爲授室萬鍾時誤耳考孟子在齊六年無兵爭
惟有伐燕事乃孟子所以去非所以留也且改此則孟子
于齊居賓師之位無據矣此亦與註而解
其律故附記之

四書約旨

任啓運著

孟子

滕文公上

滕文章○爲世子三字提清本分即爲下章起案或謂見其天
性未漓則梁襄甫即位齊登庸王子何不告以性善乎○朱
原之楚官經之地但不待自楚反而即見孟子便見他急於
親賢然如吳孫右說他知事大非立國之計却又過了看滕
小國也數章自見○孔子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可見纔就
性即兼氣質已不得謂之善了故曰性相近也孟子道性善
自是推上一層孟子見人自暴自棄總以性有不善爲辭故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索性說箇性善而以堯舜盡性之人作個榜樣然於他人亦
未遠及今因一見滕文公實甚好習染不深故直頭提出其
他做第一等人道性善使知仁義不假外求稱堯舜使知聖
人可學而至此時世子如驟聞鈞天之樂心神極動然極嘆
此兩應應天上有亦已伏疑根王文師云塗要提得高使他
尋向上去却又換頭無路若一著言論便落道一一層去而
世子亦無可疑矣○朱子曰性善故可爲堯舜稱堯舜以驗
性善之實又曰性善以理言言稱堯舜實其事以實之所以
互相發也俗雲謂不說性善而教人爲堯舜人便推說堯舜
是天生的聖人我如何及他說性善不說堯舜說來久無憑

據愚謂對言交言亦不會定說性善到底勝文一見與言交
章不同故把最上的與他說耳若互發之理則誠然○世子
復見不待開口劈嘴疑吾言乎使他神骨都驚隨着「一句夫
道一而已矣把他別有卑近易行心事一刀截斷下只策他
篤志力行去○道猶路也言只有這條路只要信得過猛力
向前耳或謂道即指性或謂率性之謂道都非○孔子曰道
二孟子曰道一者不仁的路原不是路也○人的病痛第一
聲先是退怯故須無畏第二層要是虛氣第三層却是歸心
自用走了路路故須認定所師○伊尹堯舜君民便是善天
下世子能克其身以及國便是善國引書顯旺正在爲字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中何嘗謂足一意不是証上非也

滕定章○於心終不忘便見他篤信其能行古禮從舊信來○
然後行事便有不問父兄百官意○不亦善乎何猛烈觸起
無限寶貴親喪自盡句切語丁寧極意勝發引會子語再深
加許可乃舉喪禮大經告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則上下同
曰三代共之則古今同語不多而意已餘言外○三年之喪
子爲父臣爲君統父兄百官在內○齊是衣下邊不緝曰斬
緇之曰齊此通言之則斬者亦齊也君父之喪未盡斬衰既
盡齊衰既練功衰大祥受以成布始死三月勺水不入口既
殮食粥既盡疏食既練乃食菜果此亦約畧舉之耳○定則

行已決既定而父兄百官不欲則前不與之謀可知恐其不
能盡非不自盡也三年統君臣在內君行而臣不行不可謂
盡即強父兄百官行之而其心不欲亦不可謂盡再問者問
其如何而父兄百官欲也孟子言除了自盡更無別法從來
感化只在自盡中世子曰是誠在我正與是在世子緊應○
然後猶居廬而曰五月者據葬時言之○可以爲可也謂曰
知相語之詞

爲國章○劈頭一句全盤打其蓋地兩天豈有國則有臣有民
世祿禮下以待臣也而不分田則制祿何從而出落個民字
有民則教之養之皆君責也而不制恒產則恒心何自而生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年

落個事字則不可緩也全身震動○証不可緩不引君之勤
於農事而引民之自勤正王道本於人情處且此詩周公所
作以訓成王則君之不可緩已在言下○民之爲道循根本上
事字來是故賢君節根本上民字來總是全盤打算語○恭儉
不止禮下二者而二者却是恭儉之實論語意是要說禮下
取民有制而提其綱論道理却是恭儉纔能禮下取民有制
也補出根源毫不見痕迹與告齊宣功及百姓補出老吾老
一層同法○引陽虎語滿眼刺觸便有取盈慢經界多少人在
○五十七十百畝是劃民恒產貢助徹是取民有制獨少
貢者貢也一句意中便有低昂○龍子所識之貢是後世弊

法非禹本制。看夏謬舉。舉休助當時何曾有取民之慮來。

孟子只要用助。意中有耕者九一一句。因升有仕者世祿一句。却先落出世祿字。即撇過入助法。起忽異常。又恐文公謂我周之子孫何故不遵祖制而行商法。故用周詩斷章取義以告之。○設為庠序學校館應轉有恆心。見必先有恆產。乃能及此。亦重行助上。○夏時洪水方平。教化初起。故重教。殷始征誅。故重射。周以二老來歸而興。故重養。各以王業所由始而名。然此意不重。只歸所以明人倫句。○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通有序。國有學。愚按六鄉之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述之地。五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四

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鄕。五鄕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閭里之門。設塾以教五家之子弟。所謂家有塾也。三年則拔其尤者。由塾升之黨。鄕之庠。又三年又拔其庠之尤者。升之鄉。遂之序。皆鄉學也。又三年又拔其尤者。升之國學。則與君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齒矣。但學記有塾無校。豈校即塾歟。○三考而稍有才智。得升於庠。則用為比長。鄰長之類。得升於序。則用為閭胥。里長之類。極其升遷。至鄉遂之吏而止。所謂民材也。若由國學而選。則自大夫始。而終至卿相。所謂官材也。○人倫明於上。或謂有起化自上。及戒重得宜二意。而玩以教之語。脈終重董戒邊。○滕國偏小。雖王實難。故只許以

王者師。然天下事亦有難料者。如少康以一成一旅。興餉齊

楚。不以為意。歷數十年。恨甚已固。則或由此而成。王業亦未可知。故曰新子之國。乃進步語。俗雲謂不言新命。只言新國。即可為善國意。恐未然。○正經界。二程子謂不必盡寬平。可以盡方。只要用算法折計授民。張子謂先須正南北。假饒地有寬狹尖斜。先就得井地處為井。不能成就處。或五七夫三四夫一夫。即不成一夫。亦可計百畝之數授之。愚謂稍寬處。當如張子說。極尖斜。當如程子說。大約二說盡之。○本文止有暴君汙吏。而注增豪強者。穀祿出於井田。井田均。則穀祿自無不平。上必先聽豪強得以兼井。而後可行其貪暴之私。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五

貪暴行而豪強愈得以兼井。而無所忌憚。故井地之壞。源自民壞之。而實暴君汙吏壞之也。○請野節。緊承上節言分用制祿。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不重井田形體上。井田形體於方里節見之。○九一以田之形言。什一以歲入之數言。或謂什一輕於九一。謬也。助法以外。八區授民。貢法隨計百畝授民。所以分田。助法中一區貢法。即於百畝中取其十分之一。所以制祿。○言請者。孟子就滕言。滕言為滕計。當如此耳。非周原有是定法也。註周所謂徹法。蓋如此。是朱子約畧計度之詞。原非正意。○滕地偏小。不足何稍難。而之規。其土平。亦無巖澤山林之異。故其野皆可行助。惟國中有一城郭市廛。

田無可井，不得不參用貢法耳。今廢縣之東偏，乃古廢國地。○註國中郊

門之內，鄉遂之地，野郊外，都鄙之地，二語本之鄭氏，其實不然。周禮百里為近郊，二百里為遠郊，遠郊以內為六鄉，遠郊以外為六遂，是言鄉遂而千里之地該之矣。今以鄉遂為國中，將野又在何地乎？自遠郊以遠於畿，中有公邑、采邑、大都、小都，為公卿大夫封邑之地，是都鄙在六遂中也。豈遂之外，又有都鄙乎？鄭侯以六遂屬郊內，侯以六遂屬郊外，遂且未定其地，又烏定其為貢為助耶？音周禮六遂之官皆降六鄉下，士六遂二十五家之里長方為下，且如其說，二百里外必無城郭宮室，二百里內盡屬陵麓山林，有是理乎？況周禮本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六

文於遂人曰：「凡夫為井。」孟子本文明官鄉田同井，今反謂鄉遂用貢法，周禮即不足憑。孟子亦不足據耶？其誤明矣。○鄉有采邑，自足以奉祭，故圭田自卿以下始，大夫士俱在其中。禮所謂官師一廟中下士也。○人生八歲皆入小學之塾，經三考而猶愚鈍，則不入庠序，而散歸農，是為餘夫。故十六始受田。○五十畝即取諸公田，野則二人合收助耕之一區。國中則一人自收五夫之自賦，二十五畝即取諸私田，野則四人合耕百畝之一區。國中則隨計二十五畝之地授之也。○死徙簡葬，其葬見井田行而風俗善於下，重在首句。惟死徙無出鄉，則自祖父以及子孫，世世相俵，而凡此鄉田同井之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七

入，無不相友扶持而親睦之風自成矣。方里節，聚其詳見井田行而尊親及於上，重中為公田句，惟中為公，則入家同養而先公後私之義自明矣。二節皆承九一而助來不及什一自賦者，實只以濟助之竊主意，原只在行助也。○畢戰只司井地，故不及設教，然恒心之有已在其中。○潤澤二字，虛朱子下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入牛便無所不賈，要知古人疆以周索，繼以戎索等，亦未嘗不是潤澤中事，特廉有不必及耳。故人謂井田今不可行，愚謂井田無日不可行，只今魚鱗冊便是井田底稿，所患食官稍更奸書，或以高低為平，或以平為高低，或足步或不足步，作弊多耳。故大患只在一役字，大要只在一正字，在君與子應子必勉之，井于力行之亦暗關在內。○井田之法，肇自黃帝，然其井者必無幾耳。至夏洪水方平，規制漸備，故禹曰：「浚畝治陂，距川茨川，距海可見溝洫，雖人所鑿，必先相川勢所在而為之，未有截然能正方者。」至商而人漸眾，可以盡地之利，乃因夏法推而廣之，使百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則人人而耕九區，地利盡矣。然所謂中為公田，亦只據平原廣野而言，若尖斜之地，則公田亦不必盡居其中矣。至周而人益眾，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而於百畝之中，各取其十畝之入以爲稅，故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則周無公田，斷可知也。但此時君民相愛，故凶費皆上

下相通到得後來民心漸殺於是百畝之內名以十畝與君而私其豐饒上其瘠瘠君之所入日漸於是管宜公躬行田畝取其十畝之最豐饒以為例而民亦無辭其後哀公又不復計歲之豐凶而但以田定賦此徵法之所以變為校歲之貢而為什而取二者也直公初稅畝傳曰履畝而稅是去賸但計田之多寡管國如此則他國可知至孟子時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之數反少於周初而徵法之壞已甚故要改行助法耳若謂諸野節原是徵法孟子要行徵法則直徵乎一語可了何煩辭費乎○蔡邕言夏尺十寸殷尺八寸周尺七寸禮記明言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則同此田也以夏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八

尺記之則為五十畝殷尺計之則為七十畝周尺計之則為百畝耳蓋權度大小百弊所生不舉而大變之則從前積弊不能頓除故新制第一件便是準度量權衡朱子云先王要理天下映濟滄海大段費人力了一旦更改恐無是理知陳徐金夏皆應說也○周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何哉商制公田在私田外周制於百畝中取其十畝之入則公田即在私田中○解徵法者謂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就同井而通之此斷非也孟子明言上農下農所食之別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則勤惰無分安得復有食九人至五人之別其不為許子齊物之論農布此同井中或一人以兵戍出及有

疾病死喪則此八家通力助之所謂凡民有喪鄰國救之疾病相扶持也其餘則否然則名祿何也以通乎上下而名之也貢之法較歲為常特於省歛之時權為損減徵之法則與年上下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其不足也看貢字助字都從君民起義可見○井田之法必方子曰程子張子盡之矣方者有之要方者居多也蓋方是法不是形古之九數第一曰方田以其事最重而算亦最難故為第一若其田果方則執度以往足矣安用算乎如今之法橫五尺縱五尺謂之一步何嘗不方橫七丈七尺五寸縱亦如之謂之一畝何嘗不方究其所謂方者乃以東西并折半南北并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九

折半如東十弓西二十弓而以縱與廣交乘之算方面田不方故謂之方田也或疑古井田未及江南此江南法不可以論古則齊魯燕趙晉衛諸境余嘗歷之其高為下下與江南無異惟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差異耳而江南之圩田其平廣更勝於北蓋從古此地即從古此山川山水之性皆以曲而善走即廣野平曠其脉必自山出大約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高斷未有百十里直如縣平如砥者也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者以為例耳如天子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而周畿內自陝而入河南其地斜長而曲以開方法計之則西經約方八百里八八六四十八東都約方六百里六六三六

上總計之得方千里耳。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古人所謂方者大約如此。漢儒溝洫之圖只是畫個硬局。與棋枰相似。其實天下安有此地哉。古人立法必度土之宜。因地之利。如左傳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此其疆里之大不同也。如左氏異義或九鳩當一井。或九度當一井。如今折平相似。是人不必皆百畝。周禮圖畝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如今薄瘠山竹地。科則不同。是賦不必皆什一也。百畝什一。亦舉平土以見例耳。遂人夫間有遂十夫爲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是人爲者。考工記兩山之間必有川。此是天生者。要之人所爲亦必因天生自然之勢。豈五夫六夫之地。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十

必不可有溝。百夫千夫之地必不可近川哉。公田之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亦據鄭詩中田有廬爲說。恩謂爲廬必因地形稍高爽處。萬無在田中之理。且如其說則夏無公田。民皆露處耶。蓋此說過泥什一二字而生。謂私田百畝助耕公田只該十畝。八家八十畝。餘二十畝無人耕。故爲此說。不知九一之法只是九區。而一區入公。不必如此曲說。是時商戰未開阡陌井田形體固在。只經界不正。授受無法。小民得以兼井。而徹法已弊。取盈更重於貢。故孟子大意只要正經界。以除兼井之弊。行助法以除歲取盈之弊。二語盡之。自趙注孫疏牽周禮鄭說以附合之。故其說漸鑿朱子雖疑其非。而

猶未能盡說。故愚謂不舉而空之不足明孟子之意也。

神農章○爲神農之言便非神農之言也。此句重提立案。○孟子稱堯舜他便從堯舜上面尋個神農來。似更高於孟子。他不是與孟子爭勝。見若古道可行於今。則神農之醇樸豈不更勝於堯舜。若謂荒遠恐難信。則堯舜亦古矣。未必便宜於今。總是要壞孟子之法。○陳良之徒爲背師伏案。與爲神農特提不同。然已相混作對。其徒與其弟對衣褐捆屨負耒耜對。然已爲衣褐耕鐵作柄異處。正有同在。○行語短一仁字。相語短一聖人字。亦爲後埋根。○方稱爲聖人忽并未得爲賢。寫陳相慢無主張。如書○許行畢竟乖角不自來。却使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士

撥陳良來着個見字。道字。冷心劍。恰似妙處。說不盡。孟子只開閒語問。却已一舉便到快絕。○種粟一問。是人頭把柄。織布織冠窮之於耕之外。釜鑿鐵耕窮之於耕之內。以粟易器械。六十二字。只對矣爲不自織一句。○曰衣褐以褐字。逃過布字也。布細必用織。褐粗猶似非織也。曰冠絰以素字。逃過布字也。不說冠之質而說冠之色。已足道絰。○以粟易之陳相道處在粟字。見以粟易原自耕中出也。孟子擒他在易字。見既相易則非已道爲也。○害於耕。滲漏已出。然駁之曰。然則耕不害於治。歇不特語意未暢。即害字亦有語病。故凡放過又粘他耕字。明承厲字。暗駁害字。使他不得不說不

可耕且爲則直供出並字不通矣。○然則治天下一戰如石裂山摧有大人二句又屹如山立且一人二句奇情蕩漾故曰六句又一氣奔騰此天下之通義也一句勒住無古無今都在裡面使異說人無從站脚。○不可並不必並有兩層意非以相屬則不必並不能耕且爲則不可並上節且許子從不必意逼到不可並此節且一人卽從不可並帶出不必意下兩節以不暇換不可看註豈必耕且爲哉非惟不暇耕亦不必耕矣曲折自明總重在不可上。○當堯之時句掉天而起卽暗伏孔子曰益刪書者孔子也洪水云云起下治水草木云云起下烈山澤五穀不登句起下樹藝然大勢只振起

陽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三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一句五穀句是起便帶人不得以水未治穀未熟禽獸未除作三項。○東安云當是時數語卽結卽渡打轉並耕便落後段又云孟子詳敘諸人獨畧於稷正爲後稷事蹟與並耕本位相犯看他前用然後字鄭重說來此只用人民育三字急滾下去用雖欲耕得乎而暇耕乎重重反撲見未耕前如此當時又只是教不是茲。○五臣無獨遺畢陶之理若與辨並耕無涉只趁便補出。○河出崑崙積石其重源也折而北復折而東禹時龍門未鑿河溢冀州之背故帝都尤被水患然下流未通則龍門亦不可鑿故疏九河於始遷越而上至鑿龍門乃治河之終。○徒駭是近海最

先鑿者兩洋是上流總順其入海處必是八道故曰疏疏者分而散之也書同爲逆河謂此入海處海水皆與河相逆者說仍并爲一非是。○河自西而東北濟自北而東南濟於河故名濟者河濟之支流有自河而入濟有自濟而入河重爲二水之累故以源名論者和而調之使大小相安也。○汝漢水性急故宜決淮泗性緩而濶故宜排。○朱子謂漢入江汝泗入淮淮入海不入江當時只取字數對偶不必曲爲之說是固然矣然山海經言淮出桐柏至厚鹿南與汝水合又東南至廬江安豐邑與漢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與泗水合漢既入江則淮與漢合又何不可言入江也蓋說氾勝之勢

陽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三

言則汝漢淮泗皆與江通非孟子不知水道誤以吳所尋之邪溝爲禹跡也若以水性言則漢雖合江而東爲北江究未與江一也。○堯七十五年命司空禹治水八十六年司空入親費用手圭八十七年建十有二州是禹治水凡十二年而云八年者禹治水至塗山今鳳陽乃聚就既娶有室家後而言○有親行義五有室皆從人之有道來生而有者天保其有者聖也。○上言堯獨憂之而舉舜舜使禹益則舜固以堯之憂爲憂矣而此復言聖人有憂之者蓋教養是兩大事故再提筆堯命舜舜命契統貫其中下聖人之憂民如此結教一連而兩邊都到。○以不得人爲憂大人之事也若小人之事

則以有恥爲恥耳。卽補卽敝。○得人得心上師已見。此言服爲天下字。是何等大。若但求不屬民。移乎小矣。○此與許多叮字未得人而憂。與許多命字既得人而樂。被孟子一言括盡。○大哉君哉。証大人意。極出孔子歷例。許行。○責和信師之非。先明其師之正。亦據上游法。○孔子簡因悅仲尼來魯。領節因悅周公來其於會子。不善變明作兩對。結束中間夾出山谷遷喬以求友。與信師映發。又與前吾聞過對。是文法幻巧處。○仲尼之道。信會子口中虛寫。全無邊際。愈使人可誑不可禁。○說個似聖人亦原知不及聖人。但不如會子所見之尤卓。○似字。剔下非字。○庸字。激起學字。○從許子之道。緊承不善變來。見他正有好處。從之未爲不善變。是見急爲自家尋解着。○許子意。只要布與布同。價與與同。買不論精粗美惡耳。俗謂要布與帛同價。乃可反于太古。此未必然。看註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巨屨小屨同價。因許子捆屨。故卽其所明以曉之。見大小不可同。卽知精粗不可同。許子何曾說布與帛同買。小屨與巨屨同買乎。○相率爲低與國中無偽。針對許子。要人爲粗不爲精。則可反于純樸。不道爲溫惡以相欺。乃愈入于偽也。○許東陽曰。此章分三大節。許子必種粟八節。闢其假托神農之言。並耕。吾聞用夏五節。責陳相倍師。末二節。因遁辭而并開其市買之說。○徐僊

註曰。許行托神農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不可相兼。托神農爲市買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不可同買。聖者章。○許行並耕。不知有君與之兼愛。不知有親特許墨者與爲神農。言書法一樣。○陸象山曰。所疑事親。故意欲他若以厚道爲是。學于墨。何爲若以薄道爲是。則厚薄又何爲所行與所學相反。必有個緣故。要他自想這點厚薄的念頭。轉慶源曰。這便是他天理自然發動處。○儒者之道。應夷子墨者。句。見他叫我墨者。是以儒者自居。另一門戶了。不知儒者保赤之言。原與我墨者兼愛之意。一樣。何獨非我。我施由親始。原與儒者立愛自親。始無異。厚薄之故。有何難知。一辨原非薄道。一辨已非以賤事親。○夫夷子二句。破他引若字意。鄰子視民。則已親。兄子視子。則已殺。于差等中更有差等在。○彼有取爾三句。應此言何謂也。見舊自有本意。牽合不上。○且天之生物三句。直攻其無差等之非。二本故也。言其根本之差。在此。故迷謬難解耳。卽月林謂故解書亦誤。乘○東問夷之言。愛無差等。便當不言親疏。今日施由親始。仍以親疎對言。其辨已低。猶矣。采子曰。愛無差等。是他大病。卽施由親始。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故孟子但責其二本不論言之。故慨然施由親始。畢竟還是他本心之明未絕處。故大注著

然其一轉○委之于怒是他無可奈何他日過之是他終不能忍狐狸二句寫得驚心慘目夫此也三句直指本來誠是也一呼叫入心坎孝子仁人長官滿紙曰是也則慟必非曰有道則道必不以薄為貴矣○憮然句為開句神魂都動半响無言然後說命之矣三字已凄然淚下

四書約旨

任啓運著

滕文公下

陳代章。此下四章總是孟子自明出處之道。當時遊士都是往見陳代習以為常絕不見其為枉且字進一步見即以爲枉亦枉少直多有何大礙兩宜若字相照。孟子引虞人事告以不可枉見應前五句且夫節破其枉尺直尋之非應後二句引王良事與虞人配見往見即是枉已且子以下再破其枉尺直尋之非兩且字應他一旦字明是兩層文字又却是相遞而下

景春章。春就儀行竭力誇張豈不誠字健羨之至一怒二句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形容得喧赫異常。孟子著一是字便似舉其名即汚齒頰者焉得爲鄙夷之至丈夫以下十分調衍就丈夫字換出女子又換出妾婦字形容得可憐異常丈夫且不能何有于大。居天下云云聲勢特起如岱華之高八句一氣奔騰似江河之大就一句看柱立中天合八句看揮斤入極此之謂大丈夫句與焉得爲呼應高懸法象罔兩潛形。冠禮見于母母拜之則母不得命子可知女子之嫁父亦命以夙夜無違命然其言簡略以女子之事固非丈夫所知也。往送之門往字一讀音退即下往之女家往字門是祭門謂母自東下階降由闕門至祭門也禮公女嫁于天子三卿送之大國上卿

送之敵國姊妹亦上卿送之公女則下卿送之小國大夫送之故春秋以齊侯送姜氏于謹爲非禮舊說送至埕門大謬。儀行皆魏人春亦魏人故止知儀行儀之相魏皆秦使之故却魏使必事秦者儀也。行之相魏總以仇儀故說魏使不事秦者行也當時行走則儀來儀逃則行貴然儀非真爲秦也秦武王立而儀以計出相魏且說齊使不攻魏矣行亦非真惡秦也儀死而衍入相秦且佩五國相印使皆事秦矣。

周霄章。霄本以孟子爲難仕却層層反跌使孟子把欲仕意盡情說出然後以難仕一逼謂孟子已游吾轅中不道孟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直截說來已鳳翔千仞也。則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六

弔重于戴贊故霄先問而答語亦詳。虛齋謂諸侯耕助四句及惟士無田二句是祭義王制禮文餘孟子申說愚謂祭義王制皆出漢儒擬拾孟子自述禮文非述祭義王制也看則亦不祭亦字緊繫不敢以祭何從分晷只亦不足弔乎句是孟子語。天子六牲馬牛雞羊犬豕諸侯牛羊豕曰太牢大夫羊豕曰少牢士豕曰特牲庶人無牲魚菽而已統言之皆曰祭分言之則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士之仕以行道非以爲祭此只就三月上指點蓋四時皆祭三月無君則缺一祭矣亦不足弔乎只就人情最真切處解說若行道一面孟子此時未嘗計及也張彥陵要補出道固足弔不祭亦足弔

反饋。註不謀身以亂倫貼未嘗不欲仕不徇利而忘義貼又惡不由其遂行道之情守道之正並行不悖兩面俱圓而大意側惡不由道邊

彭更章。彭更之意本是食功因不知士之有功故以士之無事而食爲泰及孟子說出士之大功却通而託之食志尊士以爲道之名使不得與藝術爭食似乎甚巧不知士不可言志在求食人無不可言志在求食食志是必無之理只一擊便破。從者是從學之士後車即從者之車下守先待後正緊承此從者字。于此有人張彥陵謂當此異端熾起邪說橫流乾坤何等時乃有人起而擔當世道其功爲何如初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七

張說似精采然下有人于此又作何解細玩只當平說不必于此字振張。

萬章章。宋實不行王政萬章見他似有混一區字之意故以行王政目之不知王政全在弔民救民不爲民舉即非王政也。湯行王政固不止待萬一端然即此一事亦可見他寬宏惻怛無一人不欲脩之于善氣象所征十一國其先皆在湯容保中其後皆有萬不可寬之事因初征自葛故詳于葛而他從古文不是一征葛後諸國疑忌叢生湯至此已成騎虎之勢索性放出辣手一槩滅了而井及夏桀也。岱雲旣已征葛斷難中止之說不是。章以齊楚惡而伐之爲問故引

葛引十一國引有不爲臣皆指諸侯爲齊楚比例引民望民悅及士女之迎皆與惡字相返民歸秦君即惡之何能爲四海之內皆歸秦一二國君惡之何能爲竝不曾說到放棄伐紂○宋王偃立十年壬寅偃稱王東伐齊取五城南伐楚取地二百里西敗魏軍故後魏王二十九年乙亥齊楚魏三國滅宋也若滅宋伐薛則伐薛即伐齊是時薛爲齊地滅薛則無其事春秋正義言滕三十一世爲楚所滅杜預言春秋後六世爲齊所滅竹書紀年言於越滅滕當以竹書爲正國雖有其文不足據也○尙書凡古文有而今文無者皆梅賾僞撰如武城泰誓皆是也本文明言有攸不爲臣東征是所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幸

征者不爲臣者也豈是紂乎世儒必牽摺拾敗竄之偽書以汨孟子親見之舊文何也卽下泰誓我武惟揚云云必當時歌頌武王之辭若所傳前歌後舞而入者孟子引之亦與後我后之文一例今僞書作武王自稱全不似聖人氣象後凡孟子本文與僞書異者多駁出讀者詳之○亳都有四一在陝西商州一在山西垣曲二在河南一南正一偃師古傳湯有三遷蓋遷而施舊號于新邑故皆謂之亳此亳當是商正與寧陵之葛城相近所謂蒙爲北亳是也

賊不勝章○一齊人引起一薛居州衆楚人引起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只在多少上較數數年言其久卽串在眾字中說

不另分一層○莊薛二地名左傳陳文子言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慶封伐內宮不克反誅于楹是也○初如是虛字今人讀斷似與一字複

不見章○不見諸侯之義只不爲臣不見五字已盡下就古者二字觸類引述而孟子權衡之義自見其中○段干澤柳正守不爲臣不見之義但不迫則不可見迫又未嘗不可見作一轉伸尼不爲已甚者如賜貨當日未嘗有願見之誠但既以禮來便該以禮往時亡井拜止與之相視未嘗固拒絕去也况其赴乎此中上意然不以禮來而我往見則與曾子子路所議無異仍轉上不爲臣不見正義其入陽虎者正以明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幸

交際不却之心○齊肩詔笑晏嬰婦一流未同而言影不以禮來而輕往見下一種較上稍高一級○君子註指曾子子路細觀語氣與上是皆已甚及當時數語一例皆孟子推論之餘是說曾子子路却不是呆說曾子子路有自家一個權衡在

盈之章○什一去闕市之征原是孟子語他必曾見孟子說過故爲此言意中只有一個未能而以今爲未能作回互以待來年字爲未能作訓候添後已遙遙無期總還是不知其非義耳如知其非義則取非其有之謂讓豈可一日苟安公都章○通章只不得已三字盡之天下之生久矣是所以不

得已之故。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下之生皆天地之心生之也。然氣化推流，天地亦有不自主之虞，其為天地立心為民物立命者，只靠幾個聖人。聖人以天地之心為心而起視聽，芸芸得遂其生者，甚少，恰似見此赤子匍伏入井，一般豈不痛心。這大舜疾呼，豈能得已，只天下之生久矣，一語長呼，已覺然心傷，潸然淚落。○朱子以孔孟皆為一治，然孔孟之心不自見也，但見其亂之極而無以為心耳。○洪水之亂，固是氣化然畢竟荒渺，以上人事亦未盡修築，紂春秋之亂，固是氣化人事相符，然畢竟壞的多，是人事聖賢只知以人事挽回氣化，但古時氣化盛，故人事挽回稍易，後來氣化衰，故人事挽回漸難，到得春秋戰國越發難了。雖天子大亂之極，生道孔孟出來，也便是氣化轉處，而在聖賢心上，却不敢聽氣化作主。故曰君相不言命。○人禽之辨，乃治亂之分，水溢而龍蛇奪民之居，是禽獸害人也，然非人招之，國固沛澤多而禽獸至，是人招之，然人非禽獸，子統父臣統君，是人而禽獸也，然人不皆禽獸，至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人人習于無父無君之說，則率獸食人而人類將盡矣。回視從前多少聖人苦心營救，留得這些人種而令一旦盡食于禽獸，能不痛心。○惟水泄故龍蛇奪民之居而民無所定，巢窟二句形容民無所定，警余警字為後懼字引線。○偽書警余句是舜語中問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三

回漸難到得春秋戰國越發難了。雖天子大亂之極，生道孔孟出來，也便是氣化轉處，而在聖賢心上，却不敢聽氣化作主。故曰君相不言命。○人禽之辨，乃治亂之分，水溢而龍蛇奪民之居，是禽獸害人也，然非人招之，國固沛澤多而禽獸至，是人招之，然人非禽獸，子統父臣統君，是人而禽獸也，然人不皆禽獸，至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人人習于無父無君之說，則率獸食人而人類將盡矣。回視從前多少聖人苦心營救，留得這些人種而令一旦盡食于禽獸，能不痛心。○惟水泄故龍蛇奪民之居而民無所定，巢窟二句形容民無所定，警余警字為後懼字引線。○偽書警余句是舜語中問

便可包裏，身與身為一段情事，但人有幾無幾，則使為自當屬意。○要定民居，必驅蛇龍。龍蛇必先治水，掘地二句通下此二句，以用功言喻理。上洪水此二句以成功言，中間增水由地中行二句作指點，對上祀龍句，平土對上下者二句，得而居之對上民。定然後字見費多少心力。○此鳥獸即是龍蛇，國語名鳥曰川，禽考工官大獸玉朋者，青者麗者羽者鱗者，古人於龍蛇魚鼈統名禽獸，此變龍蛇為鳥獸者，為下禽獸至，及是禽獸引線也。○填宮室四句從來暴君皆然，邪說暴行以下，乃指紂填宮室棄田，便是暴行上加邪說字者，必有許多邪說，其君達君君幾敢肆為暴行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三

也。亦為楊墨之言引線。○使為者，為主治者猶君也，相武若公主治者固臣也，便有漸降而為，而儒之意為孔子及言天引線。○相武王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句，此成王時事，不言相成王者，成王幼弱，政自周公出也。○成王三年，殺武庚，遂伐奄，四年伐淮夷，再伐奄人之五年，滅奄，遷其君於蒲姑，是三年也，奄國在曲阜，今名奄至，卿奄滅，乃以其地封伯禽為魯。○飛廉與子惡來俱，以力事紂，戰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作石棚於北方，武王既立，武庚為殷後，飛廉為纛，盜太山，被命於紂，遂仍事武庚，自為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武庚誅，康乃東走，召氏春秋言成王立殷民反王

命周公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竹書八年作象舞是時飛廉在商奄後疑六年事也○滅國五下如三年滅蒲姑至八年滅豷皆是○聖虎豹句最重應上句獸至句奄君飛廉輩皆邪說暴行之人圖固沛澤之多皆此輩爲之故當誅之以謝民也○天下大悅與天下大亂相應○按武王十一年冬伐紂十二年春滅紂夏四月歸於豐時只滅得衛霍三四小國其餘殷地悉還之武庚蒲姑奄等諸大國都不曾動故武庚一物冀澤青兗及徐州之境皆歸周公東征三年以次剪滅諸國以封動成纘得底定○書昭本謂周公能大顯文王之讓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聖

大承武王之烈今因偽書摻入君牙故解作大顯者文王之謨大承者武王之烈周公反要於言外修補耳佑啓後人便包得成康以下○惟世衰故道微惟道微故邪說暴行又作道字接前聖人之通起後孔子之道先聖之道微字對上王顯字承又作對上成王無缺有之又挑下盈天下○商之亂雖有助虐諸臣畢竟紂做主故下紂之身字若東周則無甚暴惡只是逐漸塌下去故只下世衰字○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皆不言獨舉春秋者春秋討亂賊之書也與禮莫大於君父忠孝者德之所當命亂賊首罪之所當討與禮體命德討罪即是從古以來天子之是以周天子之權還之於

子亦不是以天子之事與我重不是謂天子不能治天下我起而代之也蓋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罪孔子者尋出罪案孔子當日原不會有此心及筆削既成而觀之則所書者皆天子之事連自家也喚一驚知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必將以此罪我故嘆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明知將有人罪我而不去其書故又曰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蓋亂賊以匹夫竊天子之權責孔子便是他已知有君父了他知有君父他又知有人畔我是亂賊他便不敢做亂賊了故知我罪我兩種人孔子只平放著不會道知我者是罪我者非也若謂孔子原有假天子以當今天下意則身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聖

爲僭竊以治人僭竊不幾同浴而讓釋程子故從來說春秋者皆誤○惟聖王不作故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處士橫議蓋上無道故德不足以化民庶又不足以儆民而處士敢於橫議士獨言處者儀秦游說之方申商刻數之辭志於高貴功名其失易見惟一種處士似不貪位似不慕勢滿口談仁說義其惑亂尤多而楊墨其尤也真西山曰楊朱止一身之外故然不恤其迹似乎義聖習於親疎之閒無所不愛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殊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施則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其施有序則非兼愛今楊朱昧乎理之一墨翟昧乎分之義

子曰：楊者天下總於義，無與天下有事，教確理會，此便是無君。墨視其親，無異路人，此便是無父。愚按：楊知有義而不知有仁，是充塞了仁，連他所說的義，亦非義，是并充塞了義。墨知有仁而不知有義，是充塞了義，連他所說的仁，原不是仁，是年充塞了仁也。始時楊墨創為此說，是他自家無父無君，久之其說浸淫，不但為其徒者深信不疑，即不為楊墨的人，亦有陰為其說所中而不知者。如宋程子高弟若游楊後，信若陸象山，何嘗不自命為真儒？何嘗不深惡佛老？究竟到鴛突處，仍落他殼。故曰：禽獸食人，人將相食，率獸食人在他當下立教時，人將相食，乃是他流弊。○開先聖之道，如城守一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卷

般不使親得入來，距楊墨方是出關，先內治而後外治，故放其淫詞，乃使邪說不得作，不然邪說一作小而害事大，而害政有必然者矣。此距楊墨之要在放淫辭也。先正說後反說，與孔子先說知我後說罪我，正同。此中即有懼字意在。○首者節，收當堯六節詩云：節頂聖王不作，節我亦云云。頂吾為此懼。節末二節直徹轉首節。○奄與飛廉五十國，未必皆與伏而擊以夷狄目之者，奄與徐戎淮夷為黨，飛廉與東夷為黨。若春秋會申不殊淮夷，以為在會之人皆夷也。○正人心三字，極重。人心壞則名為人面，實無以異於禽獸。正其心所以存人也。上文無談行字，此增有即所書之政事也要距

行先息那說要息那，距該只在放淫辭與放淫辭便不得不與辨。此因好辯說來，故言如此。不然單以口舌爭之，亦有何益。虛齋謂四句有敘，先正人心，後息那說，當雲詞正人心，早靠息那說不得，須要道性善稱堯舜都於章脈末的也。○末節徒手看吟引，領遠望便千古有心人，一齊響應。字字領底，生色。外人一槩披靡。

陳仲章○仲子名終，字子終。○豈不誠廉稱心，滿許惡能廉，說他何曾會廉，盡情掃却，蓋廉是不苟取，不是不取，是有分辨，而不苟取，不是糊塗而一槩不取也。如何是分辨，必在君臣父子上，極極仲子却一槩糊塗，故曰惡能廉，然此意通章未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卷

及只虛懸此一句。○因匡章就居食上見其廉，故孟子不窮居食上窮其廉，見得不問他廉得是不是，只這廉法他也決廉不來，乃降下一層說，看篇末只繳充仲子之操，一層可見惡能廉一層，尚虛懸在。○匡章居食並擊而說食處多，故後居食並擊亦說食處多。○居食原不必問所從來，孟子故作此難，正為先有末一節議論在胸中，要激出他身微履云云。作話柄耳，不得他事字，則出母兄無愧。○是未可知，越越越越，越兄未必距而仲視之如距，則非夷所對所築，安知不就是距如何便信得過。○蓋緣萬鍾句，蓋字中藏居字，與於陵字對。○下個世家字，則此蓋已乃君恩祖德之所造，有何不難。

即兄有不義豈敢却無不義兩個以字便露出仲子禍衷早
如見他他日頻頻 是○因避兄便不得不離母處于於陵
落得一响清淨他日歸往然吊起念母良心則有字忽然刺
觸踴躍行踪索門如市○論交際之常則饋生熟亦未必便
是不義只他厭惡之心一觸即動○母與之仲食之融融相
對則言久已相忘是說說句活剝面皮使他面亦發煩欲辨
無詞想此兄亦是極刻薄人故與仲相激所以仲不能一日
安於其家然想象之誤蓋舜猶處之裕如况此區區細故故
人處家庭到一時難堪處只消把舜一惡便見還是我不清
心氣都平○仲子於母究竟不忘故用以母與以兄並提這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文

便是孟子喚醒他處不然上已有以兄之難為不義句此有
不云以兄則不食耶可惜仲子迂僻不及夷之○岱雲曰舜
兄雖母四字在本章不重不過就其操之不能克以窮之未
論到以親戚君臣上下大本有虧不得以小節為嫌意然於
述事中放此四字正也不放鬆他惡意大本不是意原包羅
能廉二字中只後未之及不曾說明并不義與之齊國意方
直斥之

四書約旨

荆溪任啟運鈞荃著

男劉備柯校

孟子

離婁上

離婁章。戰國諸侯如齊宣不忍一牛。殺棠隰民。梁惠移民務
果都有仁心仁聞。梁惠要報仇讐恥。齊宣要霸地朝強。都想
為政於天下。但他費盡心思只在城郭甲兵田野貨財上算
計。與他說個王政要從井田學校做起。他便昏昏退怯。緣他
只是一片苟簡之心。看得先王之道極迂闊難行。我姑為其
易于見功者耳。不道欲平治天下而不法先王則甚難。法先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一

王而不治天下却甚易。蓋當日聖人創始沒個底稿。盡心
力纔創造得出來。亦覺甚難。到如今即不無商量斟酌。而底
稿具在。進而行之。但覺甚易。諸侯不此之遵。而欲力爭天下。
正是求易而反得難也。就他根器上親切提撥。曰有仁心仁
聞。就他求大欲率獸食人處。痛加指斥曰不仁。就他求易得
難處。婉轉究詰曰可謂智乎。總是一意到底。時時解講對師心
自用者言。岱雲謂當兼顧廢者說。恐皆未是。○堯舜之道。即
仁覆天下之道。原包得仁心仁政在內。但道字撞得高。仁政
字指得實。見古聖帝之仁。被當時澤施後世者。至堯舜止矣。
然他當時不以仁政。亦不能平治天下也。堯舜尊言之先王。

廣言之聖人切言之堯舜有仁心仁聞便做到仁覆天下。今何以不能只不行先王之道耳。次節註仁義是也四字。乃朱子體會孟子語意。承上作切實指點耳。時解分上節道字爲仁心下節道字爲仁政一字兩訓。徒爲枝節。承上似宜單說徒善一句而必兼徒法說者。有是心卽有是政。原折不開也。故曰是孟子結斷舊言。我所以常如此說云耳。不定是古語。聖人節象首節來。一反一正。爲先王之當遵處漸出根原。竭纖分不得兩時兩事。方其經營措法。仁政原在仁心中。及其舉而措之。仁心卽在仁政中。分作兩事。卽成徒善徒法。分作兩時。似聖人只消用竭爲後世方用繼。聖人卽不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二

以仁政亦能平治天下。於義悖矣。就後人看。故曰遵就先王一面說下。故曰因過字。智字。都就當時諸侯意中翻跌。彼正自以爲智。自以爲不差耳。惟仁者三字。懸空指畫。曠然遐思。道卽先王之道。又著撰字者。此中未嘗無斟酌損益。正是善於道因處。上指君。朝則由君而兼及臣。君子則由朝臣之已仕者而并及未仕。下指臣工。則由大臣而兼及百執小人。則由小臣而并及細民。總是一層。明下一層。寫出播字一種頹敗風景。凄然可掬。非災非害。亦正是就當時諸侯意中駁落。彼正以此爲大憂耳。無庸無學。舉括無道。撰六句。賊民兼上下言。與謂風氣所趨。連這些人才力志願。都

向這路去。有不可暫遷換滅之象。○舊說此章分一頭兩頭。先兼責君臣。後分責之。愚謂看是以一機可見。以上毫無責臣意。因形容播惡。從君到民。一直說下來。似專在君而臣得諉者。故又截末一段。見君臣同責耳。○庸臣大罪在非先王之道。○責難願望。甚高。陳善閉邪。工夫又密。總是要堯舜其君。言必稱先王者。○吾君不能。不但是退有後言。如陳賈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亦是。○賊字與恭敬字反對。承順容悅卽賊矣。虛齋以小恭小敬目之何也。

規矩章。承上章說下。人倫只指君臣。卽君臣亦重君上。以申上不仁而在高位之意。非泛言五倫而單舉君臣以實之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三

○至準則之義。堯舜惟盡。所以爲君臣之道。故可爲後世之準。則後世必以堯舜爲準。則然後能盡君臣之道。堯舜之盡道。是現成的。後世之盡道。必望堯舜以爲歸。竭力赶上。故到字義。從學堯舜者說。則可俗雲謂混入堯舜一面。則非堯舜豈纔到者。○湯武亦不及堯舜。然看伊尹曰。使君爲堯舜之君。一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見總是望這條路上去。所以事所以治者。同卽事者治者不同。不礙其爲同也。若梁惠問利。國齊宣問桓文。宋牼言不利。早是走錯路頭。已到不仁上去了。○孔子所云。仁不仁。是理欲之界。所該者。廣註指君臣是說。孟子意爲之說。○弑亡危削是禍及身。

名曰幽厲并及身後是進一步說非指定周之幽王厲王然幽厲實其人也故下卽引殷鑒之詩以爲戒

二代章○承上道二說下以三代現成舊案提醒當時諸侯首節振落中節下又複提直推到士庶人總歸今諸侯上○與不止於存廢未至於亡卽上章甚不甚意然總只一般故下但言死亡

愛人章○人指本國之臣民愛人房不是望人親但我愛人而人親我自是天下常理今不我親必是我仁有不至處此處安得不自反餘二句亦然俗言言自反有修省克治體行推廣意○愛治禮三者人有象寡事有大小不同故下一皆字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四

卽就上節說到盡處非上有道而又推廣之也○身正是自反之極天下歸是人親人治人答之極與上反照盡量說出然意只歸縮身正上若鋪張天下卽差○上章言不仁之禍是就末流上推此章言身正之福是就本源上推

恆言章○就恆言之內推其有岸又就恆言之外推其有本申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

巨室章○推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意○戰國之世巨室擅權君要行德政亦爲所阻故有以爲難者殊不知難處只在己身之正如滕文要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從到滕文自盡他便也謂之知禮要行井田畢戰來問想都已怙然可見

不得罪巨室只在正身上若夫禮以御之恩以結之進賢退不肖以整齊之豈不是待巨室之道然却落下一層

小德章○首節懸空而起說個大德大賢意中便有文王一種在說個弱小意中便有齊景在孟子本是舉人爲大德大賢本是望人挽無道爲有道却作如此起筆竟似役於大國可與爲政天下者同功使人不測○人者天之心理者氣之主人不能以理爲氣之主則天但憑氣爲轉移究竟勢不能離理試看秦穆楚莊吳闔廬越勾踐他也有有一番才力精神氣魄餘諸侯自不如他故爲所役若果有能修德行仁自然又駕其上而彼亦束手受制矣○俗雲云有道之天下勢隨理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五

轉不必論勢而勢自從之無道之天下理隨勢轉原不論理而理亦因之故朱子云到那時不得不然亦自理當如此也分貼者非○齊景節固是誣小役大弱役強之順天然極力爲恥字寫照越說正該如此越使人愧赧不堪若認真齊景是順天何不曰如恥之莫如歸景公耶○景公之恥忍辱他是差今小國之恥老羞成怒其恥不同而出於羞惡之良却同故卽就此撥轉他○小國七年是燕韓不是滕薛○上帝既命映天字候服祿將映役字寫得氣駿勃勃正與齊景作反對○前今也粘齊景作轉關後今也粘周文作反映執熱一喻與先師一喻相照既激發之又欲動之又慨惜之以兩層

又似回波使起手勢分兩樣處倍加不測

不仁章○此孟子曰墨諸侯之不仁將俱至亂亡而發○首句抗聲長嘆使人毛骨都聳○不仁者三字生得實可其言愈決得定安利樂生直注自取可與言一轉不是尚有甚於他正決其必喪耳○引猶子歌則轉一境自取二字偏以開淡出之下節復緊拍面上○猶子是爲所灌謀其可孔子却爲水決其取取字從斯字出斯字從可字來○孔子自取該得多且有榮辱兩面孟子只註不仁一面○侮毀辱不定是三樣亦不定是一人只急登而下明肯自取○引書只重自字榮利章○此孟子曰樂小民困於不仁迭死無所皆無一人能

明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六

起而收之者登聖實行仁固不是幸人之不仁以爲已利但理勢自不得不然○所欲二句申得心歸仁節緣得民陳魚節緣得天下湯武字至此方出民本微歸仁况有不仁之君愧其歸益捷○鞭打桀紂偏以嘲笑出之令天下不仁之君愧憤欲死○湯武非以仁市民却自歸不得欲無王三字不但反跌實透出賢聖心服又與今之欲王者相引而出○三年之艾即映出大國五年小國七年意○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君不行仁則民病而君亦病不急救則民死亡而君亦死亡矣○引詩重言字同爲桀紂之賊無一人願爲湯武者六國亡而秦亦亡孟子早觀之矣

自暴章○於自棄育仁義自暴言禮義者俗雲謂自暴者自家

賊害自家已自不仁了不特更說非仁愚謂仁字固圓何非自暴者所甚惡義字剛方禮字尤有準則故自暴的人惡禮義甚於仁而惡禮尤甚於義也自棄不言禮者有仁義斯有禮而禮尤以義起不由義則不由禮可知矣○兩人之字見盡人所有與吾身字照看兩安宅正路見極該居由曠舍牛從不能生出似單承自棄一種饒氏陳氏謂自暴者不可與言斯絕望矣自棄者猶知仁義之爲美故以本有之美開示之恩謂自暴者不可與言我也不與他言使不可與有言五字隱見穿漏却已使之聞之卽以不與言者與之言也哀哉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七

一嘆傷心慘目聲淚都傾聞聲者獨自棄一種乎哉道在章○此爲好難而求道於遠者發天下字從他心上邊字生出平字從他心上邊字生出說到天下平求遠好難者可謂其意矣却只甚易其近人人便是天下各親各長便是平天下現前指點切實明暢若作致驗便若添次序推行亦誤

居下章○此章主意只歸結末節治民獲上信友悅親從事勢上挨推有此節次其實根要總在誠身到得誠身則誠能動物隨處感通悅親信友獲上治民並無後先節次未誠時不治不獲不信不悅居肩豈豈左難右難到誠時只一句未之

有也一了百當。中庸註於誠身兼所有所發於明善訓於人心天命之本然此只說實其爲善之心只說即事以窮理蓋以求節說向動處未說到本體根源也。中庸註誠者天命之本然連天命都在裡面此著理之在我句便只從性上說起緣中庸以天命起天載結故必溯其源此只就人事說不須太遠也。明善即誠身起手處朱子言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慎獨然學問思辨總是誠之之功故朱子又言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有工夫則以向有爲行事也或不達朱子語意反觀明善在誠身外謬矣。○蔡覺中中庸言誠之此言思誠者思出於心在學者用功處尤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八

爲有力也

伯夷章。○孟子要諸侯行文王之政把個爲政於天下許做先以文王作樣劈空而起。○一個東海一個北海遙隔絕而聞文王善養老却同可見割田里教樹畜等政深入民心萬口欣傳四方翹足而此政之足以爲政於天下信矣。伯夷太公且歸而餘將焉往不是人因二老來歸始學樣來歸也。○民皆景從即是爲政於天下不易作一層

求也章。○深惡痛惡先以富國觀起後又於富國上增進諸侯一種總以甚強戰之四耳。○俗儒謂富國非不殺人即罪定刑分個輕重不必以強兵作主及然

眸子章。○爲但以有觀人者而發言亦存乎人者竟提眸子尖起至次節方補出言字聲勢峻峭。○度字照上搭字

泰者章。○爲世主以聲言其貌爲恭儉而發爲字多少裝點却不道利利權傳其情畢露。○侮人奪人處極多隨地發見虛實不以禮接下不以制取民是其大者如魯經古千乘之國友士齊宜賢者亦有此樂等語驕侮之意使隱隱逼露出來饒氏加兵鄰國取人土地似說得太遠。○他極裝做恭儉之君模樣孟子竟呼他侮奪人之君陡刺其面又說他惟恐不順直扶其心

男女章。○淳子滑稽彼之問意孟子豈不單照然只據理直答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九

且是射很句極口唾斥又注出一權字反似授人以柄淳子乘間突入似乎必勝孟子只據理直喝已應手而倒可見立言只在理勝越巧越不濟事。○古人男女之別於叔嫂尤嚴如叔嫂無服推而遠之平時亦不通問光所以特舉嫂溺來說。○授受即親中間尚有一器相隔手授則並無隔矣說得嫌疑之極斷斷不可方逼得是豺狼出。○禮非祭非喪不相授受爲祭嚴喪急無嫌可避則授受之親原自有時況溺爲生死之關即在路人猶爲林惕况叔嫂一門之內可袖手乎蓋義由仁出禮以義生此之必極直從仁出不知有義遠知有禮權字從義字來其後也初不知有權而權即在此所謂

有仁必有義也。若此，則把許多難之輕重權度起來，恐難之
溺已成不救矣。朱子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應上體字，亦為漢
儒有反經之說，故立言如此。入不得援者，意中○孟子不援
不但是不見諸侯如在齊而名實未加於上下，亦是見意在
隨事補苴，亦可使生民受益，不知畧一唯阿本領全失，既已
無道，更說甚麼。○嫂溺一定該援，以手即溺，以道王道斷不
可敗，纔援道已亡。

君子章○勢是從大槩局面上論，論父之於子心也要教理也。
該教只聖人立法，必使天下智愚賢不肖人人可行。既教勢
不得不以正，既必以正，則不特身正之父必以正，即極不正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十

之父亦必以正矣。不特受教之子必以正，即極頑抗之子亦
必以正矣。如此，則勢必不能盡行，既不能行，勢不得不繼之
以怒。既繼之以怒，勢不得不至於相見。雖是百千個中一兩
個，但聖人立法亦不可不慮及此。故算出易子而教一個方
法來，嚴在師則於父子之恩無所傷，而師嚴則子不敢不受
教。有此等處，聖人立教總無一毫滲漏。○孔子言愛之能勿
勞乎？教本出於極愛，而親教又易於傷愛，故必易子而教。
末節是立法之聖人，心上事逆料其至此，故斷有不為
事親章○此章為事親而發。孝子事親親於無形，聽於無聲，凡
父母心之所至，何一不存心體察？欲子之守身自是親心上

第一件事。於此不能體察，日用三牲之養何益？故必如曾子
之守身，方可說到酒肉之養，乃即一酒肉之養而視無形聽
無聲之妙，又在其中。一必講與而志未動而先迎之者，概可
知。一必自有而志甫動而即承之者，概可知。此正說判極微
審處。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須知是論孝而以曾子為法，不
是論曾子而以可法贊之。○起處語平而意微。○本字是推
其所以為大之故。○曾元亦未嘗不守身，但看養口體處，即
知其省身慎獨亦不及曾子矣。

格君章○人君治國只有用行政二大事。二事一失，即民被
其毒。國受其殃，豈不當適問，但適問是官守言責的本分，大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十一

臣則必深探其本原而絕之。如君心好利，則聚斂之臣進，而
謀利之政興；君心好名，則諂佞之臣進，而粉飾之政興；君心
好功，則鋒氣之臣進，而紛更之政興。於此適之問之，則此人
雖退，他人又進，此事雖輟，他事旋興。適問不得，許多紛擾無
益，不如直從根源上做起。根源既絕，則自不用此等人做此
等事矣。○石門云：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
潛移用也，恩按輔氏所言，道全德備，舉足弭其邪心，容色
足消其伏志，皆本上事。程子所言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
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祛蔽惑以誠其意，皆用上事。○莫不
仁義，繫結用行政俗雲，謂不止人政而人政亦在其中，非

此人君於用人行政外更有何事

不虞章○譽已是過其實然亦實有善在而特過之不虞是全無善也。毀已是損其真然亦真有惡在而特損之求全無纖惡也。毀譽從何而來。乃天下萬萬無此理而竟有之。毀譽之不足過至於如此。石門云註補出修己親人二義方見此章用處非但作不平慨嘆而已也。二義又修己爲重。

易言章○只爲易言者發使之冥然知懼。

人之章○病痛在一好字○此及上章註補義俱極圓。

樂正章○之齊欲見孟子也。以之齊而從子敖原非附勢但之齊而從子敖已爲失身只一書法嚴忍俱在。想此必是

孟子卷之四

主

滕前後驩欲親近孟子而不得故思內交於孟子之弟以爲作合。若公行時驩爲右師他氣餒便是不同。此時必是驩來招致樂正子適樂正子原有之齊之意故因以偕行一路。上必是驩效殷勤如朝暮見於孟子者樂正此時已覺他不是正人故一到齊卽覓舍館不肯就驩一宿也。南軒謂節於驩恐未然但小人不可與作緣略一相識他便只管依附上來要打脫他極難則定舍館時亦定有許多羈絆。句句逼節節緊如驟風驟雨然正意却不曾說出。使他自思樂正驩驩亦只是孟子來得急了意已必有異故至於此處尚是模

謂樂正章○樂正無求於子敖孟子原信得他遇見得他人從

子敖來有呈身的有借光的你却爲甚除非備吸耳故爲怪嘆以深責之。若認真實他備吸便錯。以字如以免舜之道要湯之以驩要招致樂正同行亦只是慕他爲孟子高第弟子則此備吸豈不是以學古之道得來古之道極尊備吸極賤併合說來似隋珠彈雀金龜抵蝟可勝慨惜。

不孝章○此趙註所述不孝者三與孟子所稱不孝者五皆古傳記之辭但彼五者是粗的此三者却是精的從命以順承是孝而陷親不義又是不孝不杜以守身是孝而薄親之義又是不孝重昏禮以敬親之主是孝而斬親之枝又是不孝

孟子卷之四

主

不娶或凶荒或兵亂或家極貧不能備六禮皆是若告則不得娶却是人情所少孟子援無後之一條爲論舜起創非古人原指告則不得娶也。四岳舉舜已稱丞丞父何故有不得娶及非屬諸事程子謂萬章傳聞之誤孟子有不暇耕饒氏謂舜身上事卽不得不耕暇象存或有之是以不耕。不告而娶孟子兩言之必實有其事此事既有安必并廢之事不有耶想腹生來直是暴悍不度事理又爲後妻所惑然殺舜而授國於象舜於此時欲避而去則腹非大王并非孤竹象非季歷又非叔齊還其所爲必至亡身喪國視其喪國然竟去是愈疏矣若出身陳許則一言之發卽蹈危機只有

力耕於野見已毫無志於國而留身左右然近靜穆故書言
悉然火漆如漆物之漆火存釜下氣速傳中使他漸漸熟來
左傳言腹無違命未必非舜潛移熟道之力也但他事猶可
挽回一到舜身上事則後妻與象尤倍關心豈不力加阻抑
勢必使腹之無違命者至此違命則不告而娶免於無後之
罪舜之所以自戕而免腹於遠王命斬大宗之罪亦舜之所
以成腹也舜既娶帝女象之為謀益急於是挾腹為升鼎之
謀而舜處之不震不驚使象與後母無數陰謀只如無存嗣
後又加以二女之孝友連象與後母也漸漸撓轉來而腹竟
成底潭矣看孟子明說人悅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天下大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南

悅將歸已時尚憂不得不順何曾四岳薦舜腹已底潭耶
或問聖人過化存神舜處父母間而難化若此何耶曰天下
原有出格的事不在常理中舜之父頑母嚚弟傲皆出格者
也曰正唯如此纔見聖人感化之妙或問到底腹象後來何
如曰也只使不為惡耳未便到聖知地位看不使象有為於
國便知象本性還在或曰如此則聖人終不能化人耶曰也
要看他根器如孔子造就寡賢而點之狂由之過求之不及
到底還在舜豈能化腹象便為聖知哉只潛移熟道使他
不見其惡便了不告而娶并立而下空旁而出總是一副妙用
使腹象如此之惡而腹為大千父享天下之養象為一國君

享一國之奉而天下與國安之不見一毫惡處豈不是化腹
仁之實事○總註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道
字統仁義知禮樂五者是正意然必一轉是餘意蓋此實字
即論語為仁之本本字有愛親之仁而愛民愛物從此生有
敬兄之義而敬師敬君從此生知莫先於知愛知敬而辨別
是非從此生禮莫先於嚴父養兄而其餘的皆遞解讀從此
生樂莫先於家庭之愉悅而有形之歌舞從此生豈不是先
有根蒂然後有花葉此固自然之理也然纔知事親從兄必
要主講求如何是孝如何是弟如何盡孝友之道而無一毫
疵病於其間而窮理之功操持之力損益之宜直到後來融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主

釋之妙自有所不能已則此勉然之學原從此自然之理上
來則但言其理之相因而功之不可缺序之不可亂已具于
此故混說無工夫不得硬分下節作工夫不得而分仁義為
天性知為工夫禮樂為效驗者尤謬矣○或問良知章不及
知禮樂何也曰此五行一陰陽之理也知之極明守之極固
總無加於良知良能之理節之極密樂之極深也無加於性
分自然之和序也或問論語止言為仁之本何也曰此陰統
於陽之理也仁統萬善義便是愛之得宜處要知從兄亦是
愛愛親亦有宜各就重處言耳中庸又言義以尊賢為大孟
子又言君臣有義何也曰此正義之所以為宜也義有推移

以漸而遠論孩提時只有個仁及其稍長而知格兄則事兄已屬義更長而就傅則事兄亦統於仁之中而尊賢爲義之大更長而出事君則師又統乎朋友之中而事君爲義之大父子兄弟兩倫皆從仁出而從兄已爲仁中之義君臣朋友兩倫皆從義出而師友猶爲義中之仁到君臣一倫上說則臣止敬君止仁又君主仁而臣主義義若論根原則五倫皆自仁出論歸宿則五倫之盡總完一個仁故曰繹繪天下之大經脩脩其仁

天下章○第一句凌空而起先作一頓說得極其可樂第一句纔轉出舜不得四句極寫舜無足以解憂心事兩不可真正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未

如窮人無所歸○俗雲謂到得天下化定豈有不悅而歸者大悅而歸正以舜孝能感格天下此未盡是蓋天下悅歸固是舜孝所致然此時尚有不告而娶等事則替取也未便底豫而舜當此境遇尚如窮人無所歸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而替腹之所以至於底豫也註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至字層次本明俗雲不察耳○得親淺顯親悌初時父母有不見處他執意要做也只得曲從只有把這過便記在自家身上一法到得後來連父母不見有不是處這纔是順故底復注只說有以順乎親得不足言矣○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只就人子身上說所謂勞而不怨也若父母庸庸接

物處的不是何嘗不見得所以有不得已而曲從所以終必論之於道但此卽是我不能盡事親之道則此不是處仍在我不在父母耳○天下化先是子之不孝化而後父之不慈化到得天下定則子孝父慈各止其所不見有先後矣○子父不合的必化而後定若原好的一化已定了

離婁下

舜生章○先舉地之最隔者遙遙而起世之相後又加上一層竭力振盪○得志一轉直趨末節是舉舜文以見例非論舜文而又推及羣聖也○行者事而所以行者道接者心而接之而一者道不見一道字却有道字在○竹書舜四十九年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七

帝居於鳴條五十年帝陟厥弓舜登蒼梧呂覽舜葬於紀今考海州有蒼梧山與舊之紀城相近是蒼梧卽鳴條也鄭以蒼梧爲南越之蒼梧與朱子以鳴條爲安邑之鳴條皆誤也紀之鳴條曰鳴條亭安邑之鳴條曰鳴條陌

子產章○此言爲政當務大體不在小惠不重貶子產○惠謂私恩小利則惠字已是貶辭而字直下○不知爲政一句斷盡十一月節卽就濟人上說見濟亦有政不煩兼與平政節就乘輿上說見能平其政乘輿而出辟人亦可何必濟人末節收歸聽政見小惠無所用○說苑鄭相景差有以乘輿濟人於濮河事蓋鄭卽韓也孟子時韓有鄭地故國號曰鄭

顯王元年蘇王是子產乃景差非公孫僂先儒不考耳。濟十六年復稱韓。是子產乃景差非公孫僂先儒不考耳。濟人處在今汜水關乃漆洧合流處非兩處並濟。○中州之地土平水衍夏水泛濫杠木易漂民皆徙涉此時無事於梁亦不可爲梁秋冬之間水始涸乃可爲之蓋梁之初設只是壅石障水空其中以取魚因架木其上以通行若屋之梁故謂之梁初時架木不多只可徒行謂之徒杠又一月接薪加木卽車亦可行謂之輿梁言歲者歲歲如此也

視臣章○他章俱用見字謂字獨此言告具有警發意○語極峻厲然臣之報君到底視君加一等則名分之嚴忠厚之意亦寓其中矣○禮爲君斬衰三年致仕者待放者仕於他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太

者皆齊衰五月仕他國必新舊君離乃反服若違諸侯之大夫則反服嫌於卑舊君遠大夫之諸侯則反服嫌於卑新君皆不反服○王不問君待臣只問臣報君不問冠幘之報何似却問舊君有服何故見非君臣不合何故去之而爲舊君舊君之服見於禮經不知冠幘之報出何典記明明銓鈎相挂○諫謂君有過時言則無事時所陳也膏澤統上二句是在國時直視之如手足矣去是以道而去君臣原以義合一有不合卽當奉身而退原不必非之在君是之在己是去時亦非以君犬馬畜已也果去而三有禮君終有不忍於其臣者豈不情視之如手足乎如此二字應何如字字聲響○上

節則字又字然後字字字纏綿下節則字又字遂字字字尖裂玉不問冠幘偏與他整整註出

無罪章○着個無罪字已驚心動魄着個則字見刻不容緩然着個可以字仍斟酌從容○以此章次冠幘以養志次相克亦有意在子能養志臣能見幾何至傷恩而害義

君仁章○格心章以心字對人政則君仁義自指君心莫不仁義自指人政此只有君子則莫不仁義自指臣民孟子一畫乃孟子自作非如論語記者之詳畧也牽合格心無謂

非禮章○此爲察理不精者發○身之所履固在禮然禮又因事而殊如季氏不經孔子亦投經而不拜季氏不辭祭孔子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尤

亦不飲而食處物之道必有義而義又因時而異如孔子本不見陽貨而歸豚則亦往拜塗遇亦不故避本不與子華栗而冉子請粟亦與釜請益又與庚此須平日察之極精運用到爛熟地位方能如此不然則明明見爲禮義而實非禮義者多矣如冉子之傷惠子路之傷勇是也

中也章○此爲父兄自以爲中才而棄其子弟者發○父兄若果然中與才則他平日必有涵養之學鍛鍊之功氣必純力必厚今於自家子弟尚不勝憤矣安得言中尚未能成就安得言才故曰相去不能以寸俗雲謂父兄中才都是資質好些底故尚有棄不中棄不才之事則於上中才字太粗而下

中才字又呆矣。須知能養不中才者，其本領學問必深，蓋不中不才者，彼原不是中才也。涵育是順而長之，薰陶是變而成之，然都要積久。○君子不親教而又責以養，不中不才何也？養者正身率之，而又時時誨以詩書，閉道以禮義，使之耳，餘聞目，欲見心，志皆習服於內，而不自知如此，則非責善矣。豈曰吾已易子而教於我，全無事乎？

人有章。○天下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營，必有定議，纔有定力。世人滑亂苟且，或說人都如此，從俗何妨？或說不關緊要，要試無害，毫無定議，那有定力？故註整然下個知所擇字，蓋於這一邊見得真，守得定，則於那一邊必定也見得真，而行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辛

自力矣。爲處未見，只於不爲處決之。若爲作藏器待時，已差認做秋飛，故伏落權用去更誤。

言人章。○看一言字，不是規彼之過，又不是舉以戒人，并不是責直沽名，更不是有心攻發，只他開口講白話，說時全不關心，說過也都忘了，只那人的不善被他播揚，或固是失意功名，或固是抱慚親戚，或是名節所關，終身莫補，那人府心切齒，視爲必報之仇，而言者全不知道，故揭出後患二字，問他到那時作何處置，早是不寒而慄。

仲尼章。○聖人之心，物未至如鑑之空，物至而應之如衡之平，不論人之當好當惡，事之當行當止，總如其分以付之，不著

些子過量處。○或謂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仲尼亦自言有譽，這長處豈不加毫末？愚謂乾有四德，惟元統天，聖人全體是仁，這長處正是性命之理，非有加也。若認做聖人凡事從寬，則這有意從寬，即已甚矣。

大人章。○大人者，一頓便合得大人的信果，豚魚可格，金石可開，其信果是甚力，雖然他却不曾必蓋，纔着個必字，不但不能信果的，信果得差了，即該信該果而赴之，有些急處，處之帶些重滯，便不合物理之自然。○註從之，不是從那義，蓋義是吾心之裁制，平日有精義之學，理既見得極明，有集義之功，氣又養得極純，故義之所在，從而言之，從而行之，自然恰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辛

好。尹氏着個主字，已覺着力，說個合義，早成兩件，故置圈外。赤子章。○大人者，一頓，早合箇通達萬變，無不知能，在內，然溯其源，只一赤子之心，極其功，只一不失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其原總一誠，著天之道，在人却有不同，大的是聖人之至誠，小的是十室之忠信，至誠於赤子之心，非有加十室之忠信於赤子之心，却有失，失不定是喪亡了，譬如一粒穀子，自方苞至穎粟，都是他自具之理，然必至穎粟方盡，他分量若藏了數十年，還是一粒穀子，豈不如此穀子生生之理都失了，故不失在擴充，擴充在不爲物誘，蓋眾人擴不聞總是爲物誘拘繫的緣故。

養生章○事孰爲大事親爲大生養死殯總屬大事此時以養生形出送死之尤大耳非謂養生爲小事也

深造章○此爲爲學而急求有獲者發○道者進爲之方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深造者進而不已程子所云潛身積慮涵養栽培是也朱子謂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上而實效於旦夕之間不以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言之表愚謂不深造者俗儒之陋他於聖賢切實工夫只作一場話說不窺其門安知其奧所以終身俟口學古於已實無得也深造而不以道者一種異學之悞他也兼費精神只希心冥悟妄求逸獲盲修瞎鍊自謂有得而不知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主

其非一種所循不悞而用意過銳有苦思力索之象無優游玩索之神得來終不自然也但本文不言以道深造又不言深造必以道但渾渾說個深造之以道蓋俗儒既不足言異學亦未暇論惟此苦心銳進而終不能自得爲尤可惜故以君子爲學之節度示之胡氏言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默識心融是勿助皆雲言知行並進而此處知處較多蓋學問思辨知處原四件篤行只一件也饒氏言深造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達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然不是深造了纔自得又不是深造了忽自得只深造時便自得進一層便得一層此得處原不知不覺朱子又云只重自得其勢自然

順下才慧地使徒地但其間自不無箇次俗雲言所云節次者功候中猶有充積者若力若不著力非自得後便優游無事○深造已得其原用處便達其原○多少好處總從自得上來然則學者斷不可不希自得而深造以道之功萬不容已矣

博學章○此爲博非所博者發○天下之理本出一原但不博學則無以極乎事理之散殊而一本之理之貫通乎萬殊者亦不可見故博學而又加以審問慎思明辨之功正要由事理之當然反而歸到人心天命之本然得個極約處耳不知務此而以誇多鬬靡爲事是以逐末反忘其本也豈不謬哉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主

○朱子云平日講得詳悉精確臨事自有頭緒便見簡約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尋個約俗雲云知有頭緒即行來亦有頭緒此是將知處包行處說○而字通下重詳說上以善章○輔氏云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其不同難見孟子之言愈密矣愚按霸者總是以力假仁指其所以之力則曰以力服人指其所假之仁則曰以善服人原非有兩樣朱子云以善服人唯恐人之進於善以善養人唯恐人之不進於善即此唯恐人不進於善之心即是德即是人不能不服處故曰以德服人亦非有兩樣人字指鄰國諸侯

無實章。○言之有害國家者極多，但他處顛倒是非，只在「一」字。惟蔽賢則直是治亂興與國界如戚畹之沮孟子胡絃之攻朱子所害豈一事比哉。

徐子章。○原泉即有本者，有本自不已，不已自漸進漸進自必至海。有本者重新提唱，使人憬然。○論語只有「不舍晝夜」一語，聖人所見之不已與天命之於穆不已同，只四字已渾渾淪淪，包括無所不該，此不已是比學者之進修不已，又上增原泉，句溯其源，下說到放海，極其委言之甚詳。道理反狹，緣是為徐子發原，不必是孔子本義也。俗雲謂正推川上意，見其所以無一息之停，以其為有本故也。此說不是，彼不已是說。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章

道體上面如何更增得有本二字。○是之取爾先交還何取。一問雖為徐子發藥，意尚未露下，又從反面對勘，直指君子所恥意方顯然。○君子務本，不是怕名不立能久，只為徐子務名，故如此說。

幾希章。○天地止此生物之心，何會要把這全的去生人偏的去生物，但一滾出來，人自是全的氣所生，物自是偏的氣所生，此理同而氣異，在有生之初者也。既生以後，人也能知覺運動，物也能知覺運動，惟人性有五常之全，而達於五倫，形於五事，無所不備，物亦未嘗無此性，如羊之跪乳亦孝，馬之垂韁亦忠，雖鳩知別鴻雁知序，但所識者只一兩端，此又氣

同而理異，在有生之後者也。然此理之異亦原從氣之異來，蓋理載於氣，氣全則理亦全，氣偏則理亦偏，人得形氣之正，故能有以全其性，即有時昏昧放逸，雖其所性之理而喪之，然人畢竟是萬物之靈，苟能慢慢覺悟，從事克復，則所性之理，仍舊復全，緣他根子裡原是全的故也。若物得形氣之偏，生來便曾不載得許多道理，何處全起，是此全與不全，正人物之大界，庶民去之，不但所性之理全失了，無以異於禽獸，即完得一兩件，亦僅比於馬羊雞雁，豈遂異於禽獸哉。故君子必使所性之理完全無缺，然後異於禽獸也。○存不是存那心，是把心去存那所受之正，人是萬物之靈，其靈處全在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章

心上心惟靈，故能職成協屬，惟義故揚風，乃能全所受之正。○論存之之統當首舉堯而不及者，堯德渾然無可指名，舜便有準則可學。○劈頭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八字，便見得包羅宇宙，又自井井有條，再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八字，便見得自天而下，若決江河，這機畔做能全所受之正。○明庶物如在琉璃同度量，五采彰施，五色五音出納，五言舜便事事精到，察人倫如瞽瞍底豫立父子之極，封象有庠立兄弟之極，慈降二女立夫婦之極。○孔傳：降二女，降以事堯，盡進立君臣之極，友雉陶方回七人立朋友之極。○察深於明，不是於庶物上有疎畧，是於人倫上更精密，以庶物較人倫自

是略輕些此輕重處便是天所定水土要之為教稼穡
之稷上下草木委之益制器屬之垂細瓊璆原不必并為之
只識其理足矣○明察由行也不是全無工夫看孔子說
執兩用中何等斟酌周詳說勸天之命惟時惟幾又何嘗
不兢兢惕厲只他生知安行知處行處自不同耳○中庸註
生知安行知也孔子亦稱舜為大知他安行處即從生知處
出本文語句通下亦此意○行仁義是大賢以下事未至於
舜須去明去察去行

禹惡章○總要從憂勤惕厲處想見聖人之心為於欲淨盡矣
而見一言酒猶惡惟懼其易也於善體備矣而聞一言言即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宋

孫若已未有也湯處事無憾矣而猶必執中知事理之無盡
也俊父盈庭矣而猶必無方懼野之有遺賢也與文王之不
滿足總是此一副兢兢惕厲心屬若但贊頌虛德便不見五
聖行之處○遠邇朱子謂兼人與事綱上玉又謂當通時與
地而朱子云聖人之心大公至正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
而視之無異一身是以於其人之疾痛癢癢無有不知而所
以撫摩抑撻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不忘所以為萬
德而仁至也此條單以人言而時與地在其中矣○四事是
湯文武之事若上八句乃孟子隨舉以見舜未必周公心上
亦是此八句張南軒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

起於上世而真備於周皆周公心思所經緯本三王而達之
者也其言約而該矣虛齋謂上四事已應其不合者在四事
外不知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八字成句思其要施實未施也
到坐以待旦方實是施處○陸象若云此在有不合處聖人
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正於此不同處推求得盡

王達章○君子存之不但自家免於禽獸舉天下之入於禽獸
都要竭力救護自堯舜以來所為博典庸禮命德討罪都是
此意孔子作春秋以錄王述其義只在與人辨人禽之界要
人不入於禽獸耳若謂時王不能賞罰我起而代之直是惜
妄與存之何與乎○本文言詩亡而宋註以為雅亡者須處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老

之郊廬風採之列國都是政教中政教不及於天下雖去
採風即存得幾篇頌虞歌之廟謠得天下甚事惟雅乃確
係王述陸稼書曰詩自成康而上為正雅所以咏歌政教之
盛詩即王述也屬宜而降為變雅所以感慨政教之衰王述
猶存乎詩也自秦雖降為國風天子無命討之權公卿又不
能侃侃正論於朝廷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王者之迹於是
絕矣此時若無別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將皆
為禽獸而不知故孔子因魯史而筆削因會盟征伐之事而
寓褒貶以證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亂賊正
邪暴然後大義炳如而春秋之作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矣。○春秋中包朝聘郊禘蒐狩卒祭許多典章在內然所謂百王之大法只在傳庸命討正人心存天理上不在零星典物上。○晉乘楚檣杙必定也是紀事如今竹書可見也世所傳者是偽舊。○一也正見無關王迹激起下文虛辭無關王迹意在下其事二句內誤也其事二句註明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三其字總指已作之春秋特以事與文觀出義字耳蔡氏以其義屬王者亦非也

私淑章。○五世而斬孟子因已近聖人之世故如此說起荆川

補云聖人之道同垂萬世而無窮聖人之澤又方在五世而未斬極目。○連下兩個字多少沉吟未得爲孔子徒也慨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宋

然思深私淑諸人也竹參神往。○孟子服孔極大想當時徒舍學宮之旁一闢聖宮便立定願學孔子主意當時即會思尚在也只以之爲友不以之爲師何況會思以後諸人看終篇歷敘羣聖絕不以顏曾爲見知公孫丑問所安則毅然曰姑舍是此曰私淑只以諸人字概之七篇中引子思者六餘如沈猶行公明儀公明高大約多會氏門人則孟子私淑諸人可概見而生平無常師亦可知矣史記言受業于思之門人未確豈有親受業之師而七篇中無一言道及者

可以章。○侍雲言思見是頭一層和道理深察是進一層精道理乃略見而已自許深察而仍自疑此所以於義不精而致

有傷惠傷廉傷勇之事也體註極精。○張南軒曰君子貴存養於平時復所幾於審處

廷讓章。○首節用斷而斷却虛次節不用斷而斷反實界罪只端人二字反映而出。○界身爲集國之人自與殺師之人氣類相感罪在不端不在不知人註纂夏自立句卓爲不端立案

西子章。○王觀濤曰此章重在倏忽轉機間。○素保其善者聞之凜然自危惟懼失足素習於惡者聞此猛然醒悟急善回頭

言性章。○朱子從伊川謂此章爲知而發愚謂論知正以其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宋

性耳蓋事物之理皆原於天命之性小知之人要把手理說得奇奇怪怪必先把性說得奇奇怪怪如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及性可以爲不善有性不善諸說先把本性燬亂然後荒誕之說舉而從之然他說來也自有根有據如說無定他便以文武曲屈爲據說有定他便以堯象腹舜爲據只他所說之故定自不利如告子言性曰爲曰決其不利可知孟子言呼聲不受怵惕惻隱非內交要譽其利可知以利言故則性之說明而几事物之理皆本於自然小知之鑿說無所用之矣觀明道與橫渠論定性有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大

乎被然而大物來而順應。今人之情各有所蔽。大事患在
自私而用知。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用知則不能以明
覺爲自然。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云云。則言性之不
利者。正知者之鑿。而此章之論智。正以其言性之故而論之
也。今人乃謂論知非論性。與大全論知先言性者。以知爲五
性之一。皆失其旨矣。○岱雲謂鑿字對利字。不對渾成。與因
之謂妄生意見。強設機械。如一物渾渾淪淪從而鑿之。如其說則
學問皆鑿性之具。不落異端窠臼乎。○禹之行水。何嘗無疏
浚決排。知者於理。何嘗無學問思辨。然順其天理之自然。即
是行其所無事。○可坐而致。不是致。那日至之日。是那日至

明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幸

之度。蓋天地間所以有晝夜春秋全在乎日。於日出沒之際
指正南一星爲中星以驗之。而知天行之速。於日。由是天日
轉而西。則日縮而東。歷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日經之次
始與先之所經相合。於是因日所經之宿而指其二十八以
爲經。又分其次爲十二以應月。又分其度爲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以應日。以一度分爲四分之一分。卽一晝天
原無所爲度。以日之行爲度也。言日至者。周正建子冬至之
日。一陽始生。舉日至而其餘日經之度皆可知矣。舊說以冬
至朔年月日皆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爲歷元。按本
節原無重歷元意。卽論歷元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夏用

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無用甲子者。周初代商。五星聚房
齊桓創霸。五星聚箕。不聞有聚危虛者。況此說出於漢人。亦
遙意作歷之初。應如是耳。孟子論古。斷自唐虞。必不爲此荒
遠之說也。○又日至之度。至七十餘年。必差一度。謂之歲差
要其差處。亦有成法可驗。堯時冬至日在斗。桀虛三度。夏差
五度。商差八度。周至戰國又差十度。至今雍正之元年冬至
日在析木箕三度。又差三十餘度矣。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
而致。○星指二十八宿。辰指十二次。○天官故不言利者。天
之行必無不利也。○千歲之日至。指已往說。觀人發見之自
然。卽可上溯之而識性。猶造歷觀運行之自然。卽可上溯之

明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幸

而得歷元。歷元得則順而下之。造歷無難。性識則順而達之
於事物之理。皆無所難矣。
公行章。○弔勝書王驥之齊書。子敖此書。右師者。孟子目中競
然一驥。樂正目中泛然一子敖。諸大夫目中赫然一右師也。
宋左師右師在卿上。齊舊無此。尙想新設之以寵驥耳。諸大
夫目中只有右師。右師目中又只有孟子。與言者不足欣不
與言者深可恥。是簡驥也。隱隱攝出一右師來。宋子謂朝禮
然卽不踰之。亦不得與言。驥驥意出弔已見。此則以朝廷之
禮爲重。愚謂孟子驥驥卽非朝禮。亦未必與言。但此恰有君
命故卽以朝禮折之耳。岱雲謂孟子刻刻不忘敬王廷甚。○

孟子客卿想別列一行故不同所

存心章。以仁禮存心卽後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念念如此卽是存心愛人敬人則由已以及人者故曰施人愛之敬之可借以自致者故曰驗也。人而妄則失其所以爲人故曰禽獸奚擇然君子不與之校仍是一箇自盡故曰以仁禮存心若有一點輕絕他棄絕他意思此心已不仁無禮矣切莫誤看。終身憂二句原是古語引之以結上文但何以有憂何以無患意尚未出。以及若字若夫字代君子設想舜當日遭人倫之變何處非橫逆然舜自反到極處便做到天下化定我一毫不如舜便是鄉人要做到舜地位此工夫何盡何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聖

期那得不終身憂耶。吳赫右云有無皆以心言無一朝之患非必之境必之心也虛齋云憂自內出患自外至。

禹稷章。平世亂世爲地字立業當字正對易字。堯舜之時洪水橫流五穀不登豈不像亂世然有堯爲君有舜爲相氣化之亂自然可挽若春秋則沒箇君相亂執挽之居陋巷是出意伏下閉戶簞食瓢飲見悠然自足卽伏樂意人不堪其憂謂天下人都憂愁困苦不改其樂謂只自樂其身不管天下意都與論語異。一憂人之憂一樂己之樂似乎迥異而孔子顧兩賢之何也起下辨論之意。救民本領原在修己中但上用我便該救民時無可爲只該修己道因地而異

宜心則權度其宜而時措之者也。禹稷能爲顏子易見顏子能爲禹稷難知說禹稷之急以身任其職正反映出顏子之不任職來故下便接易地則皆然倒重顏子上。同室鄉鄰註明地字是同室之人便該救故先着救之二字是鄉鄰何必我救故特下一往字雖閉戶是進步語不但不往而已。孔子當亂世而周流天下何不閉門養萬物一體本吾儒事惟聖人之心仁隨你亂世不忍怨憤亦惟聖人之道大哉一治之功比於周禹若顏子則有孔子在便可不出至於孟子則時無孔子而天下之饑溺更深連梁道齊卽孔子周流之意欲爲禹稷而不能欲爲顏子而不忍徘徊感嘆言餘於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聖

言

匡章章。國策言章子父殺章子呼阻之於馬棧之下威王欲爲改葬而章言不敢欺死父想章子父是極虐戾的而章子又極拘固人生大變在父母中若以舜處此則委曲彌縫當自有道而章以拘固行之故愈于父怒至於母既殺矣身并逐矣父不有其妻我何忍有其妻父不忍有其子我何忍復有其子出妻屏子總是他血性做出而父終不可感至於死而終不命改葬則其虐戾不仁終身不改而章子之抱痛亦終身莫解矣。世俗所稱不孝對通國字若聖賢貴以不孝章亦何辭通國何人而責章耶。兩夫章子喚是則章子應

貴善不過原非世俗所有設心若足更非通國所知反覆辨其不孝之冤而他不能盡道處回在是則章子遠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離貌是不絕亦非取之不答之答若加一語便成過分

曾子章○首節先生字已伏師字次節君子隱伏臣字子思回學於曾子而平日於魯穆公尤極抱道自重故舉以相殺儲子章○王見孟子嚴嚴氣象故驚其異又疑其暗室屋漏未必果異故使人瞞之不知飲食起居無非道也精義即在庸行中庸處原不必顯精處又非一瞞所能知

齊人章○其所以求者即屢足之道也從富貴利達者自家看

來其事與齊人迥異從君子看來其道與齊人正同○舊註合上章言我何妨瞞惟汝齊人則不堪瞞耳語似太失故朱子別為一章

四書約旨

孟子

萬章上

舜往章○通章怨慕二字盡之孝子事親只有一慕舜遭父母之變故他慕處都是窮愁更切之狀不但不是怨親并不是怨已下於我何哉是因萬草疑舜為怨親故先如此剖白至如窮人無所歸方是正說怨慕也○怨慕二字分拆不開舊說暴而不得故怨怨而求得仍暴非是○我竭力云云是孝子之心又是孟子代公明高說孝子之心言我至愚極昧除却耕田供職不但不能曲體親心使之說像并這父母不受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之故亦全想不出俯而自問仰而呼天庶天啟我之心或有知也○帝使節更進一步見不特于田時怨慕即至微庸攝相時亦然下又重重翻跌一反一正蓋其意耳虛齋分上節為事下節為心非也為不願為字即就心上說○郝楚望言堯十子堯十子此九男丹朱適子不在列愚按堯五十八年放朱於丹水七十一命二女嬀于虞則此時朱不在信也趙註一朱八庶未然○王文帥云人少約十歲左右所謂人生十年曰幼也知好色約二十所謂既冠有為人父之端有妻子約三十所謂壯而有室仕是四十所謂強而仕也直趕下五十去舜至五十則平生境遇之變盡矣

不告章○上半章處父母之變下半章處兄弟之變要知篤於兄弟亦爲父母也原一串事○對不是替恨排得一告不得發便罷休即此是對矣○程子言以君治之俗云云一面行妻舜之事一面使人傳知替腹腹知事既如此則不能沮而廢人之大倫又既使知之則并不待責舜以不告而娶不特治腹亦以治舜不特全體亦以全體○徐友雲言二嫂使使字去聲謂婢妾之類當服役於我訓雖異註於理似安○蔣東委云完原一大段只爲談蓋句作柄在本章爲開文在下章日以殺舜爲事却是正文蓋此冊多數章一聯者○怪怪即小人誠中形外處○象亦要欲化其惡而憂無術也原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三

喜亦喜方憂其難化忽見以愛兄來而喜之也○月泉云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見識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想只有一箇字耳○不是疑聖人不該仍是聖人有如此妙用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象之愛兄絕無是心弟之愛兄却有此道天下始開腦而一朝悔悟竟成友愛者多矣獨言弟也而不然乎哉

封象章○章疑象直該殺放武從寬孟子言弟固宜親封猶未盡○章從公平正直上論仁孟子從至誠惻恤上論仁與論語直躬章相似章意皆同四凶之誅封之有庠一職有庠矣罪於旁意又拓一層仁人句帶下仍收正意孟子不與他封

象不宜誅只就仁人心上接極仁人四句應他固如是三牛親之愛之二句虛承封之二句實指身爲三句反換并緣通他乎字○俗雲謂怨怒謂象之怨怒故註加其字恐未然舜知象欲殺已豈有不怒豈有不怨但此怨怒原從仁上流出故緣通即消譬如春氣陽和即有雲隨即消融不似世人心上純是陰寒雪上加霜竟至冰天結地耳○故謂之放應他或曰之疑豈得暴彼民補應有庠矣舉句雖然一轉仍收親愛上○欲其富欲其貴又欲其常常而見親愛無已至於如此回視放之之說直是逍遙天上下視地獄陰沉○月泉在今鉅鹿象城齊補板其地近近波得復源而來若永州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三

之零陵則更遠於崇山矣而使之源源而來不道幾乎玄關零陵今有舜陵有象祠何也曰後世附會儘多如趙絕書言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將以祀也既以象爲舜弟又言舜葬會稽焉爲之耕又似以象爲象蓋兩變之根象象以戰戰象以耕故祀之若馬祖牛鬼諸祠而附會者遂以爲舜弟耳

成丘章○語云不識此語首尾呼應總是時人所稱古語而象述之楊文來云引孔子殆義句妙用反誣人所取信者惟孔子孔子有是言則北面之事信矣北面之事信則孔子所言不過儒生之一說或是錄文之巧故孟子直斥爲齊東野人之語語字與語云此語應○他指孔子語爲衍說故孟子亦

就孔子與他折到底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與舜為堯三年喪則堯一天子孔子所知也如家所述孔子語則舜一天子又孔子所知也二天子事孔子既知之何以有民無二王之說耶且渠所云舜南面而立堯北面而朝亦是以民無二王之故知民無二王何不取徵於孔子之書而徵此無稽之說耶○百姓與國海對如喪考妣三年與遇審八音對古者有功方賜姓如禹賜姓如契賜姓子稷賜姓姬益賜姓蘇如龍尚未賜姓故百姓者大臣世族之稱國語所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是也書秦傳畿內之民謨○引北山詩節承民無二王意而舜既為天子矣即承二天子意言舜既為天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四

子堯則祖落矣禮未祖落也若猶為父並尊在上豈不與二天子一樣他借詩為翻應故孟子又就詩與他折到底先就北山詩本義次教他說詩法北山雲濠總是變雅其時相述若周民果無子遺則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人也没有半個說甚王土王臣且北山詩正以身為王臣不得養父母而作則身為天子豈有使之不得養者得養不養何以為率土臣民之則下武詩言孝思維則豈有以臣父為則者乎○孝子之至凌空起筆不與他辨父不可臣只就孝子行事發揮見孝子隨分自盡不同必至此纔是孝之極頭處但古今來為天子而有父者絕少舜為天子而腹尚存則為天子父以天下

養人生之樂孰過於是帝王之孝孰大於是若反要臣父舜到其容有感覺不是古今一大冤苦且為天子而可以治其臣民亦正以其孝為可法耳若反要臣父則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誰無父母肯有人心其誰服焉纔因他從舜為天子上生出不通議論故亦從為天子上作此極快辨折耳諸家曉曉說舜若以天子為孝則篡逆尤操懿亦可謂孝孝只當論心不可論事孝之事不可則孝之思可則許多葛藤無有是處○再引書與前引堯典作章法締結而舜見瞽瞍憂憂齊保正與舜見瞽瞍其容有履相映即從亦九若句撇消父不得子語意與以堯舜之道要湯一似純作烟雲繚繞或因此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五

語反坐實語云盛德之士三句真正古語孟子亦嘗聞之可云鈍絕
堯以意○老實說民與之三子耳劈頭立天與之一句中間從天帶出民故作兩列分承末乃側注民上從後看來似民心如此而天乃從之其實是天如此而人乃天心所見端也○東云云意中先有相堯一段議論倒揭主祭主事在先又倒揭薦天暴民在先又倒揭行與事在先又倒溯天與倒轉天子不能與看去似段段順解其實是層層逆撥○虛齊云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屬行所以處夫品度數屬事使之主事其主宰本根之地屬行紀綱文章謹權審量之類屬事處

謂行見於身如主祭而立之敬以愉薦之敬以敬祭先主孝祭神主敬主事而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不喜事不惡事及躬行孝弟之類皆是不單指心也。○舜當日已受終文祖何故堯崩舜又避去。郝楚望云堯歷試久而後付之非敢遽也舜既受而猶退然不敢居君終仍以還君之子又非敢遽也禮子婦於父母舅姑之賜飲食雖不啻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凡受賜辭不得命藏以待之舜禹受終復避即此意也。○堯元年丙子前編作甲辰七十錫虞舜命七十三年舜受終於文祖一百零二年乙卯陟於陶丙辰丁巳戊午三年喪畢舜元年己未即位居叢古人居叢皆不紀年五十年戊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六

申陟於鳴條己酉庚戌辛亥三年喪亦不紀年禹元年壬子即位居冀八年己未陟於會稽庚申辛酉壬戌三年喪亦不紀年啟元年癸亥即位於夏邑大饗諸侯於釣臺諸侯從帝歸於冀自帝相始於居喪之三年紀元自後或間二年或間一年不同則以世子即位治事有遷運各如其實以紀之也至夏桀始以明年紀元而後商明嗣王皆因之遂以逾年改元為常法矣。

德衰章○通章只天與賢二句盡之與賢是賓與子是主。○父子一倫從仁出君臣一倫從義出古之君臣只從賢德上論洪荒之世草昧初開有一出其才智能利濟斯民者則民必

奉之足以濟百人則為百人之師足以濟千人則為千人之長上至於為帝則必其賢德實足庇覆天下而後天下皆歸之非是人莫之與也黃帝以上無可稽唐堯以上無甲子可紀然考竹書於顓頊既陟後書術器作亂辛侯滅之其下乃列高辛之紀可見高辛自以殷亂之功為天下所歸與舜禹朝觀訟獄之歸無異顓頊未嘗挈天下而與之也高辛四十五年書帝錫唐侯命與堯紀書帝錫虞舜命正同可見譬之薦堯於天與堯之薦舜於天無異堯固非帝嚳之子也自大戴帝繫姓篇妄作而史遷因之遂謂唐虞以上都是得天文評有云如此當言至於禹而復古可謂快駁。○舜禹皋益向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七

為堯臣然舜之德自大於禹禹德自大於皋益故堯自當薦舜於天舜自當薦禹於天禹即位而薦皋益堯即薦益道理自是如此乃禹傳賢而民自歸子者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可見從前帝者做來有限以堯之聖而未得舜以前也不曾幹得甚事直到得了舜又得了禹皋益稷諸人方把天地徹底大做一番直似另換了一個世界固是堯大於舜舜大於禹然民於堯便不見得故曰民無能名焉民於舜便見得虧他來了纔尋出禹皋一千人然禹之勤勞至於八年三週身為僕股無毛平地成天的事都是他苦捋出來畢竟感他尤甚乃即位纔八年未及舜六分之一忽焉阻落遽欲轉而屬

之他人他心釋自過不去故不曰子賢而曰吾君之子故有二三分賢便也算得五六分況故又實能敬承他五六分賢齊過十分了然而禪繼兩大局竟于是乎分矣蓋世方危則民急望人之安我故情易激世既平則民不能忘安我之人故情難變也民情如是則天意可知矣○則與賢則與子人都說聖人善於承天非也三年喪後身死久矣何從起而承天總是說天要如此卽如此耳証若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見舜禹不能以天下與人與堯一樣堯舜無私禹亦無私德何曾衰○禮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便是人的軀殼人便是軀殼裡的心故人能爲天地之主天地做不來的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八

事人便都做得到故爲之致之總是人然天地之氣却大於人故人會做而天地氣轉運大了忽又做不來爲的是人而究其故有莫之爲而爲者矣致之者人而極其變又有莫之致而至者矣人心如是而天從之志壹之動氣也天運如是而人從之此氣壹之動志也不然天於堯舜何薄而不肯其子於禹何厚而獨賢其子乎此亦存乎朱均與啟之自爲也乃朱均之不肖適與舜禹之歷年多湊者啟之賢又適與益之歷年少湊者這都是大氣運轉來而民心戴禹以及其子又恰與這氣運湊著此則非朱均啟益所爲非非堯舜禹所爲故曰天也譬之觀思想思慮身固惟心爲主然耳目的

聰明總不因心要如此而自生到得血氣之衰耳傳目眩心卽欲不如此而亦做不來矣○岱雲謂孟子恐人疑與賢之後忽與子焉知與子之後不又與賢故推明天意一定之局在繼世在繼世則桀紂之惡不過一行湯武之事數百年而一見若在與賢則後世如操莽之流無不假禪讓之名以自文而亂臣賊子且接迹於世愚謂此妄說也天果欲與賢豈因孟子如此立說而遂已漢高之興亦匹夫也若謂天一定在繼世則秦二世子嬰非繼世乎光武昭烈之興雖名漢裔其始亦匹夫耳孟子之書具在操莽又何曾不假揖讓耶卽不假揖讓繼世如楊廣宋友珪又何嘗無篡賊耶至謂天自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九

堯舜後一定與子正天所以網維斯世而收攝人心之妙用并天都說做私心權術不誣天平文來云匹夫節見與賢之時少繼世節見與子之時多多少少便下得穩○陽城亦在南河之南卽箕山之陽而立文異者齊太故廣言之禹賢故實言之益不有天下矣故以退敏之名言之猶春秋河陽溫一地而天王狩則曰河陽晉會則曰溫也○堯娶皀氏生朱傲狠惡訟兄弟爲閭慢游朋濫堯五十八年使后稷放朱於丹水堯崩舜迎朱主喪三年喪畢舜致位於朱朱避舜於房陵舜卽位因封之房是朱始傲而後讓亦化於堯舜之德矣○舜妻堯女娥皇無子女嬃生義均是喜歌舞舜二十九

年封之於商是均未若朱之微而舜之封之亦異於堯之放也舜崩三年喪畢禹讓於均退處陽山之南民不附均追就禹所曰后何棄我禹乃即位於冀○禹元年薦皋陶於天皋陶薦皋益於天啟既即位益猶總百揆二年就國於費六年薨啟親祠之越絕所謂啟獻善儀於益也○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卿士之名於是乎始二年崩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卽位居亳四年崩紀年鑒鑒可據如此而伊尹以易數推之謂不應有此二王諸儒信之妄也湯崩時百餘歲矣而乃有此二歲四歲之孤耶且果壬兄而丙弟則孟子先丙後壬又何說乎○太甲名至元年辛巳卽位居亳

兩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孔叢云不明於喪之禮于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乃自縊七年王歸自桐命伊尹爲保衡十二年崩子沃丁立名納元年於己命卿士各舉皇甫益云八年保衡薨天大霧三日王親以太牢祠之蓋伊尹在太甲復辟後卽致政也尹之子陟奮○桐湯墓地在今河南府城西尸鄉之南毫坂東有桐城卽太甲放處○盧齊謂尹特借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顯然放之若顯然放之他日復位君臣相對何以爲顏愚謂此論直是斷妄伊尹聖之任者也臣之放君自古無有乃桀之放尹既羣湯爲之太甲之放尹又身自任之幸而太甲悔過耳不然桐之放卽南巢之放伊尹以身任之正不必

辭避也看來尹極光明無纖毫陰翳真所謂奴隸亦知其造明者太甲可放則放之可復則復之公孫丑述伊尹曰予不狎予不順語氣直是嚴峻豈有所託而不斥言者且古人師保之嚴比於君父試看楚文王寵一姬弄一狗保中猶得以先王之命束刑撻之况伊尹乎○書序謂成湯既歿太甲元年朱子已斥其誤而蔡傳謂太甲居仲壬之喪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愚謂子爲父臣爲君皆三年斬太甲承仲壬之祚自當服臣爲君之服何必爲之子始服斬乎明嘉靖入繼自當爲武宗服斬若必使之考孝宗則於武宗止當服兄弟之服而反輕矣當時諸臣無真習於禮者故其說囿而當時卒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不可行○放桐三年而後悔過又三年而後復歸本文明有兩三年字與竹書七年王歸之說正合今因諒陰之說強併爲一個三年謬也○太丁既天下丙士又短祚太甲初立又顛覆典刑幾無異乎朱均之不肖似於天意之在尹而一悔過卽不若桀紂矣蓋夏既成繼世之天下民久習之故也○東委云若堯崩句似用滅法却已暗補爲丹朱二猶益二句似用補法却已暗消益是本章正文尹爲下章起脉故消却周公○歸宗孔子對針人有言雙收釋總應轉與賢與子版周既繼矣仲尼安得有天下是收通章亦卽証仲尼之不有天下

劉京章○全體曰道時宜曰義道是體義是用非義卽違道矣

恆人矯於大者忽於小達於小者或奪於大不知道義只是一個在一介不曾欠天下千駒不加多。○楚寧云聖心精一之至大小殊而道義一其顯而易見者莫如辭受取予故以言之其條理節度存乎義以先乎道義之以鴻鉅而不可憾清之以纖微而不可入天君泰定而淳榮不足以攫寧運經綸行變化其孰能當之即此是先知先覺真境相湯殺民本領全在此。○又口伊尹聖之任自不肯以耕稼終未可謂不遇湯終不起也但任大者就決不荷就荷者任決不大夏尊時實有不借資於湯意蓋尹志在天下一出必做得時雍風動事業方好湯國止七十里耳幡然以下旋思堯舜不世

期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三

出無天下卽七十里亦可故去就間甚覺躊躇蓋伐夏非湯意亦非尹意尹自任救民既不忍釋而桀又不可輔故五就湯五就桀不得已乃決計就湯伐桀故湯終以伐桀爲慙而尹亦云朕祇自咎也湯崩嗣王不顧放主不避然想由他平日自一介至千駒天下其不苟處自信於心而亦共信於天下故能如此若謂孔子無意無必渾然不露五就之事亦或不爲孟子不見諸侯言必稱堯舜自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頗似伊尹然處齊梁去就全學孔子所以與尹不同道。○愚謂尹還當時實覺得時未可爲欲抱道以待待幡然而出又覺得湯求賢若渴必可與有爲及應湯聘而湯欲進之於桀

殊非尹出就湯之意但湯不自有所得之賢而欲進之桀欲善桀以善天下此心真堯舜公天下之心尹如何可不往桀之不足與有爲尹豈不早知但此身既出必竭力替他挽回補救桀可幸而不亡與湯之行仁而王原兩不相礙湯爲舜桀爲桀以世其國可也到得桀終無可挽然後說湯伐桀把從古未有之事便做出來以終其堯舜君民之事然其本領總在非道非義斷不苟上。○一幡然頃上下千年世復百折前有古後有今上有天下有民內有己外有人多少吾字字孟子推想又加一已字總快出自任字如此二字十分於重振落就湯其不以割烹已不待辨監矣下接一吾未

期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三

聞方用辨駁尚未指明割烹再接吾聞方實指明却又用反托末引伊訓証實自任正証實不枉辱若一枉辱無可自任矣。○思字緊承以覺民自任來民不覺卽是不被堯舜於變時雍之澤豈無養民之事然只包在教內說。○行潔身方潔或言行不妨汙只要心潔此卽枉局一路心術。○尹生伊水之上故以伊爲氏尹其名或曰名摯尹正也以爲正官故稱尹湯倚之以平天下故號之曰阿衡阿衡衡平也湯有天下官冢宰故又稱宰衡太甲尊之爲師保故又稱保衡有莘在今陳留卽古空桑地。○牧官孔書作鳴條謂湯與桀戰地在安邑郝解牧官桀官名言天之誅桀由桀自作攻伐愚謂牧

宮湯祖廟湯爲牧伯故祖廟稱牧宮周文武爲牧伯故祖廟亦稱牧室古者大征伐必告廟而出反亦必告廟此造政自牧宮是告而出武王既事而退設奠於牧室是反而告

孔子章○好事是當時身干進之人他屈身而進便誣古人以自蓋○於衛所主有實証於齊無實証故又引當阮以明之見衛寵倖莫過彌子他尚求孔子一主不得何況疽環當阮尚必擇賢何況無事○史記顏繡由子路妻兄則彌子謂子路亦以姻婭一體繡由可主已何不可主且見信於君威能效力情詞款曲子路自不得不以告孔子曰有命只答可得字不答主我字絕無拒絕之辭却已使人自述○孟子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人看得命字空虛故實指出禮義字進以禮即是得之曰有命退以義卽是不得曰有命有是天命卽有是禮義但禮義禮義便屬人緣說命便屬天庸妄人與他說禮義他總不信與他說命他便也沒奈何了若聖人則先天弗違後天奉時禮義卽是命更何分別○不言無禮者於禮道齊環原無進法禮不待言也○司城宋官宋以武公名司容故改爲司城他國無有是貞子宋人也邵二泉謂貞子先仕宋時出亡爲陳侯之臣李岱雲謂或先仕陳後仕宋爲司城而死諡貞子耳陳侯趙註名周郝解夫子米陳當魯公之六年魯公懷公于名趙孔子居陳三年復適齊魯公二十四年楚惠王滅陳

弑晉公是歲孔子卒於魯然則貞子固與陳侯同死國者故生稱爲周臣死諡貞子周忠信也言爲陳侯忠信之臣恩接三說俱無嫌好並存之○主顏繡由牛節是案孔子進牛節是斷川反跌主司城貞子節是案吾聞節是斷川直決○觀近臣是實觀遠臣是主若癰疽瘡環之爲小人亦不待主之者爲何人而後知之也

百里章○好事者所云不是謗毀聖賢總是扯來爲自家斤斤解耳正爲百里能顯君稱後故要扯他來此處賢自不必多說故庸人節只爲智字立案生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句作柄不可諫一折而去之一折之秦又一折辨駁盡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意乃蒙之秦一折內相字生出賢字秦又一折必知食牛以干主之汙放在前用反筆必不肯自鬻以成君安放在後用正筆○左傳晉滅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楚國先賢傳百里奚字井伯楚人史記奚耻爲滕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故輕贖之以五羊皮既歸因授以政人因號曰五羖大夫韓詩外傳則曰百里奚賣之乞者也還於齊自賣五羊皮爲一戰車人秦鄒陽則曰奚乞於路穆公委以政說苑則曰秦穆公使買人載鹽買人以五羊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觀鹽見牛肥曰在重道遠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陰先之

以身穆公知其賢而公孫枝枝以上知陳之或曰萬者食息也息父則不悔三萬乃用之矣因萬者叔曰臣困於齊乞於諸人遂叔收臣臣欲事齊無知遂叔止臣臣欲事虞遂叔又止臣臣兩用其言得脫不用及虞執孟子明言虞人則言齊人楚人者皆非矣言不謀而去則未嘗執於晉迷於楚可知矣虞虞歌云初豎我時五半皮爲人食牛乃少年最貴時事也矣少年欲干進得遂叔屢止之列年七十則所親於世變已熟有孟子年已七十矣則矣少時事自可見特未至厚身耳○孟子於伊尹百里奚都將通身來較於孔子只就事作駁尹事遠人不知其詳矣伯臣易資人口云若孔子自人

如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去

人知其聖也伊尹聖之任故作辨處本英采孔子聖之時故作辨處亦寬平矣只伯臣耳故但說此決不至此比之創立言有體

四書約言

任啓運著

萬章下

伯夷章○此舉孔子以立作聖之極上四節爲清任和時四字作案下乃斷之大成節見孔子包乎三子巧力節見三子所以不及孔子○首節耳目二句言其身之清以下言其以己之清望人之清都就他心上說不忍居三字是骨待天下之清用反筆照出清字○次節述其言推其心相問而行治亦清句亦是也趕出自任何任字用明點正點○三節其事其言其心一滾寫出不忍去三字是骨和字只暗含○四節爲時字難羅列故只以四可以虛衍而太虛又與上不稱故先舉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去

二事發端○要形容隘與不恭便下不屑字要形容聖之清和便下不忍字不忍者仁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夷惠都下聞風者句便見師百世有餘而已之願學不在此伊尹下其自任何便見與已有同有異孔子獨樹孔子也句便見神往於斯○四節俱要一氣讀纔見得聖處若如次崖層層割截便全不見得○聖是諸極之名而朱子以資稟之間爲然者蓋他資稟偏在一路連工夫都只向這一條路走做到極頭地位也只是這一路到極頭若從一人論則可謂清之聖任之聖和之聖合數聖人論則別爲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呂氏非以清任和爲聖○一更謂清任和露出在聖外尤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本

譯○夷惠偏處易見伊尹用金極似時中然終不得謂聖之時者看非子而誰等語便見他心有任的意思與孔子終是不同孟子舍我其誰與伊尹極相似然惟願學孔子故於此等氣象偏處看得出來故此任字非孟子斷不下○上三句之字快下一句之字遲蓋清任和○耳目易見時字品目難下也看上有一孔子也來下又有孔子之謂去穆然思畢然望多少沉吟○集大成明是說樂却未露出樂字巧力明是說射却未露出射字總是一言難盡意溢於辭○集大成也此六句明樂之說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方申孔子之謂○樂必先金聲者古人作樂必先定律依律錯鐘天子備律必十二鐘其用之各有所取如圖立以圓鐘方澤以函鐘宗廟以黃鐘此爲宮以一鐘起而爲徵商羽角四鐘應之逐漸去商音不用其應者三諸侯不備律如周初賜衛以大呂晉以姑洗則爲官者止一律耳大夫無樂賜則有鐘磬如季氏作林鐘必是僭樂故鑄此鐘而此一律之鐘又有大有小大曰鐘小曰鐃儀禮大射昨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西階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鐃國語言大鈞以鐃鳴其細鈞以鐃昭其大想金奏之樂則先擊鐃鐘笙奏之樂則先擊笙鐘以爲之始而於其中樂聲尚宮商之大則鐘反用聲之小者以平之樂聲尚角羽之細則鐘反用聲之大者以平之也八音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支

樂無餘音故用以節樂其終則擊特磬晏然而止若其中則編鐘編磬未嘗不與各音參雜其中也又金聲玉振惟大成之始終則然若中間節奏則常用祝敔舞之將始則先擊敔所謂令止祝敔先鼓以警戒也○之字指衆音已有條理意而字見振由於聲已具聖由於智意但未明言下申之耳○條者聯屬不絕理者分辨不淆即所謂綴如繹如也此二字最重若三子則如一音獨奏豈無始終只少這條理○集大成孔子不曾去集那三子之長只是孔子做來三子自包在裡面○禮主射三侯九十步諸侯二侯七十步士大夫一侯五十步射無之百步之外者此言極遠以喻聖也○末節虛齋謂主孔子而三子之不能全自見言外楚室謂孔子分上若不得力字兩衛字明指三子愚謂孔子分上固着不得力字而統就聖之所至說則力字未嘗不可譬之其至爾力二句固指三子然聖智蒙上文說下則說三子之不能兼正見孔子兼之不可及耳○三子亦不是全無巧只巧不足故見處偏到處亦偏○孔子知處不同故行到亦不同此究竟視其發初也統而具之不同故時而措之亦不同此大用視其全體也

班爵章○此舉周室班爵祿之大綱立王制之極其次上章者天德全王道行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故爵皆天爵祿皆

天祿惟賢德有大小故統治有廣狹而爵因之有崇卑祿因之有厚薄自爵國之君至五家之長其崇卑厚薄悉奉天以衡之非天子所能專亦非天子所敢私也後儒勸說到制防去愚謂不時禁防天下固非即說先王公利於人亦錯○略不是闕略不全之謂略是大綱詳是細目大綱大法聖聖相因若其間細目便是所損益者聞其略則與時宜之百世可知已孟子於此特稱軻也惟天惟聖察然昭對○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略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略地方千里節通於天下四節施於國中耕者節是班庶人在官者之祿之法○公侯以下之爵天子班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辛

之天子之爵謹班之自天班之也即此一句根本已正漢儒作王制不以王與君并列爵中即此屬後世人主自尊好大私心而本領已失矣○公者平正無私侯者候民心之順逆而平其政伯者以仁長人子者以愛字人男者任也爲民任事師者治事有節大夫大扶進人士事也爲君執事凡君之爵其義皆主於爲民臣之爵其義皆主於事君然君之事在爲民則能愛民卽以事君也○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爵從陽君道也天子之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諸侯之孤四命爵從陰臣道也天子之公卿大夫出封皆加一命變而從陽也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士卑無嫌故

始以陽爵命之也大國之上卿三命當天子之上士故入天子之國稱士大國之下卿次國之上卿再命皆天子命之小國之上卿次國之下卿大國之大夫一命皆自其君命之○君宜尊故男從子二爵共一位臣宜卑故詳於下士一爵分三位○天子有三公三孤不言位六卿兼之大國一孤亦卿兼之也天子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圻內諸侯則二卿○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其數各三倍加之九卿卽三孤與六卿也○周禮天子止有中下大夫無上大夫蓋卿卽上大夫也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辛

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入蓋上大夫卽卿而又兼中大夫也天子之卿之下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各二人諸侯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各一人司馬之下有一人無事爲小宗伯行軍爲小司馬司空之下有小司寇小司空各一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此五人中又分小宰小宗伯爲上餘三爲下故王制云小國之中卿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也○天子六卿五家爲比比長下士五比爲閭閭胥中士四閭爲族族師上士六遂降一等五家爲鄰鄰長不命五鄰爲里里宰下士四里爲鄉鄉長中士五鄉爲閭閭長上士侯國與六遂同○方千里者縱橫皆千里乃一

百萬里爲田一百萬井也。然建國皆因地勢無不然。可方之理。如周西都。在雍州。方八百里。八八六百四十。東都。在豫州。方六百里。六六三百六十。合之。則方千里也。方百里者。縱廣皆五十里。爲田二千五百井也。周禮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三百里。男方百里。按方五百里。則二十五倍於百里。即方百里。亦四倍於五十里。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四方之地。又加封。恐無此理。周家封域。視唐虞所麻。有幾。而頓加至此乎。愚謂周禮文誤。當云方百里。五方百里。四蓋唐虞萬國。周初千五百國。則可通耳。王伯厚云。百里正封也。五百里廣封也。并附庸在內。此則誠然。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章

如任宿須句。顓臾之類。皆魯附庸。蓋百里論。故論語以爲遠人。就方百里五論。故又以爲邦域之中社稷之臣也。○民功曰庸。古者述職。皆以民功爲重。如詩所謂云。歲事來辟。稼穡區解是也。鄭謂公無附庸。恐其國大僭過。僭附庸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如其說。則公之封域。反小於侯。伯必無是理。若謂宋以南後爲公。恐其地大更屬私心。愚謂附庸初無定數。慶地創地。大半就附庸上推。後其間有先屬此。後屬彼者。有自附庸升爲子男。如鄭小邾。有自成國降爲附庸。如紀季入齊。鄒巫屬魯。自大夫采地升爲附庸。如宋之蕭叔。雖春秋變制。然古必原有此法。但出於王命。與強侯自擅異耳。又鄭

謂附庸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如鄭人氏

者。方十里。如介人此則或然。但孟子已不詳。鄭又何據耶。

王制言天子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朱子據此。謂據土傳世。殆

周禮之末失。愚謂如周召畢原。皆周初定封。豈是後來僭據

劉單溫樊。皆傳世日久。孟子明言仕者世祿。豈會奪其采地

又別與人。蓋開國時。卿大夫采地亦分授一定。但其子孫賢

則亦居卿大夫之位。如左傳劉文公。單襄公之類。不賢則但

食其邑之祿。而不任卿大夫之職。有事則亦使之。如武氏之

子仍叔之子之類。所謂祿即世食其邑。其不若外諸侯之嗣

者。其甲兵必屬於司馬。其政令必聽於司徒也。若後王之子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章

弟則不得封。成康以下。惟封一鄭。乃以桓武之功。特封耳。周初亦有以外諸侯入相王室者。則加一湯沐之邑。其祿仍取諸其國中。若歸其國。則湯沐仍歸諸王。其非世族。亦不過爲鄉遂之吏而已。或晉秩至大夫。亦但如其祿入與之。初無采邑。若卿大夫亦止食卿之祿。公孫之爵。不爲位。故亦無祿。○趙氏曰。三等之國。由鄉以上。其祿寢厚。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入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寢薄。復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矣。愚謂祿從地起。自庶人在官。遠倍而上。則卿祿二大夫自是正法。但國愈大。則卿之事愈煩。故三之四之。每進而厚。而君祿之隆殺。亦卽以卿祿之隆殺爲隆殺。非先

定大國之卿祿而遞殺之也。○諸侯之夫人世婦應自有祿給之不在十卿祿內。○周禮言公食者半侯伯食三之一子男食四之一。此蓋通國諸祿之數言之其餘供喪祭賓客朝覲之川若祭川數之仍喪用三年之仇是也。○諸侯命卿若高國之類則開國自天子命之其邑爲所世有後有功德當受邑亦當請命天子而後授之若季孫之有費孟孫之有成衛孫林父之有戚晉欒氏之有曲沃趙鞅之有晉陽則或君之私子或山臣之自擅非古矣故孟子於侯國之卿不言受地。○庶人在官有視九人八人之差下士皆視九人無差。○周禮府最少吏胥倍倍之徒有數十倍其數者則府必食九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章

人史胥在食八七人之間而徒不過食五六人可知矣

問友章。○萬章原只問人交友之宜孟子故先以三不挾平登與滕更章相似因當時諸侯王挾貴者多故因說不挾貴一句叠叠推去。○挾貴的不好人亦知之但人來尊他他便極謙下若人不尊其貴他心裡便老大不然而挾之心隱隱動於中挾之形髮駸見於外故說獻子不挾必極之五人無獻子之家。○費惠公薛方山謂懿公孫費齊父之後非也按左傳隱公元年費伯帥師城郎二年司空無駭入極費齊父勝之杜註齊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又言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則費前爲齊父之邑後爲季友之

邑矣後春秋所書城費費齊齊季氏邑也豈齊父之費至子思時尚存乎若齊父於隱公時即別爲小國則春秋二百四十年何絕無一事見史冊耶愚疑即季氏之後僭稱公耳。○師子思友顏般是友字中又分等級順息事我不是輕他古若君使臣以禮卽事我亦原有禮在於此上面爲友爲師等級愈覺分明不挾貴意愈見。○兩非惟明恭順遞一然字逆折暗渡乃文法之變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如堯之於舜正是王公之尊賢養士謂引平公正取其不挾貴不重駸可謂憤憤。○楚望云士位卑薄不得專爵土故有交際饋義大夫便得薦人於諸侯諸侯更得薦人於天子但諸侯之祿位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章

亦天子界之未便能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故必以天子爲極也王公卽天子。○館甥鄉引儀禮公館賓謂諸其館曰館尚見是舜來館甥是堯往愚謂館字從官從食設官以事之若九男百官食以養之若牛羊倉廩總該此一字中亦餐舜乃是堯往。○迭爲賓主時解謂當重堯之賓舜此非也舜若不敢賓堯是舜意中有堯之天子堯若以所養我者原我所

有是堯意中又有其能養矣此處與無獻子之家照看須寫得舜亦若固有之纔見是不挾貴之至。交際章。○萬章意思只在取之於民猶樂也一句孟子意思只在爲之兆句章見孟子不見諸侯守已甚嚴而於諸侯之饒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美

又未嘗不受困想諸侯不義之物若窮究義理之極亦定不該受他不是刻繩諸侯正於君子身上辭受窮到極處孟子生平委曲行道都從願學孔子得來無數束服一齊傾倒章語一步步逼一步孟子語一層深一層。既叫做交際則不惟有其物且有其文。下交道接禮節藏此二字中但不由君子之道而徒以文貌相接這點意思便是虛拘。何心一問直窺底裏萬章此句已含斷然該卻意但未明露耳。孟子豈不知是虛拘但他曉得來交際便是他一點好賢之心卽此便是可與爲善處此句亦隱含可受意亦未明露章因直言辭受君子大節且禮原有辭讓之文他餽爲恭我卻何必非恭孟子謂子之意主於卻者必是爲其不義也但諸侯必定是個尊者他以其爲賢而餽之我以彼爲不義而卻之豈非不恭章又想出心卻一法則既全吾不受非義之餽而又不顯他不義之名豈不兩得孟子直提出孔子見聖人禮義之中正辭受只在當下處論如無處而餽之是不以道自然不受。若齊餽兼金或交以道矣接不以禮亦不可受。如魯饗公鼎肉可受而屢以君命辭之不然斯受之矣斯字直提了當何用許多曲折來此第一重結束。章見孟子斯受斯字下得決了他便把受字直窮到底寧亦可受乎見孟子說禦不可受卽將禦字直窮到底諸侯寧非禦乎看孟子平日謂今之爲關將以爲暴至比盈之精輕之說爲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美

讓雞猶禦之說何嘗非正論。但如此見我既不住見他不能就見，并此往來餽遺一線之路，一齊塞斷是絕物也。尚何望於道之行？易曰：納約自牖，曾此一編以爲之兆原，非爲諸侯被寬亦不是爲諸侯解釋。但此段隱衷難於遽白，姑就他猶字辨論。蓋說個猶禦卽非真禦，真禦必不可受，則猶禦未必不可受。再引孔子作第二層結束。章非疑孔子不事道，正疑聖人欲易無道爲何不一齊矯革而作此委曲。因循孟子告以聖人潛移默化妙用，章又疑聖人治世何不直達光明而作此委曲。不知聖人之心至仁，而其道甚大，其用甚神，大故無所不容，神故無所不化。其潛移默化之用正在降心細意之中，不是一味驚直頭去說我所行者先王之道也。禮記言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皆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心無窮而物類亦難盡，故爲之品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遞降不得相踰。如天子祀以食馬牛羊豕犬雞，諸侯宰豕羊大夫少牢豕士特牲，庶人魚炙。天子朝踐饋食及加豆饔飩各八韋

韋初事之羞，迨黃白黑形醢臠醢醢食之，遷夏菜各二桃梅乾梅條，加薑藟芡栗脯各二菜，遷穀何粉菜，朝事之豆韭菹醃醃，呂本藥醬青蔬醢葵羹，燕樂醬饋食之豆葵蒲葷醃脾析醃醃，飯醃醃豚拍魚醃加豆片，進老醃菜蒲醃醃筍蔬臘酢前淮魚醃漬。

諸侯大夫以次降，故禮外之食雖其所嗜不敢以薦，則簿之正乃典禮所在不用獵安所較。按周禮春蒐以享社，夏苗以享禴，秋獮以祀祫，冬獻雉獸於郊以享礫。

孫富立而私諡之也

爲貧章。此爲當時遊說之士托於爲貧而居尊位享厚祿者發。蘇秦言安有說人主而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行儀范蔡邪僻不然。看仕非爲貧也。起立平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結人意已了。中間說爲貧而仕尚須稱職。正見高位之稱職愈難。斷非爲貧所可居耳。非爲此種人開一方便法門也。而有時乎爲貧。何是轉開。不是轉合。然正可於此見聖賢設身處地。曲體人情處。爲貧者兩節就他說爲貧上替他斟酌。量情準理。又援個聖人立之。則誘人爲善。誠意懇至。○會計當年羊長爲貧。卽當盡爲貧分內之道。謹

言朱註以廢道二句是說爲貧者原非竊祿之官又何得居尊富之榮而反以廢道爲恥。卽其說當改朱註較非竊祿之官則不當以廢道爲恥。句不例意不肯取。且此節句法與不得而非其上節一樣。可謂齊王之非不在不與民同樂。只在爲民上乎。聖賢立言多因時而發。孟子之時以卑位而高議。不道者何人。煩孟子諄諄致戒耶。○抱關卽司門司關之類。掌管諸司皆閑者。擊柝如擊壺氏之序。聚族比閭氏之比。至樣家放過者。委吏卽委人如鄉里之委積以恤民。幾閭里之委積以養孤老。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戰。族閭之委積以待凶荒。其出入之數所當會計他積大面

委小耳乘田周禮無之愚按乘田甸也四井爲邑邑四爲甸
四邱爲甸車乘馬牛皆出於此必主民所共之車馬而謀其
善息也周禮牧人掌六牲牧師掌牧地國人掌牧師

不托章○前三節從士一而說後三節從君一面說以分則士
不特不敗比於失國之諸侯并不敢比於任職之大夫以總
則君不徒養之又當舉之乃盡尊賢之道重王公尊賢上○
托是久依之而不去中國授室養以萬鍾如當時養下三千
是也此不以君命將而萬鍾則有常數矣章因孟子不肯居
此故以爲問諸侯出奔他國本是大國則當養以三萬二千
畝之入次國則二萬四千小國則萬六千以其君也故不可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等

以君命將之士之托本不比於諸侯之托但不以君命將而
有常數則與諸侯之托無異矣魏與周與賜皆以君命將之
但賜有常數所謂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也周則偶然歸
其數甚少但足免死而已魏以禮來本不比於賜之周但
以君命將而無常數則與賜之周無異也士而未仕不過庶
人故惟比於庶氓乃敢受之此君子之循分以自安也若君
以爲賢而養之則不主於分而主於德矣可使之僕僕五拜
乎此繼粟繼肉之禮所自起也君詔有司繼之未必無常數
但非班祿之額即謂之無常數耳賢者受之亦未嘗不知是
君使施送來但不以君命將之即可不拜耳養即魏而異者

魏晉而養常魏必以君命而養惟始一稱君命也養似托而
異者托有常數致之言數而養不言數托全不以君命致而
養始一稱君命也俗雲謂養聽賢者之需不爲限制愚謂君
子自處有道豈漫爲無厭之求乎○子思既不悅矣而猶拜
受想只微示之意欲他悔改仁之厚也終不悟矣乃指其失
而卻之義之正也既不受矣而猶北面再拜禮之恭也於此
看聖賢是何等氣象○養而後舉即學焉後臣之意蓋不舉
則無以展布所學而成仁覆天下之功而不先養之亦無以
假象從容而受其啟沃之益固不是先姑養之確見可用然
後舉之之謂亦不是先順適之待其喜悅而後可順以事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等

不見章○不見諸侯有我不往見即君召之亦不往見意章本
重召之不往上但未說明故孟子只從分之不敢見說起迨
章再問方就召之不往之故詳言之蓋士而未仕不過庶人
就分上論自當以庶人自安君不知其賢而召之役即當以
庶人之分往役也若君欲見之而有所咨訪則已知其賢知
其賢則當就德上論不當就分上論小德則友大德則師如
子思者友之且不足况可比於不賢之庶人而召見之乎○
多能即賢中之一事恐文氣單弱故疊此一句古人文法多
如此不召師欲見賢不可召只一句話不分兩件并非互文

○東委云豈不云云子思說不出的意思得孟子而發明却妙是孟子說不出的意思借子思爲吐露又云虞人一案對子思以大人之招數句對豈不云云況乎對而況可召又云以皮冠句本說完增庶人士大夫漸引漸遠以大夫云云忽然風飛雲駕況子句瞬息復還故處交法奇絕○俗雲云引子思重君不可召士引虞人重士不應其召事雖兩引意只一串○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遂承未聞欲見賢而召之註欲見賢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前後闢準甚明孫右謂招之便是待以不賢遇矣賢豈不可招者越國而聘以幣在國而造其處便是賢人之招俗雲謂此不賢屬君若欲召賢便是賢尤謬○君子出處進退總以一義爲權衡義無方禮有定義通達萬變故曰路禮幾有界限故曰門禮因義而起未傳質爲臣不敢見禮也既傳質爲臣則不俟駕而行禮也居賓師之位則可就見不可召見亦禮也因其所處之地而斟酌進退各得其宜之謂義要知爲賓師亦有往見之時如孟子將朝王是也但王來召則不可爲臣亦有不可召之時如太公校丹書卽武王西面太公東面是也但以其官則可召以其賢則不可召故曰當其爲師則弗臣

尚友章○要看謂萬章字千古知人論世只有孟子一人看萬章自舜往于田以下多少章可見他也有這意思但論來論

去總不免鄉人之見緣他識見低胸中沒有道謝道理從何論起所謂身在堂上乃能辨堂下之人若并未得其門更何從辨起但這識見低又緣於立志小孟子生平願學孔子四字把孔子立定綱宗如登泰山自小天下觀海自難爲水然後鄉國天下古今人物偏全大小自無遁於心目之間如夷惠之清和未嘗不可師百世而益與不益却所不由尋常鄉曲中人一行一言之善亦未嘗無可取譬之零銅碎鐵入吾爐竈便能煅出精英作九鼎龍文之用蓋吾願量越大則所取越多所取越多則精多物宏其成就越難量矣不然我不曾有個權度何以論世知人我不曾有個立德根基何以使

能善盡一鄉一國而讀盡詩書亦爲元城之玩物樂品評不爽亦爲端木之方人又其甚而惟庸故矣如李贄之所論斷自謂目空千古不知只做得一個無忌憚之小人○頌詩讀書學者所同不能知人頌讀何益然何以能爲一鄉一國之善士畢竟也從頌讀來見到這一層便做到這一層見識日高踐履亦日進一級推一級進進自不同耳不然未知善焉知取不知世焉知人

問鄉章○貴戚之卿不但同姓古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小國一若齊之高國宋之華何衛之孫寤其始也受命於天子以共治其民其後又受顧托於先君則以天子之命

行廢置以先君之靈易樹子因其義之所得爲亦其理之所不得不爲者也若異姓之卿自士庶起孔子司寇於魯孟子爲卿於齊則道不行有夫而已○君原爲民而立以嗣守宗廟奉社稷者也至於暴虐其民使之怨叛則國必亡亡則宗廟不血食而社稷亦爲邱墟則擇一人以奠安斯民而奉宗廟守社稷止大臣憂國之至計也後世君驕臣諂國無師保則暴虐於民上以縱其淫視其臣如奴隸以爲莫如余何也而爲焉以責其可惡可誅孟子曰臣不敢不以正對此正論也而後世乃以爲營君之權論何哉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語

四書約旨

任啓運著

孟子

告子上

杞柳章○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孔子之論性不過如此性善之說却始於孟子當時與孟子分門角立者實繁有徒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乃孔子所謂習也與性何當焉有性善有性不善即孔子所謂不移者要亦氣質之性之中萬有一人耳何足礙天下之性故是二說猶易辨也惟告子生之謂性無善無不善之說其熒亂最深蓋天地一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一

積氣之區耳有是氣即有是理原不分兩件氣之由靜而動陰生陽也物之自生而成陽生陰也陽動故其理爲健陰靜故其理爲順由是分之而陽之稱爲木木主生而仁之理具焉陽之盛爲火火外明而禮之理具焉陰之稱爲金金主斷而義之理具焉陰之盛爲水水內明而知之理具焉陰陽之冲氣爲土土主厚而信之理具焉然發生者木而枯朽者未嘗非木溫煖者火而焦灼者未嘗非火裁制者金而虐殺者未嘗非金明潔者水而濁隘者未嘗非水敦厚者土而滯穢者未嘗非土其氣皆旋轉於天地之間而稟而受之者遂不能無偏全清濁純駁之異夫由天地之生物而論則運行不

息皆生氣之自濫此其中安有一毫之不潔故曰繼之者善也繼之者善則成之亦宜善矣而子不言者蓋說到底則已有所稟受者在即不能無偏全清濁純駁之不同稟其全者為人稟其偏者為物稟其清純為賢知稟其濁雜為愚不肖而既生有耳目口鼻離離之具則食色之欲又紛然雜出乎其間此孔子所以曰成之者性與繼之者對待而別言之見性之已不能純乎善故曰性相近也然人即不無極清極濁之異而究其全而受之者終與物不同如人之耳目能聽能明物便不能人之手足能恭能重物便不能人之口能頤詩讀書物便不能若惡能言惡能能不過什一之於千

孟子卷之六

二

百耳人極不孝畢竟他向知有父子若禽獸則初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久則并母忘之矣人至孩提畢竟他知有君臣若物則惟蜂蟻知之餘不知矣人至淫亂畢竟他知有夫婦若物則惟雌屬知之餘不知矣蓋物止知有食色而不知有人倫即知之亦止得一件兩件而不足以盡其餘此人之性之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非直異之於理亦直異之於氣也告子全不知有理而於氣上亦看得粗但見得人無不甘食悅色者遂以此為生而具之之性不知若專以此為性則禽獸亦知飲食亦知有牝牡離離人與物何異哉○告子不是真要去兩仁義只是他看得性輕說天生來那有好人

為仁義須是人去為之耳如荀子極勸人好學而以性為屬且語子思孟子性善之說為亂天下意亦如此不知如其說則做成桎梏杞柳之生意已亡做成仁義人之生意已亡人就不要安其生適其性何苦隨你做這矯揉造作害性亡生之平耶豈不是把仁義禍了○告子以仁義為外而其所尤以為外者義看第四章可見故下雖帶仁說而上句專以義言○孟子就他為字生出順與戕賊兩路與他商量戕賊蓋為亦有順而為之者若率其性之自然而為之則率性之謂道即言以人性為仁義何害今以杞柳為桎梏為喻則桎梏之為必不能不戕賊杞柳然則仁義之為亦戕賊人豈不曰戕

孟子卷之六

三

賊性直曰戕賊人者因他說杞柳以氣之成質者言也杞柳與人都是有生之質就質上說便坐定戕賊一法了
湍水章○朱子云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指人身之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者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變為湍水之喻以明其但能知覺運動者初非有善惡之分愚按此非告子有所悔而還他道我前見屈只是比喻得不好其實性無仁義之說確不可移如水之湍決東也是人決西也是人性本渾淪為仁為義也是人為不仁不義也是人知人之為不仁不義不是性則知為仁為義也不是性矣孟子就

他東西字換出上下字見決東東流必定是東爲下也若東極高卽決之能東乎決西西流必定是西爲下也若西極高卽決之能西乎又從決字生出搏躍激行極水可上之勢究竟還是無有不下則極人之爲不仁不善究竟還是無有不善

生之章○朱子云告子以孟子爲猶未喻已之意也又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愚按杞柳之喻以生之質言故其說易破至此則上探其原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乾靜專而動直是以大生坤靜翕而動潤是以廣生卽子思曰天命之謂性何嘗不是生之謂性然孟子逆知他所謂生必不是指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四

天命之謂性必是指那知覺運動之氣故探其意而以白之謂白爲訓既凡白皆謂之白則凡生皆謂之性而人與牛犬無別矣○告子本意生字專以人言未便想到混人物於無殊然既謂凡生皆性則牛犬亦生不能謂牛犬不生卽不得謂牛犬非性矣○白羽白雪白玉皆白之類牛犬人皆生之類之白卽之謂白三字之性卽之謂性三字以上白字作稱述非以下之白字見本質各不同亦非○論天之生物大化流行物與无妄此理之同也人得氣之靈物得氣之蠢此氣之異也論有生以後則知覺運動猶人與物之所同仁義禮知之稟則人獨異於物此又氣之同而理之異也然人之所以

能具是理者畢竟他形氣生來不同看人之知覺運動都靈物之知覺運動都蠢此又理之異原於氣之異也告子見地粗故只舉例便罷不曾細與他說若細分之則人性又有許多差別物性中又有許多差別如牛能耕而不能守犬能守而不能耕孫卿言犬性金商牛性土音是也

食色章○仁義禮智雖皆性之德然仁智多內藏禮義多外見蓋仁者本性之全德言其體則渾然之內義禮知無所不包言其用則愛是他發出第一個萌芽但此萌芽發到底還是在內的到得耐其愛如之何而可行已著義上去了做得無過不及恰合愛之宜已著禮上去了主於智則就吾本心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五

之明而一發而出者在此把外面許多事物之理都收拾過來以待時出之用亦在此故朱子於仁曰心之德愛之理於義曰心之制事之宜仁義自內而外之序甚明則言仁內義外亦不得遽斥爲無理故孟子亦必反問之使之盡其說也若告子以食色性也一句領起則不特義外全不是卽仁內更不是蓋仁所謂內者心之德也今以食色爲性以甘悅爲仁以食色之品節限制爲義則甘食而至於終見悅色而至於接處子其甘悅亦可爲仁而私欲橫行畏品節限制足以苦我而盡決而去之將墜防一潰而狂瀾不可復制矣後來看人之曠達謂禮豈爲我輩設者便是此議論其害甚於

神州沉陸可不懼乎。然孟子但就其義外窮詰而不及言其仁之非者。蓋仁內之說說來猶爲近似且使彼果知義之非外則欲得其防而所謂仁者之非仁亦將有以自見也。○彼長而我長之亦不差但他只重彼長二字故以爲非有長於我耳。○白馬四句看他猶被白一瞥見長不可以白譬白馬白人不同固可見義之權衡然此意不甚重只以長馬之不敬挑長人之必敬起長之爲義且謂二句破他彼長云云見以彼長爲義則義在外矣以我長之爲義則明明有長於我矣如何又說非有長於我乎。○馬之白人之白三字連讀上白字是稱之爲白○白馬白人豈誠不異只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六

沒關係要姑如其說耳。○告子亦知長之者爲義但他看長之甚輕只道他是個年長的意思他心裡全不曾有個敬的意思在故以白爲喻孟子以長馬之不敬挑長人之必敬要醒他知敬之良心而他猶全然不悟言彼弟不能使我必愛彼長即使我不得不叫他長是長之原由於彼長而非有長於我也他於說仁實下個愛字於說義偏避却個敬字即此可見他是通詞孟子即從他愛字生出個敬字即從他楚人之長換出個秦人之長他以仁之內辨義之外鑒分做兩樣孟子即以仁之內証義之非外偏紐做一團見彼多即使我不得不善難道以爲爲悅者也非有善於我歟知愛之非外

卽知長之非外矣。○朱子云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告子便休不會說盡道理又云孟子問告子處亦傷急非特當時告子不服連後人亦未理會得孟子意思愚謂此不是孟子疎亦不是孟子向氣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急切裏他詳說亦無用只如此駁倒使他自思耳若告子肯與孟子細細請教來則孟子自然與公都一般細細與他說

孟子章○孟子開異端息邪說欲以教天下萬世而疑之者偏出自其家之子弟此可以見異端之易以惑人而作誓以明道之誠有所不得已也。○行吾敬吾字下得鑿鑿正體會孟子長之者爲義之旨來季子却說告子意又翻進一層告子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七

泛言長就外面同處說季子分別彼此却就外面不同處說告子說外面雖長之我心裡原不曾長之就當下接待處說季子說我卽有長之之心到底不能不爲外所奪却就後來變遷處說所敬在此而而不先之是吾敬不能行所長在彼而敬不屬焉是所行者又絕非吾敬其說視告子而加辨矣。○敬叔父敬弟下兩箇敬字換却他一個長字爲下斯須庸敬兩敬字生根泛說來似與敬伯兄酌鄉人之說無異挑出他在位卽鄉人在賓位與弟在尸位亦非季子所不解只在醒出庸敬二句來庸敬在兄則卽敬有不行而吾敬固在於此可識未發之中斯須之敬在鄉人則卽一酌之敬又未

嘗非吾敬之行於此可見時措之妙且此斟酌其爲庸敬爲斯須者詎非吾心自有之權度乎則義之在內審矣○同一因時制宜也見得制宜處重則是在內說得因時處重則又似在外季子卽從敬在見敬在鄉人翻出兩個則字以爲因時者敬果非吾所得主不道庸敬斯須之敬其制宜者敬因吾所自主公都子就他兩個則字變出冬日夏日來畢竟一歲之內飲湯之時多影個庸敬飲水之時少影個斯須之敬所因者時而因時以制其宜者吾也則義之在內更明矣○徐卒尼云告子以長之同者言外故孟子亦以耆之同者言內季子就敬之異者言外故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六

入

公都章○東委云自篇首至此合作一章看連章駁告子而季子又衍其說者故并附之再合諸說一齊掃蕩歸結處接引詩詞折衷孔子作一重大結束○告子本意只是個性無善耳恐怕人捉他破綻索性說個無不善通而立於虛使人直無從究詰較前把柳湍水諸喻更無迹象食色爲性之說更無邊際後來蘇氏謂孔子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自孟子道性善而中與一支胡氏纔說善已與惡對非本然之性都墮他圈積中至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則顯然奉以爲宗旨矣○韓子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而性之品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者可導而上下下則惡焉而已矣是三品只指

下兩節○性無形如何見得他善不得不於情驗之而情又未必皆善故著乃若字則可字乃所字多少吞吐○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雖是情可爲善未發謂之中亦卽情以見性意孟子淵源從此出○情者性之動也其情其字指性程子曰性卽理也惟從性上發出來故卽可以爲善若從氣上發出來則可以爲惡者多矣蒙存以其字指人未的○爲善與下爲不善一例雖不是用力字然亦是人爲之虛語言只如謂之相似非○邱月林曰性既是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可以爲善則不可以爲不善之說非矣人性皆善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若夫爲不善幾幾欲說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六

九

是才之罪矣下句救轉又多少吞吐○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故人有善惡如此則人爲不善豈不是才之罪若從性看來到底不關才事盡用之惡而能遠豈用之善而反不達乎然人用之惡而盡量做去緣他稟受之氣既邪而貪財好色之心又乘乎欲而爲之主也他用之善略一發見便阻隔了只爲他於此不會有志○朱子云情是性之動而有爲才是性之具而能爲又云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的大註言才猶材質而語類又言才就義理上說材質合形體上說愚謂心如穀種性是穀種裡面的生理情是穀種上發出的萌芽才便是萌芽上發出的力量以此發得出力量便能發

能實直到實堅實好實賴實果方是盡其才。若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皆不能盡其才者也。看下列以淳然而生至皆熟明降才之不殊可見至於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則全屬材質形體上此便不能無不善的了。朱子下猶材質句正從才之有不善倒溯上來見才出於性者必無不善耳。○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入句申其情可爲善惻隱之心仁也入句申乃所謂善仁義禮智入句申非才之罪孟子他章多重情上此處似重才上蓋即一惻隱之發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到運天下保四海也是才所能。○岱雲云引詩關口說個天便見吾性之理原於天也說個蒸民便見盡人如此無聖凡之別也。○有物是氣上事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有則是理上事所謂天地之帥吾其志民之秉彝是說性好是懿德是說情且四樣各分說有物又有則則不可云生之謂性而陷於作用是性之非有物即有則又不可云以性爲仁義而有待於戕賊之事孔子增一必字甚明而下句增一故字則可知惟性善故情亦善而由性而之情者即情還以驗性并可見人能好無一人不能好而性善而情善即情善而才亦善矣。○提出孔子專爲壓伏羣言。○下故字有來歷上故字無來歷謂惟知道故如此說最論紛。○總生不知道耳。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十

富歲章。此緊頂上章非才之罪不能盡其才說來才者性之能心者性之府從才說到心亦以明性之善也。○類字只當善字與暴字爲對俗呼不肯爲無賴是也。爲暴爲善其能爲處便是才正從後面不同處看出同來。○楚麥播種而糲降字既同是楚麥則播種之地時必無不同兩同字顧上類殊起下同類呼然而生至皆熟是楚麥之才以証降才非殊地有肥磽三句証陷溺其心麥唯失養故不同然則麥之才無不同也人惟陷溺其心故不同然則人之才無不同也故下以凡同類緊接。○東委云清出聖人語意略頓留下先得一層。○借龍子語足字引起口耳目。○口之於味詳先透出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上

不各有一恰好處義者斟酌其恰好處而如其分以付之故
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爲本文兩也剖析分明而合來
只是一箇心之所同然故又下體用之謂也湛甘泉改做在
心爲理是要把我的理去治物而無以盡物之性矣

牛山章○此又承上章陷溺其心來從心說到才亦以明性之
善也○首節興起次節○東委云不是說不美勞頓一句反
喝起令人思未伐牧前是如何又令人感既伐牧後竟如此
又令人想倘不伐牧又如何過去未來現在俱具○近郊則
伐之者便喻欲之易溺大國則伐之者多喻泉欲之及下且
且字正照此○東委云可以句一落非無句一起是以句一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三

落此豈句仍一起步步喚醒不曰亦有而曰非無倒從潛理
映出若彼字反對密字指劃未嘗字正與密字呼應可以此
豈都帶詰問令人自思○次節笑用雖字蒙上未嘗有過
振按○各斤明結牛羊暗應○且且且且且晝日夜夜氣轉
如環旋如馳驚心動魄○心者氣之主氣者體之充日間能
存其仁義之良心便連夜氣倍覺清明此心之能養氣也日
間心汨於利欲連夜氣都昏了到夜間心裡無事連夜氣便
略清氣清則這良心便依然有以自見此氣之能養心也心
之養氣者什九氣之養心者什二三譬如人家主貴盛則
奴僕自業其福常也到急難時家主不足以自立而得此餘

僕尚足以相依變也但機平旦卽且矣幾且卽晝矣晝之所
爲無不是放其良心的事則日裡氣非不息但息的隨手耗
散必至夜裡見其息而此所息不敵其日裡所耗之多便如
家主總不思自立以致禍患頻仍連這幹僕沒法支撐則惟
有與偕亡而已矣孟子持其志是平時家主卓然自立無搖
其氣是平時思養那奴僕語類夜氣上無工夫只去口齒好
惡上理會非氣上不可著工夫夜氣未有工夫耳○好惡卽
情字見仁義必好見不仁義必惡良心所同豈止相近近字
對下不遠字○郝云好卽惻隱惡卽羞惡此非以好惡分屬
仁義也蓋痛己之不爲仁義這痛處卽從仁上來取己之爲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三

不仁義恥處卽從義上來也○凡枉在手足不足以致死情
在頭能絕人之氣而使之必亡此字下得奇慘格之反覆真
有一日不死一日不已光景已卽死也語類格如被他禁在
這裡已如將已物失去分說似非○郝謂無所用其心口放
有所累其心曰格格似散亂放似昏迷格似有心故似無心
分爲兩種非也愚謂放是生氣之日散格是死期之日迫單
言心故曰放兼言氣故曰格○人食兩路判然人路上遠一
步則獸路上近一步獸路上已走到八九分則與人相近者
幾希矣到人路上去了九分八九分則遠禽獸不遠矣然孟
子猶不直斥以禽獸而止曰遠禽獸不遠者人心一釐未絕

則此一燈猶是生路悲痛之極猶有望焉他人視之則直以爲禽獸矣故下直接人見其禽獸句天下不枯且有幾而曰人見其禽獸者已爲禽獸不自見而人爲禽獸則見之昔老嫗湖將暗令訝辭曰君何忽爲魚傳亦訝令曰明府何忽爲魚是此景象○楚望云山言性靜也人言情動也惟有血氣爲有情若性則無物不有故山亦有性生物其性也孟子論性以木故借山喻性借材才喻木○王觀濤云養兼未失而保既失而復二意物不止人心山木而人心山木亦在其中○孔子只說心神明不測操存二句得失之易出入二句保守之難孟子引之纔見學者不可不養意○操存是學者分

陽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上

上車若聖人則不待操而存然如却解謂心可在不可操操似助長則又不是

無惑章○此承上章苟失其養來不重責王不親君子上故章首不敘明何王及因何事而發○從王之不知想出他是不專心致志之故即所謂不盡其才也從他智不若人想他本非智不若人亦以見性之無不善也○仁義禮智皆性所有而於此章先說智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非是無以見其性也○東委云無惑乎似乍悟又似檢知眼前語具有深痛○易生未有能生不名何物空中指畫吾見亦罕方落王身上指明一暴寒之者至即從正意關合喻意其如有前帶定未

有能生與無惑乎呼應○今夫爽又入一喻似另起似相承先說明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下用弗若之明微語意已盡又用爲是歟逆跌用非然也空漾反似不盡○上節深痛已極故此節以空淡足之只我轉智字絕不再提王字愈覺踴躍魚我章○告子於仁猶以爲內於義獨以爲外故特於羞惡之發痛切言之正以見義之非外而性之無不善也辨字暗發上章智字來○首節亦用興起法其就食言者亦即嗜炙飲水之意○舍生取義乃人所同然原不待安排較量下文又添出所惡與所欲相對展出兩路來又生出莫甚與所甚反勘翻出兩面來這不是處生死者心裡有多少比較乃是從

陽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生

旁指出乘勢之良心人所必有然後用由是繼續用是故直落點出人皆有之爲末節本心二字作案耳○一單食節實証人皆有之萬鍾節陡轉我字高唱如高峯出雲於我何加吟喚如寒泉沁骨爲宮室三句層層積度似替他曲尋出路正是直逼入死路向爲今爲頻起頻落是亦不可以已乎冷語微敲此之謂失其本心抗聲直喝○受萬鍾不必定是不受嗜蹴之人而云鄉與今者恥嗜蹴是良心之所同爲宮室三者又陷溺其心者之所同也天下人比比如是故即就一人詰之人何故如一却楚望云簞豆之嗜蹴自他人與之鍾之無禮義自我一人辱我故取我自辱故達二也鍾自

利小萬鍾利大小者不一飽故易忍大者求欲取給故難
忘二也嗾蹴是粹然來而萬鍾是垂涎已久粹至者無心故
直應久欲者積習故迷心三也嗾蹴辱人於觀面故恒情難
堪萬鍾乞食於昏夜行同鬼魅正欲騷人四也人所以喪失
至此只是弗思於我何如是亦不可以已乎正是要他思
則得之矣○前章曰理義此曰禮義者理無形禮有則禮字
只此一見後不復言者禮以義起言義則禮在其中矣○其
辨處即是智平時有燭理之哲臨時加省察之功機辨得也
不然一為萬鍾所動則昏然無知了不是他不擇他不向是
非上擇只向利害上擇越擇越昏故曰是非之心智也

陽春約旨

孟子卷之六

朱

人心章○此章乃以仁義並言總歸仁上○郝解仁義有二
無二體一靈惺惺一理渾渾為萬事萬物之宰生意活潑故
謂之仁由此以制事裁物即為義蓋心為根本而化裁則
但心宰於無而義動於有故以義為率由之路而以仁為主
特之心其實一心也○仁字從人從二二者天地也人與天
地合體謂之仁合天地言則天地便是個大軀殼人便是個
面的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就人身言則軀殼便是個小天
地心便是個面的人故曰仁者人也生生之理總在這理而
無這點心則軀殼總是死的離了軀殼則這點心亦無以獨
生故觀聽以體合小天地以成仁天地與體合大軀殼以成

仁○郝解放心有二二者皆情慾悠蕩義無所用心一者散
亂逐逐營營機巧百出朱子云靜時昏動時擾○東云云雖
大放則知求因其所為有耳故上先著一有字○知其為吾
固有則求不知為吾固有則不求然知又由於思此與下章
只說知大註補弗思而已句遙接前弗思耳矣來起後弗思
其也去連各章書都有接連連雲之勢○或謂先求放心方
可去學問或謂要求放心必用學問以求之二說相持實皆
非也此章心字不單指昭昭靈靈的心亦不兼人心道心心
字即是仁字君子之學正以求仁顏淵乾道便用克復仲弓
坤道便用敬恕大學所謂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中庸所

陽春約旨

孟子卷之六

朱

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孟子所謂知言養氣各人皆
不同氣候亦異入路千頭萬緒要歸總只一途不由學問何
從求放心不求放心豈復成學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舍學問以求心他心也能不亂然
他把心硬捉在這裡不特天地民物與他無與連自己耳目
手足亦與他無與直是四制之禁鋼之桎梏庸人之放是放過
告子之放是放置放法不同其為放其心而不知求則一也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不知義焉知仁舍其路而弗
由即放其心而不知求矣譬如雞犬知得路熟自然歸家入
園非放出亦非放不然日從而招之雞犬亦病矣○此放心

緊頂上章失其本心似指不辨禮義而受萬鍾一種人居後
然與告子只是一病告子以食色爲性充其說則官室之美
妻妾之奉豈不緣食色上來○求放心工夫無盡無期但能
如此則志氣日益清明義理日益昭著故曰自能尋向上去
不然向詩書上尋求只成個玩物喪志向威儀上檢點又做
個色取行違

無名章○此因上不知求而言○姚承菴曰人心本神於萬物
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伸故借指之屈伸爲喻○楚望
曰如不忍之心屈於所忍不爲之心屈於所爲養小則大者
不得伸養賤則貴者不得伸若君子之內省不疚無惡於高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大

則常伸矣此之求伸不在人而在己能伸之者不在遠而在
近却反不知故曰不知類

拱把章○此承上惡字又轉出愛字上二章以心言此二章又
以身言者身之本在心喪其心卽喪其身也但人說喪身則
知其害說喪心則不知其害故切言之所以養身全在心上
下章始詳言之岱雲言人亦未嘗不曰養但知聲色以養耳
目者欲以養口體適以自戕其身而非所以生之愛之也所
以養之不過無以小害大賤貴而已數語極明張南軒陳
新安兼理義以養心謹於容貌以養外非也○弗思甚也承
前弗思耳矣來起下心之官則思去蓋要不在知求要不在

屈在知惡要生之在知養而知却從思上來思字極重

兼愛章○此承上章所以養而言兼所受則兼所養意中指口
腹却不說出再以尺寸之膚視寫所兼到極頭處直到章末
一句繳明○於養中分出善不善使人自想註出貴賤大小
明明貴而大者是心志矣仍不說出矣抑場師一喻落到兼
其一指似歸正傳又出失其肩背一層使人不剝直到章末
總不出心字而已惺然在隱躍間○貴賤大小四字本平列
下只承小大以賤字點綴其間是文章出沒法飲食之人本
可直接養小中間插入兩喻是斷續法舍梧櫨承養桐梓養
一指承伸無名是遙映法○而不知也知字明醒痼疾人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上

思字暗藏○註專養口體專字對兼字○岱雲云養心志之
人不但心志無失連一身皆無失聲音以養耳采色以養目
舞蹈以養血脈威儀以養四體合來無非養心志之大豈得
以養小體名之

釣是章○此承上養大小而言總明出心字耳目口腹都是小
體上章言口腹此章言耳目言養則口腹軀命所關未嘗
不重言役則耳目能視能聽未嘗不靈較之心而見其小也
○虛齋云從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小體是任其驅逐○從大
體無工夫夫在先立乎其大○孫右云耳目之官四句明
耳目所以爲小體心之官三句明心之所以爲大體○東坡

云兩官宅便含天與意。○岱雲云不是說三者皆天所予必待我先立其大以爲主張乃是說耳目只司視聽而不思必則能思而以思爲職正天定之職而不可違故必先立乎大而立而小自不能奪也。○心如何立朱子曰敬以直內郝氏曰豫養於未發主靜以立極愚謂心主於思然到思處用功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其能得者寡矣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無思而若有思也無思而常惺惺則有思自無患於憧憧矣。○郝解物交則引耳目往視往聽心隨之往心志夫隨耳目如主反從僕得之謂心存而視聽得其理不得謂心亡而視聽失其理先立乎其大則耳目來隨心志如僕之從主就

極明切但細玩本文引之尚是說物引耳目未說到引心不得亦只說心明此事物之理與否未便說視聽之得失蓋此二段方兩平說官之不同未說到著力處郝所云是能奪不能奪意義。○虛齋云孟子於思字着力最深故每以此覺人引中庸誠之亦改做思誠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之於人大矣哉。○蘇右云此天四句正言從其大體爲大人而小人不言自見。○東坡云上章只舉養小此多說從大一法一戒各具醒悟

天爵章。○此承上二章體有貴賤皆天所以予我而申天人貴賤之義飲食之人不知有仁義者也修天爵以要猶知仁義

之爲美者也較上深一層。○論作君作師根原則九德備而爲天子六德而爲諸侯三德而爲大夫公卿大夫之人爵原因仁義之天爵而生到得後來只見人爵之榮反忘天爵之貴故特著兩有字以醒之。○仁義禮智信皆天爵此不及禮智者言仁則該智言義則該禮也言信又加忠者內盡吾心而無欺斯外盡物理而無欺也合內外而統於一誠也樂善者秉彝之好其不倦則所受於天命之不已也忠信無所爲而爲之暗對要字樂善深嗜爲好暗對棄字不倦歷久不偷暗對仁字天之爵人既與以至貴之名又畀以自享之實又使之保有而不亡篤厚寵綬至於如此其隆重何如。○修其

天爵則我貴矣我全無藉於他他自來從我耳。○人爵必藉天爵去要但托天爵之名即要之無可要也人爵必仗天爵而保一與天爵相離即保之無可保也天爵之可貴如此而人領當營逐逐忽焉修忽焉棄以至天爵亡而人爵亦亡豈不重可哀哉。○郝解始而修亦少有所得中而棄遂輟不修終而亡并始所修亦喪與後章一例愚謂他以要人爵而修天爵徹底是僞何曾少有所得何待言亡朱註看得甚精不當立異。○天爵修而人爵不至者亦有之天爵棄而人爵不亡者亦有之然此只是氣數之變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爲氣數之天君子亦有弗天者爲故曰天者理而已矣

良貴章○此推人所以必要人爵之故而以良貴隨之○人之所以垂涎於人爵者只是願膏粱耳願文繡耳此便是爲富室之美妻妾之奉一種人不道此是人之膏粱人之文繡既是人所有即我願之原未可得即幸而與我彼能與之則能奪之到底原有得不穩何如我自育之貴不待求之而已有之且我有之彼又無能奪之之妙耶喚醒他只在「思字」苟其思之則自見得此重彼輕必不以彼易此矣○首句從他意中儘一句他所欲者自是人之所貴然孟子正要就他欲處撥轉來莫便指無○東委云若但以仁義與他衣食之欲相較亦若無情味妙在因詩「德字」借影到仁義并從一

四書約章 孟子卷之六

章

飽字激映到令廣文情斐然使人首肯兩所以結縛再三指點無盡○郝解君子學道不厭其求飽爲善不近名何心於樂蓋就世俗所願而舉此以相形耳

杯水章○此又承上終亦必亡而推言之要人爵者純乎德此則實爲之而學淺力薄未能自立者較上更深一層○論頭則性善也安有不仁論究竟則私欲淨盡又安有不仁無不仁亦不待言勝矣惟論中間則一心之微衆欲攻之須是立定脚跟豎起脊骨與他力戰一番但我進時他便屈伏退聽我略一退他便進來須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擒其巢穴絕其根株殲其醜類而後已若自家先有疑慮之心退怯

之意謂勝他甚難則彼爲不仁者方謂仁之不可爲而爲仁者又謂不仁之不可勝豈不是幫助他了○要人爵者本爲仁故註謂井人爵亡之此略於仁有幾故註謂井所爲之仁亦亡之陳新安謂亡是滅亡與前一例亦誤

五穀章○此承上意熟則無不勝矣直與富歲章楚麥繼應○晚紫在種字一腔生意都在裡面苗而秀秀而實豈有不熟之理其不熟者人自不熟之也且旦伐之以壯賊而不熟一暴十寒以陰沉而不熟不辨禮義以等於稂莠而不熟故而不求是不耘也不立其大本易搖也懼其不勝終滅裂也若告子之正助更難稿也其何能熟乎○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矣求仁之術無他熟之而已矣兩句括盡通篇

四書約章 孟子卷之六

章

舜敬章○上十九章明天命率性此乃言修道之教也知性之善以聖人爲我同類而必至之則志於毅矣先立乎大而顯養之以至於熟則規矩不失矣○楚望云存心養性中道之志教居仁由義立德之規矩○志心所致以事所循○習古司射之官之通名若高辛時以羿能去下地之鵲賜彤弓鳴矢唐堯時之羿殺獬豸食封豕誅擊幽戮九嬰而民復生非有窮之君也

告子下

任人章。任國名風姓太皞之後趙謂與薛同姓非也後有以國爲姓古無以姓爲國者。任人之說即告子食色性也之意亦欲陰壞孟子性善之說者彼見人生而欲食不食則死生而欲色不色則無人類看得聖人制出許多禮數都是無端縛人窮之至於滅性絕倫恐聖人之禮至此亦有不能行者可見人性只有食色那有禮義來。他先有下議說纔設上二問。屋廬子亦知他不是只於義理本末輕重上權度未熟故終無以應於此見君子格物精義之學斷不可少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論

○孟子寸木兩喻銜口而出極快極明於答是也何有矣矣神動。本末輕重兩喻不平必先審其本末然後可權其輕重。寸木不附岑樓那得高其高於岑樓正以岑樓高之也如駘放不食而死君子以爲微則救死而食原禮所有也仲春會合男女奔者不禁荒政皆禮多昏宗子自命則不親迎使人迎之則不親迎而得妻亦禮所有也蓋禮有本有末性不可滅後不可無正禮之大本故禮曰殺不滅性又曰無後爲大因食之禮而爲奉饋以文之因色之禮而爲親迎以重之乃禮之末梢處若食但少一糲色但遲一夕如是而曰必禮食必親迎乎則亦曰必禮食必親迎矣此齊其末而以輕較

輕也若食而至珍兄則生而不孝不弟不如死矣色而至極處子則種族不明夫婦亂而父子淆不如無妻矣此揣其本而以重較重也任人於食色取根本一頭自然極重於禮取末梢一節自然極輕故要權重輕必先審本末

曹交章○曹交看得堯舜極高人類極卑也疑心在可字尤在皆字見得交在人羣已爲出類尚未見其可況此蚩蚩之民問有諸疑其不皆然也如之何則可求其可而不得也孟子信在爲字尤信在人字爲之而已貴在爲也夫人豈以弗勝爲患豈人所不能人病不求信在人也堯舜亦人耳同此人即同此性歸而求之有餘顏豈有人而不可爲堯舜者哉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論

有人於此頂奚有於是見不在形體上見形即魁梧不勝匹無則爲無力形即渺小曰舉百鈞則爲有力破他九尺四寸之見也夫人二句方頂亦爲之弗勝謂弗勝堯舜之任破他食粟而已之見也若謂鳥獲之任則弗勝者固多矣○陳氏堯舜人倫之至把道字搭得極高楊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把孝道說得極易合之正得孟子意蓋人倫之至即此庸行之常譬如燎原星亦是火燎原起於星星星星即可燎原原分不得兩樣此從人字決其可爲也○衣冠言行不單指事親長時而孝子悌弟之衣冠言行亦曉可知也此一節乃言爲之之實○見柳君有扶貴意假館有懷安意且

假則後面未必久長曰可以則此時尚未定奪○求字又從
為字上求以開其為之之端也○人字泛說子服堯之服
子歸而求之兩子字方著曹交身上○聖賢說話有淺有深
對曹交說自淺然深處未嘗不在所謂語下不遺上也

小弁章○此章只是論詩不是論平王詩原非平王作也按竹

書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宜臼出奔申八年立褒姒之子伯

服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懿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

人鄧人及犬戎入宗周秋王殺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

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號公立王子余臣於攜是為攜王平

晉侯平王元年王東徙洛邑錫晉文侯命晉侯會衛侯鄭伯

秦伯以師從王於成周按幽王未廢宜臼而宜臼遽出奔申

居申七年而申侯與犬戎弑王師不可謂宜臼與國平結不

可謂宜臼不與聞乎寇矣又况既立之後遣師戍申是但知

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不知申侯弑父為

可誅忘親逆理如此則謂宜臼為小人并其詩而斥為小人

之詩何不可者故孟子曰何以言之而不虞其以怨為小人

也蓋宜臼之不仁全是不怨而愈疏宜臼不怨而其傳道之

以怨明示以親親之道而疎動其固有之仁奈何反以其怨

為小人哉○詩頌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謂高子子

夏門人又事孟于年老矣故孟子稱曰攻訐謂此高子是子

夏門人又事孟于年老矣故孟子稱曰攻訐謂此高子是子

夏門人山徑馬聲章則孟子門人高子子弟愚按韓詩外傳

高子問孟子衛女何以得婦於詩則論詩樂當出一人此

其先受業于夏而以詩樂世其家耳○上著有人於此而下

曰越人射之其兄射之是射即射此人其兄即此人之兄

人射我而我無以取之則可以情還可以理喻不則會默何

難超辟已耳若兄射我則骨肉大變可付之談笑乎涕泣而

道至誠惻怛以感動之以兄弟大變喻平王父子大變也

說觀越人與其兄射人其兄親者之兄非是○過大按下疏

字朱子所謂傷天地之太和屢父子之至愛也過小按下不

可字傳所謂不安其室也陳定宇謂過大是事關宗社過小

事止一身如其說則夷齊當念孤竹而怨舜之于田豈就笑

矣亦非○不可謂情息抵牾即不安意不可在親疎在子疏

在親愈疏在子○礫是大石入江處母情欲積流有似平水

而子以正義明阻之則如橫石當水水必怒而衝激震盪是

水未必怒以激於石而遽怒也○小弁之怨自與舜天恩地

隔只言舜猶有怨豈小弁之怨便為小人手破他說詩之固

若認真以平王與舜較量其固又甚於高更矣

宋輕章○秦楚構兵是秦以周於欺楚事兵端開自秦而楚先

說楚者楚若受欺不報秦也自然屈下言其不利必是說秦

強楚弱今又失齊之與且憤兵必危也楚若甚怒不報則楚

孟子卷之六

孟子卷之六

七

說秦秦若閉關不應楚也只得罷休言其不利必是說楚國受欺亦已足矣今又擊之困敗猶爾且駢兵必敗也○仁義大率如殺一不辜非仁取非其有非義意雖亦只是虛名猶號在此人心趨向卽在此陳新安曰擄兵顯害人之身言利隱害人之心○王悅是上倡三軍悅是下應下應從上倡來人臣子弟皆懷以事浸淫日廣懷此終去彼漸清愈深漸清又從浸淫來看兩是字四層只兩層據當下卽知後日總歸宿一號字上先生以三字極重

居鄒章○處守重任鄒任又異國不得之鄒有兩層相原該下賢平陸又本國得之平陸亦有兩層○之任見季子原居

讀書約言

卷之六

時事彼時不問者一往一來施報之常原不必問也不見傷子可疑便道而不見尤可疑故牽舊事以相較意重不見傷子邊○屋廬子原知不足爲其爲相乃故設此問以相探玩上得問句自明○儲子幣交若全無實則君子不可虛拘宜早却之矣何故又受他的看引書儀不及物可見不是無儀他送來時也交以道接以禮故受之卽交際意斯孔子受之意只大臣之道以人事君好賢果誠必加薦達今既無薦舉之事又未嘗有請見之誠但如此罷了則其幣交亦不足重既拜受於家禮亦足矣故不見○惟不役志于享書原申曰不享意而孟子又加爲其不成享句者見雖不役志于享到

底也有享之物今直曰不享似并其物而沒之不知所以謂之享者不在物而在志既不役志矣豈復成享乎故直曰不享也

名實章○此章大旨只在不用以微罪行六字孟子所以去齊必有大故若女樂之受所藉以去必是小事若孔子以嬖肉行人見其所藉以去不見其所由以去故王以爲棄寡人而髡亦以爲名實未加而去也但此意終難顯言故上二答只開開不甚經意末乃隱躍其辭以示之或乃疑上二節幾爲髡駁倒末節醜聲相詆全不識孟子意思○髡意仁有濟世之仁有獨善之仁必各成一種今在三卿中已非獨善名實

讀書約言

卷之六

卷

未加而去又不成濟世兩路夾擊意却注重去邊○無私在心合理在事趨則由心而向於事者也君子應他仁者二字暗指自家言何必拘拘與古人形迹相同而三子出處之不同已與三子去就之不同皆在裡面○孫右云據史記公儀休相魯奉法循理百官自正于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治子思請結恩百姓修禮鄰國魯何曾創滋甚來見蓋以此証賢者耳孟子亦不與他細辨只以亡字與削字相形是開開不甚經意語○想孟子此時那有心情與他開口不用字隱退末節○有諸內是爲其事形諸外必成其功兩句遮下一反一正○髡以名實未加爲未嘗爲其事并以未爲其事爲無

諸內二層過一層蓋他說名實未加即合無從意即合未實
意逐層索來至此乃盡其辭也○罪字指君相之不用德是
不欲顯言之意不欲顯君相之失故不以女樂去又不欲爲
無故而苟去故以燔肉行其必去是見幾明決不顯言是用
意忠厚○東發云淳于多少出筋露骨孟子却意思安閑又
自然正大

五霸章○此爲諸侯慕伯功而信用民賊之臣發王討所規六
服震懾是何等強然他強在內治重農愛民其本也五霸已
非今諸侯更悖○五伯名爲尊王却不道正是三王之罪人
今之諸侯極力學五霸却不道正是五伯之罪人今之大失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事

似極力爲今之諸侯今之諸侯亦目爲良臣却不道正是今
諸侯之罪人東發云上三項是隔世下二項是同時彼顯赫
相背此隱然相依看得今之諸侯可悲可涕○五伯對三王
當以丁氏爲正竹書夏孔甲四年昆吾遷於許桀二十八年
昆吾伐商三十年商征昆吾未克三十一年商自隔伐桀昆
吾串師救桀湯克昆吾擒其君遂與桀戰於鳴條桀師敗逃
出奔是桀所恃者昆吾昆吾亡桀亦亡也商外壬四年仇人
入於班方以叛彭伯韋伯伐班方仇人來賓祖乙元年命彭
伯韋伯武丁四十三年王滅大豷五十年征豳韋克之是豳
韋在商方足以制諸侯而身亦桀桀不恭也故國語曰佐制

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豷豳爲商伯矣○五霸之
罪在擄諸侯以伐諸侯則上連三王只趕出討而不伐二句
處是則讓是合處只有以地一法讓却有貶爵削地兩條處
讓天子必下方伯連帥而方伯連帥以天子命令之貶爵削
地亦必以師往亦討伐中事但不必誅其君而變易之耳若
貶爵削地不受命亦必移之○春秋初年鄭莊伐宋入許實
以王命討齊桓伐楚實包茅不貢齊文圍許實不命河陽
無王命而以王事討蓋初猶假天子討而諸侯代以行後來
習慣并不須假矣○養老兼國老庶老致仕之老豈古養老
必乞言故民情上通亦未有不賢而爲三老者故厚在尊賢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事

上座齊謂即無陳侯之老謬矣○賢是賢國及左右備顧問
隱逸備諮詢者故曰尊俊傑是百執事故曰在位○入其職
下分頂巡狩巡職二項而必言省耕省斂者古王者之強生
於富富生於重農而愛民諸侯之職亦只是體王此意故
讓相視其土地田野五伯擄伐意在富強然他要富國必先
富民故士師野治尚與王法不甚異只他所以行之者異耳
戰國諸侯越做越差於是有思強兵而不知富國有知富國
而不知富民者而此意盡亡矣○諸侯治國全賴諸大夫俊
傑在位所與養民培克在位所與治民善惡之政多自大夫
道之已退下長君達君意○今諸侯之罪在犯五禁則上連

五伯止重申王然戰書二字重不欺血意輕會諸侯以申王
禁歸重伯者莫說到諸侯威喻桓公之志去會諸侯三○初
命修身齊家之事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三命由朝廷以及其
國此皆諸侯得自爲者四命刑賞一稟於王五命修睦一稟
於王○士無世官天子之命大夫則世若齊之高國是也餘
不得世○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皆稱士此士即大夫也
特非命大夫耳○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
兼司寇而言無攝者其下小宰小司徒諸職固分也若樂攝
之是廢先王之官矣○取士必得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一適
曰好德再適曰賢三適曰有功天子親試而用之其所自

取亦獻賢能之書於王無專命也

如此看方與上尊賢育才不同與下無專殺一例

○五命皆王者大政節齊桓未必能行其申之但欲假以爲
據伐之地耳言歸于好對面即有不遵此禁寡人將與諸侯
共伐之句在○今之諸侯人人想學五霸都自諸大夫道之
逢君之惡都在富強上說所謂我能爲國土地我能爲君
戰必克者也左陵以惡字指犯五禁爲雲兼聲色諸事都與
章脉不清

慎子章○此與下章皆逢君之惡者故類記之○章意只重殊
民上慎子殺人以求南陽原未必得一職遂有就他意思越
進一層把他僥倖成功想頭一併批點○慎子下例此則

可見他心上只是殺人以求原未必勝謂我只怕不勝耳勝
且不可於義云似殃民供報已在言下○孟子先就過制處
暢言不可壓下殺人以求加倍有力看然且仁者不爲可見
只有不仁意並無不義意舊說增出過制不義與殃民不仁
平列已非孫右側重過制尤不是○徒取註言不殺人而取
之貼一戰而勝上說蓋纔說個戰已有殺人之心矣故曰仁
者不爲○當道在事志仁是心事可見心未形而他隱隱有
所注故著個字字引君當道便引君志於仁所引之至於正
者事而潛移默奪者已在心也如慎子爲魯伐齊是不當道
之事早把君心引到不仁上去了或以當道對過制志仁對

殃民者非

今之章○曰我能則尚未必能也曰求富之求爲之強則尚
不見其效也然已引得君志鄉都差下臣曰賊君曰桀纣提
起便欲食肉較皮○與之天下就他滿心滿腹挖進一層與
上一戰勝齊同法○東委云與之尚不能居何況去羣居之
且不能一朝何況久乎亦是兩層翻進法

蔡道章○俗雲云白圭忍嗜欲薄飲食與童僕同甘苦是他勤
儉之事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是他經營之方今欲
以其術施之國斷無令經營而單講勤儉之理故黃陶菴謂
其欲輕賦而以貨殖足國與桑孔之術正同愚按他終其術

而未言只說講賊一邊說來極似好聽似更實於孟子什一之法者孟子只就用不足折之其如何足法要他自說白主見孟子直窺他底弱嘴而止書外尚有半章書在。悞子是欲爲君強國者白圭是欲闢土地充府庫者亦奉上而頌記之。

治水章。白圭薄賦似仁而思貨殖以奪民正是大不仁。爲本國案隱似仁而以鄰爲壑正是大不仁其術正同而以築隄爲愈禹則必以二十取一爲愈堯舜矣上章未盡處即此章隱隱見之。子過矣責他自以爲愈禹四海爲壑本上水之道鄰國爲壑起下水逆行水逆行謂之泔水句懸空說泔水

知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盡

者洪水也句指禹時仁人謂禹註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方著吾子二字見此不仁之極正禹所大惡而反以爲愈何哉子過矣首尾相應據右以水逆行指禹時位雲以惡爲惡白圭或分上過矣過其計下過矣過其言都非不亮章。亮與諒通而微異者亮有明意故易以正而回屬水而爲智也。據右曰亮是平日素定執是臨時決斷。註凡事苟且卽是於是非上認不真

樂正章。此在孟子去齊而歸老於魯時道之不行久知之矣喜而不寐有碩果不食死灰復燃光景。丑只見當時雖知多聞方可爲政孟子一齊掃却他便摸頭無路其爲人

好善提出全身因丑看得小了故下又極言好善之難以曉之。優於天下拓開惡樂正未便到此條他只在善信之間未便到充實而有光輝地位也而況魯國乎收合語意要得不卽不離之妙。夫苟好善與夫苟不好善對舉則全放開不粘樂正說。告之以善善字所該甚廣而強知多聞亦在其中。強知多聞而一詭譎則強爲剛愎而知慮多私巧多聞識亦成飾非拒諫之具矣。總註只論爲政不粘樂正能爲政。

去就章。陳子見孟子不見諸侯似難仕者故問之孟子告以所就者三末嘗不委曲以求行道而道終不可行則不得不

知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盡

去故所去亦三初非君子之有心難仕也略倒重去邊。○是之初見待時不是迎于竟迎于郊敬在心致敬便在貌以有禮又是他進退周旋合式處不可以致敬屬心有禮屬貌。○言是君子與之言將行其言是君有向用之意如齊王請嘗試之也。○禮貌未衰而言弗行與言未行而禮貌之相似何故一去一就未行者初至其國猶有望焉自此而進未可知也弗行者久居其國出將行者退而弗行也爲無望已。○心之敬不可見於禮貌見之禮貌衰心可知矣。○受其醜卽是就免死而已卽是去君子至此所遭更窮而其心更下然其忠厚之心明決之志則固未嘗有異也。

舜發章。○此為以處憂患為苦而覺心安樂者發。○通章只處生於憂患節人都看得憂患之至不如無生而能想生於安樂中者不知憂患中有多少好處大聖大賢之動心忍性增益在此人之能作能喻亦在此即有國之亡亦在此此誠憂患足以生我則不徒以憂患為苦而勃然振興自有所不能已矣時說天每以富貴處庸人困厄待奇士則天於庸人似厚之而心實薄之於奇士實厚之而故先薄之天的作用亦大跳躍且天下亦有困厄而終不生成安樂而未嘗不生者又何說耶俗雲謂不重天只重舜說邊必是舜纔能發於款款之中必是說纔能舉於版築之間則下節又何說可謂

四書初旨

孟子卷之六

七

必是人纔能改過取益此章只重憂患之足以生人不是謂人不可徒憂患亦不是人必有憂患然後生也越著力越發○動心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性忍其氣稟食色之性氣稟如求也退由也兼人或信實而鈍或智巧而淫食色如好貨好色不能如能忍若不能斷能發者不能收及兵農禮樂各有所長即各有所短皆是增益有即從動忍來有從學問擴充變化來○舜說諸人只作上哲之人看上哲之人其動忍增益全在屬於幾微謹於平日處了故不待有過而後改中人以下則不然矣困是過然施展不開橫是梗塞總不順科是他自家心上覺得如此微色發覺則自家不曾覺得全從

人警發出來。○其作其喻亦便有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只他動來忍來都小而增益處亦少耳輔氏言困橫而能作畢竟其才尚足以有為微發而後喻畢竟其智尚足以有察焉把人字極高亦不必蓋此人字所該甚多作喻亦正有百十樣在。○有國的人則已處於安樂中矣如此而內外無懼則但有安樂絕無憂患能不亡乎。○法家尊貴之鄭拂士方正之士敵國相爭競者如晉楚爭霸吳晉爭長外患是謀害者如巫臣在晉子胥在吳之類。○上三節正說起下生於憂患第四節反說起下死於安樂增出反面相形倍加警切。○上文歷歷指數方出然後加三字使人自認生字死字一頓兩

四書初旨

孟子卷之六

七

於字指點分明也字其音未絕。○俗雲曰當憂患而以安樂之心行之則亦死當安樂而以憂患之心處之則亦生此意自在言下知此則處憂患者不當以為苦而處安樂者反當適然樂而求所以生矣

教術章。○不屑教處尚是放則詳詳而教者更何如著一予字教退聲用心體認

四書約旨

盡心上

狂略通

盡心章○萬物之理皆出於天生萬物物與理無間何曾把
物之理都付與我我性生來亦只是渾然一理何會零星
星有許多條件在內然人爲萬物之靈這一個渾然天命之
性於理却已無所不包古之聖人從這性分流出來便能明
于庶物察於人倫事父便於孝之理曲盡事君便於忠之理
曲盡遇金便知其可銘木便知其可斲牛便知其可穿馬便
知其可絡卽一草一木其溫涼補瀉無不周知這些知處豈
不是性裏原有的衆人雖不如聖人之明物察倫然他遇父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畢竟也知孝遇兄畢竟也知恭遇般般也知不忍遇時疏也
知羞愧於此能知於彼豈不能知一物可知萬物何不可知
可見他於物理多慣慣者不是他性裡沒有只不會用致知
格物工夫無以盡乎此心之量耳故欲盡其心之量者必用
窮理之功使所性之理無不周知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窮理盡性明有兩層而朱子於此卽以窮理釋知性者
緣此知字尚未到盡處故朱子曰盡字大知字零星不是知
處總是零星在窮理時向零星到知之盡而豁然貫通則盡
性以至於命卽所謂知天也故朱子云就零星處積累將去
心自然盡也○論語句呼應當云知其性則心盡矣而云則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知天者此下學上達交界處性是所當然天是所以然知當
然到極處則所以然自知之矣○盡心句有者也字則盡心
無工夫工夫在知性上存心養性二句平放則存養各自有
工夫朱子曰存心是氣不逐物而常守其正養性是事必循
理而不害其本然皆言存心包得大却粗只操之使不走
作便是養性較細必事事順其理之本然然謂朱子於存心
言守其正亦不是硬提工夫亦正不粗只操而不舍還有可
用力處順而不害則若用力若不用力工夫更細更密耳盡
存心乃養性之大防而養性卽存心之精詣朱子言先存心
後養性正爲工夫一節密似一節也○知天緊承知性用箇
則字者由精察而一貫此處微分階級而知天正知性之極
心必至此乃盡不可以盡心爲知性工夫也若存心則工夫
下手處卽是事天卽純其功至性無不養亦猶然此事天故
必總言所以事天分不得事天別爲兩候亦不可遺却存養
那一邊也○朱子曰存養不厭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
是存心養性之功言力者到此處已是得力言功者這個工
夫更無了期故大註云知天之至事天以終身至據其現在
終身見其無窮也○虛齋云不是只窮天壽之理蓋存養最
是大人而人之所難豁然者於此判斷得過尚何理之不窮
○俟之之字卽指存養存養之命固是氣數然理便行乎其

中我全乎天之所付則以理義之命為主而不以人為害之則氣數之命亦自我而正矣若道家貪生釋氏幸死與夫一切偷生苟免走死如鷲者則於天所付之義理既非而於氣數之命亦以人為害之矣○惟其不貳故能修身以俟此一層重在知上不然知之不真即為所動連修身工夫亦未必做得純也既已不貳又須修身以俟此一層重在行上不然即打破生死關頭而於事物之理不曾做到恰好處終沒把握也朱子云釋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歿善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工夫全不理會所以做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愚按朱子云釋氏亦可謂天善不二者只彷彿近似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之

順受章○此承上章修身立命而言理之命一氣之命二一是生來厚薄清濁不同這是氣稟之命一是後來吉凶禍福不同這是氣數之命氣稟之命生而受之然君子不謂命使以義理之命為主而氣稟不足以限之矣氣數之命君子亦不能不受然必盡其道則亦以義理之命為主而氣數不足以亂之矣○莫非命也懸空喚起吉凶禍福都在裏面意側面禍邊○註惟莫之致而至解順受字乃為正命解其正字修

身以俟補出順受工夫故下所以字必於順受字讀斷語意方見分明○天命不能不受只問所以受之者何如盡其道而死申順受意正命也申其正意盡其道是工夫盡其道方是順受註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則字與首節註所以字照○桎梏與盡其道相反不定是真正犯罪如死於色死於酒死於暴虎馮河皆是○同是死也盡其道即是正命不盡其道即不是正命如明之季這一千人氣數總當死那個能不受然如倪馬諸公之死便是正命周鍾項煜亦死而非正命矣人都說君子只受其正者豈天有不正之命能逆而辭之乎○天命縱有不正我順受之即不正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四

者亦正如比干剖心顏淵天死豈是理所宜然故朱子曰人以順感天以逆應則天自失其正也究竟天無私其氣化流行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朱子又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桎梏亦有不死者如盜跖壽終到底不是正命故子曰罔

之生也幸而免

求得章○人之求無不欲其得者孟子先分列二種一種有益一種無益求者宜何從焉後實指此求在我彼求在外人亦宜知決計矣亦承上章命字而言○求會二句不平惟舍故失一求即得矣此歸重上句道命二句亦不平有道固不可妄求有命即妄求亦未必可得矣此注重下句○有道有命

字下引證若云未未必得舍未必夫轉似啓人觀視之心
萬物章○此承上章在我而切言之○緊緊在一我字天下有
君富忠而忠之理已備於我有友言信而信之理已備於我
有色可視而明之理已備於我有聲可聽而聽之理已備於
我萬物種種不同處之之法亦種種不同亦無不備於我盡
人之性盡物之性只完得一個自盡其性○反身是自家一
一檢點平日常事無一毫之不忠事父無一毫之不孝視無
不明聽無不聰隨吾身所遇之人所接之物處之無一毫之
不當則自慊之至矣註兼言惡惡者本然之理有善無惡其
有不誠惡累之也必無惡乃爲賢有其善○此誠字是自然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五

者註如惡惡與借來形容誠字非以工夫言也○萬物皆備
合天下而爲一體渾淪周徧仁之原也反身而誠天理純全
無少欠缺仁之成也若有一毫之不足即是此處有一毫之
私意間隔如事君有不誠必是猶有身家之念事父有不誠
必是猶有愛力之私故必能致其身竭其力推愛己之心以
愛君父而不留一自顧之私處天下事無不皆然然後所備
之理皆實爲我有而仁矣誠字渾全想字零碎誠不待遲想
便要強然強想之心亦誠也事事強想則事無不誠求至於
仁不遠矣○俗雲言理無不純纔見真實處想謂此即成個
說也必真實用功纔到理純地位蓋誠乃是仁故註曰反身

而誠則仁矣誠之乃是求仁故仁可言求誠不可言求可
誠去求不可言去求個誠也

行之章○此又應轉知性知天之意○百姓日用而不知其不
知也何足怪乃既行之則居然違道而行矣且習矣又非半
途而廢矣如是而不知豈不可怪○朱子云著是照顧向前
察又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虛廢云著是造正大光
明之域察又深入精微之蘊恩謂著是知其理之所當然即
知性察又知其理之所以然即知天也所以不著不察總緣
心粗不於萬殊分上細細分別便不見其所當然不於一本
處循流溯源便不見其所以然○不著固是不知即著而不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六

察亦是不知蓋得其淺未得其深得其分未得其合總算不
得真知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無恥章○仁義性也求仁已見於上章但從源頭上面說下來
必先言仁以心如穀種仁即種之生意憑你許多道理總從
這裏生出來故言仁而義與禮知俱統其中也從喪失後要
回轉來莫如言義以人雖私欲蔽蝕羞惡之心未必盡亡恥
心一萌即有可振拔之機恥不仁即知爲仁恥不義即知爲
義一知恥而仁禮智皆可復也故此二章以恥言之蓋亦承
上章之意○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故人不以無恥無恥之
恥不止一時一事真能去其所可恥充之至隨時隨事莫不

皆然。方成得個改行從善之人，方能終身無復恥辱之累。

取大章。○首句虛說註在之，則進於聖賢補出正面，失之則人於命數虛說下矣。○我在事前乃預設以待人變在事後，又候易以感入只二字，繪畫一時情狀，巧字正與恥字對，人以爲恥，彼以爲巧，羞惡之心盡亡矣。○自以爲巧者，方謂人莫我若也，豈知已爲非人類哉。嘆緊喚醒他。

賢王章。○註各盡其道，似屬兩不，玩何獨不然。句全側賢士上。孟子見當時所自號爲賢士者，都狂道求台，故舉古之賢士示之，望古長吟，却正爲自家寫照。

勾踐章。○此因上章類記之。○勾踐好遊而告以尊德樂義，必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七

其人有可語者，上三節正言勾踐，故士二節得以士言則已。非游說之徒矣。末節言古之人則并非今世之士矣。總是一層高一層。○人知之節，緊粘遊說知之謂君聽其言，不知謂不行其說，自得謂自足於己，無欲謂無求於人，看註下之貌字，只大槩說一種浩浩落落光景，未便說到深處。○何如斯可看得甚難，則可以句說來甚易。勾踐未便知尊德者何似，大意謂知而尊德猶易，也不知而亦尊德不亦難乎。意側不知邊。○尊德樂義則可以其漸引入深處，然亦只大槩說我會者在德，我有所尊，則他勢位之榮自不足，歷我我樂者在義，我有所樂，則他富貴之榮自不足以炫我。德字是以天爵

對人爵義字，是以自持對物誘。○窮不失義，節乃舉尊德樂

義見於行事之實言之說，個士字與他一個榜樣，俗雲謂尊德樂義該內外本末以爲言，此但舉其行事之實非也。蓋單說個食尚可以虛氣托之，單說個樂尚可以嘲謔當之，如子方貧賤，驕人也，好說食，仲理輕世肆志也，好說樂，必其所行皆不失義，皆不離道，纔有者實處，故曰見於行事之實而曰窮則不但人不知，曰達亦不止人知之矣。總是一路引瀾去高去。○上言德又言義者，德字所包者廣，仁義禮智都在其中，然無準則可據，凡出處進退俱當以義決之，此從遊字說來，故先著個尊德統其全。又著個樂義字舉其要也。尊德樂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八

義平日如此，即遊時亦是如此，俗雲謂是平日不當遊說尊德樂義有終窮之日，而遊時又別有學術乎，求脫反滯矣。○下又於窮言義，於達言道者，義字方嚴，於持守上爲切道字通達於推行上爲廣也。窮不失義，是窮時尊德樂義之實達不離道，是達時尊德樂義之實。○得已不失望，則較尊德又著實又高調，蓋尊德只是個氣象，且於未達時爲以爲尊德亦在却聘時，利得已則自致之，步步著實不止氣象矣，不既出便用不着。得已則自致之，步步著實不止氣象矣，不失望，則舉而措之於民，不做一身之事矣。○從窮達又加得志不得志者，隱居所求之志，即行義所達之道，其志固非僅一身之爲也，因後世少得已不失望之士，故舉古人以見其

寬澤加於民，則我實有濟於民，故民不失望，修身見於世，則不但自家信得過，即人亦信之，此都是實落處。○上都對待分說至末二句，又加兩則字者，尊德樂義本領至此，窮亦可達，亦可在易之乾，潛則于地，見則于田，躍則于淵，飛則于天，與時偕行，無不可也。此在天民大人之間，伊呂以上乃足當之，想勾踐何足以語此，故特著古之人三字，望古逸集，却把自家擔荷，盡情傾倒出來。

待文章○此只勉人自奮之意。○古來作人之盛，莫如文王，故舉文王爲說，待而後興，則無文王必不興矣，而後字何等逼疑，無文王猶興，則無不興矣，一猶字何等迅速。○東坡云凡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九

民也，激得重若夫豪傑，振得醒，猶與字截得峻，○與是以聖賢自待，若但詭心富貴，奮志功名，仍凡民耳，註無物欲之蔽，五字下得喚緊，凡民豈無才智，只都爲物欲二字沉沒去，韓魏章○自字與韓魏之家對，自視欲然，不是以韓魏之家爲不足重，是他自家心上見得不足處，他心有不足處，必是這個分上加添一分，纔有可嘉，韓魏之家自外來的，於這分上何關，內重者外必輕，於自家分上見得一分，則於外面便淡一分，今附以韓魏之家，而猶自視欲然，則他於自己分上見的分數必已多了，故不但過人而曰過人遠。○上四章皆以求在我而通記之。

俠道章○俠道生道是理當如此，以之者君心，而使民救民，則其所爲之事也，陳新安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爲，則雖佛民之私欲，而實契民之公心，若不然，我雖欲之生之，而所爲之事不當理，則民亦不能無怨矣。○以生道救民，如率之伐叛，討罪，使之救焚拯溺，皆是，若說殺有罪以安無罪，則所生之人非所殺之人，與上句異，未知確否。

王民章○虛齋云：此就民之氣象而見王者之氣象。○註廣大對狹小言，自得對感恩，言觀濤云：廣大是自得的規模，自得是廣大中趣味。○驪虞則見其君之可悅，而非自得，且沾沾於一事一物之思，而不廣大矣。○王民是唐虞三代，不是太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十

皞神農，看殺之利之教之，便有許多事在，只是皆因其理之所當然，與其性之所固有而爲之，非有心於殺之利之，亦非以我之善強之，故民自如此耳。若說淳淳悶悶，不識不知，便似荒古風氣，使然，全不見得王者之政。○殺之不定是殺下，如移郊移遂五宅三流，皆是利之，如不遠農時，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皆是日遷善如勞來匡直，輔翼振德，皆是。○所過指身所經，卽教化所及，聲名所被，亦是所在，乃他注意處，存神者過化之根。○無心而成化者，天地有心而無爲者，聖人天地有神化無過存，而聖人過存的神化，却與天地一樣，流者自然而行之謂。○此因論王民皞皞而推言王者功用之大。

見得之所以晦晦之故只就現成處說故朱子言不是參贊
非是參贊外另有同流之法也

仁言章○仁言只言詔令之類如唐德宗奉天之詔也能感動
得人只如此說未便如此做故感來亦只得一時若仁聲則
不論善政是善教他都有仁之實及於民至於傳聞四國
則又不止一件之事一日之功故人人便得也○善政如射
田里謀樹畜凡始和所布象魏所懸都載然整飭但此只是
一部周官法度內裡尚少雕磨之意及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一段真神若善教則先道之以德又齊之以禮同此一部周
官法度到他做來都是真意益益○民畏之是奉公守法不

陽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士

敢爲非該得廣惟正之供不敢稍後亦是畏中之一事若民
愛之即是得民心不分兩樣緣要申上得民之不同故先著
上二句爲民字分別然後著下二句爲得字分別也俗雲曰
法制禁令雖有許多般民既不能淪肌浹髓則除得心之外
更無可得惟政事處置有方易田賦薄稅做民無不足則君
亦無不足而可得民財耳○善政中有教養善教中亦兼教
養

不學章○此爲人外視仁義而發戰國之時仁義之說不明不
特不肯爲仁義者視此爲捆縛人之具必擺脫去了以優游
浪佚爲天性之真即說仁義斷斷不可不爲亦看得仁義是

冠冕莊裹之具必如此纔成體統仍與我性無異如告子荀
子之說其尤也故孟子就孩提稍長指出知愛知敬愛即是
仁敬即是義則此仁義因生而有之而又人人如此則人人
生而有之豈不是人性皆善○俗雲曰良知是情善良能是
才善知能皆良心所發是就情才之善指出性善來○又曰
爲末節乃說中節而冒以首節○孩提節不說能者能從知
來其愛敬處節能也○不是說不須學慮蓋此不學不慮指
最初一層明其固有耳若要盡這親親長長之道却須學慮
不然不特物誘稍深此愛敬之良不可保即能不失而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申生之恭若梧棲之讓其不當於理者多

陽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三

矣

舜之章○當著眼所以異三字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
萬理畢具是他靜處異於人一有厥觸其應甚速而無所不
通是他動處異於人要知動時所以異處都藏至靜之中靜
爲體而動其用也但當靜時不易規則至動處乃見故孟子
抑揚其辭以極形容之致非謂靜時無異動時纔異也虛齊
之說全不見所以異三字○目所不見謂之幾耳所不聞謂
之希幾希二字乃人不可得而見聞之意俗雲謂幾希者以
至少而涵至多至無而藏至有其所以異者正在此幾希則
與上截斷語意不合亦非也東李云轉關在幾希一頓及其

一縱上段舊作勢下段迅疾有神

無爲章○胡雲峰曰爲是身之動欲是心之動無爲無欲不惟
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下句深似上句○無爲無欲就當
時言一刀立斷是何等剛就終身言一潔不污是何等毅故
曰如斯而已矣○岱溪曰仁義禮智分之則四件合之只一
件此只是義然無爲其所不爲即必爲其所當爲無欲其所
不欲即必欲其所當欲義在此即仁在此即禮智亦在此
德慧章○德就心說術就處事之方說德具於天未經磨礪便
未必全體靈明術生於人歷練未周也未必泛應曲當故朱
子曰德慧純純術智聰明須有積實工夫方磨得出蓋初存

陽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七

二字不訓常有乃他心上戰兢惕厲時時以此爲心故大莊
言必有言乃能而歸錄又言樸實工夫也末節乃舉有疾疾
之甚者以証之人多誤看疾疾即下孫尊所以有德無慧術
無智但能處常不能處變之說不知無慧知即處變事亦不
知其宜不但處變時不知其權也○操心統全體說處患就
一事說一句正恆存工夫心固無時不操即患無時不慮也
若待患至而後慮之已無及矣○岱溪曰達是達孝之理而
得處置之方如舜怨慕而得允若文王萊里而得全歸若但
保全一身不顧君父則皆出於僥倖苟且之私而適成其奸
險狡猾之惡豈得謂之達哉○張個初曰以正大心誦練世

故而出謂之德慧術智以邪曲心規矜世情而出謂之機權
變詐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要正心此二條分別邪
正大有關係

事君章○容悅字註似平分看下節似當串說是以見容於君
爲悅者岱溪云要看則字他隨甚麼君他就有一樣容悅之
法如好貨則爲聚斂好色則進寵溺恩謂不特此也君嚴明
他能飾爲勤幹君仁慈他能貌爲寬和君清儉他也能矯爲
樸素總是隨著君轉○徐自溟曰此不可數於臣列故只曰
人○安社稷安字有多少謀猷事功在內人見他鞠躬盡瘁
歷盡艱危他却是如此運籌食都不安故曰爲悅此纔不
愧爲臣故著個臣字○伊不遇湯呂不遇文他便終身不出

陽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七

必大行纔出便是能大不能小處若孔子則委吏也做乘田
也做○此種非其君不可得而臣故但曰民○正已而物正
則可見可隱可小可大達則如周公窮則如孔子易所謂與
天地合德者惟此足以當之○此種臣不足以盡之故不曰
臣

三樂章○此與下章一意總言性分中自有真樂不在勢分之
榮○下章中天下而立正王天下事又言君子樂之彼以道
之大行言此但以勢分言也○虛齋云父母俱存則得以致
吾之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之弟恩按必如此說方與君
子有三字關切不然過此境者不少他何曾能有此樂來○

故如死喪患難無良相怨皆是○不愧不作所謂反身而誠也克己又是推所以能不愧作原由自誠意到意誠心正身修下學上達中間等級多般他不愧作處亦是別○英才足以受吾道之傳而天下則所傳又甚廣教之有規矩方法育之又涵育薰陶注補以所樂乎己者又是所以能教育本領不然英才即衆亦何能有此樂來○可見三樂雖一係乎天一係乎人其所以能有之總係乎君子不愧不作事親育賢之本也

廣土章○承上章言王天下雖所樂不存而亦有可樂者特其樂要無加於性分也○君子之學成已即以成物故澤可遠

爾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末

施君子亦欲道可大行君子亦樂特成物者所性之理之末成己者所性之理之本有是本即有是末故大行亦無所加有其本即其末未見而理原未嘗不足故窮居亦無所損也○性者生而具之總說性即有分總說分已自定惟定故無可加損不是以無加損爲定也○仁義禮知是所性之理心是誠那理的仁義禮知如五穀心如田地五穀著地便生了根聖人生來氣質清明便如沃壤根已深了衆人昏濁便如石田其根浮淺若用了夫克去物欲之蔽則他氣質亦漸清明如這石田被他用力把石塊去盡根也便著上了孟子意思歸重在人事故註下個積字○止言暢於四支不及發於

事業者上二節即事業也事業由所性出不待言矣虛齋曰此只指窮居之君子反偏了

養老章○前篇有行文王之政然在章末此天下有善養老來在中間天下即指今諸侯但此作指點語故作滿許語微不同耳○五畝之宅節開閉說來只是王政之富似與養老不甚切乃二老所謂善養老正在此制其田里就上百畝五畝指出教之樹畜就上樹桑二母五母指出蒸其妻子就上匹夫匹婦指出使養其老就上兩老者指出五十二句又推申之就上兩足以字作搖曳別無他受用却正十分受用盡出一個善字來

爾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末

易其章○因上王政而類記之見不特孝弟自此生即睦姻任卹亦自此出也○兩其字指民兩之字指財易之薄之以之則皆君也民未能富使之惟君民即富矣而奢於用亦將有不給財不可勝用亦惟君使字爲下節使有救粟生根則不可勝用不言使衆上文也○易薄全在民上用力以時以禮却先從君身上做起而後及於民故但曰財不曰民之財○仁者無私之謂即從無弗與上看出不曾說到教化上

孔子章○孔子二字一頓乃孟子願學孔子竭力追逐瞻之在前之孔子也註所處益高所見益大高是聖人所處所見就學聖者所至地位說○登東山句是加一層觀法故註着

個益字○登東山二句是比觀海二句是與但通注到聖門一句故朱子通以爲與乃以二物與一意法觀此則知以所處高屬孔子之非觀水節是比流水節又是與○高大不平惟所處高故視下小而所見者大所見既大則其下之大者且不足觀而小者更不待言矣○觀水句省有源字日月句省必觀字此觀字又蒙上來上既觀其大此更從大處觀出大之有本○成章成字重要從盈字比例朱子曰這裡工夫欠了分毫定是透那邊不過○輔氏曰自志學至從心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

鷄鳴章○雞鳴已而寂然不動此時舜雖未分即雞鳴時平日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七

之氣猶相近也而自此起矣而自此舜雖分矣然此亦就最初時說若到後來一涵養純熟連他靜處亦不同一格亡反櫻并這夜氣不足以存矣○孽孽二字便該得自朔至夕多少事○凡有所爲而爲之即是利非僅財利也○陳新安謂利與善之間察之貴乎精精而爲善之力守之又貴乎一愚謂此只要入於發動處辨別所謂幾善惡也察之精已後一極蓋精非一旦之所能爲若守之一則又後一層混入間字中反不分曉

楊子章○爲我兼愛是他學術大綱授一毛云云極形容他執一而廢百光景○爲我非不是病在取字他所取在此其他

皆所不取矣愛人非不是病在兼字愛而曰兼則無本末輕重之差矣南軒以爲爲我兼愛皆道非也○此章不重關梯畧重關子莫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爲我害仁然似義非義已害了義兼愛害義然似仁非仁且害了仁執中害於時中則又仁不成仁義不成義把仁義都害了譬之秤然自一斤至一百斤而一斤中又有一兩至十六兩之別今刻然一個星上豈不把九十九斤都沒用即此一斤中分兩亦不分明是非此一斤亦廢也故曰舉一廢百○此權字與論語微別彼對立字變通意多此對中字是他稱停恰好

飢者章○此爲飽心於富貴而發語味在兩甘字○飢渴只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七

作引起或謂飢渴亦貧賤之一節則當云豈惟口腹爲飢渴所害人心亦爲所害矣其說斷非○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猶今茅塞子之心皆借喻字寫正意法○不以貧賤動其心只是取舍之分明尚未到存養一層故猶有不及人處但存養一層必從取舍一層過去但向後愈精細愈純熟耳所謂不伎不求何用不誠也故不及人不爲憂○過人遠矣從他平日識力上看出來不及人不爲憂從他後日精進上懸想去極下章○岱雲云介是聖之所同前無分別則廉爲仲子之廉任無分別則嬰湯亦可爲故朱子言他聖亦不以三公易其介獨言惠者伯夷餓于首陽伊尹屠聘賢其介易見獨惠

之和雖於不介也故孟子說不羞汙君必帶必以其道說釋
程與偕必帶不自失句若離了介便不可爲聖

有爲章○猶爲棄非正是掘井者心上策厲危使處若認作反
掉則上句當作作井掘井之必求及泉而本句猶爲二字精
神亦不出矣

堯舜章○此深惡五伯之詞○之字註中用仁義字訓之確實
之極性之者生而具之心身之者以身爲肩荷都是實實有
的發起一假字假卽非有矣而他久假不歸儼如真有豈知
其非真有人早識破手收人還只自欺能無商冷

伊尹章○首節古書原文今偽書勸首一句○可字從兩民大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九

悅推出反之而悅是民以爲可放之而悅是民亦以爲可君
臣大分至此而移意者以賢放不賢則君臣大分可不計懸
似欲援此作例故孟子與他處隱隱○楚望曰唐虞以前無章
命之事而尹相湯始行於桀亦從無放嗣君之事而尹託孤
始行於太甲故曰伊尹聖之任遠任處便是他志處志者事
功之本非可以名卒辦非可以勉強爲必他平日至誠動天
地精忠貫日月天下信其無一毫之私不但他人信得過連
太甲也信得過故能爲之古今更無第二個也若周公則惟
以作周字自矢而詩亦稱其公孫碩膚伊尹聖之任周公聖
之讓也○又曰當時致而不順則大業將墮安得不放既改

則天下又安安得不復若其不改則神器無主卽易位可也
舉天下之大括棄負之歷涉長途又置諸安處而其志果若
無伊尹之志則始雖非有無君之心而事勢過騎虎難下
雖欲不爲篡賊不可得矣○則可是極重之辭蔡覺軒謂僅
可之辭非也若爲僅可之辭則此時自有正法不當如此矣
伊尹之志直是天高日晶非小可事

素餐章○堯舜孟子傳食爲素餐孟子見得不但不素餐且是
不素餐之大更進一步語○居是國只偶然游歷所至君一
用其言卽有安富尊榮之效子弟一從之卽成孝弟忠信之
賢是何等功效○或問孟子久游齊梁而君不安富尊榮何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十

也曰也須是用看鄒滕小國鄒滕一用行仁之言便到道不
拾遺豈不安富尊榮文一川自盡之言便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豈不尊榮齊梁特不會用耳○次屋謂川是用其言是也虛
齋謂用之存位在位豈有耕而食之理豈以並耕與孟子
哉

王子章○此亦因上類記之○不是士無事而但尚志蓋事必
素位而行士非農工商則耕稼貿運制器非其事未爲公
卿大夫則班朝蒞官事君使民非其事只有尚志乃他本等
事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此正聖人
相傳心之正處戰國唯以功利爲事一切游士長君逢君無

非是行不義殺不辜的伎倆孟子於此等處看得極明守得極定是何等地負。士亦有能濟世安民而於本原之地不清此有用無體然止成功利無當於聖賢之大用也亦有潔身修行而於敷施之地不足此有體無用然學有未充亦非聖賢之全體也仁義二字上根極于天命人心之本然而其用亦足以育萬物正萬民故體用兼備。

仲子章○廉之大小總在義上權衡而義又總在倫上權衡故有爲大倫而讓者小也是大非爲大倫而讓者大也是小。豈以物論則齊國大簞豆小以義論則人倫大外物小蓋國與簞豆總身外物而親戚君臣上下乃性分中事也齊人鄙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上

三

見一仲子不居兄室不食君祿爲他所震看得竟似天上有地下無連這君兄都是不義的了他不居兄室便信他以義處親戚不食君祿便信他是以義處君臣上下不知義莫大於親戚君臣上下而讓國爲小不義莫大於親戚君臣上下而不讓爲小也如何可被他瞞過○仲子不會有不受齊國之事是據他所爲廉而人所震驚者推而極之以爲極大矣不知只算小節

桃應問章○舜孝之至皋陶直之至倘於此而幹睦殺人則何以處之是問何以處睦兼兩邊說朱註甚明顧驥士單指皋陶非是○執之是執士師之法非執睦腹也○受是受之先

聖究其極則聖亦受之天天討有罪聖人奉之五刑五刑一天而已○桃應先著舜爲天子句而孟子先就皋陶答者蓋單說舜則不見皋陶之心不見皋陶之心則亦不見舜之所處有甚難而舜之心亦不出故必先見皋陶之心止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然後舜逼迫到極處而舜止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兩邊用心極至處都出也○舜不禁與一問急甚舜如之何一問更急甚纔逼出竊負一若性命中自然措置却自地闊天寬○楊氏議親讓貴一條亦極有理但此是岳牧百執之論入不得皋陶與舜心上皋陶只有一個執舜只有一個逃若皋陶心上說我姑執之待岳牧百執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三

來議我也好做情放殺舜心上說我且姑逃等岳牧百執來議則父不死而我原可居天子之位則非故爲凡扮以相欺矣朱子謂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到得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又曰其初便從權制上起則不可後人或謂舜受天子於堯未能爲天下得人豈可輕去或謂皋陶執法而至于逃舜所亡極多或謂自有八議何至于執何至于逃或謂舜先與之執以仲法後竊而逃以仲情或謂舜可逃之海濱皋陶豈不能追之海濱蓋亦是明放他去使兩全或謂舜以天下贖一父皋陶亦可以已矣算來算去虛說越不通皆所謂無其心而便從權制上起者也推此意論更

齊則夷亦只有以父命爲尊一條路齊亦只有以天倫爲重一條路推此意論衛則立便不是到蒯聩來讓之則忘祖拒之則背父亦只有逃而去之一條路也陽明許多算計亦是無其心便從權制上起耳。

自范章○有是居卽有是養養從居來氣是氣象體是體態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居移氣三句泛論夫非句指點孟子曰一斷王子再提起其居使之然也作推論應轉大哉居乎句况居天下之廣居方落出正意見其所移更當何如耶渺然神遠○此章只嘆居養關係之大岱雲云論道理自重居廣居句但須得孟子閉門戶說神理若謂孟子因王子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靈

悟廣居則孟子胸中初無廣居矣謂孟子見王子便觸動廣居則孟子胸中又橫據一廣居矣數語殊妙○魯君疑是桓公春秋初魯宋同盟○郝解謂此王子後爲滑王嘆齊王不能教世子大哉居乎諷他居仁愛人之子諷他推恩暨而無味。

豕交章○全爲當時諸侯以幣帛爲恭敬而發言所謂恭敬者如斯而已乎幣帛未將而先有恭敬之心則幣交爲文心爲實若先無恭敬之心則所謂恭敬者特虛文耳君子可爲拘乎或曰上恭敬爲心下恭敬爲幣一分卽失語妙○首節二句過下重弗敬上君子二字重揭對上兩之字人必以豕自

爲而後君敢以豕交之必以獸自爲而後君敢以獸畜之君子豈可如此○拘字亦與畜字相照若犬馬之羈縻乃是拘繫之儀儀歸之師師豈可拘者。

形色章○此爲視形色爲粗天性爲精者而發○耳目手足是形視聽言動發見處是色有此耳便能聽聽便當聽有此目目能視視便當明莫不有是當然之則亦莫不有是所以當然之故此非生來分定而何但衆人或格於氣稟之偏或汨於習染之累則不明不聰者多矣是非形之過乃有是形而不能踐其形之過也惟聖人惟字極重不到這地位則於這分上必歎一分半分終究算不得踐○反身而誠無少欠缺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雷

生安聖人之踐形也克己復禮主敬強恕由困勉學利以至於聖人之踐形也。

知喪章○當時不行三年之喪已久宣王頗覺其非古者諒陰三年又似非今所能行者意欲於今古之間酌一定制蓋將視周制而短之也公孫丑聞之而以爲莽私質於孟子看王無問字世無對字孟子言亦教之之字可知丑是旁論非告宣王語○按夏仲康以前都開三年始改元則古之居喪除首尾不算實實三年必有四十餘月者帝相始開二年改元以後或二年三年不一至夏桀始踰年改元商周因之其月數不可知至周公始定爲二十五月更不可易朱蘆祥曰居

喪不計閏若計閏設有死於正月者二年中有一閏至次年十二月而畢是二年也居喪不計日若計日設有死於十二月初二以下必至四年之正月初一而畢又四年矣皆非禮也終殯徐徐是短喪之比亦教之孝弟正喻兼行虛齋謂教之教終兄者弟者必孝故兼言之支矣○教之孝弟以骨肉至情動之若親喪因所自盡之說○禮降服有三等有尊降諸侯絕大夫降是也有出降子爲人後女子既嫁是也有壓降以尊者所不服已亦不敢服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練絲既葬除之是也父尊壓正服母尊不及父壓餘服不壓正服如父在爲母升壓正服也母在爲妻三年而特不履壓餘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重

服不壓正服也禮貴接總大夫以上無總故君子不爲妾服子亦不敢服註壓於嫡母因趙註而悞○朱子疑練冠之禮或既葬而未忍卽除故傳代爲之諱愚意臣妾死於宮中大約葬期不甚遠必是既葬而不忍除蓋此是壓降爲父而壓故父命之則得伸故也○丑以數月尚不及葬故舉以相質不知欲終不得者限於禮若三年之喪上下之達禮也誰禁之而欲短乎

五教章○君子教法只有博文約禮兩端論語子以四教文即博文行即約禮而忠信則貫此二者之中此又云五者蓋博文法亦有不同約法亦有不同或偏或全或遲或速各因其人

而用之也○時雨化如顏子最聰明當下從悟曾子却遲鈍積久方適當其時不可遲未及其時不可早而及其時之化又耶一般○德有多少樣德或寬宏或敦厚或剛毅各隨而成之材亦有多少樣材或禮樂或兵農各隨而達之○成德達材皆未至於化若答問則非無德之可成無材之可達但或據其所疑而曉之或隨其請業而示之○私淑又亦指同時人但未及門者耳故註以陳亢夷之質之若不同時而聞風興起是餘意要知此五者只是當時據現在地位如此若統觀始終則如曾子者看曾子一篇起初只是答問後聞一貫竟如時雨化矣子貢能言起初只是達材後亦聞一貫通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業

成德而上之矣若私淑中件件都有更定不得○君子總無棄人而人不可自棄已在言下

道高章○丑要孟子使可幾及則疑道之高直孟子故高之使不可幾及矣說個高又說個美口中似極力贊嘆心中却老大不然○匠只有個繩墨界只有一個殺率巧工巧射以此致拙工拙射亦以此教原非爲拙工拙射而設自不能爲拙工拙射而變拙字教下能字乃拙者自不能從非教者故使之高也○上節是喻下節說正意卽帶喻說下亦古人正喻夾寫法又只帶一半說下亦古人舉此見彼法○引是授以學之之法不發是不告以得之之妙蓋一發了此妙反無從

而見惟不發而難言之妙。雖然心目之間。這雖然處便是立。這立處便是中。道何嘗有恁高處。何嘗有恁不可及處。只是拙者自不能從耳。○中字對他高字。道字對他天字。立字對他登字。能者自從並無使幾及法。○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我故卑。此以尊彼曰抗。我故尊之以抑彼曰貶。不可抗不可貶者。道之定體固如是也。則我之教雖有語默。又豈能使之顯使之藏哉。總是破他一使字。

有道章○此為枉道以逢時者發。○兩身字與入字對看。道與身為附屬。豈與人為逢迎身既出而道不行。必是貶道以就功名。道宜藏而身猶不歸。必是枉道以希遇合。諺曰削趾適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孟子

履以道徇人之謂也。以道徇人豈復有道哉。著一守字便見逢迎要結之狀。

夏章○公都子看見當時貴介都放逸矯縱。滕更知來學便覺可取。而又有些才辨。即不分外加禮。亦當收之。答問之中不知他心有所挾。即答之亦自枉然。若他知下答之故而思悔改。則已教之矣。○長亦是。他年數長非長。亦師

於不章○人心昏惰則視至急。亦沒要緊心。痿痺則視至戚。亦沒相關而激厲太過。又急迫而難久。故人要立志又要養氣。君子章○上四句見分之殊。下二句見行之序。正惟天生來有此分殊。故人推行必有此次序。○陳新安曰。梁武帝廟不用

犧牲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乎民。反不仁也。墨氏愛無差等。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於親。反不親也。○無差等則必倒行而逆施矣。

知者章○一物不知。即處之有不當。豈可不知。一夫不獲。由已飢渴之豈可不愛。但不度其緩急。雖然施之。則為此必失。彼甚且輕其所重。重其所輕。反成其不仁。不智者多矣。註中國字開然字合。則字收緊。抱無不知。無不愛。密甚。不然。竟似事有可不知。人有可不愛。於義疏矣。○總註識其全體。貼無不知。無不愛。知所先後。貼急先務。急親賢。○當務該得。謂即尊賢非是。○喪服至親以葬。斷父子本只是葬。以父至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孟子

特加三年。而臣為君妻。為夫皆三年。此三綱也。以尊加也。三綱之父母皆非尊者之所尊。以名加也。曾祖便該小功。高祖便該緦麻。而齊衰三月。不敢以卑者疏者服之也。其餘旁殺下殺。皆至三。而小功至四。而緦麻外親之服。至緦小功而止。○濡肉易。斷故齒。決肉難斷。用手劈之。而不齒決。○此之謂不知務。是舉此以為榜樣。見其可哂耳。非以此為不知務之實也。

盡心下

梁惠章○此孟子家居追嘆之語仁者闢不仁者合以所不愛及所愛指其不仁之實公孫丑未明及字之說疑是倒行而逆施故又舉其事詳告之疑王非不愛子弟即民豈真欲殺之以土地故一念之貪禍至於此故舉以為戒

春秋章○此為聖莊霸功者發○孔子之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不善讀春秋者以為孔子獎霸如召陵之烈後世罷稱不知彼善於此則有之其實孔子未嘗義之也豈征伐天子大權自諸侯出即為不義○或問敵國不相征湯征葛文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章

伐崇伐密又是何如蓋諸侯奉王王者奉天湯文行王政乃奉天以行所謂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也其餘諸侯則但當奉

靈信章○此為好戰而假誓血流漂杵之文以自解者發○易

象詩書言理之文何不可盡信惟誓乃是戰事之辭古人戰誓皆重寶之徒如帝典泉謨何不可信後世史官却不免鋪張揚厲而非盡其事之實其可信不可信處全在以理辨之○首節虛喚末二句是結穴

有人章○此為好戰者動援湯武以惑其君者發○不仁則有敵有敵則有戰仁則無敵無敵則無戰試看好仁如湯未至

而民望之好仁如武言出而民信之不消戰何消善則彼自負善陳軫戰早惡其君子不仁了○韋車兵車也司馬法一車百人法當用卒三萬虎賁又是親軍在王左右者○民來迎王已是不畏王猶慮其畏也一時歸附之情撫慰之情如齒○此皆孟子所親見尚書古文梅普割裂作準執詐敵百姓誦讓者崩厥角載庫爾也非敵作一句百姓也若崩厥角作一句全不成文理

梓匠章○規矩有形我得操之心巧無象彼自悟之此能與不能使之別○巧不言不能與者與巧即在與規矩中特非其人或非其候則不知耳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辛

舜之章○此就舜寫出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光景若貧賤而以為不足憂富貴而以為不足樂早被他動了○古者衣象天之輕清故只漢家象地之重濁乃有補

吾今章○此曰堯當時幾殺報復之慘而發

為開章○為當時借古法以毒民者發○上將以原其意下將以誅其心○東委云非好刺譏世事全是悲憫人窮

行道章○道不行該得廣令不行只就一事上見妻子且然况他人乎○天下亦有身為無道而其才智足以籠絡人驅策人者亦有人本長厚樸直而不諳人情物理不能調度分派人者亦有兩邊都不是者故必兩句分開說然身行道其本

也。

周利章○上一句陪起下二句居于德必知仁勇兼備虛齋謂識不到則眩如荀爽之從曹操是少了智守不到則敗如楊雄爲莽大夫是少了仁氣不到則懦如王坦之倒持子版是少了勇王觀濤謂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此言仁知而勇已在其中○愚按邪不在政令而在學術如楊之爲我墨之兼愛子莫之執中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孟子辭而闕之是謂不能亂學術亂而生心害政故政事之亂亦從學術來

好名章○此爲欺世盜名者發○好名之人他心術根原都從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三

名上起不從讓上起故於名所在他必矯強爲之名所不存卽不覺真情之發見矣蓋好名之人卽非能讓之人初不待見時後知也○俗雲謂他所勉之名在讓所安之實在爭積誤註勉與忍對不以勉與安對蓋真能讓之人大且讓了何況於小卽他不檢點處一定有讓無爭非真能讓之人則機一忽略他的爭處便露出來故觀於所忽然後他或安於讓或安於爭之實可見非是要察他讓之安與勉也○好名是假的強勉却有真的好名之人於大處留心裝做却假得過到小處反露出破綻來萬鍾不辨醴醴的人倉卒之際却見真心到宴安時見得萬鍾大了反打緊不過這兩種人一爲

利一爲名正相反

不信章○仁賢仁德之賢不信或外親內疎或始用終疑○禮之概然爲義○政事所該甚多而獨言財用不足者取民無制費用無經故也○三項平說但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修故外註曰三者以仁賢爲本

不仁章○此爲當時諸侯欲以不仁而圖天下發○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都是以不仁得國他看慣了便道國可得天下何不可得亦欲以此法行之不知一國尚小或以小恩小惠而德於民而爲所欺或以小才小智駕馭一時而爲所壓故也得下若天下甚大則術必有所不能欺勢必有所不能壓若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三

秦以勢壓天下而得之究竟不數年而叛還是不能得也民貴章○此爲諸侯以不仁肆於民上而發民與君正對掉一鬼神作中間襯墊尤奇○立社稷是爲民變置社稷亦是爲民若諸侯則危社稷已當變置矣何況毒民妙在偏不出虛民似○自世人言之天子最貴諸侯次之乃得乎天子不過爲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爲大夫而得乎士民乃能爲天子是天子之貴乃止民貴之也其實更何如於諸侯上文增天子一昏亦加倍渣托○社以祭土而土不可偏祭故諸侯必立社於庫門內以古治水土之人配之古祀勾龍後遷勾龍而祀禹周復祀勾龍穀亦當祭而百穀不可偏祭故舉稷該之

而以播穀之人配食。古祀柱礎。遷而祀桑柘。亦於社者。穀必生於土也。變置社稷。或曰改易其人。若遷勾龍及柱之類。此自一朝定禮。不因水旱也。或曰改易其地。則社必在庫門內。夏左股有周復左。亦不因水旱也。或曰改易其禮。則春祈秋報。犧牲玉帛。有常規。惟凶年祀以下牲耳。按日食則伐鼓于壇以責之。此註明言毀其壇。繼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

聖人章○此見當時頑嚚鄙薄之多。而發此嘆。欲以為救時之藥也。○聖人句。虛喚次句。點題。故開六句。實指首二句說聖人之可師百世。聞風六句。說百世之師聖人。奮乎百世以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章

從百世之師聖人。仍掉轉聖人之可師百世末句。又從聞風作一襯。更加遠勢。○親近而薰炙之。親則薰。薰之見。不止於聞。炙則氣骨皆蒸透。不止于風。亦指百世以下之真能觀摩效法者。非謂夷惠同時人。斯其所得。必不止於若頑夫之康云云而已也。○或問孟子學孔子。此極稱惠何也。朱子曰。夷惠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食福鄙薄聞之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于去病為尤捷。而亦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則廣大而中正。渾然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無伐病之功。未必優於

薑桂大黃。非所施于問卷之間。危急之候也。○只言個奮字。便與孔子不同。孔子元氣渾淪。即用個奮字不得。

仁也章○此為人不知有仁者發。○朱子曰。不是以人訓仁。言人之所以為人。以有此而已。○稼書曰。蟲蟲之衆。止知負形秉氣。有知有覺之謂人。而不復知人之所以為人。聰明之士。又因其所見自成一道。道益紛。而天下之人。益壞。不知天下的人。斷無有舍仁而可以為人者。天下的道。斷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為道者。蓋人與仁原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無這個仁。亦成不得個人矣。但就本原之地。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章

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即天命之性。這即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視聽言動。人之事。君臣父子。人之倫。必皆合於仁。而後成其為道。不然。不入於浮薄。即入於煩苛。不涉於虛無。則遁於寂滅。乃異端曲學之所謂道。是則一離乎仁。不成乎為人。亦不成其為道矣。○仁也者。三字。重提貫兩句。言這個仁。乃人之所以為人。而亦即道之所以為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即不仁。而天地之心。原未滅息。只人自家生理。却滅息矣。道者。人所共由之路。我即不由。道同常在。只我而不仁。人倫日用。都無生理。貫注。則君臣父子。皆為虛位。手足耳目。皆為虛器。而道於我無與矣。

孔子章○遲遲吾行孔子答子路語一述其言一述其事而以已申之覺孔子渾身是道無處非中兩也字願學之情不勝向往○孟子去梁幾於接漸去齊不啻遲遲齊非父母國也

正孟子善學孔子處

君子章○君子二字從不容然後見君子來易之否上下不交君子道消慨嘆之情餘於言外○孟子不遇之故亦自隱然貉稽章○士字泛說孔子文王正士所當效法者憂心悄悄自反也不隕厥問自修也孔子文王且不免人之愠見愠于人只有自修何況不若孔子文王語極寬平若帶一毫激烈便不是聖賢學問○小序栢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聖

綿言文王之興由太王也引詩固多斷章取義而此整然下孔子文王字亦非無因綿詩鄭箋於此節言文王孔子則國風以栢舟爲首亦有意在故卽以孔子言之謂以雅以南者詩之一體也南風雅頌詩朱子詩傳多改序說而旋悔之故之四體衛宏始合南風朱子詩傳論孟集註成丙戌作白鹿洞小弁及此仍從序說乙酉詩傳論孟集註成丙戌作白鹿洞子之改詩序不逾年卽悔之又與蔡沈書言

鷗鷗居東不足東征詩傳誤處未及改正

賢者章○古之人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所以率人而偕至于昭昭也今之人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已所以愈成其爲昏昏也山徑章○用之則成路不用則茅塞是其關係固在用與不用然用之亦只在介然之頃纔覺卽清明不用亦只在爲

之時纔懈弛已昏暗危微之界剝復之機皆在於此可不懼哉○輔氏曰內爲氣質所蔽外爲物欲所誘皆是塞其理義之心趙註謂高子去孟子而學他術寬矣夫所謂不用者豈必去而學他術哉

禹聲章○樂以章德亦以象功禹承堯舜之後文當殷紂之時禹之德已西被東漸文之化不過南及江漢則禹之聲自然有尚文王處故孟子曰何以言之謂此處正有衡量商酌在也不道他却說一個以追蠡故孟子只一句撇落而以軌之深淺全不關馬事猶紐之完敝全不關樂事曉之樂上事竟置不提以他全無可說處也○考工旋蠡是鍾紐爲蠡獸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美

形若今爲盤龍爲辟邪相似年卽甚久亦無欲絕之理愚意追槌通蠡是蚌甲其提擊處窪深似蠡也齊饑章○孟子初至齊勸王發粟而王從之所謂言將行其言也爲之非也若王用孟子則恆產既制而凶年免于死此小惠不足言矣今既道不行而將去毋論言之而王不從卽仍爲發粟濟得甚事正孟子所譏惠而不知爲政者而復身蹈之乎陳臻疑不可復或以再請爲煩或疑請亦未必從孟子所云不可直以道既不行則當卷而懷之也○則之野一個則字靜中忽動義利分途其動也忽不知所自來人心惟危其幾可畏如此或曰士則之三字爲句與下其爲士者

笑之相照看來焉。婦郎爲善未必遂到士皆則效地位也。

性命章○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性與命何從分別。豈可以命屬氣。以性屬理。但既說個命。則與之者天。我便不得操其柄。纔說個性。則受之在我。天又不得司其權矣。孟子見人於欲必爭之於理。則諉之故抑揚其說如此。德性篇○口食主生木也。目視主明火也。耳聲主收金也。鼻臭主藏水也。四肢兼乎四者土也。此五行之氣。所爲父子主仁木也。君臣主義火也。賓主主禮金也。義光明故屬火。禮文明屬火。事賢否主知水也。分辯屬水。聖人兼此四德土也。此五行之理所賦。○就仁義禮知天道上說命。故註只曰

圖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善

所稟有厚薄清濁而遇之常變不在其中。但語類言舜遇瞽瞍。又王莽里孔子不得位。亦是合下稟得薄。則所遇之常變未嘗不在所稟之厚薄中。且我之質得其最清而所遇之君父賓友其質偏得其濁。則亦未嘗非命也。兼說亦可。

善信章○樂正天質固好。而又知進於學。故不得但目爲善人。然但從事於格致而知未極其精。用力於好惡而心未極其微。則又不得竟許爲信人。故兼二者名之。○可欲凡處心行事。守己責人都無可憎。纔是○善只是質好。朱子恐人以無此質自棄。故或問又增或其知及而勉。竊爲一種。○信者知之既真而行之又必力。守之又必固。○善人既無惡矣。而信

人又兼如惡惡臭者。蓋惡有不同。大段看則善人無惡。細看則所不當爲便是惡也。如樂正從子教來。豈不是惡。○信即實也。然而未充。充之使其實者。積而至滿。使性分之中無一毫之欠缺。朱子言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一毫之不善。難於其間則可謂美矣。○充實止是積於中。又充之而流溢於外。在躬則粹而盎背而喻於四體。在事則仁有義正而萬物服從。然非於光輝上別做工夫。只充實之而已。自然溢出。○以下皆下學事。都有階級。可尋到此愈熟。則上達矣。化便與前面絕不相同。前要思到此不要思。前更勉到此不勉。如仙家說脫了凡胎一般。前此腳踏實地至此

圖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美

竟稟虛御風矣。○初化時節猶有可知。到愈純愈熟。則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更非人所能測矣。○孟子既分六等。則聖與神必有劃然分界處。俗言人都以湯武反之之。聖不如堯舜之神。夷清惠和之聖。不如孔子之神。此非也。湯武有聖人道德濟天下之功。未便到不思不勉處。夷惠造於偏端之極。未嘗以善信美大爲基。俱非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聖。若大而化之。則自然神妙。豈復有等級。愚謂俗言所辨湯武夷惠。誠然其謂聖人無等級。則信程朱之過而不察。孟子本意也。蓋化是孔子耳。順從心地位。若謂此上更無可進。則孔子七十而猶假年學易。何爲意。孔子八十必又有一層說。

話九十必又有一層說話如孔子繫易所云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孔子七十時正未敢以自許也則耳順從心上面明明還有進步孟子學已到聖處故上面一步見得分明程朱未到此境自難窺測耳假如孔子只說到知天命孟子只說到大而化之吾知上面二句程朱斷不能下○志學章是孔子一生甘苦次第此章是孟子一生甘苦次第只志學章層層都是透過的此章後一兩層是望見的○岱雲云樂正造詣等級難說故索性說到極處而一總斷之○樂正在善信之間愚謂孟子在大聖之間顏子又高於孟子比孔子化處只未達一間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堯

逃墨章○楊墨總是邪說非儒於儒近而墨遠也但就人情上看則謂衆人無異吾父歟畢竟心上難安而太廣者難風勢有所不給必定要歸約一邊來然太簡而使之一無所與又覺寂寥太無生意則又將變計焉註反正之漸大略如此大略二字下得其因非逃墨者斷斷歸楊逃楊者斷斷歸儒也如夷之逃墨即已歸儒子莫不墨不徹又成執一何曾盡得定來故二句只借勢遞下與言歸不如舍舍不如會子一般莫太呆說○斯字有二意一是謂其陷溺之久一是取其悔悟之新此正聖賢至誠惻怛與人為善處若謂恐其太嚴而人不敢來故寬以相之恐其太苦而復叛且寬以羈之早說

成私心作用仁字種子已斷絕如此而自號為儒儒字種子亦早斷絕矣○辨字無甚不好不好在今之辨者但追其既往耳若謂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把這裡而毫釐千里之誤與他細細剖析豈不是仁人之用心豈有一歸便了一晌只知塗過夫之理彥陵辨只可用之未歸之先不可用之既歸之後其說非也

布縷章○古者蠶事畢乃收繭稅亦惟取公桑以蠶者乃有之其餘匹婦之蠶止以供老者之衣初無所謂布縷之征也粟米亦惟取之公田中如所謂九十而助什一自賦而已未嘗名為粟米之征也力役則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其為時亦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卑

甚少也此三日是日役乃人人所有者若兵役後世名之曰征而又盡有之則民已不堪然取之各以其時則力猶可以漸而給若非取之則民益不堪朱子引今兩稅三限為証可見先王無是也孟子他章皆言王政獨此就衰世之法言之蓋目擊弊離之慘而言也一部孟子論政之言止此其辭愈卑其心愈痛矣夫孟子所欲施之民者豈僅無弊離已哉實玉章○土地所以立國乃先君世守之故居一而所與守此土地者人民所以安此人民者政事也故遞次之若寶珠玉則政事必荒人民必怨而土地削且亡矣殃安得不及其身益成章○才者道之用開大道則周公之才美可也為無技

之休休可也然未聞道而才大亦足以爲取震憾乎人如操
觚之類未必見殺即見殺而亦足以播之於人亦不止殺其
軀惟小有才而未聞道則淺露自矜不足以害人止足以自
殺而已

之滕章○爲竊屨之爲註讀去聲愚疑當平聲來卽下來者之
來緊頂從者字言子以此爲竊屨之人而來從吾門歟或言
此固不然但夫子設科往者之行多不歸咎來者卽不拒之
則容受者多卽有爲竊屨之事亦在其中正足見夫子容受
之大於設科無傷也雖於竊屨之疑未釋而其言有合於歸
斯受之之指故錄之其與下章相次者見士喻茲卽卽人以
附者約言 五子卷之七

爲竊自反無冠何傷惟貴自立充無穿窬之心至無往非義

人皆章○道心人心同根並蒂故有時有所不忍又有時有所
忍有時有所不爲又有時有所爲而不忍不爲恆少所忍所
爲恆多於是仁義之良遂無以自見然此所忍所爲之發必
有端倪而不安惟此不忍不安之發則油然而生沛然而出
其機皆有不能自己之勢所謂故者以利爲本本屬易達只
人自不能達之耳若從此順而長之使直達於所忍所爲之
地則無非仁義矣○推者達之原滿者達之量惟推乃達能
達乃滿充者其功達者其機也○仁者人心只得一個義者

人路却是多岐故不忍只以無害人括之而不爲則先以穿

窬舉其最後以穿窬之類括其几中以無受爾汝提其恥也

○無受爾汝之實六字連讀謂此慚忿而不肯受之實小註

謂致此之行則以爾汝之實四字連讀離却受字與上充無

穿窬之心句法不類斷非○貪貪彼之利昧昧己之良隱隱

己之欲忍忍人之欺○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几可輕可賤者

皆斷斷不爲故朱子曰大段工夫已周密了至於以言餽人

其事尤微而其理尤密蓋爾汝自外來其來之時必有不甘

受者此處推之猶易若餽人之心則自內出當時不見其不

當爲而且其理尤爲難覺然於此不充則機械變詐

之乃生而至於無所用聚故不可不察而悉去之也

言近章○此爲徒求之遠求之博而發○言淺鄙而無深遠之

趣固非善言然務爲高遠而失之荒唐則指趣反短矣守狹

隘而無廣大之規固非善道然務爲廣博而失之泛濫則勢

而無功矣惟語下而不遺上而近之中自有遠探本以該末

而約之中自有博乃爲善也○却解爾汝存乎言爾汝存乎

守莊列之言遠而不近墨翟之機博而不約

堯舜章○前章性之反之兩開平放便見之字是指仁義此換

一者字兩句遞下便見下句之字是指性反之是復其性○

此章論性反之異見湯武與堯舜終至於同不比前章論誠

僞之殊見五伯與堯舜湯武終歸於異。○動容周旋中禮上
半句性反之聖所同盛德之下下半句性者之所獨若曰反
之之聖動容周旋非不中禮然他有意求中惟性者則盛德
之下自然中非有意於中也反之之聖哭死豈有不哀然
他便有親喪自盡之意便是爲生者之禮當如此惟性者則
哀因死者生并非有親喪自盡之意也反之之聖經德豈有
或回然他便有兢兢保守天祿之意便是詩所云豈弟君子
求福不回惟性者自無回邪并未有保守天祿之心也反之
之聖言語豈有不信然他便有言顧行之意便是以言正其
行惟性者自然符合并非有行必踐言之意也。○詩于文王

言于祿豈弟于成王言于祿百福皆是保守天命非祿秩之
祿。○必信是總而計之悉而數之無有不信者非期必之必
。○性者聲爲律身爲度他行出來便是法所謂由仁義行君
子便要得天理當然處做個法則而行之所謂行仁義也。○
性之之聖與天爲一命不足道也若君子必修身以俟之。○
世亦有俟命者却不知行法若行法斷無有不俟命者。

說大人章。○此對當時遊士求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者而發
他說大人要求其富貴之條則已視其巍巍而說矣須知此
不是教之正是陰移而默奪之。○我得志我字非孟子自我
乃爲說大人者設身處地耳。○楊氏謬作孟子自我故置國外

○在我皆古之制是何等學力在彼皆我不爲是何等見識
這都是平日不在臨時。○古之制不但宮室之度器皿之數
等死規矩盡此制直從天命原頭下來有一毫踰越不得。○
堂高是階之高史言堯階三尺禮言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
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高至數仞過制極矣。

養心章。○有是人卽有是耳目口鼻四肢耳卽欲聲目卽欲色
口卽欲味盡人皆有而不能無此所謂人心也耳欲聲則聽
自當聽目欲色則視自當明口欲食則味自當正此道心原
卽在人心中心而不可相離非人心別爲一物而道心又別爲
一物也但人既有此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則便有自私之意

而私欲自此而生又便有聲色貨利之誘而物欲自此而興
始於有所偏向終且至於沉溺此其相因相引之故乃人心
之所以惟危而道心之所以惟微也當時溺於富貴利達全
不知養心者無論如告子輩欲心不動似亦知所以養心但
他不知性善根原徹底都銷他說食色性也仁內義外則凡
天命之品節限制皆去之而已無所爲道心矣認甘食悅色
之以我爲悅者爲真性則但有人心而且任其馳逐於聲色
貨利之內其爲欲也日益多欲多而又強制其心以爲不動
必愈膠擾而不寧於是懼言之足以動吾心也而勿求於直
使其心日昏懼氣之足以動吾心也又勿求其氣使其心日

加以甚昏之心孤立於無用之地以爲不動則其心直稱矣
豈有是養之之道哉蓋人心如月之有魄道心如月之有明
非魄無以爲明但魄長一分則明便消一分魄消一分則明
便長一分固不能使月有明而無魄然他明到滿處則但見
有明不見有魄非真無魄也魄不足以爲明之障而明愈足
以見魄之清此聖人之食味別聲被色皆動見天則而形色
皆天性踐形即盡性也朱子大註既曰人所不能無而諸類
又曰且要得寡以至於無蓋不能無者人心即道心之魄而
必至於無者道心既滿見有明不見有魄也若告子之不勤
心則僅有月之魄而已譬如晦朔之交無明直無月矣

附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聖

曾子章○曾子食必思親一觸即動原不待權衡措置而出所
獨所同是孟子推他所以觸動與不觸動之故在曾子固不
自知也

狂僂章○狂字是主簡字帶他病處說進取是他全身任士好
處全在此即論語所謂斐然成章也不忘其初謂只成得個
狂者這從簡上來即論語所謂不知所裁也若不簡則其進
取必能細細斟酌盡精微道中庸掩其言而不止於任矣此
數語孔子字字確當實已包其嚶嚶一節萬章只因圖述來
未深曉其說故下又叠叠問去○此一節只問何以思狂之
故○不待中道節明所以思狂之故帶一僂字後便發行承

夫○敢問簡簡狂之人○琴張○舉其人以實之○中道狂
僂固是天資然亦僅有學力但能學力亦隨天資一路上去
了孔子所謂中道必如顏淵始足以當之再問以下便算不
得故曰不得而與之○孟子引孔子語雖帶僂來故思其次
也句却只指狂應他何思何字○何以簡乃問狂之實○其
志節乃舉狂之實以告之○惟志大故言大正是舉其進
取光景○夷平也夷考如兌天平相似把他言行兩頭稱停
起來便見言一頭重行一頭輕了便是不掩言不是但能言
不能行也不掩言而不能自克即他不忘其初處○既有琴
張一班人狂者如何又不可得謂得而與之也他行不掩

附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聖

言仍不得而與之矣○又其次其字指中行又字帶狂者說
下非謂次於狂者○過我門數語萬章亦是圖圖述來未深
曉其說○此先問何以爲鄉原○何以是四句鄉原譏狂行
何爲一句譏僂生斯世也三句自明已志鄉原也未必真有
是言是孟子從他心上想由他不爲狂僂而爲鄉原之故一
個曰字直貫到也者字其志如此其言必如此其行必如此
故以是鄉原也一句結之而註云此鄉原之志此鄉原之行
不先分此鄉原之言一句也○論狂者即其言以見其志論
鄉原由其志以想其言也者字應何以謂是也字應何如斯
可謂要把全篇一氣讀乃得之虛瑣謂是鄉原也只頂闕然

一句非是閑然正是他媚法非之六句乃極言之他不露一點才不露一點氣并不露一點權術李相謂閑藏了媚處使人不敢以媚世目之與註以求二字不合。○原是謹厚疑未必害人又一鄉皆稱不會見害了那一個章但從賊字作解不會向德之二字認取也此乃問何以爲德之賊。○狂獯嚳嚳踴躍便有可非刺他却無狂獯不肯同流合汙他却肯狂獯真忠信廉潔他也似蓋但無非刺而不同流合汙衆未必悅即同流合汙而不似忠信廉潔則鄉之庸人悅正人不悅亦未必皆悅他如此做來則忠信廉潔似兼狂獯之美而又無狂獯之偏他立志在善斯可矣今既衆皆以爲善自家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聖

來真入神妙安得不自以爲是然而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與字從而與之與字來堯舜之道非一忠信廉潔所能至然真忠信真廉潔這真處便可引而進之今徹底已非何從入去且使天下都道此法極妙人只消如此豈不爲德之賊乎蓋鄉人原無深識故爲所惑然斯世皆鄉也二鄉如此天下可知世道人心都被他壞了。○稼書曰他同流合汙又無流與汙之迹若有迹便可非刺了。○程濤曰似忠信廉潔卽下似是而非。○依有辨才不義之事被他說來竟恰是義當如此利口說得極像全沒此事到他說來過真。○惡莠數句孔子本非一時語孟子一滾說來歸到鄉原真豈可悲可涕

接迹目前。○纔是萬古不易之常道自君臣父子之間至處一事接一物皆有當然之理此從天命上來原人人所有只爲世衰道微無王者建極於上而後處士橫議爭爲異說以汙之出處之民胸無主宰見他或似捷徑而易至或似卑近而易行或似新奇而可喜所以被他都誣了故君子而作於上必如堯舜之教以人倫君子而起於下必如孔孟之垂教萬世使此理如日中天萬民共見則邪說自不足以惑之矣。○孟子上篇終於好辨下篇終於反經蓋辨猶誅亂討賊之師反經則興王致治之本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哭

由堯章。○此章歷敘道統乃一部孟子大結束。○舊說聞知必賴見知孟子以見知自任重見知上非也試看孔子何曾仰仗望散文王何曾借徑伊萊况孔子祖述堯舜卽謂得統於文王尚不可謂無望散斷無孔子耶大意只說聞而知者遠而稍難見而知者近而稍易後有聞知當時必有見知近而易者無有則遠而難者安必其有乎全是一片慄慄危懼之意。○禹皋見知觀皋謨皋言慎德禹言慎幾可見太公敬勝之訓見於大戴散宜發倫之迪見於君奭猶爲近之者禹謨伊訓勉誥都屬偽書不足於信也要之孟子時古書俱備其所見者必多摭拾一二語正成掛漏况所爲知之者必有心心相印之妙豈在彙合影響一二字句哉。○孔子之見知

自當屬之類會但孟子只顧學孔子時地相近故欲自附凡
 知之列所謂未得為孔子徒予私淑諸人君子五教原有私
 淑一種原不會想到類會二字不是與他相較說他算不得
 見知必我纔好算見知後聖之起必有賴於我也○大註雖
 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然乃正見其有不得辭雖老憂後世
 遂失其傳然正以見天理民彝不容展滅百世而下必有神
 會而心得之者說無有正是說必有既以明其傳之有存而
 又以俟後聖於無窮體會入微若如今人說今無見知後必
 無聞知味同嚼蠟矣○憶予九歲讀孟子終至末二語痛哭
 彌日至今讀孟子至此二語及天下之生久矣一語猶未嘗
 不涕下也嗟乎深痛之語感人至此豈非正已酉冬十一月
 長至後二十日荆溪釣臺任啓運識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晁

四書約旨

四書約旨十九卷

禮部尚書德
保家藏本

國朝任啓運撰啓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編乃平
 日與門人講貫隨筆劄記之文其中如論管叔以
 殷畔謂管叔監殷在武王時有功引汲冢書為據
 之類亦間有所考證然大旨為科舉作也

翼藝典略十卷

〔清〕蕭正發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翼藝典略

十卷》提要

叙

制執一道自宋以來試士
子率首四書命題迄

昭代不改以其闡理道而

羽翼聖賢也顧理道由心

序一

造而事必書稽根本隆

傳与夫周禮爾雅家語左

國史記諸子詩著漢考其

出爰有標者用諸所命之

題古人所以云典雅也詳

縱不盡闡其畧亦足以
降調執林從車名家以編
不一有依四子書次序而
編者有專列人名而編者
有分門別類而編者有左

序二

圖右書而編者且有取時
文小學與典故題而編者
俾為孝子業之此摭括法
云備矣顧或同一時事而
前後分列或同一制度而

彼此分見學人繙閱聚括
參伍錯綜果能一索而賁
數乎庠序蕭居次方績學
篤行著書自娛晚年手訂
一編別上體裁綜述本撮

序三

諸子首以至重紀繼諸賢
紀唐虞三代紀春秋紀戰
國紀而歷紀終焉分為十
卷名曰翼統典畧蓋以羽
翼制統也行或翼之又亦

可翼也。詳靡也。姑從略也。而畧未始不詳。如五霸。詳其始末。而霸佐亦附不。死前後之分。列會同。詳其名義。而聘。陳。卒。不必彼此。

序四

之分。見以是為例。自可類推。姑題之時。兼提條貫。如取。如。携。耳。余。翰。院。修。書。立。歷。年。所。六。覽。是。編。雖。輯。古。典。實。運。已。意。而。快。友。徐。霽。

古人在簡而昭。裨益今人者。捷而要。奚以。方氏手訂。以訓兒孫。与學。在。於。上。六。十年。而備寫。以睹。記。在。近。千百。却。今。孫。等。与。同。宗。袁。

序五

良氏校讐。命刊以廣其傳。意良厚。而所叙於余。至。表。章。典。籍。之。功。雖。有。翼。而。行。耶。弟。達。

鑒天子頒十三經於諸庫四

書亦在其中士子當思明

燕

貴

乾隆四年五月

吉旦

序六

賜進士翰林院纂修寶錄

壬子廣東正主考北直

學政年家鄉眷侍生劉

吳執撰



皇朝典畧目錄

至聖紀卷之一

孔子始末

諸賢紀卷之二

顏子 曾子 子思 子貢 原思 子夏 子游

子路 冉有 子燕 公西赤 子賤 公西赤 伯牛

仲弓 聖壽 罕我 漆雕明 漆雕開 琴牛

高柴 南容 孟擊子 有子 孟武伯 南亢 舍長

司馬 弟子姓名 孟子

皇朝典畧目錄一

二帝三王紀卷之三

唐堯始末

虞舜始末 皋陶 后稷 契 伯益附

夏禹受禪始末 啓附

商湯放桀有天下始末 伊尹 太甲 太戊 盤

庚 高宗 傳說 紂 比干 微子 箕子附

周世系武王伐紂有天下分封始末 伯夷 叔齊

膠鬲 大公 周公 成王 管蔡 召公 原

叔 厲王 幽王 平王附

春秋托始

左丘明傳春秋

春秋紀卷之四

齊桓公稱霸始末 管仲相桓附

晉文公稱霸始末

秦穆公稱霸始末 百里奚附

陳氏

仁村附

齊景公始末 晏平仲附

陳氏亂齊始末

春秋紀卷之五

目錄一

春秋紀卷之五

魯三桓始末 臧文仲 柳下惠 臧武仲 陽虎

公輸子 孺悲附

衛靈公始末 祝鮀 彌子瑕 蘧伯玉 史魚

公叔文子 宋朝 王孫賈 孔文子 衛甯

王良 甯武子附

春秋紀卷之六

鄭子產當國始末 裨諶 世叔 子羽附

晉平公始末 亥唐 師曠附

楚成王莊王稱霸始末 令尹子文 孫叔敖附

吳越始末 楚子西 葉公附

宋襄公圖霸始末 向魋附

滕薛朝魯

戰國紀卷之七

韓趙魏之始 段干木 梁惠王襄王始末附

田齊初立 宣王 淳于髡 匡章 陳仲子附

燕王噲子之始末

張儀公孫衍相秦始末

春秋紀卷之六

目錄二

魯穆公始末 公儀子 池柳 申詳 平公 樂

子附

宋王偃始末 戴不勝 薛居州附

鄒穆公始末

人名總錄 白圭 宋經 慎子 楊朱 墨翟

高子 周霄 盆成括 孟賁 烏獲 奕秋

庾公之斯 尹公之他 子都 龍子 羿

逢蒙 羿 八士 接輿 夷逸 朱張 少連

子桑伯子 直躬者

尾紀卷之八

功爵 附庸 庶人在官

朝聘會同 爲擯 巡狩述職 述職圖

送往迎來 符節 成梁 關譏

明堂 明堂圖 靈臺

祖廟 昭穆 禘 禘嘗 魯禘 灌 時食

郊社 旅泰 祭祀

喪葬 諒陰

冠 嫁娶 媒妁 親迎

異統典畧 目錄四

射 大射之禮 鄉射之禮

冕 端章甫 輅 旌旗 皮冠 田獵

簋豆 器皿 瑚璉 耕助 築盛 牲殺 蠶繅

裘 象貉 絺絺 帷裳 明衣

尾紀卷之九

學庠序校

樂律 隔八相生圖 五聲八音八風圖 舞舞

零 木鐸 權量

曆時 夏時 日至 北辰

雲 風 雷 雨 霓 霜 露

禹治水 導水入海圖 九河圖

井田 貢助徹 圭田 廬市

時使 兵賦 建國 社稷 改火

詐獄刑罰 負版

尾紀卷之十

百工 車 輪 輿 軌 匠 梓 鐘 磬 鼗

量 陶冶

弓矢 函甲 劍 兵

異統典畧 目錄五

給事 既稟

百畝之糞 五穀 稼穡 山林川澤

醬 醢 鹽 薑 祭肉 酒 先飯 放飯

亞飯三飯 鬲 庖人

魚 龍 蛟 鼉 鰐 鼉 龜 蛇 蚺 蠃 蚺

鳳 雉 鴻 鴈 鸕 鶒 鸕 鶒 鸕 鶒 鸕 鶒

麟 虎 犀 象 兕 麋 鹿 兔 熊 豺 狼

頽 豚 犬 馬 牛 羊 豕 豕 豕

山石 寶貨 珠玉 皮幣 布帛 帶 屨

草木 場師 桐梓 杞柳 竹 桃李 蒲蘆

匏瓜

井 堂 宮室 樓 屋 牆 門戶 屋 漏

舍館 道路 舟 席

杖者 姓名 博奕

巫醫 禱 誅 讎

書契 御僕 妖祥 著邇 夢

纂疏典畧目錄終

纂疏典畧

目錄六

纂疏典畧凡例

一是書原爲舉業而編故凡四子書中所有典故名目特於經傳子史內編出來歷有片段而成章者得十卷俾幼學便於記誦成學便於省覽

一是書與備考圖考人物考多言書但彙故典而無文采或有一人一事而前後錯出者難於附記茲則一人叙於一處一事叙於一處如孔子事則於至聖紀內看弟子事則於諸賢紀內看以及帝王春秋戰國歷紀各人各事莫不皆然庶幾觀者一目瞭然便於舉業引用

纂疏典畧

凡例一

一是書有於經傳子史內全編者或有抽出一段者或有集腋成裘者皆其緊關切要足以備用故似割裂而非割裂

一是書首孔子次弟子者以回子書中原係聖門師弟言行事功故編之在前而唐虞三代春秋戰國則依年代叙列

一八九十卷爲歷紀者會集其事而紀之也如朝聘會同庠序學校等項分門別類彙於一處以便學者緝

閱餘彷彿

一書中凡人名用一地名用一文章緊關切要處用密

○密、

一是書至聖諸賢二帝三王春秋戰國厄紀分爲十卷其文約而該其事簡而詳學者未必無少補云

翼統典畧

凡例二

翼統典畧卷之一

廬陵蕭正發次方甫渠訂

男

維第及宣氏

廖陽弘謀哀良氏校閱

至聖紀

孔子始末

周封殷微子於宋微子卒嫡子早亡傳弟思衍號曰微仲記云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是也四傳至襄公熙熙生嫡子弟父何以有宋而遷弟屬公何世爲宋卿三傳生正考

翼統典畧

至聖紀卷之一

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以孔爲氏孔父爲宋華督所殺三傳至防叔避華氏之逼而奔魯遂爲魯人防叔之孫曰叔梁紇爲陬大夫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娶施氏無子其妾生孟皮病足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父以聖王之裔後不以年長爲嫌少女微在遠承父命而妻焉微在襁於尼丘之山懷妊十一月生孔子於昌平鄉陬邑而首上圻音鳥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云未生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以續紂繫麟之用信宿而去生之夕二龍遠室五老降庭聞鈞天之樂生三歲

而父卒。葬于防六歲為兒婦常陳豆設禮容。
初楚子王成章章之臺欲與諸侯落之召昭公公適楚。
僖子為介不依相儀及楚不能答卻勞歸僖子病不能相
禮乃謂學之荀儀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
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
也而滅于宋其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
戴武宣宋之三命茲蓋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倭再命而
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僖于是病于是以餼
余口其恭也如是臧孫純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

翼苑典

至聖紀卷之一

二

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
與何忌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
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
子是則是傲孟僖子可則傲也矣几子時年十七左傳註
云僖子卒時孔子年三
十五矣當以
三十五為信
年十九娶宋元音官氏二十仕于魯為委吏料量平二十
一為乘田一曰為畜蕃息是歲子鯉生適昭公以鯉賜夫
子榮君之賜故名鯉嗣是始教于闕里
母顏氏卒少孤不知父墓殯于五父之衢禮無殯于外京
殯于闕里人疑

問或有知取人曼音父之母誨以墓處然後何合葬於防
者告之也時孔子年二十四歲
一云十六歲母卒
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
死夫子成立久矣豈有終母之思不尋求父葬之地至
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魯必無室廬而
死于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忍為之乎馬遷為野
合之語此語蓋因之以為後世之戒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墓壙域也
封土為壙
也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
也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遽
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

翼苑典

至聖已卷一

三

修墓
毋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或笙歌
昭公十七年秋却子來朝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焉曰少
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却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
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
百官師表皆以雲為名號炎帝
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
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氏之
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鳳知天時故為鳥氏春分來伯趙氏司至
分去伯趙氏司至

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焔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

巽苑典義

至聖紀卷一

百川以其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孔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孔子自周反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遠方來受業者蓋三千焉

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馬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子曰必釐昭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曰釐王變文武之政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天災所宜加也俄頃果報釐王廟災公驚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孔子時年三十五時爲高子家臣錄以通于景公明年在齊聞韶景公問政孔子在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遂往而聞韶樂之三

月不知肉味初孔子在魯景公遣使來聘欲以廩卹之邑爲養辭不受曰吾言而君未行而先賜邑其不知丘也及再適齊公復問政而悅將以凡鄒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

巽苑典義

至聖紀卷一

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莫能殫其學當年莫能究其蘊史記作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欲止孔子而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反魯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使使問孔子子曰此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諺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諸國傷害人民惟齊有備不敗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辛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

井而獲狗何也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

蜺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罔羊時孔子四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

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傲組

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曰丘聞之昔禹致羣

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

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

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

何守也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禺之山者也為漆作四

吳越要畧 至聖經卷一

作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

長之極幾何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極也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

魯桓公之廟有欲器焉問者此何器對曰此甯坐之

器子曰吾聞甯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

至誠故常置之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水中則

正滿則覆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

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

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

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御市不貳價為四

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封不植行之一年而四

方則之公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

於是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土五

一山林二川澤三邱陵四牧

為魯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西墮

之下子貢進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始為政而誅之或

吳越要畧 至聖經卷一

者為失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

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

則不免焉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

可以不除孔子年五十一 弟子

初為司寇國人謗之曰犇裘指子而犇 力犇指投之無

戾鞞之犇裘投棄之無顧既而政化盛行有敗羊者沈猶

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能制慎潰氏奢倖

踰法鬻六畜者飾偽以儲價至是沈猶不敢飲羊公慎出

其妻慎潰越境而徙六畜無飾價耕者讓畔行者遜路男

尚中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哀哀章

實獲我所章甫衣惠我無私

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

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請具左右司馬至以會過之禮和兄弟畢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羽被矛戟鉦鼓譟而進

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兩君為好會更秋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感諸侯者罪

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歸而告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對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於是歸所侵魯之郕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年夏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鉏即犂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萊夷也以兵叔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也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感諸侯者罪

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歸而告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對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於是歸所侵魯之郕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年夏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鉏即犂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萊夷也以兵叔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也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感諸侯者罪

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歸而告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對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於是歸所侵魯之郕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年夏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鉏即犂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萊夷也以兵叔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也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感諸侯者罪

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歸而告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對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於是歸所侵魯之郕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年夏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鉏即犂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萊夷也以兵叔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也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與燕與魯

至聖紀卷一

十

與燕與魯

至聖紀卷一

十

子年五十二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

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即季氏將墮費費宰公山不狃與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遂墮費將墮成公欽處父

成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此門日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弗墮公

成弗克

我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終無還旋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祭仲據曰齊魯之故與魯子何不開焉事會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儀

用執鞭也用執鞭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此段出春秋傳與前段俱會夾谷事故有異同

孔子相魯齊人聞而懼將致地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於是
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一云舞文
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陳於魯城南臯門外桓子微服往觀
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謂孔子曰
可以行矣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
桓子奉受女樂三日不聽政却又不至膳組孔子遂行師
已遠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敗蓋優哉悠哉維以卒歲師已以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
羣婢故也去魯望魯龜山援琴操曰余欲望魯今龜山蔽

之魯手無斧柯何孔子年五十五

去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淵即顏家靈公致粟六萬
項之或譜於靈公公使公孫余假脅以兵仗一出入逐
去衛適衛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
謂昔與陽貨入也所主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主
人夫子貌又類虎拘焉五日乃使從者為竊武子臣於衛
然後得去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
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
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

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琤然
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時年五十七
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說此作雍雖孟姓名也參
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適曹
之結有未見好德如好色
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
樹弟子曰可以速矣曰天生德於予魋其如予何
孔子之宋主人有簡子者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之
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

書之不誦禮樂之不習是止之過也若以迷先王好古法

而為怨者則非丘之罪命之歌子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夫
子和之曲三終主人解甲而罷史記作適陳過也
去宋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
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
禹三十纍纍似喪家之狗子貢以告欣然笑曰形狀末也
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
有隼集陳廷而死梧矢貫之石磐也矢長有咫陳侯使
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

矢也。昔武王克商，通好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使永監焉。故銘其枯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婚，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末之故府，其可得也。果求之金櫝，如之。

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昔吾從夫子遇難

翼苑典畧

至聖經卷一

下

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夫。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此河

中牟佛肸使召孔子，子路不悅，已而竟不行。

將西見趙簡子，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家語作實，鯉鳴犢舜華三大夫

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子之不濟此命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已得志，則殺之，吾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如，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

與雲致雨，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于陳，作取操以哀之，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破卵，

鳳不翔，留慘乎心悲，還原。一作息，取一作操，一作繫，一作

又反乎衛，而有問陳之對，明日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復如陳。是歲夏，雲公卒。

魯桓釐傳廟燬，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廟當毀而魯不毀，故知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

晉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若相魯，必召仲尼。康子代立，欲召之，公之魚曰：昔吾

翼苑典畧

至聖經卷一

下

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

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

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有歸歟之嘆。年

自陳遷於蔡，明年自蔡如葉。有葉公問政及子路不對語既而返乎蔡

有語焉。

吳伐陳，楚救之，聞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將往拜禮。陳

蔡大夫謀曰：孔子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乃發徒役圍於野，絕糧七日。藜藿不糝，講誦綴歌。

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吾未
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
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且芝蘭生於幽
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子
路出子貢入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
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
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

冀苑典畧

至聖紀卷一

宋

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
入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
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推而行之
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
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來迎
然後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
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
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
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

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
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
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之佐非楚之福也
乃止

楚昭王渡江一物觸舟舟人取之使使問孔子曰此萍實
也可剖而食之惟伯者能獲焉問曰何以知之曰吾昔之
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
日剖而食之甘如蜜是其應乎

是時有接輿之事孔子復反乎衛時年六
十四有正名之議六十六夫人示官氏卒

冀苑典畧

至聖紀卷一

宋

孔子在衛哀公以幣如衛迎孔子而不能冀乃作卽陵之
歌曰登彼卽陵刺施以音李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迷
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粱甫迴連
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維以永嘆涕洟
潺湲

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薊蘭
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與衆草伍乃作倚蘭
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
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間蔽不知賢者在

紀述遺一身將老此操一字不為蘭後轉愈擬之曰蘭之天之發其易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實賢齊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觀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宗

孔子聞螭蛄之聲曰政尚靜而惡譁也歌曰達三十里螭蛄之聲猶尚在耳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夫也申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吳苑典畧

至聖經卷一

六

哀公問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正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鄉音音索弱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齋難齊音難也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

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叔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蟄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人之流言不極終不斂其威威容不習其謀謀不待嘗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立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

吳苑典畧

至聖經卷一

七

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荆竹圭窬穿牆為小戶上達戶甕牖如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達世士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悠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陶瓦之棄其初則圓割而為四則方毀其圓以為方合則復圓

古涵於中，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不與謀而靜，而正君上，弗知也，羣而翹過而諫之也，又順於外，靜而正君上，弗知也，羣而翹過而諫之也，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而

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戴記注李氏曰：儒行，國時素士所以高世之節耳。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曰：哀公輕信孔子有為而寬，故多自奉，大以損其君此意。所謂孔子者哉。魯終不能用孔子，乃序書傳禮，刪詩，正樂贊易，修春秋，以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年六十，卒，按國志：生於魯公九年，既長，魯昭公以魯聘之，稱病不行。年五十五，哀公十二年卒。若在孔子，則之侯也。期而猶哭，子聞之曰：雖與哭者，門人曰：也。孔子曰：唯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初，孔子之衛，過舊館人之喪，入而哭甚哀，使子貢脫絰而

而行禮不知聖人之心
則于其誠不於其物也

伯高死於衛赴與計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

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

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

而來者勿拜也爲子貢而來則生之禮在子貢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子曰二三子

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吉事尚左

尚右

與苑典畧

至聖經卷一

止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苦枕干不

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闘曰請問居昆弟

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闘曰

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

倍其後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首悲憫

也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亦與其易

孔子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

瑟張而不平竿笙脩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筦荀虞其曰

闕器神明之也謂以神明之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

子曰有毋過禮不可以當苟亡矣斂首足形還屍葬縣棺

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脩物而不可用也謂夏之用

爲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也幾於用殉乎哉人用

器之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以泥芻靈自古有之明

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于用

與苑典畧

至聖經卷一

止

人乎哉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齊二邑名之間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

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

也橫口廣直口輪下則僅足以既封左袒右還旋其封且

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左袒

陽之變右還

陽門宋國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

陽門宋國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

之規采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圖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音自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徵言徵不稱以上十三條在言在不稱二名不偏諱謂可單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與為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觀門門西而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

意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然後飯腥以生稱而宜孰已熟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

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音巢巢未有大火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

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為刑範合土為陶器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煉以烹以炙以為醴醕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大古無酒用水行禮後尊醴醕在戶酒之一宿之醴齊醕即周禮五齊也案醢醢即周禮醢醢酒存堂成而紅赤色也澹酒

在下即周禮沈氏成而津沈也陳其犧牲脩其鬯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穀與其越席蒲筵布以嘉肴密覆尊七衣其綈帛祭服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食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合於冥漠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邊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善此禮之大成也

孔子曰我親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猶非

吳苑典畧

共

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世守天子之事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賓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先正身而用以正人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

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義而而惡其生。肥不義而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開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非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而慈讓去爭奪。含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

翼燕與畧

我

亡貪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
 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會
 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
 之秀氣也故天乘陽垂日星地乘陰藏於山川播五行於
 四時和四序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
 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音旋相爲本也五聲六
 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酸苦辛鹹加滑與甘是五味六和也十二
 食十二月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青赤黃白黑并天五爲六章十二衣
 十二月之衣如春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

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
 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限
 十二月之分限不。職則事皆得其時。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
 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
 陽爲端。故情可親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
 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
 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正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
 有考。成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治人情如治國則人皆有道向本
 之所如室。之有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用也何謂四靈。麟鳳

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鰭音條魚之大者不冷
 鳳以爲畜故鳥不獮飛麟以爲畜故獸不狘
 爲畜故人情不失龜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繇瘞繇
 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享有職禮有序故
 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禘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
 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
 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
 王崩巫而後史卜筮瞽瞽爲樂師侑侑爲四輔皆在左右王中心無
 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

百貨可極。此不愛實禮行於宗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極大曰大未分曰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於命其官。主於天也於分。其居。在人也。曰養。音義禮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人事當然之義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地順人情之

大實也。故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
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
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
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治人情以禮爲先。如治田者先以耒耨耕之也。陳義以種
之。陳事制宜。如隨日之宜而種也。講學以耨之。理明欲去如耨之去草而養苗。本仁以聚
之。播樂以安之。聚之是利仁。安之則安仁矣。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
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事以
仁之節也。協於義、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
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耨而耕也。爲禮不

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道小臣不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肥者充盛而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無不足之意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不至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

翼苑典

至聖紀卷一

三十

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此下皆發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順民情者如居中原故民不困故民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須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如晉時恒山大樹自根下有壁七十丈七十三皆光色稍奇又張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數龍

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皆可俯而闕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孔子讀易至損益而歎子夏曰夫子何歎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

翼苑典

至聖紀卷一

三十一

孔子嘗自筮得賁有愀然之狀子張進曰師聞賁吉卦而夫子色不平何也子曰以其雜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觀鄉射喟然歎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於是與門人習射於獲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塙焉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髦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

在此位、蓋去其半、序黜又揚、譚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
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不有此在此位也、蓋勵僅全有存者、
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
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似玉何也、子曰、

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緻密以栗堅智也

蕨而不剝傷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揚而長也

其終訕然樂也瑕玉之疵也不掩瑜玉中瑜美者不掩瑕忠也乎尹

正也又尹當作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

至聖紀卷一

地也圭璋特達德也疏曰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德通達不加餘幣也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詩云：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縈淨精微、易教也、恭

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敦厚之

於書之失記、務於知遠樂之失奢、廣博浩大易之失賊、精

之失則禮之失煩則失之煩春秋之失亂且或召亂其爲

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
疏通知遠而不誣、

則深於書者也、廣傳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淨情

翼苑典畧
至聖總卷一

114511

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戴記註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者賊煩亂之失豈大經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也。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

侍辭不辦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

曰吾以六子自厲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

翼苑魚目

至聖總卷一

三三

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

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子曰志

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

馬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

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

此之謂五至。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

體之禮無喪之服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

之敢問何詩近之子曰風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

速、不可_音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

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服習也，言
三無猶有五無聲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達達，無
者其發其義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
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間四方，無體之禮，日
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
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異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
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子曰：泰三無私以勞
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

子夏歟，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此亦美言王
於此，應氏曰：爲高生賢，本于文，武德
洽四國，本于大王，其積累豈一日哉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小使哲
存齋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五竹說五量，撫萬民，度
百姓，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之戰，戰於阪泉之野，
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
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
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
以生民，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淵而有謀，疏通
以智，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
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都，南至交趾，西
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
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
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順
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
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
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
化，宋語所載，宰我問五帝德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

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
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
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主終
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大皞配木德王炎帝配火德王黃
帝配土德王少皞配金德王顓頊配水德王康子曰大昊
氏其始之木何如其始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
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
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
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
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
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大昊之屬配焉亦云
帝從其號皆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
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
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官各以其所能業
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稱帝康子曰
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愛者皆王
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
德王色尚黑金次水殷人以水德王色尚白水宜尚青而
尚白者通山

之尚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木次火康子曰唐虞二帝其
所尚者何色也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火次土舜以
土德王色尚青土宜尚白而尚青者以上班于四
仲尼嘗祭奉薦而進進于其親也慈也親身親執事其行也
趨趨步也足也足也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
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容也
也非所以漆漆者容也容也自反也修言自容以遠若
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及于神夫何濟濟漆漆之
有子言我之自祭何有此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悅愜之有乎此言
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入而設饌作樂既成主
人薦豆俎復序禮樂備百以獻酬往復此時之助祭者各
以威儀相尚何復有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其當也上
此悅愜交神之心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其當也上
辨經傳者未錄亦從之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
祥家語云孔子視之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
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毋顏氏繫角之故猶在乃因魯史記以作春秋舉魯世莊
閔信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之行事據魯親周其文約

其肯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貶之曰子。晉文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諶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亂賊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

翼苑典畧

至聖紀卷一

夫

於東階之上。則猶在作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作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湯子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為律法。子貢曰。君其

四月己丑年

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也。益寢疾。七日而沒。魯哀公

年七十三

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子一人以在位。

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失志為昏。失所為怨。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方稱一人。死而能誄。其非禮亦過矣。

公西赤掌喪。兼用三代之禮。以尊師。且備古也。葬魯城北泗上。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與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馬鬣封者。他而易說。馬鬣。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皆心喪。

翼苑典畧

至聖紀卷一

子

三年。羣居則經。出則否。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有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射。太飲於孔子冢。故所居堂。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世世勿絕。大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

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孔子修述六經既成經成齊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

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跪而受之孔子疾謂子貢曰端

門當有赤書候之果然書曰趣作法孔聖滅周姬亡慧星

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子貢以告因往觀之化

為赤鳥飛去蓋緯書也

漢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聲乃止

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孝經

漢鍾離意為魯相付力曹孔新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

廟側壁時有張伯隆堂下草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

翼統典畧 至聖紀卷一 九前其堂下林有懸

召新問答曰夫子竟也皆有丹青人莫敢發意曰夫子

遺篋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

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簡會稽鍾離意壁有七

伯懷其一意即

召問伯果復焉

翼統典畧卷之二

諸賢紀

顏子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父無繇字路一作繇聚齊姜氏

回天資明睿甫成童即從遊於孔門年廿九魯城東防

山之陽聚來燕氏生於魯四死時孔子年六十一

伯魚五十先孔子卒李時孔子七十據此則以回先

未死矣似與論語所云不合大率家語所載年歲多少

一子六歲孔子始教子淵里而受學焉顏淵與既祥顏

孔子北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使各言志子路曰由願

得鼓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墜於地由當一隊而

敵之攘地千里舉旗執戟由也能之子曰勇哉子貢曰賜

願使齊楚合戰濟滸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看衣

白冠陳設其間釋二君之患賜也能之子曰辨哉回退而

不言子曰回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舜

不共國而治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

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以為農器放

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贖之恩千歲無戰聞之患則由無

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

定公問曰子亦聞東野畢公御者莊子之善御乎顏淵曰莊子作若則善矣其馬將佚矣昔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己所以知佚也故曰烏窮則喙蹶窮則攫人窮則詬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仲尼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二

心齋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莞然曰何謂坐忘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志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心齋坐忘亦非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辨亦

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位而民蹈乎前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其父點命參之楚受學焉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毋以手搯與拒臂參即馳至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辭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

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嘗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納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為孝乎曾子還造孔子謝過孔子因之作孝經曾點史記作歲字曾家語記其時禮教不行欲修書焉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參者而殺人人告其母曰

曾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 織自若有頃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子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治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於親敢不敬乎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四

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遠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能通乎道故授以一貫之傳出韓詩外傳 曾子論孝十篇見大戴記八篇七又述所傳大學作傳十章

參後母過參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用命况大事乎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孝己事親一夜五起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痛而不盈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養其德教

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嘆而虛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童子再言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動卒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樂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五

席未安而沒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遠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年卅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曰尚書虞夏數四篇晉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蓋復深與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爲知者

稗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朔不悅而退曰：「穉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四十九篇，其存於禮記者，乃一篇。餘有子思子七卷，又賈述曰：孔假篇，弟子宋懼家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歸之，學庸皆子思作也。其說未詳。

去魯適衛，居貧，緇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常有友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受也。或曰：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六

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飯不彘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矣。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貧而飲宴，非義也。豈以為介哉？」有齊反衛，衛君館焉。子思曰：「臣欲報君以進賢，而君弗能也。」君曰：「誰賢？」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曰：「必以實。」對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農夫之子，無所用之。」對曰：「臣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曰：「變嘗為吏賦。」

於民而食人二雞卵，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匠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

魯人有公儀僂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請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後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七

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歸乎君之庭矣。臣又安得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乎？」魯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問之。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對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毀，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

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曾子謂子思曰後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他室母出廟外不得哭于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禮為出母齊衰於期而為父後者無服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後則安能為後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後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齊景公問曰子何師曰師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公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公作

邑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之渴操漿飲於江海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論衡云子貢自謂過之三年自知不及

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而可以息哉曰則願息而事親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而可以息哉

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孟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虞賜悅與不若已者處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

和隱公來朝子貢親焉和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焉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相朝而皆不度不合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明年定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京公七年代

齊田常欲作亂憚高閼鮑晏齊四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謂門弟子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與

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公孫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常忿然曰：「子之所難入之所易。子之所易入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高高則有高功而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故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千鈞之重。加銖兩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

齊大利也。救魯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知者不疑也。吳王曰：「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焉。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救魯伐齊。而曰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士

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勾踐頓首曰：「孤不料力。乃與吳戰。棲於會稽。瘠入骨髓。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敝於戰。士卒勿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諫死。宰嚭用事。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驕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吳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後。

滅吳必矣。越王大悅，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受，遂行報吳。王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居廬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以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對曰：不可。夫空人之國，而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乃謝。越王遂發九郡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鋒，不可以勝敵。今齊與吳戰，戰而不勝，越必亂之；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果以兵臨晉，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遂江襲吳。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越遂亡吳。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孔子曰：夫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十一

吳徵會於衛。時哀公十二年，吳子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束錦以行，見大宰嚭，語及衛故。嚭曰：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仇也。合諸侯而執衛君，或者難以霸乎？乃舍衛侯。大宰嚭召季康子。時康子會吳康子使子貢辭，語曰：國惡道長。言惡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不可。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十一 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冠也，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戴子貢見吳大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知也。大宰曰：山林也，百姓各足其利焉。大宰曰：子增夫？子貢曰：夫不可增也。賜其猶一累壞也。大宰曰：然則子有可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哉。大宰問夫，子貢對曰：亦當。在康子使子貢辭之時。衛將軍文子問弟子之行，子貢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出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

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怨焉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其言循理材任治戎伸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公西赤之行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伐不傲無告顏孫師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德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言偃之行也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者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十一

物而勤已冉有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一日三復白圭宮緇之行也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敬齋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高柴之行也

子貢廢著弟子傳作廢舉謂賈歸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

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大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

而益彰者乎子貢山挺斗統目而奇異相性至善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原思

原憲字子思宋人一日魯人少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楠桑而無樞以桑木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中紺而表素著紺衣于內軒不容巷而往見之憲楮冠蓑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捉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何病也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慙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憲清淨守節貧而好道孔子卒後憲退隱居千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十一

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篤信夫子以文學著家貧衣若

懸鵲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

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

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又曰商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

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曰爾亦何太於詩也問知詩之對曰

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

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

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子曰南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吾見其表未見其裏子夏習于詩今毛詩序其遺說也又曰南受易

春秋于孔子公羊羔殺栗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者在禮志并世稱子夏易傳

嘗返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秦三朶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者問諸晉史果已亥衛人以爲聖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以哭甚故喪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

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孔子使教授于西河西河人疑

翼義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七

以爲夫子教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文侯師之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游

言假字子游吳人少孔子號爲知禮以文學著既已受業

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治魯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

子游侍夫子曰敢問禮子曰如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閭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祿有禮故武功成偃退而學禮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楊裘而弔也主人既小飲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

夫夫是也

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麻衰之麻經以雄麻布爲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遊又辱爲之服敢

翼義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七

辭子游曰禮也初惠子廢通于虎而立廢子故子游特爲非禮之服以譏之非真禮也文子

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遊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

子退扶適于南面而立立喪主之位曰子辱與彌牟之弟遊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將軍即彌牟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

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豈常不知

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言喪禮常不知其何為而然，今見孺子之號慕，子游曰：禮有微情則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是。孺子之慕，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微猶殺也。應賢者過于情，故立哭踊之起，表經之物，使有徑情而直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愜，愜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此所謂樂極生哀之情，即踊皆本于情。聖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人于是為之節，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蓆翼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真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十九

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珎珎，婦人捨珠珎，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何？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於天雨乎？浸也，以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

子路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有勇力，初見夫子冠雄雞冠，志抗直，少孔子九歲。

佩假豚，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夫君無諫臣，則失正；士無教友，則失聽。御在馬，不失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人受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十九

操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甲，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為蒲。在衛大夫辭孔子子曰：蒲多壯士，又難仕，然吾語女，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眾，恭靜以正，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何也？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俱闢，溝洫深治，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

倫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

軍蒲爲水備，與民修溝壑，人與之單食，一壺漿，夫子使賜止之，由不悅曰：「是止由之，行仁也。」子曰：「女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私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矣。」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相而坐，列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二十

路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鮒索，幾何不齋，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

小知射

音亦和

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知，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地，叛君而濟其言，是義之也。」

是以不爲義，由弗能。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奉中聲

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

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

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者

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今由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北鄙

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體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

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

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十一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

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爲衛孔悝之邑宰，蒯瞶入衛，劫悝而強與之盟，以逐

輒而立瞶。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

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子路隨而入，造蒯瞶。瞶與

孔悝登臺，子路曰：「君馬用孔悝，請得而殺之。」瞶弗聽。子路

欲燔臺，瞶懼，乃下。石乞、盪廩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

哀公十一年齊使國書高無平帥師伐魯及清也齊季孫謂

三十一

五十四

經 178—353

戰而能默。心不欲戰。曰。驅之。言驅馬。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樊須字子遲。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康子謂冉有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求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

子曰。我欲召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人間之可矣。事以告哀公。以幣召孔子。自衛反魯。

子張。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性重。承寬冲而不務立仁。是之行。故子貢與之。

子張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五

以爲。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師曰。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特。人有失言。勿特。角之。

不善。勿遂。行事勿留。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從矣。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雕文皆爲龍。

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雕文皆爲龍。

於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

子張病。召子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爲子張死。賜殷士也。族禮。英士飾也。諸侯棺之物。以丹。有之。布爲之。雖者。爲好。時之。交結于棺之。四角。

公西赤。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夫子曰。二三子之欲習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夫子之喪。公西赤爲志。記焉。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五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夫子曰。二三子之欲習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夫子之喪。公西赤爲志。記焉。

子賤。子賤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子曰。毋迎而距也。迎。拒也。母望而許也。仲望者。許之則失守。喪已距之。則閉塞。人與我。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謹承命。頒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鈎道二焉。請以送子。

可測也。子賤曰。謹承命。頒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鈎道二焉。請以送子。

乎。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鈎道二焉。請以送子。

夫極音及手。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名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力至單父。請者老而與之共治。

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于賤從旁引其財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慮之。辭歸以告魯君。君曰。子賤恐吾擾之。使不得行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毋得擅發單父。子賤由是出黃昏抄。

宓子治單父。齊人攻魯。過單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令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主

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可不哀我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蹶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今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矣。

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是小民附矣。猶

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交友者十有二人。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有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家語作孔蔑。字子蔑。孔子與宓不齊倍仕。孔子過孔蔑而問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得而亡者。三王事若讐。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主

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孔子不悅。過子賤而問如孔蔑。對曰。始誦之。今仕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無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曰。君子哉若人。

巫馬期

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期史記作施。少孔子三歲。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

佚任力者勞也

孟馬期與子路新於鄭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
脂車有乘餽於輶即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
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
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子不知子
款子路難負薪先歸

伯牛仲弓

冉耕字伯牛魯人白虎通云伯牛危言正孔子為司寇以
再耕為中都宰冉雍字仲弓伯牛之族也少孔子二生於
不肖之父嘗問於夫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
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子曰聖人之治化也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二天

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
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

閔子騫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
色子貢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損出
燕陵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磔以學外為之陳王
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裘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
攻胸中而不能任是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
顧二子之切磔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

旂裘旃相隨視如墮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惟是不仕大
夫不食汗君之祿季氏召為費宰弗往

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
之具猶御馬之有御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
善御馬者正御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
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得法正其百官以
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古之御
天下者以百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
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嚴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无

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故曰御
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出家語觀子騫初辭費宰而後復為費宰事不可考
但以存夫子與閔子論政之言故錄之閔子幼喪母
為後母所苦冬以蘆花衣之其母生二子則衣錦御父
車身寒失期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之欲出後母損曰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寒逐止母為改悔待三子如一
後親喪見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
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閔子哀
未盡低飾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宰我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嘗問於夫子曰君子尚辭乎子曰君
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嘗

使於楚昭王問之宰我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貶歸以告夫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章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莊齊爲臨菑大夫史記記其與田常作亂夷三族非宰予也宰予墓在曲阜縣

澹臺滅明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貌醜夫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夫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家語又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故夫子云云滅明費千金之璧渡河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壁右操劍斬蛟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輒躍起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悔意道子書七十二殺應以斬蛟故意爲之子羽子羽江弟子欲殺之曰蛟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殺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燕人少孔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蒞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執其書曰斯未能信通志云古有漆雕開韓非稱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同事者有漆雕從字子文漆雕後字子欽從史作從父後作從

琴牢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爲友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莫然有問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

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爲人倚子貢曰臨尸而歌禮歟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具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使女往弔之丘則陋之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于世俗之禮以觀衆人

又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繫以爲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來將將殺之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是使子言不信子將死之以周終也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可也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繫於闕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而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繫所以見賊皆由宗君子不食奸知公孟不善而受其讎是食奸不受亂許豹竹裏是受亂不爲

諸賢紀卷二

利政於同也。和不以回事人。知難不告是不濫不義。周事齊

不犯非禮琴張乃止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俟十代孫也。少孔子四十歲。自見孔子，未嘗越禮，爲衛士師，譬別人之足，蒯瞶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

將矣。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所以樂君也。孔子曰。善哉。爲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

子羔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爲衰。成人曰。蟹則續而蟹有筐。蟹有筐。以爲筐所以盛絲。蟹已。范則冠而蟬有綖。范。蟬也。有似冠。蟬所以飾冠。蟬冠而子羔爲之衰。兄死必衰。成人之服。衰非爲兄也。爲子羔而已。子羔莖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償也。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通。

翼軌典畧

諸賢紀卷二

而葵後難繼也

子蒲卒哭者呼城城子蒲名喪禮復曰哭者改之

南容

南宮适字子容又名縚即仲孫閱也又曰南宮發叔
與孔子俱至周與聞老子之言遂三復白圭云
敬叔嘗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及反載寶以朝子曰富
而不奸禮缺也敬叔以富夜矣而又弗改吾怒其有後
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載焉辨者謂述又名縚又
說與何忌俱倍子子又稱仲孫閱天下豈有一人而四
名乎觀其載寶而朝其人豈能謹言而世清不廢世二
亂不汚者遂以南宮敬叔與南宮發叔兩人未知是否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縚曰：「爾無從從。」
爾爾也。縚蓋棟以爲笄，長尺而縹八寸。縚去縹而露其母也。縹，髮謂之縹，以布爲之。
皆齊衰不杖，期當用縹木爲之。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公宮桓僖災。
桓僖，公之左。司鐸，書出御書也。
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禮書以待命。
校人掌馬，侯于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校人者，掌馬也。
使四相從中車脂韜，韜者，以百官官備府庫也。
守官人肅給，防有濟濡帷幕，用而濟之。
鬱攸，火從之。火，聽氣爲蒙耳公室，以爲物。自大廟始，外內以悛，以收教之助。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

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惟是周禮在魯，典籍不亡者。
敬叔有焉。
昭公十一年，孟僖子會卿子盟于授祥，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華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氏之從，反自授祥，宿于遂氏，遂氏生縚子，及南宮敬叔于泉邱女，其係無子，使字敬叔，遂使二子學禮於孔子。
孟縚子，會城成周，僖得虎，使西秦巴守之，縚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縚子求虎，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縚子怒，遂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傳曰：『夫子不忍，又豈忍我子乎？』」

縚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樂侮，謂之四隣，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先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入于於耳，是非樂侮乎？」

有子

有若字子有一字子若，魯人，少爲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嘗問于曾子曰：「聞喪，失位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游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

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曰：『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役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

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子狀似孔子相與師之如孔

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一作子路

期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曰詩不

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

竟不雨一載子路問其故于夫子子曰昔月離其陰故

商瞿人年長無子其母為更取室夫子使瞿之齊毋欲請

留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家語

雜字叔魚齊人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問夫子何

引夫子之言告之使勿出妻二年而有子敢問夫子何

翼執典畧 諸賢紀卷二 子無以應遂避師席

以知此子不非夫子知瞿之有子無以應遂避師席

字子本時好 易孔子傳之 孟武伯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少孔與孔璇史記述侍夫子執筆記

事孟武伯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

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陳亢

陳亢字子禽二字子亢陳人陳子車之弟子車死於衛其

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亢至以告曰夫子疾其

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

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之

為之也於是弗果用或曰陳亢子貢弟子觀其兩問子貢

子又載子貢問多言有溫乎墨子曰蝦蟆蛙居日夜而

鳴舌乾喉然而不聽今鵲雞時夜而鳴天下報動多言

言之時 公治長

公治長字子長魯家語記其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

云夫子之取長取其非耻也非為其能忍耻也記者因

所以取長者也 留青日札云世傳長能通鳥語禽而

聞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治長公治長南山有

翼執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七

虎獸耳不食肉我食肉當重取之勿使傷其角乃以

山中果得食之有餘及七只氏往跡之得其角乃以

倫說之魯君魯君連繫之未幾長在獄舍復呼之

曰公治長公治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澤山傍

至禦之勿使侵長語獄吏白之魯君君如其言發兵

受爵 司馬牛

司馬耕一作 字子牛宋向魍之弟也魍之寵害於公公將

討之未及魍先謀公公知之召皇野司馬子仲及左師向

魍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魍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

衛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魍出於衛地奔齊陳成

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於魯卒於魯郭門之外魯人葬

弟子姓名

公皙哀字季沉一作沈沉一作沈鄭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

秦商字丕茲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史記字子騶顏刻爲僕

冉孺家語字子魚顏辛字子柳俱魯伯虔字惜一字析

公孫龍一作龍字子石曹卣字子循泰祖字子曰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

吳城字子借史記字子哲衛人公孫該字子之一作公祖

廉潔字子曹史記字子公西與史記字子上

蔡植字子期宰父黑字子黑史記

公西蔵字子尚冉季字子產

懷驥赤字子從史記懷作襄石處字里之石史作后里之

懸寶一作字子象秋黑字皆衛人

蒲澤字子秀秀史任不齊字子選楚顏澹字子聲魯

公肩一作有字子仲史記原桃字子結一作元

公肩一作有字子仲史記原桃字子結一作元

秦非字子之魯漆雕從史作字子文

燕級史記字子思魯公夏寧史作字子樂魯

勾井疆一作字子步叔梁字子車齊

石子蜀字子明史記施之史記子常

邾邴字子飢史記飲作

申續字子周史記申續或以爲樂字樂欣字子聲魯

顏之僕字子叔魯漆雕咬史作字子歛魯

懸成字子橫史記顏相史記字子裴魯

以上諸賢自顏魯而下其有言語行事見於經子史者亦間錄之從其畧也其無可致者俱就家語史記所載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

姓字而附錄於此

孟子

孟軻字子輿一字軻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

人父激公丘氏生孟子母夢神人乘雲蓬龍鳳自

之忽見片雲墜而爲時聞聲見三歲喪父始舍近蓬廬

戲爲慕間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傍戲焉

賈衡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旁乃戲謔

祖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爲子矣稍長就學而歸母方

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

學若吾斯斯織矣。軻懼旦夕勤學。

請見子思子思見之命子上待主禮敬甚崇既退子上曰

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

而敬之何也子思曰然昔吾從夫子於鄭遇程子名本稱

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達國

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

猶可况加敬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太不

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

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聖

高於人人不敢侮非其高遠乎

問子思救民何先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教民亦仁義耳

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

樂為亂也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史記以軻受業子思之

親受業於子思但以距孔子之年考之必子思卒後孟

子乃生故曰私淑諸人韓詩外傳云孟子既受業於

私室妻歸居孟去戶視之不悅曰其母曰婦無禮

請去之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

今妾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曰禮

之義蓋不容宿請居父母于是孟母召而謂之曰禮

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

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汝往無五之處入戶不有聲是

孟子曰江漢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山另於邱陵者高大

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邱陵則跛

乎步其顛

又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

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

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

以厲心

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慮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

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聖

之道也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道梁梁惠王不果所言

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一云惠王三十五年厚幣招賢

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孟子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

得而憂色何也對曰軒關之君子稱身而正位孟子曰

憂也孟子曰婦人之禮精五飯齊酒漿養姑舅婦衣室

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亦無擅制之義而

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壯則從乎夫夫

死則從乎子禮也故今子成人也而惑者矣子行乎子儀

我知我體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出然女傳

當是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亦貪田忌天下方務

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

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復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休

七篇韓詩外傳久載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詩于見休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聖

畢孟子之子也然又有孟季子則似同爲孟子之弟

翼苑典畧卷之三

二帝三王紀

唐堯始末

帝嚳高辛氏元妃曰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踐巨人跡而生

稷次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次蘭秋

祈於高禘有飛燕之祥而生契次常儀生子摯摯立而荒

淫無度不修善政堯年十三佐摯封土植穀封於陶十五

改封於唐年十六諸侯廢兄摯尊之爲天子立之始庶姓

伊初都於平陽之安邑稱陶唐氏以火德王其仁如天其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黃收冕純緇衣彤車白馬茅

履茨不剪樸桶不斲素題頭不析音離刻大輅不畫越也

席不緣大羹不和飯於土簋飲於土銅布衣掩形鹿裘禦

寒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

我陷之也遊於康衢路五達曰衢兒童謡曰立我蒸民莫

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尸子

於我有何在位七十載歲也言一歲不復載也夏德政

力哉方叶在位七十載歲也言一歲不復載也夏德政

清平比隆伏羲鳳凰巢於阿閣景星如半月出翼軫朱草

日落一葉月

小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以知命

命義仲義隆

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岳之職又管屬

帝王紀卷三

二

佈大承也、

然其事似難信射日之說尤誣姑野以備

採

命義仲義隆

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岳之職又咨議

帝王紀卷三

111.

大風、大風、大風也。

四、

伯並附

五

謂之

堯殂之後舜仰慕之坐則見堯于牆焉食則覩堯於羹焉

淮南子曰臯陶瘠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

師曠瞽而為大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又曰、皋陶馬、

此獄明白、察于人、情謂、如馬口也。

初帝譽元妃姜嫄、踐巨人跡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

于初欲棄之、因名曰棄、生民之詩之所為稱也、棄為兒時、

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殺及成人、每相地之宜、

穀者、稼穡焉、舜命為后稷、稷為農官之稱、后有爵土之號、

也有功封於帥、詩曰、有帥家室是也、別姓姬氏、

舜命契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是也。古禮、玄鳥至、祀高禘、折子、世傳帝譽次妃有契、契與

姓氏之女、商狄吞玄鳥墮卵而孕、契者、妾也。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於唐虞夏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孫相土、佐夏有功、著於

商、詩稱相土烈烈是也、四傳至冥、為夏司空、勤於官事、死

於水、禮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是也、七傳至天乙、履為成

湯、

益名大費、父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所生也、舜攝政、以益

為虞官、以朱虎、熊羆為佐、主虞山、澤辟鳥獸、魚鼈不可勝

食、材木不可勝用、而虎豹犀象、龍蛇之屬、不為民害、禹為

司空、與益奉舜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竹山、表木

任土、作貢、禹功告成、帝錫玄圭、禹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為

輔、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卑、施乃賜之、姚姓之女、是

名伯益、一曰栢翳、賜姓嬴氏、及禹禪位、益任之政、詳方山

公于二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為翳、則又從翳、豈疑而

未決、故於陳杞世家、叙伯益與栢翳為二乎、羅氏路史

則楚滅麇、時秦方盛於西、咸文仲安得云、秦陶不祀

氏、則二百有餘歲矣、禹又易從而薦之乎、

益生子二人、長大廉、傳至仲衍、世有功、以佐殷國、衍之玄

孫曰仲雍、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

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

廉為紂石、石棺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大山、而報得石棺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紂既死、無所歸報、故銘曰、帝令處父、蜚廉不與殷亂、賜爾

石棺、以華氏死、即賜以石棺、以先葬其世族、遂葬於霍大

山、蜚廉又有子、五傳至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封以趙

城、趙衰其後也、惡來輩者、蜚廉子也、豎死、有子女防、五世

而生非子、亦以造父之寵、蒙姓趙氏、周孝王使主馬於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命為附庸、邑之、秦仍賜姓嬴、秦由是以

與是秦趙之先、俱伯益之後也、

夏禹始末 啟附

伯禹夏后氏、姁姓也、封於夏伯、故謂伯禹、又曰大禹、又曰

神禹、按禹名字、禹密史記謂禹名、女

命非是帝顓頊之後光賜姓如氏又按三代夏書后氏
齊蓋齊也而王也言后所以別帝也齊蓋俱祖顓頊而
別其子孫之可自分也

父鯀竟時封於崇是為崇伯娶有莘氏之女曰修己生禹
孕歲有二月克戊寅歲六月禹為人敏給克勤聲為律身
六日生焉於契道之石紐鄉焉為人敏給克勤聲為律身
為度傷父功不成而受殛乃勞身焦思陸行乘車水行乘
舟泥行乘橈音山行乘橈音翁針即書所云禹乘四載也
其越者秋云禹按實帝中起歷謂九山東南天柱號曰
堯登其巔之巔有書金簡青玉為字皆其文禹乃東
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忽夢赤龍文衣男子自稱玄夷
告禹使若謂禹曰欲得神書者齋於黃帝之岳焉如其
言禹鑿石得書行至塗山娶塗山氏之女簡歷辛壬娶

異藏典畧 帝王紀卷三 十

申辛丑甲即行治水禹治水見塗山女禹未之禮而理者
方四日即行治水南土女情令妾待禹於塗山之陽乃
歌曰侯人兮脩生子啟呱呱而泣弗顧也濟江黃龍負舟
實始作為南音禹曰吾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馬視
禹曰吾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馬視
龍猶煙艇音僅珍於是周行宇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南
踰赤岸北過寒谷徇崑崙察六虐脉地理銘金石瀉流沙
沙隨風於西隅決訪水於北漢清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
東流至於碭石疏九河於濬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闢
伊闕山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教四
訖詳載後受舜禪即位以金德王都安邑作樂曰大夏分

九州鑄九鼎命奚仲為車正黃帝作車少昊建旌旗旂旒
以別尊卑等級懸鐘鼓磬鐸音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
人以道者擊鼓論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

擊磬有訟獄者播鼗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
之民出見罪人下車拊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道何為痛
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
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是夕忽
雲甲馬千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披甲者以紅絹殊
額禹謂之對曰此袂類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為斷乃
海神來朝也一云風伯雨師後泰皇巡狩海濱執玉帛者
亦有神來朝皆戴袂類類紳衫大口袴以為軍容執玉帛者

異藏典畧 帝王紀卷三 上

萬國又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尋崩年百有六
山有子啟立後世不傳賢而傳子自此始
禹之傳于舜一中而已天錫九疇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
中制外亦一中而已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稱無
間蓋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之殛死也故直以
治水自任底績蓋愆以至禘饗而郊鯀而禹之心從可識
矣故于宗廟則致其孝祭服則致其美溝洫則盡其力而
飲食之非衣服之惡宮室之卑皆不暇顧者其心誠不忍
一日安于天子之常奉故也而即位之後任事陶作並以

國政縣鐘磬鞀鐸以待士建旌旗旂旐以辨等興學校泣
罪人絕古酒戮防風紀綱典則至詳且備後世觀河洛者
思禹功周景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鍾館于鍾沛劉見舞
大夏者稱禹德誠哉其無間然矣

商湯放桀有天下始末 伊尹 大甲 大戊

盤庚 武丁傳說 紂 比干 微子 箕子附

契數傳至主癸娶扶都氏而生湯謚法除暴去虐曰湯又
成自契至湯八遷而居亳從先王居湯徙而從焉作帝
誥爲夏方伯葛伯不祀始征之伊尹名摯力故之後尹生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十三

母居伊水之上孕養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毋明日
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
桑後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中乃獻之君薛方山
曰余過陳留南至空桑城即上古桑氏之邨也至今人指
爲伊尹所生處呂氏春秋耕於莘野湯使聘之五反然後
乃謂尹尹化爲空桑矣也耕於莘野湯使聘之五反然後
從湯湯得尹被之於廟以牲設朝而見之尹說湯以
至味湯舉任以國政世紀載湯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
有人爲我宰者哉開尹耕于莘使人請有莘氏有莘氏不
可乃請娶女爲婦有莘遂以尹爲媵臣尹乃負鼎也
湯說以主味曰三孽之虫水居者腥肉饌者臊草食者蠃
凡味之在水最爲始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除戒腥
去臊除蠃無失其理調火之事必以甘辛酸苦鹹先後多
少其齊甚微鼎中之變精妙微纖若陰陽之化四時之數
故久而不弊熱而不爛甘而不壞肉之美者猩猩之脂難
而不獲辛而不烈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之脂難獲之

炙膏鯀之擊迷蕩之擊夷之釣魚之吳者洞庭之鱖東
海之鮑菜之美者鹿之葉若木之華雲夢之芹具區之
藟之蒲鯉之鮓長澤之鰉飯之吳者玄山之禾周之
栗陽山之榛南海之櫟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崙之井
之果者沙棠之實江浦之櫟雲夢之神漢上石耳馬之
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也
既而
○陽升卷云尹負鼎以干湯亦謂尹有鼎鬻之才也
進尹於桀尹乃去而適夏聞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
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更曰覺兮先知較令
也吾也大命格也今去不善而就善何樂今尹入告於桀
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而笑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
有日也尹復歸湯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皆湯賢臣遂作女鵲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十三

女房二篇乃從湯以伐昆吾昆吾作亂
桀殺直臣關龍逢羣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囚湯於夏
臺夏桀已而得釋桀賢臣費昌伯孟大史終古俱歸湯湯
出野見張網四面而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
者皆罹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更祝曰欲左者
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
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桀名履癸按諸法
樂戚德作威敷虐萬方尤有力能申鐵鉤索伐有施氏有
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言無不從爲傾宮瑤臺傾宮

夢旁生棘其直如矢范后湖北使過之有詩云三尺黃
龍在棘邊此心終古草皇天汲書恨述流傳誤判擊嘆
無咎華篇蓋汲蒙書安載伊尹謀策為大甲所殺也
參同云伊尹放太甲于桐若蓋藉天子諫諍有官德于
家宰之義也于桐必三年者以其有三年喪也若
顯然放之是霍光之廢昌邑王矣其何以復辟

大甲六傳至大戊毫有祥妖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作

一大戊問于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益修德三日

而祥桑枯死贊伊陟于廟賢臣巫咸臣危共輔佐之商道

復興號稱中宗子仲丁立毫都有河決之患遷於囂

河亶甲立囂復有河決之患遷都于相祖乙立相都又患

河決遷于耿至盤庚立避河患乃自耿遷于毫以居成湯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之故都殷五遷無定處臣民苦之盤庚作書以教諭有上

篇評之改商曰殷

武丁即位恭默思道居喪不言乃夢上帝賚以良弼于

是使人圖形求之見說代胥靡以服後者築于傅巖之野

以供食楊用修云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筮之果與

夢合舉以為相號曰傅說作說命三篇殷國大治號稱高

宗

帝乙三子長微子啟次仲衍次受辛正后受辛紂也

日紂損善啟賢帝乙欲立之大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

立妾之子乃立紂紂資辨說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
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始為象箸箕子嘆曰今為
象箸必為王杯王杯象箸必不羹菽當他物稱是王求足
欲天下殆哉伐有蘇獲妲己妲己有寵惟言是從于是師

延作新聲為此里之舞靡靡之樂造虎臺璽室玉門其大

三里其高千尺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鉅橋

鉅鹿之大橋狗馬奇物充牧宮室大聚樂戲於沙邱以酒

為池懸肉為林男女裸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

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乃重為刑辟火然熨斗使人舉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上使有罪者緣之紂

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一作謂肉于火曰炮以

斷罪等刑以西伯昌九侯一作鄂侯為三公九侯有

外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并

脯鄂侯昌聞而歎息崇侯虎以告乃囚昌于羑里殷獄昌

之長子曰伯邑考質于殷為紂御紂烹邑考而賜之以羹

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問天之

徒患之乃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之女馬有熊九馬他奇

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

翼藏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大

而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奔鐵得專征伐西伯
 乃獻洛西之地諸除炮烙之刑許之紂卒用費仲為政善
 諛好利殺人弗避又用惡來善毀諛諸侯孟詵商容賢者
 百姓愛之紂廢之正比干宗臣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
 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百姓何辜乃陳先王艱難天
 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
 以為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視之則惡貫盈至
 弑王纘其伐之紂反走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焚死武王
 欲紂封青縣大白之旗用百領斬姐已首等小白之旗
 以紂大是於輕信誤不妄言不可棄按紂自為至時

曆二十八王
 六百四十五祀

紂之庶兄微食采于微國名故曰微子子為紂卿士紂淫
 亂于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伊以西伯之修德勸紂必懼
 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微子度紂之終不可諫欲
 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謀于大師箕子少師比干曰殷遂
 喪亡乃至今日乎今吾家豎家之老遜遜也于荒荒荒爾父師
 少師無以告我將若之何箕子若曰天喪殷邦我父師也
 無臣僕他人之理王子指微弗出商祀必隕不如去也此
 于決于義之必死無復言詳商書微子遂行箕子名胥微

翼藏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九

食采于箕曰箕子紂淫佚已甚箕子諫不聽或曰可以去
 美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貶于民
 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
 傳之曰箕子操紂囚之及周武王克殷釋其囚訪道于箕
 子箕子為之陳洪範洪大也範法也文載尚書乃封于朝鮮而不臣也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
 欲哭則不可欲泣則恐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
 漸漸兮禾黍油油音油又彼狡童兮不與我好道兮殷氏聞之
 皆流涕叔周封紂子武庚武庚叔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傳

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攝政管蔡乃與武庚作亂及誅
 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求微子代殷後用殷之禮樂奉其
 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于周為客而不臣微子
 故仁賢殷之遺民甚愛戴之微子卒嫡子死立其弟紂曰
 紂是為微仲紂之弟三人紂元帝寧遜寧得在為叔所以自
 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由祖而跪左牽羊
 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之復其位如故此說
 非也由書所謂家鬻遜于荒我乃不傾行遜者親之謂去
 而避紂耳易書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所云我鬻云則子
 者必箕子舊書言于希亡勸立微子而微子立嫡之說
 則素忌之而不立微子則微子之心不獨在于比干
 矣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微子以後後事耳且武王
 下東訪道箕子安有使微子而歸受降之理哉

周世系武王伐紂有天下分封始末 伯夷 叔齊
膠鬲 大公 周公 成王 管蔡 召公 康叔 厲王 幽王 平王附

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后稷之子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魯孫公劉雖在戎狄而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二度渭取財用行有資居有積民賴其慶多徙而歸保焉自卻適于豳史記作公劉子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思其德曰篤公劉傳慶節皇僕差弗毀隄及高園亞園公叔祖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二十

紂而古公亶父生焉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衍義狄人獯鬻侵之不已乃遷于岐古人悉從而歸焉于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歌樂之即綿綿八純之詩是也

古公長子曰泰伯次曰仲雍其妃大姜生少子季歷大姜賢古公謀事必于大姜遷徙必預一云三子季歷娶大任性端一誠莊及有身不視惡色不聽淫聲不出傲言能以胎教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二人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古公病託名採藥于衡山遂

之荆蠻居于楊里正義曰大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無錫縣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此荆蠻者楚城也其地屬楚秦城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而蠻者南蠻也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聞父卒還奔喪哭于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涕而留之喪畢終不肯止遂荆蠻國人義而君事之號曰句吳季歷乃作哀慕之歌太伯卒無子雍嗣立文身斷髮贏以為飾君子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而仲雍若此有由然也言其權時制宜以自廢也自泰伯作吳五世而武王有天下封其後為二其一封吳在蠻夷其一封吳君周章弟于虞虞故夏墟也在中國亦號虞仲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廿一

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二世而蠻夷之吳以興吳言句若猶言于越耳吳名寔始于大伯伯者長也然仲雍季歷以字配名則伯亦其宗而名偶同耳泰伯不歸季歷乃立是為公季事殷為西方諸侯修古公遺通焉于仁義諸侯順之殷益衰季以有功多受圭瓚桓帝之賜九命作伯乃伐西落羗戎故詩人歌其德克長克君云文正為世序考事王季詳載記西伯昌既立道修先業晏朝不食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於闕天諏于蔡原蔡公訪于辛尹名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詳詩書作靈臺掘池見死人骨命

更葬之吏曰無主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矣又安所求主乎遂葬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況人乎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于是虞芮二國質成入其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民俗皆讓長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閭田而還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論者謂陰行善乃史家以也夫以紂之暴惡崇侯虎之讒害山時不待言而不忍欲明竹善而不取豈除人心之謂哉

夏統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君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須敗者國即明年伐邠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徙都之娶大妣正妃也大妣生子十人長伯邑考為紂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發與旦有聖德左右輔西伯故西伯以發為世子次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景少冉季載冉一季載康叔皆有馴行周公以康叔為司寇季載為司作賁一季載康叔皆有馴行周公以康叔為司寇季載為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西伯昌在位五十年薨年九十七帝王世統云文王龍野虎肩身長十尺有四乳發即西伯位以夫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奭畢公高

之徒皆左右之妃邑姜呂尚女也賢而總內政率修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孟津自稱天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興師渡河白魚躍入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王所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安定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大會諸侯作泰誓陳師牧野紂亦發兵七十萬以拒周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先使勇戰百以太卒馳于紂師師雖衆無戰心皆倒戈以迎周師南國百姓咸待于郊遂滅殷其明日除

夏統典畧

帝王紀卷三

三

遣修社至于紂宮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散宜生大顛閎夭皆執劍以夾衛武王毛叔鄭奉明水康叔布茲藉席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以告皇天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軍殷以受天明命乃出為殷初定未集乃命三叔相祿父治殷已而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閭散財發粟以賑貧弱此隸殷人咸喜曰王之于人也死且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仁賢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肯復藉乎乃罷兵而歸

初王之伐商也。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大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裂。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如之。見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一云容伏大紂殿武王欲以爲三公容固辭然表其關必容已死而表之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書

王既克殷。反商政。問羣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殷民習于凶惡者。宜戮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視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
伯夷叔齊姓墨胎氏兄弟讓國而逃。孤竹君之二子。父遺其子伯夷。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子。高士傳云。夷名允。字公信。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也。聞西伯昌賢。往歸之。及武王載西伯木主。載於車中。東伐紂。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大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

天下宗周。夷齊耻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史傳諸書。夷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今採其微矣。以暴易暴。今莫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忍爲沒。今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二人採薇。野有婦人曰。子其不食周粟。此亦矣。遂餓而死。周之草也。遂不食而死。黃帝堅又謂無餓死事。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季之亂。鬻販魚鹽。西伯昌舉之於殷。及武王伐殷。主賄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鬲曰。師將何之。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鬲曰。以何日至。曰。將以甲子至。殷却膠鬲歸報。天兩日夜不休。王疾行不輟。軍士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書

皆諫。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失信也。主必殺之。王果以甲子入殷。膠鬲臣之王。問殷之所以亡。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王與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王怪之。周公曰。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
王來自商。歸馬放牛。藏兵不用。踐天子位。以木德。王色尚赤。都于鎬。祀于周廟。追王古公曰。大王。公季曰。王季。文考曰。文王。經天緯地。因定謚法。祭于上帝。望于山川。大告武成。

當伐暴除害
成武功也

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
可以爲子孫恒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
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凡事不強則枉人徇其所偏不強以非敬則不正枉者
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得仁
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可以爲子孫恒者此之謂也王聞之而懼于廟之四牆戶
牖牙秋之屬無不爲銘以自戒詳大戴記中 命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王已穆聞之何待踐祚日而大公始陳之耶赤爵之
亦不足信也

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于蓀求舜之
後得嫡滿封于陳是爲胡公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于杞
周封陳杞宋以脩三恪
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
者皆爲諸侯班賜宗彝分殷之器物于諸侯
功臣以師尚父爲首其先相嘗爲四岳伯仿禹平水土有
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故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

曰呂尚字子牙尚嘗屠牛于朝歌賣飯于孟津其窮困
老矣西歸于周釣渭濱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
影非熊非羆而王者之輔也主於磻溪見老父釣問曰
史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于
漁也載與俱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大公曰當
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大公望子久矣故號之
曰太公望或曰大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
無所遇而卒歸西伯或曰尚隱處海濱西伯囚美里散宜
生聞天素知其賢而格之尚亦慕西伯而歸焉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尚謂西伯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當大夫將亡
之國當府庫西伯發倉粟賑孤獨以尚爲師德乎政平伐
崇密須大夷大作豈邑呂尚之謀居多其事多兵權與奇
計故後世之言兵皆宗大公爲本謀及武王東征以觀諸
侯集否師行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
主升楫水獸纓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而還後
二年與師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至于那仰楫折
爲三武王乃尚父而問之尚曰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七
兩三日不休者天欲洗吾兵也武王曰將若何對曰咸劉

厥啟靡使有餘王曰於戲未定也周公曰使各虔其宅而
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于一人王曰於戲天下定
矣乃行克紂于牧之野

封師尚父于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遲放之人曰吾聞
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大公聞之夜衣
而行黎明至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邱萊當廢之亂而周
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之爭國大公至國修政因其俗
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乃成王
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即召公奭命大公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天

曰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是得征伐為大國大公年百有餘歲卒

子丁公

封周公于曲阜曰魯諸侯各之國惟周公留周佐武王

自夜不寐謂周公曰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

不享殷乃今有成我尚未定天保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

也無固也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

粵瞻伊洛母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未及乃遷都于鄘
號曰錫京而文王之廟在豐定徵法作樂曰大武
王有疾周公告三王求以身代史錄其冊祝之文藏于金

滕檀中王翼日廖又二年王崩諡為武王克定禍亂曰武

大子誦立是為成王安民立成王勿不能泣昨周公位

象率以攝政踐東宮履乘石天子登南面負宸

斧象今之舞風公朝諸侯時設以朝諸侯王有過則撻伯

禽以示之吳氏曰書云位冢宰正百工典詩所謂攝政皆

之位周公攝政召公不說乃作君奭之書以誥之名公乃

說二人夾輔周室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

之
王冠公命史雍頌曰近于民遠于佞近于義遠于時不奪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无

任賢使能朝于祖以見諸侯又祝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
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

無極
命周公元子伯禽代就封于魯公城之曰我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吾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

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之子之魯慎無以國

驕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

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

博聞強識守之以淺者智聰明睿知守之以愚者善夫此

六者皆謙德也。又凡將刑毛胙祭皆周公之制也。公之

封六國有喪訃魯魯必哭于周公之廟。

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今王尚幼周公見疑請乘

時以舉事殷可復也武庚乃與管叔等同反淮夷徐戎皆

叛奄故紂黨也淮夷邊則外假應商之名以內惑新造之

魯管蔡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管蔡不足以聞周公

淮夷非乘此聲勢不能以得魯當此之時武庚挾殷畿之

頑民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至于淮徐亂周

之禍亦烈矣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遂紂餘放

翼義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王

管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初管蔡流言曰公將不利于

人作詩發公亦作。詩曰王亦越公乃遷東土東

風被木恆禾發金縢王遊而迎公歸。

成王長能聽政周公歸政于王王中立聽政四聖維之周

公常立于前漢天子以道大公公常立于左輔天子之意名

公常立于右拂天子之過史佚常立于後承天子之遺

总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遷殷頑民于洛邑王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免于岐陽因

盟于諸侯公制禮作樂樂曰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曰武

以象武王之成功也。

初武王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將營成周居于洛

邑而未果至是欲如武王之志定鼎九子郊鄒賜卜曰

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自武王至東周君共傳三十七王歷

不及世以秦使召公先相宅周公至洛興工營築謂之王

二世而心。

城是爲東都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公又營

成周遷殷頑民居之成王居洛邑復還居西都而朝會諸

侯于東都焉。周公作立政以戒王又作召誥

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師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王自

翼義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王

趙蒙氏在交來獻白雉曰道里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

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贊政

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贊者曰天無

烈風淫雨海不揚波者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

朝之周公歸之于王稱先王靈神致薦于宗廟使者迷其

歸路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使者載之由

扶南林邑俱南海際暮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嘗爲先導

示有以服遠人而正四方。通者謂三國也

周公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

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于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故攝政七年而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賢之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出說苑。墨子云。周公旦朝請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洞洞屬屬。如將弗勝。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履天下之藉。聽天下之斷。負扆而朝諸侯。感動天地。聲聞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藉致政。無伐矜之色。進無逸之戒。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也。

初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成王。公既薨。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望。字不敢臣。周公也。王乃命魯得如禘。以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周公既沒。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召公奭封于燕。與周之同姓也。其事成王為三公。王遊歌卷阿之上。召公從。因歌卷阿之詩以戒之。王初蒞政。則賦

篤公劉以戒民事。維洞酌以勸愷悌。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後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于陂。陌阡畝之間。廬于棠棣之下。以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至康王末年。召公乃薨。諡曰文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以詠之。此詩乃在文王之世。而上云先君者。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周公既定武庚之亂。分殷遺民為二。其一封微子曰宋。以奉殷祀。其一封康叔曰衛。居河淇間。故殷墟也。周公懼康

叔齒少。乃申王命以誥之。康叔之國能。和集衛民。周公舉為成王司寇。賜衛寶祭器。以彰有德。

初武王稱文王以誥。康叔曰。孟侯。之長。朕其弟。小子。封康

名。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我西土。惟時怙冒。如天之明德。聞于上帝。汝念哉。祗通也。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常。紹。維。所。聞。而。服。用。保。人。民。亦。惟。助。王。宅。安。天。命。作。新。民。此。明。德。之。終。大。學。言。明。德。亦。以。又。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安。人。治。也。又。曰。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珍。享。無。珍。絕。所。享。之。國。按。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武。王。命。康。叔。之。言。也。武。王。九。十。得。天。下。大。封。同。姓。康。叔。為。同。母。

系其時慮已受封未少也或成王初乃之國未可知耳
康誥篇首四十八字乃洛誥祝簡遂因周公初基之文
耳

成王崩在位三十七年太子釗音昭立是為康王命畢公保釐理成

周成康之際天下大平刑措置也四十餘年不用

周至夷王王政不綱下堂而見諸侯于朝嗣是為厲王殺

日厲榮夷公專利用事大夫芮良夫伯諫曰榮公好專

利而不知大難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周必敗也

卒以榮為卿士諸侯不享獻王竹修教國人謗王召穆公

與之後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察謗者以告

夏統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五

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

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

必多故為川者決之使導也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

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刺詩以謗獻典樂史獻書諫師箴

箴箴賦賦賦公卿等詩謗詩于無腹有百工諫事以諫

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補政政替吏教誨耆艾修之

之教以聞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胡可壅也王

不聽三年國人相與畔畔繫王王出奔十十城普地召公賦

系凡伯叔之篇國人葛之什皆刺厲王之詩也

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
以及此難也今殺太子王其以我為讎乎夫事君者險危
而不怨怒而不怨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
脫

自後王在虢不敢歸二相周公旦召公乃相與協和共理

國事故稱共和共和十四年及王崩于緦二公乃奉立太子靖

是為宣王輔王修政諸侯復宗周周成康以後惟宣王為

中興令主焉

宣王崩于宮立是為幽王幽王無道西周山川

夏統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五

洛陽皆唐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

德若二代之季矣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國亡之徵也

若亡國不遇十年數之紀也

初王娶申侯女為后生太子宜臼及嬖褒姒生伯服大史

伯陽一云即老聃讀史記曰周亡矣昔夏之衰也褒人之

神化為二龍以伺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

之及留之莫吉卜請其聚龍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

之陳幣物而以策書龍龍必而聚在積而藏之傳及殺周莫

之告龍而請其聚聚聚也厲王之末祭而觀之聚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

人不備而譟之化為玄電即斷以入王后宮宮之童妾未
既也訖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無夫而有懼
而棄之時童謠曰靡弧箕服山系曰靡以之為孤箕似實
七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向
者後宮童妾所產妖子哀其夜號而收之逸于褒後褒人
褒姒有獄而入是女子于王以贖罪是為褒姒

號石父善諛好利王以為卿國人皆怨王室始驕王以褒
姒號石父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
太子宜臼出奔申王求于申而殺之申侯弗予王伐申申

翼義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侯與鄆人召西夷犬戎攻王初褒姒不好笑王悅之萬方
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為信則舉兵援之王
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姒
又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至是舉烽火徵兵
兵莫至犬戎遂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寶賂而去晉文
侯鄭武公迎太子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時以亂故鄭鄆
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于洛邑西周遂亡自東遷後王
室之尊同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故取之謂之王國之變
風號令不行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

中后雖而有白華之什宜白廢而有小弁之篇尹氏用
而有節南山之咏小雅之什月淮水大雅之瞻仰昊天
之詩也

春秋托始

平王四十九年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孔
子春秋之作託始于此書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位
而將讓桓也初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聲子孟子之生隱
公又娶宋女為夫人生桓公桓父請殺桓公以求大宰隱
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魯吾將老焉桓
父懼反譖公子桓公而弑之立桓公

翼義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七

左卯明傳春秋

天有四時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錯
而舉之包四時而為名也孔子約魯史而修春秋書有褒
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卯明楚左史受經于孔子恐
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其真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或先
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
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條文畧不盡舉舊史之文孔
魯之不以非聖人所修之要故嚴氏曰孔子將修春秋與
史歸而修春秋之經史歸而修春秋之經
卯明為傳於為表裏

初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謀之。左卯明日。周人有愛裘而好玃。玃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蓋。言未卒。狐相與逃于重邱之下。羊相與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蓋也。于是遂不與三桓謀。而以孔子為司徒。

左卯明發傳春秋。先集列國之語。以修錄名曰國語。史記云。左卯大明。厥有國語。亦以人意有所繫。結不傳道其。道也。左方山曰。子觀左卯明春秋內傳。殆游夏之流。非特。

翼統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夫

諸子之倫也。迨宋儒。同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謂其多。漢遂謂魯論之卯明。非傳春秋之左氏。其所以云。浮誇。乃石言。千晉神降。千羊之類。不知有常。必有變。性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何害乎。如夫。梁氏。族亦謂傳春秋者。左姓卯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于左卯。以地為氏。然誌中。竟無左卯氏。不亦。出和。浮誇。費。

翼統典畧卷之四

春秋紀

齊桓公稱霸始末

初。大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伯會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憂其俗。章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離。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大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集欽之。臣。大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大公曰。浚。寢。弱。矣。

翼統典畧

卷之四

齊敬傳。至僖公。生大子諸兒。是為襄公。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戌。也。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戌。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始。禮數其。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問。陳。曰。捷。吾以女為。夫人。之。言。冬十二月。公遊於姑。勞。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魯桓公夫人。襄公女弟也。襄公通焉。桓。醉之。使公子彭生。拉殺桓公於車。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中。魯人。讓之。奔殺彭生。以謝魯。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承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而。僖。

反責取喪之屨於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過賊於門叔而束
徒役之人各費者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過賊於門叔而束
縛之費曰我奚禦哉祖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
出開死於門中石之紛如臣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
小臣代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兄於戶下遂執之而立無
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兄於戶下遂執之而立無
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
公子小白齊公奔營管吾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奔魯大
夫高倭齊正卿及雍廩人殺無知識立君高國二先陰召
小白於營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其母而使管仲
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

翼統典畧

卷之四

二

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月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倭立之是
為桓公發兵鉅魯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弗忍自殺
請魯討之管仲警也請受而甘心焉不然將圍魯魯人懼
遂殺子糾於筮齊地忽死之管仲請囚齊使管仲管仲名以與
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發死得齊有所定也今
既定矣今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
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
政而死公于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于糾可
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
其勉之死也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君子曰召
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桓公使鮑叔牙為宰辭曰臣君之
庸臣也君將治齊則臣與高倭可也君且欲伯王非管夷

吾不可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
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
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音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
也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以瀆於死鮑叔曰夫其為君
動也若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
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之歸齊矣鮑叔告桓公使人伴請
於魯而親戮之魯莊公問諸施伯施伯曰此非欲戮之也
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
下今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不如殺而以其屍授之魯

翼統典畧

卷之四

三

將殺管仲齊使請曰寡君若不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
請也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之鮑叔迎管仲及堂阜齊而
脫桎梏三薰三沐之桓公親迎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為政
焉對曰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都以為
三軍五分其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四民各居其陵為之終
鄒以為伍屬生殺貧富所各成其事陵為之終
為陵也而慎用其六柄焉貴賤之柄公曰成民之事若何
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音亂其事易變公
曰處四民若何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士就閒燕處工
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

翼統典畧

卷之四

100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五

五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六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七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七

翼純典畧

桓公與蔡姬乘舟於圃，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之。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桓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命我先君桓公，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師進次於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桓公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桓公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魯僖公四年
桓公與諸侯會王世子。周惠王於首止，衛桓霸諸侯，尊王室，故殊會世子而不名，尊之也。僖公五年秋

還於寧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桓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公乃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夫華聽命於會，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皆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公將許之，仲曰：君以禮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譽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拙，其罪人。子華奸父命罪人也。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君其勿

翼統典畧

卷之四

許桓公辭焉。僖公七年秋
周惠王太子鄭是為襄王，弟大叔帶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明年桓公與諸侯會王人盟於洮，故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僖公八年春
會於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桓公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國語作桓公入與管仲

不臣亂之本也公懼而去云云大以桓公之霸名尊周室而必待入謀乃出拜亦何足以為桓公之霸名尊

之言為是也桓之會天子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序卒周公於諸侯之上而

不敢同盟焉於首止不但不同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中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葵丘之盟桓有驕色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獻公病後至卒孔

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

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微言晉從之是歲晉獻公卒九年

王子帶召揚拒泉皋伊雒之戎以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十

翼統典畧

卷之四

秦晉伐戎以救周桓公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

饗之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高子國子

為齊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天子所命

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也不忘往踐乃職毋逆朕命管

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紀也宜哉讓不忘

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傳十二年後管仲卒子孫

當時周室微惟齊楚秦晉為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

秦穆公辭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

自置獨齊主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實會於

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

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懸車束馬登大行至卑耳山而還諸

侯莫遠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

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伯之辭也會北杏乘車

以平宋亂傳公四年代楚六年伐鄭圍新城十六年

之會六莊十四年會於鄆十五年又會於鄆十六年

年會於九合一匡三代受命何以異於此乎欲封泰山禪

梁父管仲固諫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乃止穀梁傳

會十有一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北杏而鄭兩出極實陽穀首止齊毋葵丘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問易

翼統典畧

卷之四

牙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問開方曰倍親以適君非

人情難近問豎刁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初桓公好

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易牙雍人也名巫善調味

能辨淄澠之水有寵於衛共姬桓公內嬖長衛姬生子武孟

即豎刁以薦羞於公公曰吾盡嘗天下之味矣惟蒸嬰兒之

味未嘗牙遂烹其首子而獻之自是亦寵於公公許之立

武孟而公與管仲屬孝公名昭內嬖於宋襄公以為太子

仲卒公逐三人而五味不至於是乎反易牙宮中亂反豎

刁利言卑辭不在側獲反衛公子開方及公有疾易牙豎

刁利言卑辭不在側獲反衛公子開方及公有疾易牙豎

刁利言卑辭不在側獲反衛公子開方及公有疾易牙豎

刁利言卑辭不在側獲反衛公子開方及公有疾易牙豎

刁矯公令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一婦人從寶入至公所公曰我饑欲食渴欲飲不得何故婦人曰二人作亂飲食不可得矣公嘆曰死者有知吾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袂而絕二人因內寵殺羣吏而立武孟名無為君大子昭奔宋時五公子爭立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蓋用揚門之扇宋襄公率諸侯兵送太子昭於齊齊人殺武孟宋卒立昭是為孝公孝公立八月乃葬桓公

翼統典畧

主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孔子曰管仲饒簋饒之形而朱紱音宏冕系也天子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為君子以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

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以君子上不僭上不偏下

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知耳與謀天下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乃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出說苑金仁山據纂家有三歸按戰國策桓公宮中築臺法蓋方臺也歸即歸除之歸按戰國策桓公宮中女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

翼統典畧

卷之四

主

非自傷於民也婦人謂嫁曰歸仲蓋聚三氏女以蔽桓公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門旅樹也樹屏也古者處大夫以簾士以幃反樹屏以蔽塞門旅樹也樹屏也古者上賓於西階上拜主獻賓賓亦反於階上答拜賓乃取爵虎以酬主人主人受之飲畢亦反於階上答拜賓乃取爵虎以酬主人雜記旅樹而反樹屏於堂也大夫則無此禮矣站出尊崇站康主皆註云反樹屏於堂也大夫則無此禮矣站出尊崇站康主皆註云反樹屏於堂也大夫則無此禮矣然則外為之室耳據知特牲以反樹屏於堂也大夫則無此禮矣此則外為之室耳據知特牲以反樹屏於堂也大夫則無此禮矣反樹屏於堂也大夫則無此禮矣

管仲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故其言曰倉廩食而知禮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禮義廉恥不張國
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平而易行政其詳
管子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
善因禍而得福轉敗而為功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
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
而令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
信之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晉文公稱霸始末

翼純典畧

孟

周成王之弟曰叔虞初武王夢帝謂已予命而子曰虞將
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迨成王立而滅唐與叔虞
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成王曰吾與之
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
叔虞於唐子為晉侯數傳至文侯仇弟曰成師封於曲沃
號為桓叔桓叔之子莊伯弒晉君於冀冀晉都也莊伯之
子終併晉地而有之是為曲沃武公賂周周釐王命為晉
君列於諸侯子獻公立患桓莊之族偏桓叔莊伯之羣公子孫盛偏迫公室
與士為謀而盡殺之都於絳獻公娶於賈無子祭於齊妻

武公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
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
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開嬖五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公乃使太子君曲沃重
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也惟二姬之子在絳乃
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
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賜畢萬魏以為
大夫士為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
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

翼純典畧

孟

有令名與其及禍也公又衣之偏衣佩之金玦使帥師
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
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
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王之所圖也
非大子之事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驪姬既與
中大夫成謀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大子必速祭之大子祭
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真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
祭之地地墳與犬大驚與小臣小臣亦驚姬泣曰賊由大
子大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元欽或謂大子子辭君必

辦馬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
 老矣吾又不樂日子其行乎曰君實不祭其罪被此名也
 以出人誰納我乃縊於新城時二公子來朝姬併諸二公
 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使寺人披一作蒲人伐蒲重耳
 口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
 袂也遂出奔狄狄其母國也重耳幼好士年十七有賢士
 五人曰狐偃狐偃字子顓顓說魏武子司空季子季子季子史
 亡人季先季先字化無司空季子狐毛等奔狄時年四十
 三矣狄伐唐咎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重耳重耳

取季隗生伯儵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居狄五年而
 獻公卒里克不期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中生重耳作
 亂初獻公使荀息傅美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
 大夫其若之何荀息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恐貞
 其濟君之重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
 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如何荀息曰死之克曰無
 益也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
 無益也將焉辟之里克殺奚齊於喪次荀息復立公子卓
 以冀里克殺卓子於朝荀息死之里克使人迎重耳重耳

長亂不敢入秦繆公亦使人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
 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
 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
 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圖以為利而
 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刺客曰君患弔
 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
 之謂何或敢有他志求位以辱君義辱君忠不拜
 哭而起起而不私不再與使子顯以致命於公繆公曰
 仁夫公子重耳夫猶賴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
 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達利也

里克乃使迎夷吾於梁在梁御芮勸夷吾厚賂秦以求入
 許以河西之地并許里克封以汾陽之邑秦繆公乃發兵送
 夷吾於晉齊桓公亦使隰朋會秦入夷吾為君是曰惠公惠
 公使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
 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其何能與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伏劍而死時平鄭使謝秦且緩賂故不及平鄭言於繆
 公曰呂甥卻稱冀芮寔為不從若重問問以名之臣出晉
 君君納重耳其不濟矣秦使報問召三子卻芮曰重耳而言

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祈舉及七與大夫其子不豹奔秦。惠公改葬其大子申生。狐突適下國。即曲沃新成忽如夢見大子使登僕登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大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月。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散於諸惠公之入也。秦嫁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公孫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信公三年秦饑晉閉之糧四年敵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十八

秦伯伐晉。惠公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聞士倍我。公曰。何故。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忿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也。况國乎。遂使請戰。敗於韓原。秦獲惠公。以歸。晉大夫反。育爰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臺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惠公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迎。且告曰。上天降災。伐我而君匪

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乃舍諸靈臺。許與晉平。惠公使卻乞告瑕呂飴甥。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即呂甥且召之。召使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也。貳也國懷公也衆皆罌晉於。是乎作愛田。愛田也分應之。公者。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征賦車馬以輔。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十九

晉陰飴甥會秦穆公盟於王城。穆公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白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穆公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穆公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秦歸惠公公子圍為質於秦。秦妻以女。即懷贏也。惠公患重耳在外。乃使寺人披謀殺重耳。重耳與趙衰等謀曰。處狄非以可用。與以近。易通耳。今其徙之大國。將適齊。謂李睨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取土。積首受而載之。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二歲。而桓公卒。孝公立。齊亂。從者欲行。謀於桑下。垂妾在其止。以告姜氏。姜氏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二十

氏殺之。而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重耳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安已之居。重耳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宣公不聞其驕。合也。魯。合也。若一也。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耳。而觀之。傷。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道。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乃饋盤飧。實璧焉。璧。無私。故藏。璧。公子受。食反。及宋。宋襄公賂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

敵。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所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出亡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放之。二也。有三士。狐偃。趙衰。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成王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重。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舍。若一舍。不獲命。其左。報。弭。弔。右。屬。秦。隸。隸。以受。箭。以與。君。周。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三

族子王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而而寬忠而能力。晉侯驕。驕。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復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已。逃。晉。奉。區。區。沃。盟。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自拘。以。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哀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滅。河。水。遠。討。取。朝。宗。於。公。賦。六。月。詩。言。尹。吉。甫。佐。宣。王。征。玁。狁。衰。曰。重耳。非。賜。公。子。降。綽。稽。首。伐。喻。公。子。反。晉。必。能。克。也。衰。曰。重耳。非。賜。公。子。降。綽。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惠公病于圃自秦逃歸惠公死。罔立。是為懷公。令國中從重耳亡者。期井而不至。無救。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殺狐突。秦穆公乃發兵。通納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馬絡縶馬絡。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懷公。發兵拒之。舅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重耳遂入於晉。軍至曲沃。朝於武宮。使穆懷公於高梁。重耳立。是為文公。呂卻呂甥長偁將焚公宮。而弑文公。寺人披知之。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重

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求殺子。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聞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公。潛會秦伯於王城。及公宮火。呂卻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迎夫人嬴氏。秦穆女以歸。懷嬴號曰秦嬴。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綱紀之僕。以兵衛文公。歸晉。門僕射之。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重

初文公之暨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縶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饒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文公出亡十九年。而後得入。入時年六十二矣。信二十四年。

翼統典畧

卷之四

重

才固請放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主。而已下之。卿之妻為內子。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升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嗣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是乎？與之。借隱遂隱而死。文公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吾過且旌善人。史記載：晉子犯推笑于犯，要市於君，蓋與同位，乃濟河自隱。故文公賞從亡者，未及隱者，介子推推之，從者惡之。晉宮門曰：有龍焉，能反其淵，安其壤。土曰：蛇入穴，皆有處於一蛇，無穴則死。中其功，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中，乃表其山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周襄王以母弟大叔帶之難，出居於鄭，告於秦晉。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侯，文侯名仇，爲周平之業，而信蓋其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遇皇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襄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過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執大焉。文公乃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迎王。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縣城。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有勸飲諸侯，諸侯但懸極而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脩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庭，直也。不庭，不虞也。不庭，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昊天。」

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思，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外有六文，章周禮天子遠郊之有六，隨掌供王之貢賦，天子死，所服以臨長百姓而輕重用之物，如六隨之民，引王振輅是也。王者，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刺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引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

翼統典畧 卷之四
不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別爲公侯，以復先生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隱焉，余安能知之？乃受陽樊、溫、原、欒茅之田，邑與晉。晉於是始較南陽，四邑在晉，山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

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賈周守原大夫於冀以趙

衰為原大夫狐漆為溫大夫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如晉

告急先軫曰報施出亡時宋襄公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

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出亡時曹

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伐齊取之於是乎蒐於被廬

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

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穀將中

軍卻漆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

翼統典畧

卷之四

五

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

魏犇為右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木宣明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

信民易以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不三價重公曰可

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蒐禮治兵順作執秩土爵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出穀戌釋采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由晉侯以

伐衛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倍負羈而乘軒者軒大車三百人

也無德居且曰獻狀功狀令獻其令無入倍負羈言而免其族

報施也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魏犇負羈氏

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

魏犇束胸上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我右宋人

告急公曰舍宋則絕告楚不許我雖欲戰齊秦未可若之

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藉之告楚藉二國為我

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

路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必喜宋賂而惡楚之公執曹伯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五

分曹衛地以界宋楚成王欲退師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

宋前令尹子玉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懷

卻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不聽王怒少

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

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

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

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
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乃囚
宛春而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
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
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直氣
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
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與宋公齊將秦
將次於城濮音城立楚師背鄒音鄒立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譎曰

惠衆長遠故德其朕誦原田高平曰原每每草盛貌舍其舊而新是謀公屢
馬疑衆謂已背舊謀于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
襄河小晉國外河內山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
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
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音古也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
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大夫請戰曰請與
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子玉名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
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
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

敬爲書事詰朝將見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關宜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申楚石師潰陳蔡屬狐毛設二旂楚方師大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公所率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狀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餒殺食楚還至於薳薳薳薳鄭作王宮於踐土鄭地京上聞晉勝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王乃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金輅祭服鷩鷩戎路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牧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
 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
 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朝主子虎盟諸侯
 於王庭踐土王宮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
 神極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
 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楚子使謂子玉曰
 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二邑之老父何及連穀自役晉侯聞之
 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城濮之役晉中軍風於

澤牛馬相誘曰風亡大沛之左旃却備奸命掌此二事而
因風而走失之司馬殺之以狗於諸侯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
石之僑旅旅以入殺舟之僑以狗於國君子謂文公其能
刑矣三罪合殺顛而民服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王
以為名義乃喻王出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
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公率諸侯朝王於踐土
初文公代曹假適於衛衛成公不許晉師自南河濟侵曹
取衛之五鹿晉侯與齊侯盟於欽孟成公請盟弗許
成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師敗故出其君以說於晉成公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三

乘而入齊俞惠成公之欲使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
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殺前驅
元咺出奔晉溫之會成公與元咺訟寗武子為輔鍼莊子
為坐元咺臣也不宜與君士榮為大士治獄之官公不勝
三子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寗俞忠而免之執成公歸之於
京師寗諸深室寗俞職納蒙衣蒙衣元咺歸於衛立公
子瑕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寗俞賂醫薄其酖不死魯僖公
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百十鼓雙音角王許之乃釋成公
成公使賂周欽治厘臣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成
公再出而不失國皆寗武子之功也
晉文公有疾曹伯共之監以獨貨晉從史使曰以曹為解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
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今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
與衛偕命而不與皆復曹叔振鐸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
乃復曹伯
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
函陵秦軍屯南依之狐觸言於鄭文公曰國危矣若使
獨之武鄭大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

如人今老矣無餘焉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
于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馬許之夜繼而出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
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即秦得鄭而遠鄭馬必難越晉而守之
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
秦之往來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納
許君焦瑕公許路秦河外朝濟濟河而夕設版秦以
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以爲又欲肆其
西封若不圖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三

悅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鄭助鄭而還子犯請擊
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頃人之力而敵之不仁
失其所與秦不與不知以亂易整先和整而還相不武吾
其還也亦去之

秦穆公稱霸始末 百里奚附
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桓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
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軹我擊之必大捷焉僂聞秦密謀故用桓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

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王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不
聽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
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
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
于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
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
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
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輕則易謀無禮則易入陰而脫又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三

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州姓國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以
乘也帝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
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入居則具一日之積行
則敝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杞子
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
邑惟是脯資餼犒竭矣而之有原圖猶秦之有具圖也吾
子取其麋鹿以開敝邑必何杞子奔齊揚孫逢孫奔宋孟
明曰鄭有脩矣攻之不圖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原軫曰秦遠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

不可縱必伐秦師樂枝曰未與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文公未葬故重公稱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師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襄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襄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後與秋戰曰匹夫逞志墮君而無討敗不自公使陽處父追討乎免胄入狄師死之伏歸其元面如生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遂作秦誓以悔過復使孟明為政三年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戰於彭衙復敗秦師秦伯猶曰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二年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殽尸

而還逐霸而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子桑公孫枝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子以采芣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穆公桑發初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璧馬假道於虞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晉里克荀息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春秋書曰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三年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隨之晉不可啟寇不可說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父命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王季子文王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

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逼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史佚。荀息。操壁牽馬。以告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既虜百里奚。以媵秦穆姬。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此吾勝臣也。請以五股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年已七十餘。穆公釋

春秋紀事

春秋紀事

春秋紀事

其因與語國事。大悅。授以國政。號曰五股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塞叔塞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於齊。而今食餼。召人塞叔。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塞叔止。臣臣游脫齊。難達之。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塞叔止之。臣去。得不得。誅事虞君。塞叔又止之。臣固知虞君不用臣。而私利其祿。爵且留臣。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遂及虞。難是以知其賢也。乃迎塞叔。以爲上大夫。取由余于戎。求丕豹。公孫枝于晉。三置晉君。文惠懷一放。荆禍復楚。穆之霸。奚之力也。奚少家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侯。久不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爲秦

婦。遂與相失。奚相秦。裏知之而未。言一日。奚坐堂上。作樂。所贊。婦自吉。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昔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黃粱。今日當貴。忘我。爲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黃粱。今日當貴。忘今。適富貴。忘我。爲三。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黃粱。今日當貴。忘貴。損我。爲四。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黃粱。今日當貴。忘其故妻也。遂還。以爲大婦。奚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爲秦相。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未嘗罷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國人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世。其子即孟明視也。

陳氏入齊

崔杼附

翼親典畧

春秋紀事

春秋紀事

陳完謹敬仲者。陳厲公之子也。陳人殺厲公。及其太子御寇。完奔齊。桓公使之爲卿。辭曰。羣族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死於負擔。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趙趙車乘。招我以不。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也。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初。懿氏。陳太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焉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

國之光利用賓於玉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
也乾天也風為天乾變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
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庭
實旅陳也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於王
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
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
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宋之
初亡也魯昭八年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名無宗其以亡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辛八

也哀十七年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奔齊時以陳為
田氏
崔杼有寵於齊惠公高國二畏其偪也公卒逐之奔衛既
而復歸事靈公為大夫靈公廢太子光而使高厚傅其嬖
子牙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迎光而立之
是為莊公衛奔高唐以叛公圖而臨之崔杼殺高厚於灑
藍而兼其室妻
莊公將伐晉以報平陰之役在襄十晏平仲曰君恃勇力
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禍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

亦諫之弗聽陳文子謂崔武子即曰將如君何曰吾言於
君而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晉有奕群臣若急殺君
如君於何有言有急文子告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
而又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初齊莊公伐衛及晉為車五乘一曰先驅前鋒也二曰載
四曰扶右翼也五之賓華周紀梁即杞皆不與殖耻
之歸而不食毋曰女生而無義死而無名雖非五乘孰不
女笑女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
乃行二人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既還遂襲莒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辛九

門於且于邑公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二人下戰獲甲首
三有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二人曰君為五乘之
賓二臣不與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
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遂載甲夜八且于之隧陰宿於
宮郊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請無死戰華周曰貪貨
棄命貪莒子之貨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未日中而棄之
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說死云遂進闕
死莒人行成莊公歸遇梁妻於郊使弔之辭曰君之臣不
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子挾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

人之敗處在君無所辱命公使弔諸其室二子妻哭其

夫甚哀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左傳禮子皆無羊周妻哭之東孟子不遇帶說

齊崔杼帥師伐魯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伐齊

齊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不在

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

師徒歸也室歸

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

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

之祖丁公杵臣出自桓桓公偃不可武子筮之過困之大過史

翼純典畧春秋紀卷四四十

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中男曰夫風隕妻不

可取也崔子曰嬖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

驟數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

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報

欲弑公以悅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黑崔子間公莒子爲且子之後朝於齊饗諸北郭崔子稱

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

出公拊楹而歎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

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行

疾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扞振音無行有淫者不知

二命殺淫人即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晏子立

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

豈以凌民社稷是主君臣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

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

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

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陳文子聞難

翼純典畧春秋紀卷四四十一

而出奔景公立二年乃歸齊左傳載盧蒲葵奔晉王何奔

雖奔及見他邦之大夫不臣者即不

齊景公始末晏平仲附

崔子立靈公嬖子杵臼莊公異是爲景公而相之慶封爲

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公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

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大史

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

又書乃舍之南史氏齊史之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

書矣乃還

初崔杼生子成及疆而妻死及取棠姜生子明姜之前夫子曰棠無咎與弟東郭偃相崔氏謀廢成而立明成與疆怨之慶封封以告盧蒲癸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封使二子殺偃與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往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盧蒲癸帥甲攻之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滅之其妻縶縶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縶慶封獨當國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四

樊氏易內而飲酒者數日國遽朝焉皆就盧蒲氏反盧蒲癸臣慶金有寵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人皆莊公黨必欲為之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伏也慶又滅卿大大之公膳子雅子尾怒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癸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陳文子謂桓子曰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儲桓子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子不志於貨財可慎守其家也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難敢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慶封田於萊陳無字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封為卜之

兆曰死無字奉龜而泣乃使歸無字濟水戕舟發梁戕害封不得救難景公嘗祭於大公之廟慶舍蒞事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慶之士卒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樂子高子陳無鮑國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櫛擊扉者三癸自後刺慶舍王何以廢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拔廟植動於堯音明以組盡殺殺人而後死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湏無以公歸稅服祭而如內宮慶封奔魯既而齊人未讓奔吳吳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及楚靈王伐兵圍朱方執慶封拘於東而殺之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四

盡滅其族崔氏之亂辟公子皆奔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卯殿其酈六十齊之酈都遠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以卿殺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設奔宰吾一邑不受卿殺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公以為忠故有寵初齊致少姜於晉平公有寵少姜卒景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問齊事晏子

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
四量豆區。鈎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
鍾。陳氏三量皆登一馬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之。山木如也。市弗加於山。魚鹽唇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
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重賦其力役所得二分公聚枋
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彼煥休
之。欲無獲氏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
也。其相例公大姬已存。齊矣。叔向日雖吾公室。今亦季世
也。民聞公命如逃寇讎。苦征樂御胥原狐續慶伯。八姓晉
翼統典畧

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吾敢違諸乎。公弗許。因陳桓子
以請許之。
齊惠樂高氏。二族皆皆者。酒信內。信婦多怨。疆於陳鮑氏
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即樂施子良子尾子將攻陳
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驕。發其
之故。驕而遂見文子。鮑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
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
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馬往。遂
伐虎門。虎門。寢門。寢虎也。樂高欲入公。晏子端委朝立於虎門
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
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樂
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無益利生。樂桓
子盡致諸公。而諸老於菑。私具幄幕器用等。盡召樂高所
逐羣公子。反其邑而益其祿。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
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賜之書之勞也。辭穆孟男。景公 桓爲之
請高唐。陳氏始大。昭八年
景公疥逐店。瘡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
與高欒言於公曰。吾車鬼神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

為諸侯憂，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教，君盡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公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楚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四

神怒民痛，其祝史薦信，以實是言，罪也。是言君其盡失教，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以其言僭，為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川澤之官，鰲之薪蒸，細日燕虞侯守之。守藪海之虞，蛤蜊祈望守之。守之官，使官專守，守之官，其政偏介之關，偏近國，暴征其私，近則入服，政役又為承嗣大夫。繼世，強易其賄，布常無繫，無法度，徵斂無度，官室日更，淫樂不遠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

命於郵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所求不給，民人苦病，夫婦皆詛咒，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齊姑尤以西，齊界其為人，也多矣，雖有善祝，豈能勝億萬人之詛乎？君若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止其昭二十年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四

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饌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合變宮商，八風，九歌，九功，九德，皆可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

士不濫官不濫大夫不收公利

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於今

子長八尺，乃為人御僕然。子之意，自以為足矣。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

大夫。記：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後于公曰：「請伐軫之車，而駕焉。」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軫者，奉賜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不為受也。為通君賜也。且臣以若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不衣錦者。桓國之處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景公立五十五年而卒，無適子。公有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嗣。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五十

大子於是公老矣，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廢之口，乃謂諸大夫曰：「亦姑謀樂耳，何憂無君乎？」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張立荼，是為晏孺子。宣群公子於萊，齊東及卒。群公子皆出奔。公子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衆公子手師子，何黨斷之也。

齊景公立五十餘年，晚因晉楚之衰，勞於國，然助范中行氏，則以臣而制君，借衛國威，則以子而制父。恃理甚矣。世子早死，及疾，屬陳乞，立其少子荼，致羣公子皆出奔。家亦不理矣。此景公問政而孔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范中行反其君于晉，晉攻之急，來請，果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氏中行氏，雖有德于晉，

不可不殺，乃使陳乞殺而輸之栗。齊國夏衛石曼姑師師圍戚，更姑為其子圖父，知其不義，故推齊為兵首，在戚。

陳氏亂齊始末

陳桓子之子陳乞，是為僖子，以高國之受命立荼也。欲害之，乃為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國可畏，盍先圖之。」陳鮑及諸大夫以申入公宮，高國救公，敗國夏奔莒。晏圍奔魯，圍嬰之子也，遂殺高昭子。乞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匿僖子家。僖子請諸大夫會飲，盛陽生橐中，置坐中。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五十

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鮑牧醉而往，僖子誣之曰：「是子之命也。」牧怒曰：「女忌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否則已。」敢不唯子是從。牧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陽生即位，是為悼公。公使朱毛告僖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器有二，更迭為君，二多難。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予以齊國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故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訪國政而圖其小可也。」圖其孺子，使選晏孺子於駘，不

至殺諸野幕之下鮑牧與公有卻公使處於潞而殺之八年

四年齊人弒悼公子壬立是為簡公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傳子之子曰成

子即陳心害之驟頤諸朝諸御執言於簡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初田豹氏為子我臣幸於子我子

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汝可乎對曰我遠田氏且其遠者不過數人遠疏遠也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

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各陳遠通初殺人子行舍於公宮

異說典畧

春秋紀卷四

畢三

子內成子兄弟四樂如公兄弟八人每子我在在

出迎之成子遂入閉門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官者禦

之子行殺宦者以舍公宮故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還諸

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

出舍於庫開公猶怒將出奔曰何所無君陳逆止之子我

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陳氏人

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闕遂弒簡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執

之言不及此田常乃立簡公弟驚是為平公孔子三日齊

而請伐齊三哀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數語宋儒駁之豈公使告季孫孔子退而告人曰

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詳左傳

會柳下孝公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孝公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孝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關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職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是舊盟故不聚衆保衆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孝公乃還

翼義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三

東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於周也宋襄公以其善於晉文公也齊楚即晉楚師伐之圍繆明年楚子及諸侯圍宋晉伐晉衛以救之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楚使申叔戌襲後因晉伐齊而楚子信二十六

晉文公分曹衛地於諸侯信公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館人告曰晉始霸而欲固諸侯必親其恭而先者魯之班長而又先至必多得地不速行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命請曰得地重館人力也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累雖貴罰也今二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而爵之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藏文仲使國人祭之

展禽曰越通裁滅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疏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先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類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祈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所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植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仁且知難矣無

翼義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

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具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笑笑簡書此三笑天公三年秋大祀於大廟信公信三卿各一通雖爲閔公之兄然閔元信立則閔在時信常居臣位應在閔下今升閔公之上故爲過祀也雖夏父弗忌爲宗伯而文仲爲政不能正之外仲尼曰藏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魯有塞關陽關之不以文仲廢法委織蒲三不仁也委織蒲爲應作虛器縱以行客之稅委織蒲三不仁也委織蒲爲應作虛器縱以行客之稅通祀祀爰居三不知也虛器謂居祭文公十年三月辛卯藏孫辰卒初文仲爲魯使齊毋

送之曰魯不容子而使之齊欲害子也魯與齊偏嗜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又皆通於齊高國是必使齊圖魯而拘留汝難乎其免矣及至齊果拘之而欲與兵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而謬其辭曰飲小器按諸台食獵犬細羊羹琴之合其思之滅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則還不足帶餘公及大大災能知於是召其母問焉母曰吾子拘有才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飲小器按諸台者言取郭外民內之城中也食獵犬細羊羹者言享戰鬪之志而繕甲兵也食我以同魚則還不足帶餘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禁於獄矣則還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之也魯乃出兵軍於境上齊方發兵襲魯問魯有將乃還文仲而不伐魯齊攻魯以求岑鼎魯與之贗偽音鼎齊人知其誑也曰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惠辭曰吾亦愛吾鼎公乃以真鼎往 惠處魯三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五

然不去妻曰子無乃瀆乎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恥也而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不去亦近恥也惠曰油油之民將近亂害吾能已乎故寧不去而仕於下位 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代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大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易兮豈弟君子求能厲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門人從之 魯孝公公子展之孫無駭以王父字為展氏隱公八年無駭卒展禽其子也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 晉侯疾故

其人曰將焉用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求用而無其過求何害

季文子帥師城諸及鄆音鄆鄆於莒且疑穆伯仲孫氏之在莒也初穆伯為從弟襄仲聘於莒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見女美自娶之公使襄仲舍之明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莒女焉 在文八年城諸公如晉文十衛侯因公請平於晉還期伯亦會公請平於晉 鄭武公滅鄭於鄭子家歸生 賦鴻雁 義取侯伯哀行之勞言鄭防托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賦四月義取公還晉以恤之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六

肅時思歸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文子賦記以辭卿 取不敢定展許為卿 季文子之四章 還晉不敢安居也 齊人侵魯西鄙季文子告於晉晉謀伐齊齊人賂晉復侵之遂伐曹討其朝於魯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難以免矣明年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聞 疾廖也 文十六年 十八年齊 要公四不視朝 白二月疾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子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頒于明堂春官大史頒朔于邦

舊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達之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也。法也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

也鳥獸孕水蟲成此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置免羅網設罝獸網罝音錯魚鼈以爲夏槁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網設罝網鄂立夏水蟲懷柔故禁魚鼈之網鳥獸已成故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仕雅切斫也五達切林澤不伐草木未成曰天魚禁鯢魚子鰕魚鰾未成獸長麇麋音羅鳥翼穀卵生哺曰穀舍不貳取豚音茹綠蜚蠊子可食廢物也今魚方別孕古註謂別于孕而懷子也然作分號分字看妙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曰是良罟也使有司藏之師存侍曰藏罟不若置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周使徵聘於魯。孟獻子即仲孫閱文伯之子公孫聘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宣九年楚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彼於是。有庭實旅百。蓬豆百品答朝而獻功。彼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令辭。而有加貨。有以謀其不免也。誅責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宣十五年

公孫歸父以父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公去之。未返。而宣公薨。季文子怨之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襄仲也。臧宣叔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九

文仲之子。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襄仲在宣八年已死子欲去之。許宣叔。敢不去之。遂逐東門氏。歸父奔齊。

成公立。元年作丘甲。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六夫共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作丘甲。是一丘出一甲。一甸出四井矣。又使臧孫許及魯侯盟於赤棘。魯地。歸父奔齊。行父俱齊。問逐歸

皆三桓爲已謀而季文子主之也。

冬。行父聘於齊。時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咸在焉。行父禿。禿。御克。眇。眇。良夫。跛。曹公子首。僂。蕭同叔子。君之字。齊侯之外祖。子同叔處臺上而笑之。皆怒。明年行父帥師

會晉卻克。衛曹及齊頃公戰於鞏。齊地。齊大敗之。遂逐齊師。入自丘輿。齊侯賂以紀甌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國佐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於是晉與齊盟。而使齊歸魯汶陽之田。詳左。初季文子以汶陽之田賂齊。宣公即侯至是晉使歸之。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國大臣睦。而適於魯。未可叛也。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十

乃止。成三年

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立先公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請人救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晉之功。成六年

吳伐鄆。音知。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者。不能弔也。明年使士燮來言伐鄆。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季文子懼。使叔孫僑如帥師。會伐鄆。成七年

再使韓曄來言以汶陽之田復歸之於齊季文子饒之私
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
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
二命曰歸諸齊諸侯聞之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
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
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王將德是以而二
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不以遠是用大諫詩
王者國事不遠故用大諫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較松
言之成八年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十一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盟季
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成九年
晉將伐秦使卻錡乞師於魯得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
亡乎後晉教公如周及諸侯朝王孟獻子爲介王重賜之
以其相卿錡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伐秦成子受脤晉密宜
君以禮社出祭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社之句能者養之
以福養威儀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大事也今

成子隋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孟獻子謂公曰晉師師棄士
和言其將士皆和師必有大功果敗秦師於麻隧成子卒
楚成於鄭鄭叛晉以從楚晉將伐鄭使欒黶欒黶
孟獻子曰有勝矣甲謀有種楚子抄鄭與晉師遇於鄢陵
鄭范文子以晉厲公之無道懼其戰勝而益侈也曰惟聖
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黶釋楚以爲外
懼乎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文子趨進曰塞井
夷灶夷也竄陳於軍中而跪行首當陳前決關何患焉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也童子何知焉文子不欲戰諸帥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十二

不聽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楚令使大宰伯州犂犂
宗子宗子肅侍於王復王曰騁走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
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處下於先君也敵幕矣
曰何廢命也甚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灶而爲行也皆
垂矢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
左右皆下矣曰戰捷也伯州犂以公晉厲卒告王苗賁皇在晉
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人奔晉知楚之情皆曰國士
犂犂在且厚楚師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
民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分晉之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卒於王卒必大敗矣及戰呂錡射楚共王中日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楚公子側為中軍帥謀陽穀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乃宵遁賜子反死戰之明日成公方出於壞隤魯齊衛皆後魯以宣伯即叔孫之通於穆姜也也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將行穆姜送之而使逐二子季文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指公子偃公子鉏而謂之曰女不可乎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微備設守使孟獻子守於公宮而後行是以後宣伯敗告初犇曰魯侯待於壞隤將以待勝者晉侯不見公及再從伐鄭姜又命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復使告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寧事齊楚有亡而已無從晉矣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楚後也獻子時而事晉不然歸必叛矣晉人遂執季文子於茗丘也公使子叔聲伯名嬰請季孫於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僞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下棄而惠微則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

仇讐謂齊楚亡而為讐台之何及魯亡屬齊楚楚為齊范文子曰聽總應而奔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僞如奔奔季孫與卻犇盟而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僞如于齊而立之成十六年初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誘宋公室華元討之魚石等五大夫出奔楚楚伐宋以納之魚石等復入於彭城宋邑華元如晉告急晉使士魴乞師於魯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名統文仲對曰伐鄭之後七年知伯荀賓實來下車之位也今士魴亦佐下車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使孟獻子會於虎打音丁以謀救宋宋辭諸侯而但請師以圍彭城彭城降晉晉悼而真諸侯立獻子請先歸會蘇成公晉以鄭之從楚伐宋也帥諸侯之師以伐鄭入其郛於是孟獻子復會東諸侯之師次於鄆鄭以待晉師襄元年初成公之母穆姜使擇美饋以自為觀與頌琴皆以及襄公嫡母齊姜薨季文子取以葬之君子曰非禮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替矣襄二年

古號國今以偏斯
屬鄭岩邑

乎。時崔杼有不
服晉之言。今。

不惟鄭瑩將復下

請吾子之功也。若

福也。豈惟寡君賴

鄭人乃成襄二

首知武子曰天子

在東表密遇仇讎

1

五

虞祭虞匠慶謂季文

也。悞其母是不道君

東門之外、匠慶請

孫不樂君子曰多

方四歲

請以卿之小國爲
魯屬使助魯出貢

人官命晉徵癸
之命無

小關而為罪寡君

救之敗於狐駘

多不能脩古服。但墜而已。魯於是乎始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朱儒。

我敗於柘

入歛公在位在西階宰家庀音治具也家器為葬

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

君成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年

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知有小大

是故啟蟄而郊建寅之月郊而後耕今既耕

紀卷五
其

為隱正、主役、欲善季氏、季武子即而求媚於

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而益強

孟氏之臣者音重重如役以幾晉師

門焉見門開縣志發葵之以開聊人統

懸門以出狄虎音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

拔戟以當一隊。百人為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

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偏陽人墜則又踈之。

焉帶其斷所斷之布以徇于軍三日晉滅偃陽師

為右生秦丕茲七十二中贊師事仲尼襄十年

大國三軍魯無中軍也其上下二軍皆屬公有事則三軍更帥之季武子將作三軍魯得其人民故假立中軍告叔孫穆子穆子不可乃盟於舊關魯公詛以禍福之諸五父之衢以作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襄十一年三子各毀其乘各毀其車乘分武子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季氏者無征不入者令公倍征之孟氏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臣其子弟之半叔孫盡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合音指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捨孟獻子聘晉韓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縣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五

十七

回非聖門之顏回茲無霧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協和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宋向戌聘魯見孟獻子尤也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斃之重勞且不敢問襄十五年齊伐魯圍郕郕孟氏孟孺子速孟孺子名微之齊靈公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音則魯而還齊以未討志于魯故復伐魯圍滅訖于防魯師畏齊乃自陽關逆城保僅至于旅松防之近邑叔紀即叔滅時滅費帥師三百乘宵犯齊師遂滅訖而還守防襄十七年齊侯伐魯北鄙晉師諸侯之師以討齊齊侯禦諸平陰登

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偽以衣服以飾先與也而從之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那伯告中行伯曰有班布馬之聲齊師其遁夜遁馬不相見故有分布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遂克之孟莊子所齊雍門之楠木以為公琴襄十年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滅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五

十八

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仲孫蔑卒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襄十九年春秋仲孫速孟莊子會莒人盟於向莒前年諸侯伐齊還盟於督陽地曰大無侵小故魯及莒平秋仲孫速帥師伐邾和數伐魯魯以從諸侯之役弗能報也故孟莊子伐以報之莊子年少嗣立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盡改之是以夫子稱莊子之孝之難也襄二十三年莊子卒邾庶其以漆間丘邾二奔魯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爲正卿而以姬氏妻之是實盜也使紇去之將何以能。襄二十一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公長而愛悼子。紇欲立之訪於車。屬大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紇命北面重席新樽齊之召悼子降迎之大夫皆起及旅通行為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使從者下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懼而不出閨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舍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也。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駟莊子御豐點好鴉也。莊子二子弟孝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鴉從之孟伯鴉兄鴉子鴉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鴉從之孟

莊子族豐點謂公鉏苟立鴉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鴉子秩固其所也若鴉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孟孫卒公鉏奉鴉立於戶側立於喪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馬在公鉏曰鴉在此矣季孫曰鴉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子之命遂立鴉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據此乃武仲見公鉏廢秩立鴉則知禍將及已其御不解哭哀之故而問但據理答之所以爲知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備孟氏將僻臧孫除於臧氏。借人除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臧孫畏孟氏故使甲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果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父武仲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子而死繼室以其姪。繼室內事。穆姜之嬖子也生於長於公宮穆姜愛之故立之臧賈爲出在鑄臧武仲自知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所弔惟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次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主

子之過也。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其使弟為納邑。遂自為也。
為請滅孫如防。滅氏使告魯曰。終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
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文仲敢不避邑乃立滅為滅。終敢防而。
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言必陳其罪。謂大夫以示威。滅孫曰無辭。故幸其無。
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
也。曰無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文命。六年。紂適立庶盟叔孫氏也。
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成十季孫曰滅孫之。
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閔季孫用之乃盟滅氏曰。
無或如滅孫紂于國之紀犯門斬閔滅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主
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孫。子服惠伯也。齊莊公將子滅紂田滅孫聞之見。
齊侯齊侯與之言伐晉。功。對曰多則多矣。言戰功。抑君似鼠。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
焉寧安將事之非鼠而何。聞晉有乘盈之禍而後起兵。乃弗與。
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仲尼曰知之難也。用知有滅武仲。
其田邑故比鼠以怒止之。仲尼曰知之難也。用知有滅武仲。
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襄二十三年。
仲春秋無貶詞武仲出奔止書曰滅孫紂出奔。未書如防請。
後也。當位之稱要君之言誅君之論春秋之益為賢者諱也。
武仲聞陳之不服楚而嘆其必亡。襄四年楚將伐陳。
止東人不聽楚命武仲曰大國行言音彥弔衛侯之在。
陳而不服在大猶有然而況小乎。失國也。衛侯之在。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主

齊以得子展子鮮之推挽而決其必入皆知也。襄十四年。
齊滅紂如齊咭公公與之言虐武仲退曰若不得入矣。
及弟子展子鮮見與之言道武仲曰若必入矣夫二子
者或挽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孔子問滕雕馬人曰子事滅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
夫孰賢對曰滅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
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
他吾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
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吳公子札聘魯見叔孫穆子。名說之謂之曰子其不得死。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主
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
以堪任禍必及子。昭四年。盟牛。請觀周樂。魯以周公故有。
南以下字皆反覆想像光景舞象使工為之歌周南召
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
抑廟衛康叔并三監之地故抑廟衛三監時周公滅之更封
曰美哉淵源乎憂而不困者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而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
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
鄭曰美哉其細碎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

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
可量也為之歌曰美乎蕩乎樂而不淫其周之東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有車馬
秋之聲而有諸夏之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周之為之歌曰美哉泂泂音風又音九又平王東遷受
官作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無明君也為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
之後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卸以下
無機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怨而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臺

不言怨之故其周德之衰乎此周德尚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猶有故先王遺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和樂曲
而有直體其聲未大為之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來盛德
者不歌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倨容故但歌其美
而不倨退遠而不携携遠動而不淫復而不厭反復者厭
也自守而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德大故廣而不
日新矣長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德大故廣而不
宜自宣揚而不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復止處不底
也行而不流運行之義雖常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音
守有序無相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象箭舞所
執南籥者

武也皆文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周之盛也其若
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聖人之
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當之
見舞韶箭音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雖有
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故遂聘於
齊時齊景公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
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
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樂雅高子之難聘於
翼統典畧春秋紀卷五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臺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
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
鄭國將敗適衛說遯瑗史苟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向曰吾子勉之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
難
下莊子好勇國策作見兩虎爭牛而鬪將刺之管堅子周
與作止之曰而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則一舉而有獲

而虎之名也。齊欲伐魯，忌卡莊子不敢過。出春秋後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與師伐齊，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甚辱焉。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上之，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即士不以孺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出韓詩外傳莊公二十九年，襄公如楚，季武子襲下取之，公不發。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五

昭公成伯賦式微乃歸不知此時誰為十也

昭公立，襄公稱懿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釣擇賢義釣則卜古之道也。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袞，莫往也。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違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昭公即位，親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王也

大雨雹。昭四年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曰：在北陸月十二而藏米，西陸三

朝親星朝見東方而出之，其藏米也，深山窮谷固陰也。閉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北方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米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二月春分獻羔公始用之。君无火出而畢賦見東方故賦冰始果自命夫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美

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米。致仕告老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米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微則冬無愆陽，冬不夏無伏陰，夏不春無變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霜寒，無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越而殺，暴疾殺物，雷不發而震，徐動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周禮凌人掌冰，歲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三其凌室蓋三倍。春始用鑑，盛才凡內外甕之，腊羞鑑焉，祭祀其冰鑑實宮止水，不共大喪，共夷盤。戶盤米實水盤中置夏頒坐事

凌人秋刷室以待新米

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至是舍中軍季氏稱左師孟

孫自以叔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

於公以書使杜洩告叔孫時叔孫穆子之嫡曰子國欲毀

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傷

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昭五年

公如晉昭五年自郊勞來有至於贈賄去有無失禮無失

傳侯謂女叔齊曰馬侯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

翼就典畧春秋紀卷五

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

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孫貜伯弗能用也奸大國之

難凌虐小國伐善利人之難取亂不知其私已難公室四

分民實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而屑屑焉習儀以亟不

亦遠乎

莫齊歸昭公母所女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

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公必出而在侍者曰何故曰歸姓

也姓生也言公不忍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

乃歸氏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

若有大喪國不廢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

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威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

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陳司敗之問應在此前不然

叔孫穆子之豎曰豎牛以計殺穆子之二子而絕穆子之

食而卒牛乃立昭子穆子之而相之昭子立朝其家衆曰

豎牛殺適立庶罪莫大焉卒殺豎牛仲尼曰叔孫昭子之

不勞已為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

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五年

初魯隱公六年陳桓公不許鄭成鄭侵之君子謂陳侯

長惡不悛禍必及之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

不可御風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安竟蕪蒞之能其本根勿使能殖

翼就典畧春秋紀卷五

則善者信已周任古之良史

季平子立孫昭七年季武子卒而不禮於南蒯南蒯

謂公子慙銀去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代其位我以

費為公臣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蒯懼其不克也以費叛

慙聞之而奔齊平子怒令見費人者執之以為俘囚治區

費六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

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從之費人叛南氏平丘之會知

人苦人斯魯於晉晉人信之不與公盟執季孫意如以歸

子服惠伯請於晉晉使羊舌肸懼以語而私歸之昭二十

有鸛鳴來巢周宮不踰此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
吾聞文武之世童有之曰鸛之鳴之公出辱之鸛鳴之
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平子每歲鸛鳴之公在乾
侯微寒與襦內衣也言于每歲鸛鳴之公在乾
父喪勞宋父以駟昭公名朱鸛鳴往敬來哭童謡
有是今來巢其將及乎昭二十五年

初季公名公若之兄公鳥死公若與公思展及其臣申夜
亦姑相其室公鳥之妻季如與喪人通而懼公若等乃誣
公若曰公若欲使余又誣展與夜姑將要余平子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三十九

聞之拘展於下而執夜姑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卿之
聞季氏介其鷄邱氏爲之金距平子怒侵宮於邱氏故邱
昭伯亦怨平子滅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戚氏而逃於季
氏戚氏執之平子拘戚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舞二人其
衆萬於季氏於禮公當三十六人今僅二人其戚孫曰此
之謂不能庸禮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
爲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因再三以告公
公以告戚孫戚孫難之告邱孫邱孫曰可告子家驪驪曰
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公退之辭

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
闕公居于長府遂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
罪使有司討臣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因於費弗
許請以五乘亡出弗許子家驪曰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
民窮約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合謀君必悔之弗
聽公使邱昭伯逆孟懿子叔孫氏之臣皆曰無季氏是無
叔孫氏也遂帥徒以救季氏公徒釋甲執冰箭而踞逐
之孟氏見叔孫氏之旌孟懿子亦執邱孫而殺之逐伐公
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十

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戚孫如墓謀遂遜於齊
齊景公請致于社以待君公喜子家子曰失周公之魯而
以平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戚
昭伯將盟從者使繼繼不致從公無通內外言不入內
交子家子曰二三子陷君於難苟通內外而去君君將速
入能使外內相通而從者爲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
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使迎公於齊平子後有異志昭子
齊於其寢使宗祝祈死而卒昭二十五年
齊師取郕地以處公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魚貨季氏之屬

大夫申豐女賁以幣錦貨梁丘據言於齊侯曰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幸於曲棘晉納公而卒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伐曲棘可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二十六年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于家子曰天命不怙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來敗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三十一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于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此君于大夫也宴大夫使宰為主獻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昭二十七年

公如晉將次於乾侯晉境內邑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有寡人而即安於甥舅謂齊侯其亦使逆君齊侯使使公復於竟而後迎乾侯之二十八年公至自乾侯處於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大夫稱子家子曰齊早君矣若祗辱焉復如乾侯平子每歲賣馬

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故服馬塹而死公將為之櫛于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褰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玉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與之陽穀齊侯初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二母同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草公衍之得陽穀也而私於魯曰務人為為此禍也務人即公為初與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衍為大子昭二十九年公皆在乾侯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三十二

晉欽納昭公召季平子平子練冠麻衣跣行以請罪乃從知伯前以如乾侯子家子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荀躒淹耳而夫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息子姑歸祭于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魯公不得歸公

在乾侯有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隻琥一環，一璧，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書曰：公薨於乾侯，言失其所也。三十二年。

叔孫成子昭子遜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我於君，未嘗不中。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哭會也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吾子為卿，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昭公主弟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季五

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子成名不敢以告，對曰：君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定公名即位，季孫使役如闕魯葬墓，蔡昭公將溝焉。蔡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旋也。縱子恣之後，必或耻之。季孫又問：吾欲為君，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卒葬昭公於墓道南。雖不為溝，猶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葬於墓道外。

令諸墓 定元年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君之璫與欽、仲梁懷亦季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平子行君車，佩璫與祭宗廟，今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即弗擾，改君車，亦當去璫與也。彼為君也，不欲使平子何怨焉？既葬，桓子平子之行東野，及費，不狃為費宰，逐勞於郊。桓子敬之，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逐也。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昆弟，而逐仲梁懷，乃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城南門明年，公為晉侵鄭，取匡，不假道於衛。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地，虎將逐三桓，故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季五

使得罪，衛靈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文之，舒鼎成。公之昭也，龜定公之鑿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耳，諸侯苟愛之，苟有憂，將以為之質。質，子求也。此群臣之所聞也。大如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更衣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請以為中軍司馬。獻子曰：寡君有

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變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因強請以先入晉人之耳定六年

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定六年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齊伐魯陽虎御季桓

子公飲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墮毀軍也必死苦夷亦季曰虎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也必死苦夷亦季曰虎

陷三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定七年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季孟

季孟 公鉏極桓子 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

輒叔孫氏無寵於叔孫氏叔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

因陽貨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

子以鉏盾夾之陽越虎殿將如蒲圃桓子作音謂林楚曰

而也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晚陽

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

有而能以我入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

往也公飲處父先以虎將作亂告孟氏孟氏選國人馬之

壯者三百人偽為公期孟氏築室於門外林楚怒焉及衛而驕陽越射之不中入築者闔門季孫既得人有自門間

射陽越殺之陽虎叔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帥成

人與陽氏戰敗之陽虎脫甲如公宮示無取寶玉之虞夏后氏

大弓封父之以出舍於五父之衢腹而為食其徒曰追其

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也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

速駕公飲陽父即處在公飲陽請追之孟孫弗許公飲陽欲

因亂殺桓子以強孟宗孟孫懼而歸之俱不陽虎入於謹

陽關以叛年定八 春秋書曰盜竊室玉大弓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季孟

陽虎歸實玉大弓春秋書曰得魯討之伐陽關虎焚柴門

陽關陽關魯師驚虎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

之景公許之鮑文子名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魯大夫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苗若

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音皮大臣必多死亡已

於是乎奮其詐謀夫虎寵於季孫而將殺之以不利魯國

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

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

景公執陽虎將束之東近陽虎頌東實欲西奔乃因諸

齊師盡借邑人之車，鑿刻其軸，使易塗壞，麻約而歸之。以麻約其軸，使易塗壞。齊又以蔡靈逃奔宋，遂奔晉，見趙簡子曰：「自今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曰：「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樹者，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樹者，亦過半矣。今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還境之士，親却臣於兵，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當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孔子聞虎在趙氏，曰：「趙氏其世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三七

有亂乎？受亂人故。定九年。初，叔孫成子名不欲立武叔。仇公若藐固諫，不可。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邱馬正侯犯，被公若弗能。武叔之聞人殺之，侯犯以邱叛。武叔謂邱工師駟赤曰：「邱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取我聞武叔稽首，駟赤謂侯犯曰：「邱居齊魯之際，子盡事於齊以臨民，不然，邱必叛子。」侯犯乃以邱易於齊。駟赤誘之而出，以納魯師。侯犯奔齊，齊乃殺邱。武叔如齊，謝焉。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側，寡人何知焉？」屬

與傲邑際，故敢助君受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齊封疆社稷，是以為敢以家謀。侯犯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定十年，孔子會齊侯于夾谷，及隨三都，孫仲孫何忌帥師隨費則患其險固而難毀，其城乃三家自為也。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桓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子康桓子，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共圍人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春秋紀卷五

三八

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避，公使人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哀三年。四年六月，亳社災。亳社，殷社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之。為成亡國，其社王者為天下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有屋故火得災。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土地久，故而報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卻特牲曰：『亡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

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棄
實也。祭義曰左社稷。社此正右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
亦爲報功也。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
日命人社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
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社無屋何郊特牲曰大社稷必
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
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
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
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必親祭社稷何土生萬物天下
異說典畧

吳問於叔孫輒輒曰魯有名而無情也伐之必
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君子達也奔不遇讎國未
臣其國而有伐之者伐之可也當還奔所託也
則隱爲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今子以小
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王
問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
得志焉吳使子洩率不狃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
因於吳竟田焉拘節人之漚管音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
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吳大夫王犯嘗奔魯率
武城潘臺子羽之父好焉與犯國人懼其內應也然子謂
景伯者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
又何求焉吳師次於泗上微虎魯大欲宵攻王吳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勇於幕庭卒也三百人終得三有若與焉及
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
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盟而還
哀公會吳王夫差於卽微百梓卽景伯曰先王柴之有
也吳人曰宋百梓我魯不可以殺矣且魯卒晉太失過十
吳王百梓不亦可乎景伯曰增大無禮以大國

懼敵邑故敵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制禮上物
不過十二今棄周禮而曰必有牢亦失事時大宰特
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之在

黃池之會吳人將以袁公見晉侯子伯對使者曰王

合諸侯則伯帥伯侯牧伯以見於伯諸侯合諸侯則

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敵邑之

職貢於吳有豐於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曰將以寡君

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何利之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

因景伯景伯曰何景伯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從速速惟命遂因以還及戶牖謂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
將曰吳實然吳人信鬼故且謂魯不共職而執其賤
者非卿七人何損焉何損乃歸景伯西歸獲麟
昭夫人孟子卒春秋書也五月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
不赴故不稱夫人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書葬小君反哭
人謂也以同姓孔子與乎故亦不書葬季氏季氏不絕問
故不成夫人喪孔子與乎故亦不書葬季氏季氏不絕問
冠放綰而拜服喪故去綰從主節制
朱子曰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三舉法則如何錄曰
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

公猶涕泣而出女於吳若昭亦足藉其不行之勢而然
也况不曰孟孫而曰孟子則昭公亦足藉其不行之勢而然
子昭公之謂而曰孟子則昭公亦足藉其不行之勢而然
記夫人之不命而曰孟子則昭公亦足藉其不行之勢而然
子故天子不命自此後魯諸公始也昭公不告于天
不命之也哀九年齊伐魯諸公始也昭公不告于天
緯辭吳師吳又與魯伐齊故十一年齊
復伐魯有清之役十一年用田賦

初孟孺子洩即武將國焉於成武氏成宰公孫宿不受

不許曰孟孫為成之病恐其不國焉孺子怒襲成從

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人至孺子鞭之孟懿子卒成

人奔喪弗納袒免音但哭於衢聽共聽弗許成叛於齊

武伯伐成不克哀十四年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
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
執牛耳季羔曰節術之後哀七年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後
也十衛石魁武伯曰然則城也哀七年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後
公如越越大子速却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因納賂
而止之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郭重僕見
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
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瘞也以魯之密邇仇讎臣是以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哀二十五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遊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氏以公自其家出故施罪哀二十七年

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為政不能惠盜何以詰吾盜柳下惠魯之民盜也啗其徒數千人驅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十三

山之陽挾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回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通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國政為家事國賦為家賦貌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公覲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為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立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于人

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小人其俱負翳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去之繫於獄中此雖附會之言亦自二十七年夏

初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為方小為斂於棺般請以機封公輸若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天子三家視桓楹諸侯之制豐桓皆大也用大木為碑般爾以人之毋嘗也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患病不安弗果從公輸若雖小而掌斂事必此時若居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十四

公輸子名般一作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為母作木人以為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作木驚令之自發又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公時墨翟聞之百舍一舍重蘭往見公輸般曰吾自宋聞子吾將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宋梯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械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城盡墨之守益固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所以距我也吾不言般請見之楚王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

春秋紀卷五

四十五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十六

衛靈公始末
祝鮀
弭子
蘧伯玉
史魚

公叔文子 朱朝 王孫賈 孔文子 衛輒

王良
衛武子附

衛襄公夫不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足不良弱行孔成子

鄉孔 蒸俎 葵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 羈成子子與史有 圉孔文子

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蒸鉏之魯

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及姻始又生子名之

四元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復遇屯之比以示史朝朝曰

翼純與畧

春秋紀卷五

四十六

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弱足者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成子立元，是為靈公。昭七年：葬于則陽。篇云：靈公有妻三人，同澣而浴，其浸若彼之甚也。史蹟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見。賢者此其謂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御召對也。搏幣，見之辭。扶翼，公使人扶翼之也。靈公死，卜葬于故墓，見之，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噫，靈之為靈也矣。

周景王崩王子朝欲篡子猛而立及周雉既定敬王猛同弟

即位而楚納子朝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以謀伐楚將會
衛大夫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責有煩言莫之治
也其使祝鮀于大祝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
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
社稷之常祿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
後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朝之事君行師
從師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舉勳音由將長蔡於
衛靈公使鮀私問於其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吾聞蔡
將先執衛信乎其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五

平七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
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理天下於周為睦親
分魯公以大路諸侯同姓大祈夏后氏之璜封父古諸侯名之繁
弱名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皆殷
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也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
於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培敦
地厚也分封魯上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常用因
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曲阜分康叔以大路
少帛雜績音吠大赤旗旌大呂鍾殷氏七族陶氏施

氏繁音蔡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蔡氏封堂所土畧界自武
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闢之土衛所受以共王職
地近京畿故令取其取於相上之東都衛所受以共王職
所入以共王職貢其取於相上之東都衛所受以共王職
東蒐以助祭于泰山聘季授土司陶叔授民司命以康誥
而封於殷墟皆齊放以商政疆以周索地則以明法分
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關甲姑洗名懷姓九宗職官五
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近戎三
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
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恭音忌聞王室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五

聖人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音作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
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名蔡仲無若爾考之達王命也著
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
為司寇肅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哥
武之穆也曹為伯甸以伯爵居甸服是文之昭非尚年也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
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信衛
武叔蔡甲莊鄭捷公宋王臣成齊潘公言期公藏在

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甚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名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定四年。晉師將盟，靈公於刺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前衛侯將屬齊，涉佗成何曰：「二人晉，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歟？」涉佗按靈公之手及挽，血至靈公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靈公欲叛晉，馬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非君之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九

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馬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實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定八年
齊師伐晉夷儀，晉軍千乘在中牟，靈公將如五氏以助齊，道中牟卜過之，龜焦兆不，靈公怨晉甚，曰：「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何卜焉？」以兵車當晉五百乘，乃過中牟，齊侯致糕媚杏，衛西界於衛，定九年。趙簡子圍衛，報夷儀也，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乃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不許，晉殺涉佗，成何奔燕。」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過矣哉。定十年
靈公幸難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後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曰：子何夢？」曰：「夢見難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難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五
若寃則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乎？是以夢見難君，公於是廢難疽，彌子瑕衛國法，竊駕君車者，刑彌子之毋病，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若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異日與靈公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公曰：「愛我哉，忘其口以饗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死，得罪於公，公曰：「是常矯駕君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靈公嘗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輒輟，至闕而止，過闕復

有殺夫人曰此必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為昭昭仲節不為冥冥墮行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公問之果伯玉也

初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擇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林父并擊於威林父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曰君制其誰敢怒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武仲如齊使弟于鮮告甯意欲復國曰有言公之言獻公出十二年使弟于鮮告甯意欲復國曰有

翼範典畧

春秋紀卷五

季一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環不得聞君之出散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棄二十六年見其後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還曰遽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外寬而內直自設於繫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悅

史鱗字子魚靈公之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數以諫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吾不能進遽伯

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我即死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子具以對。公感然曰。夫子生欲進賢退不肖死且不憚。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反。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以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又曰。史魚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教上。不祀而教鬼。直能曲於人。

公叔文子名朝而請享靈公欲公賂其家退見史鱗而告之鱗

翼範典畧

春秋紀卷五

季十二

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鱗曰無害子臣執禮可以免。成也。驕成文子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及文子卒靈公始惡於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宋朝夫人懇之曰成將為亂公遂成奔魯定十三年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勗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齊豹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大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

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也

說苑文子為大令尹三年氏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寧妨國家之治哉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不能相通則國之治也問之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舍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然衛無大令尹之官

宋公子朝仕衛為大夫過於寧公之嫡母襄夫人及其夫人南子懼遂與齊豹等作亂逐靈公如死鳥衛公既入衛

逐盟國人朝出奔晉既自晉歸宋靈公為夫人南子後召

宋朝齊會於洮之月大子蒯瞶就會獻孟邑於齊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妻猪其遠我艾豨妻猪求于牝猪得豨則定喻南子艾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事三

老也假姓承也大子蒯之謂戲陽速大子曰從我而朝少君也喻宋朝

我顧乃殺之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

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

奔宋既而奔晉十四年

初大叔疾娶於宋朝其婦嬖宋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

妻而妻之疾使作人誘其初妻之婦寘於墜而為之一宮

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禮之事則

常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

鳥官喻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謀其私

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所得文子遂奪疾之妻孔姑

疾出奔宋立其弟選使室孔

重公遊於郊子鄆僕鄆公少子也字子南公曰余無子將

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

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周禮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揖君命祇辱靈公卒

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

沒於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趙

簡子乃令陽虎詐為衛人衰經迎蒯瞶者入於戚書曰晉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事四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於戚稱于戚者內弟受也輒拒

父也時齊國憂衛不父也受姑帥師圍戚

初范中行氏之亂奔朝歌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趙鞅

禦之遇於戚將戰鄭師眾蒯瞶懼自投於車下王良授太子

之上在戚城望見鄭師眾蒯瞶懼自投於車下王良授太子

綏而求之曰婦人也快簡子巡列巡行曰卑萬匹夫也

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墮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大

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

鄭勝鄭穀鄭名亂從舍君助臣平公名在難不能治亂使鞅

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子西聞盜隣敵而出尹而追盜。先

尸而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魯川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守門，虎群司，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公孫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首，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同，臣尉尉止，司齊司，臣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序皆一德，執政之法也。大夫諸司門子，卿之，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非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

春秋紀卷六

二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晉人聞有楚師，帥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殺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承韋月又建南風不時，謂歲必無功叔句曰在其君之德也。子孔之為政也，專。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子孔，而分其室。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二十九年即鄭公之十二年也，時蘭公尚幼故去。

晉徵朝於鄭，鄭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平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駒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六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遷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

春秋紀卷六

三

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澳梁之明年，子驕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嘗耐，齊南重釀酒也。酒與執膳焉。閏二年，閏君將靖東夏，盟流淵。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問，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母乃不堪任命，而竊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委諸執事，執事實圖利之。晉范宣子即士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西相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

五

經 178—439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
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
卿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鄭頌與印董父戊城麋音均楚執皇傾以歸因董父以

獻秦鄭求贖于秦子大叔為令正王作辭以為請子大曰

不獲也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

以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言而後予之

鄭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子展元帥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入

邑賜子產次路先路次路皆王賜車之極名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

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西且子展之功也

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讓不失禮

楚為許伐鄭將禦之于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

是故昧食於一來不如使退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

也於勇而怯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

也言欲與楚戰者皆若何從之乃不御戰

也言欲與楚戰者皆若何從之乃不御戰

鄭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止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

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問晉鄭君而

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

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

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獻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榮而封守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

無乃非盟戰之言以問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

不然其何勞之敗悼于大叔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

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

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將吉如晉告將朝于楚子產相

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除地封土為外僕言曰金者昔先

大夫相先君遠兩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

子產曰大遠小則為壇以昭其功小遠大苟舍而已焉用

壇以昭禍襄二十八年

楚康王卒鄭伯送葬鄭敖即位康王于王子圍為令尹

弟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君弱令尹必代之昌松柏之下

其草不殖未幾圍果弑鄭敖而自立楚謂未成君曰敖

晉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晉平公之母悼子大叔與衛大
 叔儀語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肆餘也杞是屏也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
 矣其誰云之云從旋旋而歸也晉使女叔齊命魯歸杞田齊曰
 杞夏餘也而即東夷夷禮用魯周公後也而陸干晉何必齊
 魯以肥杞魯歸杞田杞文公來盟春秋書曰杞子來盟杞
 國伯也則曰子賤之也二十九年
 鄭伯不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
 也伯有曰世世為行人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

成吾所以無所乃欽伯有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遽行
 子皮子展之止之衆曰人不我順言子產不順駟氏何止焉子皮
 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自留子產入於是
 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聞其盟已也自墓門之潰入
 駟氏伐之皆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
 於羊肆子產視之枕之股而哭之欽而殯諸伯有之臣在
 市側者既而葬之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
 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
 子介子西之子而奔駟帶子西之子上子皙之宗主追之及駟聚盟而後歸
 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偏偏此族
 大寵多公族盛大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
 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
 公孫段有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
 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達也而相從
 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口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玄姑
 先安人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
 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後命之又辭如

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子產使都鄙有章四都通郵車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田
有封溢封疆度令井有伍五家相保大人卿大夫之忠儉者
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斂之字子將祭請田焉弗許
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足家衆之祭取子張怒退而徵役果
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遂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
而後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并還其三年所收入與人誦
之曰取我衣冠而褚音藏之奢侈者畏取我田疇而伍之
田疇而伍結之孰教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

春秋紀事本末

十

我有子弟子產誘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生之子產而死誰
其嗣之公二十九年鄭簡
襄公公之小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
見也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傷
邑以刑政之不修盜賊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牆垣以無憂客
使令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焉君使甸請命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牢居恐
索敵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

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寶
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
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
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繕修司室以時乎
易道路坊人以時填音更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
人巡宮車馬有所資從有代有人巾車脂轄主車隸人牧
圉各賁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
賓得速去賓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實至如歸無寧諸患不
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晉平公而諸侯

春秋紀事本末

十一

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兵厲不戒
竊見無時命不可知君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
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
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
信信所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受諸侯是吾罪也
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
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
之何其釋辭也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焉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義

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
位貴賤能而不又善為辭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
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
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諲乘以遠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
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辭有
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謀乎。

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

如。子產曰。何為。來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毀之。然明曰。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
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後聞是語也。曰。以此觀之。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產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
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
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謀刀
而使勸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

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
錦。不使人學。製為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
登車射御。則敗績覆壓。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
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
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
進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
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

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而如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
產是以能為鄭國。襄三十一年。

楚令尹公子圍聘於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將入舍。鄭人惡
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梁也。逆婦
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彈也。逆婦
行。命圍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聞謂國
將使豐氏。公孫。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國之廟
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使寡大夫不得列

春秋紀事本末

十四

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國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
 老。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
 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諸侯以鄭公楚。
 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諸侯恨楚。將違楚。是懼。不然。故邑。
 館人。守舍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
 也。陳。陳君服二人執戈。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子。
 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于家曰。蒲居有前。不亦可乎。
 子羽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
 愛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
 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楚棄疾有當璧之先。國雖。
 弱。曰。吾代二子。與。楚。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
 矣。以愛生。衛。衛惡曰。苟或知之。為。難。憂。何。害。宋。合。
 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之。
 卒。章。善。矣。詩。言。不。但。於。虎。馮。河。之。可。畏。吾。後。之。退。舍。子。羽。
 謂。子。皮。曰。叔。孫。絞。切。而。施。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

春秋紀事本末

十五

人。能。自。愛。也。不。犯。由。子。與。子。家。持。之。無。所。皆。保。世。之。主。也。國。子。
 代。人。愛。子。招。樂。愛。衛。齊。子。雖。愛。弗。害。夫。弗。及。而。愛。與。可。愛。
 而。樂。與。愛。而。弗。害。皆。取。愛。之。道。也。憂。能。無。至。乎。昭。九。年。鄭。
 五年。是。年。冬。楚。公。子。圍。使。其。弟。公。子。黑。肱。伯。州。犂。城。軍。
 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鄭。教。有。疾。國。
 入。同。疾。繼。而。試。之。黑。肱。奔。鄭。殺。伯。州。犂。于。鄭。子。大。叔。如。
 楚。葬。鄭。放。且。賀。靈。王。新。立。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
 年。後。而。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強。委。禽。焉。禽。屬。
 采。用。為。犯。懼。告。子。產。子。產。請。使。女。降。焉。女。自。房。親。說。所。案。
 曰。子。產。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連。子。南。氏。子。產。怒。
 甲。以。見。子。南。子。南。執。戈。逐。之。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
 先。聘。子。南。直。也。被。傷。勿。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殺。
 之。曰。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子。
 皆。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勿。而。不。忌。不。事。
 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
 速。行。乎。無。重。而。罪。將。放。游。楚。於。吳。子。產。咨。於。子。大。叔。大。叔。
 曰。吉。不。能。亢。也。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周。公。殺。
 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
 何。有。於。諸。將。楚。之。亂。公。及。大。夫。盟。子。產。等。私。盟。于。蕭。子。
 皆。與。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計。

昔平公有疾，子產聘晉，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野，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堯不臧，不以其惡，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氏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箴育其子孫，故參為晉星。由是視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是長格臺駘，臺駘

春秋紀卷六

七

胎能業其官，宣汾洧，二障大澤，以虞大原。即晉陽臺，帝顓頊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祭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秋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

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疲，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時來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子羽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而歸之。昭元年，公孫黑將作亂，傷疾作，驕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鄆，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救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夫之事，而不女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六

七

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曰：死在朝夕，無聊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函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其子印為楮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昭二年子大叔如晉，送少姜之葬，少姜薨，女晉，晉大夫梁丙、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送姜葬，過此已甚，子大叔口將得已乎？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喪事，夫人士弔，大夫

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寵嬖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婦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東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禮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心星馬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而暑退季冬此其極也季夏暑極能無退乎極必衰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不為國謀故義其齊請繼室于晉子皮如晉賀之且告曰楚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十八

季康子之母死公使虎布之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不有寡君雖朝辱於敝邑寡君猶焉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盡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超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子產相鄭伯如楚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大會于申椒舉曰諸侯無歸禮以為歸宋向成鄭公孫僑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使問禮于二入向成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政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宋公爵故六儀子產曰小國

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謂合左師向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幸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于寬單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詩曰禮儀不還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子寬曰國民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涼也謂以十一取民其敝猶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十九

齊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鄭鑄刑書鑄于鼎以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臨事制刑不為刑辟惧民之有爭心也不可禁禦恐法預設則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法用三代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也訟亂獄滋豐賄賂並行或以賄賂文致人罪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成功敢忘大惠昭六年

子產聘晉平公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今三
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
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
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
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
產莒之二方鼎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
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拔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
伯有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氏黨及壬子駟蒍卒葬齊

春秋紀事

卷六

平

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
洩子孔及良止子伯有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
產曰說也解說為身無義而圖說身為不義而以厲故立
絕之後者解說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
民不可使知政或當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
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
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精推勢則魂魄是以前有
精真至于神明匹夫匹婦殫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于人以

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常子良之孫子良之
其柄焉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
矣而殫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石言於晉之魏榆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言故對曰
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聰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
時怨謫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
盡怨謫並作冀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虎
斯析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大叔相鄭簡公以

春秋紀事

卷六

三十一

如晉賀龐術也史趙見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欺可弔也
而又賀之太叔曰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寔賀
楚威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
後也歲星在鶉火南方柳是以卒威顓頊以歲鶉火而陳
將知之將如顓頊今在柳木之津歲在寅位也其斗之間
幕先至替腹無違命命無違天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
舜後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臣聞盛德必百世祀必陳氏
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子產問於裨竈裨竈曰陳水屬也
火水妃也為之妃而楚所相也相治楚之先祝今火心
星

出而陳災，祀以五成。五年，陳將復封，昭十三年陳封五十
二年，五及鷄火而後亡。火盛水衰，晉平公卒，諸侯之大夫
子產曰：「淩焉用幣，用幣必有兩而必千人幣，不行必
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以嘉服，
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賜也。』大夫將若之何？」
知之實難，在將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鄭簡公卒，子定公將為葬，除及將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
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
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
墓之室。掌公族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崩下棺也。弗毀則

春秋左傳卷之六 宣公八年 牛年

日中而崩。不毀則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
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
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有禮。
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昭十一年，簡公未葬，晉侯享諸侯，子產
相定公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晉昭公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大叔相定公以會。子產以
幄幕九張行。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
如之。晉令諸侯日中造於除，除地為壇，子產命外嬖舍者
速往，張之。子大叔使待明日，及夕往，無所張矣。及盟，子產

爭承之。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別，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卑而貢重者，旬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今諸侯皆共好以為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法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
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賁乎？子產曰：『晉政多
門，或偷之不服，何服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子產歸未
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已矣，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仲尼
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昭十三年

春秋左傳卷之六 宣公八年 牛年

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
不共恪。孔張之孫，後至立於客間，執政者，禦之，適客後。
又禦之，適客間，肆客從而笑之。車畢，富子諫曰：『夫大國
之人，幾為之笑而不陵我。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
曰：『發命之不義，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亂會朝
之不嚴，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僑之耻也。孔張在位，數
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
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率以他規我。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

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四國皆火梓慎登大庭氏在魯城

之庫魯作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為之言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何能寬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

帥之未災也里析謂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沒弗良及也不及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幾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子產不用災遷國故託言和不是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新未未入國使司寇出

新客新來聘者未去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如國情使子寬子上巡屏攝祭至於大宮祖廟也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祐廟主於周廟屬王廟合群主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貨財所聚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官人先君實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使主之官列居火行火所地預為徹之計城下之人列伍道以備非常火所徹之徹之計城下之人列伍登城為部伍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士各保其徵火之明日故戒保所刻人郊外助祝史除於國北於國之北除於國北於國之北

火也禳火於玄冥神回禳神祈於四鄺城鄺神土陰氣所聚書焚室記籍而寬其征與之林助營建三日哭國不市焚之家

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行火不恤民也不吊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子產為火故大為社大治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城內地迫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蒐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汝鄉音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衛使從者止之子產不忍曰毀於北方火之作

也子產授兵登陴登城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侮故也晉之邊更讓之曰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攔勳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子產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故貪人薦為敵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雖與他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貳心昭十八年

鄭駟偃游卒初偃娶於晉大夫生子弱其父兄立其叔父

駟乞子產情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天
登也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乞欲逃弗遣請龜
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
君之二三臣札麇天昏天死曰札小喪曰麇短折曰天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
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室私族於謀而立
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亂亂是吾何知焉言天亂
國所非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
之所亂令大夫將問其故寡君實不敢知平丘之會君尋
舊盟曰無或失職君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
專制其位是晉之縣師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爵
人舍之
鄭大水龍闕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禳焉子產弗許
曰我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淵本龍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昭十九年
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及卒子大叔為政不忍猛
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崔音符音之澤大叔悔之曰吾

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後以攻獲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子產卒仲尼聞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執政四十餘年自簡公十二年為卿歷定公獻公至
卒卒廿八年鄭定公卒則子產又據左傳魯昭廿年子
貴相三君非四君也史記應侯方其始也內則諸大夫之
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子產於內務息
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故自子南遷子皙死而
棄宗強族無敢復梗其令於外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
欲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能以弱為強雖作丘賦錢
刑書見議於子寬見責於叔向寧不及子孫而不顧者其
為國之心何如哉
子游問于孔子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可得聞乎曰惠
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意施惠哉曰
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所愛也故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可
得聞歟曰子產以所乘之與濟冬涉者愛無教也出
附會之檀弓作子貢問
周景王卒王子朝欲篡子猛而立鄭伯如晉于大叔相
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
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安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為將及焉今王室實動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詩曰餅之罄矣唯晉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謀焉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昭二十四年會於黃父謀王室也宣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曰敢問何為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陰陽晦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章為五教通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

春秋紀事本末

卷六

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謂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不貴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昔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無事之日挽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教矣多事之暇不得亦廢其加而不討其乏明衣者其情明致小國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重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晉我先大夫印段實

春秋紀事本末

卷六

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初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反自召陵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哀曰黃父之會未于語我九言鞅不敢忘在定四年

晉平公始末

師曠附

晉平公名彪諱公于昭七合諸侯五合大夫然政在私門惟厚飲以為池臺廣銅鞮之館築虎祈之官而不恤民延陵季子聘晉與賢大夫趙武文韓起子魏舒語而知晉

樂苑公納之出殺上出鍾磬等瑟曰咨子為樂對曰臣不敢為樂而善隱公曰玆犯乃申其左臂而誅五指公問于隱官曰何德曰不知也公曰歸之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諸盡而墜城闕二也柱梁衣衾士民無過之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積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公乃弄鐘鼓除等瑟按此知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絀而徒飽亥唐之佚食菜羹也何為哉乎公誠好賢叔向子野諸賢春秋不多見者也然用其言文悼之業可世守也而何有乎亥唐亦終于此而已則平公若拘一時造膝之名而非能任賢者也

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

鐘之公曰工皆以為調矣。曠曰有知音。亦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之。師洎至。果知鐘之不調也。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曠曰。昔聖王。戲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光。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者。賢於昧行遠矣。事在左傳。方者錄前。

初。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稱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肴。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

春秋左傳卷六

三十四

其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嚮。三進。三伏。公而後視之。曰。公知其欲諫。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開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靈公又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喙夫獎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聞丘出。提彌明死之。初。盾田於首山。舍於翳

桑。桑多見靈餽餼。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靈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索。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趙盾從兄。弟。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後。盾出奔。之。山。開。公。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及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

春秋左傳卷六

三十五

乃免。宣子使趙盾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夷之。宣子二年。許悼公。癸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君。不。當。葬。曰。弑。父。則。棄。愛。曰。無。父。為。我。曰。無。君。亦。春。秋。之。義。也。楚成王。莊王。稱霸。始末。令尹子文。孫叔敖。附。楚之先。重黎。居火正。為祝融。其後陸終氏。生子六人。長曰昆吾。三曰彭祖。大彭。六曰季連。季連之苗裔曰鬻熊。為周文王師。早卒。周成王之時。封其裔孫熊繹於楚。蠻。命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傳至熊通。叔國人。請於周。尊其號。

周弗許遂自立為武王借工至于文王始都即齊桓公始考顯祖生卷章章生黎

霸楚亦始大是以有召陵之盟及同代為祀于高辛

之世回生陸終娶鬼方氏女唐平而不育三年啟左石胎而也六人其三四老彭姓義名盤封於宋大彭之墟即彭城也由堯時至殷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彭少好恬靜善于補苴之術惟以養神治生為事常有少疾號武夷君及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方籍以政教大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楊則抑抑則揚以德行不任以言見呂氏春秋又按俗以素女術出于錢鏐考列仙傳鏐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類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為彭祖經是鏐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為務所謂與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持形容其壽之久耳

楚成王立申公闢班殺令尹子元子文為令尹緇布之冠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子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

春秋紀卷六

三六

無益積自毀其家以紆音舒國難楚國之難由家強而國難

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導

惠以撫下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

一筐以羞進也之每出其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饑者

而我取富焉是勤勞也以自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

富也

初若教楚人娶于邱名生關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邱名生淫於邱子之女生子文焉邱夫人使棄諸夢中名虎乳之

知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殺虎

為於菟故命之曰闢殺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

文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開其族而釋之子文貴廷

理遂刑其族成王不及後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

理失人以違夫子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

子玉名得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陳二城頓

而還國名城子文以為功使為令尹叔伯楚大夫曰子若國

何以子玉不靖子文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賞貸人

能靖者不矜功與有幾能有三十三楚子將圖宋使子文

春秋紀卷六

三七

治兵於睢邑名號令也時子文不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欲

累其車子玉故子玉復治兵於蔞終日而畢觀七人貫三人耳

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叔尚幼後至不賀子

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曰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

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到

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

何後之有二十子玉城濮之戰

子玉之為將令其叔伯知其不堪任為賈知其必敗國而子文必舉之則是其智不足也豈獨焉得為仁哉然則已至矣

楚成王欲立商臣為太子。令尹子玉曰：「君之齒未也，又多內寵，絀乃亂也。且是人也，驕而豺狼，忍人也不可立也。」後又欲立王子職。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商臣欲以待而不聽。遂繼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順。」為穆王。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掩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進，隱曰：「有鳥在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飛，將冲天；三年不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真藏史書

春秋紀卷六

三十八

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君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伐陸渾之戎，遂至於維觀，兵於周疆。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楚子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曰：『嗚呼！君王其忌之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異書山川，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意，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承天之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鄭南。今河卜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宣三年，

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之。王曰：「旦與賢相語，不知其晏也。」曰：「賢相為誰？」曰：「虞丘子。」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為相數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賢王以姬言告之？」虞丘子曰：「臣之尸祿久矣，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迎之，使為令尹。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敖為賈之子，一名為艾微，莊公九年，虞丘子乃薦之，及為相，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被髮羊之裘。

真藏史書

春秋紀卷六

三十九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資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侯侵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邀福於厲，宣桓武。二王鄭所出，二不氓其。

杜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君之患也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唯君圖之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楚大入盟子良鄭伯出質晉荀林父桓帥師救鄭聞鄭既及楚平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勞民隨武子曰善會閭用師觀釁罪而勤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陣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乘車車輯睦事不好犯矣為教為率擇楚國之令典軍

行右轅左追左者追求草莽為宿衛在前茅慮無楚以旌識又曰明也慮無如今中權後勁中軍制謀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旅施之以惠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等禮不送矣若之何敢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子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師之武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以出

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中軍佐濟韓獻子子穀先帥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與乎師進濟莊王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欲還壁入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在晉軍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

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鄭使謂晉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擊之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樂武名子曰楚自克庸文十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兵而申傲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穀盼楚先穀路車藍綬衣以故山林歲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紀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也其言之或為
二廣為一廣廣有一卒為百人卒備之防十五乘為大偏二
永右廣初駕馬數及日中數其時刻十五人為兩以爲
左廣至內官侍序也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尊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
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
從楚使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晉王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
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
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
人敢拜君命之辱先毅以為諂曰行人失辭使趙括從而
更之楚又求成不聽諸黨告曰晉師至矣孫叔曰進之寧
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之也軍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
桓子不知所為鼓於中軍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
舟中之指可掬也大敗晉師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
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圍于郟楚次於衛雍渚
黨曰吾盍築武庫築武庫以而收晉尸以爲京觀也王

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
干戈載櫜弓矢言武王誅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
保之既息兵又求美德故又作武其卒卒曰者言定爾功
其三曰鋪時是也繹也思我徂維求定歸往以求定安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既安天下此楚樂之次第與夫武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傳之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
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功所違民欲猶
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疆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也而
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政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
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晉罪無所其民皆盡忠以死君命
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遷詳左傳
叔敖相楚知優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
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
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
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

父唐叔子周公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楚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君熊繹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服豈敢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卿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若王哉周不愛鼎鄭敢受田王曰昔諸侯遠戍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子

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音安式也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隨民力而用之如敢過也穆王遠遊過用民力寡飲無度故詩云然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二年國人惡王之無厭也以王在乾谿召子于於晉以作亂入殺靈王之二子立子于為王子哲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使告乾谿之衆曰先歸復所後者剝衆皆潰靈王聞羣公子之殺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之多矣能無及此乎王縊而死觀從千者謂子于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曰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國每夜駭曰王靈入矣又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又使走告子于于哲曰王至矣國人殺司馬以恐子于將來矣二千若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乃立為平王三年平王之為穆公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伍奢之子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極無寵王為太子聘於秦使無極逆秦女見女好勸王取之而出太子居城父也日夜譖大

子於王曰建以奈女故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陰告之大子奔宋王召奮揚曰言出於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初使奮為大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初命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又曰奢二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益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召之曰來吾免而父長子尚謂其弟負奢子曰曰賜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藏典畧 春秋紀卷六

卑人

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我能死爾能報風其免之相從為愈子胥奔吳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財食乎楚遂殺奢及尚昭

吳越始末 子西 公附

自奈伯利吳十九世至夢壽夢壽立而吳始大楚之申公巫臣楚相子及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人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夢壽四子長諸樊次餘昧次餘祭次季札札賢而夢壽欲立之讓不可夢壽卒諸樊讓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曹人欲立子臧子臧

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國立之札乃棄其室而耕乃止諸樊卒授國餘祭欲傳以次以至季札餘祭立四年而卒札當立矣竟逃入國人立餘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以為季子不立當立光陰納勇士欲以襲僚時伍子胥每言伐楚之利於王僚公子光曰是父兄為戮而欲復其讎不可從也子胥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以進光而耕於鉤以待之楚平王卒太子少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令尹子常曰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昭王天下吾不從也乃立昭王

莫藏典畧 春秋紀卷六

卑人

楚無歲不有吳師王僚欲因楚喪而伐之師皆在楚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事若克季子雖至時季札適不吾廢也夏四月光伏甲士於楹室而享王王使兵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也劍蓋者人獻體改服於門外執蓋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楹室專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胃遂弑王僚光代立為王是為闔廬乃舉子胥而與謀國事僚之母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出奔鍾吾小昭王立之四年闔廬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

二子奔楚，楚大封而定其徙，謀以害吳。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視民如子，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惧其至，而又疆其仇，以重怨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吳王怒，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昭三十年

楚昭之十年，圍廬與子胥等大興師伐楚，五戰及郢。楚昭王出奔，至雲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有王奔隨。子西收聚散卒，敗吳師於軍祥。子西失王，恐國人之潰也，偽為王與服以保路。保安道路國於脾洩。權立楚聞王在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音復命于西問高

春秋紀卷六

春秋紀卷六

五十一

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求，余亦弗能也。吳人擊隨，求昭王殺之，子期、昭王庶弟、王逃王而已。為王曰：『我與之，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吳人即以班處宮。子胥鞭平王之尸，以報父仇。初伍員與申包胥為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曰：『子勉之，我必復楚。』及昭王在隨，申包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知所伏。』處下臣何敢即安。」

立依於秦庭而哭，日夜不絕，穀不入口者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定四年

吳師敗而歸，葉公沈諸梁司馬沈尹戌子也。楚子常不用吳師敗而歸，葉公沈諸梁司馬沈尹戌子也。戌謀而敗死，第后滅，從其毋獲於吳。問楚定不待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初王奔隨，將涉於成，曰：「藍尹麇，楚大涉其帑，妻不與王舟及平，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雖思舊怨，以敗王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王賞從亡有功者九人。子西請舍闕懷，王曰：『太德滅小怨。』

春秋紀卷六

春秋紀卷六

五十一

道也。初昭王奔隨，即公闕卒之弟，則謀弒王曰：『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可乎？』止之，乃免。王于難，是大德也。吳天子終累敗楚舟師，楚大惕懼，亡十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都於郢，而收紀其政，以定楚國。定六年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而至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吳伐之，勾踐患吳師之整也，使死士百餘人，夜以亂兵，鼓噪不動，使罪人三行，僞劔於頸而辭曰：「二君治戎，臣奸旗鼓，犯事不

斂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遂自剄也

大敗吳師於楊門音李園廬傷將指而子夫差立夫差使人

人立於庭荷出入必謂已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子

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定十四年

夫差敗越于夫椒即今太湖中報檣李也遂入越勾踐以甲

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膝行頓

首曰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情事勾踐請身為臣妻

為妾夫差將許之子胥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

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

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遠天而長寇讎勝無及矣弗

德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

其為沼乎

初吳之入楚也召陳懷公不至及夫差克越而侵陳楚大

夫皆懼曰闔廬唯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

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

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無

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國有舊典視孤寡而

共其乏困在軍無食者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

春秋紀卷本

季十

馬勤恤其民而與共勞是以民不罷勞音死知不避

身死不吾先大夫子常易也之所以敗也今聞大差音次

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者嬪御者馬一日之行所欲必

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

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哀元年

王出奔大夫悉屬與王百姓離散蒙穀遂入大宮負難

父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

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楚有倚枕之史

楚王孫圉聘於晉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鳴其佩

禮問曰楚之白珪佩上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

幾何矣幾世曰木索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

辭以行事子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

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次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

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悅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鬼神無

有怨憾於楚國又甞數曰雲雲連徒洲名金木竹箭之

所生也龜珠璣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

所以供幣帛以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

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呈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

春秋紀卷本

季三

侯而國民保焉。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王。祭紀五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鑄兵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不穀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華蓋之美，楚雖蠻夷，勿能寶也。

初，勾踐之困會稽也，吳許其成。范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勾踐乃令大夫種守國，而與范蠡入宦於吳。為身為吳王

春秋紀卷十 五十四

前馬，吳王有疾，嘗無不為也。三年，遣歸國。若心焦思卧，新嘗膳，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郢，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將率國人以著其姓，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父母有罪，將免也。乳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乳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夫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教之，其子，其達士，潔其居，其其服，飽其

食，而庫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糈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餽也。無不敬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其父兄請報吳，不許。復請戰，乃致衆而誓之曰：「寡人非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賞賞，進不用命，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嘗刑。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勾踐循撫其衆，將用之。大夫逢同曰：「國新流亡，今復嚴給

春秋紀卷十 五十五

結備，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楚越，必厚事吳，而陰附三國，吳之志廣必輕戰。三國伐之，越承其敝，可克也。居二年，吳將伐齊，公冠新君，勾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厚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腹心之疾，得志於齊，猶石田也。」馬所用之弗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鮑牧，為王孫氏。王聞大怒，使賜之屬鏹劍，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秋，吾日縣之吳東門，以視越兵之入也。吳人盛以賜夷，葬于江。哀十一年

齊敗吳師於艾陵。吳引兵歸。乃與晉大夫會諸侯於黃池。勾踐以子胥既死，吳兵在外，乃發范蠡等襲吳，入其郭，殺其太子。吳人告急於夫差。夫差恐諸侯之聞也，自勁七人於幕下以絕口，使人厚禮以請成於越。越君臣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歲荒，稻蟹不遺種。後四年，范蠡曰：「時可矣。」勾踐遂誓師，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壞墳墓者，通相問也。」明日從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王之令，明日從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乃大徇於軍。

白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子為國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又徇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所欲歸者一人。」又徇曰：「有眩瞽之疾者告其歸，疾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又徇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於是人有致死之心，又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左右，右而左右，身斬妻亡，乃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近有志行者猶吳。

所謂吳良，吳師大北。三戰三敗，遂入吳闔門宮。是役公孫雄肉袒膝行以請成。勾踐將許，范蠡曰：「夫使臣朝而晏罷者，非吳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而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遂提鼓援桴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以吳與越，吾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范蠡不報越王，擊鼓興師，隨使者至於姑蘊之宮。夫差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勾踐既平吳，乃北渡淮，與齊晉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反至五

湖以書辭勾踐曰：「吾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與之，不然將加誅。」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幣，自與私屬浮海而去，自號曰桴。桴其皮，其子曰：『賜皮也。』」子胥死，吳王以賜皮為桴，蠡自齊遺大夫種。種曰：「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以共安居。」子何不云種見書稱疾不朝，人或謂種且作亂，遂賜種死。吳越事詳國史。及吳越在秋，與越絕書。勾踐卒，子王。史記：吳與立其後六世孫無疆，代楚為楚所敗，服朝于楚。出西子姓施，一名夷光，居苧羅山，流紗於若耶溪之西，為

初楚大子建之遇讒也奔宋又奔鄭鄭人善之晉人謀襲鄭使謀於建鄭知之遂殺建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韋

春秋紀表六

五十八

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
勇舍諸邊境使衛籛焉葉公曰周也親仁之謂信率義之謂
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
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楚請伐
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國新復未有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讀
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曰鄭人在此
雖不遠矣比子西為鄭人欲殺之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主
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
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次我死

製藝軒

春秋紀卷六

五九

今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時吳人伐慎楚白公敗之以戰備獻殺子西子期於朝而
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
以入矣葉公曰以陰陰行微幸者其求無厭必離聞其殺齊
官修賢大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問為王辭曰王孫將專
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子問葉公至及北
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
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
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與之來若見君而
是得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
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
國帥其屬將與白公葉公曰微二千子西者楚不國矣棄
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
山而繼其徒微匿其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
余知其死所而長者公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
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之葉公兼令尹司
馬二事國平乃使子西子為令尹子期子為司馬而老於

宋襄公圖霸始末 向雅附

宋桓公卒，庶子目夷長且仁，太子茲父請立之。目夷字子魚走而退，襄公立。父茲在喪，而與齊桓蔡丘之會，立目夷為左師以聽政。年九十七而隕石於宋五又六鷁水飛却退過宋都，齊桓卒，宋欲為盟會，執滕子嬰。滕宣齊又使知人用鄒子於社，司馬目夷曰：「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襄公為虜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許之。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弗聽。」會諸侯盟於孟。宋地楚執襄公，既而釋之。目夷曰：「禍猶木也，既又伐之。」

春秋紀卷六 六十

鄭目夷曰：「禍在此矣。」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司馬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弗聽。」公及楚成王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存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目夷曰：「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

用也。金鼓以鼓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殺盛致志，鼓儼可也。僖二十二年 是年晉重耳過宋，襄公得晉援，厚禮之，明年病卒，殤於泓故也。

宋向魋恃寵將謀作亂，時魋為司馬，其兄向巢為左師，宋景公告皇野。子仲馬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皇野曰：「非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左師，每食擊鐘，聞鐘，故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泰公曰：「可矣。」以乘車往。公之乘車曰：「迹人與之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迎子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野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

春秋紀卷六 六十

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敗不唯命是聽。」弟子願聘而告魋，魋欲攻公子車。弟亦魋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魋遂入於曹以叛，公使左師巢伐之，巢欲質其大夫而後入焉。遂入不能亦入於曹敗曹人為質以自固，魋曰：「既不來事君，又得罪於民，不可。」民遂叛之，魋介衛，巢奔魯，魋在衛，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弟司馬出奔致邑孔子事魯在衛，楚惠王滅陳之歲，吳滅舒，公宋之分野也。宋景公憂民，公曰：「君若民，民若君，民若君，民若君，民若君。」

左傳曰天高聽卑君有居人之言三災咸宜有動侯之果徒三合

滕薛朝魯

魯隱公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此諸侯朝魯之始魯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之弟有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客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希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乃長滕侯滕薛國侯爵也伯益為時王所封也自齊桓稱霸以後大國會盟征討之東河上十二諸侯然素倫戚以從滕薛則皆與焉

春秋紀事

春秋紀事六

卷二

滕文王第十四子叔繻之後武王克商封之於滕至滕侯懿當隱公七年卒而不書名未同盟也數傳至定公後二十一年卒定公卒文公立乃見孟子行喪禮樂井田殷為宋所滅

翼族典器卷之七

戰國紀

韓趙魏之始

段干木 梁惠王襄王



魯昭公居乾侯之時晉之六卿滅其公族初氏羊舌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嗣是智伯與趙魏共滅范中行氏智伯最強乃與韓康子魏桓子圍襄子于晉陽韓魏畏智伯之強也謀與趙襄子共殺智伯盡并其地晉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周威烈王命魏斯趙肅韓康皆為諸侯三國共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魏文侯問于李克曰

先生教寡人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

一

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相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璜曰今者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璜忿然曰以耳目之所親記臣何負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難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憂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伯侯鮒臣何以負于魏

成子克曰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二子何如克對曰五者足以定相矣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千鐘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文侯成子田子方段干木西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

段干木晉之駟儻也學于卜子夏文侯師子夏因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間必式之僕曰胡為式曰此非段干木之虛歟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僕曰

襄義典 戰國紀卷之七

然則何不相之于是致諫百萬請相之干木不肯受文侯往見干木干木避之交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璜于堂而與之語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居無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人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遂按兵不敢攻

文侯聞吳起善用兵使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卒其大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

哉子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武侯卒子帶與仲緩爭為大子公孫頤謂韓懿侯曰帶與緩爭為大子今帶得王錯魏大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乃與趙合兵以伐魏魏大敗趙謂韓曰殺帶立緩割地而退利也懿侯曰殺帶人必曰暴割地人必曰貪不如而分之魏分為兩不強于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亦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韓趙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

襄義典 戰國紀卷之七

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惠王既立明年敗韓于馬陵敗趙于長平九年與秦戰少梁敗魏攻趙趙請救于齊齊威王使田忌孫臏往救之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離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關者不搏敵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梁趙相攻輕銳必竭下外老弱罷于內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于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

而西矣。孫子謂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銳為恃。喜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必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樹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大破其軍，虜太子申以歸。

初，衛之庶孽公孫鞅，事魏相公孫座，座病，梁惠王親往問之。座薦鞅，鞅年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不應，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竟王去，座召鞅謝曰：吾言子于王，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殺之，王可速去矣。鞅曰：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鞅入，秦因魏馬陵之敗，為秦孝公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兵擊之，鞅虜公子卬，破其

軍。惠王兵數敗于齊，秦國內空，恐乃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安邑近秦，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子之言也。秦封鞅于商，為商君，故曰商鞅。楚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伐魏，破之于襄陵，得其七邑。

惠王之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以敗馬陵之後，與韓趙皆朝齊于博望而盟也。惠王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明年，又與宣王會于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為惠王。

客有見淳于髡于梁，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言耶？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然。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會，先生至，後先生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子見一語，連三日夜無倦。王欲以卿相禮待

之因謝去

梁惠王賜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月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傍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

義典

義典

六

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胥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蘇秦為趙合從說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鄆

毘陽召陵舞陽新鄆新鄆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

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廩

舍之數曾無所芻牧之見人君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

不休轉輸旋發若有三軍之衆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

頭二十萬奮擊三十萬斯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今

乃聽于羣臣之說欲西面而事秦事秦必割地以効寔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外挾強秦之勢以內極其主以求割地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罪無過此者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魏王願以國從

張儀說魏割上郡少梁以入秦秦更少梁曰夏陽秦以張儀為相後六年儀又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以卑諸侯魏王不聽秦屢敗魏儀乃復為秦連衡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

義典

義典

七

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趨不待俸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成四方守亭郵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涇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叔衛取晉陽則趙

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國欲無
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請稱東藩樂帝官受冠帶祠
春秋効河外

田齊初立 宣王 淳于髡 匡章 陳仲子附

陳成子三傳至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食一城自與三晉
列為諸侯亦稱齊侯大公子桓王齊威王即位好為淫
樂長夜之飲委政卿大夫諸侯並侵國人不治左右莫敢
諫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
侯未嘗屈辱且進之以隱亦如伍舉之于莊王也于是乃

翼統典畧 戰國紀畧卷之七

朝縣令長七十二人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
墨也毀言日至然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
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
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然使人視阿田野不
闢民貧甚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
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遂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羣臣不敢飾非務盡
其誠齊國大治

威王八年楚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費金

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
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昔者臣從東方來見道
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謂高也
甌窶謂滿也汗謂下也田也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
者狹而所飲者奢故笑之于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
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
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
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一醉一石一醉威王曰
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

翼統典畧 戰國紀畧卷之七

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
有嚴客髡希音希辭鞠音其脫音其衣袖也音其侍酒于
前時賜餘音其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
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斗
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
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眇音眇不音不禁前有墜珥後有遺簪髡竊
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繡襪
解微聞薊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

亂樂極生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為齊
王曰善乃解長夜之飲

駒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
駒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
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駒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
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和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
其善也王曰善語音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
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

樂苑典事

戰國紀卷之七

十

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駒忌
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
之深而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和而不
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
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
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駒忌子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
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忌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
昌失全全亡忌曰謹受令請謹母離前髡曰稀膏棘軸所
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

曰弓膠背即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痺忌曰謹
受令請謹自附于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
皮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髡曰大車不
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調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謹受令
請謹脩法維而督姦吏髡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
吾真之微言者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居期年封為威侯

樂苑典事

戰國紀卷之七

十一

威王與梁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
有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
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
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敗為寇東
取泗上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
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
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
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慙不慚而
六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西
相對
加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微織也以解也章利以

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如是者三有司
 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項
 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秦王稱西藩而謝齊左右曰何
 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
 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全軍而還必更罪將軍之母對
 曰臣非不能更娶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
 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娶母是欺死父也夫為人
 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威王立三
 齊宣王立威王立三喜文學游說之士如慎到田駢接子環

淵騁衍騁與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為開
 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為盛且數有千人鄒衍之術迂大而闕辨與也文具
 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語曰談天衍雕
 龍與炙轂過髡淳于髡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于宣王王曰寡
 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此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
 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十士不亦眾乎髡曰不然夫鳥同
 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諸胡枯槁于沮澤則
 累世不得一鳥及至羣齊梁父之陰則御車而載

耳夫物各有時今髡賢者之時也王求士于髡若掘水于
 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
 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對曰大觸
 前為暴勢王前為劫主與使觸為暴勢不如使王為劫主
 王忿然曰王者貴乎士貴乎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
 說乎對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墓五十步而
 樵採者死不赦今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
 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墓也王默然不悅

觸因極言貴士之效王留觸觸辭曰夫玉生于山制則砢
 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遠非不尊遠也觸
 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
 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
 道以脩矣願得賜歸安竹反臣之室屋則再拜而辭去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王使謁者延入斗曰斗趨
 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于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
 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于門與入曰寡人
 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有言正諫不諱斗曰王聞

之過斗生于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王忿然不悅有
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
子授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悅曰寡人愚陋守齊
國惟恐夫耘也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
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
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
人何好斗曰世無麒麟驎驎王之駟已脩矣世無東郭俊
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王宮已充矣
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

翼純典畧

戰國紀卷之七

十四

以治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
也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王者何也為能
之也今王弟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王愛尺
穀也王于是舉士五人齊國以治
蘇秦為趙合從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
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
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
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不常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
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

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
而寬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關雞走狗六博踰鞠
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
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
能當今乃西而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
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
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
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
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元父之險

翼純典畧

戰國紀卷之七

十五

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
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焉高雖
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
也而欲西而事秦秦舉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
強國之寔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願奉社稷以從
宣王立
齊子開
張儀為秦連橫說閔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從人說大
王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雖有百秦將
無奈我何而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

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何也齊大而魯小也
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于魯也秦趙戰于河漳之上再戰
而再勝戰于番吾之下再戰而又勝四戰之後趙亡卒
數十萬卽卿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何也秦強
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娶婦為昆弟之國常破百陽魏効
河外趙入朝龍池割河間以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悉
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
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閔王許之獻魚鹽之地三百于秦
楚遣使持金百鎰聘陳仲子字子為相仲子入謂妻曰今
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于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
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于前所甘不過一肉
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之不保
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為人灌園出高士傳仲子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有於陵子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
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今不問王而先
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苟無歲何有民
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乎乃進而問之曰
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

釋者亦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寡寡孤
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
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
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則朝此
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仲子尚
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
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按戰國策此
時去孟
蘇秦不過於秦惠王乃東之趙趙肅侯使其弟成為相號
奉陽君奉陽君弗悅蘇秦去游燕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
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淳沱易水地
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
民雖不佃作而足於粟粟此所謂天府也夫燕之所以不
犯寇被兵者以趙之蔽其南也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
其後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
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
之外計無有過于此者誠能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

必無患矣。文侯乃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乃說趙肅侯與六國從親，以畔秦。令天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而盟。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北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

蘇秦與事 蘇秦說秦之七

十一

燕王噲子之始末

是時秦惠王使犀首攻魏，取魏之雕陰。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于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趙封之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為易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者先生

蘇秦與事

蘇秦說秦之七

十九

至燕，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故，為天下笑。蘇秦大慙，乃往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為仇，是食鳥喙之類也。齊乃歸燕之十城，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通。易王知之，蘇秦懼誅，乃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乃得罪于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為客卿，燕王噲子立，蘇秦死，于齊初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弟蘇代與子之交，父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王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噲問曰：齊王何如？代曰：必不霸。噲曰：何也？代曰：不信其臣，欲以激燕王而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噲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定不失天下。今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曾因叔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向行王事而噲老不聽，致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

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不仆之，破燕必興。」宣王因令人謂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當聚眾將軍市被，圖公宮，攻子之，不克，乃與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構難數月，死者數萬。齊人誣孟子語宣王曰：「今伐燕，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即世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子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大令多氏謂齊宣王伐燕，孟子可見也。云為問王者，易所為問。

燕昭王收破燕之餘，以即位，往問郭隗先生曰：「以國報讐者，何如？」隗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後處。拙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視聽指使，則廁役之人至；若恣睢奪擊，則可籍也；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王誠博選國中賢者而朝其門，天下之士必趨于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隗曰：「臣聞

古有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三月而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及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王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能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郭衍自齊往，劇年自趙往，士爭湊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國幾富，士卒樂佚輕戰，遂以樂毅為上將軍，合五國之兵以攻齊，大勝之，樂毅收入燕，大忌陳于元莒，故出反乎曆室。元莒，曆室，皆齊之邑。元莒，齊之邑。元莒，齊之邑。元莒，齊之邑。

張儀者，魏人也。始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已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已璧門下，意張儀甚執之，掠管叔百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事此辱乎？」儀曰：「視吾舌在否？」妻笑曰：「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相趙，約從，然恐秦之攻

韓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
 子與蘇君善。今已當路。何不往遊。以求通儀。乃之趙。求見。
 蘇秦。秦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
 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
 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也。儀之來也。
 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
 乃遂入秦。蘇秦言于趙王。發金幣車馬。使舍人微隨張儀。
 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
 弗告儀。因得似見秦惠王。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舍人乃辭。
 去儀。曰。賴子得願。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
 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
 柄。故感怒君。而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
 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
 能謀趙乎。為我謝蘇君。蘇君之世儀何敢言。儀既相秦。微。
 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益。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
 我顧且盜而滅之。
 秦欲伐蜀。恐道險難通。有秦詐。蜀取金牛。蜀而歸。又來侵。
 齊。欲先伐韓。恐不利。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惠王前。儀曰。

不如伐韓。秦親魏。魏楚下兵三川。以臨二周。東面之如。周。
 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
 天下。此王業也。今夫蜀而僻之國。而我翟之倫也。臣聞。
 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
 不爭焉。顧爭于我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臣願先從事。
 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我翟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
 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也。取其財。
 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復矣。拔一國而天下不以。
 為累。利害。西蜀。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
 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
 必利也。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
 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
 解乎楚魏。以與秦。楚以地與魏。王不能止也。故不如伐蜀。
 完秦。卒起兵。定蜀。秦以益富強。輕諸侯。儀勸秦以公子質。
 魏。而說魏入地。以謝秦。秦乃以儀為相。相四歲。而惠王薨。
 稱王。後又免相。而入相魏。因說魏王。破從而事秦。魏王因。
 使儀請成于秦。復留相秦。
 齊嘗助楚攻秦。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以語。

張儀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往請試之乃南見楚懷王
 曰敝邑之王所悅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
 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
 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于敝邑之王甚厚敝邑
 欲伐之而大王與之飲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今而儀不
 得為臣也大王若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
 方六百里則是北弱齊而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
 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悅而許之羣臣畢賀陳
 轡獨弔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王曰何也
 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
 絕是孤楚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
 也先絕齊後貴地且必受欺于張儀受欺于張儀王必悅
 恨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秦為王計
 莫若陰合而陽絕于齊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楚王曰子
 其弔口無言以待吾之得地遂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
 絕之使一將軍隨張儀受地於秦儀至秦俾失綏車不
 朝二月楚王聞之曰張子以寡人絕齊未甚乎乃使勇士
 往辱齊王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

楚使曰從其至其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
 里乃還報楚王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
 乎攻之不如路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出地于秦而取
 償于齊也不聽卒發兵擊秦秦齊共攻之再戰而再大敗
 乃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以武關外易楚黔中地懷
 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張儀請行惠王曰楚
 將甘心于子儀曰臣奉王之節以使楚楚必不敢誅臣假
 誅臣而為王得黔中地臣之上願也遂至楚楚囚張儀將
 殺之儀素著其用事臣新尚得厚幣而設詭辨于懷王
 之寵姬鄭袖謂秦甚愛張儀將不惜出地與美人賂楚以
 出儀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要為言而
 出之于是鄭袖日夜言于王王竟聽鄭袖赦張儀厚禮之
 如故時蘇秦已死儀因暴蘇秦之罪極言約從之失而說
 懷王以親秦之利王以數用子秦而重出黔中地將許之
 是時屈原已疎使子齊顧反諫曰何不殺張儀而又聽其
 言懷王曰許儀而不失黔中其利也許之便儀遂去楚而
 之韓說韓王以還秦而順楚必亡秦之所欲者莫如弱楚
 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于楚也其地勢然也韓

王鮪儀儀歸報秦計為武信君因使東說齊而說趙此說
燕皆請辭從事秦張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
立武王為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譖之儀懼誅
謂武王曰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今齊王甚憎
臣臣之所在必與師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
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于城下而不能去王以其間伐
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
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車三十乘八儀之梁齊
果與師伐之梁王恐儀曰無患也乃使其舍人說齊而兵

戰國紀卷之七

王

辭張儀相魏一歲卒于魏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
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于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
先死而儀振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
傾危之士哉

公孫衍一稱犀首魏之陰晉人也與張儀不善儀為秦之
魏魏相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
矣合則魏攻而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儀者欲得韓
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委焉以為衡功則事

魏之交可錯也矣錯則魏必圖秦而秦儀收韓而相衍公
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復相秦華
首害之義渠君朝于魏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
復過請謁也事情曰中國無事于秦山東之國秦得燒糧
焚杆于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
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
不奴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好女百人
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犀首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即乃起
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既卒犀首八相秦嘗佩
實執其事

戰國紀卷之七

二王

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魯穆公始末 公儀子 泄柳 申詳 平公

樂正子附

魯悼公之時僅如小侯平子三桓之室是時三晉亦
滅智伯分其地有之悼公之子為元公元公之子為繆公
正三十繆公問于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
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
謗者有述焉為之若何子思曰舜禹之于其父非弗欲其
有述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議之大故弗敢私之云爾

賈以虛飾之教非後得言觀此則元公之辭可知公曰何道以利民子思曰惠百姓莫如一切除非汝之事終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廢寵之祿以貶窮賸可也公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有姓修理鄰國其興也勃矣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有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不受公曰聞嗜魚故遺之何不愛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令受魚而免誰復給我

戰國紀卷之七 二大

魚者吾故不受也又食茹而美見其家織布好遂出織婦拔園葵曰安有為相而奪園夫紅女利乎嘗謂穆公曰君知國人之為國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澤而施藝植高竊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遠也蔬成而後摘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損已而溉蔬忘其損于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為君憂之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萊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

矣何開于門

池柳字子柳繆公聞其賢往見之子柳納人曰子以臣大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柳曰吾聞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少以朝固猶為之不然徒邀國君之榮也

子柳之母死子碩子柳弟請具喪事子柳曰何以哉無則子碩曰請鬻廢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窮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賻布以物助葬也之餘具祭器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家于喪不曰死請班也請兄弟之

戰國紀卷之七 五九

貧者

申詳子張之子也衛公叔文子十四年之子戌奔魯語申詳曰吾子子思親而敬之于思不吾察也申詳以告于思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却敬吾則亦以人口而號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若何子思曰有龍穆之徒好飾非辭說觀于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柳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求人知不擅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與之同邑而弗能

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賢也申詳曰吾乃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

繆公五傳為平公名叔景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為政明年

孟子自齊而歸過魯魯平公與宣王會于鳧繆樂克倫道

孟子平公因樂克見之為臧倉所沮樂正子當作樂正姓

修遠以官為氏如司馬司空之類樂正襄亦當作樂

正姓襄名然世又有樂姓又按姓苑云衛大夫食采于

人而樂故仲又一人也未知孰是時錄于此

韓非子云自孔子死儒分為八有孟氏之儒有孫氏之

儒有樂正氏之儒孟氏當即孟子孫氏則荀卿而樂正

氏即樂正子也

戰國紀卷之七 幸

宋王偃 戴不勝 薛居州附

宋王偃慕其兄剔成而自立時有音欺生驪于城之陬

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偃遂自稱王滅滕伐薛

敗齊楚魏之兵愈益自信盛血以常囊縣而射之命曰射

天斬社稷而焚城之請諸侯之像使侍屏偃虞其指彈其

鼻為無賴之冠冠不冠以示勇淫于酒婦人羣臣諫者皆射

之戴不勝薛居州莫能救諸侯皆曰外宋于是齊湣王與

魏楚伐宋民散城不守偃逃倪侯之館而死遂滅宋而三

分其地

戴不勝宋戴公後謂薛居州曰陳善閉邪唯善士為能之

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

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

矣子其奈何哉

鄒穆公始末

鄒固穆也昔武王克商封陸終氏第五子安之後後以曾

曹挾于和為附庸魯隱公元年公及和儀父盟於蔑春秋

年即書與儀父盟則儀父名克宋王命王未命故下書爵

魯近邾邾世好也穆公尊周進爵為子與魯世為

鄰敵及繆公改和曰鄒

穆公令食鳧鴈必以稅母以粟於是倉無稅而求易於民

二石粟而得一石糲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是非

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

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夫君若民之父母

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如之稅不

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

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

人名錄 白圭 宋 經 慎子 楊朱 墨翟

高子 周霄 盆成括 孟賁烏獲 夾秋 衛

公之斯尹公之他 子都 龍子 羿 逢蒙

稟 八士 接輿 夷詭 朱張 少連 子桑

伯子 直躬者

白圭周人或作魏文侯時李克李實志務盡地力而白

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每歲視大陰所在之

辰歲後二辰而知其饑饉大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

則早凡上歲倍欲長錢取丁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

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

發故曰吾治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

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

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

祖白圭

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圭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欲

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有五盡矣

何謂五盡曰莫之忠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

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才不

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矣

中山趙主於魏文侯文侯不信投圭以夜光之璧圭謂新

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

無可議不能禁人議於已也

宋桎一曰宋鉅齊宣王開墨子之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

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以別

者不反以表其心之均平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順普而

內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

救民之關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

雖天下不取強聒不舍其為人大多其有為大少不為苛

察不以身假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是有彭蒙田駢慎

到聞其風而悅之

慎子疑即人慎到也學墨子弟子魯滑釐之術善守禦為

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於魯平公欲

使伐齊取南陽豈因齊湣王之亂而為此舉欤慎子又聞

宋鉅之風而悅稍稍以禁攻寢兵為尚故伐齊之事旋亦

中止其曰此則滑釐所不為也或同滑釐為所朱子

弟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

身自利一體 枯古之人捐一毛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

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禽子謂楊子曰：「丟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能濟，禽子，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
朱南之沛光眇，西遊於秦，至梁，而遇老聃。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女為可殺，今不可殺也。」朱至舍，膝行而前，曰：「請問其故。」老子曰：「汝而睢睢而盱盱，目眦盡視，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朱雖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也。將家公執席，要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坐席矣。」

要義

卷七

七

朱過宋，宿於暵旅，逆旅人有二妻，一美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人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識之，行貴而自賢之行，安往而不美哉？」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監追。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多？」鄰人曰：「多岐。」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以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默然變容，不言者移時。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夫子言笑者何哉？」楊子

要義

卷七

七

不答。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二人乃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仁義之道而歸，其父問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湧於汨，操舟鬻渡，利供百口，累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洎，不學溺，而利害若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真以多岐忘羊，學者以多岐忘方。』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惟歸同反一為無得喪。子游其門，習其道，而不達其說也，哀哉！」
楊子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鋤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羣羊一羊，荷鋤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遊支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子

美

春秋

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共之大過已之大過作爲非樂
命之曰帝丹生不繫免劓服暴子廷愛無科而非明其

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謬

木
躑
躑
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

美

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墨

無愛上篇曰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

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

戰國策卷七

策七

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其此而已矣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施不孝枕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惡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若其身誰賊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慈若此則天下治矣此篇之言而現其其無父慈慈為言猶曰無別云爾無別之樂其流于無父則為我之至于無君也可智此道術之為天下

高子齊人嘗問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急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換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其後高子去而學他術

戰國策卷七

策七

齊有魏也盆成括有小才未聞大道虞君嘗謂之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乎且盡洋乎平安托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戚而色不澤以常存蓋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

孟賁也。中河賁。瞑目而視。船人髮直。目裂。髮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烏獲力能扛鼎。後秦武王於雒陽。舉周鼎。與獲較力。獲舉鼎。折肱而卒。

奕秋善奕者。名秋也。子華子云。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傾耳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暫暗。笙滑之也。隸者。天下之善笑也。當笑之時。有鳴鴻過者。學方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之推笑。有暫味。鴻亂之也。故

夏禮典

職官紀卷七

畢

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瞽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瞽之微。而聽明審者。非用心之一哉。是故學者必專勤精思。以入于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誦誦。雖入於耳。必出于口矣。

庾公之斯。一名庾公。差字子魚。衛人。尹公之他。亦衛人。尹公他學射于衛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衛孫林父作亂。使佗與差。逃獻公。公孫丁為獻公御。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禮射不射而輟而還。輟車。輒尹公他求中。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他不從丁。乃反也。之公孫丁授公轡。言速。

而射之。貫壁。左傳與孟。子事異。

子都疑。即鄭大夫公孫闕也。鄭詩不見子都。有罷於鄭莊。意即指闕而言。公莊公三十二年。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子都與頡考叔爭車。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之弗及。子都怒。及師。傳于許。頡考叔取鄭伯之旗。旗。登許。子都自下射之。顛。考取顛。後鄭厲公立。祭仲專。厲遂專。路厲公患之。將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子都黨蔡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入櫟。鄭既厲公自櫟入治預。於雍糾之亂者。遂殺子都。

夏禮典

職官紀卷七

畢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戌相友善。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下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親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所。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虛譽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隸僕。此奚疾哉。奚方法已之乎。文子乃命龍子背明而面。立文摯自後。向明。以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

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夷羿有窮之君也偃生羿生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以待

所養年二十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

者生于楚之荆山所射無脫羿從之學蓋傳其道又有

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焉初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功

在天下死為宗布祭田曰宗人皆祀之夷羿慕其為人亦

名曰羿羿事夏王王命射于方家之皮征南之箭曰中之

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

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其慎之為哉而窮金之為患也人能

遺其喜懽之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無

愈于羿矣主曰善吾知亡欲之道也

夏大康之立也不恤民事畋于洛水之表十司弗反夷羿

因民之怨距之于河立弟仲康仲康卒子帝相立羿滅相

而自立因夏民以代夏政自鉏還于窮

羿於是益恃射不修民事流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虎

圍而賢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譏子弟也伯明棄之

夷羿收之使相已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娛羿

于畋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八年將歸自畋羿徒逢蒙取桃

梧殺之以桃為之家眾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

戰國紀卷七

聖

戰國紀卷七

戰國紀卷七

聖

門夏遺臣靡奔有禹氏浞因羿室生澆父豷澆師暴也力

能陸地行舟浞使澆滅夏同姓斟灌斟尋氏處澆于過處

豷於戈初夏后帝相之滅也其妃后緡有姓方娠逃于有

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澆謀殺之少康奔有虞七

思夏德妻以二女而邑之于綸有田一成方有衆一旅

百五人靡自有禹氏收灌尋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於過后抒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

八士即南宮氏八虞也虞掌山澤之利傳曰文王之即位

也詢于八虞汲冢書克殷解云武王命南宮忽張鹿臺之

財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而尚書所稱南宮括即伯

适也又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和寤解

云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則八士蓋武王臣也馬融鄭玄

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為近

陸通字接輿楚昭王時見楚政無常佯狂不仕故謂之楚

狂孔子將之楚接輿歌而過之曰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

不可諫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

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迷

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却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莊子所引接輿之言為多接輿躬耕以食楚昭王使使奉百鎰以聘之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歸曰子幼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肖遣使聘我妻曰得無許之乎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簞籠妻載經器具變易姓字莫知所之

春秋有夷詭諸夫夷遠疑其後也為仲年為齊大夫夷

聖

射姑為初大夫疑其族也夷遠隱居不仕輕身肆志或勸之逸曰牛也寧服軛以耕于野豈忍披繡入廟而為犧乎朱張字子弓荀子曰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施地不能埋桀燕之世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以與孔子同行故孔

子不復論

孔子曰少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

憊期悲哀三年憂

東夷之子達于檀者也

孔子見子桑伯子即子桑戶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云伯

子之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欲同人道于平馬故仲子曰大簡

孔子謂子桑曰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削迹于衛窮于齊楚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命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之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聖義典卷七 戰國紀卷七

聖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然哉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其父告吏曰父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呂氏春秋直躬之信不如無信則直躬之真不如無直

聖義典卷七終

班爵 附庸 庶人在官

爵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子之子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千里內也公者何通公正無私之意也爵位甚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侯者候也侯逆順也斥候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所以守藩也伯者長也其德足以長人者伯也子者孽也孽孽無已也又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

男任也任安也任治政事其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大夫者大扶進人者也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職任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也稱大者何大夫爵之下者也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故以大著也又知足以師人石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王制曰天子八十一元士正義曰才足以事大者士也集白虎通援神契春秋傳正義諸書

周禮大宗伯作六瑞以等邦國辨其等級王執鎮圭鎮圭四鎮之圭

取鎮安四方也公執桓圭桓圭取公之強植自立也

侯執信圭信圭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尊而不屈也伯執躬圭躬圭象人形而微折其身取其卑而不倨也子穀璧穀穀形

穀可以食取能養也男蒲璧蒲可為席取能安也

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三十里人氏者方十

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故中國附庸例書字

春秋附庸例書名

白虎通云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二曰庸城也附庸猶

屬邑也一曰民功曰庸附大國以民事陳於王也或始封

之法施於民者其功僅可附庸也周禮司徒鄭玄注云凡諸侯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五同男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

庶人在官者非爵也而其祿有差蓋有爵者必有祿而有

祿不必有爵也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

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

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卿即上大夫宰官也

卿即下士所治事繁故其員倍於中士而謂之旅也府治職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徒民之給

聘朝會同 爲擯 巡狩述職 述職圖

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朝猶朝也夏見曰

宗尊也微其尊王秋見曰覲其勤王冬見曰遇不期皆至時見

曰會覲見曰同時聘二問天子作中則聘亦無常典殷頹曰視一服朝之歲以

以大禮而衆聘爲時見者王將有征討之事爲壇於國外

會諸侯而命事焉無常期也殷衆也五十二年不巡狩六

朋黨。朝王亦爲壇而命以政焉。其來必同。故曰同也。
 由。豐天子嘗夜而立。依即衆也。狀如屏風。當少隙之間。

曰禘天子當俛而立爲斧形亦曰斧戾古者朝會君臣皆

亦候氏謂古無坐見臣下之理至者天也而見天者曰

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諸侯北面而天子曰
 親，天子當乎而立。在門屏之間，踞立以待諸侯之主。即周

外侯在路門外諸侯內侯在路門內則立之諸公東面

諸侯西面曰朝。又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

掌之一在路門外。謂之治朝司士掌之一在臯門之內。庫

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

燕朝即內朝在路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大僕小臣

掌之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率夫司士

掌之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

朝士掌之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下中士在其後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史府更在其後左右各樹九棘木取其赤心而

外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前樹三槐取其左黃中而美蔭也

嘉石石平從民爲措而無志之民不能自強於善故極右

聘石達窮民魚石三日士聽其駭以告於王

相屬以豐吏請聘而吳禮節三易弗足要之夫三年大聘

萬之也、諸侯相厲以豐、則不困、曼為不困、凌比天子之

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自為攻之具也。

卷之八

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

見聘則相問也。其朝宗觀過會同皆朝也。存類省聘問皆

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

徧類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

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修其

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

小聘曰問
大聘曰覲

聘見之禮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摯其相見也賓

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

朝也。制君即位乃親領朝王南鄉見諸侯。土揖。下手揖也。庶姓

軍統部

七

[illegible]

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五等諸侯與大客諸侯之公卿大夫士之儀。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比其功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相見無常時，所以徵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十二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朝。施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謂考其制度，亦如方岳之禮。天子命問問以諭諸侯之除邦國之惡，謂一歲來朝之歲。志，遣使問歲歸，賜分賜，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禮，所以禱諸侯之歲。

墨鏡與墨

地官委人掌斂野之賦歛薪芻凡馳即材木材之可用
蓄聚之物以稍聚稍地待賓客以旬聚旬地待羈旅
人掌邦之委積掌委積以待饋遺者少曰委多曰積以待施惠郊里之委積
以待賓客門閭野部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
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
市市有候館侯賓之館候館有積凡委積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巡而比之不使有侵欺也秋官行夫主國使之札者掌邦國傳遽
以時頒之預脩其所需凡行夫出而爲使雖薄
驛傳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必執旌節以爲信雖薄
有難而不時必達在途或有疾及他故雖不能以時至環
必達於所往之國不敢辱主命也

人主為賓客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凡
門關無幾即送迎及疆無幾有路節以出入也疆王畿四
皆及疆
界而止

象尊掌鑒今閭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
和親之傳王言而開釋解之若以時入賓蕃國之語則
協其禮教以中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迎之禮節幣
帛辭令而損相之凡出則送入則迎禮節相接幣帛致享
而蘭掌訝客者掌邦國之等籍國有大小之不以其陋
之也掌訝客者掌邦國之等籍國有大小之不以其陋
若將有國賓客至國賓謂諸侯來朝國則戒官之官脩
客諸侯之臣來聘也

異說與

虎紀卷之八

九

積掌訝成之與士訝迎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
標即及委致積至入館及歸送亦如之夏官懷方氏
掌來遠方之民與盡致方貢四方致遠物所獻而送迎之
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地官掌節主符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
用玉節取此德於守節節者用角節而辨其貌凡邦國之
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
簪鋪盛其之英飾也簪竹也門關用符節貨侑用璽
節加璽于道路用旌節析羽為旌皆有期以反節限期
節以反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識則不
達又心雕龍曰符者準也徵召防偽事與中卒三代
瑞漢用金符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說符云符者衆
刻文字而中分之後世銅鐵金銀鑄物象以易竹製節
亦以竹為之柄長二尺有餘蓋出使於外執以為信也
有故則召以右合其左以信其人

王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一為三二節以走一節以趨事急
則一節故趨
定王使單善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火朝覲矣火心星
月晨見道弗不可行也草機候不在疆候送迎司空道
於辰不視塗澤不陂也即川不梁野有庾積積數場功未畢道無
也

異說與

虎紀卷之八

十

列樹墾田若藝其稀少膳宰不致餽生司里不授館國無
寄寓焉旅無縣無施舍施舍所以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
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君臣往大夫
以饋留宿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
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建辰之初雨氣致此而無
天根之問也夫辰角見而雨畢建辰之初雨氣致此而無
寒露之後五日天根始見而水涸本也見而草木節解
草木之枝節皆解也而霜墮戊之中霜始降而火地
而清風戒寒霜降之後清風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
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脩藏月令季秋墾藉而冬
農事畢收墾藉而冬

襄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陳道十月成梁陳通以便行旅成其時儆曰收而場功使終偕音舉而梁以便民使不滅倉囤其也菽音本藁音菊土籠音菊揚音菊土之器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營室建亥小於午築作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功可以始也火之初見期於司里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觀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鄙有以守路國飲食有郊牧牧放之也疆有寓望寄寓之舍望候之人莠澤無水有圃草圃有林也所以禦灾也倫飢兵之灾其餘無非教士民無懸邪野無異

草不奪民時不篋音非民功有優無墮有逸無罷音皮國有
 班次事城邑之執縣有序民縣師之民從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
 知田在草間功成農功而不牧民罷於逸樂君逸樂而民罷罷故曰草
 功成而不牧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
 至闕尹以告行理也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導以至朝
 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賓將有事于廟則宗伯大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
 司徒具徒徒役司空視塗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甸人積
 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音稌熟食廩人敦飴司馬陳
 芻工人展車展省官車以補傷財百官官以物至賓至如歸是故大

小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宮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今雖朝單子名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地官司關達貨賄掌國貨之節通貨之以聯門市自外入者通之
門與市自內出司貨賄之出入若掌其治禁與其征屢凡貨
者通之門與關爲之治其爭鬪禁其凡貨不出於關者出
之出入於關者爲之治其爭鬪禁其出凡貨不出於關者出
徵其出入之貨賦其市地之塵凡貨凡貨不出於關者出
路者以舉其貨沒入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不犯禁所則
避征稅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不犯禁所則
以節傳傳如令胥國凶札則無門閭之征猶該凡
節引及移丈

四方之賓客。敝即闕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送近賓則

明堂
明堂圖
靈臺

明堂位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則明堂者所以明諸
侯尊卑也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夏后氏世室殷人
重屋陽館周人明堂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
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茅成
象義
論明堂制者非一朱子按月令定有九室如井田之制

仙 秋	大廟	仙 夏
左个	天丁居於此	右个
孟夏	每季十八日	孟夏
仙 冬	太廟	仙 冬
左个	大明堂	右个
孟冬	南	孟冬

豐稷典客

廣紀卷之八

又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之謂宮

說苑云積慈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王作室以望氛祲視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流滄精神節宣勞逸也靈神契曰靈臺所以宣德察微在今西安府鄠縣

祖廟 昭穆 禘 禘嘗 魯禘 灌 時食

郊社 旅泰 祭祀

禮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祖曰王考廟祖
高祖考廟祖皆月祭之每遠廟為祫有二兆三昭二
祀

通達者其主藏於二祧廟一年二祭享嘗乃止言不在月祭之例諸侯五朝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月祭三廟下於天子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即考廟官師乃諸侯之中下士爲庶士庶人無廟庶士府史之屬雖無廟亦得薦於寢也按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周以文武親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百世不遷故周有九廟後穆祧者藏文世室昭宗廟釋名云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祧者藏武世室親所在也漢書舊事曰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也

天子七廟以受命之主爲大祖廟居中不遷百世其禰祖高曾

製和典畧

卷之八

畜

爲四親廟。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爲二祧廟。合之爲三昭三穆。其三年大禘則合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大祖之廟焉。諸侯亦始封之君爲大廟。合禘祖高曾四廟爲五。無二祧又無功德之宗故其禘祭也。有時禘而無大禘時禘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大廟也。

昭在左左爲陽昭陽明之義也。穆在右右爲陰穆幽陰之義也。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爲序祭統所

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祭統又云：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也。朱子云：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宣之東南，其制孫毓云：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大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南，廟成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增宇四周焉。大祖廟居中，百世不遷，自餘昭穆每易一世，而一遷其處也。新主附於其祖之南，則遷其祖之北，而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祫廟。凡廟皆南向，廟主在本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皆南向，而北為昭，而南為穆。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祭之則北為昭，而南為穆。

氣在下，陽氣在上，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鄭註二禮以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而紀聞云：禘與禘異，禘則大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大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惟以祖配之。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鄭氏謂此夏殷禮，周禮春禘，夏禘，秋嘗，冬烝。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夏陽秋陰，漢張純謂禘以夏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四月，豈周之大禘，亦因二代禘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爵命之也，順陽義也。陰也，田邑制於地，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即者也，故為順陰義。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即

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需用瓊陶，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稱官。用龜卜。尊祖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空弁以聽祭報。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示民嚴上也。被袞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游，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也。用稷牛。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黍者曰帝牛。

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四主社，示本也。卿大夫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唯爲社事，祭社之事單盡止神於社，皆示其爲載物生財之不唯爲社事。

出里祭社之時一里二十五家，里爲社田國人非作爲祭之人，盡出而供其事也。

田畝國中唯社丘乘供粢盛。四邑爲丘，四丘爲乘。祭社必之人皆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有粢盛則使丘乘之人供之也。

所以報本反始也。

吳氏澂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圓丘，夏至祀地於北郊之方澤。唯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五春祈穀於郊，亦於圓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其他非特告天禮之重者，亦謂之郊。輕者，則謂之類。地猶母也。

夏禮與享
虞紀卷之八
干

母親而不尊，故唯北郊方澤一祭爲至尊。亦唯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於社，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謂之里社，皆正祭也。此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璧圖象天之形蒼者天之色也琮方象地之形黃者地之色也大司樂分六代之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以功德之厚薄乃奏黃鍾律首

攝之歌大呂歌者咏舞雲門黃帝樂舞者以祀天神泰天

歌應鐘黃鍾爲子大呂爲丑子與丑合也肆咸池

翼執典器

麗紀卷之八

翼執典器

豐稷要畧

應無漏土八

...

豐稷要畧

呂正叔曰：葬之喪有二，有正統之葬，為祖父者也；有旁親之葬，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之子也。正統之葬，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葬；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大夫，雖降猶服大功，故曰：葬之喪達乎大夫。如旁親之葬，身為大夫則已，雖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封君之子不臣諸大夫，而臣昆弟是也。君子曰：夏商周未出降殺貴賁的理數，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代所未備。周公搜剔出來，立為不易之制，以垂諸世。

禮器云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襲諸侯五月而葬三重

通紀卷之八

●

六嬰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嬰五重者謂抗木與苗也苗者茅及香草繒者二橫者三為一重抗木所以抗載於其上棺之後置抗木於槨上亦橫三縮二上加抗席三比為一重如是者五為五重矣狀如扇有畫繡報者有画成雲者多雲之數如貴賤之等

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期月外姻至

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稱高宗不云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擇服心喪之文也

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然也邢氏曰信謂信任家宰也

氏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室皆用孔訓而爲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鄭云諒古作梁。櫛謂之梁。則即倚廬之廬。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冠
嫁娶
媒妁
親迎

冠者禮之始也。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阼主位，有冠者當阼而冠，醺於客位，酌而無酬，酢曰醺，以人之以著父老傳子之意。醺於客位，禮賓之禮也。禮其子，彌尊加有成也。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爵弁，三加而服彌尊。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冠而後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賓字之之道也。

東坡先生集

龍紀卷之八

蓄

而與爲禮也。母拜之石躬王氏以爲遜長子代父稱祖者也。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達黜焉以其非著代也。玄冠玄端。齊服。莫華於君。遂以華。即贊。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用雉。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其禮可不重歟。內則云男子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恐學不精不可教人也。蕤鬻德美不自表見釋名云冠者貫也所以貫韜髮也。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以麻絲見鳥獸有冠角頗胡遂作冠冕綴綬。

白虎通云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為性情之大莫若男女

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能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促陰舒男三十筋骨強壯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云嫁者家也嫁人外成以出適為家也肉三年而嫁聘則為妻齊則為妾

儀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鑿擊小聲就取

者男用車女用輿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爾諄諄

白虎通云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別也男女姓使為仇儷也之合必行媒者以有別也媒謀也謀合具

如特牲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又云婿親迎授綏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

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孔子對表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見而親迎親之也公曰免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若何謂已重乎

射大射之禮鄉射之禮

射有三將祭擇士射於澤宮曰大射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曰賓射燕賓客射於寢曰燕射三者天子諸侯卿大夫

皆府之唯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焉射者進退周旋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者也故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

燕以射諸侯之射也則燕安則譽言諸侯君臣相與盡志
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射之為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也。各舉其理之所在
或曰射者舍也。舍止也。道之所止。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
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之下中之則得為諸侯。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
禮記卷之八
燕禮
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張。食。張。飲。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張布為侯。侯中曰鵠。鵠中曰正。正曰大射。張布侯而設鵠。賓射張布
射必有耦。王以六耦射。十二人。熊虎豹諸侯以四耦。熊虎
經首。孤卿大夫以三耦。樂采。士二耦。歌采。此周禮賓
射之儀也。以儀禮大射觀之。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
迷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進射。則並行出。次而揖
轉而北面。揖行至階下。又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
立於物。以射射各發四矢。以較勝負。揖而復位。侯眾耦升

而射畢。司射命設豐豆於兩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
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
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勝者乃揖。不勝
者而先降。凡飲酒必主賓勸酬。拜以送爵。唯射則不勝者
自飲。而無送爵勸飲示罰也。
地官鄉大夫三年大比。既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
之禮。五物事詢衆庶。優以尊詢問於衆。以求賢。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禮記卷之八
燕禮
儀禮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
降。釋云。禮射即大射。燕射賓射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
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備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
之主於獲也。
鄭氏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
射之無侯也。而軍旅之射。又有貫革之式。樂記所謂貫革
軍旅之射也。周禮所謂主皮。田獵之射也。五物。三曰主皮。則射非不貴主
皮。而非一
主皮也。
冕。端章甫。韞。旌旗。皮。田獵。

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俎而祭周
人冕而祭皇波昇皆通典云世本言皇帝作冕以木為幹
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三禮圖云冕長尺六寸廣三寸垂流者
示不刑視也鞋續者示不聽也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古赤
有二就成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紱延板之上纁纁紐
武上四旁以笄貫之以五采絲為繩如藻之文以貫玉而
十有二纁玉笄以玉為笄橫貫于紐朱紱諸侯及孤卿大
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鄭云天子之冕是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山衣服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無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裘冕祭九章衣五章
衣而享先公享射則鷩冕華虫以
鷩冕宗廟以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祭羣小祀則玄冕玄者衣無文凡兵事章弁也服裳也

中事升經服冠弁而禮有玄端而冕許白雲曰端衣各

二十衣之長及袂亦如之而屬幅謂若玉藻天子龍衮以
衽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也若玉藻天子龍衮以
祭玄端以朝日之分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卒食
玄端以居諸侯玄端以祭禪冕以朝是已有玄端而冠若
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若公西華所言是已
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子端委立於虎門是已端取其正謂
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又周禮齊服吉用玄
端函用素端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
毋音追音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益三代常服
行道之冠也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明堂位云鸞車之車有虞氏之路也也鈞車夏后氏之輅
也大路殷路也乘路王周路也鈞曲也車林曰輿
特牲云大路商祭馬腹一就
就次路五就大路下先路次路春官巾車掌公車之政
令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乃樊纓十有
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上纁十有二旂以祀二曰金路鈞
樊纓九就鈞馬當胸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用之王子母
伯亦以賜之三曰象路象齒朱樊纓七就建大赤
也大赤即白以朝異姓以封每日視朝用之王之
虎通曰以朝異姓以封每日視朝用之王之

路。親之以葉而漆之。龍勒條纓五就以龍文飾馬勒其樊纓以條飾飾之。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之封衛服亦以賜之。五曰木路不用革。以淺黑色前樊。鵠纓飾韋為樊以鵠色飾韋為纓。建大麾夏后氏旗。以田以封蕃國田獵用之封也州外蕃國亦以賜之。按此則周用以祭祀之玉視殷之大路繁飾多矣。惟以田以封蕃國則用木路欲殺其飾也。及王之喪車五乘始喪則用木車蒲蔽蒲草為蔽不忍用飾也。喪車五乘之制及王后服車五乘臣民服事者之車孤乘夏五也五路等制俱詳周禮畫轂卿乘夏纓亦画五采大夫乘墨車漆黑色士乘不漆。役人乘役車有方箱可載任需以供役。九良車散車不在等。

者其用無常五東之等惟人所用在
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九旗所而異
為之而画以絲色交龍為旐通帛為幟
日月取其常煇也
物內幅以緣外飾以白熊虎為旗取其威
捍難全羽為旖以五采繫腰上
建忠
簡同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明也
軍旅
建旗
潔也大夫士建物衆貞師都
且建旗縣都縣正建旂道車衆載旂旂車
宰
衆焉爾雅云注於首曰旌今之幢亦有茲
戴施於竿頭如
有於門旂焉

興統典畧

於竿頭。因章曰旗。以帛練為此。因其改革不飾也。禮書曰。田獵用皮冠。旂車載旌。諸侯建旂。孤卿建旒。虞人掌田獵之事者也。故招以虎。冠大夫從旂。安之樂者也。故招以旌。士君之所禮者也。故招以旂。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旒。然亦為附會孟子之說。非合於周禮之言也。九旗之物名。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家。各象其號。豈可以諸侯之所建者招士。孤卿之所建者招庶人哉。抑或後世諸侯。徇下士之名。故以君之所建者招之。狗愛民之名。故以孤卿所建者招之乎。諸侯建旂。象龍之升降。士則取其變化也。孤卿象通

翼統典畧 禮記卷之八 三

周禮馬質掌馬禁原委蓋與系同生於三小故曰
春委原委謂之再委即俗呼夏委也先王之禁焉鄭
云天文房為天駟辰則大馬禁焉然則龍馬也
大火則浴其種是委與馬同氣禁原委為賜馬也

表 狐貉 絺綌 帷裳 明衣

天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裘之
王乃行羽物時以羽鳥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者
所服者大夫

緇衣羔裘解云朝服北面之義也按詩鄭風云羔裘如濡
注云羔裘大夫服也檜風云羔裘逍遙注云緇衣羔裘諸
侯之朝服也唐風云羔裘豹袂注云君純羔大夫以豹

也夫唐鄭二風以羔裘刺在位之臣而檜風則大夫賦羔
衣以憂其君者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又鄭風緇
衣注云緇衣大夫居私朝之服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
看羔裘上加緇衣也又周禮司裘所掌大裘注云羔裘
裘也又王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賜之注云卿
大夫助祭于君之服是緇衣羔裘又為祭服也
素衣麤裘解云聘服潔白之義也按邦疏此在國視朝之
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孔子蓋
用以視朝而非行聘也聘禮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朝及行
臣則用素衣為袖以別君耳其賜衣亦與在國視朝用素
臣同用素衣為袖若聘禮若臣同視朝但主君賜用素
衣使臣賜用絺綌耳雖然視朝既同視朝而聘獨不
可同賜于王疏注云較素黃亦非可稱變色矣

黃衣狐裘云蜡服也黃土色狐首丘報土功之義也邢疏
云此大蜡自民之祭服也歲事成熟搜索羣臣而報祭之
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飯以休息之謂
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用黃衣狐裘也天
子大蜡八一先齊二司爵三農四郵表臘伊耆氏始為蜡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十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開歲
之功者而報神之有蜡之祭也主先嗇神而祭司嗇也祭
百種同百穀以報嗇也饗農古之田畝有及郵表畷于田
郵合五種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以幣耕者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之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祭坊與水庸溝事也皆俗曰解土反其宅水歸其壑
臣無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成歲功
者至此而老葛帶櫛杖喪絰也殺以送之蜡之祭仁之至
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按此則蜡用皮弁素
服臘之祭用黃衣矣其以黃衣狐裘為大蜡息民之祭服
者以二祭同月而舉故連次言之耳蓋蜡以息老臘以息
民也月令孟冬所祭年於次宗割牲於公社又云臘先祖
宗者蜡祭也黃衣黃冠而春官籥章主吹籥管以望土鼓
祭臘先祖五祀者臘祭也

夏統典卷之九

庠序

庠序校

學制五帝曰成均虞始即學以藏菜曰庠大學為上庠又小學為下庠又曰米廩夏以射造士如行華翼相之所言曰序序小學為西序學商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曰校又曰贊宗學為左學鄉學則曰序小周兼用之內建四學虞庠比夏序東商校西當代之學君中南曰膠又曰辟明雍和也成均日外則參行之侯國立周學曰泮宮泮水如丹鄉立

庠序校

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學始于五帝明于夏備于商而美養國老以商學祭樂祖詳于周周以虞學養庶老以夏學大射及國有大事出征受服獻賦皆在焉為大夫士與之國學也所以教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凡民之俊秀也北鄉庠序黨校為小學即鄉學也且鄉學中凡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五百家為黨黨有庠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庠各率其子弟而教焉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為之師當是時教始於此問設於州鄉木於家塾黨庠序以達於王國蓋無不而教者亦不遠也又有移教之法焉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典其成均之法者以德可以養中和之治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使士之道明死則以為樂祖祭於



誓示示不忘以樂德其德教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當中和祇庸孝友以樂其德以樂德教國子興道誦誦言誦樂托物興辭道者五陳其義微言而以意勸之曰以樂舞樂誦吟咏而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詠以樂舞樂節其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帝樂大成堯樂大磬即大夏大濩大武

王制云民咸安其居樂事勤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立教其賢能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敦孝悌孤獨以逮不足士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紬惡命卿後內簡不帥教者以告

庠序校

耆老耆老大夫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射以中習射上齒耆老大夫皆朝於庠大同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教官之長事蓋欲使不帥教者得不變命國之右卿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卿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對移以易其友其變也如初禮不變移之知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卿大夫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國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于司徒後免其曰造士

以下言學

之太子

菌
不惟
分次

教者以

大夫元士

方終身

科方
自三
唐而

定其論，定始于

200

有庠、

進校其學

年視博

遼、強、立。

半印
煖
子

ル

初有司以黃藻

而時習

入學時大奇
之官舉鼓以

二物收其威

也
大禘
祭也
五年
不

三王之祭川
務本並河滿

1

必有古學而進

博依不能
求物理之所

疑殆而不安
隆極為煩雜

盡識其制而

起予三者

由不自安
之味必有正

難重之師

所不臣于其

臣也大學之

3

五聲五聲非

常于五宮五

五色青身
白黑五身

目耳心之明職即言視聽也。即洪範力。樂從明廷春也。五服三年其大小功。總麻也。

樂律 隔八相生圖 五聲八音 八風圖 舞雩

木鐸 權量

自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冬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所謂五行四時十二月還旋相為本五聲六

聖義集 卷九 歷紀卷九

五

律十二管選桐為宮也下以檢攝聲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焉伏羲之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成池亦曰大卷曰雲門少皞作大淵黃帝作承雲亦曰六莖帝樂作六英黃帝時乃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解谷也谷竹滿也取竹之脰無生始其竅也而厚薄適均滿而于中者也一作解谷之作也其竅也而厚薄適均者一作生而空竅解西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管以應鳳凰之鳴其雄鳴者為六律雌鳴者為六呂以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寸九分九九八十一分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宣陽氣也

言之陰陽皆稱律故曰十二律陽可以兼陰故并曰六律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則六同即六呂也

大段八音皆以十二律起官故在竹為十二管在金為十二鐘

旋相為宮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當其為宮五聲皆備官

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鐘始皆以三分損益

隔八相生得之

黃鐘第一宮 下生林鐘為徵 林鐘上生大簇為商

林鐘第二宮 上生南呂為羽 南呂上生姑洗為角

太簇第三宮 下生黃鐘為宮 黃鐘上生大呂為商

應鐘第六宮 上生南呂為羽 南呂上生姑洗為角

姑洗第五宮 上生南呂為羽 南呂上生姑洗為角

蕤賓第七宮

大呂第八宮

夷則第九宮

夾鍾第十宮

無射第十一宮

仲呂第十二宮

六

云文章書木鐸武事奮金鼓故金鐸惟司馬行軍執之而木鐸之拘于宮拘于廟拘于路其用最廣其樂最貴有金鐸木鐸者亦以象文武而已

五權本起于黃鐘之重。始于一合。容千二百兩於兩。黃之管重十二銖。兩明于斤。斤六兩。三銖均于鈞。鈞三十斤。十二得二十四銖。明于斤。百十四銖均于鈞。鈞有一千五百二銖。終于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五量本起于黃鐘之龠。躍于龠。龠者黃鐘之氣。躍于合。合者龠之升。登之聚于斗。斗者角于斛。斛者斗之量。所以量多少也。其制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

樂義典畧

虎紀卷九

上

嘉矣

五度本起于黃鐘之長。別于分。自三分微而成。寸于寸。萋約于尺。張于丈。信于引。所以度長短也。其法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詳漢律曆志故曰黃鐘為事根本

曆時 夏至 北辰

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二十得矣。黃鐘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曆

之原也。在律為聲。在曆為氣。以故曆律同起。冬至聲生于

三始。而曆原于三統。天運至于始有天地。至始有地。至以

故黃鐘之律。本于三寸。氣不頻進。律無獨成。奏黃鐘歌大

呂。奏大簇。歌應鐘。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灰。灰度暑影。候

鐘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示。即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

陰陽之進退可效。是故以聲召氣。以律定曆。聲生于日。律

生于辰。日紀六甲。辰紀五子。

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興

事。此于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

樂義典畧

虎紀卷九

上

者取王者大居正之義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序則

不愆。舉正于中。中民則不惑。歸餘也。于終。事則不悖。

陽氣雖始于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潛于地中。未有以

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至寅。而三陽始備。于是協風乃至。

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

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而有天

下。乃更正朔。以漸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

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

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且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

小正之書戴大授時為無差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必至夏而悉備以堯曆日中星為殷仲春推之則尤亦夏時也似夏以前皆建寅耳至湯始改也子曰行夏之時古人每月各有政令正可毛行之云者不特改正朔也乃無每月之政令而行之矣註所以云時之正與令之善也曆者歷也曆日月星辰之歷次而正其經紀者也天運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則必差杜預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可得而限然累日為月累月為歲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始失于毫末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易所謂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黃帝創受河圖作調曆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算數九章算術容成總斯六術作蓋天即渾天儀也以考定氣運代有專官以司其事至少吳氏鳳鳥氏寔為曆正顓頊受命命南正重司天北辰黎司地建孟春之月為曆元其後二官咸廢厥職閏餘垂次孟臘正終滅攝提也無紀曆數失序迨堯立羲和之官治曆日月星辰發授

人時所謂日中星為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物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時序之可推者乎所謂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帝舜承之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以璿為璣而用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為管而措置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曜即後之所謂渾天儀也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史佚皆能宣明其事而周禮以土圭正日景土圭下可以測土景上可以正日景則有大司徒而春官大史之官正歲年以序事民循曆而作事先頒曆于官府及都鄙爰頒告朔于邦國閏月則詔告王居門終月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為歲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為朔虛合之一歲凡十一日有奇故置閏以歸其餘數焉天子居總章明堂每月各有其室惟閏月居門故閏字從王從門也司天文之常者則有馮相氏登靈臺以察天象掌十有二歲歲星所居每歲移一舍寅曰攝提格卯曰離辰曰大荒落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涇酉曰作噩戌曰閼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丑曰析木辰曰斗柄所建每歲丑曰赤奮若曆十二舍為一紀十有二月行一辰正月為二月為相八月為共九月為天十月為陽十一月為泰十二月

年甲子日。子時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
為第一。查首。第二十年。癸卯日。卯時復得至朔同日。為第
時第五十八年。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
朔復同于癸卯日。子時。以四章俱非甲子之先期。夜半
至七十七年。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
六年為一節。節者。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節。總二
十節為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總三
紀。積四千五百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會
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衍大易也。

異統典畧

歷紀卷之九

十二

光復蘇而為朔。舒前縮後。則月斜停而為弦。與日相對。則
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
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日食。陽不勝陰也。至望而日月之
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日射月而月為之食。月食。陰不讓
陽也。

三垣二十八宿。與天並運。而一定不移者。其經星也。日月
與五星。運行于列宿。而無定在者。其緯星也。客星。瑞星。妖
星。流星。則其出無常處。無常時。為垣宿布其經。七曜運其
緯。經緯錯落。而凡星布列其中。而天之文見矣。三垣曰天

市明堂位也。猶天子巡狩之居也。歲臨之曰。七。徽。朝廷位
也。猶天子聽政之居也。日臨之曰。紫微宮。寢位也。猶天子
燕息之居也。朝夕在焉。惟朝夕在。故紫微獨。七曜必遵黃
道。歷天御。歲一受事于大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于
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
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人民。以承天
子也。蓋周天以紫微垣為中。雖天運無窮。三光迭曜。惟極
星不移何也。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
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統地下。而左旋不息。樞紐不動之處。

異統典畧

歷紀卷之九

十二

則在夫南北之。二端焉。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周回七
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下規。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周回
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兩極
強。北極有五。星在紫微中。其最中為大乙。正在七十二度
之中。謂之北辰。一名天樞。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
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
者。可見天帶有常尊。天樞有定所。天度有定數。星有
九星焉。一星者。有二三。十星者。有一。星者。有十八。星者
有相此。而不附者。其名難。既。蓋周天運轉。晝夜不息。而
此獨為之。指如輪之。數如。之。雖微動而不離其所。

星紀典

星紀卷之九

九

故曰不動也。非極星以相紐之列其宿度非多至一曰北
辰最尊本無星也。極星乃其旁之最近者其寔極星未嘗
不動特動之最微不覺其動耳。一曰地無石處皆土也。天
無星處皆辰也。然考之星書稱辰不一此極為北辰矣。而
水星亦稱辰星參為大辰大火亦曰大辰十二支曰十二
辰日月星亦曰三辰五行之時亦曰五辰豈專以天體無
星處為辰哉。辰本辰已之辰辰位乃星經之首歲紀之首
之長大火天帝之座為含星之長故長者稱辰辰為左傳
云日月之時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始子
東方蒼龍角亢之辰角九始子辰故以明始者名之自
子丑至戌亥皆可稱辰故為十二辰日月星至辰而單

雲風雷兩霓霜露

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雲有五
分二至日觀青為重白為去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年
降其祥有于國使知也雜記云五色瑞雲曰慶雲或曰
卿雲曰景雲陰陽聚為雲雲師曰屏翳

星紀典

星紀卷之九

九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卑別之妖祥十二風者風生
於風以時至有于陽之休無淒冽之變則天地之氣和矣
不和則乘異別離而為妖祥也。子日大塊噫氣其名曰
風作則萬竅怒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
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水之氣則烈得火
之氣則炎
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霆電也月令曰
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日夜分雷乃收聲
埤雅曰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
迅雷風烈必變所以敬天威也。軒轅星主
書曰休徵則肅雨時若咎徵則狂雨恒若。十日一雨凡歲
三十六雨此休
徵時若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也
之應。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也
小雨曰霖霖三日已上曰霖久雨為霖霖雨曰霖雨時雨
曰雨雨而水曰潦雨雲曰涂梅熟而雨曰梅雨雨神曰雨
伯冥
元命苞云虹霓者陰陽之精也。孔演同云霓者斗之氣精
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
霓一云虹常從見鮮盛者雄其間者雌一曰赤白色謂之
虹青白色謂之霓詩所云蜺蜺是也蓋天地之淫氣隨
月所映故朝而西暮而東也。蜺青絲云雲導而日曰蜺
滴則虹生今以水映日而視之則蜺為虹霓故今而
成虹則陽射之則在而夕陽射之則在東耳又水以屈
霓也。正而風虹
月帶也。主風
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蓋陰氣盛則凝而為霜也王者順

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竹則
冬霜不殺草京房易傳云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
也也。雖白霜也。淮南云。秋三月青女出以降霜。仙家有云。霜。絳霜。廣延國霜。色紺碧。

謂曰露陰陽之氣也。陰氣盛則凝為霜。陽氣盛則散為
雨露。一日露者。瑞應圖云。露色濃為甘露。王者施德惠則

甘露降其草木。一云甘露降者。老得歲則松柏受之。尊賢

脂其美如飴。露之異者。有朱。朱露丹露雲露青露黃露。

禹治水導水入海圖。九河圖。

禹貢之書非以治水作也。以定賦而附見治水之功也。九

章義典署。龐紀卷之九。主。

州之列非出治水之時也。乃史官所條難易之次也。故次

導山于九州之後。而綴九川于導山之尾。可見矣。濬川刊

木必隨乎山者。應自上流始也。山豈可導哉。曰導山者。導

水而已。故壅之失其道。水特行于地上。導之得其理。水乃

行于地中。行于地上。則治之之功。必先于水害。尤急之處

而九州之別。不在於水。工方興之時。明矣。此羅必之說。覺

自下而之上者。非。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而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

于孟津。東過洛水。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東

于碣石。河。同為過河。又于海。導于濟。深連于河。導

于海。又東。北會于海。又東。北會于海。又東。北會于海。

于海。又東。北會于海。又東。北會于海。又東。北會于海。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入海。導水入海圖。



導水入海圖



九河圖

主

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九州是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亦謂之九州。有裨海環之。如一區水。

田間必有溝以通水十夫田千畝有溝源壘溝上有畛壘可容大

百夫田畝有洫倍千夫有澮澮上有道。可容萬夫有川。
川上有路可容以達于幾。此鄉遠則貢法近鄉百里內為
遠近故溝以通水為限樹以植。
考工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方十里為成百夫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八里為
同千夫同間廣二尋深二尋謂之澮。澮專達于川。
井之法。同間廣二尋深二尋謂之澮專達于川。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
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謂

井田之制

五

凡夫八家共之其公田百畝各受十畝餘二十畝以為
舍其二十畝八家各得二畝半以為廬舍所謂二畝半在
於在野以充耕冬則入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夫百休
城以居乃五畝之宅也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夫百休
二歲者中田夫二休二歲者為三易下田夫三百
百畝為三歲更耕之此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數澤
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
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
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

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十里為甸而鄉有庠序以明教
庠則行禮而觀化焉月令孟夏麥熟而始收穀則布鐵取之聖聖米征
之法也
主潔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周禮士田謂之圭
田在近郊之地治圭田者不稅此祿外之田所以厚賢也
自卿至士各五十畝
註奉祭饗亦取潔白之義
廷官戴師掌任土之法凡任地國宅無征凡官所有家園
墾二十而一園少利墾無穀故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三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利厚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無職事者出夫布有泉也

井田之制

五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無職事者出夫布有泉也
者出屋粟夫宅之稅粟所以勸農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布有泉也
一夫有二九出夫家之征夫征百畝之稅也家征出士徒事
歲三妻也出夫家之征夫征百畝之稅也家征出士徒事
一夫百畝之稅一夫力役之征所以勸其勤生也
訓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無職事者出夫布有泉也
子註以里之布
對夫字似誤
纂要云古者二十畝為井井間為市故曰市井市巷有閭
市門有閭市中空地曰廛又曰市宅
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而朝市左宗廟右社稷中一
區居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

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
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而左右各三
區則皆民所居也

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
市以所居之次為序分其地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物
而平之以立一市之大經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物
平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禁貨之以商賈阜貨財而
為泉貨則為度以度量成賈而徵也儋即當成一定
以貨劑券結信而正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知物之偽
之故以刑罰禁聽而太盜以泉府同貨而飲除市
使禁除以刑罰禁聽而太盜以泉府同貨而飲除市

國典卷之九

夫

官為之民無大市日及而市百族即百為主朝市朝
貨者貨而予之而市日及而市百族即百為主朝市朝
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
之市百則胥執度守門無及之受係籍于上為鞭刻其
貨所入則胥執度守門無及之受係籍于上為鞭刻其
度以齊之市之厚吏平肆展成省貨之成否莫定價上
旋于思次思次市以令市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揭
旋于思次思次市以令市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揭
也市師蒞焉以聽治訟之火者胥師賈師蒞于介次市
而聽小治小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
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有用之物無者使之有利
之示民不賤用物也無用之物害財者使之無微以
靡者使之少蓋賤其價以抑之示民不貴異物也夫人過

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帝亦蔽命夫過市罰一蓋命
婦過市罰一帷國君過市則刑人殺刑人殺者謂國君好
利市人何其屬有賈人胥師廩人賈師司聽司稽肆長之屬
詳周禮先王立市不使雜于閭里懼亂教也不使士
農商之別以商賈之持心近薄恐亂俗也謀于衆之後國
之陰而生之以後祭以陰禮故令命婦以上皆
不得過市過則有罰其先義後利之制可見矣

時使兵賦建國社稷改火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地官均人主平力使均力政
以歲上下定後之多寡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為中年則公
旬用二日為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為凶札則無力政無財

國典卷之九

夫

賦天官以九賦欽財賄一曰和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
邦甸之賦四曰家削夫采邑之賦五曰邦縣卿及王子之
賦六曰邦都公及王子之賦七曰閭市之賦八曰山澤之
賦九曰幣餘之賦此九者取于地與蓋上取于下曰賦
其兵為賦者則因井田而制軍賦也地方一里為井井十
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
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
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卿卿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二

地多厥星在表之面是地在日西也景朔謂日中時日全
其景尚如朝時也如此則其地多陰丘山皆非地中

填封其四疆造邦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夏官司燹音武掌彝火之政者掌防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

疾即四時各取季春出火民咸從之
建辰之月大星始見
 木以改火也
 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建戌之月大星始伏因納
 烈山焚萊
 不禁也
 以息其氣雖金災雖不
 為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燿祭始為人
 也
 凡國失火野焚萊
 則有刑罰焉每歲仲春
心至是而火壯
 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戒其
 命司烜氏秋官掌
 大司者

春秋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

兩爭者入其直也百

以兩造禁民訟。告至也。入束矢。矢爲一束。于朝。然傷吏之。以兩劑。券也。一札禁民獄。爭而相告曰訟。以罪名相告。而爲兩書。禁民獄。曰獄。一曰方爭。曰訟。成罪曰獄。入鈞金。三十斤爲鈞。金謂銅也。入金窮其罪。而不變也。銅所以鑄兵。入金矢。亦先王寓兵于刑之隱微意。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必待三日乃致于朝。西辭俱至。必有一直。兩齎券書。必有一實。使入金矢。所以自明其長與實也。不直不實。則沒入其金矢。亦禁止獄訟之一端。

夏竦奏
應龍卷九
一
五

也。然必入金矢而後聽其辭。則貧民之不能達者多矣。雖然履肺石而號者。非窮民乎。撾路鼓而鳴者。非窮民乎。先王固不以鈞金束矢終剛民矣。其仁民之意。何其周也。

司刑所掌多五百矣說者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為

司寇及孟冬祀司民名之日獻其穀于王王拜受之登于

天府內使司會家宰職之以贊王

治民以民數登科
主民之吏也

翼統典畧卷之九終

翼統典畧卷之十

厯紀

百工 車輪輿軌 匠 梓 鐘 磬 鼓 量

陶冶

國有六職百工與一烏密曲面勢日察文理之曲直以飭
修五材金木水火土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六職謂王公士大夫

粵南無鑄言地無鑄之名也無函無函也秦無函也無鑄無函也胡無函也無鑄無函也無鑄無函也無鑄無函也

翼統典畧 厯紀卷之十

夫人而能為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

也秦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為鑄也胡之無鑄也

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為鑄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為枘味鴿鴿不踰濟豁豁踰汝則死終地地此地氣氣然也

鄭之刀宋之斤斤魯之削削其其簡簡然後後用用刀刀刻刻而而為為書書吳

粵之劍劍遷遷乎乎其其地地而而弗弗能能為為良良地地氣氣然也燕之角角荆之幹

柘柘可可為為琴琴胡胡之之詩詩胡胡子子國國也也在在楚楚吳吳與與之之金金錫錫此

三

計之長俱六尺有六寸則三者相奇矣

輶人為軌軌有三度輪有三理軌中轅也三度淺深之異其數也三理選材之道也

詳考

今夫大車牛之轅輶也其登坡又難既充其登其覆車也必易則大車之轅輶直而不挽曲下至于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輶高下之任及其登地且無撓也上伏其轅必編縛其牛而牛不伏轅則輶直而牛不撓如薄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故登地者倍任者也猶能之矣此無故唯轅直則牛所任倍于及其下地也不援其耶以登平地有力之牛猶可以登

輶輶典考

輶紀卷之十

四

必續其牛後其勢緩下非援其車之輶必結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轅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圖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方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車人為車又為采采之條曲故行澤者欲短輶行山者欲長輶短輶則利長輶則安行險阻長則安而無輶行澤者反輶行山者反輶反輶則易反輶則完輶則木心性滑以滑對滑而泥不粘其行易矣山多沙石反輶則表裡相堅忍而磨不易講常完輶矣使無輶亦可以行之哉輶書曰車運為輶輶廣為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輶此車運也七尺曰軌

輶輶典考

輶紀卷之十

五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九塗九陌野廬以步六尺涂廬以軌三塗三陌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六尺之門曰路門乘車廣六尺不能應門三轍三個八尺之門曰朝門也二轍之內經余九駟容之應門三轍三個八尺之門曰朝門也二轍之內經余九駟余七軌也余五軌野國中日經余遠城曰環塗如外日匠人有三一建國一營國始作而立之曰建如辨方正位之開必有川焉會水所聚大川之上必有塗焉可通人往凡溝也溝通地防不順地謂之不汙水不水屬溝者不汙孫不因其理勢謂之不汙稍溝也三十里而廣倍溝未孫之形則足以後其勢欲為淵則向于矩而其下成淵而黃河千里一大曲百里一凡溝必因水勢防障水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無礙而善防者水淫之不漬決其而平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宮室溝洫皆匠人所營也觀盡力溝洫亦可以識大禹治水之理矣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與人作車輿以利載梓人有三一為筭筭之架橫一為欬器勺也一為

六

六

七

七

通發其勢在角筋也者以為深也筋以束之膠也者以為和也無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受霜露而水不液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材長則曲少天子之弓王二方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唐方大弓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七大夫之弓故合五合三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也詳周禮釋名云弓弩也張之弩崇然也俱詳

矢人為矢有鏃矢鏃矢兵矢田矢之類鏃矢侯敵近而傷也鏃矢即殺矢謂傳燕而射也兵矢謂狂矢又矢也狂矢取流星之名擊矢取結約之義水之以辨其陰陽其幹陰沉陽浮夾其陰陽以設其脩箭幹之兩旁曰鏃試于水以辨之

合以為甲其甲尤堅，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亦有司甲之制，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先兼人身之大，小長短而後裁。戎而闕其制。甲之廣袤，權度其上下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上旅，腰以上；下旅，腰以下。重若一者，上下等也。以其長為之圖，長與圖等。凡甲，鍛甲不至，則不堅；已甲，則甲。敵則抗，練之不熟，則不堅。大熟，則抗曲。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空，穿也。為孔，欲其孔，孔也。眡其裏，欲其易。治其也，眡其朕，縫也。欲其直也。也。欲其約也。卷而藏之。舉而眡之，欲其豐也。大也。衣之也。欲其無斷。音雞，謂著之于身，無斷著之病也。眡其鑽空而窺，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治之堅，則更樂其材。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

裴之而約則周也制而用樂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
斷則變也變隨人身便利也釋名云甲似物有甲
也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為水金從之黃尤受而制
之以為劍鎧此其始也一云與作甲首鎧曰堯登亦曰

桃氏為劍制工曰桃以其能辟除不祥故也即七音
刀劍曰短兵釋名云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周官車之五兵戈斧戟酋矛夷矛也步卒五兵弓矢矛
戟也威揚斧鉞之別名鉞大斧小金斧鉞也鉞斧不
鉞也三代通用之將軍出征授黃鉞者亦以銅為之
天子用彤弓即鉞也一云堯舜禪位賜以彤弓

禮記卷之十

繪事 既稟

裴氏畫績之事雜五色畫以分布五色青與白相次此
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
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也繡之衣裳土以黃也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圖山
以章水以龍鳥蛇畫土者黃以為色方以為形畫天者
圓如半璧也鳥獸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四時形為五色因其時也凡畫繪之事後素功素之意
設其色巧者之象事也凡畫繪之事後素功素之意
地官栗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臣頒賜稍食稍者出

之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
一月食穀四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
是凶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倉人掌粟入之藏
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
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急與其奇袤之氏月終則會其
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此稍食王正宮內羣吏之祿康而
粟即稟給所送錢之類

百畝之粟五穀 稼穡 山林川澤

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化者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禮記卷之十

在地各有所宜草凡糞種耕剛用牛上之赤而剛者則必
人相視而糞其種糞牛骨為灰以漬種
赤緹音低用羊墳壤用麋湯音澤用鹿鹹瀉用羶音勃壤
粉餅用狐埴音賦而用永音永疆鹽音檻用黃音黃堅強不和桑之
以漬音漬輕音輕用大

職方氏辨九穀之數楊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
宜五種黍稷粱粟麥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黍稷粱粟
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粱鄭云云
五穀麻黍稷麥豆也周書云凡禾黍居東方稷居南方
稻居中央粟居西方穀居北方又物理論云稻者澆種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梁

六重

大司徒之職辨十有二之壤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曰種

稼畝曰稽教民春稼秋穡樹禾藝黍稷也說文云
穫乃五穀之長故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也

種故謂之黍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月令季春之

月天子乃祈麥定麥寔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見之也孟夏之月麥乃登麥天子乃以鹿嘗麥仲夏之月

王制庶人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春薦韭以卵辜以魚黍以肺稻以屬說原云綈綈二物皆有米而細小

構而敗之亦可儆
荒一云穉似稗

鹿紀卷之十
十二

地官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春秋斬木，不入禁。非冬夏之時，不得入。

野禁
凡穿木者有刑罰

山虞山虞主石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屬而為之守禁

有藩界也。仲冬日，飲其濡也。

夏曰
 民時
 新材
 有期
 日
 無過
 取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如澤不伐以魚禁鯢鱓之類祭祀賓客共川禁

魚鱗之澤衡也掌國澤之政令流注曰澤水曰澤為之厲禁

用所土有厲禁而不以封也

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以時取之，入于王府，如珠角齒，貝以當邦賦也。頒賜

其餘于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芹菰藻之類。之奠。表紀共其蕭。

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草除其及弊田植虞旗以屬食

山虞之旗畫龍虎
澤虞之旌綴析羽

習醢鹽薑祭肉酒先飯後食

天戶數即人掌以時數季冬為梁堰水為閘春獻王天號。

月令季春辨魚物為鱸即鮓鰕即鰕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

喪紀於其魚之鱣鱣人掌取五物甲介以時簠之物

鹿紀卷之十

大蛤蜊于泥中，以束埋藏之，物
生育之時，不可取，故云以時。

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醬用百有二十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魚膽芥醬藥酒
 內則云大夫燕食有膽無肺有肺

報切者再橫切也。說文云：脯，乾肉也。脰，脯也。故以束

修為束縛也。內則云：午修虎肺，曰承肺，應肺，鬻肺。春祠用肺，夏用鬻肺。天官膳人掌之，去骨折而乾之。

曰臍帶骨至而乾之曰臍

醯人掌共五七酒凡醴物成之物以共祭神之齊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若鹽而得者
其味微鹽熬其波賓客從其形鹽積于南而結者其形似
猛也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者其味甘淡后及世子亦如之
凡齊事和五味鬻鹽以待戒令鹽謂鹽之未煉者鬻則化
味之齊也黃帝時有諸侯宿沙氏煎以海水煮
乳煎成鹽有青紅白黑紫五色鹽之作自此始
北安國云齊禁葷物葷辛而不臭故不去夫雖齊而不

則常食之有鹽可知。惟薑不撤，則五辛之類，當有不食者。又可知也。

祭肉曰胙。周禮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致福謂祭祀之餘肉。故左傳謂申生致胙于公，而國語則謂致福于公。是福即胙也。祭于公，君廟之胙也。朋友之饋，宗廟之胙也。朋友凡拜，則拜公胙可知。胙肉，生曰脰，熟曰燔。孟子曰：燔肉不至，謂熟肉也。社稷主脰，故謂之脰。宗廟主熟，故謂之燔。

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手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法用火祭。耀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粟必祭。

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政令謂釀之有法用之有禮也。以式法授酒林如月令所謂秫稻必秣。麴蘖必時水泉必香。麥齊必得七醴。一曰泛齋。酒熟而浮。二曰醴齋。醴體也。上下一泔汁相將也。三曰盎齋。蔥白四曰緹齋。血赤五曰

沈齋。泔汁相將也。辨三酒之物。一口事酒。酌者事者。二曰昔酒。久醱者。三

清酒。更久于昔乃清記始用之。辨四飲之物。一曰清。濁而泔之使清。二曰醫。藥

三曰漿。未泔相持。四曰醕。凡祭祀以法共五齋三酒以實

八尊大祭三貳副也如祭天地宗廟用酒一尊以三尊為貳而備之中祭再貳日星
之小祭一貳風雨山澤之祇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零量酌
所同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則共其酒無酌數以酌為度
厚也示恩
集記云夫黍禾為酒非以為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為
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醴醴酒一宿熟也壹獻士享禮惟一獻之禮賓
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脩酒禍也
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牲之香醴也世本云儀狄
如作酒醴變五味少虞作林酒醴汁醴酒也周書曰
黃帝如蒸飯為飯春官之牛橛云粟五支而蒸飯可
食亦三歲食不厭精文選風土記云析木之木也

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屈而齊之也

更則以其聲達且然如鼓而又善夜其其教應更致也初如

更一鳴而止。詩曰：鼃鼓蓬蓬，如夏小正所云：剥
即再鳴故云應更。鼃以爲鼓者也。草木疏云：鼃形似蟾蜍，四足，長大餘小者，
六七月，背尾皆有鱗甲，皮堅厚，宜日鼓。
說原云：鼃性嗜睡，目睛常閉，能吐毒致雨，善攻積岸，
蟬雅云：能將風，則蟬鳴，將雨則出，故俗以能鼓風以鼃

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雜書云：靈龜者，玄文五色，神
靈之精也。上陰法天下平法地，能見存亡，明于吉凶，王者
不偏黨尊者，老則出。運斗樞云：瑞 碑雅云：龜，舊也，外骨
內肉，腸屬于首，廣肩無椎，與蛇交，故龜與蛇合，謂之玄
武。又曰：龜，鱗皆隔，澤望仰，故語云：紫思龜望，龜一名玄，不背到。

龜

龜

龜

龜

逸禮龜三千歲上，遊于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
必先卜。龜，正曰：龜，一卜二占，可卜天地之終始，尚書也。
增馬：龜，正曰：龜，一卜二占，可卜天地之終始，尚書也。
斗文：龜，正曰：龜，一卜二占，可卜天地之終始，尚書也。

蛇之行也，引而後伸，其性如蛇，故名蛇。蛇，一名蝮蛇，日蛇
能引而伸，能屈而伸，能屈而伸，能屈而伸，能屈而伸，能屈而伸，
蛇，一名蝮蛇，日蛇能引而伸，能屈而伸，能屈而伸，能屈而伸，
政不行。呂氏春秋曰：黃帝時，見大蛇，知土氣盛，故其色
尚黃。歐陽公雜記曰：蛇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
足，然其穴而鳴，若號若嘯，若欲其亦有時求耶抑其求

易足而自鳴，其樂即其生。陋而自悲，其不幸即其自害。
其聲而鳴，其順即其時。王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
能自止。即：坤雅云：蛇，大居首下。

坤雅云：青蛇喜亂色，蒼蛇喜亂聲。又云：蛇喜亂飛，似蛟而
小，望之如霧，因而而生，與蛟實異。古今注云：呼蛟，蛟爲
蛟，蛟有，市，五蛇成市，于朝蛟成市，于朝蛟成市，于朝蛟成市，
其色正蒼，蒼者，蒼蛇，其色正蒼，蒼者，蒼蛇，其色正蒼，蒼者，
其色正蒼，蒼者，蒼蛇，其色正蒼，蒼者，蒼蛇，其色正蒼，蒼者，

鳳 雉 鴻 鵠 鸞 鵠 黃鳥 雞 鵠

鳳

鳳

鳳

鳳

東方君子之國，則天下安寧，飛則禽鳥隨之。鳳，大之
惟德能至，神鳥也。六帖云：鳳，有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
耳，腹象地，足象地，尾象地，尾象地，尾象地，尾象地，尾象地，
周雅：脫，脫，音，脫，脫，音，脫，脫，音，脫，脫，音，脫，脫，音，脫，

問之曰：鳳象何如？對曰：夫鳳，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
文而龜背，燕頤而雞喙，首戴德，頸揚義，背負仁，心入信，翼
扶禮，足履文，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
住則安，來則喜，游必擇升，飢不妄下，黃帝乃服黃衣，帝黃
神，戴黃冠，奔于中宮，鳳力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梧桐樹

淮南子曰虎肅而谷風生以風從虎也蓋風木也虎金也

木受金制安得不從故肅則風生自然之理也虎者山獸

也雜俎云虎交而月暈格物論云虎一生止一乳

一乳必雙死必靠木及廣石未嘗仆地豹小乎虎者

毛赤黃其文黑如錢而中空毛赤而文黑謂之白豹

坪雅云犀性絕躁一管三毛有鴉處必有之腹卑脚大有

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二在額上三在鼻上鼻上

即食角也亦有一角者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

犀也格物論犀每歲一退角必自埋于山中海人潛

作木角易之再三不離其處若取之則後別藏不可

尋矣通犀犀見天上物過形于角但于月下以水盪之則知

運斗樞云搖光之精散而為象說文云象長鼻出牙南起

之大獸也坪雅云象牙生花必因雷聲即字說所謂象齒

感雷莫之為而文生也俗傳象牙歲脫亦自愛情搖地不

其見象三歲一乳雜俎曰象孕五歲始生胎隨四時在

四足春前左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如龜無定體也

坪雅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體具十二生肖肉惟鼻足

其木肉則隨月轉在諸肉如正月建寅則胎在虎

二月卯則在兔肉是也虞衡志曰象出交趾山谷

遠者有兩長牙頭不可倚頸不可回口隱于頤去地

子亦可拾以鼻取食即就一甲擊去泥垢而後吞以

登高山下峻坂形勝腫而其捷

兕似牛毛青重千斤坪雅云兕有水兕有山兕善抵觸

故先王以角為爵爵示戒也山經圖贊云兕惟壯獸似牛

無武備角助文德一云兕乃犀之雄皮堅厚可為鼓

坪雅云鹿性喜林林獸也其字從鹿麋性喜澤水獸

也鹿性多驚烈能別良草諸毒不食處必山岡千年為蒼

角自墜麋色青黑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

至感陰氣而角解麋多愁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氣

而角解春鹿孕于仲秋而生于春而孕于秋

兔者明月之精明視月而孕吐而生子故謂之兔

玉衡散為兔

熊大似豕而性輕健山居能緣高樹見火則頭倒

警春出坪雅云熊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為熊白

其引氣壯子所謂熊經為伸是也又熊不食飢則自斃

大黃白文長首高脚從月能緣能立遇人則舉而擲之

刺向新存云紂王天下熊黃不

坪雅云豺似狗而長尾白類前高後廣色黃狼亦似狗而

色青作聲諸獸皆沸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嘗以害其

身汲冢周書曰霜降之日豺乃祭獸豺不祭獸爪牙不

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故尚水之色

曰陵小麥曰所山多大石曰碧音怡碧學也方石之形學也然山多小石曰礫之尤也度而出見也

翼蘇興畧

麗紀卷之十

三

玉相合也。

陰精也。

泉

子男用之

雲龍泉

康熙卷之十

主

紳帶示敬謹自約束也。

于側御長者而屢跪而還屢俯而紉屢

匏瓜

動物本諸天故順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故根順地而升降以津蒸動物取氣于天而棄載以地植物取津以地而生養以天植物草木之屬草之從名曰卉草為木之母說文云木胃也木者陽精生于陰故水者胃地而生東方之行也

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物既成聚園為場而櫟之果蓏珍異之物不實曰果以時飲而藏之園人掌園游之獸禁謂取用有節蓄息有時侵盜有罰也說文園樹果也園樹菜也園樹有也天子曰苑諸侯曰園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是四木皆可為琴瑟之材也而說文云椅梓也梓楸也楸櫟也則又一物而四名者桐者四一

異義考 鹿卷之十 圭

白桐可斲琴瑟三岐開白花不結子一花桐子可作油一梧桐今結子可食者一網桐體重不可作琴梓木之王也櫟山櫟也又條可為櫟爾雅云櫟苦茶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爾雅云櫟酸棗棘刺棘凡有刺者皆曰棘字書棘如春而多刺木堅色赤棘生白色為白棘定酸者為酸棘陸佃云大者小者酸棗棘也柳之類不一杞柳柅柳爾雅注云形似皮可以煮作飯而說文云杞柳杞柳小楊也從木柅柳楊柳也從木柅柳則杞柳又二物矣杞柳柅柳之杞又為櫟詩所云柅柳一皮白一皮紅白葉長廣者可為櫟杞柳生水旁葉粗而白木堅微赤可為車較而朱子曰柅櫟似今櫟形合于杞柳恐是今做合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埤雅傳曰伐淇園之竹以為

矢竹譜云淇園殷紂竹箭園也

桃生三歲便華果然皮空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剝其皮故周南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者是也一章曰灼灼其華者華紅而麗言女以盛時而嫁也二曰有實其寔實大也蓋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母言少桃故其實大也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三曰其葉蓁蓁言能成其家又能庇其所賴也且桃華葉齊生至黃其寔而後葉蓁蓁也素問云李東方之果也

異義考 鹿卷之十 圭

蒲盧之說各異埤雅云細腰曰蒲一曰蒲盧細腰土蜂也亦或謂之果蠃又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矣而捫蝨新語云蒲盧匏類也即瓠也楊升庵曰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匏之細腰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曰蒲盧其以蒲盧即果蠃者謂當以善養而成之也演繁露云改猶蒲盧真是蒲與盧耳一曰在地為窠在木為果今蒲之根着土而浮蔓當緣于木故亦可謂之果蠃也沈存中曰蒲葍不擇地而生藝蒲葍者遂之而已人之為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

無事也故或問以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相應

乾苦乾甘復有長短之殊長而瘦上曰乾非一物也繁而短而大腹曰乾

不食以苦故也詩云乾有苦葉釋云乾無霜葉落但可繁之腰以渡水而不可食也故國語叔向有

云苦乾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黃氏曰抄云天文有乾之星應抑之註云論語繁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乾瓜之名徒繫于天而不可食正與

而莫北斗不可係揚花酒漿同義

井堂官室樓屋門戶屋漏

舍館道路舟席

井清也象泉之清潔者也一云井通也物所通用也風俗

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

井而能登云雲神棲焉臨卽縣有大井洞實記云

長安東七里有雲山三頭有井雲從

一中生曰雲井又有風井金井塩井之類

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尚書

大傳云天子堂高九雉雉長三丈公侯七雉子男五雉釋名云

堂謂堂也高顯貌也一云堂當也明也

世本云堯使禹作宮宮宰也言屋見于垣上穹崇然也

貴顯所居皆得稱宮至秦漢以來乃爾雅云宮謂之室室

定為至尊所居郭璞曰宮謂閭閻之室宮謂之室室

謂之宮宮室一也室定也言人物寔滿其中也管子曰貴

以聽政一演繁露云上官樓也

孟子言上賓賓館之樓上

樓重屋也言廣戶諸射孔樓然也然也濟南人公三堂上黃

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官垣為

後通上有樓後而南入蓋樓之始也

屋與也其中溫與也大屋曰廡廡也廡大

牆陣也所以自障蔽也爾雅云牆謂之墉亦謂之墜

門門也在外為人所捫摸也說文云門從二戶象形也

五家相率也及里門日閉闔里中門也戶護也所以謹閉

室西北隅曰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即曾子問所謂

室之白也釋名云禮有親死者歆散屋之西北隅新以

移而南牖令君得南面視之也而按儀禮官廟無北牖或

者其即指屋漏乎

棟樑也秦謂之棟周謂之楹棟頭也以玉飾曰璇題一口

瑞

館者賓客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舍逆旅名候

館也公館者公所為也私館者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為也

道通也路露也言人所踰而露見也爾雅云一達謂之道

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

五達謂之

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廟八達謂之崇九達謂之
達廟中路謂之唐大路謂之奔記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謂之從其可
用道謂之義

白帖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為舟淮南子曰古人見窾木浮
而為舟呂氏春秋云虞姁作舟一日化狐作舟墨子曰巧
而為舟一日化鳥始作舟一日化蛇作舟一日化龍作舟

貨秋作也舟船也水竹用之以周流曰舟以其循水而
行曰船又曰艘其不一爾雅云天子浩舟此船諸侯維舟
大夫舟士特舟庶人乘舟

連四大夫舟舟能舟士特舟也舟庶人乘舟

日抵小

翼統典卷之十

三

席釋也可卷可釋也集韻云席薦席又藉也說文云筵竹
席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也

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衽席
黼黻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設莞
蒲細紛純白加纁席制蒲畫純加次席桃枝席次鋪純諸侯
祭祀席蒲筵纁純儀禮公食大夫司官具几與蒲筵常
尺日繡布純加荏席尋八尺玄帛純大射禮云公席三
于五重諸侯再重升古人凡坐皆藉席席依戶牖而設
數重席席背詳領命

與宮室相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南向比

向以西為上東向西向以南為上故席不正不坐也

側不在席上皆陳于席前正饌在左廢饌在右其
人謂之長席廢饌則可廢席同坐若廢君五人則最者
必異席則席可坐四人也若
賓主禮席則無同坐之制

校者 姓名 博奕

鄉飲酒禮賓介異席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
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
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珍從曲禮大夫七

翼統典卷之十

五

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秋官伊主息者氏掌
國之大祭祀共其威杖杖杖于朝與祭則去
有爵者杖其爵以御杖杖以兩藏之祭畢授之
白虎通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
別婚姻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以生者也書曰平章百姓
姓所以有百何以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
常而生聲有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
四時故百而異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
也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自變人生三月自照亦能變

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也子生三月父名之

廟則當為祖宗主也一說名之子燕寢則以名者初小畢後之稱也

博即今之博蒲戲也博物志云博蒲老子入胡升作今博

子曰斷木為棋綿革為鞠亦皆有法焉博物志云堯造棋

舜作圍棋以教商均一云周武王始造象戲

巫醫 禱 誅 雉

周禮天官有醫師掌醫之食醫主和食疾醫掌養萬民

醫治瘡者獸醫主治之春官有司巫長男巫女巫大祝

掌六祝之辭小祝喪祝甸祝田獵之詛祝以言告神日祝及凡祝事者

大史史官之長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職詳

以神農使此伯當草木味典醫藥除惡之祭曰祓會福之祭曰禳告事求福曰禱道上之祭

為楊禱雨為雲禱晴為祭

誅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寔行為誅而定其誡以稱之

也周制大夫以上有誡士則有誡而禮子謂魯莊公誡

肯父死于戰則云士之有誡自此始也禮曾子問曰賤

不誡貴少不誡長惟天子稱天以誡之諸侯稱誡非禮也

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

百隸而時儼以索室驅疫月令季春命國儼九門陳

畢春氣山儼七陰氣也天子諸侯得為之陰氣右行

有大陵積尸之氣禮曰季春仲秋天子乃儼以達秋氣

儼陽氣也惟天子得為之陽氣左行以達秋氣

故亦動大陵積尸之氣禮曰仲秋至壽星之次與大儼

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亦儼陰氣也謂之大儼者下及

民庶皆得儼也此月日曆虛危有積墓四司之

書契 僕 衙 妖祥 著龜 夢

伏羲命朱襄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日象

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

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史記云蒼頡

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潛藏淮南子曰蒼頡

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雨粟鬼夜哭為人所勅故夜哭

周禮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記也即郡國之志三皇五帝之

書即三墳掌達書名于四方書國文也

說文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于竹帛謂之書

古車制最重車必藉御者以行故六藝御居一焉司徒以

之教萬民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

經 178—548

執轡如組為賢孔子以執御為能而周官又有大馭馭車馭兵馭金馭田馭市者之官皆大夫上士為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已故又以同等為僕者有以降等為之僕者如記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是也有以貴為賤之僕者如君命召大夫士必自馭之是也有以弟子為師之僕者如論語冉有僕樊遲御是也

燕常則妖興

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聖人獨見先親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著龜何此天地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為言久也著之為言著也久長意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火灼龜者以陽而動陰也

原紀卷之十

四

而更成攻龜用春時春可上春春以性血蓋之名上恭相筮擇其著草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卜者先龜之筮不吉則其屬又有卜師占人所掌之事及有華氏掌其辨木也契契即龜之象契契即龜之象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正夢安靜二曰噩夢噩夢驚悸三曰思夢思夢思慮四曰噩夢噩夢驚悸五曰喜夢喜夢喜悅六曰懼夢懼夢恐懼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夢想自消至人無夢蓋心正神清自無紛雜于第

原紀卷之十

四

寐問也

翼說典卷之十終

翼藝典畧十卷

江西巡撫孫進本

國朝肅正發撰正發字次方廬陵人是書首至聖紀

一卷諸賢紀一卷二帝三王紀一卷春秋紀三卷

戰國紀一卷麗紀三卷皆詮釋四書典故曰翼藝

者據卷首劉吳龍序謂以羽翼制藝也其著書之

意可知矣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一)

〔清〕劉琴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

刻本

聖賢覺世立教原以發明率性之道
學者因文考義各得其旨趣之所
歸斯油然而理順古人之精蘊以盡
深哉四書順義之作

劉松雪先生有以握其要歟松雪

序

一

先生者予之同年友也先生而辰
舉於鄉維時予甫弱冠先生之
言論風采未獲親承而平居所著
述亦無由得而雜誦焉迨先生家嗣
殿席入詞垣予與共晨夕以予叨附

譜末推為先生忘年友每相接誼
和之氣藹然可親齊莊之儀肅然可
敬及其作為文章舍古為今閤中肆
外卓乎大家風格蓋先生詩禮
庭訓蓋翼有素故嗣君之象賢者備

序

二

世予於是益悵然于曩之未奉教於
先生丙戌之歲恭膺

簡命校士直隸日者河間試事竣太史公
以是書徵序於予予謫陋於性道焉
所聞曾何足以序先生書第念教

年來與太史公交最深而又忝有先
生之舊則又何敢以不文辭今夫講
義之有精言或問也俎豆百世矣
迨其後專門名家代不乏人乃或錄
稱遠引畔畛之莫知云約旨卑

序

三

堂室之未入唯此編體認親切血
脈貫通擇焉必精語焉必詳暢古
人欲盡之言明天下固有之理洵可
謂華儒先之菁華任斯道之仔
肩矣且古之稱不朽者主之居其一

茲當

聖天子右文重道

令典所頒煌煌以清真雅正為訓誠使
是書流布海內凡鄉塾黨庠人
得而誦習將理探精澂絳尚體要

序

四

人文蔚起駿日上於以黼黻

盛治可也寧第家學淵源已哉今
先生文孫出宰花縣梓而行之繩
其祖武也抑亦永錫爾類矣吾聞先
生姿稟純粹詣力深沈平生究心

理學不來仕進因未盡展其抱負
絃一傳而文章報

國再世而學道受人詩書之食報才興
未艾矧由此嘉惠後學俾世之讀四
子書者咸知為發明率性之道務

序

五

得其油然而順而後已則其流澤又
何極哉於戲可與濂洛閩閩爭烈矣
乾隆三十一年歲在丙戌冬十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正黃旗漢軍副

都統總管內務府大臣兼管國子監事

教習庶吉士提督順天學政加五級年卷

弟德保拜撰



序

六

四書順義解序

士人自束髮以後咸知
以向學讀書為事其
讀書也無不以四書句
讀為首固不必人習舉

序

一

業也而既有志於舉
業其於四書也靡不
因句讀而講求其義理
就義理而發揮為文
章誠以四書者聖賢

言理明義之書也自日用行習之間子臣弟友之道處身涉世之法居家理國之經無不備具焉矣子朱子集經

序

二

誠為切當不易歷代儒先所以發明而推論之者不下數十百家余嘗謂四書體大而思精言近而指遠雖文字多

非實理世之讀四書者或泥於註釋之參差字句之輕重轉不能得其精切之義理其發為文章非不麗可誦而

序

三

於聖賢立言之本意非隆僻而失之膚淺則空腐而不切事情遂致四書之文有如敲門之瓦口頭之禪反有以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者此非不
讀四書之過而不善讀
四書之過也吾不善讀
四書也亦此不參考注
疏之過而不玩味本文

序

四

以求至理精義之過也
年才宦轍公至每遇
考課士子命題作文
皆就題中字句意義
玩味詳釋著為題解

以求得四書之本義而
疏務填冗書疎口甚百
不及一珠為快江寧
令尹劉君伯璣為道
其乃祖松雪先生著

序

五

有四書順義解求為
作序余玩順義二字
頗有會於鄙懷急欲
一閱今松雪嗣君殿虎
太守過京持此書來晤

因得卒候觀其發明
四書之旨不事穿鑿不
涉深晦不必煩稱遠引
以令人就本文讀之順
其辭順其義而至理

序

六

精蘊無不宛然言以較
余所著題解殊為簡要
非先生費數十年苦
心虛中涵泳切已體察
不能到此世之讀四書

者守此一編隨時潛玩
以之脩己以之治人則
有體有用稽古愛民
之實行也以之為文
則闡明聖學布帛

序

七

苻粟之至文也其有
裨於學術嘉惠來
茲宜淺鮮哉利見咸
因為序以復之桂林
陳弘謀拜譔

省

乾隆三十一年歲次
丙戌二月上浣



序

八

圖書順義解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四書順義解 大學章句序 一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由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

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
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
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
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
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
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
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民
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
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
四書順義解
大學章句序
二
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
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
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
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
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
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
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薰之不
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

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
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
已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
朱熹序

四書順義解

大學章句序

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煥中友

任邱劉琴松雪著

男炳銀虎較

孫伯璵睦堂梓行

弟 梅用和黎

煜宣文

大馬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章

聖經一章曾子述聖言修己治人之術以立萬世爲學之準也前三節統論國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領後四節細分條目綱領中明德止至善與條目中格致誠正修皆屬修己綱領中親民止至善與條目中齊治平皆屬治人然必修己方可治人故前面說物有本末後面說修身爲本以大學二字貫細分之首節大學之綱領次節得止由於知止三節結上示學之有序四節序不可紊五節序之所以不可紊獲緊上節六節言修身爲要末節反言以見修身之所以爲要

反言以見修身之所以爲要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

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管子述孔子之言曰聖人立教有小學有大學小學之道既在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矣若夫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內聖外王作君作師皆係于此其當然不易之道果安在哉一在明明德蓋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謂之明德但爲氣拘物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使不明之則學無以成己而不大也道在有以明之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使之全體皆明因其已明而繼續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二

之與之無時不明則學能成己矣一在親民蓋民之德
與我同得于天本至新也但爲習俗所染則新者舊矣
使不新之則學無以成物而不大也道在有以新之既
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感發開導以啟其機勢來
匡直以作其氣使之有以去其舊染之汚焉則學能成
物矣一在止於至善蓋明德新民非可私意苟且爲之
而已也事理當然之極謂之至善使不止之則學未底
于成而不大也道在有以止之明德必使無一毫不明
新民必使無一人不新未至其地必求其至既至其地
不復遷而之他則學底于成矣大學之道在此三者而
已。附註錄曰德民善明新止皆是道字字虛
說。道字兼理與功說下三項指其實以示人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後放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

靜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止。

明德新民同當止于至善然果何由得至善而止之哉
要非知止不可誠能用力久而豁然貫通真知夫至善
之所定則心多騖亂既知止有定則向住專一而後內
念不與外物不搖心不妄動而能靜凡人心頭有事則
起坐不寧既知止有定而靜則廣大寬平而後隨其身
之所處或常或變無不泰然自得而能安凡人身心體忙
迫則不能仔細度事既知止有定而靜而安則神閒氣
清而後事至物來決擇精詳而能慮凡人慮之不周則
處之不當既知止定靜安以至於慮則隨事觀理極深
研幾而順理隨勢能得明新之至善而止之矣得止由
于知止知此知止顧不重哉○翼註曰知字深是融悟
之知非聞見之知○又曰安謂所處
而安雖是身之所處却是心安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
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合而觀之明德與民皆性中物也然必明德方可新民
可見物有本末知止能得皆分內事也然必知止而後
能得可見事有終始人特患不知其序耳苟知本始在
所當先而先為之末終在所當後而後為之則不忽近
而圖遠不處下而窺高循序漸進庶乎近于大學之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
聲後

此放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
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
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
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
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知學之序者其惟古人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以新
民者不遠于天下求之也先立標準胥教誨以治其國
使秩然有緒而不亂以遠由于近也欲治其國者不遠
于國求之也先篤恩義正倫理以齊其家使截然有理
而不紛以疎由于親也欲齊其家者不遠于家求之也
先慎言行公好惡以修其身使本無者去其有餘本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四

者補其不足以人由于己也至于身之所主者心也使
心有偏倚則無以檢其身而身不修矣故欲修其身者
先敬以直內虛以應物以正其心心之所發者意也使
意有偽妄則有以累其心而心不正矣故欲正其心者
先戒其自欺求其自慊以誠其意然說意豈遽求之意
哉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使知有所蔽則不知何者為
真何者為妄何以去妄而存真故欲誠其意者必先推
致吾心之知誠使全體大用無不明焉知又豈懸空以
為致哉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知在而實周于物理
在物而實具于心使在物之理有未窮則吾心之知有
所蔽故欲推致吾心之知在即所接之物而窮其當
然所以然之理焉古人之不素其序如此○翼註曰明
德二字屬我不屬天下○又曰治對素亂齊對參差言
○修有二項去其有餘補其不足○心兼動靜意是動
之端○翼註格字
即窮理之窮字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治
聲後
放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
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
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是何也蓋必在物之理既格於物一無所疑而後吾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知至此致知所以格物也知
既至則真妄明白而後去妄存真意之所發可得而誠
此欲誠意所以必先致知也意既誠則中無所累而後
存養省察心之動靜可得而正此欲正心所以必先誠
意也心既正則中有所主而後檢束有地身之應事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五

物可得而修此欲修身所以必先正心也至于身修則
儀型既立而後家有所觀法可得而齊此欲齊家所以
必先修身也家既齊則感化有基而後國有所則效可
得而治此欲治國所以必先齊家也國既治則舉斯加
彼而後能明明德于天下天下可得而平此欲明明德
于天下所以必先治國也序之所以不可紊者以此○
張彥陵曰以而后
字形出必先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
此而錯之耳

要而言之格致誠正皆所以修身也齊治平皆由修身
而推也可見修身重矣故自天子之貴以至于庶人之
賤凡有大學之責者一切皆當以格致誠正修其身而
為齊治平之本焉○因勉錄云或問言天子至庶人皆

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不求其本吳氏季子則謂天
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而皆不可不求其本
合二說
方完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苟不能格致誠正以修身是其本先亂而欲家齊國治
天下平未治者否矣夫既不能修身必不能齊家是其
所當厚者已薄而國與天下所當薄者反能治平而
厚斷乎未之有也有志大學者可不以修身為要哉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六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
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
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
也

康誥章 此釋明明德首節德之本體二節德之原
重皆
三節德之分量末句結上文勉人意在言外
字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傳者謂經文所謂明明德者吾嘗讀書而得之康誥曰
凡人皆有所賦之德但志氣怠惰則有時昏蔽矣惟我

文考不為氣拘不為物役
止實能明其明德而不使昏蔽焉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
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諟常自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大甲曰凡人皆有天與之明命但心志放逸則有時失墜矣惟爾祖成湯靜而有養動而省察聖敬日躋常反觀內照顧此天之明命而勿使失墜焉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七

帝典曰凡人皆有至大之峻德但為物欲所累則有時狹小矣惟我帝堯昭融在心明察在事欽明文思能明其峻德而不使狹小焉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夫由周而商而唐時分今古由文而湯而堯人分性反似乎明德之功有不同者然曰德曰明曰命曰峻德即經又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又曰克明即經文所謂明明德也言雖不同旨則無異皆是自明已之德也有志大學者可不自明已德哉○末句小註重皆字重自字俱有理但皆字能包自字自字不能包皆字朱子較長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章此釋新民首節原新民之本二節著新民之事三節究新民之應末節責成君
子盡新民之全功重末節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經文所謂新民者豈徒求之民哉蓋必立新民之本盡新民之功致新民之應而新民之道始全吾于商周間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八

得之矣昔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以自警曰人苟于昏迷之中介然有覺積習之餘奮然有為一旦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是志意誠確于其始矣則奮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使工夫接續于其繼又日新之使精神反覆重整于其中汚者必使之潔潔者不使之汚不可略有間斷也湯之自新以立新民之本如此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康誥曰商民雖染舊俗而新機猶存汝既為君當迎其機而作之井田學校立其作之之具勞來匡直善其作之之術鼓之舞之使之有覺克勤舍舊而遷善焉武王詰康叔新民之事如此○作字有使之覺而不違勤而不惰意○自新之民大生其心之發說最是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詩大雅文王有云我周自后稷以來世守侯封雖云舊邦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則大邦畏威小邦懷德而天命眷顧國運世運煥然維新文王新民以致新命之應如此○新命就民心歸化上說如三分有二大邦畏其威小邦懷其德皆是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凡此者皆能用其極者也夫自新新民中本有天理當然之極特人置而不用則無以造于三王之域耳是故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九

凡有新民之責之君子自新不可止于半途新民不可止于功利當無所不用其極則三王之業庶乎可及也○此是刻責後之君子非是贊詞三王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邦畿章此章止于至善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立止至善之極言明德止至善之實五節言新民止至善之實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經文所謂止於至善者吾嘗讀詩而得之詩商頌玄鳥有云王若耶哉方廣千里居天下之中大邦之望之所

萃聲名文物之所都惟四方之民所當止之處由詩觀之可見至善無所不包為萬理之極即人心之邦畿也亦猶是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黃鳥聲丘隅琴瑟之處子曰以下

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然非知之焉能止之詩小雅緝蠻有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琴瑟之處為樂所不及人力所不加夫子讀此詩而嘆之曰黃鳥一物耳於止之時尚迴翔審顧知所當止之處可以人為萬物之靈反昧于所止而不如鳥乎即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可見至善有天理之安無人欲之危即人事之丘隅也人當知止亦猶是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十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音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

求其知止而自然得止者其惟文王乎詩大雅文王有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敬而見于事者自安所止也。試以敬止之大者言之。如
仁君之至善也。文王為人君則惠。臣之至善也。文王為人臣則小心。事而止于敬。孝子
之至善也。文王為人子則愛慕。繼承而止于孝。慈父之
至善也。文王為人父則創業。謀而止于慈。信交國人之
之至善也。文王與人交則內外不欺。而止于信。文王
之敬止如此。學皆有其精微之處。而又推類以盡其餘
則于天下之事。皆有其精微之處。而又推類以盡其餘
內而家庭。外而朝野。○此皆其精微之處。而又推類以盡其餘
當提敬字作主。而串合緝熙敬存于心。而無一念之問
斷謂緝熙敬存于心。而無一念之問。謂熙合緝熙以言敬。方得註無不敬。

詩云瞻彼淇澳。萋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
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十一

今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澳於六反。漢詩作緝熙。音阿。僩下版反。喧

詩作恒。諠詩作諠。並况曉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
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錫
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
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
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
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

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曰脩言。其所以得之
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
美之也。

試以明德止至善。言言之詩。衛風淇澳有云。瞻彼淇水。
之澳。萋萋竹猗猗。而美盛貌。現我和頌。積中英華。發外有文。
采之君子。其功之精益求精。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以言
其功之密益求密。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以言
乎內。瑟兮僩兮。而嚴密貌。今而武毅以言乎外。赫兮喧兮。而宣著
喧兮而盛。大有文采之君子。令人愛慕。終身不可諠忘。
今詩言如此。由詩釋之。所謂如切如磋者。蓋道君子致
知。之學也。既講習以窮之。所謂如琢如磨者。蓋道君子
切。又討論以辨之。不使一毫人欲混於天理之中。有似
于磋。所以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蓋道君子力行之
自修也。既省察以求之。將物果攻。破有似于琢。又克治
以去之。必使人欲淨盡。天理純全。而後已。有似于磨所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十二

以說如琢如磨。知行並進。此求止之功也。瑟兮僩兮者。
蓋言君子當學修之後。此心純是敬。長恂慄而懷懼也。
恂慄則欲不能入。非嚴密乎。恂慄則欲不能入。非武毅
乎。所以說瑟兮僩兮。赫兮喧兮。今者蓋言君子敬畏存于
中。容止發于外。自然便有宜著盛大之意。有威可畏。有
儀可象也。內外交修。此得止之驗也。有斐君子。終不可
諠。今者蓋言君子由學說之功。達到恂慄威儀之地。其
盛德已底于至善。雖不必實被乎民。而有以契乎民心。
之同然。故民佩服之。而不能忘也。此明明德止于至善
之實也。○出迨錄曰。黃鳥節已引起。止於至善。然不實
言止之功。復引淇澳二詩。而備言其求之方。與得之
處。下手故復引淇澳二詩。而備言其求之方。與得之
之效。○金仁山骨角脈理可尋。切磋主於剖析。故屬窮
理。玉石渾堅難治。琢磨主于攻治。故屬去私。○般氏參
補曰。瑟兮僩兮。四句。文法雖同。而語意有別。上兩句。推原說
是有戰懼之心。故能嚴密而武毅。下兩句。是一直說是
能宣著盛大者。可畏而可象耳。○幾亭曰。忠信敦厚。清
高。蓋皆可稱盛德。然小者不合中。皆便非至善。不但

不及者非至即
稍過者亦非至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寶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武以前民止至善者言之詩周頌烈文有云於戲我文王前王令人不忘夫前王往矣何以令人不忘哉蓋有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大學

三

無窮功德留在後世耳如舊章程意是其賢也後之君子率由不違而賢其賢創業垂統是其親也後之君子繼承不替而親其親澤之及于君子者如此風清俗美是其樂也後之小人篤思盡義而樂其樂分田制里是其利也後之小人耕食鑿飲而利其利澤之及于小人者如此此前王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新民止于至善之實也至善無往而不在至人無往而止有志大學者可不法古人以止于至善哉○仇滄柱曰其賢其親其樂其利分父道師道教民養民說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聽訟章

此釋物有本末也重復字無情句申無訟大畏何申使無訟此謂引孔子之言而知明

德之
為本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蓋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也觀孔子之言可見矣子曰聽斷爭訟而判其曲直吾雖不能過人或者可以猶人也然此不足為貴必也潛移默化使民曲直兩忘無訟可聽乃為貴乎子言如此夫訟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大學

四

起大抵無情實之人求逞其虛誕之辭耳今日無訟是無情者良心難昧不得盡其辭而使之者豈刑驅勢迫哉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不惟不敢欺並不忍欺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民德新也使無訟已德明也無訟由於使無訟本末之理數如矣觀夫子此謂可知明德為本在所當先而不可徒求之新民之末也○張彥陵曰此章重一使字知本全在使字上見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且據民之無訟而言未說出所以使之者何在至大畏民志句正伸使意此謂知本不當單粘著訟上說○范紫登曰由夫子之言觀之即此可知明德為新民之本此謂字仍屬夫子說而知本則推開說註二句作正解本文自確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

此釋格物致知也分五段看言欲二句釋格致之義蓋人心六句推格致之由是以大學六句詳格致之功至於用力四句究格致之效末二句承上效邊而結言之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五

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編殘缺已亡之矣然此是大學最初用功處斷不可缺者聞舊稿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推致吾心之知誠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其言與所引然之理也蓋人心之靈虛明不昧莫不有本然之良知而天下之事事物物莫不有當然之理知在心而實用於物理在物而實具於心惟于事物之理有未窮故其心之知誠有未至也此是以前大學始教必

使學者即凡天下之事事物物莫不窮其已知之理而益推類以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徹通透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無不如此謂物格而無不明此謂知之至也

誠意章

此釋誠意也首節誠意之功在慎獨二節小之當慎末節慎獨之當慎末節慎獨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

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六

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蓋言格物致知之後既知善惡之所在矣則當實用其力為善以去惡母自欺其本心之明也母自欺若何使其惡惡如惡惡臭之必求其去其好善如好好色好之必求其得母自欺如此則其快其好善惡之本心足其好善惡之分量以求自足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夫欺曰自欺欺曰自

據此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所謂獨知者，所謂獨也。故君子必用精明果決之力，以欺求慊。其獨以害其實與不實之幾也。翼註曰：母自欺也。四句要緊三氣說，只是一意。蓋自欺者，反言之也。如惡惡與如好好色，正言之也。一反一正，固無兩意。此之謂承言之也。即此便謂之自慊，亦無兩意。又曰：自慊二字，今人但做就效驗了，殊不知謙字着力。自謙字猶云：自家求謙，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母自欺而實用，力于好惡，此便叫作自家的不叫獨。外為人的觀此之謂三字，可見母自欺便是自謙了，不可以母自欺為誠。意自謙為意誠。云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自欺有二弊：一則因循一則姑待，母字有二意：一則剛以勝之一則忍以制之。則審其幾指誠與不誠，誠即理也，便加存養，擴充不誠，即欲也，便加克治，遏絕。審幾少在慎字前，些。

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七

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開音閑厭鄭氏讀為厭

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若夫自欺之小人不知獨之當慎，當閑居獨處之時，縱情恣意為不善，人所不敢為不肯為者，彼無所不至及見誠意之君子而後厭然消沮閉藏揜其所為之不善而假著其善以偽欺人，人即可欺耳，不知人之觀已無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大

獨之當慎，曾子平日嘗言之矣。曰：人莫謂幽獨之中無人指視，天下事無隱不著，無微不彰，使我有可視十目所視，我有可指十手所指，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其嚴而可畏乎。十目二句，即語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意是重指之多，以見獨之難揜。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苟能慎獨，豈無其效乎？如積財而富，則能華美而潤屋矣。況誠意而有德，則積中發外，自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如此。故君子必誠其意，求慊慎獨以誠其意。困勉錄云：德潤身，德字指慎獨誠意是善之誠於中，潤身包下心廣體胖是善之形於外。困勉錄又云：但言心廣體胖不言心正身

修公明尚有功夫在蓋誠意之君子心必寬平而未必
。其註曰心廣體虛而未必周旋中禮猶未許其正且修也
即正之漸也體胖雖盡不得修身然由其時者而檢察
之漸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
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
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
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
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五

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修身章 此釋正心修身也首節言心不正次節言
心不正身便不修末節結上文以結經文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

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

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
粉反憤憤值反好樂並去聲

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

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

失其正矣

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蓋心者身之主也其體至
虛至明惟一無所著自能隨感而應也不然心或偏主

于怒有所忿懣則為忿懣所累而用于怒者不得其正
或偏主于畏有所恐懼則為恐懼所累而用于畏者不
得其正或偏主于喜有所好樂則為好樂所累而用于
喜者不得其正或偏主于憂有所憂患則為憂患所累
而用于憂者不得其正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
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
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無私累便虛但非寂靜耳
字蓋正心是虛之學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著一有字
不得與兼意必于先因我於後。所字連下讀。或問
所謂鑑空衡平之體是以已發未發分兩時看者也陸
云正心功夫原無動靜此傳所以專主動言者以動時
功夫尤切耳非謂靜時便無功夫也不然中滿何以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乎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五

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心之用既不得其正斯心之體遂不在虛靈之舍矣心
不在焉則無以檢其身目雖視而不見其色耳雖聽而

不聞其聲口雖食而不知其味夫心一不在視聽食息
之粗者尚不能檢況出入起居應事接物豈能得其理

耶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
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經文所以謂修身在正其心。朱子曰正心修身兩
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的事如在

官街上差了一路又曰人益有意誠而心不正者故于忿
懣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于

好惡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又曰忿懣等
是心與物接時事現受等是身與物接時事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齊家章 此釋脩身齊家也首節詳言身之不脩次節証身之不脩末節結身之不脩家不齊在言外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三

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款好並去聲僻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經文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蓋身者家之本也身與人接本有當然之則而不可偏也但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於骨肉之間其所當親愛者或過于狎昵而辟焉於卑污之人其所當賤惡者或過于凌辱而辟焉於尊長之倫其所當畏敬者或過于屈抑而辟焉於困苦之人其所當哀矜者或過于姑息而辟焉於簡于爲禮而于爲禮之人其所當敬者或過于驕肆而辟焉夫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也然其中豈無惡乎賤惡敬情惡之屬也然其中豈無善乎而常人皆陷于一偏如此故好人之善而知其善中之有惡惡人之惡而知

其惡中之有美者天下鮮矣。翼註曰人是衆人然誠意正心之人亦在其中天下鮮亦同。翼註曰上章與此章註中二察字最精蓋平日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一番本文二知字亦從加察中來又曰我偏于好則家之未純於善者不加勉矣我偏于惡則家之未純于惡者亦自棄矣

反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彥碩叶韻時若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故諺有之曰知子莫如父但溺愛者不明人莫知其子之惡知苗莫如農但貪得者無厭莫知其苗之碩此偏愛偏惡之一証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三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夫此好惡之偏所謂身不脩也身既不修則施於家者顛倒錯亂是我不可以齊其家而家豈有能齊者乎故經文言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治國章 此釋齊家治國也重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首節言家國一理次節言理不假強爲三節言齊治之機就效驗說四節言齊治之事就政教說五節結上文三引詩咏嘆齊治相國之理末節結詩以結經文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

事長也。者所以使長也。弟六聲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其教之遠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蓋家者國之本也。修身則家可教矣。若不修身則親型無本。是其家我已不可教。而能教國人使之感化者。其無此理。故治國之君子不出修身教家之外。而標準既立。軌範攸昭。自能成教於國。夫家近國遠。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者。何也。蓋家與國有異勢而無異理。如孝者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家之有父猶國之有君。在家事父之孝者。即國之所以事君之理也。其受敬同也。弟者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家之有兄猶國之有長。在家事兄之弟者。即國之所以事長之理也。其恭順同也。慈者君子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三

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家之有幼猶國之有衆。在家慈幼之慈者。即國之所以使衆之理也。其教養同也。家國一理如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四書箋曰。家不可教。非家不可教。乃我不能修身以教之。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中之說。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然是孝弟慈之理。豈假強爲哉。即慈幼一端。可見矣。康誥曰。保民如保赤子。夫赤子有欲無言。爲之母者。凡疾痛病癢。以其心之實理求之。雖或不中。亦不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蓋慈幼之理。出于天性。故有子之時。自能如此。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觀慈幼不假強爲。而孝弟可知矣。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債音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治國之君子。誠能盡孝弟慈之理。以教家。使一家諸然。有恩以相接。是一家仁矣。則一國皆觀感而興起其仁。使一家秩然有禮。以相接。是一家讓矣。則一國皆觀感而興起其讓。家齊而國治。如此不然。一人貪而好利。戾而背理。則一國皆效尤。而作亂感應之機。迅速不爽。如此。此謂一言之失。足以債敗乎事。一人之正。足以安定乎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雷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一人定國。亦定於一人之身耳。堯舜唐虞之一人也。躬行仁道。親睦九族。慎微五典。帥天下以仁。而民皆觀感而從之。桀紂夏商之一人也。躬行暴虐。焚炙忠良。播棄老成。帥天下以暴。而民亦觀感而從之。苟所令在仁。所好。在暴。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孝弟慈之善。于已以化一家。而後可以責人之善。而求諸人。

故治國在齊其家

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于已以正一家而後可以正國人之惡而非諸人是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若已不能

合而觀之可見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故治國在修身以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

而後可以教國人天平聲 泰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與也之子

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重

猶善也

齊治相因之理詩當咏之矣詩周南桃夭之篇云桃之夭夭而少好其葉蓁蓁而美盛之子乘此時而于歸必有以宜其一家之人詩美女子被文王后妃之化如此可見治國之君子必能修身以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使之亦有以宜其家人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不但此也詩小雅蓼蕭篇云爾請侯之在國也德蓋友泰之道上有以宜其兄下有以宜其弟詩美諸侯之令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使之亦有以宜其兄弟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

之也

詩曹風鵲鳴篇貳差也

又不但此也詩曹風鵲鳴篇云君子禮儀不貳貳足以表正乎四國詩美君子之令儀如此可見治國之君子其爲父慈爲子孝爲兄友爲弟恭足爲一家之法而後一國之民觀感而效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

長最宜潛玩

此三詩之言雖不同皆謂治國在齊其家詩與經文不互相發明乎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天

平天下章此釋治國平天下也重絮矩二字所謂二節言平天下當絮矩樂只三節言絮矩當與民同好惡慎德七節言不當專其利泰誓四節言當與民同好惡生財至末中言不當專其利自樂只以下皆推廣絮矩之意也章內三言得失一主民心一主天命一主君心歸重君心總見平天下公好惡而不專其利誠在君心之忠信而已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長上聲 弟去聲

倍與背同 絮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絮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

效捷於形。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蓋國與天下有異勢而無異情。觀國之觀化於家。則知天下之本於國矣。如上老吾之老。盡孝道以教家。而一國之民皆觀感而興起。其孝上長。吾之長。盡弟道以教家。而一國之民皆觀感而興起。其親戚與起。其慈而不倍。家齊而國治。如此可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平天下之君子。以心觀心。知天下之矩在我心。即以心推心。以我心之矩。繫之于天下。不惟有以化之。使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而且有一處之使。各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有許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毛

多經綸措施之道在也。朱子曰。典孝與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于上。以與于善。而天下終不免于不平也。又曰。能使人興起者。君子之教化也。達其與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或問曰。絜矩之道。非外至而強為之也。物格知致。則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誠意正心。則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條說曰。絜矩之道。字內有許多經綸措施。非空空指實也。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

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絜矩之義。何如。如所惡於上。以無禮使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無以事上。所惡於下。以不忠待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無以先施之于後。所惡於後。以非禮待我。則必以此度前之心。而無以從後而加之于前。所惡于右。以非禮待我。則必以此度左之心。而無以交于左。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毛

所惡於左。以非禮待我。則必以此度右之心。而母以交于右。夫所惡即上下前後左右人心之矩也。母以即絜矩也。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絜矩如此。絜好可知。試以能絜矩者言之。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詩美諸侯如此。夫君子至尊也。父母至親也。君子而何以謂之父母哉。蓋君子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民之所好從而好之。經直而使之必達。民之所惡從而惡之。區處而使之必去。則是愛民如子。民自愛之如父母矣。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為僇與費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

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无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又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夫能絜矩則為民之父母不能絜矩則為天下之大僇得失之幾何遠也詩大雅文王篇云殷常未喪眾心之先其德足以對乎上帝而為君造殷射無道眾心既喪而天命遂失矣我周宜以殷射為鑒戒上天峻大之命不易保也詩戒嗣王如此詩果何道哉道得眾心則得天命而得國失眾心則失天命而失國得眾心則得國

能絜矩而為民之父母乎失眾失國非即不能絜矩而為天下之大僇乎得夫之機係于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如此乎天下者可不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然欲公好惡當先清好惡之原也是故平天下之君子知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先戒嗜慾嚴非幾格致以啟其端誠正以致其實謹慎以明乎明德德則有德矣有德則莫不尊親此有人有人則莫非王土此有上有土則任土作貢此有財有財則經國有費此有用一慎德而即有人土財用不待外求不容強致如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三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可見德者為眾務所從出乃平天下之本也所當重也財者為德之所自致乃平天下之末也所當輕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

民亦起而爭奪矣得為本則在所當內財為末則在所當外苟外本而內末則專務聚財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
人矣

民既爭奪而有不離散者乎是故外本內末財聚於上
則民必離心離德而散若內本外末財散於下則民必
情屬形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
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財聚則民散民散而財豈能終聚乎是故一言悖理而
出者人亦必悖理而入况財貨乎貨悖理而入者亦必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悖理爭奪而出
財豈可聚乎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言反覆

之意益深切矣

夫能慎德則有人土財用外本內末則有民散悖出之
禍得失之幾何遠也可見財貨之得失繫乎人心之向
背而天命之與康誥曰惟天命不于常書果何道
哉道入君修德仁而善則得人心而得天命不能修
德而有人土財則乎不善則失之非即外本內末而民
散悖出乎然則文王之詩所謂峻命不易者
不益信哉可見乎天下者不可外本內末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則謂當言之矣昔王孫圉聘於晉
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
何矣圉對曰自珩先王之玩耳楚國無以爲寶惟有人
人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子諸侯使無以爲寶惟口
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教百物以爲寶惟書
于寡君而忘先王之業以之爲寶則楚書觀之善人
本也白珩末也不寶白珩而寶
善人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也

易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

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
之意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不經此也晉文公爲公子避驪姬之難出亡在外數公
妻秦穆公使人弔之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其以
教文公對秦使曰由亡在外之人無以爲國焉實惟以
哀痛憐恤仁愛吾親爲寶則舅犯之言以爲國之仁親本也
得國末也不寶國而寶親者不本而內末之意也夫
列國尚知不本而內末乎天下者豈可外本而內末哉

秦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望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

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望而遠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
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書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望遠明也尚庶幾

也媚忌也遠拂戾也殆危也

不外本而內末固為同民好惡之原矣而好惡公私之
極惟用人所關為尤大秦誓曰若有一个臣係國家之
安危人才之進退者觀其貌斯驗其心矣然無一不
經若無他技能者究其心則必欲其才而後用之有
寬廣而休休焉其如有容而不可量者焉于人之有
技能者若已有之必使展其長于人之所出蓋口之春
通明之德者其心好之不但如其口之所出蓋口之春
揚者有限心之愛慕者無窮也是不以己之才德為才
德而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蓋能容之由是君子進小
人退以能保我子孫而社稷安保我黎民而邦本固庶
幾有差于國家哉不然于人之有技惟恐形己之短媚
忌嫉仇以惡之于人之彥聖惟恐同升諸公多方阻抑
而違之使不通是不以才德為才德而以才德為仇讐
寔不能容由是君子退小人進以不能保我子孫而社
稷危不能保我黎民而邦本覆亦曰危殆人國家哉夫
大臣有容賢利國妨賢病國之不同如此惟在人主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大學

所釋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

愛人能惡人

對讀為屏
古字通用

進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
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夫容賢利國非常好者乎妨賢病國非常惡者乎但人
心多私而好惡不得其正惟仁人至公無私明則以別
賢奸斷足以神舉錯於妨賢病國之人放量而流徙之
且進諸四夷之遠不與同中國恐其害於善類也惡惡
如此好善可知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而得其當能
惡人而得其當也此好惡公之極而能聚斂者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

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也慢程子云
當作息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始能盡其道蓋君子而未
仁者也

然天下不皆仁人也又有人焉見容賢利國之賢明知
其當好而不能舉即舉矣又遇其當惡而不能先是其
愆忽之心待賢人命也見妨賢病國之不善明知其當
惡而不能退即退矣又優柔容忍而不能遠是以姑息
之心待不肖過也若此者知所愛惡
矣而未始能盡其道以聚斂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字夫
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大學

焉

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
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又有人焉於妨賢病國之人人之所惡也而反好之於
容賢利國之人人之所好也而反惡之是謂拂人好善
惡惡之常性由是人心離天命去菑必逮
夫身此好惡私之極而不能聚斂者也

是故君子有之則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這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
盡為忠信為道遠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
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
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召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

四書願義解

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然人君往往不能存忠信戒驕泰以盡聚斂之道者何也夫抵以專利爲心而外本內末以聚財也不知財者生人之大本不貴于聚而貴于生生財自育公平正大之道不同指克聚斂之小術焉大道維何財以生而裕之使國無游民而生之者衆財以食而耗使朝無倖位而食之者寡財以爲而盈在不棄農時而使爲之者疾財以用而竭在量入爲出而使用之者舒夫生衆爲疾有以關財之源而所入無窮食寡用舒又有以節財之流而所出有限則國家之財無謂豐凶常變自恆足用而不匱矣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用大道者其惟仁者乎仁者以愛民爲心散財以得民以財發起其身若不仁者無愛民之心亡身以殖貨以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以財發身仁者固有其民矣而亦未始無財也蓋未有上好仁以愛其下而下不好義以忠其上者也下不好義或不終上之事者有之未有好義而不竭力奉公以終其事者也夫民之財尚不自惜况君之財反生觀餽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乎未有府庫財有恃出之禍而非其財者也好
仁之效如此爲上者奈何不好仁而專利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

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廩

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利不當專孟獻子善言之矣孟獻子曰畜馬乘士初仕爲大夫者其家已不貧不啻察於莖旅之小利卿大夫

以上與樂用水之家其願已厚不當畜牛羊以謀孽息之利至於百乘之家其祿尤厚不當畜聚斂之臣制民以奉上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盜臣不過竊已之財而聚斂之臣則傷民之力獻子之言如此豈徒為有寡訓哉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利於已而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舊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以利為利其禍可勝言哉凡長國家而專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導之矣小人本不善彼誤以為善之而付之重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任不知小人之使為國家專務聚斂上干天怒下失人心天雷人害難然並至此時固無善者雖有一二善者亦不能同已去之天命挽已離之人心無如之何矣以利為利之害如此此謂有國者不可以利為利而取無窮之害當以義為利而收發身之效也人君誠能退小人進君子不專其利而與人同好惡則聚斂之說得而孝悌不倍之願遂矣天下安有不平哉然曰慎德曰忠信其幾惟在君之一心耳平天下者不可不知其務乎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夏兩蒼曰章句總論之旨曰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今細按之樂只三節言言與民同好惡也慎德七節言不當專其利也泰誓四節申言當與民同好惡也生財節至未申言不當專

其利也皆推廣絜矩之意云者謂樂只

以下所言皆從首節絜矩而推廣之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

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

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四書順義解大學卷之一終

大學

三

四書順義解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天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四書順義解

中庸章句序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始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

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

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廣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

四書順義解

中庸章句序

二

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

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四書順義解

中庸章句序

三

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四書順義解

任邱劉琴著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天命章 此子思述夫子所傳之意立言以明道也重道字首節言性道教所由名道也者二句言人不可離道是故君子合下節言君子不離道之功喜怒哀節推道之所以不可離末節言體道功化之極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

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子思子曰人皆言性道教矣抑知性道教之謂乎人各有性性非自外驟也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即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是之謂性事各有其道非強爲也蓋性分之中萬理皆備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之謂道聖人有教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二

教非強人以本無也蓋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立爲等級限制以爲法於天下使過者俯而不及者企而及是之謂教此性道教所由名也○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翼註曰性字純就理言不兼氣質註以氣陪說者只是理隱氣而賦耳○父子之間率仁之性而有孝慈兄弟之間率義之性而有友恭賓主之間率禮之性而有節文賢否之間率智之性而有取舍乃可謂道○黃勉齋曰循道二字須從道字及人氣稟上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中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中節者此所以著爲品節使之各盡其

道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怠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夫性爲道之所從出教爲道之所由成一言道而性教在其中矣吾試思夫道也者乃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殊是身外之物而非率性之道也是故由教入道之君子常存敬畏使心不昏昧不放逸不待有聞而後戒慎雖無聞亦常戒慎戒慎乎其所不睹不待有聞而後恐懼雖無聞亦常恐懼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按道也者三句作一頭下戒懼慎獨作兩頭看最妥不必如或問以不可離對莫見莫顯以致承接不順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三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者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靜時既常存養之功矣而將動時又加省察焉如方寸之中其地甚微然爲善爲惡自己一毫欺瞞不得其見乎隱一念之萌其事甚微然爲善爲惡自己一毫欺瞞不得其顯乎微蓋迷離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

已對知之所謂獨也而其見莫顯可見獨之不可不慎矣故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窮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既說不睹不聞便是靜時既說隱微便是動時蓋作事皆由此出耳照未動時分動靜以合朱子之意○析講曰隱指心中言微指一念之動言莫見莫顯全在獨知上獨字正是說隱微二字慎獨者於一念萌動處即爲省察若稍停乎天理便是人欲便加遏絕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五

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夫君子之存養省察而不離道者何哉蓋以道具于性情原自不可離耳如喜怒哀樂情也當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謂之中至于已發而皆中乎當然之節無所乖戾謂之和中也者性之德也至此出天下萬事萬物有至虛而統至實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本也和也者情之正道之用也隨感而應四達不悖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達道也道爲性情之德如此此所以不可離也此君子所以存養省察之功也○此節推原道不可離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翼註曰上文三節言義理言工夫已極完備至此將言其效驗而復從道不可離說起欲學者反求諸心而觀之真見其欲發須離之而不可得也○又曰玩註兼天下字一是以理言一是以人言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五

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夫是中和也得於天地同於萬物者也特存省之功未造其極差與天地萬物不相關耳誠能自戒懼而約之愈嚴愈敬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大本之立益已固自謹獨而精之愈精愈密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達道之行益以實蓋天地位萬物本吾一體致中則吾之心正以中感中而天地之心亦正致和則吾之氣順以和召和而天地之氣亦順由是陰陽剛柔各止其所天地自清寧而仁焉義焉禮焉智焉動植咸若其性萬物自暢遂而育焉此體道立功之極也如此則性自我盡道自我全教亦自我而自矣存養省察之功烏容已哉○陶石黃曰註云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致到常中常和也天地本是位的萬物本是育的第無聖人則功化終有欠缺聖人致

中和則於天地必能盡裁成輔相之道故星辰順山川
寧而天地位也於萬物必能盡其性而曲成之故兆民
施四靈至而萬物育也蓋真有位育之實事非徒有是
理而已○新安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用行合言也
致中必能致中和一理天地位
必萬物育位育一檢非兩事也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
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
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
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
終此章之義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六

仲尼章 此章辨中庸以維道統也首節言體道離道
資言功夫於君子
下而字上補出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
然精微之極致也聖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中和之義非我一人之私言也昔仲尼嘗有言曰中庸
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
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體之內之所存外之所發一
一恰合乎中庸若小人之所存所發非偏則倚非過則
不及反乎中庸○雙峯曰中和以性言人心本然
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理也下及之則
也致中和者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生時踐中庸者
欲其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

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
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
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
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心而
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
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
中 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猶是中庸也君子體之而小人反之者何哉蓋君子之
中庸也以其有君子為善之德平日戒懼恐懼心與道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七

合而於應事接物之處又能加之省察隨時之順逆常
變以處乎中 小人之反中庸也以其有小人為惡之心
平日昏昧放逸心與道違而於應事接物之處又不省
察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也君子小人所以能中庸反
中庸在敬肆之間而已學者可不戒懼慎獨之功哉
○大節申明上節朱子謂既是君子便有靜存功夫而
又時中便是慎獨功夫如此自然發皆中節也此中庸
之統所以獨歸君子○王觀濤曰君子心與道合故稱
德小人心與道違故只謂之心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
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
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庸兼中

和之義

中庸章此承小人反中庸以起下章之義重至字鮮能字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即衆人亦鮮能之夫子嘗曰天下事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道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其無可加損而至矣乎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知難行之事但世教衰民非拘於氣稟即固于習俗而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不亦甚可慨哉沈無回曰首句夫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矣地黃出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八

一句語氣少頓轉眼當時不勝慷慨故曰民鮮能久矣○張彥陵曰按其至矣乎是贊詞無過不及只形容的箇中庸若至字又推開說愚不肖者咸不得一分賢智者增不得一分故曰至

右第三章

道之章此承民鮮能久以起下六章之義言衆人所鮮能中庸由于氣稟之偏習而不察也上節重過不及下節重鮮能知味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

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民之所以鮮能中庸者由于氣稟之偏也夫子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宜乎常行于天下今蔽塞而不可行也我知其故矣蓋行由于明知者深求隱僻知之以行此道為不足行愚者安于淺陋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道宜常明于天下今暗昧而不明也我知其故矣蓋明由于行賢者好為詭異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安于卑近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智者高明洞達之人愚者昏昧淺陋之人賢者刻意厲行之人不肖者闕茸卑汙之人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九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道之不行不明豈道之難行難明哉亦人習而不察耳蓋道即在日用之中不啻飲食之有正味也其易知易能不啻飲食者之能知正味也乃人莫不飲食也竟任其嗜好之性習而不察非失之過即失之不及鮮能知正味也吾其如飲食之人何吾其如離道之人何○云飲食隱說日用飲食之味乃隱說道人都混過上過不及乃道之所以不行不察此不知味乃人所以過不及之由上智思至不行之知說此知味在覺察之知說能覺察然後能知行耳人亦都混過註不察是不察中庸

右第四章

不行章此承道不行以起下章舜之知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道之不行夫子嘗有言矣曰道者天理之當然固人之所能行亦人之所當行乃知背失之過愚者失之不及其不行矣夫不亦甚可慨哉○楊子冠曰此只歎道不行未嘗說人不能行道其實言外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大知章 此言有舜之知明道而後道可行也重問察隱揚執兩上不重明中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迥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十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

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而論其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道果何如而後行哉必得大知之人則道而後可行也昔夫子嘗稱舜曰人莫不有知而自待者恒小吾稽古

帝舜其大知也與夫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具濬哲

文明之質乃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舜以為天下義理無窮一人所知有限凡屬人行政之事皆好問於人不但高深之論在所必察即淺近之言亦以為有至理所寓而好察焉其無遺善可知且于言之不合理而惡者投之而化則隱而不宣不阻其來告之意於言之合理而善者觸之輒動則播而不匿以堅其來告之心其廣大

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然言雖皆善而衆論不同之極致如小大厚薄之類又有兩端焉舜則執持量度其兩端取其中者用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人之知潛哲文明者舜也不知

明目達聰不自用而取諸人其斯以為舜之大知乎有舜之知明道又何患道之不行耶○周勉錄曰此章承

上章言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知○朱子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此其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又曰好問以下相粘說去蓋好問好察以求天下之善而問察之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十一

中有善惡則隱揚以容天下之善而善之中有兩端則執之而量度取中以從天下之善也○吳因之曰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知故問察隱揚及執兩端意重而用中意頗輕舉顏回以見能守之仁而擇乎中庸意輕

右第六章

人皆曰章 此承道不明以起下章同之仁重不能守句

子曰人皆曰予知獨有窮諸謬誤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

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擇音古獲

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

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

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
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道之不明。夫子嘗有言矣。曰。今之人。皆自負曰。予知。以
其能料事。幾于未然也。乃行險僥倖。自驕其身。而納諸
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知禍而不知避。尚得謂
之知乎。此猶其淺者也。乃今之學人。亦皆自負曰。予知。
以其能析義理于毫芒也。乃偶然辨別衆理。以求所謂
中庸。隨得隨失。而不能期月守也。守之不固。必其知之
不真。尚得謂之知乎。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同之章。此言有同之仁行道而後。
道可明也。重服膺弗失。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三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肩也。
奉持而著之心。習之則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
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道果何如。而後明哉。必得至仁之人行道而後可明也。
昔夫子嘗稱回曰。中庸之理。散於天下。而具於吾心。擇
不可不精。而守不可不固。能則之。為人也。稟明膺之資。
雖沉潛之力。於天理同原。異派處。辨別衆理。以求所謂
中庸。而將以行之。及隨所擇。而每得一善。則拳拳然恭
敬奉持。而著之心。則之。問寂感不違。久暫相依。而弗失
之。夫回蓋真知之故。隨擇隨得。隨守如此。有同之
仁行道。又何患道之不明耶。困勉錄云。此章大意是。

承上章言道既不明。必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重在
能守一邊。○張彥陵曰。擇亦須說得細。蓋中庸雖難。然
性體而其發於萬念萬事者。莫非性體之散殊。必須隨
處體認。愈析愈精。方纔有得。此即格致之旨。○翼註弗
失。不是空守。守在心頭。終身所歷。寂感
不一。寂時守在心頭。感時見之行。事。

右第八章

天下章。此承上舜之知同之仁見中庸
之難。能以起下章君子之勇。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
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
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三

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
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必愛之知而後道可行。必同之仁而後道可明。可見中
庸不可能矣。子曰。天下事有似難而實易。似易而實難
者。如天下國家。其事甚煩。至難也。然不難其均之當
理與否。但求處置得去。則凡資質明敏而近于知者。皆
可均也。縛祿人情所慕。至難也。然不難其辭之當理
與否。但以不仕為高。則凡資質廉潔而近于仁者。皆可
辭也。白刃人情所畏。至難也。然不難其蹈之當理與
否。但以輕生為勇。則凡資質果敢而近于勇者。皆可
蹈也。三者皆倚于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
之。難而易也。至于中庸。乃日用常行之理。雖若易。然
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察之求之。皆難也。此
民之所以鮮能也。○此章大意謂中庸不可能。必如後
章所言之勇乃能之耳。○翼註曰。人欲之私。不但徇情。

漢聖精參意見即是私稍加意氣亦是私。○困勉錄云章句所謂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此卽下章所言之勇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此承中庸不可能言必待君子之強而後可能也重末節四不字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中庸必何如而後能哉必得君子之強體道而後可能也昔子路好勇以剛德足以任道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古

抑語辭而汝也

子曰汝所問者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非南非北而學者之強與。強處全在含忍果敢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何言乎南方之強也知人有下是處含容異順以教之令其自悟卽以端道如來不待商榷直受之而不報此南方風氣柔順能以含忍之力勝人之自處焉

在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社席也金戈兵之屬革曰甲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何言乎北方之強也如金革凶器也死危事也彼則社帛乎金革之上雖戰鬪以死而不憾悔此北方風氣剛勁能以果敢之力勝人之死也而

剛強不屈之強者以之自處焉

故君子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者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

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圭

南北方之強皆固於風氣非而所當強也而所當強者其惟君子乎故君子有德義之強焉其處人也爭矜胥化譌然可親可謂和矣和音易至于隨人而流若君子之和見之胡守之定以道相與不以情相徇而不流有以自勝其易流之私也其處人也強哉矯矯乎其持已也忠孝節義卓然守正可謂中立矣中立之久忌者多攻者衆疑畏易生多至附人而倚若君子之中立見之明守之定以理自守而不從乎衆議以理自持而不依

于黨援而不倚有以自勝其易倚之私也其持已也強哉矯矯乎當國有道達而在上入易貪位慕祿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君子當國有道則行道濟世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未達之所守當貴不能屈非有以自勝其

右第十章

素隱章

素隱章 此台知仁勇以結之首節言外行之過大節
章君子相應重末節君子句對首節
遜世句對大節唯聖者跟弗爲弗已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六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理可謂惑也聖人豈爲之哉

夫中庸必知仁勇然後能然則非聖者不能矣夫子嘗
日用倫常之至理而精微寓焉至常而廣大通焉
人所當知當行者也乃有人焉以爲淺近不足知深求
隱僻之理而人亦不必知以爲平易不足行過爲詭
異之事而行人亦不必行意欲以世而盜名人情無常
喜新故後世或有屈從之者焉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
行之過而不擇其中不當嚴而強者也若吾則以爲心
思力量常用於有用之地自不爲此素隱行怪之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譬之於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又有一等不素隱不行怪而號爲君子者。遵循中庸之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乃行至半途而遂廢焉。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若吾則以道有無窮之味。有不息之幾。自勉焉。而不敢廢弗能已矣。○此君子是泛說下君子拈成德說。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七

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彼知行之過不及皆無與於中庸者也若夫成德之君子不爲素隱行怪所知所行皆依乎中庸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邈世不見知于人所依自如而不悔是果誰能之哉性知之盡仁之至不類勇而裕如之聖者能之而已然聖者能阻忽廢者之自棄不能阻邁往者之自前安可藏聖者以獨能而此知仁勇之德不可以不勉也○遵字着力依字自然○翼註曰依中庸與中庸爲一也○能字對針上二節惟字緊跟上二句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

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史伯曰口右以前十章是第二大師大既發明智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是發明費隱蓋智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詩智仁勇卽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

君子章此子思子立言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首節既言其費次節形容其費三節指點其費末節結言其費重首節言費而隱在其中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中庸

六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道原於天率於性而體備於君子是爲君子之道以其用而言尤著蓋道無物不有無道不存極其費也而其體之所以無形可見者又適其隱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君子道無事不具無物不有故曰費而所以爲道非體顯而後故曰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何以見其費也彼夫婦中之愚者似於道一無所知矣然率其良知於日用居室之理可以與知焉及其全體之至也雖生知之聖人或時與地隔耳目有與亦有其不知焉夫婦中之不肖者似於道一無所能矣然率其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中庸

六

更能於日用居室之事可以能行焉及其全體之至也雖安行之聖人或數與勢阻心力不逮亦自不能焉不但聖人不能盡道卽天地化育之大也如覆載生成之有偏寒暑災祥之失正人豈有不滿其體而憾之者是天地亦不能盡道也道不遺於夫得不盡于聖人天地如此故君子之道語乎其大則無外天下之物莫有能出乎其外而承載者焉語乎其小則無內天下之物莫有能入乎其內而割裂者焉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之理則非見聞所及不又隱乎所謂費而隱也○朱子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可知可能新矣則如事親事長之類有疑謂如未起井口之類其可知者史只以男女交感當之誤矣

詩云鸛鳴于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意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鸛鳴類辰至也察者也子思引此詩

節子思喪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然其滔滔流行之機何嘗不在耳目間耶詩大雅旱麓之篇云鸞率其性而飛至天魚率其性而躍於淵詩豈徒爲寫魚言哉蓋言天地間無非物也卽無非道也鸞之飛也是道之昭著於上也魚之躍也是道之昭著於下也觀於鸞可見其昭著於上也魚之躍也是道之昭著於下也觀於魚可見其昭著於下也成形成者無非道也道之昭著如此所以大莫載小莫破也何共費也○陳新安曰鸞飛魚躍天機自動鸞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于下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寫魚二物拈言之耳撇鸞魚而言固不可泥鸞魚而言亦不可○辨解爲飛躍上文已見上下皆道但在上在下一段詳澄滔滔的機神無可擬議故引鸞魚二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以指點之見道無不
在要得承嘆之意。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合而言之君子之道歸其張弛則托于夫婦居室之間蓋別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至近至小之處莫非道之發見所謂思不有與知與能而小莫能破者此也及其全體之至也則察乎上天下地之間日月之照臨風雷之育護山川之流時人物之挺生無非斯道之充周所謂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而大莫能載者此也何其賈耶而其所以然也則隱而莫之見焉此道之所以不可離也此君子所以有戒懼慎獨之功也○上察字借鳶魚指出全體是合大小而言此

右第十二章于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義

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道不遠人章
此承上章而約之於身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也重首句首節總冒次節言治人

不遠人以爲道三節言愛人不遠人以爲道末節言責己不遠人以爲道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

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

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言道而至察乎天地似乎情恍莫據幽渺難測矣不知
道卽在身心倫常間也夫子嘗曰道者率性而已固衆

人之所當知當行亦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人之求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素

西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上章見道之廣大此章見道之切實○道不遠人以

本體言不遠人以爲道以工夫言○講
道字須從人字內發出方見得不遠意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

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

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

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

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

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

盡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

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道不遠人即治人而可見矣詩調風伐柯有云伐木爲
柯伐木爲柯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其則不遠夫執
此已成之柯伐彼未成之柯雖云不遠然在伐者視而
視之躊躇審顧猶未免以爲遠若夫爲人之道各在當
人初無彼此之別斯真不遠矣故君子之治人也
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其失而還其
初即止而不治蓋道外無人人未改不得而治而人外無
道既改不得而治蓋道即在人可見道不遠人而以人
治人非不遠人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爲忠推已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三

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
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
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
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
仁是也

道不遠人即愛人而可見矣蓋道體本至實而用本至
公但人心偶而私而其待人接物去道日遠耳若忠以
盡已之心求無一念之不實恕以推已之心求無一念
之不公則心之私偶既去而至實至公之理以還雖不
能與道爲一其去道也不遠矣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
非道之事施諸已而不願也則推已之心以及於人亦

勿施於人此忠恕之事也以此求道則不遠矣夫道不
外于忠恕可見道不遠人矣而不欲勿施非不遠人以
爲道乎○資合註曰施諸已二句只是忠恕云忠恕之
事蓋無思微恕不出也○張國之曰施諸已而不願二
句須將首句不遠人意恩體認乃是不然便與他處無
別○統義云仇說道本大公無私忠恕則漸去其私而
道之大公者不遠道本至真而無偽忠恕則漸去其偽
而道之至真者不遠如此甚等直捷以愛已之心愛人
是仁者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是恕者事忠恕轉一過
即仁矣須將仁字高抬一層在前爲道字伏根而忠恕
之違道不遠處其意自透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

乎兄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

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三

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可絕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
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
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詡則謹
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爲
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
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
盡道是也

道不遠人。即貴已而可見矣。君子盡倫之道有四。丘反之於已。未能一焉。即求乎子。孝道也。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巨。忠也。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悌道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信道也。先施之未能也。然丘之所未能者。皆君子之所已能者也。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躬。為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宣之於口。為庸言則踐之。而擇其可夫。行易至不足。君子之心。惟恐不足。凡當行者。不敢不勉。則行益力。言易至有餘。君子之心。惟恐有餘。雖可言者。亦不敢盡。則謹益至。謹之至。則所言皆所已行。而言常照。顧其行行之力。則所行皆遠。所言而行常照。顧其言言之言行之如。此胡不德有實。踐言皆篤。論而德德無遠。偽矣乎。丘雖未能不取。不以君子自勉也。夫道不外乎倫。常可見道。不遠人而功。即在于言。行非不遠人。以為道乎。人之為道。而遠人者。謂之何哉。○吳因之曰。所求乎子臣弟友。講此處全要見得。所求乎人者。皆是求之以樂倫日用之常意。註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當然也。三句要體認。○先施未能以上。是夫子自言未能。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孟

盡君子之道。以下正言。君子能盡道也。欲以是為則。而自勉。意在言外。見之。○庸德二句。以用功言。有所二句。以存心言。言行二句。是承上贊美其言。行以起末句。○觀遠近。言其可于臣弟友之道。如何有不可言。者。蓋遠近。言其可于臣弟友之道。如何有不可言。王觀謫云。二顧字。還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愚按。註先下。謹之至。行之力。在前。又着兩則字。矣。字在句中。顧字作成功說。為是下。隨隨。為實正。指其相顧而贊之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章。此即身之所處。以明道之貴。見君子安分而微之末節引。不慕外也。以首節為綱。二三四節分應而申。言以結之。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凡人身之所處者。則有位。位所當盡者。則有道。惟君子見之。明守之。定。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至。于位之所不在。則為外。君子未嘗有愛慕希求之心也。蓋本分之內。道不易盡。自不暇及其外耳。○吳因之曰。素位而行。似以心言。而事亦在其中。不願乎其外。似以心言。而事亦在其中。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孟

何言乎素其位而行也。如素富貴。則行道濟世。行乎富貴當行之道。素貧賤。則守義安命。行乎貧賤當行之道。素夷狄。則言忠信。行篤敬。行乎夷狄當行之道。素患難。則內文明。外柔順。行乎患難當行之道。君子無時無處而不盡道。故仰不愧。俯不慊。不忤人。而不忤。然自得焉。此素其位而行也。○隨位盡道。則不愧。不作。方寸之中。廣大寬平。此謂自得。非道遠闊曠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上不怨天下。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何言乎不願乎其外也。天下之位。上與下盡之矣。在上者。多好作。或以下陵下。在下者。多好附勢。以援上。是皆願外者也。若君子在上。位下交不濟。而不陵下。在下。位上交不濟。而不援上。一挂正其在上下之已盡。所當盡。交不濟。行下陵上。一挂正其在上下之已盡。所當盡。

而不陵不援無所求於人無所求則無不得而無怨推是心也上不得於天窮通得喪安於自然之理而不怨天下不合於人用舍予奪付之適然之遇而不尤人此不窮乎其外也○賽合註曰安有任求徇侮二意援有趨利計勢二意下文總謂之求人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

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惟素位而不願外如是故有卓識定力之君子身居平易之地處常守經處變達體素其位而行至於窮通得喪以俟命之自至極其寧謐無所冀望不若小人機械變詐行奸險之事以散行求所不當得而得者○吳因之曰居易節總上二節而中言之未是結上文射有似君子方是結上文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子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君子之心難其似之其德則首乎子曰射一藝耳而立心有似乎君子如射或失諸正鵠或失諸鵠但反求諸其身而求其未正之處而己非即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之心乎所以君子之求諸身以外言觀之反求諸身則其位而行也不求諸身以外即不願乎其外也道不在位外人安可須臾離哉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章 此四進道有序以明道之貴也首簡釋進道有序二三節引詩與孔子之言以

明之重自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同

君子之道無乎不在而進為則有序焉道之已知已能者辟如卑邇道之未知未能者辟如高遠離已知已能者必不能知所未知未能所未能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也然遠邇高卑無定形也亦視行登何如耳人可不求其所自耶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子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觀詩與孔子之言可見矣詩小雅常棣有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和之至也兄弟既翕一心一德和樂且耽久而不變樂之至也既翕則有以宜爾室家而無間牆之變好合則有以樂爾妻帑而無交謫之聲矣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夫子讀此詩而贊之曰人惟不合妻子不宜兄弟故貽父母之憂今觀詩言妻子合兄弟翕如是是能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父母之心其安樂而順矣乎夫以一家而論父母在上即高遠也兄弟妻子在下即卑邇也

父母之順由於妻于合兄弟翁非行遠自道
登高自卑之意乎求道者可不循其序哉

右第十五章

鬼神章 此即鬼神以明道之費乃兼費隱包小大而
言也首節指示其盛二節正言其盛三節實
驗其盛四節借証其盛末節推原其所以盛以結之
盛字是一章之主體物不遺正申明其盛末節歸結
到誠字上去是骨子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
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
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天

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道之費即鬼神而可見矣子曰天地間寒暑之往來羣
動之屈伸總是陰陽之氣而氣之靈動處為鬼神有對
待之體有流行之用其為性情功效之德至無而含至
有至虛而統至實其充滿流行而盛矣乎道不遠人
以下三章指其切近者示人恐求道者之驚于廣大也
此章指其真實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飾于虛偽也故
誠字乃一篇歸宿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
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
事

何以見其盛凡有形者視之皆可見鬼神之體而弗聞然
弗見凡有聲者聽之皆可聞鬼神之體而弗聞然
鬼神無形無聲而能通體乎有形有聲者之內物之始
也皆陰陽之合物之終也皆陰陽之散是其為物之體
而為物所不能遺也夫不見不聞既入於天下之至無
而體物不遺又妙于天下之至有鬼神之神何如哉
養合註曰不可遺是物不能離物

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以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
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无

昭明焉蒿悽愴此百物之情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體物不遺即祭祀時可驗矣鬼神之靈能陰騭潛率使
天下之人隨分自盡齊明以肅於內心志純一而不雜
盛服以肅於外體貌恭謹而不肆以承奉乎祭祀斯時
也我之精神與鬼神相感召鬼神之靈爽即與我心相
流通但見洋洋乎流動充滿仰觀於上如在其上顧瞻
左右如在其左右滿心滿目皆鬼神也此體物不遺之
驗也○翼註曰看來鬼神體物是鬼神即在物中此承
祭之鬼神還是與物為兩者亦因人心自有鬼神故相
通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
音亦詩作數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

也思語辭

然鬼神體物豈但祭祀時為然蓋無往而不在也抑詩又云可証矣詩曰屋漏神之來也令人不可測度思即常存敬畏猶恐一念或肆得罪神明則可厭射而不敬思即詩觀之可見鬼神無時無處而不在也○則禮錄云神之格思三句與上文兩開說一以祭祀為格一以詩詞為証格思是體物中若可度便有所遺矣格思而不違不可射思句不重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台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

不可揜如此

夫不見不聞微矣而體物不遺則又甚顯夫其由微之顯若是其不可揜者何哉蓋鬼神是陰陽之氣而其為德乃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陰陽之氣合皆實理之通陰陽之氣散皆實理之復其不可揜也皆誠實之理自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附

三

然發見者昭而不可揜如此夫即鬼神體物顯之可見道兼費隱包小大而不可須臾離矣○陸云此節是推原所以盛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

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

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舜其大孝章

此節舜之大孝以明道之費也首節言舜之大孝在德而兼盛德大節即舜之大

德以夫獲福之理三節言天之篤與天之眷德以明大德必得之理末節結大德必得之理繳大孝在言外重

大孝二字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道之貴即舜之大孝可見矣子曰事親親不盡孝而能全其量者卒鮮惟古帝舜其大孝也與非德不足以顯親三德六德亦能顯親而非其至也若舜生知安行德為聖人其親至矣非貴不足以榮親大夫諸侯亦能榮親而非其至也若舜受堯之禪尊為天子其榮親至矣非富不足以養親一邑一國皆能養親而非其至也若舜玉食萬方富有四海之內其養親至矣且也宗廟饗之而五廟巍然為親光於前子孫保之而世守侯封為親裕於後德福兼隆如此此皆出于常情願望之外者孝何大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附

三

舜年百有十歲

夫舜之大孝固在德福兼隆然德乃福之本福乃德之驗也故有舜之大德德及于其加福亦臻于其尚如位以官有德必得其位而庸歷數之傳祿以養有德必得其祿而享萬國之供名以彰有德必得其名而聲施無窮壽以貞有德必得其壽而冬年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之有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

則覆

凡此皆天意也然天亦不過善為因耳故天之生物飛潛動植不一其類必因其材而篤之焉故植物中楊本完固而栽者便加雨露而培之若振本搖動而傾者便加剝削而覆之

詩曰嘉樂君子無終令德宜民宜人受天之祿天佑命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

也天之篤物如此而眷德何獨不於大雅嘉樂之詩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憲憲光明之美德既有以宜其在下之民使得其生又有以宜其上之人使得其行其意夫民者天之所養也人者天之所簡也聖能宜民宜人則有以契合天心因而受福臻于天保其身使之康休其行使之順命之為天子使居民臣之上且自天申之使長享福祿于無窮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即天之篤物與眷德觀之故凡有大德者必受天命而為天子又何疑於舜之大德必得微要之舜以大德而得天不還全其大孝已耳於孝之外無所加也道之費可見矣人安可須臾離哉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

無憂章此節周之世德以明德之費也三平看重無憂終成德

子曰無憂者其性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道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道之費即周之世德可見矣子曰自古帝王家庭之間所遇無不足于心而無憂者其性文王乎以王季之賢為父以武王之聖為子已之所欲作者父已克勤王家作之於前樂其業之有因已之所欲作者子已承厥志述之於後幸其業之有奇前後皆得其人作述皆有所以心言文王之有文王之事如此○翼意無憂以遇言詭文王之德本足以光前而況值賢父之作則前有所承本足以裕後而況值聖子之述則後有所繼

武王繼大玉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繼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若戎衣以伐紂也

武以武王之舉言之云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此周之緒業也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本不期于有天下道紂惡貫盈不得已伐暴救民祗一書戎衣而有天下夫以聖君似乎有不忠之名以子背父似乎有不孝之名然人皆知其為應天順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身不失天下忠孝之類名且也易侯而王尊為天子化國而天下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而七廟巍然子孫保之而卜年七百武王之事如此○緒指積功累仁說○尊為天子四句言武王大有作為與愛章不同

武王未受命周。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遷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述之所起也先公組紼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

四書願義解 卷之一 中庸

著

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試以周公之事言之。武王之受命蓋已末年矣。子孝先之禮制。凡文所不得爲。武所必徵爲者。尚未及。倘于是周公一一裁定之。以成全文武之德。展其欲展之孝思。廣其未廣之意。武之意近自王業所由起。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不王其身而王其號焉。又遂推太王王季之意于本支所由系上祀先公。自組紉至后稷。皆以子之冠。不王其號而王其享焉。所謂展其欲展之孝思。成文武孝先之德者。此也。斯祀禮也。豈徒爲天子設哉。周公復推文武之意以及於人下。而達乎諸侯大夫。及士。使人皆得緣分以自盡。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而祭則以士。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上而祭則以大夫。葬以死者之爵。所以安死者之心。祭用生者之祿。所以申生者之情。而諸侯庶人可例推矣。所謂廣其未廣之恩。義而成文武孝治之德者。此也。復

定爲喪服之制伯叔兄弟期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諸侯天子則不行矣何也親不敬貴未有君服臣喪者也若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而通行之慈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故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貴不祧親雖天子必有父母也此皆文武之德而周公成之者也周公之事如父母也此皆文武之德而周公成之者也須臾離之翼註曰成文武之德一句是此節綱領也王二句成其孝先之德也斯禮至末成其孝治之德也○周周齊曰文武之德德字卽心也聖人之心皆是天理故謂之德成之者因其時體其心而成其所未就

右第十八章

武周章

武周章 此卽武周之達孝以明道之貴忠首節總目二節言達孝在善繼善述三四節言善繼善述在事神之謹待下之周五節結上二節末節爲舉所制祭祀之禮而嘆其義之深遠重達孝二字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五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道之費卽武周之達孝可見矣子曰凡孝之拘而不通者不可以爲達若武王周公體道盡倫隨時盡制本乎天理之自然契乎人心之同然其通達之孝矣乎○存疑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承上章而言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共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夫武周所以爲達孝者蓋前人有志未建而後人成之謂之繼志若前人未嘗有是志而後人因時考索知前人在今日亦必有是志而承之是謂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後人遵之謂之述事若前人未嘗有是事而後人於勢度理知前人在今日亦必有是事而大之是謂善述人之事者也○翼註二善字有隨時變通意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美

試以繼述之大者言之自春秋四時皆祭不疏而至子思不數而至子貢祖廟中有門堂寢室武周體先王之志事祭則葺治掃除以修之示其潔以安先人之靈也祖廟中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乃先世所藏之宗器武周體先王之志事祭則備列以陳之示其能守以供先人之玩也祖廟中袞冕鷩鷩纁衣纁裳乃先祖所遺之裳衣武周體先王之志事祭則授尸以設之不惟繫如在之誠且使神有所依也祖廟中或潔或鮮四時各有當祭之食武周體先王之志事祭則備物以薦之不惟告時之變且使神有所享也事神必謹如此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遺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爲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

廟則子姪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謂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觴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而待下又極其周焉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當祭之時同姓之與祭者畢集於阼階下使立無定位則世次素矣武周體先王之志事制爲序立之禮或在左或在右使有定位所以序誰爲昭誰爲穆子避父行孫隨祖後親親使不素也異姓來助祭者畢集于西階下使尊卑無倫則等級亂矣武周體先王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毛

志事制爲序爵之禮或在前或在後使有次第所以辨誰爲貴誰爲賤子男不班公侯列士不並卿貳貴貴使不越也當祭之時堂上堂下其事甚煩使不擇人而付則用達其長矣武周體先王之志事制爲序事之禮或執爵或捧帛或讀祝使有專司所以辨其孰長於德行孰長於言語孰長於奔走賢賢使不掩也至畢獻之後祭將畢矣使酒弗頌非先王惠下之義也武周體先王之志事制爲旅酬之禮同姓兄弟與異姓賓客交相酬酢乃使兄弟之子與賓之弟子各舉觴于其長而衆相酬下爲上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所以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及祭已畢異姓賓退使無私恩以及同姓非先王慈愛之意也武周體先王之志事制爲燕私之禮辨毛髮之黑白爲生大燕昭與昭序穆與穆序齒長使加其敬也武周體先王之志事制爲燕禮日上節是事神之謹此節是待下之周總是一時事祖廟即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中庸

美

凡此者皆體先王之志事而為之者也對越神明有位先王未嘗在此天子之位然體先王之志事使在今日亦必在此位是所踐者即先王之位也登降非跪有禮先王未嘗行此九禩九獻之禮然體先王之志事使在今日亦必行此禮是所行者即先王之禮也聲容容穆先王未嘗奏此九變八佾之樂然體先王之志事使在今日亦必奏此樂是所奏者即先王之樂也祖考先王之所尊也今則春秋備舉用志誠格是敬其所尊子孫臣庶先王之所親也今使環列在廟各展孝敬是愛其所親先王雖死事之如生先王雖亡事之如存真善繼善述而為孝之至也非違孝而何○此孝之至也已經收在達孝下由郊社禘嘗推到治國兩三邊先生如此看似甚安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由是推之武周所制祭禮之禮句在非其達孝哉則之先王列在侯服有社無郊今則郊為郊社之禮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於方澤吳何為哉蓋天德地生其益無方所以事上帝而報其養也資土之德也則之先王有嘗無禘今則制為宗廟之禮五年一禘而合享三月一嘗而分祭果何為哉蓋聖功宗憲其澤無窮所以祀乎其先而盡報本追遠之誠也斯禮也斯義也惟聖人能制之惟聖人能行之亦惟聖人能明之苟有人能因文以達其情即數以知其理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明乎宗廟之仁者必能以仁育萬物明乎享親之孝者必能以孝治天下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明且易矣是武周所制祭祀之禮善體先王即能通治道所以盡倫盡制而為達孝哉由武周之達孝觀之孝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道何可須臾離也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章

此即文武之政以明道之費也首三節言人有政舉之易故為政七節詳言修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中庸

美

身之事應土人存焉起政舉凡為天下四節處上政舉舉到入存自凡事至末言以存政舉總歸于誠而示人求誠之功總重脩身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道之費即文武之政可見矣昔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有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

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子曰治法莫備於文武行政尤在於君臣文武雖往而大綱小紀之政布列在方版策簡之上班班可考也亦

霸人之運量何如耳。苟文武之人存，廟廟圖治，則其政可復舉而行之。若文武之人亡，息情苟安，則其政便息。滅而不行矣。方策何益哉。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蕭蘆也夫音

敏速也。蕭蘆沈括以爲蕭蘆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蕭蘆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何言乎人存政舉也。蓋人之爲道主于有爲。最能敏政。君臣一德而百廢振舉矣。一如地之爲道主於發生。最能敏樹土膏滋息而百昌繁植矣。况夫文武之政也者。合人情宜土俗。若人即行猶樹中之蕭蘆。着地即生也。其易如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早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行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惟人道敏政。故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賢才樂輔而後綱紀可共理也。而取人又在于君身標準既立而後賢才樂輔也。身爲取人立政之本。身之所係重矣。可不脩乎。然修身使之無過不及。必以倫常之道納身于軌物而修遠使篤。思盡義必以想至之仁。克貫於道中。○繫註曰。故爲政在人。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又分兩段。

在不可以不。不知天顯前一。段欲君知修身之要務也。知天知人事親是要務。後一段欲君知修身之全功也。入德成德行道是全功。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仁者何。卽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人也。仁無所不愛。而親親爲最大。蓋良心之發於此爲切也。仁之我制爲義。義者何。卽分別事理各得其宜也。義無所不宜。而尊賢爲最大。蓋親親之理類賢以明也。親親同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早

大而親親中又有隆殺一本加厚九族次之尊賢固爲大。而尊賢中又有等級。大賢師事之。小賢友待之。然等殺又非私意爲之也。皆天秩天叙之禮所生也。蓋既爲一本。爲大賢非故厚之也。禮之一毫不可加也。蓋義以定之。禮以節之。皆修道以仁者所必及也。此修身之要也。○存疑。仁人也。人無所不愛。五達道皆當以仁而親者身之所自出。罔極之恩也。良心之發於此最爲真切。君臣兄弟夫婦朋友皆自此而推之。此親親所以爲大。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合而觀之。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欲取人。為政不可以不脩身。以立其基。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為大。故思脩身以盡吾仁。不可以不事親。以敦其本。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而賢即所以講明親親之理。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以求其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易知人。不混于所施。不可以不格。勿窮理而知天。由知天而知人。由知人而事親。而脩身。修道之事全矣。徐若泉日上二節特說理此承上二節方著君子身上而黃成之重脩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顯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開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

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試以修身修德之事詳言之。修身以道。為達道。非一。天下所共由之。達道有五。修德則以仁。為達德。非一。一。合臣民共由之。由之行。此達道者。三。五者何。曰。在朝。君也。昆弟也。後有。序也。在外。朋友也。相友有信也。三者。天下所共由之。達道也。所以為用。親親而修身者。也。三者何。心之明通。為知也。心之無私。為仁也。心之剛毅。為勇也。三者。天下所共具之。達德也。所以為仁。心之守之。而修德者。也。然三達德。所以行五達道者。又在于一也。一。何。有此一。則知為貴。知能知此達道。仁為貴。仁能體此達道。勇為貴。勇能強此達道。而不徒有三與五之名矣。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上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盡人性。雖無不善。而氣象有不同者。故曰。道有達。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金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經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然達德以行達道者又稟異而同歸焉以知言之或氣稟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此道或醇智討論深研幾學而知此道或困心衡慮反復推求困而知此道知之初雖不同及其融會貫通知此達道一也以行言之或賦質純粹不待用力安而行此道或其知篤好嗜之不厭利而行此道或發憤自強不敢苟安勉強而行此道行之始雖不同及其功力成就就行此達道一也此所謂以天下之達德行天下之達道也○養合註曰此段雖並舉三項却重困勉上見氣質不足之意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

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墨

不求自私者何人欲而忘返焉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夫達道固可勉而行而達德未始不可勉而入試以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言之知固能知此道苟未及乎知而好學不厭則聞見廣而聰明生雖不能與知爲一亦足以破愚而近乎知仁固能行此道苟未及乎仁而力行不已則人欲去而天理存雖不能與仁爲一亦足以忘私而近乎仁勇固能強此道苟未及乎勇而知恥行不如人焉可恥則愧心生而憤心起雖不能與勇爲一亦足以起懦而近乎勇此三者入德之事也○翼註曰觀一好字可見他自知其愚而又求達於明分欲之流而歸於正路分明與初欲忘還程一語一字可見他以及人之能行爲此分明與世爲一語一字

反此入德之事則困勉者下手用力處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人特患不知斯三者耳誠知斯三者而從事於好學力行知恥則近知而能知此道近仁而能體此道近勇而能強此道則知所以修身既知所以修身則人己一理自知所以治人既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均是人己家總不外乎脩身甚矣脩身之爲要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墨

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謂無忘遠人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大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大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大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大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大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然天下國家不易治也凡為天下國家者不可不察其所以治之之道也易之書行而後世無不為之者九章之書天下國家之要在身一在修身去妄存真以精化原也然必親師取友而後修身之道進一在尊賢大賢師事小賢友處以責敢沃也道之所進其尤於家一在親親親之以情維之以義以教其本也史家以及朝廷有大臣有羣臣大臣近則易象一在敬大臣臣之以及羣臣早則易疏一在體羣臣字之以情也史家以及朝廷有大臣有羣臣工庶民國之本一在子庶民臣之情欲相通也百工國之責一在末百工使技藝得民也由國以及天下有遠人有諸侯遠人以我為依託一在柔遠人使之得其所也諸侯我以為屏藩一在懷諸侯使之沫其恩也此九經之目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吳

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既有其目豈無其效乎果能修身以達德行道則道立於已而可為民表果能尊賢以歸明修己治人之理敬沃教而本淳清則於理自達所成果能親親尊義所感則上而諸父下而昆弟皆得其歡心不勝其能敬

大臣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自能決大疑定大計則臨事而不眩果能體羣臣君親臣如手足臣親君如腹心則士之報禮于君者重果能子庶民則民如木子民親君如父母則勸勉尊君而親上之風興矣百工通工易事農末相資則國家之財貨用度皆足果能柔遠人實樂為用旅順出途則四方莫不向化而歸之果能懷諸侯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則天下無不思服而畏之此九經之效也○翼註曰九則字皆不期而至意俱上經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畢

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欽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

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類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饒饒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六

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

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既有其效而其事則何如身之未與物接也清明以肅于內盛服以肅于外其既與物接也納身于軌物非禮不妄動內外交養動靜無失所以修身而收道立之效者此也去蔽賢之議遠疎賢之色與賢相背之貴而一惟貴重有德之人純心任賢則賢才樂輸所以勸賢而收不惑之效者此也尊其位使之貴重其謀使之密同其好惡使相好無尤則親者感恩所以勸親之親于我而收不怨之效者此也多設官屬足任使令則大臣得以從容而論道所以勸大臣而收不貳之效者此也忠信待之誠重賚之厚則感恩者勤忠所以勸士而收報稱重之效者此也時使而三聘不害薄歛而九賦有常使民有餘力餘財則樂於趨事奉公所以勸百姓而收百姓勤之效者此也日省其勤惰月試其巧拙肉食之既穀食之原皆稱其所為之事有功不負無功不食之既穀食之原皆稱其所為之事有功不負無功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吳

蓋則勤與巧者知奮而備與拙者知懲所以來百工而收則用足之效者此也授之符節以送往使開津無阻豐其委積以迎來使資給有餘隨材器使而嘉善不求全責備而務不能則往來皆受其恩賢愚皆獲所願所以柔遠人而收四方歸之效者此也有土無人之絕世則另立旁支以繼之有人無土之廢國則與之爵土以舉之本國上下不相安為亂則治之使相安隣國大小不相恤為危則持之使相恤五年一朝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必以一定之時不疏而至于懈不數而至于罷燕賜從其厚而典禮有加納貢從其薄而方物不計使諸侯得享茅土之安受優渥之賜所以懷諸侯而收天下畏之效者此也此九經之事也○此九段俱重上半截方是勉之以事處九個所以半皆著力字眼最要剔醒語意從上節轉下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

實也

要而言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事其效既彰彰可考而所以行之者又在於實心之一也惟有此九經未行有本而不難慮始九經既行有幸而不患無終則事為實事效為實效而不徒有其目矣此九經之實也○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下節豫字正深此一凡事幾承兩一也來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

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跲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疾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吳

德一非可驟得也凡達道達德九經之事豫有此一則德可修道可行經可舉事皆有本而成立若不豫有此一則事皆無本而廢壞以道德九經宣之于口謂之言若平日察之精守之一使言之理得於心而前定則發之號令自然順理成章不至左支右吾而跲以道德九經措之天下謂之事若平日察之精守之一使事之理得于心而前定則播之政教自然隨處通達不至阻礙倉迫而困以道德九經彰之于身謂之行若平日察之精守之一使行之理得于心而前定則體之當躬自然光明正大不至反心有愧而疚道德九經理之當然謂之道若平日察之精守之一使道之理得於心而前定則道備于已事至物來自然泛應曲當不至措施無術而窮所謂凡事當豫立乎一者如此○後說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跲事有實而不困行有常而不疚道有本而不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

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一者何誠而已試以在下位者推言之凡在下位欲得民而治深在獲上苟不獲乎上之信任則無以居其位而行其道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深在信友苟不能取信乎朋友則名譽不彰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深在順親苟不得乎親之歡心則大本有虧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深在誠身苟反諸身不誠則外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至

有事親之文內無事親之實不實乎親矣至于誠身又有道深在用格物窮理之功以明乎善使心無可蔽而不明乎善不能察乎人心天命之本然以盡誠意正心之實功不誠乎身矣在下位者尚當豫立乎誠如此况為君者以達德行道遠九經可不豫立乎誠哉

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反客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

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

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入於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入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誠之所以當豫立者何也蓋誠出于天而切于人耳人有此身即有此誠誠者天命之性道體之本然不假修為者也但在天無不誠之理在人庸有不誠之心誠之者盡人合天人道之當然不容推委者也誠者天之道而誠者之人何如誠者其行安行本誠以為體備不待勉強而自中其知生知本誠以為為獨照不待思索而自得是心與誠合誠與道合乃從容中道之聖人也則亦天之道也誠之者入之道而誠之者之人何如誠之者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至

不能不思而得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不能不勉而中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則所謂入之道也困勉錄曰翼註謂前誠者以聖言後誠者以盡此理之人言兩誠者不同此說極明可誠之者亦當云前誠之者以功言後誠之者以盡此功之人言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然天下誠者少而誠之者多誠以學知力行者之求誠言之善以學而知必也稽古証今廣博以學之而窮其理學未必無疑也善又以問而明必也詢諸訪友詳審以問之而決其疑問未必即誠也善又以思而悟必也

謂誠以思之不失之也。不失之也。則夫必思。則全無也。著又以辨而確。必也。思之。不惑于其不。于似也。如是。則擇善之功。盡矣。而思之功。起焉。又發。實以行之。內外如一。始終不懈。焉。此學知力行。者求誠之功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聞。聞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試以困而知勉行者之求誠言之。有弗學。則已學之必求其能。弗至於理會通曉。而能弗措也。有弗聞。則已聞之。

四書原義卷之一 中庸

聖

必求其知。弗至於疑。或盡解而知弗措也。有弗思。則已思之。必求其得。弗至于融會貫通。而得弗措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求其明。弗至于剖析精當。而明弗措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弗至于踐履誠實。而篤弗措也。總之。學利之人。一能之。已則百之。但求其能不問其一與百也。學利之人。十能之。已則千之。但求其能不問其與千也。此困而知勉行者求誠之功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

弱之稟。不齊有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肉養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人特患不能此道耳。果不畏難。不辭勞。百然而能此百倍之道矣。雖愚昧者。擇善之功。盡焉。則明日必至於明。雖柔靡者。固執之功。盡焉。則志氣日銳。必至于強。及其知之與成功。一也。由是德可修。道可行。經可舉。何患不人存政舉哉。即夫子之論政。觀之可見。政之所在。道之所在也。道何可須臾離也。○汪武曹云。果能此道。卑承困勉。說為是。○又云。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此說為妥。

四書原義卷之一 中庸

聖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數。舉而措之。亦當是也。○賈思齊云。六六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治三百。所誠者。貴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刊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

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章 此承上天道人道之意而言見人皆盡人分下二句推誠明之終見其所以

其所以合兩截俱重下句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而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夫子所謂誠者乃自誠而明之人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謂之性所謂誠之者乃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焉

自明而誠之人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謂之教夫性教雖有殊途而誠明之歸一致既誠則萬理渾然一私不蔽自能明達而明矣既明則真妄分明去妄存真亦可謂至矣誠盡人即以此天如此人可不用擇執之功哉○語類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心與首字性教二字義不同○摘訓曰二則字雖意有緩急然總是快詞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惟天下至誠章 此即至誠盡性之功用以明天道也重至誠能盡其性句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焉

凡人莫不有性性也者得於天地同於人物者也但人心有私遂與天地人物不相關耳惟天下至誠能無不贊為能盡所性之理察之極其精由之極其至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既盡其性則於人之性自能知明處當厚其生正其德是謂之性亦有以復其性之本然焉既能盡人之性則天地之性亦能知明處當取以時所以博使飛潛動植有以遂其性之自然焉夫天地之性天地之化育也但天地能生人物而不能使之各遂其性是以化育有所不及處而至誠能盡人之性則天地之化育自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既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天地之化育自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下載物至誠即位乎中成物有天地不可無至誠自可也○至誠性也至誠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至誠性也至誠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至誠性也至誠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故至誠如神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天道也○不日而至誠前知而日之道蓋以心之實理為知不待纖毫街數揣摩德運之知也○翼註曰至誠無欲無欲則靜虛靜則明通至誠則一一則精精則察微故可以前知○鬼神運轉禍福之機有鼓舞警戒意至誠察禍福之機有去惡遷善趨吉避凶意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自成章

此望人盡誠之功成已以成物人道也首節誠切於人次節當誠之故末節能誠之攸

重君子誠之為貴句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堯

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其實無妄之謂誠誠者天地人物有此形骸即有此實理有此實理方無愧此形骸自成也體此誠于人倫日用之謂謂之道使誠非自成而道尚可諉之於人誠既在自成而道即人之所當自行也○此章是言人道重在自道二字自成是推上一層言所以當自道之由從末識家多重誠字等誤李先云重自道為是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中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

行矣

蓋誠者萬化之原實理盡則物歸實理至則物生是物之所以為終為始皆實理之主宰但在天無不誠之理而在人各有不誠之心若人心一有不誠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無物可見自道之功不可不盡矣是故君子思吾亦初也亦以誠為終始吾之所為亦物也亦以誠為有無用擇善固執之功以實心體實理而誠之為貴焉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

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堯

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君子既誠之為貴則君子即誠者矣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既有以成已中和致而位育臻已生盡而參贊神所以成物之理即在誠已之中也夫已見已物是物成已即以成物何哉蓋成已天理昭然一私不雜是誠中自有之為擊也仁也成物因物致知明處當是誠中自有之情詳也知也夫仁以成已知以成物似仁在內而知在外矣不知仁與知皆天命之性固有之德也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體用出于一原仁固在內知亦不在外無私累自無遮蔽乃合外內為一之道也仁知既得於已則成已成物之具在我故既能以仁成已自能以知成物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人道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無息章 此言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天道也前六節言至誠之功用以明至誠之功未一

天地不貳之功用一以明至誠無息重首句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凡物有虛假則有間斷故惟至誠之心純乎天理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而無止息

不息則久久則微

久常於中也微驗於外也

不息則德性堅凝一日貞諸百年百年常如一日而久則道理充實自然驗于事業而微○翼註曰久以上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辛

屬天德說微以下屬王道說

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

矣悠遠故其積厚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光明

微則凡所施為皆純王之政自然惇大成裕舒徐不迫而悠則濟無窮總長不促而遠悠遠則積累之至自然東漸西被廣訖無外而博淪肌浹髓深入無間而厚博厚則發見之極自然德越百王幾乎有成功而高顯臨百代煥乎有文章而明德之發於外者如此○說統渾厚就停蓄說故曰積高明就宣暢說故曰發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

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夫至誠博厚之功業含宏之量無所不容而天下賴以真安雖無載物之形而有載物之理是即所以載物也

至誠高明之功業丕冒之澤無所不該而天下賴以護庇雖無覆物之形而有覆物之理是即所以覆物也

誠博厚高明之功業既悠久德業常新載無已而天下賴以遂生復性雖無成物之形有成物之理是即所以成物也

我言為體自功之及於物言為用○辨解悠言於外久屬於

內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辛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惟地載載而至誠亦能載物是博厚配地惟天職覆而至誠亦能覆物是高明配天惟天地之覆載無疆而至誠以悠久成物直與天地同其體乎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

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然至誠之配地配天無疆如此者豈假強為哉夫至誠博厚之功業體樂刑政燦然可觀可謂章矣然其章也以誠章之不待有心表暴而自然顯著一如地之無意于章而山川草木燦然可觀也此其所以配地也至誠高明之功業政治民風燦然日新可謂變矣然其變也以誠變之不待有心鼓舞而自然運動一如天之運意

於變而四時日月顯然日新也此其所以配天也至誠
悠久之功業顯明備法度修德可謂成矣然其成也
以誠成之不待有心安排而自然成就一如天地無意
于成而寒暑晝夜生長收藏無不就序也此其所以無
疆也至誠之功業同於天地出於自然如
此○章變成不指民言就至誠功業上說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
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欲知至誠蓋觀天地乎天地之發用雖無窮而其主
宰之道可一言而括盡也不過曰誠而已蓋立天之道陰
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而陰陽之互根剛柔之迭運總
一太極之理為之主宰其為物純一無雜而不貳惟其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不貳所以不息而生物之多形形色色有莫
知其所以然者○道以主宰言對發用說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
之功

天地之道惟其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以地之道言
之含宏無外而博也靜深不窮而厚也以天之道言之
神功峻極而高也光輝下濟而明也以天地之道合言
之推行有漸而悠也始終有常而久也各極其盛如此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

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

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

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覆
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誠並去聲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

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
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
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

害意可也

而其生物不測則何如今夫天以一處言之斯昭昭之
多亦天也及其全體之無窮也積陽之精為日積陰之
精為月積五行之精為星無星之處為辰運行布列皆
繫於其上焉極萬有不齊之物皆覆於其下焉天之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物何可測也今夫地自一處言之撮土之多亦地也
及其全體之廣厚載華嶽而不見其重振河海而不見

其洩極萬有不齊之物皆載於其上焉地之生物何可
測也且天地所生之物莫大於山水而為天地生物者
亦莫大於山水今夫山自其小者言之一卷石之多亦
山之生物何可測也今夫水自其微者言之一勺之多
亦水也及其全體之不測也今夫水自其微者言之一勺之多

有蛟龍小而有魚鼈皆生聚焉貨財皆繁殖焉水之生
物何可測也夫山水之生物尚不可測則天地之生物
豈可測乎○章引不先言斯昭昭之多無以見無窮之
為大此乃立言者擇焉文法○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

州山鎮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音於

鳥乎
音乎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于是知至誠天地本體之相合矣詩云維天主宰之命於哉深遠莫測亘萬古流行而不已意蓋曰人皆以高明上覆者天也天不知此不已處乃天之所以爲天也詩又曰於乎心體豈不顯哉文王之德純一而不雜意蓋曰人皆知文王不顯者文也天不知此德之純處乃文之所以爲文也夫以不已言天以純言文豈有異道哉蓋天道運行固不已而文德純於天道無二無雜則無間斷先後亦不已聖人天道不同一誠無息哉此天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道也○翼註曰前由本體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於本體總見至誠無息之意○索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正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以主宰者言也○翼註曰純乎天理不雜人欲則天理常運而不已天固不已文亦不已不是亦如天之不已也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章此望人盡修疑之功人道也前五節言聖道之所以行重君子尊德性句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率性之道惟聖人能全之大矣哉周篇廣潤無所不包無乎不在者其聖人之道乎○袁了凡曰聖人之道非狹隘不弘之道亦非空疎不務之道拓之六合併包者其大體歟之載悉皆貫者其真精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以統體言之洋洋乎流動充滿萬物雖多發生以達其機養育以順其性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一物而非道之充周也維天至高功用之峻上極于天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一處而非道之彌綸也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如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以散殊言之優優充足有餘廣大悉備故禮儀三百吉凶賓嘉無非道之顯設也威儀三千進退周旋無非道之樞樞也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如禮○曲禮即經禮中曲折處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然是道也果何如而後行哉蓋道體無爲而人心有覺必待希望之人而後化育由我贊經曲由我裁洋洋優優之道始流行於兩間而不息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其人何人即至德之人也故曰苟不至德則廟祿淺陋
不足以合道之全誠見粗疏不足以盡道之細至道不
凝聚於其身焉不疑則不行矣甚矣修德之為要也○
張陵彦曰自其體聚處言之曰疑自其運用處言之曰
行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
也溫猶燐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矣

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已知
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折理則不使有毫
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曰知其所
未知節文則曰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
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
宜盡心焉

故君子於天所與之德性恭敬奉持而尊之以存夫天
理之本然者而又由問學之功以克夫事理之當然者
二者修德疑道之大端也其詳何如德性包括之量萬
理應道本廣大也但私意從中起更發之而狹小矣惟

君子開闢障塞以致之者尊之以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使
廣者適如其廣大者適如其大然則六易流于流弊而
君子又必由問學之功事理之精微不致致而不致者
析之必盡而不使有毫釐之差焉德性之理與之理一物
不離本高明也但私欲自外來便具之而私欲自外來
克治外誘以極之者尊之以不以一毫私欲自蔽使高
常高明者常明然高明易流於隱怪而君子又必由問
學之功事理之中而不偏庸而無奇者道之以行而不
便有過不及之謬焉德性中所已知者為故君子惟懼
不昧涵泳以溫之而不使有一念之遺忘然溫故而不
知新則所知有限亦無以造道而成德也而君子又必
由問學之功於理義日知其所未知而德性中所已知
者本厚君子稟稟保護培養以敦之而不使有一息之
放逸然敦厚而不崇禮則則行不終終累大德亦不過
成爲不踐迹之善人而已而君子又必由問學之功於
節文日謹其所未謹焉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
不可以不致知此修德疑道之全功也○困勉錄曰學
者功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說得存心致知兩件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矣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
言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
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如此則德修而道凝矣亦焉任而不宜哉是故居上則
以位育經曲之道焉利濟而不驕為下則以位育經曲
之道焉意章而不倍國有道時當言也即謂位育經曲
之道於世而其言足以興起在位國無道時當言也即
欲位育經曲之道於心而無舉是以見容於世上下治
亂咸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美仲山甫曰既明於理且

管於事於是順聖而行以保其身而無害其此上下
治亂無不成宜之謂聖聖人之道所以必待君子而
後行也此
人道也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愚而章此承上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首節言為下倍上之非下四節反覆以明不可倍之義
重賤而好自專句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三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失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覆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究

何言乎為下不倍也子曰愚而無德者當守已乃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而無位者當安分乃好竊權勢以自尊生乎今之世即當尊今之制度乃反好行古先聖王之道如此者不守已不守分不識時全失乎明哲保身之道矣裁必及其身者也○翼註曰孔子言內三平看子思言內即分輕重○張陵彥曰德非聖人便是愚位非天子便是賤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

書名

即夫子之言觀之可見制作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後可也苟非應運而興之天子則不敢議定親疎貴賤相接之體歸不敢制制宮室車服之度數不敢考究黜陟聲音之文字○非天子三字極重此天子兼德位時在

內然舉位以該德時補處須要渾合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於今天下雖非文武成康之世依然文武成康之制也以度而言造車者非一人而轍迹廣狹之軌同也依然天子之所制也以文而言用書者非一人而點畫聲音之文同也依然天子之所考也以禮而言行禮者非一人而親疎貴賤相接之倫同也依然天子之所議也○困勉錄曰書即字也文其體式也○徐用錫曰議道自上則由大及小而不失其序風行於下則由粗及精而乃觀其成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究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即此推之不但德位俱無者不敢作禮樂也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則愚矣愚則不敢作禮樂焉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則賤矣賤亦不敢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

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即孔子可証矣子曰夏禮古道也吾嘗講說夏禮但杞爲夏之後裔而流於夷不足以徵吾言也吾駭人也嘗學殷禮有宋僅存什一于百焉又非當時之法惟我周禮講畫本於文武制作成於周公乃時王之制吾嘗學周禮今之臣民皆用之吾生今之世爲周之民凡修己治人亦惟周禮是從而已豈敢蹈倍上之愆哉夫以孔子之聖猶恐倍上况他人乎信乎爲下之不可倍也亦人道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信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章

此章承上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首節是總冒言王制足以寡民過次節言無時與位者不足寡民過引起本身之德來三四節言君子制作盡善由於知天知人應三重句五節言制作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主

之宜民應寡過句末節引詩見寡民之過由於本身之善重首節有字更重

王天下

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

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何言乎居上不驕也蓋聖人受天命爲天子是爲王天下者不敢恃權勢故才智惟靜觀物理曲體人情有議禮以正民行制度以辨民章考文以端民習三件極重之事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其足以寡民之過矣乎

上焉者雖善無傲無傲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

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所謂王天下者有德而又有時與位者也如時王以前是上焉者制作雖善然非時而無可徵無徵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信則民將疑之而弗從聖人在下是下焉者雖善於制作然無位而不尊不尊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信則民將玩之而弗從無時無位者不能寡民過如此而况無德者乎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主

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故惟有德而又有時與位之君子有修德凝道之功明禮樂之旨循庶物之則兢兢業業凡三重之道皆本諸其身之禮度文而爲之有其德也又徵諸庶民親疎遐邇通以驗其信從而後行之不敢自是也由此則無往不合矣如禮樂制度三王有已然之迹君子制作盡善考驗諸三王已然之迹曰準損益與之同合而不差謬陰陽柔剛天地有自然之道君子制作盡善達于此而參于彼崇效卑法與之相合而不違悖屈伸往來鬼神有難測之幾君子之制作變化莫測應隨時而更質諸鬼神之樂與之相合而無疑自信鬼神不能曲吾之範圍而別有造化也蓋文經緯後聖有難料之心君子之制作至當不易也解可知聖人百世以俟之聖人復起與之相合而下惑自信後聖不能外吾之規矩而別有章程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夫天地猶顯焉者也至于鬼神幽而顯矣所以質而無疑者何也蓋由君子窮神達性即重天之運也知天則制作合乎天即鬼神之屬也即重卜筮天道之自然耳所以質而無疑也鬼神可質而不可知矣三王猶已往者也至于百世聖人達而極矣所以俟而不惑者何也蓋由君子明物察倫知衆人之理也知人則制作合于人即後聖之質文經道亦從人道之當然耳所以俟而不惑也後聖可俟而三王更可知矣君子制作咸宜由於知天知人如此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勤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而豈有不能寡民之過者乎是故君子以三重之道彰於身措諸事而動也皆天道之不可違人事之不可易者而世世爲天下所共由之道動而爲設施政教之行而世世爲天下所恪守之法勸而爲號令辭章之言而世世爲天下所取正之則三化不限於時如此以言乎遠悅其言行之可法可則即而道之則有望以言乎近習其言所以爲法爲則久而安之則不厭王化不遠於民如此其寡民之道何如乎

詩曰在彼無聲在彼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

不如此而遂有譽於天下者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鴈也詩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然所以窮民過者由於本身之害也詩周頌振鷺之篇
美二王之後來朝者曰在彼本國無有憎惡之者在此
我周無有厭射之者彼此咸宜庶幾夙夜之間兢兢業
業不自滿假得以長久保此美譽乎夫永終譽由於無
惡無射如此可見操三重之君子未有不本身微民不
謬不悖無疑不惑如此而能蚤有世道世法世則有
不厭之譽於天下者也能如此則有譽不能如此則不
能寡民過甚矣三重之不可不有也君子尊德性道問
學居上而不驕也有以哉此亦人道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章
此以中庸之統歸于仲尼天道也首節言仲尼之大次節喻其大末節借天地

之大以原其所
以大重首節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
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
言也

吾前言大舜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矣若夫集帝王之大成參兩間之妙用備天道人道於一身者則惟我仲尼闢道統者堯舜仲尼則奉以爲祖而傳述之時承接執中之傳簡約衍精一之訓遠有宗也備道法者文武仲尼則奉以爲憲而表章之陳方策以誌其盛從先進以維其衰近有守也春夏秋冬天時有自然之運仲尼之仕止久速隨時變化法其自然之運剛柔燥濕水土有一定之理仲尼之用舍行藏隨遇而安因其一定之理古今上下之道咸備于仲尼如此○黃康詔曰君子中庸章是述仲尼之言以立世教祖述堯舜章是贊

仲尼之德
以導道統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辟音臂轉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道之全即德之備也其大焉何如乎自其德之無不包
者言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遠合於內辟如天地
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無一物之或遺也自其德之無
或息者言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遠合於外辟如
四時之交錯而行如日月之更代而明無
一時之或滯也仲尼之大一天地之大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害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
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
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
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
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試觀天地之大而仲尼益可見矣天覆地載萬物並育
於其間似乎相害乃承潛動植咸若其注而不相害四
時日月皆道也並行於其間似乎相悖乃舉晷晷夜夜各
循其序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蓋天地有分散之
小德條分縷析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此一
物各具一太極也所以並育並行者蓋天地有統會之

大德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
太極也有小德以爲之分有大德以爲之合此天地之
所以爲大也今觀仲尼之德其時自處即小德之川流
其一原處即大德之敦化仲尼之大不一如天地之大
哉此中庸之統所以獨歸仲尼也天道也○存疑者來
大德小德只天命之謂性便了自命處說則曰大德敦
化自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
一自源頭說一自承受說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至聖章 此承小德川流而言亦天道也首節言聖德
言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未節言
盛德之廣被而資其同於天重首節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害

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

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

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

也

何言乎小德川流也蓋居上臨下非常人所任也惟
天下德無不全之至聖爲能聲入心通而應觸物會悟
而明思慮通微而磨心體周物而知生質高乎天下則
坐照靡遺運量無窮自足以居上而有臨也質無不全
則德無不備以仁之德言之寬恢宏而不隘與裕舒徐
而不急迫溫和平而不慘刻柔慈順而不乖忤仁之德
存於中則量極其大自足以育物而有容也以義之德
言之發振奮而不委靡強壯往而不退結剛果決而不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美

有或阻或
隱者乎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

民莫不說 見音現
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豈尋常之可擬哉其溥博如天之體廣大而無不包至聖之德亦廣大而無不包也其淵泉如淵淵之體深邃而莫測至聖之德亦深邃而莫測也充積極其盛矣由是見之動容則衣冠瞻視皆顙叩之望而民莫不敬發於言語則號令詞章皆肅一之章而民莫不信措諸行事則設施政教皆正大之規而民莫不悅發見何弗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夫敬信悅之所在聲名之所在也是以藉各近而洋溢乎中國遠而施及于蠻貊極而言之先車所至人力力所通上而天之所覆下面地之所載實夫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升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尊之爲元后親之如父母是天地氣化所至之處卽至聖德化所至之處故曰配天此小德川流也亦天道也○吳罔之曰聲名尊親皆敬信悅之實事然不重在民上本意只言至德廣被耳故以配天結之○如天以天之暢限言配天以天之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主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至誠章 此承大德敦化而言亦天道也首節言至誠之能事出於自然次節形容其盛末節深贊

其妙重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

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

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于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何言乎大德教化也蓋實理之在天下散於人信原於性命非常人所能盡也惟天下德無不實之至誠爲能全倫盡性至命耳如五品之人倫人所同具天下之大經也但人心有私則失之混淆疎隔者有之惟聖人之心極誠無妄爲能經之而分析極其清使秩然有義以相接綸之而聯合極其密使藹然有恩以相維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焉所性之全體萬理具備天下之大本也但人心有私則中有所累而大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夫

本播矣惟聖人之心極誠無妄爲能精明強固不蔽于私不撓于欲卓然有以自立而天下于變萬化之道皆從此出焉陰陽柔剛迭運不窮天地之化育皆實理之通復也而人心之實理即本于此但爲私欲所間則與天地不相肖矣惟聖人之心極誠無妄爲能動靜存發無非實理之運用是聖心之仁義禮智與天道之元亨利貞以一誠體合而無間而達乎命之原焉其全倫也以誠全之其盡性也以誠盡之其至命也以誠至之皆不思而得不得而中也夫焉有所倚著于物而後能哉至誠之能事出于自然如此○林大產曰上章臨終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用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教化乎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

而已

其盡豈易哉哉自經綸之無倚者言之恩義淑治慈愛周流是其仁也殆肫肫乎懇切而不虛浮至極而無欠缺之仁也自立本之無倚者言之萬理中含本源澄澈是其淵也殆淵淵乎清靜而物欲不淆深遠而涯涘莫測之淵也自知化育之無倚者言之心含太極神通造化是其天也殆浩浩乎廣而誠復之體無不包舍大而誠通之用無不運量之天也至誠能事之盛如此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雅聖人能知聖人也

其妙豈易知哉苟不實有聰明聖知之資上而通達乎仁義禮智之天德者則誠非至誠之誠明本非至誠之明其孰能知如此誠能事之盛哉至誠之能事不惟難能亦且難知如此此大德教化也亦天道也○聰明聖智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夫

以實言固者純篤之意仁義禮智爲天德以性言達者侵入之意謂深探其蘊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衣錦章此因前章極至之言欲學者反求其本用爲天而推之己之功以馴至乎其極也與首章相應一曰己知幾二節言謹獨之事者爲己之功三節言存養之事見功之益密四節言化民之事者爲己之效五節言化成之事見效之益遠末節贊不顯之妙見下

學之極
功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改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遠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絀去聲。闇反。惡於威反。

前章言聖人之道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褰衣。褰絀同。褰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

四書順義

卷之一 中庸

全

溫綢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還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吾前言仲尼體天之德。以及至聖至誠之功用。至矣盡矣。然使學者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實功。則亦無由漸進。于上達也。試以入德之序言之。夫為學莫要于立心。而立心莫要于為己。詩曰衣錦而尚之以絀。蓋惡其文之外著。而欲收飲于內也。古之學者為己。則其立心如此。故君子為學之道。專於務實。外則闇然。而中則日章。美却自有日章之實。不若小人之道。專事表暴。雖的然可觀。而中無實以繼之。但日就于亡而已。所

謂闇然日章者。何如君子之道。無言而可謂淡矣。然言皆根夫至理。行皆著其實。故之中。味無窮而不厭。焉不勝浮誇不事。其色可謂顯矣。然言寡而中貌質。而恭簡之中。樸然。而意有文焉。言不危。微行不峭。屬意。亨待。人可謂溫矣。然其意之非甚明。人之賢否。能別。混之中。然有等。而理。此皆心平為己。故闇然日章。如此。然使不知。身之所在。而謹之。亦何以充其為己之心哉。君子又有知幾之學焉。知遠之幾。在天下。國家之治亂。由于身之修不修也。知風之幾。在自身之修不修。由于心之正不正也。知微之幾。必顯意之誠不誠。必著于事為之外也。則必自近自微。著謹之有以清其為己之心。充其為己之量。雖至聖至誠之德。可與入之。而無難矣。○淡而不厭。三句。淺說以言行入。講其說甚實。余從之。○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不可看。作風俗風化。

四書順義

卷之一 中庸

全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其見乎隱。其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試以入德之事言之。小雅正月之詩云。一念之萌。潛藏于內。雖伏矣。而難幾。然為善為惡。自己一毫欺瞞。不得亦甚。是昭明詩。蓋言獨之不可不謹也。故入德之君子。必內自省察。絕乎天理。而無一毫疾病。然後無愧於心。夫人多歸于外著。而君子獨謹于隱微。可見君子不疚無惡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之。處有精明果決之力。以自遏其欲乎。此省察為己之功也。○王觀濤曰。內省省字。極重。內字亦不輕。一念之萌。省其為天理為人欲。以加存遏省之。又有使人欲盡去。則不疚矣。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不但此也大雅抑之詩云視爾在爾室之中敬畏常存庶幾不愆于屋漏詩蓋言靜之不可不謹也是故入德之君子戒謹恐懼無時或忘不待動而後敬也雖不動而敬之理常存于心不待言而後信也雖不言而信之理常存於心此存養之功而為已益加密矣○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

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全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威恭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斫刀也鈇斧也

為已之功成而其效則何如商頌烈祖之詩曰主祭者進而威格神明至其誠敬不待言說告戒而一時在廟之人靡有爭競失禮者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由省察存養之功以造於成德之域雖不賞以示勸也而民之效其德者自然有所景仰而勸于善雖不怒以示威也而民之效其德者自然有所懲戒畏德威於鈇鉞而不為惡德成而民化如此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喻

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不但此也周頌烈文之詩曰天子有明深玄遠之德百辟其向慕而效法之可見德愈盛而化愈遠矣是故君子由省察存養之功以造其極此心渾然天理念念是恭時時是恭篤厚深藏不可測度不惟人不及即神亦不自覺天德純矣由是本天德為王道自有造化存神之妙無為而成之機而天下皆慕德從化去惡遷善照然蕩平焉並勸成之迹亦泯矣此聖神功化之極也○象引曰篤恭即上文謹獨存養之極致處敬貫動靜故曰篤恭即致中和○因勉錄曰篤恭而天下平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白其敬之純密無間曰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全

篤自其敬之深微莫測曰不顯純密無間則深微莫測矣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音由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

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渺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夫君子不顯篤恭之德其微妙何如哉大雅皇矣之詩云帝謂文王予書侯念爾之明德不張大其號令之聲與威儀之色而民無不洽似乎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曰為政有本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也不若蒸民之詩曰德之輕微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之矣然以毛比德是德猶有倫類也豈足以盡不顯之妙乎不若文王之詩曰上天之事陰陽迭運動靜互根其中太極之實理無聲可聽無臭可聞然後乃為不顯之至矣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舍

之則天下之微妙無有過于此者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耳君子之德與天同符如此豈非有為已之心知幾之學又用省察存養之功安能至此哉夫此德猶有倫類可擬非毛之猶有倫也○朱子曰一章之中皆發明個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精言云至矣與求也毛猶有倫對者見彼雖不顯不可謂至此乃不顯至極故惟此然後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耳○玩註至矣緊接天載說形容意原補在言外荷言是也○此章只是存誠在於主敬而主敬正在於存誠也說到天命符合耳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白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

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金

四書順義解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

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

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

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為司職吏畜蕃息

周禮牛人讀為職義與拭同蓋繫養職性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

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

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

政二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

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魯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

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

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

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

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

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

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騶

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適衛主於子路妻兄

顏濁鄒家孟子作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貨而拘之有顏

及文王既既解還衛主遠伯玉家見南子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又去適陳主司

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晉趙

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

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季桓子卒遺言謂康

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子史記以論語歸與

四書順義解 論語序說

以孟子所記數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孔子如蔡

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

蔡大夫蔡徒圖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溫見及告

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

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

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又反乎衛

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

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

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

宋損益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周等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
有似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最賢
蓋死後唯曾參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孔子作
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
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
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繼
門子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
四書章句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
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
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
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
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

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
覺意味深長

四書順義解 上論語

任邱劉琴著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學而章

此以學之全境示人使人深思而自悟也首為已以學字為主以時習作工夫重讀兩而字一自字方起得下不亦乎三字之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巳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巳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釋淡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

子曰人欲明善復初端有賴於學學也者致知力行以效法古聖先賢之知所能也學而不習則表裏扞格無以致學之道習而不時則工夫間斷無以成習之功故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則心與理相融而所知益特身與事相安而所能益思學熟於已不亦油然而喜悅而其進自不能巳乎。析疑

云三句要於各上句之中將學字有朋字人不知字思順轉出兩而字一自字方覺下面數字有進步起得下三不亦字也。他處注曰時習溫習明善復初在窮理盡性上說朋來照注以善及人在傳道立教上說不溫照註學在已樂天知命上說各上載有兩層重時習遠方不溫上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夫學至於說倘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則同然之理為我私得未免有孤立之憂若功力進而不已學益繁習益熟善足以及人而信從者眾有同類之朋自遠方來學吾所學我之所知使彼知之我之所能使彼能之不惟成己而且成物不亦暢快而樂乎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日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夫學由說而樂人之知我者固多即人或有不和而力仍進而不已學愈深習愈熟全無含怒之意而不愠則識見高澆養定學純於已不亦成德之君子乎夫由悅而樂而君子學之能事畢矣要非時習不為功學若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有子曰天下事惟孝弟爲最重若其爲人也善事父母而孝善事兄長而弟內盡愛敬之實外盡愛敬之文則其心和順而好干犯在上之人者鮮矣旣不好犯上是小不順理之事不爲而好悖逆爭鬪而作亂者未之有也一孝弟而無不仁之事如此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

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

電話一八二一/2221

॥ ५

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可見天下事皆有其本而人不可不務矣是以有卓識
定力之君子凡事專用力於切近精實之根本務本則
本堅固不搖而植立本立而當然之道皆自此節節次
次而發生本之當務如此吾所謂孝弟也者其卽推行
仁道之本與蓋仁性也孝弟用也孝弟雖不足以盡仁
而仁之發莫先於孝弟仁民愛物皆自此心之和順推
之非爲仁之本與夫孝弟無不仁之事又爲爲仁之本
人可不務孝弟哉○翼註曰不可以本屬心道屬事蓋
道皆本心而達於事本是道之一端最親切者○陶石
簣云務本二字雖泛言以起下但務本要說在心土栽
培隱然舍下孝弟意道生說在本內生出就推行言亦
隱然舍下爲仁由此出意務字有聚精會神意並字有
栽培牢固意生字有活潑洋溢意○愛之理心
之德是解論語全部仁字此章專主愛之理說爲仁之

本此本字重初始意為字有次第之序見得為仁之事
必自孝弟推出去耳○困勉錄云論念頭則孝弟之念
最真論作用則
孝弟之事最切

巧言章此戒人向外
也重巧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
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
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
則。知。仁。矣。

子曰心存之謂仁言心之誠也色心之容也心存於內
言與色未有不得其正者苟巧好其言以悅人之聽令

四書真義解卷之一論語

五

善其色以悅人之觀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鮮矣
其仁乎人可獨外乎哉○註巧好令善說得寬不必如
張彥陵說就飾為仁者之言飾為仁者之色也彥
陵說靠定仁字余甚愛之雖若窄些其實甚正

三省章此曾子誠身之學勿自欺
之功也重吾日三省句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
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
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
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

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
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
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
乎

曾子曰吾身所繫甚重吾有身而不省誰其代吾省之
乎省之而不以日吾之預吾身者仍多也故吾每日有
三事戒欺求慊以省吾身即如為人謀人之心屬吾之
心不可以不忠也使不忠焉欺人乎自欺也吾之事
屬吾之母心不可以不盡也使不盡焉欺人乎自欺也
之與朋友交得毋事有不信也使不信焉欺人乎自欺也
傳於我師之道得毋事有不信也使不信焉欺人乎自欺也

四書真義解卷之一論語

六

師和自欺也吾於師之所傳得毋有怠惰苟安而不習
者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此吾惕於懷而不能一日
釋者也○陶石簣曰不徒省之而且日省之見其誠不
省於外而省於身凡見其切誠是誠心切是切已為人謀
一似為己謀一凡見其切誠是誠心切是切已為人謀
人謀畫方可言忠信不但言語以實凡事皆要實心以
相若若內外不相符初終不相副便是實凡事皆要實心以
思釋於心信也踐行於身亦習也玩三不信習樂知行
得過人儘相信得他但自己心上畧有不妥處便是自
欺三平字正應省字乃自己搜尋有疚處而惟恐其伏
於不知不覺之中也○困勉錄云省字內含二意一是
內省之省極細密一是儆省之省極勇猛○徐自漢曰
三不字三平字有義
心有疑心有懼心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千乘章此言道國之要當五平
看重首句以心字貫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賢賢章

賢賢章

重學字拈談字貴

于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丸

子夏曰人之爲學亦求盡倫焉耳如見有德之賢必奮發其心而學之其好色之心以好之肅然弗忘性情相佐人之賢易其好色之心以好之肅然弗忘性情相佐好賢何其誠也人事父母服勞奉養未有不以力者但未必其能竭也有人焉其事父母凡分之所當爲與理之所可爲者一一能竭盡其地而無餘事父母何其誠也人之事君宜力効勞未有不以身者但未必不有其身也有人焉其事君也處常則敬事後食處變則見危授命能委致其死事君何其誠也人之交友引爲知己未有不以信者但未必無一言之欺也有人焉與朋友交即一言之微亦必方言不欺既言必踐而有信交友何其誠也大倫克盡如此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難或以爲未嘗從事於學然學亦不通講求此數者數者既盡大本無虧吾必謂之已學矣人可不務實行哉○張南軒云子夏之意非謂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貴乎學者在此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日二字須添看曰者他人在彼之論也人先生云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焉

子夏曰人之爲學亦求盡倫焉耳如見有德之賢必奮發其心而學之其好色之心以好之肅然弗忘性情相佐人之賢易其好色之心以好之肅然弗忘性情相佐好賢何其誠也人事父母服勞奉養未有不以力者但未必其能竭也有人焉其事父母凡分之所當爲與理之所可爲者一一能竭盡其地而無餘事父母何其誠也人之事君宜力効勞未有不以身者但未必不有其身也有人焉其事君也處常則敬事後食處變則見危授命能委致其死事君何其誠也人之交友引爲知己未有不以信者但未必無一言之欺也有人焉與朋友交即一言之微亦必方言不欺既言必踐而有信交友何其誠也大倫克盡如此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難或以爲未嘗從事於學然學亦不通講求此數者數者既盡大本無虧吾必謂之已學矣人可不務實行哉○張南軒云子夏之意非謂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貴乎學者在此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日二字須添看曰者他人在彼之論也人先生云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成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

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子曰厚重所以蓄德也君子言語動作之間使不端嚴自持而厚重則輕佻浮蕩與人以可慢之形便無威嚴之可畏且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而所知所能之學則亦旋得旋失而不固故君子自修不可不以厚重持身也○盧齋君子字只當學者看

不重厚便無基礎縱去學也不成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見爲善則難故學者必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

經 178-629

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夫持身固貴于厚，重而存心，又在于忠信。使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必忠信，不行則已，行必忠信，止而思，動而為，無往而不忠信，焉則誠存于內矣。朱子曰：忠為實，信為心。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自修之助，又在于擇友。蓋友所以輔仁，必與勝已者處，始有嚴憚切磋之益。若友不如己者，則抑侮易生，不惟無益，而且有害。學者當禁止于己，無友不如己者。無友非拒之也，戒其樂與為友之一念。

過則勿憚改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者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自修之要，又在於改過。如無心之失，謂之過，能改則可復於善。憚改則流而為惡矣。學者當痛自刻責，勿畏難。

苟安而憚改，外厚重內忠信，則本以立友勝已，遂改過則德以進。內外人之問，交致其功。君子自修之道，不其全乎。○陳定宇：重學字，又有重固學字。二說固不確，當即朱子以忠信句作主，亦不穩。聖人教人為學，語多平平，叙去用黃勉齋四平看甚安。○黃勉齋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四項各自說，不用牽連通遞。

慎終章

此言為上者當端本以化民也。重慎追字。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違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三

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于厚也。

曾子曰：民德本厚，而日流於薄者，亦上無以感之耳。如父母之始死而終也，斯時不患情之不哀，特患忽焉而禮未備，苟為上者慎終而喪盡其禮，祖考之死久而遠也，斯時不患禮之不備，特患忘焉而誠未足，苟為上者追遠而祭盡其誠，厚之道也。本不為化民而然，但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而下民有所觀感，則孝心自油然而生。其德亦歸于厚矣。為上者可不端本哉。

子禽章

此見盛德感人之妙也。重溫良恭儉讓句。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

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周流天下而至於是邦也不過
羈旅之臣耳乃於政之繁簡得失因革損益必一一問
之而無遺是夫子有意以求之與抑邪君無故而
與之與夫以求與測聖人亦淺之乎視聖人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
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
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
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
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三

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
不顧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
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
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
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
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問其政而未有能
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
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貢曰夫子之問政非求亦非與也賜嘗見夫子與邦
君相接時盛德積中光輝發外溫而和厚良而易直恭

而莊敬儉而節制讓而謙遜有五者之德容以感動邦
君而邦君自然敬夫子信夫子以其政就而問夫子如
是以得之夫曰得之其權操之於夫子並非邦君無故
而與也而何況於求之乎謂之求即以求論夫子以盛德
感人之求之也出於無心其諸異乎他人有心以求之
與而究何嘗求哉子貢可謂深知聖人矣。○以得之以
字不着力只是子貢從旁舉疑之詞夫子不自知和也
亦不及知○和是和平不暴厲也厚是厚重不輕薄也
易是平易不矯激也直是直率不委曲也莊是莊重不
卑靡也敬是敬謹不放肆也節是品節不過度也制是
限制不違則也謙是謙退不矜驕也遜是遜順不亢
也。○困勉錄曰按五德就盛德光輝接人上見之是一
時俱形的泰合一處而德則根于
無可名狀者也分不得和敬眼印

父在章此觀人子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論語

十四

孝矣行去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
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
曰如其道則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
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
改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子曰觀人子之孝不于其迹而于其心如父在時子不
得自專則觀其志向之邪正而其人之善惡可知父沒
時子得以自專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而其人之善惡
更可知然所行雖善猶未可遽許為孝也又必三年之

久無改於父所行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
之道是有不忍忘親之心乃可謂孝矣
禮之用章此有子辨和以維禮見人不可於禮外求
節重下和也首節原禮中不和次節防禮外求和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
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
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
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子曰今之用禮者皆以和為貴矣不知和有不同不
可不辨也如禮之為體父子立兄兄弟後至嚴而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可犯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心安意肯從容
不迫而和乃能立禮於世也極于後世而可貴斯禮
也即先王制禮之道也惟其和所以當時推尊後世咸
宜小而事物細微大而綱常倫紀莫不由經曲之禮而
行之○翼註云此章為當時以拘病禮而徒知和者發
也下節是發論主意若曰禮原非拘原亦以和為貴但
徒和則不可行耳若不得其旨反以上節為恐人之過
嚴而示之以和會不思遠近之世不憚其拘惟患其縱
也註必字是禮中
自有從天理而出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
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
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驕故禮

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
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
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
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
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

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禮既以和為貴似乎一和而無時無處不行矣然和亦
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在情而一於和不以
嚴敬中正之禮節制之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禮中之和為世無與禮外之和須刻難行用禮者安可
於禮外求和哉○翼註云不行非人不行和也乃和行不
去也○不能離之四海而皆準達之萬事而無弊也即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句不可行意○彥陵云按行字承上由字來見得小大
由之是禮以和行矣而復有所不行者病不在和在求
和于禮外耳知和之與上字同而和之
和與上字異要之著一知字並和亦認差
信近章此示人遠悔之道也
重二近字與不失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
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
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
之人則亦可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

有子曰言行交際必謹于始乃能無悔于終如約信平
有宜然之義不合于義而有非分之求則言之踐也難
矣故與人約信之時卽審度力所能爲理所當爲而近
於義則約信之言可必其後日之能復也致恭本有中
正之禮不合於禮而有過不及之舉則耻辱之免難矣
故致恭於人之時卽審度循己之分稱人之量而近于
禮則可遠內羞之耻外至之辱也偶然與人相因本有
可親之人使失其可親而與匪僻爲伍則終身之受累
不小矣故與人相因之時卽審擇存心忠厚制行老成
之人而不失其親亦可爲終身道德事功之宗也言行
交際可不謹之於始哉○郭青螺曰此三段工夫全在一
兩近字一不失字上有許多斟酌意思學者須有一種
精神照管于人已之交近義是疑之而後言近禮是謹
之而後動不失其親是擇入而後交○翼註曰因猶依

卷之一

七

也如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宗猶主也在野則有道德之
宗如七十子之宗孔子在朝則有事功之宗如十亂之
宗周公

此極形君子純心
于學也重好學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

謂之好學可乎

子曰人之爲學者多而好學者少吾嘗疑一君子于此食猶是也非不欲飽但志有在而無暇于求飽居猶是也非不欲安但志有在而無暇於求安一惟敏於致知力行之事勉其所不足而慎於仁義道德之言不敢盡其所有餘然猶不敢自以爲是又必就言行交修有道之人而考正其是非焉志專矣而用功能實功實矣而立心文虛可謂無一念不在於學而好學也已○蒙引曰不求安飽者志在於道也敏事慎言者用功于道之實事也就正有道者卽欲使吾之道都恰好無差也

貧而章此進子貢于化而許其能悟也
神氣節節相生不必拈出重處

圖書集成
卷之七

大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
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
 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
 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餘也
 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
 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
 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
 其所未至也

子貢先貧後富。當用力于自守者。一日以其所能者。問曰。貧。道境也。氣易散。而若貧而乃能無。道富。順境也。氣易盈。而若富而乃能無。道。何如。子曰。可謂有守之人也。然猶未化。夫貧富之見也。未若貧矣。却心廣體胖。而樂忘其富。富矣。却安處善。樂循理。而勉其所不至也。此章進于貢于化。而許其能悟主學問上說。重夫子一邊。首節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是正問正答。下二節因其善悟。而許其可與言詩。俱在前問答之外。○彥陵按。樂字不是。樂貧亦不是。樂道。胸中自有一段好光景。與貧相忘耳。禮是天理之節文。不曰理而曰禮。以其若有規矩可循也。加一好字。便見此心曰。漢治處。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礎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九

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語。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貢自以無語。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有悟於學問之功。曰。即夫子之言。思之。可見義理無窮。求一層。又有一層。學問無止息。進一境。又有一境。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義理無窮。學問無息之謂與。○精言云。斯字。振苗自上節出。蓋因論貧富之道。而悟學問之功也。然所指必竟。是學問之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

其深淺高下。自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礎無所施。

不琢則磨無所指。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

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夫夫子論處貧富之道。而子貢悟及學問之功。故夫子嘉之曰。從來執滯者。不可與言詩。若賜之明悟。觸類旁通。引伸無盡。始可與言詩。已矣。處貧富之道。我所已言者。所謂往也。學問之功。我所未言者。所謂來也。告諸往而即知來者。夫天下之往者。無窮來者。無盡有。賜之明悟。因往知來。應在昔獲心之境。又安能限其所至哉。○講告往知來。句。脫根。雖節使不得粘。於上文。亦使不得當先。就上文。點出字。而然後推開一步。方合神理。

不患章此見君子當求其在此也。重下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十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子曰。人皆以己不己知為患。至不知人反不以己為患。不知學以己為非。以己為人。不己知。與我無損。不必患人之不己知。但當患心體不明。不知人之是非。無以取是。而舍非。不知人之邪正。無以從正。而遠邪。也何必以己不己知為患哉。○朱子曰。若宰相不能知人。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不能辨益友損友。○蒙引此章似只為學而設。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終

四書順義解 上論語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為政章 此見為政者當以德化民也重以德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三

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政者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也若人君為政立綱陳紀之事皆以躬行實踐之德則感化有基不顯其作為之迹而民自歸往而向化譬如北辰之居安其所眾星共之自能以簡御煩以靜制動而三垣二十八宿之象皆因循而共向之也人君恭己於上眾星拱之居也萬民傾心於下一眾星之共也觀天象不可知德化也○註釋曰無為不是虛無寂滅全無作為只是不生事擾民德備於己而人自化耳○困勉錄云夫子就為政以德分明有德字如何却說無為但德是人所同得以德感孚便不動聲色而人皆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故無為不是全無為仍有政事但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上○象引北辰則專主五星中之一

星連天廣言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有分別

詩三百章 此示人讀詩之要重末句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三

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變各自不同然有要焉一言可以該蔽全詩之義即魯頌駉篇曰思無邪是也蓋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讀詩可不知要哉○按思性之要而情之倪也正常難邪最易非政令所能防禮制所能惟一惟采人心之思發於聲者順而導之使善者感發人之善心逆而制之使惡者懲創人之逸志則性情向於正不誤詩思宜知其要已○朱子曰夫子言詩之教只是要讀詩思無邪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

道之以政章此見爲治者當審所尚也重有罪無耻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子曰政刑德禮皆致治之所需然有本有末不可不審也如道民以法制禁令之政民有不從者再齊之以德惡傲情之刑其所求於民者亦甚詳明有威矣然民之不爲惡不過苟免刑罰而無愧恥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困勉錄按德禮政刑爲政者都少不得但有了下半截通丁上半截則失了政刑之本意大抵德禮只在刑政上見耳

四書章句

卷之一論語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若夫導之以躬行心得之德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但所感有淺深所稟有厚薄其中有所不能爲善者再齊之以制度品節之禮其所求於民者亦甚寬且恕矣然民不但恥於不善且相勉而至於善也政刑德禮之效不同如此可見爲治者不可徒恃其末而當深探其本也○德字指人君之躬行倡導若禮字則是制度品節之宜民者故曰齊若禮字專主君身仍是道之非齊之也○滄柱禮字自君身起而約束斯民濟民有恩與任刑豈下者過別

吾十有五章此夫子自敘其學以勉人也重學字貫通章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四書章句

卷之一論語

子曰最難得者時也不容已者學也吾今老矣猶十有五之時即專心致志於脩己治人之學知之必欲其精行之必求其至念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雖志于學而猶未得乎道也又加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至于三十則道有得於心即以所得者爲主內舍不與外物不搖而卓然有以自立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立者自志學而後心有所得即以所得者爲主而內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雖守之固而知之猶未明也。又加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至于四十於事物當然之理。鉅細精粗。皆能窮貫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雖知之明。不過知其當然。猶未能知其所以然也。又充積十年。至于五十。所知益精。所見益微。理無不窮。性無不盡。於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皆有以探其本而知其末。知天命之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內外融浚。表裏洞徹。是知天命分際。

六十而耳順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重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雖知之精。猶未能不思而得也。又涵養十年。至于六十。聲入心通。無所違逆。人言一入于耳。便知其心之邪正。事之是非。而耳順此不思而得之候也。○徐岩泉云。有言達于志。有言達于心。皆得入之。其是非自著。而心不為動。無拒却亦無容留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

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意所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美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雖不思而得。猶未能不勉而中也。至于今七十矣。涵養既純。矜持胥化。此心純是天理。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此不勉而中之候也。自六十以來。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于此者。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返觀一生。乃知學中有功。夫方有效驗。不可微等而求。有功夫即有效驗。又不可半途而廢也。○涵養既純。矜持胥化。此心純是天理。是不踰矩分際。

孟懿子章

此見盡禮之為孝也。重無違三禮字。正申無違之旨。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理三家僭禮夫子欲教已久一日孟懿子問孝子曰孝順德也固非一端于欲盡孝當存愛敬之心無違而已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夫曰無違自有所以無違者在也乃懿子不能再問而出夫子恐其誤認無違之旨而以從親之令為孝不惟不能盡孝而反流于不孝適樊遲御子告之曰前日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不知孟孫知我之意否也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天

欲啓樊遲之問而轉以告懿子耳○三家僭禮懿子之問大抵儀欲其隆欲其周便有逆禮意子曰無違是渾爾語不可說被如云孝順德也致愛于親必順其情之所樂受致敬于親必順其心之所可安自始至終事無違事都要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

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無違亦無違於禮而已生事飲食供奉隨分自盡而以禮死葬衣衾棺槨隨分自盡而以禮祭祀祖豆儀文隨分自盡而以禮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此吾所謂無違也但不知懿子知之否也○禮主恩制不可或過心所欲為亦必循得為之分而不可任意力所能盡亦必守當盡之制而不得恃財如此乃所以尊親而為孝也

孟武伯章此見體親心之為孝也重唯字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龜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天

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孟武伯生於貴胄或不謹疾一日問孝子曰子欲盡孝不必求之于子求之父母可矣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愛之也深則憂之也至然他事之憂猶有已時惟子之疾常以為憂也為子者善體父母之心以保其身不言孝而孝全矣○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照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如何體父母之心此又是歇後語○子之疾無常父母之憂有常子之疾有時愈父母之憂無時釋故未疾憂其保護之不謹而疾易致有疾憂其調養之不善而疾難瘳疾愈憂其元神之未固而疾易發人子思想到此為我之故而使親心不安子心何以自安乎

子游章 此見敬親之爲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三

子游疎畧或少恭謹之容一日問孝子曰敬以行養古之孝也若今之孝者是謂飲食供奉能養而已如徒以養言不特父母之貴有養也至於犬馬之賤皆能有以養之但養父母貴敬若不敬何以別於養犬馬者乎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章內兩能字要看上能字看得養重而能亦是希奇可貴的故世俗之論孝者止是說個能養外此並無他說也自夫子言之這一能有甚希奇可貴處微論父母之貴有養即至犬馬之賤皆能有養若養親不敬則與養犬馬何異此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夫不敬則等父母于犬馬不但不可以爲子並不可以爲人反而思之能不悚然可見孝莫大於敬也

子夏章 此見愛親爲孝也重色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食是以爲孝乎

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

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三

子夏直義或少溫潤之色一日問孝子曰人之事親惟色爲難耳蓋有深愛者始有和氣有和氣者始有愉色有愉色者始有婉容不可以強爲亦不可以僞爲所以難也若父兄有事爲弟子者服其勞弟子有酒食與先生飲饌凡有財力者皆能爲之會是以爲孝乎子欲盡孝亦于難者加意焉可矣

吾與回章 此極形顏子悟道之妙也重不違足發四字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

終日言但見其不遠如愚人之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甚哉回悟道之妙也吾嘗與回論道言至終日無一言之疑足待商決者哉乃回也有聽受而無問難全不相違其氣象恰似愚人之而已夫如愚則疑其不足發矣及回退去而吾省察其私居獨處之時但見語默動靜之間活潑潑亦足以發吾所言之理見之躬行實踐之際然後知回之如愚者乃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無所疑自無待問而不愚也安得及門皆如回哉○困勉錄云節其不違之時預知其足發之機但上文曰氣含蓄至下始點破霍林謂婉轉其詞以明之最妙○動個發靜亦發語固發默亦發有活潑潑地生鳥可已之妙○發有變動不拘意有生不窮意○朱子曰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于日用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三

躬行之間如告以非禮無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退而省察所為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問于何見之曰辟面盎背皆見之○徐敬菴曰要看得發字意出如草木生意充滿鬱勃於中而暢茂條達於外謂之非造化之力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可

視其所以章 此言觀人之法重視觀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子曰知人則哲自古為難然而亦有法也始焉視其所以之事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而其人不大察矣

觀其所由

觀此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所以雖善猶未知其出於誠實否也善焉又觀其意之所從來有所為而為善無所為而為善無所為而為善固可為君子若有所為而為善猶不得為君子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所由雖善猶未知其出於自然否也終焉察其心之所安自然為善勉強為善自然為善固可為君子若勉強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三

為善未必久而不變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廋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

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夫由以而由而安在人者因外以究其內由視而觀而察在我者因畧以致其詳人之偽為君子者焉能度其虛偽哉焉能度其虛偽哉此觀人之法也○焉廋重惡遣

溫故章 此示人以為師之道貴有心得也重知新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

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
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
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記誦之學所知有限不足以為人師若溫習舊聞
融會貫通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人以
我所知者問於我我固有以應之以為師庶乎可矣

君子不器章此以全才望天下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
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三

子曰凡有一才一藝者皆謂之器器固有用之成材矣
然未免拘而未化也惟君子得於天者全養於已者裕
其體無不具故大用之可以奏經綸匡濟之業小用之
可以任兵農禮樂之責守經達權無所不宜而用自無
不周焉豈特一材一藝已哉○李岱雲曰體無不具是
貼君子二字說用無不周是貼不器二字說既是君子
自然不器既是體無不具自然用無不周故註中于二句內夾一故字

子貢問章此見君子以行為貴也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
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
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長於言語一日問君子蓋以能言者為君子也子
必也先力行其言其所言之理而後從之為明道之言考德
之言以自道其甘苦閱歷之故則言不至有餘行不至
不足乃可為君子耳子亦加意於行可也○其言
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就倣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
體力行步步著實而後說出

君子章此見君子小人用情之不同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
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
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審

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
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用情亦異君子之心公有一
視同仁之度其與人親厚也循乎理用愛有等施恩有
序周徧廣潤而不私相阿比小人之私心私有趨利附勢
之意其與人親厚也徇乎情或通聲氣或結黨援私相
阿比而不周徧廣潤君子小人用情不同如此可不辨
哉○說統曰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
從處已上見朱子論周以好善兼惡
惡論比以黨惡兼傷善析理最精

學而不思章此見學思不可偏廢也重不思不學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

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學以習其事思以明其理二者不可偏廢也若致知力行以學矣而不思以索其理其所學者特粗迹耳則皆昧無得而罔若懸空妄想以思矣而不學以習其事其所思者特虛見耳則危疑不安而殆學必濟之以思則所知益精思必濟之以學則所守益固學思豈可偏廢哉○困勉錄曰註習其事原兼知行但除思耳觀大全朱子數條自明

攻乎章 此見人當正學銜意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

四書義解 卷之一 論語

聖

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髮髮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聖人中正之道人所當知當行者也若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謂之異端既曰異端則當屏而斥之矣乃有人焉喜其立說之新奇舉心思才力專致而欲精之則言彌近理而益足以惑人斯有害於己之心術人品並有害於天下後世之人心風俗也已學術可不正哉○害字註只是害人而害已亦當補

由誨章 此以真知教子路也重兩為字側重不知還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路好勇或有強不知以為知者子曰由乎吾教女以真知之道乎天下之事理無窮非必無一不知而後謂之知也女不有所知乎知之不可自誣也即認為知之知之外女不有所知乎不知更不可自誣也即認為不知不知與不知較然明白而無自欺之蔽是即心之真知也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女不可不自認乎○張彥陵云二為字重看乃心中體認知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意重不知邊勿平看○上下二知字指心之全體言中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而言○困勉錄是知也註分兩層不易之解時說謂知論真假不論多寡終就

四書義解 卷之一 論語

美

千祿章 此以為己之學教子張也重多闕慎六字

子張學千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千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張為學有千祿之意蓋欲以胸中所蘊者見於設施行事間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

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教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時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四書義解

卷之一

毛

則所言當理雖未必全無可尤。庶乎其寡。尤行資於見必也。於古今之事多見而學之博。其殆而末安者。固之不行而擇之精。其餘已安者。亦謹慎以行之。而守之約。如是則所行當理雖未必全無可悔。庶乎其寡。悔夫寡尤寡悔。未易能也。如言果能寡尤行果能寡悔。則在我有嘉言懿行之學。而在人。有言。有行。果能寡悔。則在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其註疑未信。殆未安。總之。知合理與否。上。關。字。闕。而。不。言。下。關。字。闕。而。不。行。○朱子曰。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着祿說。不教他干。○困勉錄。德修而祿至。是祿在其中。德修而祿不至。祿亦在其中。蓋只論我有可以得祿之理。不論他得不得也。

哀公問章

此見為君者當服民以教也。重上句下句特反決之耳。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宜。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四書義解

卷之一

吳

最妙同一君子惟直的小人最善迎合。所以容易舉持。正秉公無所回互之謂直。直而學阿世。沒無執持之謂枉。

季康子章

此見為上者當盡其在已也。重三則字。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

李康子問使民敬忠且相勸以善當如之何夫曰使民
蓋欲求之於民也夫子告以自盡之道曰化民之機不
在於民而在于己民之不敬特上之臨之未莊耳有如
正衣冠尊瞻視臨民以莊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不如
使民敬而民自敬民之不忠特上之孝慈未盡耳有如
孝于親慈于衆則德足以爲民表恩足以結民心不必
使民忠而民自忠民之不相勸而爲善特上之舉教未
行耳有如善者汲引而舉之不能者匡直而教之則有
以鼓其向善之心開其爲善之路不必使民勸而民自
勸于大夫欲民敬忠以勸亦盡其在己者可也何言使
哉

此見爲政不外於正家也重是亦爲政句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无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季孫意如逐昭公立定公而定公不以爲仇反以爲德
孝友之心泐無存矣故孔子不仕或人不知而謂曰抱
爲政之具者子也當新君初立正
君子有爲之時子奚不出而爲政

子曰書五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

夫子之不仕有難於顯言者罔託詞以謝曰書以道政
事者也。不有云孝者乎。昔成王命君陳曰。惟爾君陳能
盡受歡以孝於親。因而盡恭順以友於兄弟。又能推廣
此孝友之心。化之。處之。施於一家。使卽書然有恩以相見
秩然有禮以相維。而有政。書言如此。卽書言推之一家。
政者。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也。能盡孝友。以正一家。是
亦爲政。何必居位治民。乃爲爲政乎。夫子託詞以謝。或
人如此。要之爲政之理。亦不外是。而不仕之意。亦隱然
可見矣。○政者。正也。以己之正。正國人。固是爲政。以己
之正。正家人。亦是爲政。人爲我所正。卽是有政。我有以
正人。卽是爲政。

此爲無信者
警也重信字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輶小車無軌其何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旱

行之哉 親五兮反 軌音月

軌音月親五兮反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曰信者生人之本身世相接之樞機也人而有信則一室之內千里應之若人而無信則言行皆虛已之心不通乎人人之心不通乎已吾不知其何如而後可也夫人必有信而後可行猶車必有軛軛而後可行也使大車無軛則無縛軛以駕牛者小車無軛則無鈎衡以駕馬者輪軸雖設特虛器耳其何所恃以行之哉人而無信亦猶是也○陶石簣曰信者已與人相接之實意若無信則人已之心不能相通如何可以聯屬天下罔結天下故曰不知其可

十世章 此示子張知來以禮重因字言
損益可知亦見損益必出於因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
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張務外有知來之心
問十世之事可前知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
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聖

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
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
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
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
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
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
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
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
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

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
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
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
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世有變而禮無變觀乎已往可知將來繼夏而有
天下者殷也凡三綱五常因於夏禮其中制度文爲小
過不及之閒所損益可知而知也夏禮其忠爲尚質
變建寅爲建丑之類耳繼殷而有天下者周也三綱五
常因於殷禮其中制度文爲小過不及之閒所損益可
考而知也其或繼周而王者所因不過三綱五常所損
益不過文質三統雖百世可知也豈但十世而已乎未
三綱五常天理之自然萬世而不易文質三統人事之
宜然隨時而變更故不但所因可知即所損益亦可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聖

也師也不可曉然於前知之理乎○語類云所因之禮
是天做的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的隨時而
更變○困勉錄曰所損益可知也是言損益之不多以
見其必出於因不是其必有損益○三綱五常是天
下之大經大本皆天理之當然人心之自然天理不變
人心不改故三代不能不因但風氣漸開人事漸盛故
不得不損益○翼註凡有定者可知無定者難知今此
禮三代相因是有定也雖有損益不過善用其因是無
定而未始無定也故總曰可知

非其鬼章 此爲諸瀆鬼神而不務民義者發也一是
不當爲而爲一是當爲而不爲各自開說
無勇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子曰凡人各有當祭之鬼為其鬼而祭之以伸其誠敬情也亦理也若非其鬼則精神不與之相通而越禮犯分以祭之此謂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凡事有關於名教者為義義固不可不急為矣但不見義亦無可如何也有如見義而輕權悉審乃退怯而不為此志有未堅守有未定而無剛大之氣以充其體也世之詭譎鬼神而不務民義者可不加所惕乎○王觀海曰詭與無勇俱就上文而斷之不作推原說○舒完白先生云曰詭是偽之使止曰無勇是激之使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聖

四書順義解卷一終

八佾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八佾章此章季氏無君之心也重是句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

四士二舞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

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

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

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

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

不為乎

八佾者天子宗廟之舞取宣八風之義也季氏魯之大

夫庸三命宜舞四佾也乃嘗舞八佾於家廟之庭孔子

謂季氏如此干名犯分之大事尚安於為敢於為而忍

也凡適已自便制下欺公之事孰不可忍也夫十誅心

之論如此○朱子曰是可見所以明其罪之無所加焉

大言而言也孰不可忍所以見其罪之所必重也小事

而○朱子曰是可見所以明其罪之無所加焉

於○朱子曰是可見所以明其罪之無所加焉

於○朱子曰是可見所以明其罪之無所加焉

但說以是可忍者為重謝氏以執不可忍者為重非正意也

三家章此冷言以刺三家之無知也重矣取二字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

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二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雍詩武王祭文王徽饌所歌之樂章告成禮也三家者魯之大夫祭都公宜歌采蘋乃亦以雍詩徹饌夫子冷言以刺之曰雍詩中一切熱燥陸茂之詞吾未暇悉數也第於其中得兩言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當時有辟公乃歌辟公有天子乃歌天子蓋有所取也今三家之堂有辟公乎有天子乎無辟公而歌辟公無天子而歌天子奚取於三家之堂無知妄作徒取僭竊之罪耳○用勉錄曰只提出天子二字便是春秋書法然奚取二字是冷觀語若將大夫陪臣道破反不似譏詞○此冷刺三家之無知而見無王之罪也三家者三家之堂都要看眼首句是記書定他罪案末句是夫子笑他無謂

人而不仁章此欲用禮樂者還求其本也重不仁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

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子曰仁心之德也人必全此心德恭敬著于儀節則有序而為禮和樂播之聲容則有和而為樂是仁即禮樂之本也若人而不仁則其心放聲禮之本已失雖用玉帛交錯與禮不相干涉其如禮何人而不仁其心乖戾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三

樂之本已失雖用鐘鼓鏗鏘與樂不相干涉其如樂何其矣用禮樂者當返求其本也○李岱雲曰按仁人心也此句最親切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更有甚序甚和此已包程子之說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正指玉帛交錯之禮鐘鼓鏗鏘之樂則又包李氏之說了故朱子獨取游氏之說於圈內○朱子曰敬和在心裏說程子序和在事上說故程注無序不和當補在不仁之下如禮何如樂何之上

林放章此見聖賢同一維禮之心餘感對本字看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周末為禮者專事繁文魯人林放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問禮之本○本是禮之初下節論誠正言禮之本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夫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夫子嘉之曰上而君公下而卿尹皆不知究禮之本而子獨有志於本大矣哉有關於世道人心之問乎此還淳返樸之機也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四

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簠簋豆蓬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適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

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試以禮之本言之吉禮與其專尚繁文而奢也不如寧樸陋無文而儉雖非禮之中猶然禮之本也喪禮與其專習儀節而易也不如寧哀痛迫切而戚雖非禮之中猶然禮之本也子欲求禮之本于儉戚加之意可矣○禮與其字寧字有目睹心傷挽回時向之意○此章論禮之本周未文盛以渾樸不足以斲人心淡素不足以飾觀美由是踵事增華日即於靡林放疑其本不在是故以禮之本初為問殷然有崇本抑末之意也夫子以時方逐末正恐其流而不返而放獨有志於本則得其本而禮之全體亦可因之而得底幾先民之懿範可復古道之醇正可返風俗由此而還淳人心由此而歸厚其所關非淺小也故因以大之而遂酌言其本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五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

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夫子傷時之僭亂而歎曰諸夏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其有上下之分也由今觀之夷狄禮教不行之地且知有君長不似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不亦甚可慨哉○有君只是有個統屬之人如字當像字看

季氏章此夫子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也重泰山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六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誅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饌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

無所爭章此以禮讓風天下也重首句

呼汝不放則季氏之旅必矣不知禮不可僭神不可欺且如林放不過魯人耳向知問禮之本曾謂泰山聰明正直之神肯享非禮之祭反不如林放之知禮乎雖祭亦無益也夫子進林放厲冉有以警季氏深矣○與字作切責怪問之詞自妙

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曰尚德之君子恭以持已遜以接人其心平其氣和無時無事與人相爭於無爭之中求其爭必也射乎蓋射原較勝負之地也乃吾觀君子之射其升堂也不達升也必三揖三讓而後升何始事之有禮也射畢而下不達下也必三揖三讓而後下何中事之有禮也及眾耦皆降勝者乃如前三揖三讓而後升堂取驪立飲以示罰何終事之有禮也自始至終皆雍容揖遜如此其爭也君子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矣君子何嘗有爭哉○君子是有學問涵養之人無所爭是恭以持已遜以接人與人爭名亦不爭利也恭遜二字輔氏云恭主容遜主事俱就氣象上說李兆恒云恭遜俱兼內外兆恒是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七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夏問曰逸詩有云巧笑倩兮口輔端好美目盼兮黑白分明此言天然美質吾所能解者也又曰素以爲絢兮夫素無文飾而絢有采色素與絢本不相似乃詩言素即是絢果何謂也夫詩言素加以絢而子夏混素于絢宜不解以爲之說也○巧笑三句俱是賦不可以上二句爲賦下一句爲比蓋素即指倩盼之美質絢是借

用字謂加以華采之飾也註中如有素地二句是解其借字之義非末句正疏玩次節註中猶字自明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夫子解之曰子不知素以爲絢不觀繪事乎從來繪畫之事後於素功蓋先有粉地而後施五采猶人先有美質而後加文飾也夫夫子不過爲子夏解詩耳未嘗言及詩以外也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八

子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乃子夏忽有悟曰即繪後思之可見儀文度數之禮其後起者乎忠信誠懇之質有立於先者矣夫子嘉之曰繪後原可通于禮後但我未思及此而商乃悟及此一番說起一番精神使我心活活潑潑者即商也有商之

明悟觸類旁通引伸無盡始可與言詩已矣安得及門皆如商也哉

夏禮章此聖人慨二代之禮無傳重兩不足徵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禮以人而傳言以徵而信吾欲述夏殷之禮與周禮並傳久矣但夏禮吾能言之惜乎杞爲夏之後弱而流于夷不足以徵吾之言也殷禮吾能言之惜乎宋爲殷之後僅存什一於千百不足以徵吾之言也所以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九

足徵者蓋以簡編殘闕老成凋謝載禮之文藏禮之獻不足故也若足則吾能取之以徵吾之言矣曾幾何時而祖宗之制作子孫竟不能傳自今以往更不可知不令人撫先朝之遺制而興慨哉○大全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從何得知得曰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得知杞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

禘自章此慨魯祭之非禮也重不欲觀三字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十

禘王者祭其始祖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始祖配之大祭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魯用之已非禮矣而行禮之時又無誠敬之心是失禮之中又失禮故夫子歎之曰禘大祭也行禮之時吾嘗助祭於太廟矣當未奠酒之先君臣尚有誠敬自既灌酒降神之後君臣浸以懈怠禮文雖具而誠敬已失耳本無可觀吾不欲觀之矣。此傷魯之行禘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夫子口中雖只說他不誠未嘗說不正不禘者將禘字極力嘆之鄭重而不王不禘之意亦自見於筆端如云禘以誠爲主誠則有可觀也魯之禘也未灌之先誠意猶存自既灌而往非不禮也魯之禘也未灌之先誠意猶存自既器陳而物備而致愆致愛者無有焉夫以有道魯孫所不敢輕易其事必合萬國之歡心以展其孝思者茲則疎忽之心時之雖有八佾之舞九獻之儀果奚當乎則聖明天子所不敢簡畧其行必合列辟之禮將以抒其精誠者今則以清慢之意出之雖有琮璧之陳犧象之設又奚爲乎吾不欲觀之矣如此則失禮之中又失禮兩意兼到也

或問禘章 此見禘義之難知也重不知也三字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十一

或人疑魯用禘而請問其說夫禘義深遠非或人所及知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故夫子托詞以告之曰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能思及始祖所自出而制此禮不能感及始祖所自出而行此禮不能察制禮行禮者之心而知此禮吾不知也蓋制禮有原享親有義若有因文以達其原即數以通其義知其說者由而難明者向明則天下之理無不明也其如示諸斯乎夫子言斯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此章重不知何知其說者二句正言其精微廣大不易知也玩之於天下四字亦見是有天下者行之而不王不禘亦自富於言表明且易是兩意明者無不知之理易者無難處之事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此記夫子祭祀之誠也重兩如字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祭先主於孝夫子祭先孝心純篤其精神嘗與之流通如在祭神主於敬夫子祭神敬心專一其精誠嘗與之感召如神在夫子祭祀之誠如此○楊慈湖曰二如在乃門人記錄之詞若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嘗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三

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寔禮為虛也

夫子嘗曰祭所以伸吾之孝敬也使吾有事不得與祭而使他人代祭則孝敬之心不得伸如不祭觀於此言益可証其祭祀之誠矣○吳省菴曰吾之典禮人可得而攝之吾之精神人不得而攝之也○胡氏曰祭先所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

王孫賈章此以天壓權臣也重天字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窻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窻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窻則設主於窻既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窻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王孫賈衛之權臣欲夫子媚已故諷之曰時人有言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窻夫奧尊而窻卑所謂媚奧不如媚窻者果何謂也賈之意蓋以奧比君以窻比己見奧雖尊非祭之主窻雖卑而當時用事諷夫子媚君不如媚己也○此章以天字為主所以深惡其求媚之私而陰折其易窻之奸也聖人者達天樂天者也達天則明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三

窮通之故自不希情敬俸樂天則安於窮通之遇自能遇世無悶賈不知此意夫子急於得位而以俗語隱諷之與其是輕量之詞寧字是偏注之意二句是虛虛權度於奧窻之間以酌其行媚之計不宜說出虛位與當時用事等語只隱含在何謂之中使夫子味其言而會其意耳是賈之意但知窻君之柄欲屈人以附已而夫子之心但知在天之理只守已而不倚人故據理以折之賈如知此自當杜其求媚之私而消其易窻之奸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窻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窻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窻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

取禍

夫子折之曰人言媚則不然最尊者惟天者理而已矣苟不順理而行則獲罪於天矣無所禱也媚與媚豈能免乎可見人當順理非特不當媚寵亦不當媚與也夫子以天折權臣如此○蒙引獲罪之罪以禍言與朱子論是非不論禍福之說不合然却有理

周監章

此夫子自表其意章之心也重文字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古

子曰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禮我周之初風氣漸開文明漸盛有文武為君周召為相監視二代之禮以為損益凡朝廟之間闔門之內大綱小紀皆衆然明倫郁郁乎美盛而文哉吾既生當盛世得觀禮制之盡善則治已治人亦惟周是從而已○陳新安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有不得不然者况文武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從之蓋從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盛之文也

子入章

此見敬謹之為禮也重是禮也句為禮辨非為已辨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太音泰鄉側留反

太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鄉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

聞故或人因此而讓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

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夫子始仕嘗入太廟而助祭凡禮文禮器皆問於人此敬謹之心形於不自覺者耳或人乃妄議之曰鄉人之子素稱知禮由今觀之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從來知者不必問今入太廟每事問其不知禮明矣子聞之曰或以我為不知禮我固非知禮者但禮主於敬使器數儀節漫無考辨則是漫忽而非禮矣若我之問正不敢慢忽之意是即禮之所在也以我為不知禮則可以問為非禮矣可哉

射不章

此傷今思古之意也重古之道也句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主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可以正今之失

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風息至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夫子嘆之曰鄉射禮文有云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此何為哉蓋為人之力量弱不同等必主貫革則強者能而弱者不能有力者得

以自逞而有德者反無以自見也此猶古昔盛時禮教
修明尚德不尚力之道也而今不可復追矣○困勉錄
曰古道不見於今者多矣夫子獨嘆此謂非戰爭之
禍而傷德化之衰哉○沈無回曰較射性情發越之際
也而即以不尚力為閑情正性之方古
人作事便寓一深意夫子所以與想之

子貢欲去章此聖賢同一維禮之意上節子貢欲去
羊傷禮之廢其言激下節夫子欲存羊
重我愛其禮何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
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
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諸而行
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夫

于貢欲去之

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
受而藏之祖廟尊天王也每月朔以特羊告廟敬祖宗
也請而行之勤民事也禮之大無有過於此者魯自文
公六年閏月始不視朔至定哀時遂以為常則禮廢矣
而有司猶供餼羊于貢見禮不行目擊心傷向當事者
議欲去之不過使人知此禮不可不行耳但當時君臣
禮且廢安論羊欲去則
竟去矣而禮不絕望乎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
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
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

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
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故夫子曉之曰賜也爾欲去羊是愛惜其無定而妄費
不顧空存也○不知昔日之羊因禮而有今日之禮因羊
而留羊去則天下後世將不知有禮矣我則愛惜其禮
不忍其終亡也○安敢輕議去此羊耶要之子貢欲去羊
傷禮之廢也其言激夫子欲存羊冀禮之復也其詞婉
言雖異而維禮之意則一也○陳書云按惜小費費名
寃憤激三意俱有○困勉錄曰存羊
即存禮因羊可復禮兩意原當交發

事君章此聖人以身維
臣節也重上句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七

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
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
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子曰臣之事君登降拜跪皆有一定之禮今有人焉常
存敬君尊君之心凡事盡其當然之禮未嘗於分之外
有所加也乃人習見輕君慢君之事反覺盡禮爲卑煩
而以爲諂也禮泯於人心不亦深可慨哉○按事君上
不必露出我
字程註自明

定公章此見君臣當各盡其
道也重以禮以忠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大

定公問君使令臣臣事奉君其道當如之何孔子對曰君尊臣卑以尊臨卑易至於簡故君使臣不徒高爵厚祿已也必也隆以禮貌委以勢權和敬備至而以禮臣下君上以下奉上易至於欺故臣事君非徒宣力效勞已也必也處常則故事後食處變則見危授命盡心竭力而以忠如是則君臣各盡其道上下交而德業成矣○臣者君之股肱為上帝之所簡則臣不可慢為祖宗之所始則臣不可變君者臣之元首尊之如帝天則君不可欺戴之如父毋則君不可罔

關雎章 此見詩人得性情之正也直不情不傷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也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旨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九

子曰詩以道性情而得性情之正者莫如關雎關雎之詩宮人為文王得后妃而作也當后妃之既得也宮中有琴瑟鐘鼓之樂從來樂之過者易至於淫若關雎之樂為后妃之德能配君子而感內治樂所當樂不至失其正而淫當后妃之未得也宮中有寤寐反側之憂從來憂之過者易至於傷若關雎之哀為無后妃之德不能配君子而感內治哀所當哀不至害於和而傷詩人得其性情之正如此學者可不玩其詞審其旨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乎○汪武曹云哀樂專主宮人乃是正解文王后妃之性情得其正是推上一層德即幽閑貞靜之德有是德而垂型宮室誰不明婦順之義有是德而式化家邦誰不勵貞潔之行以君子而得此內助之力也樂所當樂何嘗失其正而淫無是德以和理於內誰與衍益斯之慶無是德以正位宮中誰與修莫益之儀以君子而鮮此內助之人也哀所當哀何嘗害於和而傷此詩人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子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哀公四年亳社災公懼問立社之意於宰我夫新穀報本以重民事立社之本意也使宰我以此為對而哀公知所修省撫卹斯民魯國未必不自此而振興我乃以意妄對曰古者立社必有樹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世遠年湮其意不可考矣至於周人則以栗若曰古者戮民於社使民望之而戰栗也宰我見魯君弱臣強特欲公作威以振國勢耳不知魯國已弱使君再起殺伐之心而因運不幾絕乎○困勉錄古人立社自有深意宰

我片學所樹之木極沒要緊且夏后氏以松木必舉天下皆如此則沒要緊中又有疎處又言周所以用栗之實則失之附會矣而附會得又不足集註所謂非立社之本意以其沒要緊與疎且附會言之又欲將君殺伐之心則以其附會得又不足言之蓋其差處尤在此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子

故夫子責之曰事之未成者猶可陳其是非而說若病事則不說說無益也事之未遂者猶可伸其匡救而諫若事已遂則不諫諫無益也凡事之未往者猶可指其愈尤而咎若事既往則不咎咎無益也宰子之言即成事遂事既往也我何必說之諫之咎之哉子云不說不諫不咎正所以說之諫之咎之也其維魯之意深矣

管仲章 此惜管仲不能致主於王道也重器小二字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子曰人之所為親乎其器若齊之管仲得信任之君能有為之時正宜大有為於天下矣而惜乎局量褊淺容

受帝宏規模早狹設施不廣之器小哉夫子之惜管仲者以其但用私知為富強計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也○齊氏曰大其功為天下幸小其器為管仲惜○因勉錄曰以仲之功較之春秋諸臣則為大以仲之功較之伊周之佐則為小不可謂其功大而器小也功字亦即在器字內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乃或人不知而問曰從來器小者必儉管仲儉乎子曰大凡儉者必有節制管氏有三歸則有與作之費官事不相兼攝則有廢祿之費其侈如此焉得儉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主

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玷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二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三

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玷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閱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或又問曰從來不儉者必知禮然則管仲知禮乎子曰大凡知禮者必循名分邦君樹屏於門內以蔽內外禮也管氏一大夫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宴會和好兩禮之間獻酬飲畢有反爵之玷禮也管氏一大夫亦有反玷其爵如此管氏而知禮天下干名犯分之人孰不知禮夫子雖未明言管仲之器小即不儉與不知禮推之而見其器小亦可見矣

語魯大師章此見樂有可知之實也重可知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太音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故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三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當時音樂廢缺夫子自衛反魯而欲正之故先語魯太師作樂之道曰樂以象功昭德感天地格鬼神其理雖深微難知而其條理節奏之妙可想而知也當其始作五音六律無一不脩翕如而合也及其放聲大作清以濟濁高以清下五音六律極其調和而純如也純則易至於混亂又必清自清而濁自濁高自高而下自下五音六律無相奪倫皦如而明白也皦則易至於間斷又必一清一濁相為終始一高一下一下相為循環五音六律聯續不斷而繹如也夫翕如之始一高一下相為循環五音六律皦如皦如之中有絳如自始至終曲盡條理節奏之妙

儀封人章此封人信聖于天也重未句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通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吾

夫子周流至衛儀有封人賢而隱於下寮蓋有心世道以物色濟世之人者也來請見夫子曰大凡君子之至於斯邑也我必求見君子亦未嘗拒絕使我不得見也吾既求見君子豈不願見夫子乎君子既容我相見夫子豈不容我相見乎從者因其求見之誠通於夫子而見之封人觀夫子之德容道貌貌夫子之言論丰旨得於觀感者深因出而語門人曰吾觀二三子皆有憂虞之色大約爲夫子失位而去國耳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夫世教衰微人心陷溺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亂極當治必然之理夫子之德有當於天心天即將使夫子得位設教開生民之耳目覺斯世之愚蒙焉木鐸以警衆也豈終於不遇哉封人信聖於天如此○鄭退菴曰封人之贊夫子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信其將然非徒尊夫子德容之盛其不忘天下之心必有與夫子相感者故將氣運天心聖人事業及進退得失之理一口道出不能見聖人之有以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

子謂韶章 此論帝王之樂以致升降之慨重又字未字

韶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特然爾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吾

子嘗謂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樂樂固象功而昭德者也舜之樂名韶其聲容之盛能傳紹堯致治之功可謂盡美矣細而聆之有和平廣大之蘊性之德與揖讓而有天下皆潛著於聲容之表美之中始又盡善也又謂武王之樂名武其聲容之盛能傳伐暴救民之功亦可謂盡美矣細而聆之有發揚蹈厲之意反之德與爭誅而有天下亦皆潛著於聲容之表美之中猶未盡善也蓋帝王功雖無殊而德與時不同故樂亦有升降如此夫子尙論之而感慨深矣○吳省菴曰美是聲容之盛從外而見蓋善是所以爲聲容的根子只就美上看兼德與時言自是不易之解但功本於德而時又帶言不可不知

居上章 此見事當務本也重以字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子曰凡事皆有本如居上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為
喪以哀為本必有其本而後可以觀其所行之得失也
苟居上無寬宏之度為禮無敬謹之心臨喪無哀痛之
情本之既無雖有條教號令之設進退周旋之節辭讓
哭泣之數特末務耳吾將何以觀其所行之得失哉甚
矣事不可不求其本也○四書家訓曰此是夫子崇本
之論寬敬哀俱以心言心本也○此寬厚之心恭敬之
心哀戚之心由此行出來即未必盡得其中而本寔未
撥猶有可觀不然縱上有條教號令禮有威儀進退喪
有衰麻哭踊皆為末節失固失也得亦失也雖欲觀何
所據而觀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美

四書順義解上論語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里仁章 此見人當擇里而居重處字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

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居必擇隣居之道也若一里之中有仁厚之俗父
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薰陶漸染可以成其德周恤保
護可以安其業此俗之至美者也有識者必處于此矣
若擇里而不處于仁則失其是是非之本心焉得為智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毛

甚矣擇里者當處于仁也○擇字宜活看無既擇不處之理何初重擇字不是

不仁者章 此見人當全仁以貞遇也重末二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

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
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
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
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
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

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
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
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
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
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于利之也

子曰仁心之德也人必全乎心德而後可以貞遇若不
仁者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使暫處窮約猶能強制久之
則迫于飢寒必放辟邪侈無所不爲而濫矣不可以久
處約使暫處安樂猶能矯飾久之則溺于富貴必心志
放逸蕩檢踰閑而濫矣不可以長處樂求其能處約處
樂者其惟仁者知者乎仁者之心純乎天理勿論動靜
存發皆能安其仁而無適不然處約自不至于濫處樂
自不至于濫也知者之心明乎天理雖不能與仁爲一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天

然深知仁之可好勿論窮通得喪皆求合于仁而不易
所守處約自不至于濫處樂自不至于濫也人可不勉
爲仁者知者哉困勉錄曰按丘月林先生云安其仁
而無適不然利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而後發本
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
外則夫子之言爲歇後語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
不濫處樂不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自然不濫處樂
自然固守而不至于濫故曰利仁覺稍差蓋謂安仁利仁
內包得不濫不濫意則可謂不濫不濫便是仁則不可
惟仁者章此見仁者用情得其正也重惟仁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
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

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
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而人每失其正者以私心
之未克也惟仁者之心渾然天理至公而無私公則必
正不執已見以爲好惡不徇人情以爲好惡如人合于
仁而可好也則當其寔而好之能好人人違于仁而可
惡也則當其寔而惡之能惡人人違于仁而可惡也則
以爲狗有時好惡異于衆而非以爲矯總期于當理而
已仁者誠好惡之準哉。仁者非無好惡但無私好私
惡耳困勉錄引了凡一條不是。仁者不執已見爲好
惡不徇人情爲好惡故曰能。註中無私心屬仁者當
于理屬能好能惡故用然後二字分別之所謂有體必
有用也

苟志章 此勉人專心求仁也重志字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完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于仁則必無爲惡
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
則無矣

子曰外之所爲皆視乎內之所向苟于錮蔽之餘一旦
醒悟積習之久一旦奮發專心存理過欲而志于仁矣
察識雖未必精踐履雖未必熟然此心之向往既正則
當前必無爲惡之事也人可不志于仁哉。惟志仁時
便無惡蓋見志字親切有力而志不可不立
矣岱雲說志字亦曾用功反不親切有力

富與貴章 此以爲仁之全功示人也首一節取舍之
分明末節存養之功密中節承上起下重

終食不違句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于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子曰為仁之功不可磨滅之或問也而功之最大者先自取舍始如富與貴頃境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常富人欲之則思有以處之矣有人焉其心之所欲有甚于富貴者如理不應得之富貴而偶得之則審之而不處也貧與賤逆境也是人情之所同惡也常人惡之則思有以去之矣有人焉其心之所惡有甚于貧賤者即理不應得之貧賤而偶得之亦安之不去也。人字兼君子常人都。不處是安于義不去是安于命故曰仁。體註不處不去是着力語全是以理制欲在義利關頭上講方是明取舍意。丘毛白曰不處不去若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子

富貴貧賤上料理則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去做豈便是仁只是念念見所欲有甚于富貴所惡有甚于貧賤揆之本然之心體自不見有所可處有所可去耳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不處不去是以理制欲所謂仁也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此也苟君子貪富貴厭貧賤而去仁則是私有未克無君子之實矣又惡乎成為君子之名乎。貪生于欲厭生于惡欲惡之念未絕即私欲之念未克也故不得成其為君子之名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

以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閒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閒以至於終食造次顚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然君子之不去仁非特富貴貧賤不苟于取舍已也君子存養之功極其細密勿論動靜存養皆在于仁雖終食之頃亦不違仁推之急遽苟且之事人所易忘也必于是慎履流離之際人所易忘也亦必于是君子無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子

時無處而不用力于仁又如此然必取舍之分明而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朱子曰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顚沛必于是無處而不仁。困勉錄曰造次顚沛皆是境心不著境任他顚沛我自安閒

我未見章此望人用力于仁也首節書出好仁惡不仁不必分三等仁之模樣下二節反覆欺人莫肯用力于看重用其力三字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

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子曰天下惟仁不仁兩端亦觀人之用力何如耳夫仁天理之公人所當好也我竟未見好仁者不仁人欲之私人所當惡也我竟未見惡不仁者所謂好仁者非淳慕以好之也乃真知仁之可好視天下之物無以加向之而求必得所謂惡不仁者非欲發而惡之也乃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爲仁矣能絕去不仁之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而求必去此成德之事我之所以未見也○汪摺九曰將三節看作三項人此輔氏之說也聖人語氣自是渾然愚意首節是案爲用力于仁者畫一樣子下兩節只是反覆以致其思耳註云成德何必專至自然者言之及其成功困勉一也無尚不使加獨非用力而力足者乎○云曰好則必是無以尚曰惡則必是不使加其必自慊而不自欺皆有一段至明的識見至健的力量方纔是真好真惡這樣人最是難得○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三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然好仁惡不仁之未見豈仁難好而不仁難惡哉特人英青用力耳有人焉能于昏蔽之餘一旦覺悟積習之久一旦奮發明以察其機健以致其決一日用其力于好仁惡不仁矣乎將見志之所至氣必至焉用力于好即可至于無以尚用力于惡即可至于不使加我未見力不足者○能字中有覺悟奮發二意用力中有明以

致夫二意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人之成德雖難其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三

或天之生人不一有資稟昏弱用力而力不足者矣夫用力而力不足已不得爲能用力者而我並此亦偶未之見也不亦甚可慨哉夫仁屬天理之公不仁屬人欲之私仁與不仁之去留操係乎力之用與不用人奈何不用其力使我反覆歎息于未見耶○翼註曰蓋有之矣疑而未定之詞輕帶過註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機弱則不能致決○漢說首節言仁難得中節言仁可爲末節言人自不爲也

人之過章 此見人不可以過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由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

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人之以過掩仁者多矣不知人之過也各于其類君子之存心厚常過于愛小人之存心薄常過于忍彼小人之薄且忍者不足觀矣若君子之過設身處地而察其心以觀之斯知其惻怛慈愛之仁或陷于不自知或迫于不得已矣人安可以過掩仁哉○此夫子欲人無以過掩仁也過有二端或偶不及檢則本心發露最真或勢不得已則真情委曲可諒所以過處無心固是仁有心亦是仁○觀字是設身處地推其過之所由起窮其過之所由成則知過中有仁○語類仁字只就仁愛上說滄柱過兼君子小人觀過兼愛忍厚薄是從程子尹氏說雲臺君子有仁小人無仁遂將下二句單屬君子一邊最合白文

四書原義解卷之二 論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事物當然之理謂之道道命于天率于性而人不可不聞者也苟平日用致知力行之功積累既久一旦豁然貫通而聞道則有以全其所性所命之正生固順死亦安雖夕死亦可以無憾矣彼不能聞道者生亦徒然耳人可不急于聞道哉○聞道則人為完人生非虛生○朱子曰道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胡雲峯曰苟無平日積累之功必無一朝頓悟

之妙可矣二字令

人有惕然深省處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士志於道章此為志道不篤者微重而耻句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耻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希聖希賢之謂士既名爲士便是有志于道之人矣蓋道本高明有無文之至文無味之至味必識趣高明乃可與之議也若以惡衣惡食爲恥者則是不能以理制欲以道禦情識趣卑陋甚矣雖與之議彼亦不聞即強聞之彼亦不解非吾不與之議彼自未足與議也志道者可不篤哉○志道之志原非浮慕夫子轉一語

四書原義解卷之三 論語

子曰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君子之於章此見君子應事之學心虛而理公也重未句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反二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天下有一事即有一義義者制事之準也若事未
至于前而有必為之心謂之適有必不為之心謂之莫
適莫有于內則有不當為而為當為而不為者矣安能
合于義哉惟精義之君子虛心觀理見之明守之定之
于應天下事也無必為之心而適也無必不為之心而
莫也然無必為必不為之心而有必為必不為之事惟
隨事順理因時制宜義之是從而已義所當為斷然為
之而非適義所不當為斷然不為而非莫此君子所以
應天下事而各當也○張彥陵曰三句文勢接得
甚緊猶云不如彼而如此中間下不得一轉語

君子懷德章此辨君子小人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
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美

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

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吾之辨君子小人屢矣而又念及其所懷焉如固
有之善謂之德君子兢兢自修豈有失德者哉但其心
惟恐欲不能去理不能忘念念不忘者在固有其善若
小人不知德之可懷也而念念不忘者在便安之土雖
至于喪德而不顧矣朝廷之法謂之刑君子事事循理
豈有犯刑者哉但其心惟恐一念少弛內省多疚念念
不忘者在朝廷之法若小人不知刑之可懷也而念念
不忘者在無窮之惠雖至于犯刑而不恤矣懷德者安
于善懷刑者不敢為不善懷德者未有不懷刑者也懷土
者戀已之所有懷惠者貪人之所有懷土必至于懷惠
也君子小人所懷不同
在公私之間而已矣

放於利意

此為放利者
敬重放于利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止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已必
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利者人情所同欲可公不可私也若存心行事專
依于利而行有利於己必害于人勿論受害者怨即不
受害亦抱公忿而怨怨不亦
多乎甚矣利之不可放也

能以禮章此見為國者當以禮
之實化民也重讓字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諛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
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毛

於為國乎

子曰整齊百官約束萬民莫善于禮而讓者禮之寔也
苟為君者能以禮之實為國凡節文度數之詳皆本于
恭敬辭遜之心以出之上以寔感下以寔應禮讓成風
爭競胥泯治國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讓為國則儀文
雖具實義不存已且無如禮何矣而况為國乎○舒先
生云此章禮讓二字連讀禮字是主却重讓字蓋讓者
禮之寔也夫子說出讓來欲以讓存
禮之寔而即以寔立為國之本意

不患無位章此見君子之學當求其
在已也重兩下半截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在已者而已矣

子曰今之學者莫不以無位為慮矣自我論之不忠無
致君澤民之位但當思無致君澤民之具所以立乎其
位者學者又以人不知為患矣自我論之不必患人
莫已知但當求德進業修已有可知之實也夫位與知
在人立與可知在已使有立與可知而無位與知其失
在人于已無與也使有位與已知而無立與可知其失
在已自返能無愧乎故君子之學當求其在已也

參乎章 此示曾子反約之學也以一貫為主以忠恕
為骨重忠恕字夫子點化曾子因他用力于
思想者已久曾子接引門
人也是著地處也恕跟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
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美

子於其用處盡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
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
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曾子在聖門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可謂克盡其心而惟
行無間者矣但未得夫道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
久學將有得故呼其名而告之曰參乎女之從學已久
亦知吾之道乎吾道非逐事求合也使逐事求合則不
勝其煩矣乃本一心之理以貫通天下之事而天下之
事自無不得其當也夫曰一誠也道之體也曰一以貫
誠通乎事而為道之用也維時曾子不惟無待于問辨
而並無吝于稱贊重信之曰唯。心與理所以合而為
一處是誠聖人之心至誠無息故任紛紜萬變之來皆
貫得將去單以心解一貫未免空虛單以理解一貫亦
覺籠統夾縫中拈誠字作斷
語最妙誠字下節註中所有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
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
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以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
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
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
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二
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
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已及物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美

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
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
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
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
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
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夫子傳道曾子得道夫子可以出而出矣然門人不皆
曾子也不得于師可訪于友故進而問曰一至簡萬至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四

君子喻章
此嚴君子小
人心術之辨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

曰君子之于義猶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

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

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天下之道惟義利兩端而君子小人于此分矣義者天理之所宜君子循天理有好義之心又有精義之學故立身行己凡義之綱目曲折處無不周知喻于義利者人情之所欲小人徇人欲有好利之心又有謀利

之巧故立身行己凡利之細微曲折處無不周知喻于
判君子小人心術不同如此毫而易焉不可以終日也
○張天如曰君子小人各有理會一邊如同一學也君
子但知可以修業小人但知可以謀進同一仕也君子
但知可以忠君小人但知可以榮身同事美疇易量不得

見賢章此示人反己之學也重思齊內自省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

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美

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人之進修固在于己亦資于人如有德之賢見之
未有不好者然不可徒好人也必也寤寐之中加精進

四書順義解

聖

之功莫不有是善而思與之齊焉無德之不賢見之
之有不惡者然不可徒惡人也必也方寸之中加克治
之功恐已亦有是惡而內自省也如是則賢不賢皆有
益于已矣學者可不自返哉○嶺疑云註以冀字解思
齊有精進功夫以恐字解省字有克治功夫不
徒空空想之察之已也焉也二字抑揚警省

事父母章 此示人子諫親之道也重幾諫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而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

子曰人子事父母不能諭之于道不孝有過在己已有不孝之罪矣不可不諫又不可直諫不諫則陷親於不義直諫又恐傷親之心必也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或因時而以情感之或乘機而以理動之並其諫之迹而後諫庶幾父母悅而從矣乎若見父母之志執迷不從又當起敬起孝使父母悅仍然幾諫而不違即使父母終不聽或加以勞苦之事但負罪引慝而不敢怨仍然幾諫也事父母者其知之。說統云幾諫二字已包盡大旨下不違不怨到底只是個幾諫諫出于幾卽是敬不是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李衷一日微詞以諷是幾乘間而導是幾委曲轉移不令外人知亦是幾總是務得親從而已此以將順爲匡救法不怨不是空空不怨卽所云負罪引慝是也此又以愛慕爲匡救法

父母在章此見體親心爲孝也重不遠遊向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望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
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
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
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
矣。

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一日而忘故父母在堂之時正人子盡孝之期不當暫離膝下而遠遊蓋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盡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或家貧親老爲祿而仕尋師訪友以成其德不得已而遊亦必有一定之方向使親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苟可不遊不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逆其半也

父母之年章此見人子當及時盡孝也重不可不知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父母之年人子未有不知者然不記憶于心猶弗知也吾以爲不可不知之而常記在心也使能常記在心下一則喜如人之父母皆無存而我之父母獨壽考承歡膝下何喜如之然喜之中隱卽伏焉一則以去日苦多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望

來日苦少而盡孝之期有限也何懼如之喜懼交集而
愛日之誠自不能已矣○就目前一想則喜轉念往後
一想則懼喜時未想到可懼到懼時不能
復轉而爲喜也愛日之誠所以不容已

古者章此揚古人之耻以惕今人之不
然重耻字全從不出中發出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

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于言也

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

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

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今之易其言者大抵無耻心存于內也若夫古者謹于未言之先慎于言之際納訥然不敢輕出諸口若是者何哉蓋以言者言其所行也便能言而行不逮則爲虛浮無實之人矣可耻孰甚焉故不敢輕出諸口也○李穀侯曰一耻字是他終身策勵處雖躬有違日而耻無釋時

以約章此爲自選其才智者發重約字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

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人之所爲有失者大抵侈肆之心界之也若以禮節情以義制用時時收斂此心于規矩之中而以約則論事之時才力運用得去精神照顧得來雖未必全然無失而失之者鮮矣人何可侈然自放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君子欲訥章此君子屬重書情之心重欲字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

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放言易力行難故君子于未言未行之先惟恐言有餘而行不足常存一段淵然銳然之心欲訥于言而不輕出諸口而至于行知無不爲焉無不力以加勉焉君子矯輕警惰之心如此

德不孤章此勉人修德也重不字必字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

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曰人不修德大抵爲孤立無助耳不知德人心所同具亦人情所同好苟能修德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斷無孤立之理必有人焉相親相附相夾持如居之有鄰也人安可以孤自處而不修德哉○其軒德指有德者而言非言性中本有之善也若作性中本行之善看德乃人之公理豈但不孤而已乎

事君數章此見事君交友者當善用其言重二數字

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其事同也

子曰游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平日固當積誠以動之臨事則當直言以正之然有道焉不可過也如若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苟徒事煩數而不去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求榮而反辱矣如友有過則當規規不納則當止苟徒事煩數而不止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求親而反疎矣事君交友者不可不善用其言哉○李岱雲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此是本章內正意至未諫前當有積誠感動不可徒以口舌爭此不過補意耳

四書順義解 上論語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公治長章

此見聖人擇配皆賢也一是信其已往一是料其將來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縲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攀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一

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嘗謂公治長素行之賢有可妻之道也雖在縲紲之中以黑索拘繫過非其自致之罪也無害於可妻於是以其女子妻之○論人當考其素履之正而勿惑於受誣之端原其無妄之災而不沒其生平之善惟立身無可疾之疾斯正家得而于之也此公治長之可妻處國家建官之典不棄得儒術廷法律之嚴不及脩士此南宮之所以不廢得免處○舒先生云上說可妻隨接非其罪下說不廢隨接免於刑戮想二子皆是謹於持身之人處家室必有其道不

然稱其賢可矣何以妻為
子謂南宮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之

南宮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紹又名雍字子容謹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其忠以其謹於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宮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二

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嘗謂南宮謹言慎行人也當邪有道或以言揚或以行舉必當見用于世而不廢當邪無道必能全身遠害可免於刑罰戮辱治亂咸宜有可妻之道矣于是以其兄之女子妻之聖人擇配皆賢如此○徐敬修曰南宮所以免禍亂世者謂見夫已致之者耳不然義之所至刑戮有所不避况如李膺范滂亦君子之所安矣聖人豈以苟免刑戮為貴乎

子謂子賤章此章子賤能取友以成其德也重取字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子謂子賤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孔子既歎其賢而

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謂子處成德之君子哉若人乎然若人之所以成其為君子者以魯多君子而若人能取之也魯無君子者則無所取焉無所取則若人未見其能取之也何所取以成斯德乎幸也魯多君子而若人能取之也此嘉子處能取友以成德君子句虛下二句反言以明其為君子之實魯多君子若人能取可意要兼到仍重取一邊。高芸軒云此節重一取字是已然若直寫如何尊師取友却又非語氣以夫子稱賞神情全于反言見意耳蓋其能取言中之意也而德其無可取過慮之情也以過慮之情寫其言中之意乃為傳神阿堵君子哉雖未詳明然要見是由取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三

賜也何如章 此見子貢有可用之才重來每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音女 汝瑚音胡 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日瑚商曰璉周曰簋簠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于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子貢問曰學於夫子者德業品詣各有所造賜也之所造何如子曰學莫忠乎無所不忠成材有用之器也子貢聞夫子之言且喜且疑喜已之有所成也疑已之所成未必見重於人也故皇然問曰器有貴賤大小之不一

同賜之所造果何器也子曰爾非世俗平常之器也乃夏瑚商璉在宗廟之中盛黍稷之器而飾以金玉貴重而華美者也不特今人珍之即古人亦重之不特君相求之即神明亦用之也賜何疑乎。器可賤用者不為世珍器可棄用者難為國華夏瑚商璉貴重而不得賤用之華美而不得棄用之 或曰雍也章 此見佞不足重也或人輕許仲弓之仁而重許其不佞 而重許其不佞 重焉用佞句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皆以佞為賢故或人論之曰雍也為人重厚可謂優于德而仁矣而惜乎簡默短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四

于才而不佞使仁而再加之以佞豈不為全人乎或人輕許其仁而重短其不佞是以佞為賢矣。石簣或人之仁以重厚言夫子之仁以心德言或人之佞對簡默而反言謂其能應對也夫子之佞以無情實言謂其能亂義也

子曰焉用佞 佞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反虔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

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
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
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曰子惜雍之不佞得毋以佞為可用乎不知人立身
行已自有正道焉用佞為哉夫佞甚可惡也禦人但
口給而無情實故屢取憎於正人子以雍為仁是子
知雍之仁矣但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我則不知其仁之淺深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又焉用
佞為哉夫子不輕許其仁而重許其不佞之不足重
也明矣。晚村首句泛講直指以教或人禦人二句乃
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二句方為雍分辯不知其仁
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焉用佞却見仲弓之不知其仁
是好處。朱子曰上大字指眾人言下人字指正人言
。金仁山曰仁道至大全體者謂全體此仁無一事非
仁也不息謂無間斷無一時非仁也全體橫說不息豎
說。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五

漆雕開章 此見聖賢貴真信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
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
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
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
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
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

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
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六

是細微之必盡一是反身而皆誠又云王前席大句文
以廣大精微講斯字以全識定力講信字以堅僻游移
兩種講未能字確
有體認題理洞然

道不行章 此見聖人不忍忘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問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也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
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
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識其不能裁度事理
以適於義也

子曰吾之周流天下本為行道計也今用我無人若道
不行矣不如乘桴浮海耳不謂志歎之聲目不視流
離之狀此心猶少慰也吾思從我而往不以流離為苦
二其心者其德也也與夫浮海之歎夫于不過因道不
行而為此假設之詞耳乃于路憤世疾俗已久一聞此
言遂以為實然且因夫子與已而喜夫子曰浮海之事
我猶未定由已先決之好勇過于我矣但未取義理
而義度之耳海豈可浮之地乎我豈浮海之人乎。乘
桴浮海是不忍坐視天下之亂意子
路素有憤世疾俗之心故聞言而喜

孟武伯章知重不知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
故以不知告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七

聖門之學其大乎仁夫子以仁望及門也久矣但非天
理渾全無一毫人欲者不可為仁非有才者所得假而
托也一日孟武伯問子路可謂心德純全而仁矣乎子
曰仁具于心或有或無我不得而知也。錢鏞臣曰此
章只重仁之難知帶言
其才正見仁不可輕許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
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武伯以爲知弟莫若師又問子曰由也好勇人也于
之國兵賦甚煩可使治其賦簡閱訓練民帥有勇知方
也其才之可見者如此然則勇雖足以無三軍而未必
能克一心之欲不知其仁也。朱子曰渾渾然天運更

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子
之心不都是不仁但不純耳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不知由則求可倒推矣乃又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
材多藝人也千室之邑其人甚衆百乘之家其事甚煩
可使為之宰理煩治劇使人無不安事無不舉也其才
之可見者如此然才藝足以理煩劇而未必能理衆欲
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
其仁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八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不知求則亦可倒推矣乃又問赤也何如子曰赤也
于禮樂人也設也束帶而立於朝端之上可使與大
賓小客應對而言高不過充卑不返貶也其才之可見
者如此然文章足以輝一時而未必能完一心之粹則
吾不知其仁也夫子許三子之才而不許其仁者蓋仁
可以兼才而才不足以盡仁發于外者易見蘊于中者
難窺也

子謂子貢章此借同以勵賜
也重知十知二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聖門類異之士自回而外惟賜最優夫子欲借回勵賜
恐其下自知即自知而不能自屈故先發其本心之明

曰女與回從學于吾甚久其所造之優劣我固知之但我知之不如子之自知女思女與回也果孰愈乎。聖門之學有知行兩端知是子貢所長舉與回較尚覺遠遜其所短者不待言矣故曰自知故曰不難于自屈。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貢乃皇然曰賜也不但不龍愈回何敢望回哉即以知論回也天資高學力到明睿所照一就龍即始見終以知十賜也天資庸學力淺推測而知聞一不過因此識彼以知二賜能自知自屈如此。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九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聞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夫子乃抑而進之曰子言弗如回子真弗如也但人多不自知即自知又難于自屈今女既自知又不難于自屈如此吾正與女弗如之一念也夫子借回屬賜如此與否姑置不論。李岱雲曰上句弗如只是就子貢現在造詣而直斷之自知自屈二意都在與弗如上論人

子不及人處多不自知即知亦不肯屈服重自屈邊註中而又字甚分明

宰予晝寢章 此聖人警惰行也上節切責之下節重警之兩節俱重末句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彫刻畫也朽毀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凡人進德修業所持者志氣耳宰予當晝而寢志氣昏惰極矣夫子責之曰大凡木之堅者乃可刻畫而彫若朽木本質已壞非不欲彫不可彫也培之固者乃可粉飾而朽若糞土之牆其基已敗非不欲朽不可朽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十

予今晝寢是即朽木糞土也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予子何誅。許敬菴曰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類情則朽敗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汚濁則暗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夜孜孜而後已猶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

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動勵不息
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
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
子使謹於言而敏于行耳

宰予平日能言必多好事自命之語今乃晝寢行不逮
言矣故夫子既責之又重警之曰聽言則易知人甚難
始吾之待人也未敢有輕疑人之意聽其言而即信其
行以為能言者必能行也今吾于人也未敢有極信人
之心既聽其言而又必觀其行蓋能言者不必能行也
何以前後頓殊哉予于宰予行不逮言而改是夫子警
情行如此○始字作昔日
看今字作自今以後看

吾未見章 此見剛德之
難見重首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上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焉於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嘆其未見申
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
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
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撓之謂
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
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
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曰剛德足以任道吾思見剛者久矣乃曠觀天下並
未見有剛德者蓋夫子所謂剛者得天地之正氣而又

以義理養成有定見有定守窮通得喪俱不足以搖其
志而挫其氣也或人不知而妄對曰夫子之門若申枨
非剛者乎夫申枨亦悻悻自好之士外有剛之貌而內
無剛之實故夫子嘆之曰剛者自然無慾若枨也之慾
多嗜慾見所慾其心動矣心動則氣餒矣焉得為剛
○翼註曰剛字即孟子言浩然之氣也一說主心體說
與自強不息一例亦說得精○積困勉錄曰莫危于
心惟剛足以開之莫微于道心惟剛足以扶之此夫子
思剛意也○吳因之曰未見是想望欲見之詞不是悅
歎不得見之詞○看來慨歎不得見正是想望欲見○
李岱雲曰天下有淡泊寡營而不得為剛者究竟淡泊
寡營之人只是中無成見東倒西歪而已豈當得無欲
二字到得無欲此心純
是天理豈尚不得為剛

我不欲章 此見仁之難及抑子貢
以進子貢也重末句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上

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
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言亦欲無加諸人仁也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
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
所以為仁恕之別
聖門之學莫大于仁夫子聖人之及于仁久矣但仁道
至大非萬物一體物我無間者不足以當之乃一日子
貢自言其志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不欲人以非禮
之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以非禮之事加諸人夫不欲

勿加恕之事也。猶可及也。不欲無加仁之事也。不易及也。子貢曰。無加若自視。已及于仁矣。不知人已兩忘形迹。吾非限爾之終不及也。但就今日所造而論。尚非爾所能及也。爾亦自勉于及焉可也。○仇浚注曰。玩亦欲二字。言本意要如此耳。夫子謂非爾所及。言空存此念。恐臨事仍不能人己一視心與行合也。正欲其定用強恕工夫。完滿此念耳。時講于子貢。作自矜語者。未是也。○朱子曰。程子所以分仁恕者。只在生熟難易之間耳。熟的是仁。生的是恕。自然的仁。勉強的是恕。○仁恕是此章鉄板柱脚。但在兩邊口氣中露不得。以其理則如是。而本文原非論仁恕也。

夫子之文章章 此數聖教之有序也。重可得聞不可得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三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問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也。

子貢既得聖道之後。而歎聖教之有序也。曰。吾今而知夫子之教。原無客心于其間。也不過因人而施耳。如平日戚儀文詞。雖然有禮秩。然有條之文章。此無行不與之教學者。無論所造之高下。皆可親其矩矱。聆其謙謙。而聞也。若夫子之所罕言。仁義禮智之性。與元亨利貞之天道。其理最為微妙。必俟其人而傳之。必俟其時而

傳之。非天資高。學力到。者不可得。三也。其初示以文章。而不示以性道。非待斯人也。以其人之可聞者。僅在文章也。其後示以文章。並示以性道。亦非厚待斯人也。以其人之可聞者。又在性道也。夫子教人有厚薄。此學者可不勉哉。○全解云。教不躐等四字。是此章鉄板柱脚。文章是文章。性道是性道。可聞是聞。不可聞是聞。不可聞從無性道。即文章中參出。悟得不可聞。即非其人。非其候。不輕與言。故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也。

子路有聞章 此狀子路急行之心也。重惟恐二字。一節微一句讀。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四

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記者說人之聞善也。有聞而不行者矣。有行而不急者矣。若子路有兼人之勇。每有所聞。固急於行矣。但曰急行。猶不能盡勇行之心也。當其有所聞而未之能行之時。其心惕息。惟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急行其所已聞。預待其所未聞。蓋如此。○彥陵此狀子路之急於行。三句減下一字。不得盡畫出子路一个心事也。未能行。要活看。方纔聞善。時豈能即便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註及字可味。正解云。唯恐有聞。非不欲聞也。正欲急行其所已聞。以預待其所未聞也。

子貢問章 此夫子不沒人善也。重微字下字。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利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貢問曰文美諡也孔文子之爲人似不足取而得此美諡必有其故不知何以謂之文也子曰凡人性敏者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左

多不好學孔文子賦性聰敏而於國計民事載在典藉者加意考究而好學凡居高位者多恥下問孔文子位列後明而於國計民事議在下僚者屈已下詢而不恥蓋諡中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文子能如是是以謂之文也又何疑乎○陶石簣曰敏者資性見事明決好學只是國政民事之問有古人所行載在典藉者文子能加意考究耳非必如古遜志時敏之學也下問只是國政民事之問如鄉校之議草野之言文子能屈已下詢耳未必如古好問好察也下問上須補出高位字對上敏字位高從下字生出文子原非好人故學問不可說太高講語須斟酌

子謂子產章 此表子產以風世也重君子之道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謂鄭大夫子產有合於君子之道四焉如恭以行己歸於子皮是古謙讓之君子也敬以事上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事簡公不解臣職事定公克盡相道是古翼翼之君子也惠以養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惟田疇教子弟舉廢敝之民而生全之是古愷悌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左

君子也義以使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使民也辨章服別廬井舉滌縱之民而約束之是古司直之君子也子產有此四者尊主庇民鄭國賴之非賢大夫哉○翼註曰大抵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者○君子指古大臣言下四句要先提君子之道然後轉入子產其字方有若落○惠在寬一邊說義在嚴一邊說使非役使之使乃驅使之使猶駕馭約束之義

晏平仲章 此表平仲之善交以風世也重久敬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人盡有交而善者恒鮮若齊大夫晏平仲可謂善與人交者矣凡人之交支始則敬終則衰常情也而平

仲之與人交上交不誦下交不實內結之以誠外隆之以禮自始至終不懈不怠久而敬之非善與人交者乎○家訓云久易狎狎則不敬久易厭厭則不敬○王親○濤曰交或本國寮采或外國卿大夫或草野賢士必外盡禮內盡誠不爭權不挾貴

臧文仲章 此冷刺文仲之不知重末句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梲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杜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七

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曰魯大夫臧文仲人皆以知稱之矣從來知者但務民義而不諂瀆鬼神乃臧文仲之居蔡也刻山於節以象龜之靜畫藻於梲以象龜之潔一若吉凶禍福惟蔡操之是非得失惟蔡主之其惑於鬼神而不務民義如此吾不知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章 此見論仁者不可揀事而信心也重未知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當理而無私之謂仁子張未識仁之體而悅苟難之事故問曰楚之令尹子文三仕皆為令尹他人處此有不勝其喜者而子文不以為榮無喜色當三已之時他人又有不勝其憂者而子文不以為辱無愠色當三已之時則已為舊令尹所行之政事有關於國計民生者必以告新令尹使有所依據而行制行如此其人品何如子曰即其行事觀之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可謂忠矣曰可謂心德純全而仁矣乎曰未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大

其心果出於天理而無私欲否焉得達以仁許之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棄去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矣。今以是而觀三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人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猶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子張又問。崔杼弑齊君。莊公陳文子與同。列有馬十乘。棄而去之。至他國。見君弱臣強。則嘆曰。猶吾國大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九

崔子也。又去之之一邦。則又嘆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制行如此。其人品何如。子曰。卽其行事觀之。潔身去亂。可謂清矣。曰。可謂心德純全而仁矣。乎。曰。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不遠於利害之私否。焉得遂以仁許之。卽此則之可見。必無私而後爲仁。二子所行。雖當理。未必無私。故夫子不輕許之也。

季文子章 此借文子以立善 思之準重再字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遺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子慮事如此。

可謂之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纂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魯先大夫季文子相宣成。交齊晉。或曰。備陳過求。或曰。周旋無失。魯傳其事謂。事三思而後行。夫子聞而有感。曰。文子亦善謀國者。如之何。必三思也。人之處事。不可不思。亦不可過思。不思則不能得其理。過思則私意起。而反惑故事。至於前一思之。而是非已得。再思之。而幾微詳審。斯可隨事順理。因時制宜。決斷而行。何用三爲。○朱子曰。天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不窮。思止于再者。欲人以義制事。而不汨于利害之私也。○王字泰曰。第一番思。心在事內。第二番思。心在事外。第一番思是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十

當局第二番思是旁觀。故必至再而後無不當也。○翼註。文子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一。夫子只要計是非。不計利害。故曰再斯可矣。此是書旨。

寧武子章 此表武子之忠 風世重其忠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寧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敢爲。若此。

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曰：衛大夫甯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邦有道也，則隨分盡職，而知當成公時，國家多難，晉文外搆元咺，內爭邦無道也，則不避艱險，而愚觀人者，莫不以知勝于愚矣。自我論之，其隨分盡職而知凡有才有識者，尚可及也。若其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愚是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武子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真不可及也。王觀濤曰：有道是內憂，不生外患，不作無道是晉文外搆元咺，而內爭時有道而不知，只照註無事說無道而思如盟宛濮，而國人不敢納棄，而主上不虞，醫衍貨而免君於醜，隣好成而釋公於執，武子不避艱險，保身濟君之事，可概見矣。武子之愚，正為不知成敗利鈍，論心述不論事功，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三

不可及，即是功利作用，非武子之愚也。縱使衛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於難，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而又能濟其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精言武子原是要濟其君，然不能保身，尚何君之能濟？須是沉晦，纔能免於禍患，得委曲調護，以成其功，保身濟君，中著一以字，正有道理在。又曰：晚村輩都以盡心竭力，二句為愚不可及，不兼保身濟君說者，亦疑武子僥倖成功耳。不知保身濟君，武子正有許多維持調護之非聰明，於不可知之數也。有謂保身濟君，即在盡心竭力內，不可分作兩層以上一層為愚，下一層為不折畢竟歸到成功上，世豈無向前做事，目昧無濟者如士榮章是也？不能濟君，徒死何益？故知不可及，單在下於我。一能字內有沉晦意，故引程說以發之。

子在陳章

此夫子欲傳道於後世也。重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三

夫子在陳，見道不行而發歎曰：吾之周流原為行道計也。今道既不行矣，吾其歸於魯與？吾其決意歸於魯與？吾之所以欲歸者，吾蓋有念於吾黨也。吾黨之風化猶存，人文猶盛，門人小子志願高大，以聖人為必可學，以帝王為必可法，可謂在矣。惟其狂則細行不矜，寔事未副，疎略而簡，然其存心制行皆光明俊偉，斐然有文理之可觀，而成章但不知所以裁之耳。吾歸於魯，去其過使就於中，矯其偏，使歸於正，以裁之。庶乎門人小子有造而吾道得以傳於後世也。張彥陵連說歸與有振奮回首意，狂是俯仰天地，睥睨古今，以志言簡，即狂裏面事一切世故不入其胸次，正是狂處。此等人自露精光自成體段，故曰成章，即成其為狂也。裁之使就中行，所以二字正聖人傳道客微處。當味。仇洽柱曰：斐然成章是識見高明，志氣遠大，乃狂之可進於道處，不知於道處，故不知所裁。斷屬小子看至夫子歸而欲裁之，意當補在本文之後。陸云：輔氏所謂脫略世故者，兼細行不矜寔事未副意。

伯夷章 此萊清者之量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伯夷叔齊聖之清者也從來清者惡惡週嚴而招人之怨者有之若伯夷叔齊人有惡未嘗不惡但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人能改惡從善則已遂變惡為好不念舊惡其度量寬而存心恕如此故為所惡者喜其度

西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三

量之寬樂其存心之恕而恕因是而希焉。量字直是與人為善萬物一體故人一改即忘如洪爐之點雪孰謂微生高章此識微生高以維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隣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識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魯人微生高人皆以直稱之自今觀之孰謂微生高直從來直者平情而施順理而往無一毫之矯飾也今觀微生高之事有或乞醯焉有則與之直也無則不與亦直也乃轉乞諸其隣而與之當其乞醯也不告以所乞之何為及其與或也不告以所求之何自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直者固如是乎

巧言章 此見立心貴直也重丘亦耻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足將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耻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耻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

西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言

此而立心以直也

子曰學者立心貴直若巧好其言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以悅人之觀過於恭敬以悅人之意陷媚甚矣賢如左丘明嘗耻之而不為丘亦耻之而不為又或中藏怨恨而外友其人好發甚矣賢如左丘明嘗耻之而不為丘亦耻之而不為人

顏淵章 此見聖賢同志於仁以註中仁字作主重末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

盍何不也

聖門之學莫大於仁聖賢同志於仁久矣但功力有淺深而所造亦有大小之殊焉一日顏淵季路侍於夫子之側子曰志藏於心非人所能窺也由與同之志未必相同何不各言爾志乎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子路曰學者之心莫患乎吝由欲去此吝心久矣由今者固無車馬輕裘也由之志願有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輕裘與朋友共乘共衣雖敝之而無憾焉蓋友重而物輕也觀由之志去吝而公物於人所謂求仁者非耶○李衷一曰子路之志地位儘高不專靠車馬輕裘還在無憾上都是忘人已形骸意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章

顏淵曰學者之心莫患乎驕回欲去此驕心久矣回今者固無所謂善與勞也但有善於己不過性分所固有有勞於人不過職分所當為回之志願有善而無矜夸有勞而無張大觀回之志去驕而忘善與勞所謂不達仁者非耶○方孟旋曰非是有善而不伐不見善之可伐也非是有勞而不施不見勞之可施也○其大於子路處只在公善不在自然志善看小註然未免出於有意便見

子路曰願聞之子路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

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

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美

子路乃進而請曰由與回之志如此夫子之志必有大焉者願聞子之志以自廣子曰吾何志哉天下之志卽我之志也長於我者有老者老者當安我願養之以安使之各享其逸等於我者有朋友朋友當信我願與之以信使之各全其交切於我者有少者少者當懷我願懷之以恩使之各適其性老少朋友天下之人盡矣安之信之懷之天下之志遂矣回人之所欲得而予之以理我無間利濟萬物而不見其勞因物付物而並其迹所謂安仁者非耶○聖賢之志分量雖有大小不同而志於仁則一也○云軒要知是言志惟天下不皆能然而想望其然故不曰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而曰安之信之懷之也三之字卽是願而特文動者因物付物行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之中其實老安友信少懷堯舜之猶病而天地之猶憾也但夫子賢言時則惟見其充滿無憾耳

已矣乎章 此微人改過以自新也重內自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

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然必知過而後悔過悔過而後改過吾望人改過久矣今已矣乎其無望矣乎吾未見能自見其過而內自刻責以求必勝者也不知過焉能悔過不悔過又焉能改過哉○李穀侯曰訟者必求勝而後已使克已亦如是則去欲必求其根而過於前者不復萌於後矣

十室之邑章此見人當好學以全其質也重末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焉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子曰丘願偕天下之人共勉於學久矣人乃曰賦質不如丘也如以質論勿論天下之大也即十室之小邑必有忠誠信實如丘者焉假使具此美質而復加以學力則至道不患其不聞矣又安有不如丘者哉乃丘也具此美質憤樂以相循人也具此美質優游以自安不如丘之好學以保其質而充其質也足以人人可共聞之

道而竟讓丘獨聞也可慨也夫○張彥陵曰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個樣子不如二字正是提醒世人處然只重人不肯學上丘字輕帶忠信或主質美說或主真心說好學或主培養說或主擴充說自不相碍說舊日按有真心者正是質美之人非有二也○棟書云不好學亦須兼急情慳慳二項○翼註好學要根忠信來為妙學無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焉

四書順義解 上論語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雍也章 此見為治者貴謙要也
重簡字敬乃簡之主宰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臨民有要為治者所當知也子曰南面者居上臨下之位非其人莫可使也若吾門雍也其可使南面乎大夫子以南面許仲弓者以其寬弘有容人之量簡重得臨下之體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无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而面啟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

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知夫子許已以簡又覺已之簡與伯子不同因問子桑伯子為人何如欲以自考也子曰煩瑣不足以制事簡便乃足以圖功伯子之為人可也其在簡乎○張

彦陵曰可也簡如云其人的好處在簡意但言其人之可而簡只是明其所以可若作簡也可解便非語氣○此章簡字相似而實不同可也簡簡字是簡便居敬行簡之簡是簡要居簡之簡

是簡慢下行簡是簡畧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大簡乎 大音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

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夫夫子之可伯子謹可而非深許也仲弓未喻夫子之意因辨簡曰臨民之道固貴於簡但簡不同不可不辨也苟存心以敬凡一身之勤靜云為皆收斂於規矩法度之中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矣如是而行事擇其簡要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三

者為之以臨其民則事不煩而理民不擾而從不亦盡善而可乎若存心簡慢凡身之勤靜云為皆脫畧於規矩法度之外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行事又不分輕重緩急一惟簡畧則事無可據之規民無可守之法無乃大簡乎簡之不同如此○朱子曰居敬行簡是兩件

功夫今固有居敬的人把得戒重却反得瑣碎故居敬了又要行簡○紹興編曰程子謂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也朱子謂是兩件事是為方事於治人修己者發也自始學言之當從朱子之法須是兩盡作一件沒做不得至于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真處又

要知得全不相妨處○無乃二字有質疑意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若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

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主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夫仲弓雖未喻夫子可伯子之意而其論簡則探有合於帝王兢兢業業之心。故夫子許之曰雍以居敬行簡為可。子之使雍然雍以得簡之本也。臨民可不本敬行簡乎。

哀公問章此追思顏子之好學也重不遷忽二句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

同
因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三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者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之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樂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

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三

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閒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何怒於彼若回也心氣和平純任天理怒在物而不在此者復隨物而怒即隨物而忘不遷怒凡人不能無過但為私欲所蔽過於前者復過於後若回也心地靜虛一私不存察之精而守之一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非克己功深焉能如此不幸短命三十二而死矣今也則無其人未聞好學如回者也。○不遷不貳俱在

心上說不遷怒不違其心之則不貳過不失其心之初
上句從心上涵養來下句從心上省察來由其怒之不
遷則有以驗其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者為至純
由其過之不貳則有以驗其省察於視聽言動之際者
為至密○陳新安曰人惟不能克己私故遷怒者私
意之積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
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却既知
則不貳此皆克己之功致而好學之符驗也○語類云
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行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七
情惟怒為難制學問要攝情歸性若怒不中節便是逐
情若欲強制不怒又是滅性須要怒而不怒于天然節
奏無分毫走作發便是是遷怒過是賢人所不免然
到顏子地位其有不善必在情識幾微處變動即覺一
覺便化此是不貳過總在本體上操存省察○遷與止
對二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不遷猶
無怒也心常一過則旋改故不二猶無過也

子華章也重不繼富字母字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三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

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

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

續有餘

取與之際有義存焉不可不及亦不可過也聖門子華
素封之家也一日奉夫子之命出使于齊分也亦繼也

冉子為其母請粟敦友誼也子曰與之釜示其不當與
也又請益子曰與之庾示其不當益也乃冉子自與之
粟五秉焉惠哉求乎可以愧天下之積財吝施而薄友
誼者矣雖然不當與而與與傷惠故夫子曉之曰求以
五秉與赤毋求忘適齊之赤乎吾猶憶赤之適齊也所
乘者不惟馬而且肥馬所衣者不惟裘而且輕裘會是
乘馬翻翻有仰給升斗者哉吾聞之也善於用財之君
子酌盈濟虛但周人之急不繼人之富今子之與粟周
矣夫子以養義冉有如此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
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鄉鄰里鄉黨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三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

鄉五百家為黨言鄉黨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

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

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

欲直拒入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

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

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

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鄉里之貧

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

矣

聖門原思貧士也亦介士也夫子為魯司寇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夫宰必有祿常耳祿以九百夫子與之思也受之亦常耳而思乃辭焉廉哉思乎可以愧天下之懷祿以事君者矣雖然不當辭而辭辭傷廉故夫子止之曰朝廷制祿自有定規所以恤臣子之私杜貪冒之萌非為爾一人與爾安得以一人辭也毋若以九百為有餘以與爾鄰里鄉黨之貧乏者不亦廣君之思全已之廉乎又何必辭也夫子以義裁原思又如此

子謂仲弓章

世類也重辭且角字

之反駁息營

反舍上聲

犁雜文駢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駢角周正中犧牲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重

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警賤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仲弓之父賤而行惡當時有因其父之惡而遂棄其善者故夫子私論之曰人之存心過刻者用一物必推其物之所自生所自生者不善從而舍之矣而公正者不然也即如犂牛所生之子毛色赤駢而角且周正色駢則合乎當代所尚角正則中乎儀往之選人雖以私意而欲勿用山川之神聰明正直好惡自當豈肯舍是而

他享諸。人有忌刻之心所以欲勿用山川之神聰明有鑒物之智正直無嫉忌之私所以必用也。提出山川見的人情愛憎之外自有賞

同也章

此稱同以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閒者也若聖人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美

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子曰仁心之德也心有出入而仁無存亡及門之心欲全此仁久矣惟時心欲以仁之資而克復之力其心之所存所發三月之久其與仁相依而不違仁無私欲而有其德也若其餘非不存理過慾也但功有未純或日一至於仁焉或月一至於仁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如是而已矣夫三月不違者心在仁內而為主也日月至焉者心在仁外而為賓也不違與至之久暫總繫乎用功之疎密而已同也其庶乎其不勉哉。朱子語類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去則鏡明矣顏子三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

復來召我者則吾必在汝水之上矣大夫豈能越境召我乎○翼註曰季氏使之之意只是浮慕好賢之名耳引為私門之重耳○申瑤泉曰善為我辭是辭今次之召去之次上是辭後次之召總是不應召但下句比上句意尤央耳

伯牛有疾章 此聖人篤師弟之情也重命字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扶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堯

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聖門伯牛德行之選也忽然有疾無妄之災也夫子篤師弟之情而問之其家人以草君之禮尊師而遷牛於南牖下夫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但自牖執其手與之永訣曰病勢至此其亡必矣然亦命矣夫以德行者斯人也而竟有斯疾也以德行著斯人也而竟有斯疾也不當有而有非莫之致而致耶○輔慶源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示款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賢哉章 此贊顏子造道之深也重不改其樂上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罕

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子曰人心之真樂隨在自得但克己之功不深而為境遇所移耳若夫博約功至淡然無欲然至善有德而賢哉即回也一簞食一瓢飲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不改其樂也他人處此有不能安者而回也泰然自得其所養者純不以困苦移其志賢哉回也○語錄曰樂非樂道程子之言精矣然舍道尋樂便入差路但困道在而樂非樂其道耳道猶飲食也樂猶飲食而飽也不可得飲食便欲飽飽亦豈在飲食之外也○王觀海曰首句賢哉回也說他幾于忘飢于化簞二字樂在貧先非因貧有但雖貧而不改耳末句賢哉承上五句言其內之所得者深而後能泰然自適其天心之所見者大而後能超然自忘其境○管登之曰凡

顏合樂之樂處無乃異乎曰樂之本同而體段則異也
孔謂之樂仁體也會點之樂智體也仁必合智而成聖
知或就仁而為狂體仁而樂用舍行藏無所不可體知
而樂憂世之心薄矣其幾變於毫釐而聖狂之判乃在
於此○陸云緣他做得博文約禮工夫所以有其樂
樂緣他博文約禮工夫始終不輟所以不改其樂

非不說章此勉冉求用力於道也畫字對子之道看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望

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人之求道恃乎力而力生於心苟說道力自無不足矣乃冉求心不悅道而誇於力曰夫子之道廣大精微高矣美矣求非不悅慕夫子之道也蓋其弱力不足以從心雖悅無如何也夫不悅已之道而曰子之道無怪其不悅心無怪其自謂力不足也夫子曰力以用而足天下固無所謂力不足者即或有之亦必已用其力至于中道力竭而磨欲進而不能也今女乃畫地以自限能進而欲也夫豈力不足哉○方雲單將子之道三字對畫字看甚妙○張彥波曰中道而廢正是虛疑个力不足的模樣以破其畫耳非謂世間必有此等人

子謂子夏章

此以真儒教子夏也重女為無為四字合講方妙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望

子謂子夏曰儒之一途學者所爭托也但儒之名雖同而儒之實則異有存心制行專于為己者為君子儒有存心制行專於為人者為小人儒其始止於一念而後遂判為兩途吾願女剖其分焉其幾離其似斷然為君子之真儒無為小人之偽儒女其念之○困勉錄曰曰為己無為極重四書家言謂一欲一此剖其介

子游為武城章

此見率費也重行不出徑二句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台音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當徑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遠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與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

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此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火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宰貴得人女宰武城曾得存心制行正直端方足為風俗表率之人焉爾乎對曰偃非敢言得人然有姓澹臺名滅明者嘗聞武城人傳說他行必由大道不由小徑又嘗親見他非飲射讀法之公事未嘗輕至偃之室也其為人如此夫子以為何如○高子軒云不由不至子游只淡淡述此二事以待夫子評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聖

陽初無自矜得人之語作文惟以敘事體行之乃合口氣註中動必以正有以自守是白文所無斷不可取朱子推論入正講○仇滄柱曰問得人而以滅明對畢竟以子游為主否則雖有端士誰為表之時解吏治士習並提固非或專重滅明行龍之高亦忘却得人來路

孟之反章

此嘉孟之反以為居功者微重不伐二字非敢後也二句正見其不伐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

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慾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人臣有功不伐為難若孟之反可謂不自居其功而後伐者矣昔齊師伐我戰于郊右師潰衆軍皆奔之反獨在軍後而殿保全士卒其功偉矣及將入國門之時正衆人屬目之地乃策其馬曰我非有勇敢拒敵而自後也乃馬疲歇而不能前進也不惟不自居其功而且自掩其功如此非不伐而何○之反非不自知其功但痛我師之敗績有主憂臣辱之意不欲以此見功耳

不有祝鮀章 此慨時尙之非也重末句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器

何切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古之賜人厚風俗淳皆好直而尚德而今之世則人心薄風俗漓皆好諛而悅色矣故必有祝鮀之佞口又有宋朝之美色乃可以免於今世之憎惡若不爾則野難乎免於今世之憎惡矣世變至此不亦甚可慨哉○四勉錄曰非為不能鮀鮀者惜亦非止為愛鮀而為守正者勸也

誰能出不章 此慨人不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嘆之
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

人人自遠爾

子曰事之有道猶室之有戶皆人所不能不由者也使
人之出可不由戶則人之行或可不由道而思誰能出
不由戶至于道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較之戶為尤
甚非有所禁而不得由非有所難而不能由何故莫由
斯道也不亦甚可怪哉○莫由兼過不及說○石簣何
莫二字須玩味見得非有所禁而不得由又非有所難
而不能由乃何故而不肯由

質勝文章

此見文質不可偏廢也意
制重文勝質邊重末二句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聖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習學而誠或不足也
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其之○言學言當損有餘補
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
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
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
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今之士大夫言語威儀皆以文為尚矣大抵以文
勝者為君子也而一二留心世道者起而以質矯之是
又以質勝者為君子矣不知質勝乎文采則鄙陋而
野文采勝乎質則浮華而史二者皆不得為君子也
必也文以質為主質以文為輔威儀文詞之中有忠信
誠懇者存忠信誠懇之表有威儀文詞者在彬彬然

雜適均無過不及然後為君子學者可
不損有餘補不足以造成德之域哉

人之生也章

此見人當全其
生理也重上句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人之生也直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即得天地之理以
成性其理本無私而直如孩提知愛少長知敬人窮
生敬過禮生哀即是也人必全此直理而後無愧于生
若存心虛妄行事私曲罔此直理而猶然生活也特幸
而免死耳雖生何益哉○生字定作生活之生看直從
應事接物上見順理之謂也天命之性是推上一層

知之者章

此見人之造道貴期于純也歸
重樂字引人處在兩不如字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
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
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
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于樂則是好
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人之造道有淺深當由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
也有知以明此道者有好以求此道者有樂以得此道
者知之者固勝于不知者矣然猶在可從可達之間也
猶在欣慕篤愛而好之者好之者固勝于知之者矣然
猶在欣慕未得之境也不如心理相融而樂之者知不
加好不如樂人當由知而求至于好由好而求至于
樂不可半途而廢也樂原于好好原于知未至于樂當
先求好未至于好當先求知又不可謂等而求也學者

可不勉哉。仇澹性曰
三之字照註當貼道說

中人章此見教當因人而施也重可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之上上聲
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
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
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
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
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聖

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子曰教者大道維公豈不欲盡人而語以理之上哉但
學者所造有淺深則不得不因人而施也天下大抵中
人居多惟中人以上天資高學力到語以性命精微之
理則超然而悟然解可以語上也若夫中人以下
天資鈍學力淺語以性命精微之理不惟無以啟其悟
而反有以滋其惑不可以語上也教當因人如此學者
可不勉為受教之地哉。○精言云此章重因人而教可
語不可語正為教者說法。○此章指導學者身上分別語
上之有可有不可而教之道即在其中矣全是接引中
下婆心要他勿妄意躐等于下學處切實用功以為他
日上達之階也不然何用分別乎

樊遲問知章

此舉仁知之全功示
樊遲也重務義先難

樊遲問知子曰民之義教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
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
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
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
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
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
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
為

樊遲問知子曰明通之謂知知者於性分所固有職分
所當為昭然而為民義者則專用力以務之知之必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吳

其精行之必求其至于分所應祭之鬼神但齊明盛
服盡其誠敬而遠之並不諂媚以求福當務者知務當
遠者知遠處事之明如此可謂知矣又問仁子曰無私
之謂仁仁者于克己復禮之功最難為者必先之加猛
勇精進之力至于已無不克無不復此效之所獲則
後之全無計較希求之意謀理之心勝于計功之心存
心之純如此可謂仁矣。○民義是顯然的所以當務鬼
神是幽隱的所以當遠。○朱子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
也非達于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矣
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于事理則其昧者必至于
慢惑者必至于責矣。○註不可知自指
禍福言詔以求福是惑也陸說甚是

知者樂水章

此發仁知之蘊俱根心說分性
情體段效驗看重知者仁者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
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手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天之生人聖人而下有知者有仁者知者本性空明有似于水故其情常樂水而喜其流行之趣見水固樂不見水亦樂仁者本性厚重有似于山故其情常樂山而悅其敦艮之基見山固樂不見山亦樂也知者之心明達經事知宜變事知權其體常流動而不滯仁者之德知者惟其動也不為境遇所拘則志氣休暇有隨往而樂之效仁者惟其靜也不為物欲所戕則精神完固有必得其壽之效此知仁之蘊歷歷可想見者○王觀濤曰樂水樂山是神相契不必見山水而後樂之當活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兗

齊一變章此夫子望齊魯更化以善治也重道字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兩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執不

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蓋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昔太公封于齊則公室尊而魯皆能以先王之道治其國也今則非昔日之齊魯矣齊自桓公制霸專事富強假施仁義故其俗急功利喜誇詐先王之道蕩然無存使齊之君臣能捨舊從新革功利為禮教去誇詐為信義而一變僅可至于今日之魯若魯自魯公受封秉禮立教惇信明義故其俗重禮教崇信義至今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積弱而不振耳若魯之君臣能舉廢興表而一變便可至于先王致治之道政俗之美惡不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平

而其變而之道也亦有難易如此可見齊不可不變而魯更不可不變也○四書家訓曰此節是夫子望齊魯善變以復先王之道非徒第其至道之難易兩度所至全是鼓舞他見變更足以善治而不可安于今日之頹壞也○翼註云兩變字不同齊之變是革去魯之變是振起道字是改無不舉意

觚不觚章此借觚以致慨也重不字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

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子曰天下之物有名者必有其害即如氣之所以名爲氣者以其有侵也今則失其制而不氣矣尙得謂之氣哉尙得謂之氣哉天下之有名而無害者大抵如斯山可憐也夫

宰我章此見世變不足以窮仁也重何爲其然句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于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至

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于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仁者存心公見理明世變不足以窮之也乃宰我信道不篤憂爲仁之陷害而問曰仁者切于救人雖有人告之曰井中有陷溺之人焉其將從井而救之也不從則害于仁從之又害于身仁道不難爲乎子曰仁者雖切于救人然行仁自有術若從井則無益于人而有害于已何爲其然也夫仁者即盛德之君子也君子心存愛人可使之奔走而往救也不可使之陷井而往救也何也蓋君子之處事皆以理爲斷理之所有者君子信之可欺也若理之所無者君子不信不可罔也惟其可欺所以可逝惟其不可罔所以不可陷豈有從井救人者

哉。仇滄柱曰吉凶同患仁人之本心是非可否仁者所早晰固不忍利己而棄人亦不至徇人而害己。翼註雖字言不但平時濟人難告以至危之事亦將從之乎不限定井本無人。吳因之曰何爲其然也暗舍下文虛提一句。可逝不可陷申不從井救人可欺不可罔又申所以不從井救人

君子博學章此示人求道之方也重博約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于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至

子曰君子爲學以求道也道散于文而會于禮有文而不博則所知不精有禮而不約則所行不至而欲不畔道難矣是以君子考詩書于古窮事物于今廣博以學于文又將所學者約之于身使視聽言動皆歸于矩矱之禮欲約先博則不失之固陋既博復約又不失之泛濫知行並進雖不能與道爲一亦可以弗背畔于道矣夫此求道之方也。侯氏謂博文是格物致知約禮是克己復禮。黃勉齋曰約訓要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弗畔兼博約說爲長程子偏重在約禮故置圖外。周聘侯曰約固從博來之字若作文說以禮便接不上註云守欲其要是說約故其動必以禮其字則之字杜絕也故之字自是指人

子見南子章此見夫子行權而不失其正也重天字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不方九反

南子衍賢公之夫人有潘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
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
禮而于路以夫于見此潘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
由其道也厥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
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
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
以得之也

南子衛靈公夫人有潘行夫子至衛南子請見夫子不
得已而見之蓋以古者原有見小君之禮也于路以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子見此潘亂之人爲辱故不悅不知夫子道大德全無
可不可彼雖潘亂亦安能有見于我哉但于路氣粗見
偏與言不入故夫子矢之曰使于之所行有不合于禮
不由其道而否者則是得罪于天矣天必厭絕之天必
厭絕之重言以誓蓋明其所行之正欲其姑信此深思
而得之也。註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
理。雙峯于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同與言
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

中庸章此概人之失
德也重德字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
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

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曰天下事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中庸之理無過
不及命于天率于性爲人所固有之德也其無可增損
而至矣乎但世教衰微民不與行或任其氣質之偏或
固于習俗之敝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鮮能全此德也
亦已久矣不亦甚可慨哉。子思言中庸以道之在日
用者言夫子言中庸之德以理之在人心者言民鮮能
是身不由道民鮮者是心失其理
究之心失其理亦緣身不由道耳

如有章此示于貢以求仁
之方也重末節

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焉

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于
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
于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子貢有爲仁之志而未識仁之體並未知求仁之方故
于事功上論仁曰博愛之謂仁如有人焉廣博施恩澤
于民而寔能有濟于衆使人皆被其澤其所造何如
可謂仁乎在于貢猶未敢遽定其爲仁也不知天下有
聖人之仁有仁人之仁有學人之仁隨在可施不必博
也隨在可濟不必衆也子曰博施濟衆其業隆矣何止
于仁必也行仁造其極之聖或者能之乎然堯舜聖也
其猶歉歉然以爲病諸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翼
註曰必也聖乎乎字活看引起堯舜猶病若寔作聖人
能之便失其意聖是行仁到極處的人堯舜猶病不是
說堯舜不能博施濟衆是說堯舜之
仁心無窮自以爲不能博施濟衆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快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子以博施濟眾言仁亦未識仁之體耳夫仁者之體渾然天理物我無間已欲植立便不忍人之陷危而立人之念即在欲立之中扶持調護亦所不容已矣已欲通達便不忍人之愚蒙而達人之念即在欲達之中開導引掖在所不容已矣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有其心而博施濟眾固仁也有其心而施不必博濟不必眾亦仁也仁者之體如此倪伯昭曰欲立欲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涉在事業上說亦不是空空存此心便了只是隨其地位皆可盡仁不必要博施濟眾耳○立達分教養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孟子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譬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

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

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於不過九則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舉也惟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微以乎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孟子

即此觀之可見求仁不必于遠矣苟能近取諸身欲立欲達以譬諸他人亦欲立欲達因而推己及人以立之達之則有我之私既去大公之體以遠雖不能與仁為一亦可謂求仁之方也已何必博施濟眾哉

